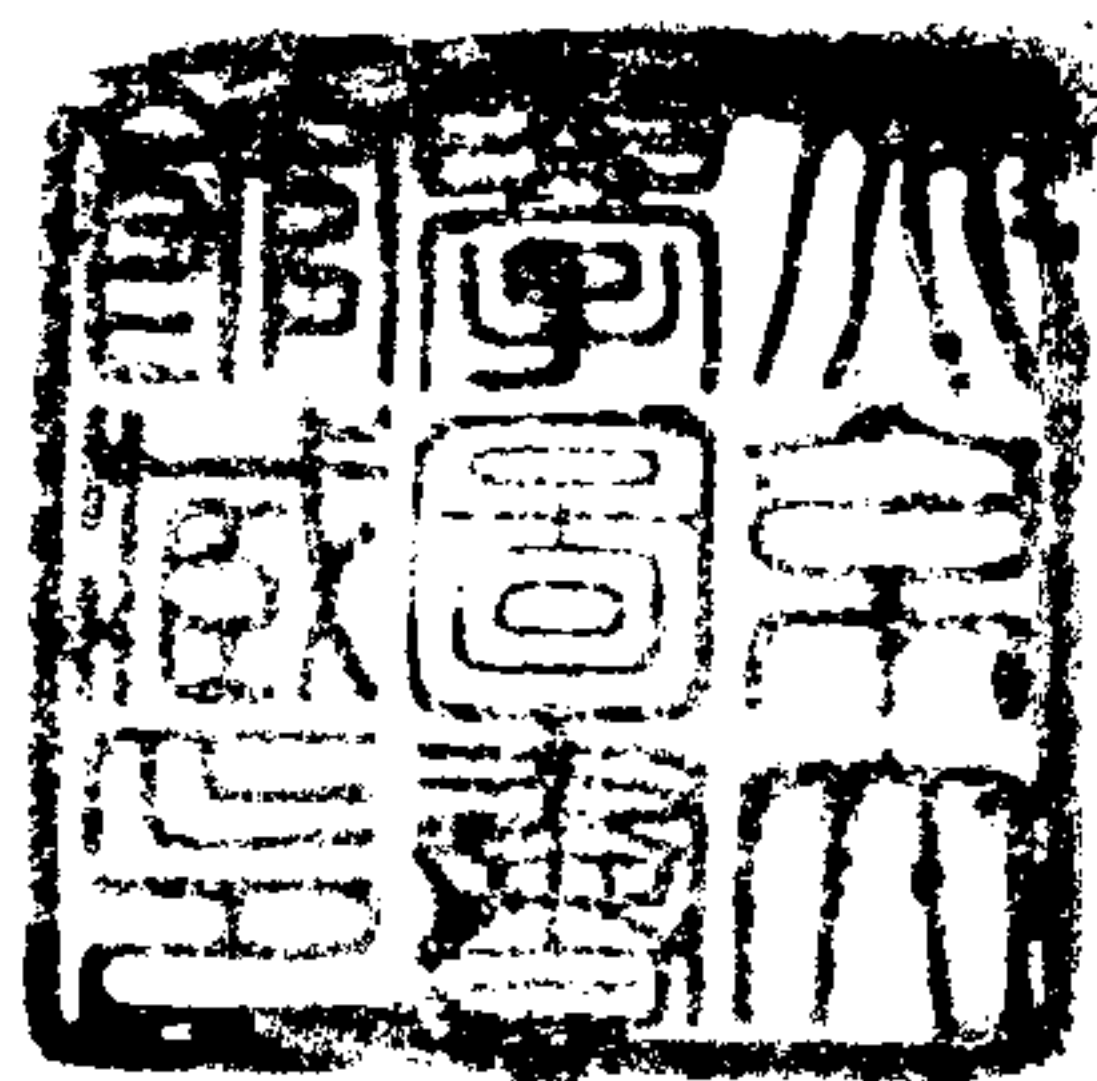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 二九二·史部·正史類

五代史記注七十四卷(卷六十三下至卷七十四) [清]彭元瑞 劉鳳誥撰……………一

五代史記纂誤補四卷附錄一卷 [清]吳蘭庭撰……………三三九

五代史記纂誤補續一卷 [清]周壽昌撰……………四〇一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六卷 [清]吳光耀撰……………四〇五

遼史拾遺補五卷 [清]楊復吉撰……………五五三

2257/02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三下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前蜀世家第三

衍字化源建十一子曰衛王宗仁簡王元膺趙王宗紀

幽王宗輅韓王宗智葛王宗特信王宗傑魯王宗鼎興

王宗澤薛王宗平而鄭王宗衍最幼其母徐賢妃也以

母寵得立為皇太子開崇賢府置官屬後更日天策府

衍為人方頤大口垂手過膝顧目見耳頗知學問能為

浮豔之詞歐陽炯花間集序鏤玉雕瓊擬化功而迴巧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三下 前蜀世家

母詞清絕霞醴則穆王心醉名高白雪聲聲而自合鸞  
歌響過青雲字字而偏諧鳳律揚柳大隄之句樂府相  
傳芙蓉曲渚之篇豪家自製莫不爭高門下三千玳瑁  
之簪競富樽前數十珊瑚之樹則有綺筵公子繡幌佳  
人遞葉葉之花箋文抽麗錦舉纖纖之玉指拍按香檀  
不無清絕之辭用助嬌態自南朝之宮體扇北里  
之倡風何止言之不文所謂秀而不實有唐已降率土  
之濱家家之香徑春風寧等越豔處處之紅樓夜月自  
鎖常娥在明皇朝則有李太白應制清平樂詞四首近  
代溫飛卿復有金筌集邇來作者無愧前人今衛尉少  
卿趙崇祚以拾翠洲邊自得羽毛之異織繡泉底獨殊  
機杼之功廣會眾賓時延佳論因集近來詩客曲子詞  
乃命曰花間集將使西園英哲用資羽翼蓋之歡南國  
娟之引元膺死建以幽王宗輅兒類已信王宗傑于  
諸子最材賢欲于兩人擇立之而徐妃專寵建老昏耄  
妃與宦者唐文展教相士言衍相最貴北夢瑣言僞王

觀道士黃萬戶本巴東萬戶村民學白虎七變術又云

學六丁法於道士張君常持一鐵鞭療病不以財物介

懷然好與鄉人爭訟州縣不之重也戎州刺史文思翰

亦有戲術會剪紙魚投於盆內而活萬戶投符化轆而

食之其鐵鞭為文思翰收之歸至涪州亡其轆而却歸

黃矣有揚希古欲傳其術坐未安忽云子家中已有喪

穢不果傳俄得家計母亡又蜀先主召入宮中已有喪

俾認儲后萬戶乃指後主其術他皆倣此唯一女為巫

山民妻有男傳秘訣將卒家人勿殮經七八日再活

不欠却項也青城縣舊有馬和向晏坐三十五年道德

甚高萬戶將卒謂家人曰青城縣舊有馬和向晏坐三十五年道德

尚來我遂長逝也是年馬師亦遷化又諷宰相張格贊

成之行由是得為太子建卒衍立冊府元龜王衍建之

德又衍襲父建偽位封建子宗壽為嘉王宗弼為六軍

使又有宗勳宗儼宗昱不書王爵蜀檇杭衍字化源

建幼子舊名宗衍入歲封鄭王為左奉駕軍使元膺死

母徐氏有寵密以金百鎰遺宰相張格言上已許衍為

太子願相公助之格遂抗表言衍才器英武實堪社稷

之託遂得立開崇賢府置僚屬頗好經史詩賦即位年

十八時梁貞明五年也立妃周氏為皇后十月詔選良

家女二十人備後宮十二月拜永陵詔以來年正月有

事於南郊改明年為乾德元年以龍躍池為宣華池即

池也諡建曰神武聖文孝德明惠皇帝廟號高祖陵曰

永陵建正室周氏號昭聖皇后後建數日而卒衍因尊

其母徐氏為皇太后后妹淑妃為皇太妃太后太妃以

教令賣官自刺史以下每一官闕必數人並爭而入錢

多者得之蜀檇杭乾德三年十月以韓昭為吏部侍郎

日嘉眉邛蜀侍郎骨肉導江青城侍郎親戚果聞二州

侍郎自留巴蓬集壁侍郎不借衍召而問之昭曰此皆

太后太妃國舅之親非臣之親衍然昭字德華長安

人衍北巡以為文思殿學士京城留守判官李台殷六

韓公凡事如僧剃髮無有寸長昭以便使恩傾一時出

人宮掖太妃愛其美風姿而專有辟陽之寵唐兵入蜀



王宗弼與之有隙先捕而殺  
泉其首金馬坊百姓皆溺之  
通都大邑起邸店以奪民  
利衍年少荒淫委其政于宦者  
宋光嗣光葆景潤澄王

承休歐陽晃田魯儁等而以韓昭  
麗文殿大學士有文章至於琴棋書  
以此承恩於後主朝士李台殷日韓  
線無一條長潘在迎九國志潘在迎  
時人無一修細行交使居使子身長  
任使不修細行交使居使子身長  
開國以爲難軍使檢校司徒守中起  
使唐貞構難軍使檢校司徒守中起  
後命誅在迎與韓昭徐氏后兄女也  
酒色在迎與韓昭徐氏后兄女也  
諫術在迎與韓昭徐氏后兄女也  
壽鎮果州以在迎爲都指揮使知州  
魏王繼命據巴王城在迎討平之  
出爲蜀州刺史董璋遣使并轄於郡  
中置邸回易在迎

給事蓋仁達盜官麥以逃誣告在迎  
董璋知祥命執仁達送於蜀州在迎  
州兵安撫後田乃服藥下病以疾告  
焉遂請致仕從之嘗謂人曰我於前  
稷功當合乘旄鉞今逮事主一鎮不  
末卒於成都年五十五在迎以財發  
類聚別集外史未盡必盡仗之但深  
之乃曰非是求援不顧在珣嚴旭等  
欲其以非語水人耳不顧在珣嚴旭  
月朔會羣臣舉觴不飲容色不悅特  
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陛下臨軒  
此所以憂耳在珣曰朝廷有十臣在  
太子洗馬林罕者著十臣文以進日  
中選驍雄於麾下著十臣文以進日  
命鑿與而遠幸爲之端爲禍之原  
英雄吹揚於受先皇之下有功勞而  
有宋光嗣在受先皇之下有功勞而

又不知退恣一門之奢侈任數力之驕矜徒爲貪饕  
人實非社稷之器有王宗弼在謬陟煙霄殊非謬與  
亂本則逞章程之妙恣姦謀則爭頰舌之能心口傾危  
尚居左右有韓昭在性懷慘毒心恣貪殘焚燬軍營  
寬私第不顧宜騰於衆口惟思自任於忿懷有歐陽晃  
在酷毒害蔽由憑於內密有田魯儁在爲君王之元舅  
於陽安蒙蔽由憑於內密有田魯儁在爲君王之元舅  
受保傅之尊官但務奢華不思輔弼第宅迥同於上苑  
金珠求滿於君心但務奢華不思輔弼第宅迥同於上苑  
諂諂以君不識於君之恩而狗彘之寵數對惟諂於  
悅宸襟常不識於君之恩而狗彘之寵數對惟諂於  
捷亡國之音街趨時之侈每爲巫覡以翫聖明致君爲  
樂紂之昏使上之唐虞之化有臣在珣五百段加封  
憂社稷不安行覽之大笑賜在珣綵衣五百段加封  
在珣以綵衣之半遺罕罕字仲緘溫江人博通經史獻  
駕還都賦除溫江主簿罕字仲緘溫江人博通經史獻  
羈文多譏刺執政惡之故不得大用而卒起宣華苑  
苑有重光太清延昌會真之殿清和迎仙之宮降真蓬  
萊丹霞之亭飛鸞之閣瑞獸之門又作怡神亭與諸狎  
客婦人日夜酣飲其中嘗以九日宴宣華苑嘉王宗壽  
以社稷爲言言發流涕韓昭等曰嘉王酒悲爾諸狎客  
共以慢言諂嘲之坐上誼然衍不能省也蜀人富而喜  
邀當王氏晚年俗競爲小帽僅覆其頂俛首卽墮謂之  
危腦帽行以爲不祥禁之而行好戴大帽每微服出游  
民間民間以大帽識之因令國中皆戴大帽又好裹尖  
巾其狀如錐而後宮皆戴金蓮花冠衣道士服酒酣免  
冠其髻鬢然更施朱粉號醉妝國中之人皆效之嘗與  
太后太妃遊青城山宮人衣服皆畫雲霞飄然望之若

五代史記卷之三 前蜀世家 三

五代史記卷之三 前蜀世家 四



仙衍自作甘州曲述其仙狀上下山谷衍常自歌而使

宮人皆和之衍立之明年改元乾德六年歸田錄太祖建隆

幸相勿用前世舊號於是改元乾德其後因於禁中見

內入鏡背有乾德之號以問學士陶穀曰此偽蜀時

年號也因問內人乃是故蜀王時人太祖由是益重儒

士而歎宰相寡聞也錢謙乾德通寶前偽蜀王衍鑄

乾德元年正月祀天南郊大赦加尊號為聖德明孝皇

帝五代史衍建之幼子也建辛衍襲偽位改元乾德六

遊于青城山望于上清宮時宮人皆衣道服頂金蓮花

冠衣畫雲霞望之若神仙及侍宴酒酣皆免冠而退則

其髻髮然又構怡神亭以俟臣韓昭等為狎客雜以婦

人以恣荒宴或自且至暮繼之以燭偽嘉王宗壽侍宴

因以社稷國政為言嘉王好酒涕泣至于再三同宴佞臣

在迎等並奏衍云嘉王好酒悲因翻念諧取笑而罷

自是忠正之臣結舌矣蜀棹抗威康元年九月衍與

母同禱青城山宮人畢從皆衣雲霞之衣衍自製甘州

詞令宮人歌之其詞哀怨聞者悽愴衍至青城住旬日

設醮祈福太妃太后謁建醮像及丈人觀金華宮丹景

山至德寺各看唱和詩刻於石次至彭州幸陽平化漢

州三學山夜看聖燈亦各賦詩回至天回驛各賦詩

太后詩曰周遊靈境散開情千里山翠得行所恨風

光看未足却驅金翠入窺城太妃詩曰翠驛江亭近蜀

京夢魂猶是在青城此來出看江山景却被江山看出

行徐氏父名耕成都人二女皆有國色耕教為詩有

漢思耕家甚貧有和者謂之曰公非久當大富貴耕因

使不相其二女相者曰青城山有王氣每夜徹天者一紀

矣不十年後有真人乘運此二子當作妃后君之貴由

五代史記卷三十一 前蜀蒙 五

九合之威亦賴五臣之佐苟虞害眾莫若任賢視今可  
以知昔矣高祖皇帝以汴賊弑君唐朝絕嗣左袒罕聞  
其歸漢同聲皆傲於吐堯上下相蒙酣飲為醉國區之  
內德非無依競陳推戴之誠願正君臣之位難違眾欲  
帝報唐之恩明孝皇帝受命之六年天清地寧珠聯璧  
合肇修人紀於變時雍至若皇墳帝典之精河圖洛書  
之奧步驟於義軒之際損益於文獻之間不然何其盡  
善盡美之如是也遂使蠻夷向化吳越輪珍麟鳳效祥  
草木呈瑞矧復英賢問出俊又羅生上獨以爲未也方  
且思聖父勤求登賢問出俊又羅生上獨以爲未也方  
謀黜陟不濫登賢問出俊又羅生上獨以爲未也方  
挺生之佐式扶昌運對越上元由是中外文武將相公  
卿洎庶民縉黃者艾等列狀詣軍使請以節度使徐延  
校吏民縉黃者艾等列狀詣軍使請以節度使徐延  
瓊德政上聞願勒碑紀且以借留爲請上愛勤庶政以  
百姓爲心疑旋稱嘆者久之謂翰士藝日朕司牧元元  
將開壽域使國內郡縣治行皆如梓潼朕何憂哉夫吏  
久于官古之道也况眾欲之乎朕既命其請矣卿爲我  
撫其懿實播無窮之聞以塞民望微臣奉詔恐懼叙曰

五代史記卷三十一 前蜀蒙 六

臣聞龍飛九五山川效靈將之靈擊三千風水幸波  
臣之化雖復同心同德贊外則方召專征神謀且貞師  
八元之佐內則臯夔協贊材此我皇帝之御宇也貞顯  
律具有兼膺注意宜屬宏材此我皇帝之御宇也貞顯  
帝圖顧茲天歷四神踐雪五老飛星投綸負鼎之賢爭  
伸宏業委輅請纓之士競奮深機蕙帳空而明月常孤  
蒲輪至而清風自激倚殿雖居宣武之間未若我朝得  
人爲盛也其或家聯戚里身涉瘴癘益揚諫損之風靡  
見駟矜之色功超賈鄧政邁黃韓有若武德軍節度使  
徐公斯可謂一時之英也公名延瓊字敬明東海郟人  
卽國之子元舅也世緒標奇門風襲煥鎮爲峯頂用作雄  
銜父子則貴比金張兄弟則政同魯衛騰八龍之身價  
齊一鳳之羽儀阮竹皆芳田荆並茂金相玉印各炫晨  
葩虎節師壇共觀畫錦徒思編舉抑亦倦譚公王父唐  
彰勳華早振自激封侯之志以僕射太師高平王政績  
功榮聯邸第南朝雅望地顯官婚賜世之名並西晉殊  
用皆光其佐命朱輪華冕豈獨惟思甲令門風實先種  
德是賢奕葉孰與提衡歷昌期宜鍾異氣公中郎會  
秀大爽柄靈幼挺英姿夙彰雅操稟說禮敦詩之教蘊



經文緯武之才欲紹家聲遂參戎右敵國相吞之侯夾  
在毫釐陰符必勝之機制于掌握珣戈寶鼎門崇入命  
之榮玉帳金壇神授六韜之妙故能名高天國業嗣夏  
弓輕鎮北之神翁知功名而必立自繼膺睿睿兩謀畧之  
可傳汝水神翁知功名而必立自繼膺睿睿兩謀畧之  
四封無刃斗之音千里有袴襦之詠政成剖竹旌重執  
金掌領孤兒每警巡於畫夜扈隨大駕遠鎮定於邊陲  
難復六飛瘡痍市無寄杆軸皆空羣盜猖狂幸寇向之  
去日遺黎憔悴望郭級之來時不有改張何其俾父爰  
求賢帥式整雄藩乃授公武德軍節度使使攬轡遣征下  
車畢理彈壓蒙封植疲瘵窮本等源提綱振領害於  
人之要雖大必去利於人者雖小必行嘗謂人曰法者政  
之器也律也食者民之命也防禮者教之本也日法者政  
以翼衛朝廷下可以肅其號令率是四者盡其一心可  
皆依於窮谷妖孽各特于幽林化之不理來而虺蜴狡  
邑虞其蹂躪路岐苦於救公密運良謀周旋而復板部

表忠卷三下 前蜀蒙

七

投私器皆挾禍胎益其戎兵誠其疆吏商旅無滯貢奉  
周艱王尊申京兆之威冀遂去潢池之患勞徠罕倦  
析成歸動有常規賞無橫費上勤時貢下瞻軍需月未  
及其授衣士已忻於挾纊賑其匱乏釋彼愁顏幸夜大  
不驚宵魚自放哀矜庶獄惟刑惟無名之征徭平神  
丹筆立分其情偽絕加等之聚斂革無名之征徭平神  
不謬於錙銖嘉量罔欺於圭撮公又仰稽前古俯瞰遠  
踪思黍稷關地之謀味韓浩屯田之計膏腴靡棄黍麥  
類豐麥果應於牧人利可資於寡婦益賦加倍倍繁會  
望又歲別檢進軍食因沃潤之鄉置牢盆之務商徒繁會  
官帑委輸檢吏通民機能制用矯時阜俗儉以率先貫  
天錢而已靡星文認寶氣而已看雄劍缺文來奏課最  
連間產本可留是表富人術聖壽有莊嚴之懇祝宗  
方公以鳴社嘉辰繞樞令節祈聖壽有莊嚴之懇祝宗  
祇於降誕之期自捨俸金於惠義寺構華嚴大閣向者  
公府未完軍衛莫稱於是載修輪奐別創規模庭架虹  
梁門羅虎戟層樓燕賀偏鼓吹之雄廣廈翠飛益動  
旌旗之色路當衝要地控都畿使車晝夜以交馳候館  
往來而宿餉每傾公帑用饑寶筵休聲洽聞靈昭感  
紫芝三秀黃憤並生天唯發祥地不愛寶迥掩得禾之

異果符登夢之文歌德詠仁言將不足舍和吐氣樂固  
難名大矣哉公之問俗觀風阜財述職焉可得而稱也  
爵賞既行中外同喜遂冊拜中書令趙國公加食邑一  
千戶通前五千戶公嶽降標奇星精稟異溫如珪璧郁  
若板蘭智合翰鈴言無鉤距運籌決勝苟攸可比於良  
平仗鉞威威謝艾足同於方召研機照理植操貪忠允  
武允文多材多藝軍中講學馬上註書揮刀則立觀飛  
泉盤嶺則惟聞折樹而中講學馬上註書揮刀則立觀飛  
醜眉宇矜笑巽詔已行致閭境之允諾固本朝之是衛  
色宸衷夙注寵詔已行致閭境之允諾固本朝之是衛  
况家豐鍾柱石於東川克副分憂合膺異渥宜其珉麗德  
重檢圖功懋績著旌旌化行偃草比屋而乞留侯霸叫  
關而願借耿純詎可使蜻首翠碑未披文而相質麟臺  
彩筆不寫照以傳神臣志慕陽秋工非潤色仰遵唐旨  
敢述殊勳會無少文之地久天長永觀生金之字謹為銘曰  
變尚窺沉水之文地久天長永觀生金之字謹為銘曰  
金行啟運鼎業鑿乾麟街瑞編上詰繼文皇圖增煥得一  
旂遐延光凝寶匣福藹祥編上詰繼文皇圖增煥得一

表忠卷三下 前蜀蒙

八

踐羲登三轅漢誌綱牢籠大鑑貞觀宗社還資微明接  
且大虛寥廓中有元精麗物為瑞麗人為英英徐公  
為毗而繼脂膏不染獄市無驚智勝兵強化行民附屢  
立奇功繼膺寵數帝念徐公事齊其務通騰波推奸禁  
饒賦公至若何時雨霽電枯苗穎酒輟何先以食為天  
暴割弊止訛強負而動植與歌八政何先以食為天  
臥鼓勸農免胄服田未耜接肘筮笠摩肩閭閻風靡稼  
稽雲連眾害既去纖惡皆除頌宣化獄慎恤刑書儆經  
自朽固常虛輕徭薄斂皆除頌宣化獄慎恤刑書儆經  
肅風雨時若家給人足戶溢版籍賦登公積儲時孔多  
貢輸相屬神明之正誰為之師公之具美福祿攸宜位  
隆鳳沼恩注龍墀粹人頌德天子嘉之爰命荒墟奉揚  
祭烈揚子神疲江生思絕清荒於游幸乃造平底大車  
期永旌賢哲清異錄蜀衍荒於游幸乃造平底大車  
下設四軸每軸安五輪凡二十輪牽以駿馬馳去如  
飛謂之流星輦又王衍伶官家樂侍燕小池澄天見  
家樂應制云一段聖琉璃安假山水一鋪沉香為山阜  
也 清異錄後唐龍輝殿安假山水一鋪沉香為山阜  
舊藏水蘇合油為江池葶葶安假山水一鋪沉香為山阜  
黃紫檀為屋宇白檀為人物方園一丈三尺城門小牌



日靈芳國或云平蜀得之者鑑誠錄帝或畫作鬼神  
 夜為狼虎潛入諸官內驚動嬪妃老小奔走往往致卒  
 五國故事即上荒涼酒色出入無度常以綵  
 數萬段結為綵樓山上立宮殿亭閣一如居常棟宇之  
 制衍安樂其中或踰旬不下又別立二綵亭於山前以  
 金銀錡之屬取御廚食料燂燂於其間衍憑綵樓以  
 視之謂之當山即小龍舟於中使官人乘短畫船  
 乘醉夜下綵山即小龍舟於中使官人乘短畫船  
 倒執炬下綵山即小龍舟於中使官人乘短畫船  
 渠上及抵官中復酣宴至曉綵樓上遇風雨霜雪所損  
 乃重易之無所愛惜好戴大裁帽蓋欲混已而人以爲  
 泥首包羞之兆耳蜀檣乾德四年三月禁百姓不爲  
 得戴小帽好私行往宿于倡家飲于酒樓索筆題  
 日王一來云恐人識之故令民間皆戴大帽四月流軍  
 使王承綱於茂州行嘗私至承綱家悅其女有美色欲  
 私之承綱言已許嫁將適人承綱不從遂取人官潘昭與  
 承綱有隙奏其出怨言故被貶女聞承綱得罪剪髮求  
 贖其罪不從乃自縊死又六年正月承綱得罪剪髮求  
 贖其罪不從乃自縊死又六年正月承綱得罪剪髮求  
 朝永陵自爲尖巾民遂皆效之還宴怡神亭嬪妃妾妓  
 皆衣道服蓮花冠髮髻爲樂夾臉連額渥以朱粉日醉  
 雜國人皆效之青箱雜記王衍在蜀好私行恐人識  
 之令民戴大帽又令民戴危腦帽狹小銳首即墜又衍  
 朝永陵自爲尖巾士民皆效之皆服妖也又每宴怡神  
 亭妓妾皆衣道衣蓮花冠髮髻爲樂因夾臉連額渥以  
 朱粉號曰醉粧此與梁冀孫壽壽事頗相類後衍又同母  
 同禱青城山官人畢從皆衣雲霞畫衣二年冬北巡至  
 衍自製甘州詞官人歌之聞者悽愴  
 于西縣旌旗戈甲連亘百餘里其還也自閬州浮江而  
 上龍舟畫舸照耀江水所在供億人不堪命三年正月  
 還成都蜀檣二年八月衍北巡以宰相王鐸判六軍  
 相錦袖執弓挾矢百姓望之謂如灌口神后妃餞於昇  
 仙橋以官人二十人從至漢州駐西湖與官人泛舟奏  
 樂飲宴彌日九月駐軍西縣自西縣還至益昌泛舟巡  
 關中舟子皆衣錦綉衍自製水調銀漢曲命樂工歌之  
 郡民何康女有美色將嫁衍取之賜其夫家百緡其夫  
 一勤而卒三年三月衍還成都五月宜華苑成延袤十

五世記卷三下 前世家 九

里丹霞之亭土木之功窮極奢巧衍數于其中宮降真蓬  
 萊有重光太清延昌會真之殿清和迎仙之宮長夜  
 之飲嬪御雜坐烏履交錯召嘉宗壽等奏曰嘉王  
 持杯諫衍御雜坐烏履交錯召嘉宗壽等奏曰嘉王  
 從來酒悲不足性也乃相與諧謔笑命官人李王  
 簫歌衍所撰宮詞送宗壽酒宗壽懼禍乃盡飲之在迎  
 日嘉王問玉簫歌即飲請以玉簫賜之衍曰王必不納  
 衍宮詞曰輝輝赤赤浮五雲宣華池上月華新月華如  
 水浸宣殿有酒不醉真癡人宗壽華池上月華新月華如  
 八月行受道籙於苑中杜光庭爲傳真史明遠吏理識  
 兵燬沈滯邱園五月科令黃衣通經史明遠吏理識  
 吏部考較四年二月文明殿試制科白衣舉人投策就  
 其畧曰今朝廷所行者皆一朝夕之事公卿所陳者  
 非乃子孫之謀覽偷目前之安不爲身後之慮衣朱  
 紫者皆盜陌之輩在郡縣者皆狼虎之身奸諛之朝  
 淫如市以斯求治是謂闕德四年自五月不雨至九月  
 其言有益擢爲右補闕乾德四年自五月不雨至九月  
 林修王皆枯赤地千里所在盜起肥唐英按肥後蜀幸  
 上五年三月大旱非也出山海經外傳華山亦有此  
 蛇板唱霓裳羽衣及後庭花潭至萬里橋遊人自江  
 龍舟綵舫十里綿亘百餘里雷電冥晦有白魚自江  
 翠衣岸日正午暴風起須臾雷電冥晦有白魚自江  
 躍起變爲蛟形騰空而去是日溺者數千人衍懼即  
 還宮重陽宴羣臣于宣華苑夜分未罷春風何須想  
 枝詞曰梁苑隋堤事已空華苑夜分未罷春風何須想  
 王侍翫乘雄才食向姑蘇宮內侍宋光甫詠胡會詩曰  
 宵西送越兵來行向姑蘇宮內侍宋光甫詠胡會詩曰  
 米中生蟲如小蜂尾後之米粒於之而十月天富倉  
 長丈餘在井鬼之次司天言恐國家有大災宜修德以  
 禳之詔於玉局建置道場以答天變右補闕張雲布新  
 言此是百姓怨氣上徹於天而成此彗星者除舊布新  
 之義此乃亡國之兆豈祈禱之可弭衍怒流於黎州雲  
 唐安人立朝嘗謂自比朱雲權倖多嫉之宣徽使景潤  
 澄嘗謂曰昔朱雲請斬馬劍以腰斬張禹今上方只有  
 殺雞刀卿欲用乎雲曰雞刀雖小亦可斬狗至臨邛卒  
 之至是奏雲謗國遂有黎州之貶雲多病行至臨邛卒

五世記卷三下 前世家 十



碧雞漫志李唐伶奴取當時名士詩句入歌曲蓋常  
 事也蜀王衍召嘉王宗壽飲宣華苑命宮人李玉蕭歌  
 衍所撰宮詞五代猶有此風今亡矣王衍策制科文  
 炎漢致治始策賢良巨唐思皇爰求茂異講邦國治亂  
 之體陳天人精祲之原豈角虛文蓋先碩德朕念守器  
 前修子大夫抱道逢時投書應詔必有長策以副虛懷  
 何以使三農樂生五兵不試刑獄無枉賦歛無加以何  
 策可以定中原以何道可以五年起上清宮塑王子晉  
 卜長世朕當親覽汝無面從五年起上清宮塑王子晉  
 像尊以為聖祖至道玉宸皇帝又塑建及衍像侍立于  
 其左右又于正殿塑元元皇帝及唐諸帝備法駕而朝  
 之北夢瑣言偽蜀後主王衍以唐襲宅建上清宮於老  
 君尊像殿中列唐朝十八帝真乃備法駕謁之識者  
 以為拜唐乃歸命之兆也青箱雜記衍造上清宮成  
 聖元元皇帝及唐諸帝像衍躬躬自薦享城中士女遊觀  
 闕咽謂之歸唐魂後國亡歸唐至秦州驛遇害名畫  
 錄杜鰲龜者其先本秦人避祿山之亂遂居蜀焉鰲龜

少能博學涉獵經史專師常祭寫真雜畫而妙於佛像  
 羅漢王蜀少主以高祖受唐深恩將與元節度使唐道  
 襲私第為上清宮塑王子晉為遠祖於上清祖殿命鰲  
 龜寫大唐二十一帝御容於殿堂之四壁每三會五獵  
 差太尉公卿薦獻宮內殿堂行事齋官職掌並依太清  
 宮故事又命鰲龜寫先主太妃太后真於青城山金華  
 宮授翰林待詔賜紫魚袋今嚴君平觀杜天師光庭  
 真大聖慈寺華嚴閣東廊下佑聖國師光業真並鰲龜  
 存筆見六年以王承休為天雄軍節度使天雄軍秦州也

王溪編事王蜀秦州節度使王承檢築防蕃城至上邦  
 山下獲天棺內無屍唯有一片舌肉色紅潤堅如鐵石  
 其舌上只有一觸體中有一古錢有二編振然飛去片  
 石刻篆字曰大隋開皇二年渭州刺史張崇妻夫人王  
 氏年二十五而嫁於崇三年而娠惡其姪娠遂卒銘曰  
 車道之北邙山之陽深深葬玉鬱鬱埋香刻斯貞石煥  
 乎遺芳地變陵谷嶮列城隍乾德丙午壞者合郎是歲  
 偽乾德六年丙子歲也言壞者合郎即王承檢小字也  
 承休以宦者得幸為宣徽使承休妻嚴氏有絕色行通

後漢書卷之六十一 前蜀世家 十一

之是時唐莊宗滅梁蜀人皆懼莊宗遣李嚴聘蜀衍與  
 俱朝上清而蜀都士庶簾帷珠翠夾道不絕嚴見其人  
 物富盛北夢瑣言王蜀時有趙雄武者報號趙大餅累  
 常不使膳夫六局之中各有二婢執役當厨者十五餘  
 輩皆著窄袖鮮潔衣裳事一餐邀一客必水陸俱備雖  
 王侯之家不得相傲焉有能造大餅每三斗麵糝一枚  
 大於數間屋或大內宴聚或豪家有廣筵多於椒賓內  
 分莫一枚裁割用之法以此得大餅之號而衍驕淫歸乃  
 獻策伐蜀五代史時中國多故衍得以自安唐莊宗平  
 蜀國主致書上大唐皇帝詞理稍抗莊宗不能容遣客  
 省使李嚴報聘且市宮中珍玩蜀人皆禁而不出衍既  
 冲駭軍國之政咸委于人有王宗弼者為六軍使總外  
 任宋先嗣者為樞密使總內任洎嚴至蜀先嗣等曲宴  
 因言中國近事嚴亦引近事折之語在嚴傳先嗣等問  
 嚴辭對畏而奇之及嚴使還奏莊宗曰王衍驕童耳宗

弼等總其兵柄但益家財不恤民事君臣上下唯務窮  
 奢其舊勳故老棄而不任蠻蠻之人痛深瘡痍以臣料  
 蜀之志唐師未起時偽東川節度使宋承葆獻計于衍  
 云唐國兵強不為謀後將焉教請于嘉州江造戰  
 艦五百艘募水軍五千自江下峽臣以東師出襄鄧水  
 陸俱進東北沿邊嚴兵據險南師出江陵利則進取否  
 則退保破口又選三蜀驍壯三萬急攻岐雍東據河潼  
 北招契丹啗以美利見可則進否則據散關以固吾圍  
 事縱不捷亦攻敵人之心矣衍不從王氏見聞錄蜀  
 城舊有興聖觀廢為軍營庭宇堙毀已數十年軍中生  
 子者奕世世壞甲矣殊不知此為觀基甲申歲為蜀少主  
 與聖觀左徒嚴事急如星火不日而觀成丹薇之費亟修  
 聖統師而入蜀嗟乎國之興替運數而定其可以苟延  
 哉蜀檮杌六年九月唐莊宗遣李嗣來通好市珍玩  
 錦繡行不許以馬落草莊宗怒曰衍起免落草乎儒  
 林公議王建子衍嗣于蜀移蕩無節庭為山樓以絲為  
 之作蓬萊山畫綠羅為水紋地衣其間作水獸芝荷之  
 類作折紅蓮隊盛集鍛者於山內鼓橐以長籥引於地

後漢書卷之六十一 前蜀世家 十一



地衣下吹其水紋鼓蕩若波濤之起復以雜絲為二舟  
轆轤轉動自山門洞中出載妓女二百人發棹行  
舟周遊於地衣之上採蓮使李嚴前出舟致辭長歌  
復入周迴歸朝策未幾宗遣使入蜀復作此舞  
以平梁之嚴歸朝策未幾宗遣使入蜀復作此舞  
主致書上遣使告捷於蜀又同光二年七月遣戶部侍郎  
歐陽彬朝貢稱賀大赦使李嚴使蜀遣使書詞旨驕  
年正月朔受朝賀大赦使李嚴使蜀遣使書詞旨驕  
聘以規虛實宣徽使宋光弼召宴飲與終日伏其機  
命惠養全蜀有鼎足勢今以奸雄相喻是鄙王承天  
其使以威天下行不從勢今以奸雄相喻是鄙王承天  
下光祿聞之又上疏時荒淫失政可一鼓而斬  
門累季正內樞密使光弼從遊安不能悉用其策黃  
暴風摧之翌日雷震應聖節兩山摧者非不崩之義  
言其畧曰陛下誕聖之日而山摧者非不崩之義

五代史卷六十三下 前蜀蒙

也在于得賢門者示陛下所用不得賢也應聖明年唐  
堂柱震摧者示陛下所用不得賢也應聖明年唐  
魏王繼岌郭崇韜伐蜀魏王繼岌郭崇韜伐蜀  
垂善變之文矧彼蜀民代承唐德元宗時以兵與河塞  
父或士或民向皆內稟忠貞外資驍果武負關張之氣  
文傳揚馬之風迎大駕以陟岷峨合諸軍而定關輔忠  
義貫乎日月勲業著乎山河此在幽遐皆所傳達不幸  
身陳許擁衆巴庸接王遂比匪人據斯重地蜀主先父出  
昭宗皇帝方資播越正切撫綏洗彼瑕疢潤之雨露屬  
紅旗碧幢之蓋兼鳳池雞樹之聲拔本塞源見利忘義加  
以結連同惡聚羣無反哺之義多艱莫展扶之節及  
坤維暫絕邦為僭偽凶當天步之艱莫展扶之節及  
奢洎茲餘裔千門內淫妖闖豎推助賢結舌不稼不穡  
其短見侮我大朝橫拒敵之臂擬舉投羅之翼我皇  
帝仰膺元識再造皇圖四時順而玉燭明萬彙安而金

五代史記注 卷六三下

繩正唯茲蜀土敢隔朝風連營虧撫養之恩比屋因  
苛之政每聞殘酷深所憫傷是命車徒以申弔伐步  
則氣如山列騎車則迅若雷奔振雄聲而聒動乾坤  
據壘倫生我則覆滅故今曉示貴在保全應三川  
早迴翔終同覆滅故今曉示貴在保全應三川  
以藩鎮降者即授之節度有以州郡降者即授之  
將帥以鎮降者即授之節度有以州郡降者即授之  
之除有以鎮降者即授之節度有以州郡降者即授之  
大郡將校人上授之節度有以州郡降者即授之  
蜀城將校人上授之節度有以州郡降者即授之  
首過自新以三川歸國即授之節度有以州郡降者  
列爵有舊在朝文武官或授之節度有以州郡降者  
馬牛所有一切不問加安撫所罪之處不得焚燒舍  
如偽梁我蜀主宗威竄吾大都為四十年之巨寇覆  
葉之丕基昨我皇威竄吾大都為四十年之巨寇覆  
替移闔境生靈一家無騷擾蜀中遐僻亦合傳聞各宜審

五代史記卷六十三下 前蜀蒙

計變通速是歲衍改元曰咸康册府元龜六年十二月  
謀歸向是歲衍改元曰咸康册府元龜六年十二月  
咸康通寶前偽蜀主王衍鑄泉志李孝美曰永平通  
正天漢光天乾德錢並徑七分重五銖余按並重三銖  
獨咸康錢重衍自立歲常獵于子來山是歲又幸彭州  
陽平山漢州三學山以王承休妻嚴氏故十月幸秦州  
羣臣切諫衍不聽杜光庭請駕不巡幸軍前表臣某伏  
巡方禮經垂典誅兇伐叛有國通儀蓋欲迴廣照於一  
方輯五瑞於羣后翦其暴亂慰彼蒸黎况爾廣照於一  
迷大順匪朝伊夕即觀其暴亂慰彼蒸黎况爾廣照於一  
穴鳴偶之令數春育之疑伏惟陛下逾以親駕戎車遠  
稟秋霜化行而隴涇之鄉岍岐之俗甘寒谷大信覆  
內風和息惡木之陰顯孤師薄照恃蟻封而稱巢鶯  
偷安今則上將專征孤師薄照恃蟻封而稱巢鶯  
惟漢曲則上將專征孤師薄照恃蟻封而稱巢鶯  
繩詎用千軍之弩孤城荒堞寧銷萬乘之威伏乞聖慈



俯御羣心特寢成命佇觀勉捷永統華夷干冒宸嚴無  
任戰越兢懼迫切屏營之至第二上表臣某伏觀宣旨  
駕幸北路軍前皇太子宰臣百官等上表陳請未賜  
允者省方風俗雖經水陸嚴凝遐邇羣心實切憂灼  
皇帝陛下體堯慈惠逾舜欽明欲令寰海之人盡沐  
熙之化懷茲濟濟向背者猶掩耳偷安深孤一境之  
通者已束身効順迷向背者猶掩耳偷安深孤一境之  
靈銜積年之怨抑抑吠堯而誓眾風馳號令雨驟雄  
將等威震雷靈心堅鐵石指期刻日必就削平豈勞  
駕翠輿躬履白羽六龍八馬驅馳峻嶮之萬騎千官  
迢遞層峰之外方零霜雪漸逼寒伏乞聖慈俯矜億  
兆之情特駐省方之命上為宗社下慰華夷不任待  
望恩迫切禱祈之至王侯見聞誠庶浼宸嚴不任待  
王承休後主以優笑以邪僻見寵有美色恒侍少主  
久而專房承休以多所謀互相表裏承休自為統帥  
與韓昭選官健得驍勇數千號龍武軍承休自為統帥  
諸軍揀選官健得驍勇數千號龍武軍承休自為統帥

五代紀卷三十一 前蜀世家 五

並特加衣糧日有優給因乞秦州節度使且云願與  
下於秦州採美麗且說秦州之風土多出國色仍請  
幸天少主甚悅即遣使節赴鎮應所選龍武精銳並  
充衙隊從行到方鎮下車當日毀折衙庭發丁夫採  
材石創立公署使宅一如宮殿之制兼以嚴刑峻法  
女不獲免土木之役又密令強取民間子弟使歌舞  
樂被獲者少主盡工圖真及錄名氏急送秦州之制  
密呈少主少主巡視之不見心狂遂決幸秦州之制  
曰朕聞前王巡視遠在邊隅先皇帝畫此山河歷年  
侯望西秦封域遠在邊隅先皇帝畫此山河歷年征討  
雖歸王化未泱惠風今耕稼既屬有年軍民頗望幸  
用安疆場聊議省巡朕選取今年十月三日幸秦州  
告中外咸使聞知由是中外切諫不從母后泣而止  
以致絕食前使聞知由是中外切諫不從母后泣而止  
曰臣聞堯有敢諫之鼓舜有誹謗之木湯有司過之  
讜言將引咎而責躬庶明君克全帝道欲知已過  
正位當天愛聞逆耳之忠言每見犯顏而直諫先皇  
許昌發跡間苑起身歷艱辛于草昧之中受危險于  
爭之際朕胼胝胼胝甲冑身歷艱辛于草昧之中受危險于

而平多壘亡軀致命事主勤王方得成家至於開國今  
日鴻基霸盛大業維崇地及雍涼界連南北德通吳越  
咸定疆宇郡府成萬代龍興之業陛下生居富貴當  
四海幅裂之秋成萬代龍興之業陛下生居富貴當  
乾坤但好歡娛不思機變臣欲望陛下下生居富貴當  
以禮樂而自防循大德之規受師傳之訓知社稷之  
易想稼穡之為心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聽五  
而受諫以三鏡而照懷少遠圖莫遺色荒毋令酒或  
前王經史別修上德用卜遠圖莫遺色荒毋令酒或  
親政事勿恣開游臣竊聞陛下欲出成都往巡邊且  
閣道稍泥則沮滑山程豈可鳴鑿那堪叱馭又復敵  
天尺塞邑荒涼民雜蕃戎地多嵐瘴別無華風異景不  
可選勝等幽隴水聲悲胡笳韻咽管中帶甲之士城  
上宿枕戈之人看探虜於孤峯朝疑慮觀望旗於峻  
嶺無可瞻防是多山足水之鄉即易動難安之地麥積  
崖圍馬之地隗囂僭位之邦是知路遇嗟山行通怨水  
千羣霧擁萬眾星馳當州縣摧殘所在館驛隘小止

五代紀卷三十一 前蜀世家 六

宿尚猶不易供須固是為難縱若就中指揮自破屬省  
錢物未免因依擾踐觸處凌遲以此商論不合輕動其  
類蒼龍出海雲行雨施豈敢浪靜風恬且必見傷苗損  
稼所進發兵士此時直至天水未審如何制宜自當初  
不關進發兵士此時直至天水未審如何制宜自當初  
打破梁原城池擄掠義寧戶口截腕者非一斬首者甚  
多匪惟生彼人心抑亦損茲聖德今去洛京不遠復聞  
大駕重來若彼預有計謀此則便須征討况鳳翔久為  
遙敵必貯奸謀切慮妄構妖詞致生讐隙又陛下與唐  
主始申歡好信幣交馳但慮聞道聖駕親行別懷疑忌  
其必特差使秦趙爭疆下境上會盟未審聖躬去與不  
若去則相與秦趙爭疆下境上會盟未審聖躬去與不  
不睦戰伐等與秦趙爭疆下境上會盟未審聖躬去與不  
九重別安萬姓今陛下巡狩秦苑則舟車未閱一觀風  
跋涉山川驅馳人馬秦苑則舟車未閱一觀風然後歸  
沉自取驚憂為何事却還京師不悅軍民但鬱眾情  
莫彰帝德憶昔先王在日未嘗無故巡遊陛下纂承已  
來率意頻離宮闕勞心費力有何所為此際依前整蹕  
又擬遠別宸居昔秦王之鑿駕不迴場帝之際依前整蹕



陛下聖逾秦帝明甚隋皇且無北築之虞焉有南遊之  
 弊寬仁大度篤孝深懷恐致却宗之難道斷使蒸民以  
 自防得慈母以何幸若何慮以危宗之難道斷使蒸民以  
 何託金闕寶殿珠樓內苑迴上林瑞池環八風滿檻瑞  
 露盈盤鈞天之樂奏九韶迴中人問勝致天不所無時  
 清虛之境列歌舞於何處苑中塞看彼荒山不所無時  
 或賞遊足觀奇趣何必須於遠塞看彼荒山不所無時  
 有何裨益方今岐陽不順梁園已亡中原有人大事未  
 了且當生靈受弊盜賊橫行邊庭無烽火之危而內地  
 有腹心之患陛下千禧年運一國稱尊文德武功經天  
 緯地孝逾於舜仁甚於湯百行皆全萬機不擾聰明博  
 達識量變通於深復智謀獨懷英傑方遠聽深察居安  
 危開社稷以基復萬邦而行之遠聽深察居安危慮  
 使恩威並行以賞賢罰不萬平而行之遠聽深察居安  
 寬舒使子孫以昌不萬平而行之遠聽深察居安危慮  
 棟雄師思量器大計振彼微張之勢壯虎視之威元功  
 機大行王道自然百靈垂福四海歸仁眾心咸正取時  
 治理即日蜀都強盛諸國不如此士滿朝聖人當極  
 願百姓樂於貞觀萬民似周武諤諤而昌知辛紉  
 之說愛惜社稷醫藥軍民似周武諤諤而昌知辛紉  
 唯而滅無飾非拒諫之士有面折廷爭之人因我睿朝  
 益我皇化陛下不得見所以居人稠疊言京華繁華蓋是  
 處凌殘住止不得見所以居人稠疊言京華繁華蓋是  
 布腹心特令問見且欲盡荒田來少盜賊成羣乞陛下  
 及於兩朝或詐不見且欲盡荒田來少盜賊成羣乞陛下  
 歸於桓溫皆為不取而後言不恤政事不行王道不念  
 靈以至國人之心無一可保山河之險不仁可憑陛下  
 至聖至明如堯舜豈後主之相匹豈子仁之比倫有  
 寬慈至孝之名有遠動靜而無非經久必致萬年之業  
 出入而有君臣之微動靜而無非經久必致萬年之業  
 為四海之君臣之微動靜而無非經久必致萬年之業  
 事八表自王天下人心咸歸我主若羣飛赴海眾蟻慕  
 羗有道自彰無思不服願臣天直可便坐長安  
 是微臣之至舉國之深願臣天直可便坐長安  
 無道不其天下是以輒願臣天直可便坐長安  
 不沽名譽情非上理直憂君雖無折檻之能但有觸

表聖錄卷三下 前聖家

七

麟之罪不避誅極扣天庭臣死如萬類之中去一  
 以懷下或全無寸度須向邊陲遺聖母以憂心令庶  
 望俯存大計勿出遠邊後主竟不從之韓昭謂馬  
 我取汝表章成都四口到漢州鳳州承節勤之勿  
 三日發離成聖公統軍十餘萬來取九月飛騎到  
 云東朝差與聖公統軍十餘萬來取九月飛騎到  
 主猶謂臣下設計要沮其東行日朕恰親看相殺  
 何患乎不顧而進上梓潼山少主有詩云喬巖冷  
 幽為憂上寒天賦將登岷嶺上窺華嶽巖非取樂  
 幸舍人王仁裕和曰絲歌拂寒烟鳴驛在半天黃  
 馬足白日下松巖盛德安疲俗仁風扇極邊前  
 紀此去尚三千成都尹韓昭翰林學士李浩徐光  
 並繼和亡其本至劍州西二十里已來夜過一磧  
 問前數十里軍人行旅振革鳴金連山斗噪動山  
 谷問人云將過視人傷懼有驚獸搏人是以噪之  
 馬前驚咆自恐懼左叢林間跳出於萬人中攫將  
 駕前驚咆自恐懼左叢林間跳出於萬人中攫將  
 去其人街到溪洞間尚聞唱救命之聲况天色未曉無  
 人敢捕逐者路至王仁裕問臣僚皆陳恐懼之事尋  
 其餘骸矣少主至王仁裕問臣僚皆陳恐懼之事尋  
 從臣令各賦詩王仁裕除忠難惟於當路食毛腥算  
 心豈暫停不與大朝除忠難惟於當路食毛腥算  
 口資嗷口未委三丁稅幾丁今日帝王親出狩白雲  
 下好藏形翰林學士李浩弼進詩曰巖下年自寢  
 生靈淪盡意如何瓜牙窮後民隨減溪壑深來骨  
 天子紀綱猶被弄客入窮獨固難過長途莫怪無人  
 盡被山王稅殺他少主覽此二篇大笑曰此二臣之  
 各有旨也朕亦於馬光緒思三篇餘里終不就此  
 各官從臣翰林學士徐光緒思三篇餘里終不就此  
 各門少主乃題曰徐光緒思三篇餘里終不就此  
 壘為萬祀依惡道徐光緒思三篇餘里終不就此  
 雲登樹層層後侍臣繼成郡尹韓昭和曰三川  
 孰敢振威稜險固疑天設山河自韓昭和曰三川  
 劍最堪矜鳥道微通處烟霞鎖百層王仁裕和曰  
 曾守有語刊在雲稜暗指長天路濃巒蔽幾層又  
 可父老望幸賦一首進之今亡其本過白衛嶺大尹

表聖錄卷三下 前聖家

六



昭進詩曰吾王巡狩為安邊此去秦亭向數千夜照路岐山店火曉通消息戍瓶烟為雲巫峽雖神女跨鳳秦樓是謫仙八駿似龍人似虎何愁飛過大漫天少主和日先朝神武力開邊盡斷封疆四五千前望隴山登劍戰後憑巫峽鎖烽煙軒皇向自親平寇羸政徒勞愛學仙想到魄宮等勝處正應驚語暮春天王仁裕和日龍冷朝衝斷續煙自學漢王開土宇不同周穆好神仙秦民莫遺無恩及大散關東別有天泊至利州已聞東師下固鎮矣旬日內又聞金牛敗卒塞峽而至其時蜀師十餘萬自解漢至深渡千餘里首尾相繼皆無心禦敵遣使臣通促則迴槍刺之曰請喚取龍武軍相戰不惟勇取況且偏請衣糧我等揀退不堪何能相殺實無奈何十月二十九日狼狽而歸於魏王繼險山溪巖壑之中連夜繼晷却入成都康延孝與魏王繼險山溪巖壑主於是樹降東軍未入前王宗弼殺韓昭榘密使宋光嗣景潤澄宜徵使李周翰歐陽晃等王承休握鏡兵於天水兵刃不舉既知東軍入蜀遂擁麾而下師及婦女孩幼萬餘口金銀絹帛於西蜀諸路蜀路為西蕃擄奪并經溪山凍餓相踐而死迨至蜀存者百餘人

五代史記卷三十一 前蜀世家 九

唯與田宗洵等脫身而至魏王使人詰之曰親握鏡兵何得不戰曰憚大王神武不敢當其鋒曰何不早降曰蓋緣王師不入封部無門輸款口其初入蕃部幾許人同行日萬餘口今存者幾何曰纔及百數魏王曰汝可償此萬人命遂盡斬之蜀師不戰坐取亡滅者蓋承休韓昭之所致也人多不知之北夢瑣言魏王曰汝可顧而遊幸師至利州方知身命促把日且打叔手搖頭念周帝作歌曰自州方知身命促把日且打叔手搖頭拔木太史曰此貪狼風也當有敗軍殺將者衍不省行至縣谷而唐師入其境唐莊宗招蜀勅朕以蜀部封疆江山當偽梁篡弒之時致宗廟震驚之難遂滋割據益屬便安雖行建號之謀乃是從權之道况復蜀主先父素是本朝舊臣常懷忠孝之心每俟興隆之運惟期恢復却効傾軋朕以初珍寇讐重興社稷撫諭之恩既廣復勤之意常深須務綏和貴諧混一遂令元子兼命宰臣遠安後后之心既協來王之願遐想王師行李已及

彼地城池遠降詔書明行示諭料其素志必非夙心當符魚水之歡永保山河之誓偽蜀文武官僚等或木朝舊族或當代英賢或抱節於軍戎或著名于鄉曲久從朕命誠約諸道兵帥如西川果決歸降 衍懼遠還唐師到城不得驚擾但思効順勿致懷疑 衍懼遠還唐師所至州縣皆迎降衍留王宗弼守縣谷遣王宗勳宗儼宗昱率兵以拒唐師宗勳等至三泉望風退走衍詔宗弼誅宗勳等宗弼反與宗勳等合謀送款于唐師衍自縣谷還至成都百官及後宮迎謁七里亭衍雜宮人作回鶻隊以入明日御文明殿與其羣臣相對涕泣而宗弼亦自縣谷馳歸登大元門收成都尹韓昭宦者宋光嗣景潤澄歐陽晃等殺之函首送于繼岌衍即上表乞

五代史記卷三十一 前蜀世家 二十

降宗弼遷行于天啟宮魏王繼岌至成都衍君臣面縛與視出降于七里亭 五代史記卷三十一 前蜀世家 二十 岌為都統樞密使郭崇勳為行營都招討其月十八日魏王統閣下諸軍發洛陽十一月二十一日魏王至德陽行報云比與將校謀歸國偽樞密使宋光嗣景潤澄南北院宣徽使李周翰歐陽晃等四人異謀或臣各已處斬今送納首級是日衍上表曰臣衍先人建久在坤維受先朝寵澤一開土宇將四十年頃以梁孽與災非獲已未有所歸臣輒紹繼基且安生聚臣行誠惶誠恐伏惟皇帝陛下嗣堯舜之業陳湯武之師廓定寰區削平寇逆梯航畢集文軌混同臣方議改圖便期納款遠聞王師致討實抱驚危今則將千里之封疆盡為王土冀萬家之臣妾皆沐皇恩必當與棍乞降負荆請命伏惟皇帝陛下迴照臨之造施覆幬之仁別示哀矜以安反側儻墳瑩而獲祀實存沒以知歸臣無任望恩虔靖王之至己酉年十一月一日臣衍上表其月二十七日魏王至成都北五里昇仙橋偽百官班于橋下衍乘行



與至素衣白馬牽羊草索繫首面縛街壁與觀于後魏  
 王下馬受其璧崇釋其縛及燔其規率僞百官東  
 北舞入謝恩禮畢拜魏王崇韜李嚴皆答拜二十八日  
 成師入成都自起師至入蜀城凡七十五日蜀宗遣  
 與聖官使魏王繼岌樞密使郭崇韜來伐中外皇駭衍  
 有所私秦州節度使王承休妻嚴氏至是自統精兵入  
 秦州以巡邊為名左右切諫皆不聽補闕蒲禹卿上疏  
 旗杆上其鳴甚哀次梓潼大風暴起發屋拔木知星者  
 趙延又言曰此食狼風千里外必有破軍殺將之凶衍  
 親李彥琛等圍鳳州刺史王承捷以城降衍乃以王宗  
 將宗彥琛等為三招討使以梁自師至三泉諸將皆棄  
 城寨遁還衍令斷柘津梁自師至三泉諸將皆棄  
 固守仍令斬宗勳等三將俄而宗弼亦棄谷奔白芬  
 與三將同謀納款于魏王十一月衍至成都宮人及百  
 官迎謁于七里亭衍入妓妾中作回紇隊以趨城中及  
 唐師已逼但掩袂泣下既而宗弼擁兵還成都遂劫行  
 及母妻諸子遷於天啟宮收其璽綬金寶後魏王至德

陽行報曰比與將校謀歸朝廷為樞密使宋光嗣景潤  
 以獻又邀李嚴相見以母妻為託因上表歸命翌日魏  
 王至七里亭衍備亡國禮以宗弼勳宗嚴王入居東內崇  
 弼姓魏名洪夫隸忠武軍隨建宗嚴有功賜姓東夷其族宗  
 唐莊宗同光三年唐遣魏王繼岌及郭崇韜伐蜀李紹  
 宗攻蜀威武城克之郭崇韜入散關紹宗嚴飛書以諭承  
 指萬餘人逸去因倍道趨鳳州李嚴嚴飛書以諭承  
 李繼岌竭鳳翔去因倍道趨鳳州李嚴嚴飛書以諭承  
 入散關指其山曰吾輩進無成功不復得還此矣今饋  
 運將竭宜先取鳳州因糧糧乃道而進王承捷以武興  
 與文扶州降得兵八千糧四萬斛以承捷攝武興  
 節度使蜀主王衍東遊至利州遣王宗勳等將兵逆戰  
 李紹琛等戰於三泉大破之蜀主至利州遇威武敗卒  
 始信唐兵之來乃以王宗勳等為三招討使將兵三萬人  
 逆戰兵皆怨憤日龍武軍糧賜倍於他軍安能禦敵紹  
 琛等克興州與戰日龍武軍糧賜倍於他軍安能禦敵紹  
 琛等克興州與戰日龍武軍糧賜倍於他軍安能禦敵紹  
 琛等克興州與戰日龍武軍糧賜倍於他軍安能禦敵紹

五代史記卷之三十一 前蜀世家 三十一

魏王繼岌至興州宋光祿及諸城鎮皆降蜀武德留後  
 宋光祿以梓潼綿州五州陪州刺史王承岳以城降自  
 崇威以梁開通渠驍五州陪州刺史王承岳以城降自  
 餘城鎮皆望風欵附安重霸在秦隴謀擊唐軍重霸曰  
 擊之不勝則大事去矣蜀天下險固唐兵雖勇安能直  
 度劔門邪然公受國恩難不可不赴願與公俱西承  
 霸將龍武軍及所募兵萬人買文扶州路以歸承岳使重  
 城外承岳上道重霸拜於馬前曰國家將行州人使重  
 若從無如之何遂與招討使王宗弼自文扶西南還  
 承岳地無如之何遂與招討使王宗弼自文扶西南還  
 蜀其餘二千而已重霸遂以秦隴來降太平寰宇記云  
 廢扶州在文州曲水縣今為鎮文州西至扶州界  
 一百三十五里舊屬隴西道松州都督府北至扶州  
 三百里至吐蕃界五十五里南至茂州三百里高季興  
 將水軍上岷取施州等處亦命高季興充招討使高季興  
 取三峽畏岷路招討使張武威名至是乘唐兵勢自將

水軍上岷取施州張武威以鐵鑿斷江路季興遣勇士乘  
 舟斫之會風大起舟往於鏢不能進退矢石交下壞其  
 戰艦季興輕舟遁去既而聞北路陷敗夔忠萬三州遣  
 使詣魏王降同光三年李紹琛入利州修柘柏津梁魏  
 王繼岌至劍州蜀武信節度使王宗弼以遂合渝瀘昌  
 五州降李紹琛至綿州倉庫民居已為蜀兵所燔又斷  
 紹琛進至綿州倉庫民居已為蜀兵所燔又斷  
 梁無舟楫可渡紹琛謂李嚴曰吾懸軍深入利在速戰  
 乘蜀人破膽之時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且迎降不暇  
 若俟脩繕橋梁必留數日或教王衍堅閉近關折吾兵  
 勢儻延旬浹則勝負未可知矣乃與嚴乘馬浮關渡江  
 兵得濟者僅千人溺死者六千餘人遂入鹿頭關進據  
 漢州王宗弼遣使勞軍且輸降款魏王繼岌郭崇韜李  
 紹琛李嚴等至成都蜀主王衍出降自光啟三年丁未入  
 關州至唐同光三年乙酉蜀滅凡三十九年通鑑考  
 異實錄十月戊寅魏王繼岌至鳳州王承捷以武興文  
 成四州降前一日康延孝李嚴至故鎮威武城唐景思  
 等降冊府元龜李嚴同光中為客省使使於蜀時王  
 衍專制坤維部曲離心知其必可取使還具奏亡蜀之

五代史記卷之三十一 前蜀世家 三十一



狀與師之日必有成功故平蜀之謀始於嚴郭崇韜起  
軍之日乃以嚴為三川招撫使嚴與先鋒使康延孝將  
兵五千先驅閣道或馳詞說或威以兵鋒大軍未及所  
在隨下延孝在漢州王衍與書曰可謂李司空先來予  
既舉誠納款眾以行以甘言誘而殺之欲不令遠往  
嚴聞之喜曰侯魏王至吾兩人大功立矣即馳騎入益  
州行見嚴于母前以妻為託即日引蜀使歐陽彬迎  
謁魏王嚴王母見前錄偽蜀有尋事團亦曰中園小  
使蕭懷武主之蓋軍巡之職也懷武自所團捕捉賊盜  
年多官位甚隆積金巨萬第宅並於王侯聲色妓樂為  
一時之冠所管中團百餘人每名各養私名十餘輩或  
聚或散人莫能知呼之曰狗至深坊僻巷馬醫酒保  
乞丐傭作及販賣童兒輩並其狗坊間有偶語者官  
中固不知又有散在州郡及勳貴家當庖看廢御車執  
樂者皆是其狗私動靜無不立達於懷武是以人懷  
恐懼常疑有肘臂腹心皆是其狗也懷武殺人不以人  
數蜀破之初有與已不相協及積金藏錮之夫日夜捕  
逐入院盡殺之冤枉之聲聞於街巷後郭崇韜入蜀人  
有告懷武欲謀殺者一家百餘口無少長戮於市蜀人  
夢瑣言周彥章本姓王以軍功為金吾衛使後主採選

五代史卷三十一 前蜀世家 三

宮妓王有女甚美因命內人欲選入宮王乃按劍曰某  
是女而事王氏乎因召左右小軍無婦者以女衣襟結  
之便為夫妻爾後國變王乃領兵於大安樓前脅後主  
誅君側韓昭等即其事也又偽王蜀時聞州人何奎  
不知何術而事甚效既非卜相人號何見鬼蜀之近  
貴咸神之驚銀肆有患白癩者傳于兩世矣何見之謂  
曰爾所苦我知之矣我為嫁聘少環釧釵篋之屬爾能  
致之乎即所苦或立愈矣癩者欣然許之因謂曰爾家必  
有他人舊功德或供養之具在焉亡者之魂所依故遣  
為此崇但去之必瘳也患者歸視功德堂內本無他物  
而置之得非此乎佛前紗窗乃重圍時他人之物曾取  
而置之得非此乎佛前紗窗乃重圍時他人之物曾取  
衣除與元少尹金紫乘妻邑號子亦賜緋不之任便歸  
閩州而卒顯知死期也雖術數通神而名逾分識者知  
後主政悉此類也王氏見問錄通神而名逾分識者知  
之蜀將亡王公大人及近貴權幸出入宮省者競執駱  
駝杖以為禮自是內外效之其杖長三尺許屈一頭傳  
以樺皮識者以為不祥明年北軍至駱駝塞劔樓而來

般鞏珍寶填滿 莊宗召衍入洛賜衍詔曰固當列土而  
封必不薄人于險三辰在上一言不欺衍捧詔忻然就  
道王衍降表臣聞滄海澄波納百川罪不誅衍免罪伯  
沐焚棺之惠許男荷解縛之仁得不罷戴尊是仰祈  
澤恭惟皇帝陛下承乾繼統八祚崇隆之德高步泰階  
心恤物而下從民欲繼王道混車書於天下走聲教於  
域中而臣僻在遐方遠居蜀郡承先父經營之業為巴  
人主者之司但荒僻之迷罔顧危亡之患玉帛既非  
於正朔苞茅是闕於薦羞殊不知唐德維新元功再造  
致王師之遠辱勞勞雄武以遐臨不陽出而水雪自消  
澤敷而黎黎盡泰臣自知罪戾不救遂逃命戎士以  
戈擊壺漿而塞路遂即昇棺麾下束手向丹闕以  
馳魂掩黃沙而聽命豈謂魏王布惠真宰垂仁入臣境  
無犯纖毫問臣罪不加一二傳陛下好生之旨闕竟天  
宥惡之文釋殘生於聖日焦枯再沐於天波然則盡飾輸誠安  
肌骨重生於聖日焦枯再沐於天波然則盡飾輸誠安

五代史卷三十一 前蜀世家 三

足以贖臣之罪塗肝碎膽不足以報君之恩幸得捧  
傾心歸極向化積懼而鋒銖聚者推忠而丹赤貫心今  
鄉園幸在太平之化臣以正月二日與母親并姨舅兄  
弟骨肉等發離當道奔赴京師望聖慈無任瞻天仰  
德惶懼戰越死罪之至王衍上魏王繼岌箋免其廢  
言伏以五帝三皇竟歸於代謝有家乘國孰免其廢  
苟大命以革新願轉禍而為福衍誠惶誠恐叩頭伏  
衍先人頃以受唐封冊列土坤維自稱一方於茲三紀  
業衍因夷門之構逆偶基而幼幼君勉副推崇遂開  
唐皇帝中興聖運再造鴻圖輝赫大明照臨下土存  
嘉好仰恃恩明感覆燾於堯天將驅馳於兩貢忽審  
師討伐部內震驚靡敢當鋒幸思歸命伏惟聖王  
上嗣德寶元良騰少海之波瀾動前星之秀彩今則  
輅勞履切關已得萬民之歡心坐怨斯人之死罪今  
惟殿下特宏哀鑒保證奏聞亦存諸典與棺槨而納  
幾先人之靈猶享血食之祀免支離於眷屬得敬養於  
庭閣惟聖君之明慈係殿下之元造衍無任危殆越



戰懼激切之至謹差私署檢校司空行尚書率其宗族  
兵部侍郎歐陽彬軍使韓知權等奉廢以開率其宗族  
及偽宰相王鐸張格庾傳素許寂五代史許寂字開少  
有山水之好汎覽經史窮三式尤明易象久棲四明山  
不于時警昭宗聞其名徵赴闕召對於殿內殿會昭宗方  
與伶人調品筆策事訖方命坐賜果問易義既退寂謂  
人曰君淫在聲不在政矣寂問君人者將昭德塞遠以  
臨照百官百官咸象之今不厭賤事自求其工君道替  
矣華請還山寓居於江陵以茹芝絕粒自適其性天祐  
未節度使趙匡胤居於江陵以茹芝絕粒自適其性天祐  
除諫官不起漢南謂之徵君梁攻襄陽匡胤兄弟棄鎮  
奔蜀寂偕行歲餘蜀主王建待以師禮位至蜀相同光  
未平蜀與王行俱從于東授工部尚書致仕居於洛  
人莫知其際清泰三年六月卒時年八十餘子孫位至  
省郎同光時以方術著者又有僧誠惠誠惠初於五臺  
山出家能修戒律稱通皮骨肉三命人初歸向聲名漸  
遠四方供餽不遠千里而至者衆矣自云能役使毒龍  
可致風雨其徒號曰降龍大師京師旱莊宗迎至洛下

五代史記卷三十一 前蜀世家 五

親拜之六宮參禮士庶瞻仰謂朝夕可致甘澤禱祝數  
旬畧無徵應或謂官以祈雨無驗將加焚燎誠惠懼而  
遁去及卒賜號法雨翰林學士李昊等及諸將佐家族  
數千人以東 晁公武讀書記入洛陽記一卷蜀王仁裕撰  
其所著 同光四年四月行至秦川驛莊宗用伶人景進  
計遣宦者向延嗣誅其族衍母徐氏臨刑呼曰吾兒以  
一國迎降反以爲戮信義俱弃吾知其禍不旋踵矣衍  
妾劉氏鬢髮如雲而有色行刑者將免之劉氏曰家國  
喪亡義不受辱遂就死 蜀構祝莊宗下詔慰勞行日固  
辰在上 一言不欺衍捧詔忻然曰不失爲安樂公乃率  
其宗屬及偽宰相王鐸等及將佐家上下數千人東  
赴洛陽四年三月至鳳翔是時關東危急蜀中未寧莊  
宗令宦者向延嗣往中路誅之四月行至長安延嗣至

與留守張筠誅于秦川驛夷其族時年二十八母徐氏  
臨刑呼曰冤哉吾兒以一國迎降反以爲戮信義俱弃  
此四十年而亡又黃松子曰行幼無英特之質長於綺  
寵大富貴之中及元膺被誅次當以輅傑爲嗣而衍母專  
躬決刑政惟官苑是務惟宴游是好惟僉巧是近惟聲  
色是尚闕宦執政於外母后司晨於內張士喬輩以諫  
諍而得罪王宗壽等以鯁忠而見侮既不平辭厚禮以  
睦鄰又不選將練武而守國唐師壓境尙謀宜淫於藩  
臣之家而不選將練武而守國唐師壓境尙謀宜淫於藩  
之才非司馬文王之比崇翰繼其滅亡也宜哉然子觀莊宗  
艾之比是時天下郡國十未得五六藩鎮跋扈經畧未  
暇雖意在伐蜀亦未有必然之計止於求金帛錦繡以  
自足其所欲行誠能昭之以利結之以好勤勞霸政勇  
於爲治尙可延數十年俟眞主應運納土歸命不失爲  
寶融而以鄙吝召禍不免而縛及拜裂土之詔忻然自  
得也哉 直齋書錄解題前蜀紀事二卷偽蜀學士毛  
文錫平珪撰起廣明庚子盡天福甲子凡二十五年文

五代史記卷三十一 前蜀世家 五

錫唐太僕卿龜範之子十四登進士第入蜀仕建至判  
樞密院隨行入洛而卒 碧溪詩話天成初明宗召亡  
蜀舊臣賦詩惟中丞牛希濟最佳詩曰滿城文武欲朝  
天不覺都師犯塞煙唐主再懸新日月蜀王還却舊山  
川非干將相扶持出自是君臣數盡年古往今來亦如  
此幾會歡笑幾潛然繼戒錄明宗曰希濟不忘君親忠  
孝也賜物百段 詩話總龜蜀僧遠國傷蜀詩曰樂極  
悲來數有涯歌聲纔歇便興嗟羊廢主尋傾國肯鹿  
好臣盡喪家丹禁夜涼空鎮月後庭春老漫開花兩朝  
基業都成夢林木蒼蒼噪暮鴉 聞見後錄李西美帥  
成都士人陳甲館於便齋月夜有危髻古衣裳婦人數  
輩笑語花圃中有甚麗者誦詩云舊時衣服盡雲霞不  
到迎仙不是家今日樓臺渾不識只餘古木記宣華小  
雨廉纖梅子黃晚雲收盡月侵廊樹陰把酒不成醉何  
處無情枉斷腸忽不見今府第故蜀宮豈當時宮女猶  
有鬼耶按蜀檮杌宣華苑名 北夢瑣言嘉州夾江  
縣人孫雄號孫卯齋其言事亦何奎之流偽蜀主歸命  
時內宮宋愈昭將軍數員舊與孫相善亦神其術將赴  
洛都咸問將來昇沉孫俛首曰諸官記之此去無災無  
福但行及野狐泉已來稅駕處曰孫雄非聖人耶此際



新舊使頭皆不見矣諸官咸疑之爾後量其行適合在  
咸京左右後主僱偽詔之禍莊宗遇鄭都之變所謂新  
舊使頭皆不得見之驗也又僞蜀王先主時有軍校  
黃承真就糧於廣漢縣竹縣遇一叟曰鄭山古謂黃曰  
此國於五行中少金氣有剝金之號曰金楊鬼此年蜀  
宮大火至甲申乙酉則殺無數我授汝秘術活之則道  
陳之儻生試於我而取之然三陳此術如不允行則子  
亦不免蓋洩於陰機也子能從我乎黃亦好奇乃曰苟  
稟至言死生以之乃齋秘文詣蜀三上達乃與承真相  
識竊得窺其秘緯題云黃帝陰符與今陰符不同此五  
千言黃云授於鄭叟一畫一點皆以五行屬配通暢登  
登實奇書也然漢代數言生於綿竹妙於識記之學所  
扶之流乎 宗弼本姓魏名宏夫建錄為養子建攻顯  
彦暉宗弼常以建語泄之彦暉者彦暉敗建待之如初  
建病且卒宗弼守太師兼中書令判六軍輔政衍已降

長安錄卷三十一 前蜀家

三七

宗弼以蜀珍寶奉魏王及郭崇韜求為西川節度使魏  
王曰此我家物也何用獻為居數日為崇韜所殺九國  
宗弼許州人本姓魏名宏夫以家籍隸忠武軍建討王  
仙芝尚君長皆在帳下建取閬中補義勇都十將賜姓  
名及入成都改左驍騎都知兵馬使累遷嘉眉二州刺  
史建征果州宗弼掠地于飛鳥為顧彥暉所獲彥暉責  
之曰王公見討而君為大將不能諫止何敢來見宗弼  
曰罪固當死但念平昔與相公有素故敢來也彥暉笑  
而釋之先是岐將常厚攻梓州彥暉乞援於建建遣宗  
弼等援之臨行建謂宗弼曰汝等破賊彥暉必精汝汝  
當報其約及將報宴而宗弼告之俱來庶免後舉也宗弼  
如其約及將報宴而宗弼告之俱來庶免後舉也宗弼  
益急彥暉弟彥瑤有武勇知其城必陷請彥暉聚族沉  
飲自裁無為他人之所魚肉一日城陷彥瑤仗劍入室  
宗弼與諸子尚在彥暉顧宗弼曰爾非我子可自求生  
也因壞垣而出彥瑤遂刃彥暉與諸子而自到建入梓  
州宗弼束身自歸建待之如故逾年復令將上軍再授

嘉州刺史封鉅鹿郡王天貞軍節度使衍襲位拜官城  
內外都指揮使判六軍事封齊王衍將入秦州宗弼曰  
唐兵壓境秦州何可去耶又上表切諫衍怒擲之於地  
衍次利州唐師已入大散關鳳州衍遂遣三招討屯  
三泉以拒唐師未戰三招討俱遁走因令宗弼守絲谷  
而誅宋光嗣等函首送與魏王遷衍及母妻于西宮貴  
戚納金寶進妓妾救死於宗弼者不可勝計徵有絳誤  
者咸遭戮焉盡輩內藏之寶貨歸于其家魏王遣使徵  
高承寶錢數千萬宗弼輒斬之魏王甚怒及王師至令其  
子承班齋行玩用值百萬獻于魏王并賂崇韜請以  
己為西川節度使魏王曰此我家之物也焉用獻來魏  
王入城翌日數其不忠之罪并其子斬之於毬塲軍士  
取其尸爵而食之先是蜀有謠言曰我有一帖藥其名  
為阿魏賣與十八子至是蜀有謠言曰我有一帖藥其名  
青箱雜記衍在蜀時童謠曰我有一帖藥其名為阿魏  
賣與十八子其後衍兄宗弼果賣國歸唐宗壽許州民  
而弼乃王建養子本姓魏氏此其應也 宗壽許州民  
家子也建以同姓錄之為子宗壽好學工琴弈為人恬

長安錄卷三十一 前蜀家

三八

退喜道家之術事建時為鎮江軍節度使衍既立宗壽  
為太子太保奉朝請以煉丹養氣自娛衍為淫亂獨宗  
壽常切諫之後為武信軍節度使唐師伐蜀所在迎降  
魏王常以書招之獨宗壽不降聞衍已衝壁大慟從衍  
東遷至岐陽以賄賂守者得入見衍衍泣下霑襟曰早  
從王言豈有今日衍死宗壽至澠池聞莊宗遇弒亡入  
熊耳山天成二年出詣京師上書求衍宗族葬之明宗  
嘉其忠以為保養軍行軍司馬封衍順正公許以諸侯  
禮葬 五代會要唐天成三年七月追封偽 宗壽得王氏  
十八喪葬之長安南三趙村 蜀檮杌天成三年衍舊臣  
王宗壽上表乞改葬明宗



下詔追封為順正公以諸侯禮葬于長安南三趙村  
又蒲禹卿成都人為補闕入秦州禹卿上疏不納從  
行入洛及衍被誅乃慟哭曰蜀人自此重不幸也乃題  
詩於驛門而逃不知所終五國故事行之末年率其  
母后等同幸青城至成都上清宮隨駕官人皆衣畫雲  
霞道服躬自製甘州曲詞親與官人唱之畫羅裙能結  
東稱腰身柳眉桃臉不勝春薄媚足精神可惜許淪落  
在風塵中人應聲而和之行之本意以神仙在凡塵耳  
後衍降中原官妓多淪落人間始  
驗其語後朝廷追封為順正公

嗚呼自秦漢以來學者多言祥瑞雖有善辯之士不能  
祛其惑也子讀蜀書至於龜龍麟鳳騶虞之類世所謂  
王者之嘉瑞莫不畢出於其國異哉然考王氏之所以  
興亡成敗者可以知之矣或以為一王氏不足以當之  
則視時天下治亂可以知之矣龍之為物也以不見為

卷之三十一 前盤家

元

神以升雲行天為得志今偃然暴露其形是不神也不  
上於天而下見於水中是失職也然其一何多歟可以  
為妖矣北夢瑣言王蜀時夔州大目鹽井水中往往有  
龍或白或黃鱗鬣光潤之不動惟沮沫而已  
彼人無以為異近者殊歸永濟井鹵槽亦有龍蟠者與  
大昌者無異識者曰龍之為靈瑞也負圖以昇天乃見  
於鹵中豈能雲行雨施乎雲安縣漢成宮絕頂有天池  
深七八丈其中有物如蜥蜴長尺五寸色備具躍于水  
面象小龍也何過者為刺史請官設醮或浮出或問  
監官李德符曰是何祥也符曰某自生長於此且未嘗  
見漢成池中之物高既無善政詔佛使神亦已至矣安  
可定其是非耶夷陵清溪潭每歲龍見錄異記蜀庚午  
歲為龍巢遂州高棟溪潭每歲龍見錄異記蜀庚午  
歲金州刺史王宗明奏樂忽一且水波騰躍有羣龍出  
於水上烟昏晦晝夜奏樂忽一且水波騰躍有羣龍出  
白或青有如牛馬駝羊之形大小或黃或黑或赤或  
入漢江却迴廟所往復數里或隱或見三日乃止

皇鳥之遠人者也昔舜治天下政成而民悅命夔作樂  
樂聲和鳥獸聞之皆鼓舞當是之時鳳皇適至舜之史  
因并記以為美後世因以鳳來為有道之應其後鳳皇  
數至或出於庸君繆政之時或出於危亡大亂之際是  
果為瑞哉錄異記王蜀永平二年得北邙山章宏道所  
留瑞文於什邡之仙居山遂出緡錢委漢州  
馬步使趙宏約締構觀宇洎制天尊殿材石宏博功用  
甚多是日將架巨梁工巧丁役三百餘人縛木鼓噪震  
動遠近忽有異鳥三隻一紅赤色二皆潔白尾如曳練  
各長二尺餘棲于梁上隨繩索上下在眾人中畧無驚  
怖工人撫翫之如所馴 麟獸之遠人者也昔魯哀  
養者梁既上畢鳥亦飛去 麟獸之遠人者也昔魯哀  
公出獵得之而不識蓋索而獲之非其自出也故孔子  
書於春秋曰西狩獲麟者譏之也西狩非其遠也獲麟

卷之三十一 前盤家

元

惡其盡取也狩必書地而哀公馳騁所涉地多不可徧  
以名舉故書西以包眾地謂其舉國之西皆至也麟人  
罕識之獸也以見公之窮山竭澤而盡取至於不識之  
獸皆搜索而獲之故曰譏之也聖人已沒而異端之說  
興乃以麟為王者之瑞而附以符命讖緯詭怪之言鳳  
嘗出於舜以為瑞猶有說也及其後出於亂世則可以  
知其非瑞矣若麟者前有治世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之世未嘗一出其一而出而當亂世然則孰知其為瑞哉  
龜元物也污泥川澤不可勝數其死而貴於卜官者用  
適有宜爾而戴氏禮以其在官沼為王者難致之瑞戴







貞輝於乾道體冬曦而流愛九有咸恩比春煦以延慈  
三正並照故得大明增彩推策難窺笑覆載之殊休越  
陰陽之常度祥光彌盛元德動天逾漢日之再中邁堯  
輝之合璧書之青史實冠瑤圖臣獲奉昌期叨親嘉  
退親柔榆之景倍傾葵藿之心不任歡躍之至又賀  
進神劔詩表臣某言伏覩今日趙匡業所進合州江上  
得神劔一口宣示中外者伏以將啟昇平祥符必降欲  
清妖孽神劔新呈助聖明斬斷之功表天地匡扶之力  
伏惟陛下功超三五威肅寰瀛仁格幽明道均天地故  
得山川林谷吐金燭于層崖風雨雷霆見霜風於萬里  
一條秋水初觀出地之姿數尺練光宛耀倚天之勢仍  
彰變化顯著神奇昔虞帝得之於水心果吞六合今  
下獲之於江上仰統萬方荆鍾切玉者詎可比倫斬馬  
斷蛇者那堪倚嶽臣榮逢昌運獲觀殊祥輒貢詠歌願  
揚睿感謹頌頌頌頌頌頌頌頌頌頌頌頌頌頌頌頌頌頌  
首陳進于浼宸嚴無任之至 此雖好為祥瑞之說者  
亦可疑也因其可疑而攻之庶幾惑者有以思焉原注  
蜀書運歷圖九國志皆云建以唐大順二年入成都為  
西川節度使天復七年九月建號明年正月改元武成  
今以為定惟舊五代史云龍紀元年入成都天祐五年  
建號改元者繆也至後唐同光三年蜀滅則諸書皆同  
自大順二年至同光三年凡三十五年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三下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三下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四上

廬陵歐陽脩撰

南昌彭元瑞注

後蜀世家第四

徐無黨原注  
劉鳳誥排次

孟知祥字保允邢州龍岡人也

蜀棹杌孟知祥字保允邢州龍岡人為郡衙吏

以咸通十五年甲午歲四月二十一日生有火光照室  
隣里皆異之有僧見而撫曰此五臺山靈也 冊府元  
龜後蜀孟知祥自其叔父遷當唐之末據邢洺磁三州  
幼溫厚知書樂善

為晉所虜晉王以遷守澤潞梁兵攻晉遷以澤潞降梁  
知祥父道獨留事晉而不顯及知祥壯晉王以其弟克

讓女妻之五代會要後唐武帝長女瓊華長公主降孟知祥同光三年十二月封以為左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四上 後蜀世家

教練使五代史孟知祥字保裔邢州龍岡人也祖察父道世為郡校伯父方立終于邢洺節度使從父

遷位至澤潞節度使莊宗為晉王以知祥為中門使前此為中門

使者多以罪誅知祥懼求他職莊宗命知祥薦可代已

者知祥因薦郭崇韜自代崇韜德之知祥遷馬步軍都

虞候莊宗建號以太原為北京以知祥為太原尹北京

留守魏王繼岌伐蜀郭崇韜為招討使崇韜臨訣白曰

即臣等平蜀陛下擇帥以守西川無如孟知祥者已而

唐兵破蜀莊宗遂以知祥為成都尹劔南西川節度副

大使知祥馳至京師莊宗戒有司盛供帳多出內府珍

奇諸物以宴勞之酒酣語及平昔以為笑樂歎曰繼岌



前日乳臭兒爾乃能為吾平定兩川吾徒老矣孺子可  
喜然益令人悲爾吾憶先帝棄世時疆土侵削僅保一

隅豈知今日奄有天下九州四海奇珍異產充牣吾府  
因指以示知祥曰吾聞蜀土之富無異于此以卿親賢

故以相付同光四年正月戊辰知祥至成都五代史知

莊宗同光三年授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蜀

執弱冠補太原衙內都指揮使李克用鎮太原妻以其

弟克讓之女累遷親衛軍使天祐五年莊宗嗣晉王位

改馬步軍教練使出知嵐州召為中門使莊宗與梁祖

夾河頓兵知祥參謀應變事無留滯中門使莊宗與梁祖

知祥懼禍乃薦郭崇韜為副而辭疾補中門使莊宗與梁祖

莊宗即位於於崇韜除太原尹知留守事同光三年十二月

魏王繼岌與崇韜伐蜀崇韜素德于知祥臨行奏曰西

川平陛下擇帥無如知祥因以知祥為成都尹劍南西

川節度副大使朝于洛陽有司出內府帳幙珍玩館于

宮中莊宗既疑崇韜有異志戒知祥誅之知祥曰崇韜

國之動舊必無二心侯臣至蜀觀之如無他志即遣歸

蜀知祥抵石壕中使馬彥圭至言往誅崇韜知祥自洛

至蜀凡十七日使入蜀一籌者為猛入語諷為孟入得蔭

一籌人打毬一棒便入湖子者為猛入語諷為孟入得蔭

應識孟蜀高祖頃者未臨西川守北京蜀人競以擊拂

之問妙絕之戲呼頭入為孟入或云此毬子從太原將

來又有工人孟德預起宮闈上凌雲漢雖班輸之妙無

以加焉雖德與得之字體不同音亦為祥矣又王蜀後

主元舅徐太師延環于錦水應聖橋西創置大第狀若

寶宮橫巨數坊是時內外皇親宣下悉令暖宅後主亦

親其義樂移時忽于徐公堂中命筆大書孟字徐雖不

測其義尋以御札謝恩至咸康後主降唐孟祖自北京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四上 後蜀蒙 二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四上 後蜀蒙 三

屬壁大書一孟字蓋蜀人謂孟為弱以戲之也其後孟

知祥入蜀館於其第見之嘆曰此豈我之居乎遂據蜀

而王傳位於子昶國除王氏見聞錄偽蜀主之舅累

世富盛于興義門造宅宅內有二十餘院皆雕牆峻宇

高臺深池奇花異卉叢桂小山山川珍物無所不有秦

州董城村院有紅牡丹一株所植年深遠使人取之

掘土方丈盛以木櫃自秦州至成都三千餘里歷九折

九盤望雲九井大小漫天隘狹懸險之路方致焉乃植

于新第因請少主臨幸少主嘆其基構華麗侔于宮室

遂戲命筆于柱上大書一孟字時俗謂孟為不堪故也

而視之乃一孟字孟曰吉祥也吾無易此居孟之有蜀

蓋先而崇韜已死魏王繼岌引軍東歸蜀檣至則崇

州慰人心稍定先鋒康延孝反攻破漢州今按延孝乃

後殿人傳第十四解訖知祥遣大將李仁罕九國志李

唐家人傳第十四解訖知祥遣大將李仁罕九國志李

節度署為衙內昭宗幸鳳翔梁祖遣仁罕奔問行在因

修貢禮梁祖革命補官苑儀鸞等使歷許蔡華三州馬步

軍都指揮使使莊宗伐蜀令監先鋒軍知祥領鎮授馬步

刺史遷蜀州夏魯奇鎮遂州稟朝廷之命繕兵甲將蜀

知祥與董璋謀先討魯奇令仁罕攻遂州拔之以仁罕為

兵馬副將後未幾承制授武信軍節度使又以其部兵定

峽走賊將安崇阮知祥卒命仁罕輔政又以其部兵定

事仁罕奉幼主無隱自以先朝舊老遇事必諫時控鶴指

揮使張公鐸在東府時舊所親狎素不為仁罕所禮皆懷

怨怒每語仁罕欲納王衍如徐氏為側室遂誣以會任圖

姦和大怒俟仁罕入諷令武士擊殺之仁罕所禮皆懷

董璋等兵擊破延孝知祥得其將李肇九國志李肇汝陰



魯奇於遂州唐師來接劍門不守肇領兵赴普安以拒唐師不得進以功改漢州刺史駐軍谷明年董璋率兵攻成都軍勢甚盛遣使致書於肇論以禍福肇素不知書擲之于地曰此不過勸我叛耳因并其使殺之梓州平加昭武軍節度使飛襲位肇以足疾不即時來朝怒罷其軍權授太子少師致仕於邛州安置塚不得意廣政八年卒年七十侯宏實 鑑誠錄孟侯侍中宏實滿坂人也幼而家下是日炎蒸天將大雨有長虹自河飲水俄而貫于童兒之口惟其母見不驚驚之欲覩其變良久虹自天沒于童兒對曰適夢八河飲水飽足而歸母問其子曰夢中有所覩否月有一行脚蜀僧詣門求齋侯母竭力供養僧臨去謂侯母曰女弟子當九九後福合得與子氣力侯母呼其子出請信相之僧視良久曰此兒龍也即非真龍亦蛟蜃之輩也但壽鄉別井直近江海客官方有顯榮又曰此子孽毒常食血肉為生靈之患當敬信三寶即得令終言訖而去侯後果自行伍出身至于將領同光三年從興聖太子魏王繼岌收蜀及平蜀之後不隨太子而還無何與陝府節度使康延孝率河中同華等軍為叛堅守廣漢是時孟高

五代史記卷六十四 後唐紀四

祖悉發守禦指揮使韓德遇本州都指揮使李仁罕等破之活擒康延孝表送駕前侯亦面縛麾下高祖赦罪至領親軍軍令威嚴頗有聲譽及高祖南面自眉州刺史節度使夔州復自寧江遷于黔府一州二鎮皆近大江果至崇官酷信三寶于禪院開轉藏經然于理務之間孽毒之甚廣與宅第竟獲善終是知蜀僧所言其不矣及其兵數千以歸而莊宗崩魏王繼岌死明宗入立知祥乃訓練兵甲陰有王蜀之息益置義勝定遠驍銳義寧飛桿等軍七萬餘人命李仁罕趙廷隱九國志趙人世為卿家廷隱少知兵律尚氣義始事梁祖子友諒因擊鞠陸馬死廷隱董璋等十數人皆追赴汴州知其無過竟釋不問令給事左右未帝即位唐莊宗入鄴兩河對壘十有餘年時廷隱為邢州都監累立戰功節度使劉重霸嫉之誣廷隱將所部兵降于莊宗因械送汴州未帝知其非罪又重違邊臣之請乃貶廷隱于南陽未幾追復舊職王彥章守中割廷隱在其軍中及彥章敗廷隱為莊宗所獲將以就戮大將夏魯奇奏曰此韓

也其村可用遂釋之魏王繼岌討西川以廷隱為先鋒監押自入敵境即禁兵士燒廬舍剽財物蜀人德之魏王平成都錄其功奏授左廂馬步軍都指揮使知祥至蜀康延孝陷漢州遣廷隱率兵擊破之擒延孝繼送闕下知祥奏加檢校司空漢州刺史因雷屯成都長興初明宗將議伐蜀及以夏魯奇李仁矩分鎮遂間以分其勢知祥令廷隱與李仁罕張業率步騎十萬經畧遂間銳兵五千至東川與董璋合軍以拒之至中路大寒士固柵以養銳一日唐師奄至又分兵至三亞父水及土橋廷隱密遣軍中善射者五百人伏唐師之歸路乃領軍出營久而不戰至暮唐師退廷隱縱兵追之伏卒齊起表裏合擊唐師大敗初唐師之入劍門也內有堅壁外有勍敵遠近震駭及廷隱之捷人心乃安知祥遣使慰勞賜書褒之明年別將平魯奇唐師至葭萌而還廷隱班師知祥親勞于郊翌日至其第錫賚甚厚即授昭武軍節度使留後以鎮葭萌知祥送于北郊親舉觴勸之在鎮踰月上言三泉餘寇盡去乞假一旅之師以拓漢中及秦鳳之地知祥答師慰勉且令休息董璋襲

五代史記卷六十四 後唐紀五

廣漢將攻成都時東川廩藏充實部下多敢死之士其來也眾皆畏之知祥親督諸將召廷隱為副以率勵士旅璋遺書廷隱而詐達于知祥以書授廷隱廷隱與璋戰難蹤橋前頗為所挫廷隱偽遁璋逐之知祥與公鐸領兵繼進璋軍亂為所挫廷隱復整陣與知祥公鐸合擊之璋軍大敗斬首數千級璋領數騎遁歸東川為部下所殺廷隱追至東川頓兵城下以待知祥梓州平以廷隱為節度使追至東川頓兵城下以待知祥梓州平以讓之知祥以廷隱為保寧軍節度使以閩果復遂自領兩川節度使以廷隱為保寧軍節度使以閩果復遂自領兩川隸之昶襲位李仁罕求總六軍將圖非望以廷隱為六軍副使以制之未幾仁罕誅改衛聖諸軍指揮使明年移鎮東川廣政初加中書令廷隱久居大鎮積金帛鉅萬窮極奢侈不為制限營構臺榭役徒日數千計十年被病懇讓兵柄疏再上從之仍就第冊為宋王經歲不能起賜肩輿入朝既謁見昶感動涕泣賜金沃盥及繪錦加太師卒年六十六子崇祚崇紹張業等分將之為東頭供奉官時兩河兵革未息業頗領監護



之任皆立戰功法峻整士卒畏之莊宗入洛聞業有  
幹略擢為列校繼發伐蜀以業監先鋒兵補右廂馬步  
軍都指揮使蜀平以所部兵駐成都知祥入蜀奏授檢  
校司空簡州刺史時蜀漢賊盜羣起燒劫鎮戍百姓驚  
擾知祥遣業率兵捕之業令五家為小保五十家為大  
保旬日之內擒獲殆盡討夏魯奇于遂州以功授寧江  
軍節度使兵馬留後董璋襲成都業在夔州聞之率所  
部赴難東川平正授節度使與元兩鎮來附令業將兵二  
萬屯漢水業至褒梁分布寨柵控扼駱谷秦鳳諸隘會  
武定軍衙將與蒲谷鎮將任漢謙同謀導晉師入武定  
業遣戍卒擊走之起襲位改武信軍節度使同平章事  
是歲起殺判六軍事李仁罕業仁罕之甥也起慮其為  
變詔歸本道未幾召入依舊同平章事兼判度支新收  
征稅多為主吏乾沒業作盜稅法犯者十倍征之吏民  
不堪其命業多視事私第中宰相之法業子繼昭好擊  
劍嘗與淨眾僧歸信同訪劍術士右匡聖指揮使孫漢  
詔與業不協告業與繼昭同謀不軌翌日令壯士就都堂  
擊殺之時年五十七 初魏王之班師也知

五代史卷之四十一 後梁

六

祥率成都富人及王氏故臣家得錢六百萬緡以犒軍  
其餘者猶二百萬任園自蜀入為相兼判三司素知蜀  
所餘錢是冬知祥加拜侍中乃以太僕卿趙季良齋官  
告賜之因以為三川制置使督蜀犒軍餘錢送京師且  
制置兩川征賦知祥怒不奉詔然知祥與季良有舊遂  
留之 蜀檣杌四月明宗即位十月加知祥檢校太傅兼  
侍中 九國志趙季良字德彰濟陰人父允唐穀  
熟令季良幼涉書史長于吏治尤善騎射王檀聞其名  
辟為保義軍節度使推官楊師厚鎮鄴署元氏令徒魏州  
都督府司錄參軍後唐莊宗入鄴召見與語以季良有  
文武器即授大理評事依舊司錄參軍充義勝都指揮  
使軍中謀議多以諮之季良對曰殿下何時當平河南莊  
日莊宗召至切責之季良對曰殿下一時當平河南莊  
宗正色曰爾掌與賊而稽緩安問我勝負乎季良曰殿  
下方謀攻守復務急徵一旦眾心有變恐河南非殿下

所有莊宗飲容前席曰微君之言我幾失吾大計自是  
益加禮遇遷與唐府少尹司錄參軍如故常夢手扶御  
座自謂輔佐之象錄少卿兼洛南水陸營田都制置使  
其言及即位授光祿少卿兼洛南水陸營田都制置使  
明宗即位遷太僕卿會宰相任園兼鹽鐵事薦季良為  
判官明年檢校戶部尚書為西川官告使兼三川都  
轉運制置使知祥素重其名一見遂悅奏留為節度副  
使累表不許會李嚴來為監軍知祥深懷疑慮乃誅嚴  
署季良為副使天成三年明宗下詔徙季良為果州團  
練使知祥聞其詔書密上表留之明宗不能奪遂允其  
請自是傾心接待情好款洽或入謁稍晚知祥必顧左  
右曰副使來何遲也及至則譙語竟曰每有謀議無不  
見從時朝廷增兵以夏魯奇李仁罕之勢將有不測之變也公  
祥曰朝廷延增兵以夏魯奇李仁罕之勢將有不測之變也公  
處親賢之地以忠信見疑倘先機則禍不旋踵矣知  
祥曰計將安出季良曰我甲兵雖眾然而勢孤易動請  
與東川董璋合從先平遂闕則朝廷兵至我無內顧之  
憂矣知祥從之及王師入劍門而遂闕已平果無功而  
還及捷書至知祥已來必道知祥問其故對曰縣師干  
徐曰北軍至縣州已來必道知祥問其故對曰縣師干

五代史卷之四十一 後梁

七

里饋運不繼彼勞我逸不待何待知祥大笑以捷書示  
之及克黔夔二州以季良為武泰軍節度使董璋率眾  
入廣漢知祥領兵拒之季良留守成都制置度軍用  
無闕先是季良嘗與知祥從容語及璋植性很戾下多  
怨憤若堅守一城攻之難克矣及聞璋起兵知祥憂形  
于色季良曰璋不守巢穴自來送死此天以璋授公也  
俄而璋果敗加檢校太保明宗崩知祥建號加特進守  
司空平章事宏文館大學士判三司視襲位加守司徒  
領山南節度使行興元尹廣政九年卒年六十四謚文  
肅季良性寬厚居常無喜愠之色母早亡事從母如所  
生季札季友皆從弟也並致位清樞密使安重誨頗疑  
顯所上遺表言不及私蜀人聽之 樞密使安重誨頗疑  
知祥有異志思有以制之初知祥鎮蜀莊宗以宦者焦  
彦賓為監軍 九國志焦彦賓字英服滄州清池人父軫  
唐武皇尤所委信及莊宗即位遷左監門衛使同正四  
方館使出護邢州兵知祥移鎮成都詔以彦賓為監軍  
使與知祥同入蜀康延孝據廣漢彦賓說知祥令召董  
璋與之協力討賊遂擒延孝明宗即位念闡豎輩怙勢



擅權先朝使四方及逃遁不出者皆就戮之死者殆盡  
彦賓為知祥保護獲免朝廷因以李嚴代之彦賓辭疾  
不歸朝知祥因令判都提舉院事未幾轉左驍衛上將  
軍以年老乞代從之彦賓乃營別墅鑿池沼植蒲葦養  
魚以自給和襲位以先君舊友命全給俸祿而不  
令親謁俾自遂其性廣政十五年卒年七十八 明宗  
入立悉誅宦者罷諸道監軍彦賓已罷重誨復以客省  
使李嚴為監軍嚴前使蜀既歸而獻策伐蜀蜀人皆惡  
之而知祥亦怒曰焦彦賓以例罷而諸道皆廢監軍獨  
吾軍置之是嚴欲以蜀再為功也掌書記母昭裔及諸  
將吏皆請止嚴毋內知祥曰吾將有以待其來嚴至境  
上遣人持書候知祥知祥盛兵見之冀嚴懼而不來嚴  
聞之自若天成二年正月嚴至成都知祥置酒召嚴是

五代史記卷第廿四

後蜀蒙

八

時焦彦賓雖罷猶在蜀嚴于懷中出詔示知祥以誅彦  
賓知祥不聽因責嚴曰今諸方鎮已罷監軍公何得來  
此目客將王彥銖 九國志王彥銖太原人祖義方汾州長史父德誠贈太子少保彥銖性仁  
弱不好弄讀書究大義天祐中事知祥于太原後入蜀  
累補節度押衙詔使李嚴之為監軍也密懷異謀知祥  
數其過命彥銖擒斬之嚴之左右無敢動者知祥破董  
璋擇腹心有權畧者俾護其軍於是彥銖為東川監  
押及建國轉授右僕射和襲位應嘉雅三州刺史出  
為山南兵馬都監數載罷歸補左右羅城使眉州刺史  
遷昭武軍節度使轉右衛聖馬軍都指揮使罷歸改左  
金吾衛上將軍復授昭武軍節度使廣政二十四年卒  
于治所年 執嚴下斬之明宗不能詰 五代史天成中安  
六十五 知祥莊宗舊識方據大藩慮久而難制潛欲圖之是時  
客省使李嚴以嘗使于蜀洞知其利病因獻謀于重誨  
請以已為西川監軍庶效方畧以制知祥朝廷可之及  
嚴至蜀知祥延接甚至徐謂嚴曰都監前因奉使請兵

伐蜀遂使人情大駭固奉為不暇也即遣人拽下階斬于  
既復來後朝延每除劍南牧守皆令提兵而往或于  
百前分守郡城防冊府元龜孟知祥為西川節度使天成  
二年奏泗州防 鑑戒錄同光初莊宗滅梁將行大禮蜀  
尋已處斬訖 宗復遣李客省嚴陽彬將禮入洛顧太尉遠為之副焉莊  
宗復遣李客省嚴陽彬將禮入洛顧太尉遠為之副焉莊  
蜀亦稱臣焉然于朝對之間舉措輕易及製一笏而屈  
教與亡詞旨鏗鏘駭駭聞聽蜀之文武公卿咸服其雄  
泊歸中朝上策取蜀及平蜀之後莊宗命孟祖加禮分賜  
又于明宗天策得位之初復來臨護孟祖加之禮分賜  
從容乃言曰我聞孔子誅之覆邦家辯言之亂刑政故少  
正卯言偽而辯孔子誅之覆邦家辯言之亂刑政故少  
大罪者五自知之乎如初與王朝折箭為誓及其降也  
復又誅之遂使天道惡盈二國俱滅其罪一也其降也  
蜀之際先入禁闈取內藏之金珠選宮庭之嬪嫔其罪  
二也頃者作論三川滅釋兩稅及其得地倍更加徵其  
罪三也而又誣惑朝廷妄陳利害說三川之形勢劫二  
鎮之節旄控扼我咽喉觀觀我土宇其罪四也今又來

五代史記卷第廿四

後蜀蒙

九

為監護坐握兵權觀我藩維承我爵位人神豈恕天意  
爭容爾之再來機亦繆矣其罪五也言訖遂令武士把  
下階簷嚴亦倉皇失節操乃叩頭曰嚴之罪一死宜  
然願乞殘骨為洛中之鬼高祖不聽命劍斬之是時天  
下咸聞皆 初知祥鎮蜀遣人迎其家屬于太原行至鳳  
翔鳳翔節度使李從曠聞知祥殺李嚴以為知祥反矣  
遂留之明宗既不能詰而猶欲以恩信懷之乃遣客省  
使李仁矩慰諭知祥併送瓊華公主及其子昶等歸之  
九國志武璋字巨川太原文水人父玉汾州別駕璋少  
勇敢善騎射事莊宗為定塞都虞候莊宗以全軍援澤  
潞璋與裨將數攻其別寨斬首千餘級擢太原衙前兵  
馬使改匡聖軍指揮使同光初從魏王繼岌入蜀因留  
成都知祥鎮蜀補衙前右第二指揮使天成初璋與張  
公鐸迎瓊華公主于北都中國兵革之後盜賊充斥璋  
被堅執銳通夕不寐至蜀改左第二指揮使奏授檢校  
僕射其後東討果閭北拓劍利漳屢有功授絳州刺史



知祥開國改邛州遷山南節度使漳以褒中用武之地營田為急務乃鑿大池以導泉源溉田數千頃人受其利入為奉鑾肅衛指揮使未幾改山南加同平章事廣政七年卒于治所年六十四漳質厚儉約所至有治迹俸入之外不營知祥因請趙季良為節度副使事無大小皆與參決三年唐徙季良為果州團練使以何瓚為節度副使知祥得制書匿之表留季良不許乃遣其將雷廷魯至京師論請明宗不得已而從之是時瓚行至縣谷懼不敢進知祥乃奏瓚為行軍司馬是歲唐師伐荆南詔知祥以兵下峽知祥遣毛重威率兵三千戍夔州已而荆南高季興死其子從誨請命知祥請罷戍兵不許知祥諷重威以兵鼓謀潰而歸唐以詔書劾重威

五代史記卷四十一 後蜀蒙

十一

知祥奏請無効由是唐大臣益以知祥為必反五代史纂誤天成二年正月李嚴至成都知祥置酒召嚴嚴下斬之三年唐徙趙季良為果州團練使云云是歲唐師伐荆南今按明宗本紀天成二年二月西川節度使孟知祥殺其兵馬都監李嚴戊戌山南東道節度使劉訓為南面招討使以伐荆南又西方鄭傳云明宗入洛明年高季興叛明宗遣襄州節度使劉訓等招討由此言之則明宗以天成二年伐荆南明矣而世家以為三年則誤矣 李昊築成都羊馬城記粵若蠶叢啟國魚鳥羽化于滿山望帝開基靈復生於岷水其後兼併梁漢于晚巴賈徽騎奔馳會秦王于褒谷石牛來去關蜀路于劍門空驚化玉之徵寧獲奠金之利爰自朔分秦歷聲接華風代有雄豪迭為侯伯運當奇特子陽乘虎踞之機時遇非常元德負龍蟠之勢若乃張儀之經營版築役滿九年揚秀之壯觀崇墟功加一簣洎我唐臨御聖德昭融武威雷駭于百王文德日暉于四海惟茲益部扼彼叩關蒙王肆竊發之心坦淖苞狡焉之志時或窺吾卧鼓規我韜戎鸞孤學射之心飲馬沉犀之水玉帛子女漂流鑿齒之鄉珠翠綺羅散失雕題之域累朝是

忘逸樂深軫殷憂夢卜良臣空彈巨屏南康王以儒術柔服教習詩書燕國公以將畧威懷洋磨斧鉞息波瀾于錦水秋制度於羅城踰百雉之恒規補一隅之闕事往以元亨告變天祿中微髮門方轉其斗魁王氏遂分其鼎足既而莊宗繼絕皇祚中興靈旗西指於巴庸蜀主東朝于伊洛先帝以初復地土方懷遠人須仗權謀通曉勳威于是詔飛丹鳳召何晏于并門節立蒼龍封杜仲于并絳即我太尉侍中平原公分茅金闕受瑞彤庭帳移竹馬之邦輪輻木牛之路星馳十象霧廓三川公鎮臨之始年中興之四載也歲在丙戌春正月十有一日杖鉞而至無何暮月逆帥康延孝自普安竊兵叛亂矯詔窺覷犯我鹿頭營于縣眾情憂懼公意晏如飛羽檄以會兵伐林木而立柵於是精選將領分部熊羆電激妖巢火熏狡窟一鼓而元兇氣喪再攻而同惡疲顏擒鄧艾于轆中斬龐涓于樹下未幾先皇厭世今上纂圖聖政繼新睿思求舊不改山河之寄永繫社稷之臣一年而加珥貂再歲而申掌武將軍幕下列虎豹之爪牙丞相府中非鴻鵠之腹肯猶且力奉國家勤修職貢琛賚紫紵於劍棧苞茅勞于玉京東不絕書府無虛月公一旦詔將吏曰夫華陽舊國宇內奧區地稱

五代史記卷四十一 後蜀蒙

十一

陸海之珍民有沃野之利郭郭則樓臺疊嶂珠碧鮮輝江山則襟帶牽連物華秀麗不戒嚴陣是輕武備將沮豺狼之志須營羊馬之城封章上奏揆日量工分界繩基辨方畫址百城道壯呼之響答以雲來十萬貔貅令之風行以霧集杵聲雷震版級雲排王猛奮于城隅傳說飛鏃于巖下公問日巡撫役者忘疲周給米鹽均須牛酒如般五丁之力得踰三旬而成公以雞城雖設樓櫓於沃壤懸刁斗于天表其東南也直分象耳迥眺蛾眉雲霞歛吳楚之天烟水送黔夔之梅其西南也旁連玉壘平視金隄宵瞻火井之光曉望雪峯之彩其東北也樹遙雲頂氣鬱金堂雨收而疊障屏新霧薄而重巒畫暗其西北也襟袖廣漢肘腋天彭魚龍躍萬歲之池鷺鶴舞陽平之化其或碧鷄啼曉金馬嘶風擁旄旌以登臨觀山川之形勝有以見公心同軒鏡竄警鬼神手秉漢鈞鑄銖造化能於昭代樹此豐功都金甌為漏卮小鐵囊為凡器帝旨咨嗟王綸獎錄詔書勅知祥省所奏重修葺當府城池興功事俱悉卿寵分玉節榮鎮威遐僻之邦况屬年豐復當農隙既暫勞而永逸亦預



備于不虞益見廟謀允符朝寄公猶歸善于君讓功于  
下李仁罕趙廷隱張知業潘在迎等或鼎鍾盛族或書  
劍名門佩韃執弭以從戎憑軾襄帷而致理皆躬臨卒  
列統攝庶工無揚干之亂行絕趙羅之辭役明與晦息  
二月一日起工版築至三年正月八日畢手公再飛章  
上奏詔曰百堵皆興四旬而畢巨羅城而雲蓋引錦水  
以環流公家之事相業可觀備覽奏陳殊深嘉獎於以  
表綸綺褒揚之寵知朝廷倚注之恩四民喧闐于衙閭  
萬口號沸于階墀父老曰公侯政治神明慈如父母前  
年定延孝之亂今歲防蠻蠶之虞盡力城隍務安井邑  
功德在民憂勤報國安可不敘述休烈雕篆真珉公謂  
諸賓佐曰所修邊備式耀國威將欲罄臣節于一時彰  
帝猷于萬古殊非已力難過人情誰當游夏之才請紀  
見聞之事吳相門牢落堂構蕭條翁歸文武之材明時  
待問荀息忠貞之志暗室不欺寐酣而白鳳昂藏染翰  
而墨龍天矯嗟鄧禹秉鈞之歲雖慶承家陸機赴洛之  
年不堪觀國空餘壯節退下良居驅車幸返于故園提  
筆謬登于華館金臺玉帳敢差俊彦之肩綠水紅蓮獲  
繼鸚鵡之踵酷慙薄技莫贊雄猷杜征南以矜大平吳

五代史記卷之四十二 後蜀蒙 十一

沉碑漢水寶車騎以章明出塞勒碣燕山猶能炳著簡  
書發揚功業寧偕巨制永固坤維尚乏黃絹之辭執拂  
白圭之玷受恩稟命紀事表年魏 四年明宗將有事于  
魏乎不騫不崩何患於為陵為谷 南郊遣李仁矩責知祥助禮錢一百萬緡知祥覺唐謀  
欲困已辭不肯出久之請獻五十萬而已初魏王繼岌  
東歸留精兵五千戍蜀自安重誨疑知祥有異志聽言  
事者用已所親信分守兩川管內諸州每除守將則以  
精兵為其牙隊多者二三千少者不下五百人以備緩  
急是歲以夏魯奇為武信軍節度使分東川之閬州為  
保寧軍以李仁矩為節度使又以武虔裕為絳州刺史  
仁矩與東川董璋有隙而虔裕重誨表兄由是璋與知

祥皆懼以謂唐將致討自璋鎮東川未嘗與知祥通問  
于是璋始遣人求婚以自結而知祥心恨璋欲不許以  
問趙季良季良以謂宜合從以拒唐知祥乃許于是連  
表請罷還唐所遣節度刺史等明宗優詔慰諭之長興  
元年二月明宗有事于南郊加拜知祥中書令初知祥  
與璋俱有異志而安重誨信言事者以為璋盡忠于國  
獨知祥可疑重誨欲倚璋以圖知祥是歲九月董璋  
先反攻破閬州擒李仁矩殺之 冊府元龜與璋協謀令  
璋以本部軍先取閬州  
孟知祥攻閬州榜蓋聞皇王御下恩信乖而背離臣  
子事君猜忌生而權變固不可刮席以忍耻膠柱而移  
音開戶牖以啟戎長根芽而稔患以至舉戈問罪誓衆  
言征旁庇齊民式求多福知祥國朝懿威受命莊宗自

五代史記卷之四十二 後蜀蒙 十三

節制于西川選鼎移於東洛且以時變則變喪君有君  
因盡節而傾誠遂梯航而入貢五年之內發運無虛積  
數五十萬緡粗給中朝之費此則勵勤勞于天子欲表  
率乎諸侯宇內皆知人誰不見至于屢加官秩亦荷寵  
益兵搖動我軍民控扼我吭背頻將異議累具上聞冀  
所軫于懷柔希稍安于方面而朝廷不以為德轉深其  
疑竟乖魚水之歡自絕雲龍之契知祥與東川相公已  
聯姻好况密封圻朝聞雞犬之聲暮接笳鼓之響地里  
雖分于兩鎮人心何異于一家勢比同舟事資共濟今  
與東川點檢馬步軍十五萬人騎分路往武信利閬路  
黔夔等州問逐制置之由與興屯集之衆其行師法令  
別載條章務期安寧必無侵虐况王氏開國久霸成都  
東則鐵鎖于瞿塘北則泥封于大散自是子孫失守將  
相離心合在蜀之蒸人固未忘于霸主因衆多之感舊  
奮武鼓以開疆佇造四民各安其業然後花林步月錦  
水行春繁華何讓于此日 是月應聖節知祥開宴東北望  
再拜俯伏嗚咽泣下沾襟士卒皆為之歔歔明日遂舉



兵反是秋明宗改封瓊華公主為福慶長公主蜀構机長興元年二月南郊知祥加中書令改封其妻瓊華公主為福慶長公主

有司言前世公主受封皆未出降無遣使就藩冊命之儀詔有司草具新儀

乃遣秘書監劉岳為冊使岳行至鳳翔聞知祥反乃旋

明宗下詔削奪知祥官爵命天雄軍節度使石敬瑭為

都招討使夏魯奇為副知祥遣李仁罕張業趙廷隱將

兵三萬人會璋攻遂州別遣侯宏實將四千人助璋守

東川又遣張武下峽取渝州五代史時董璋作鎮東川已數年矣亦有雄據之意

會朝廷以夏魯奇鎮遂州李仁罕鎮閬州皆領兵數千

人赴鎮復授以密旨令制禦兩川董璋覺之乃與知祥

通好結為婚家以固輔車之勢知祥慮唐軍驟至與遂

州兵合則勢不可支吾遂與璋協謀令璋以本部軍先

取閬州知祥遣大將軍李唐師攻劍門殺璋守兵三千

人遂入劍門璋來告急知祥大駭遣廷隱分兵萬人以

東已而聞唐軍止劍州不進通鑑考異寶錄軍前奏今

利州入山路出劍門關外倒下殺董璋把關兵士約三

千人獲都指揮使齊彥溫大軍攻入劍門次又丙戌奏

今月十七日收下劍州破賊千餘人獲指使劉太又

蜀高祖寶錄已卯東川告急今月十八日北軍自白衛

嶺人頭山後過從小劍路至漢源驛出人頭入劍門

打破關寨掩捉彥溫及將士五百餘人遂相次構喚大

軍據關下營又龐福謝鍾相謂曰北軍昨來既得關寨

之後隔一日大軍會下至劍州而乃搬運糧食燒舍自

驚還奔關寨又十國紀年後蜀史王中宏贊暉襲陷劍

門癸酉攻焚劍州取糧還屯劍門已卯東川告急使至

成都知祥命牙內都指揮使李肇帥兵五千赴援董璋

自閬州帥兩川兵屯木馬寨先是龐福謝鍾相劍州

北來蘇寨開劍門陷懼北軍據劍州帥部兵千餘人由

劍道先董璋至劍州壁於衙城後士卒方食北軍萬餘

五代史記卷之四十一 後蜀世家 十四

人自北山馳下福誠等趨河橋迎擊之北軍小却福誠

率數百人夜升北山巔轉至北軍壁外大呼鏗命將

士以弓弩短兵急擊之北軍驚擾奔戈甲而遁喜曰使

鏗追襲之北軍退保劍門十餘日不窺劍州

唐軍急趨東川則遂州解圍吾勢沮而兩川搖矣今其

不進吾其易與爾十二月敬瑭及廷隱戰于劍門唐師

大敗張武已取渝州武病卒其副將袁彥超代將其兵

又取黔州孟知祥收黔州勝今月二十一日據峽路行

十七日將手下元戎兵士拋本州下水奔竄尋差衙隊

指揮使朱偓部領左右飛棹并諸指揮兵士乘戰船十

五隻往黔南安慰至今月二日午時回其黔南節度使

今見在梁溪團點元隨兵士及旋添水軍却有五百餘

人排比小戰船候寧江接應兵士到却欲歸復本州其

朱偓當日辰時部領戰船往梁溪襲逐至午時與賊軍

相見交戰越下水約百餘里至都頭殺獲賊軍一

百餘人斬黔南內外都指揮使郭太尉吳近思張瓊等

三下餘人奪得衣甲器械不少收獲牌印四副其黔南

節度使別携餘黨乘小舟沿流直下忠州竊以大舉舟

師遠征峽路旌鼓纓聞其下瀨雲檣尋指于上游連降

郡城繼收營監勢且捷於破竹聲有類于燕蓬今則更

閱捷書屢聞勝策况寧江軍以黔南為肘臂之地以渝

合為饋運之衢我已斷之彼何望矣節帥奔城而竄遁

裨將兼隊而追擒數俘馘以既多收鎧甲而亦二年正

月李仁罕克遂州夏魯奇死之知祥以仁罕為武信軍

留後遣人馳魯奇首示敬瑭軍敬瑭乃班師利州李彥

五代史記卷之四十一 後蜀世家 十五

珂聞唐軍敗東歸乃弃城走知祥以趙廷隱為昭武軍

留後李仁罕進攻夔州刺史安崇阮弃城走以趙季良

為留後是時唐軍涉險以餉道為艱自潼關以西民苦

轉饋每費一石不能致一斗道路嗟怨而敬瑭軍既旋



所在守將又皆奔城走

蜀鑑孟知祥增置營兵知祥陰有據蜀之志閱庫中得鎧甲二十萬置左右牙等兵十六營凡六千人分戍濱江諸州習水戰以備夔峽以趙季良為三州制置使李嚴為西川都監郭崇韜率蜀中富民輸犒賞錢五百萬緡晝夜督責有自殺者給軍之

五代史記卷之四十一 蜀蒙

往知祥奏夔忠萬三州已平請召戍兵還以省饋運帝不許重威帥其眾鼓譟逃歸帝命按其罪知祥請而免之長與元孟知祥割雲安鹽監隸西川知祥累表請割雲安等十三監隸西川以鹽直贖寧江屯兵許之長與元孟知祥兵陷忠萬夔州知祥以李仁罕為峽路招討使將水軍東畧地至夔州寧江節度使安崇阮奔鎮自均房逃歸又郭崇韜誅李紹琛反于蜀魏王繼岌使工部尚書任園討平之孟知祥討定餘寇蜀中羣盜猶未息知祥擇廉吏治州縣與民更始趙廷隱將兵分討羣盜悉誅之天成三年遣李仁矩如兩川詔令西川獻五十萬緡東川獻五十萬緡皆辭以軍用不足西川夏魯奇為武信節度使詔緡州刺史武度裕將兵赴洛又使安重誨之謀也又詔緡州刺史武度裕將兵赴洛又璋孟知祥大懼璋素與知祥有隙至是結為婚姻謀併力以拒朝廷遣兵築七寨于劍門孟知祥遣趙季良詣璋拒命璋遣兵築七寨于劍門孟知祥遣趙季良詣璋修好還言璋貪殘好勝終必為患知祥與璋上表言兩川聞朝廷于閬中建節綿遂益兵無不憂恐詔書慰諭

之璋表武度裕兼行軍司馬因之府廷又閱集民兵皆剪髮黥面復于劍門北置永定關布列烽火兩川節度使董璋孟知祥連兵反璋擊閬州知祥謀於趙季良請以東川先取遂聞然後併兵守劍門知祥從之遂使約董璋同討之孟知祥遣李仁罕圍遂州使石敬瑭為招討使夏魯奇副命高敬柔帥資州義軍二萬築長城環之魯奇遣馬軍都指揮使文通出戰文通以眾降于仁罕董璋攻利州利州不克知祥聞之曰北破關中其眾降于仁罕董璋攻武信今風逝去吾獲倉廩據漫天正欲徑取利州其帥不救武信今董公僻處閬州遠奔劍閣非計也漫天寨名在利州孟知祥遣張武將水軍趣夔州武至渝州刺史張環降之遂取瀘州遣朱偓分兵趣黔州孟知祥官爵并討之石敬瑭襲劍門克之王宏贊等破劍州退保劍門石敬瑭入大散關王宏贊等引兵出頭山後過劍門之南殺東川兵三千人據而守之宏贊等破劍州而大軍不繼乃焚其廬舍取其資糧還保劍門人頭山在利州昭化西孟知祥遣李肇據劍州趙廷隱自遂州

五代史記卷之四十一 蜀蒙

將兵會屯劍州李筠向龍州董璋將兵屯木馬寨知祥聞劍門失守大懼曰董公果誤我矣遣李肇將兵五千赴之戒之曰爾倍道兼行先據劍州北軍無能為也又遣使詣遂州令趙廷隱將萬人會屯劍州又遣李筠將兵四千趣龍州守要害董璋自閬州將兩川兵屯木馬寨先是西川牙內指揮使龐福誠謝錙屯來蘇村聞劍門失守相謂曰使北軍更得劍州則二蜀勢危矣遠率部兵千餘人問道趣劍州始至官軍萬餘人自北山大下會日暮二人謀曰眾寡不敵速明則吾屬無遺矣福誠夜引兵數百升北山大譟于官軍營後錙餘眾操短兵自其前急擊之官軍大驚空營遁去復保劍門十餘日不出孟知祥聞之喜曰吾始謂宏贊等克劍門徑據劍州堅守其城或引兵直趣梓潼公必棄閬州奔還我軍失援亦須解遂州之圍如此則內外受敵兩川震動勢可憂危今乃焚毀劍州運糧東歸劍門頓兵不進吾事濟矣木馬寨距劍州十里來蘇近劍門小路北官軍將襲龍州為西川潘福超等所敗董璋遣前陵州刺史王暉將兵三千會李肇等分屯劍州北山趙廷隱陳進屯劍州不利退屯劍門敬瑭屯劍州北山趙廷隱陳



兵於牙城後山李肇王暉陳于河橋敬瑄引步兵進擊  
廷隱廷隱善射者五百人伏敬瑄歸路按甲待之矛  
稍欲相及乃揚旗鼓擊之斬百餘人敬瑄又使騎兵  
衝河橋李肇以強弩射之騎兵不能進薄暮敬瑄引去  
廷隱引兵躡之與伏兵合擊敗之敬瑄還屯劍門詔遣  
安重誨督征蜀諸軍石敬瑄本不欲西征及重誨西出  
乃累表論奏以為蜀不可伐明宗頗然之長興二年孟  
知祥兵陷遂州守將夏魯奇死之魯奇有廟在遂寧府  
召安重誨還石敬瑄引兵遁歸兩川兵追之陷利州石  
敬瑄以遂州既降糧運不繼燒營北歸軍前以告孟知  
祥知祥匿其書謂趙季良曰北軍漸進奈何季良曰不  
過綿州必遁知祥問其故曰我逸彼勞彼懸軍千里糧  
盡能無遁乎知祥大笑以書示之兩川兵追敬瑄至利  
州李彥琦奔城走兩川兵入利州知祥以趙廷隱為昭  
武留後遣兩川明宗憂之以責安重誨重誨懼遽自請  
將吏還論本鎮

五代史記卷之四十五 後蜀蒙 六

誨行至三泉被召還又朱宏昭傳云石敬瑄伐蜀久無  
功明宗遣安重誨督軍重誨至鳳翔宏昭迎謁禮甚恭  
宏昭即奏言重誨怨望又陰遣人馳告敬瑄使拒重誨  
會敬瑄以糧餉不繼遂燒營返軍重誨亦以被讒召還  
得罪由是言之則是非敬瑄軍既旋而重誨亦以被讒  
而後重誨請行也世家之說誤矣 而重誨亦以被讒  
得罪死明宗以謂致知祥等反由重誨失策及重誨死  
乃遣西川進奏官蘇愿進奉軍將杜紹本西歸招諭知  
祥具言知祥家屬在京師者皆無恙知祥聞重誨誅死  
而唐厚待其家屬乃邀璋欲同謝罪璋曰孟公家屬皆  
存而我子孫獨見殺我何謝為知祥三遣使往見璋璋  
不聽蜀鑑安重誨以讒誅遣西川進奏官蘇愿果州軍  
將劉澄各還本道諭以安重誨專命與兵今已伏  
辜孟知祥遣使告董璋欲與之俱上表謝璋怒曰孟公  
親戚皆完璋已族滅尚何謝為由是復為怨敵孟知祥

遣李肇守利州昭武留後趙廷隱請兵于孟知祥欲以  
取興元及秦鳳知祥不許廷隱以頃在劍州與李肇同  
功願以昭武讓肇知祥褒諭 乃遣觀察判官李昊說璋  
不許廷隱三讓知祥從之 璋益疑知祥賣已因發怒以語侵昊昊乃勸知祥攻之  
而璋先襲破知祥漢州知祥遣趙廷隱率兵三萬自將  
擊之陣雞距橋知祥得璋降卒衣以錦袍使持書招降  
璋璋曰事已及此不可悔也璋軍士皆諫曰徒曝我于  
日中何不速戰璋即麾軍以戰兵始交璋偏將張守進  
來降知祥乘之璋遂大敗 五代史補知祥與董璋有隙  
之來也以為送死諸將兩端李昊為知祥判官深憂之  
及將戰知祥欲示閑暇自書一字以遺董璋無何舉筆  
輒誤書董為重字不悅久之昊在側大喜且引諸將賀  
于馬前知祥不測曰事未可測何賀耶昊曰其董字艸

五代史記卷之四十五 後蜀蒙 十九

下施重今大王去草書重是已無頭此必勝之兆也於  
是三軍欣然一戰而董璋敗 九國志張公鐸太原樂  
平人父頊唐儀州兵馬使公鐸身長七尺個儻有節義  
好文史之學知祥為北京留守鐸為親從及出鎮成都  
補為牙校從高徽柔迎公主于晉陽轉義勝定遠都知  
兵馬使董璋舉兵襲我廣漢先鋒兵將至成都公鐸率  
諸軍從知祥並戰於雞蹤橋我師不利公鐸率所部兵  
力戰直衝其腹璋兵大敗梓州平以功授簡州刺史遷  
奉聖控鶴都指揮使知祥病公鐸與趙季良趙廷隱李  
肇等同受遺命輔政和襲位授保寧軍節度使為政嚴  
猛寮吏畏憚時承前蜀之弊獄訟繁多案牘堆積公鐸  
量其所犯隨意裁決無不稱當在任六年民被其惠先  
是蜀邑連歲多通租公鐸詰其由乃豪民猾胥乾沒賦  
稅時令佐已有受代者公鐸悉勒止之令盡徵其租而  
後解由是不數月徵錢糧數萬貫解時論以為嚴而不  
殘遷寧江軍節度使公鐸取下嚴正宿衛二十餘年宮  
禁寧謐初染心疾視憂之為玉局洞開靈寶 走過驚鴈  
壇親署青詞以醮焉廣政八年卒年六十二 橋麾其子光嗣使降以保家族光嗣哭曰自古豈有殺



父而求生者乎寧俱就死因與璋俱走知祥遣趙廷隱追之不及璋走至梓州見殺光嗣自縊死知祥遂并有

東川五代史長興元年冬唐軍伐蜀至劍門二年以遂

乃自領東西兩川節度使蜀檣机孟知祥擊東川全

有蜀地長興三年董璋襲西川克漢州董璋會諸將謀

襲成都皆曰必克前陵州刺史王暉曰劍南萬里成都

為大師出無名必無成功璋不從孟知祥遣潘仁嗣將

三千人詣漢州謂璋遂克漢州孟知祥遣趙廷隱拒董璋

大敗為璋所擒璋遁走克漢州孟知祥遣趙廷隱拒董璋

知祥出與璋戰璋遁走克漢州孟知祥遣趙廷隱拒董璋

季良守成都自將兵八千趣漢州至彌牟鎮趙廷隱拒董璋

于鎮北遲明延隱陣于雞蹤橋璋望西川兵勝趙廷隱拒董璋

武侯廟下璋帳下驍卒大諫曰日中曝我輩何為何不

速戰璋乃上馬前鋒始交東川張守進降于知祥言璋

兵盡此無復後繼當急擊之知祥登高冢督戰毛重威

李敬瑄守雞蹤橋趙廷隱三戰不利知祥懼以馬箠指

後陣張公鐸率眾大呼而進東川兵大敗死者數千人

五代史記卷第百零二 後蜀蒙

二十

擒其親兵八十餘人璋拊膺曰吾何依乎與數騎遁去  
餘眾七千人降知祥引兵追璋至武侯津趙廷隱追至  
赤水赤水在漢州東彌牟鎮有武侯八陣圖雞蹤橋在  
彌牟鎮武侯津在彌牟水李膺益州記云昔有人姓侯  
兄弟五人住此水側皆武勇殷富俗人呼為五侯水董  
璋歸東川王暉殺董璋降於知祥知祥入梓州遂定東  
川鑑誠錄長興初孟蜀高祖與東川董大尉璋初為  
睦隣之知後結姻親之國兵車不問玉帛交馳縱有是  
非未至深信因請節度副使趙僕射季良持禮至彼探  
其機宜董與趙有寄托之知懷魏都之舊及節副詐陳  
衷素董公盡罄血誠既而西歸備得其事高祖問曰公  
度董公作畧畢竟如何節副對曰董公為人豺狼之聲  
狗鼠之行率微暴斂好殺惡生其志剛強不量人事用  
兵好勝不達天時余聞豺狼常有野心狗鼠亦無定度  
率微暴斂好殺惡生其志剛強不量人事用  
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此之是也而且朝令夕改  
坐喜立憤兵有門心將無戰意方今以小謀大斃民惠  
奸有窺四海之心終作西川之患而又言中取事語下  
失機料其訓練兵師完葺城壘招我將健控我使臣必  
行雷電之機不顧山河之誓高祖聞所敷陳深納其言

至長興三年四月二十八日果與狂孽直犯漢州是時  
高祖親統全師合戰于雞蹤橋之野董璋大敗我將軍  
趙廷隱擒其將元瑱董光演等八十餘員奪甲馬五百  
餘匹斬首一萬獲其九城梓帥與其子光嗣拍膺而奔  
斬首級遂定方隅然自璋死知祥卒不遣使謝唐唐  
樞密使范延光曰知祥雖已破璋必借朝廷之勢以為

兩川之重自非屈意招之彼亦不能自歸也明宗曰知

祥吾故人也本因間諜致此危疑撫吾故人何屈意之

有先是克寧妻孟氏知祥妹也莊宗已殺克寧孟氏歸

于知祥其子瑤留事唐為供奉官明宗即遣瑤歸省其

母因賜知祥詔書招慰之冊府元龜長興三年五月東

使范延光等奏曰荆南所奏兩川事宜雖未有與元奏

報此事的不憑虛虛臣等料孟知祥若兼有兩川雖除心

五代史記卷第百零二 後蜀蒙

三

腹之患然其軍眾皆吾將士寧不思歸知祥縱若專制  
制諸軍然陛下苟不能屈意招撫彼亦無由革面帝曰  
知祥予故人也以城臣間諜致此危疑撫吾故人何屈  
意之有即令供奉官李瑤使西川賜知祥詔曰省洋州  
及興元奏探聞得董璋把截劍門關路不通利州與西  
川往來兼稱董璋自領徒黨侵逼西川管界西川與西  
兵士禦備其利州人情不安未可知兩川的實音耗等事  
朕聞天惟福善神必禍淫元鑒昭然冥符定矣故積功  
累仁者無所不濟窮兵黷武者未或不亡是以齊國尊  
周終全霸業吳王伐越自取喪亡畧驗古今足分成敗  
卿時推問傑世仰全才知治亂于未萌測安危于未兆  
首參締構再復宗祧英謀迥掩于未萌測安危于未兆  
甫論功為最錫壤居先自居守于北門往鎮臨於西蜀  
安民有術撫眾多思方靜治于邕城期永扶于鳳閣董  
璋比膺朝寄薦領戎旂會無犬馬之勞但縱豺狼之性  
頃歲潛懷逆節密設奸機志欲兼并懇謀問謀始奏卿  
之得失知朕不容後說朝廷之短長圖卿相信只憑詭  
詐便欲侵吞欲西犯于蜀川遂東窺于閬郡不煩覲  
可驗包藏亂常之罪惡既彰伐叛之刑書難赦朕乃覽



求良帥殄滅兇渠此際尋委卿兼都東川行營供饋應  
接使方倚仗于戚藩俄阻艱于寇境路岐雖隔情好如  
初中間令進奏官蘇愿及進奉軍將杜紹本等相次歸  
還令傳詔旨想其到彼備遠予懷卿料敵多方折衝有  
備雖深嫉惡猶示睦隣尚抑驍雄觀其釁隙而董璋果  
然顛蹶盡露奸邪初控扼于劍門遠觀其釁隙而董璋果  
若此滅族非遙卿可嚴誡師徒妙擘籌畫按茲良便速  
殄元兇族亦尋遣軍前徑臨境上為卿特角扼賊咽喉  
佇掃蕩于氛霾復流通於信使當單異渥式獎殊功卿  
宜慎固遠圖秉扶大節保君臣之重義成家世之美名  
况卿骨肉至多邱園在此自來存問並得安全可表朕  
之倚卿所冀卿之為朕佇觀英斷定集大勳豈惟只委  
于節旄長居貴盛兼俟別領于綸綍更廣外甥李瓌齋  
分始終可鑒其為春注無忘寐與今遣卿外甥李瓌齋  
詔慰諭想當知悉 朕誠錄明宗遣供奉官李僕射馳  
已勅軍前俾其犄角高祖復請近與逆賊董璋小間交兵  
陳本末事聞上聽宣示百僚中外咸知莫不驚駭其奏  
狀曰伏以故東川節度使董璋與臣為隣從初不睦常  
厚誣于表疏每深間於朝廷欲竊兵權來并土宇及審

五代史紀事本末 後蜀蒙

不或物論難從臣合此時奮擊驍雄誅殛奸宄  
尋下翠華外駐黃屋未安捨亦何傷克之不武用是  
益勞宵旰因議寢停雖隱忍以多年且參商而終日其  
後美臣安重誨特承君寵恣弄國權窺劍外之有萌示  
之言恐眾怒而難犯是與董璋愛以暫合而不同雖  
王帛之交馳豈其難犯是與董璋愛以暫合而不同雖  
飛颺必當掃珍其董璋之相類誠知蘊蓄且務包容儻敢  
甲五月一日驟入漢州臣其日先差昭武軍節度兵馬  
留後兼左廂步軍都指揮使趙廷隱總領三萬人騎發  
次新都臣自統領軍都親軍二萬人騎繼之俱列營于  
彌牟鎮北至三日詰旦結其大陣俟勦元兇其董璋至  
午時敢領妖徒來當鋒銳臣則親驅戈甲趙廷隱手奮  
鼓旗一擊而魚潰離四合而豕分蛇斷斬首一萬餘  
級執俘八千餘人下指揮使都頭使元瑛衙內副都  
指揮使董光演及以下指揮使都頭使元瑛衙內副都  
馬五百餘匹收獲衣甲器械十餘萬餘人指揮使董光  
尋令搜捉併盡其董璋只與親男衙內都指揮使董光  
嗣并從騎二人罄馬而奔弃甲而遁撫隻輪而掩泣視  
亂轍以感哀鳥江之死所不遜赤壁之慙顏更厚臣幸

以疾雷之勢破其急電之機臣便統領大軍壓背追襲  
其董璋至四日已時走入東川至午時有前陵州刺史  
王暉知巢巢之已傾險城池之不守梟斬董璋父子首  
級將次迎獻軍門徑進師徒收攻城壘平定一方之眾  
止于四日之間莫不遐仗皇威戡除隣穢臣方以自違  
君命未達臣誠捷音雖審其風馳奏疏未遑于羽插豈  
謂皇帝陛下才聆動靜遽軫憂勞遣使臣特頒明詔  
諭董璋之奸罪勉微臣以削平仍勅軍前俾施犄角並  
得暗合方畧顯應神機更無唇齒之虞永荷股肱之寄  
所以舉子勾龍逢獻賀詩曰唇齒論交歲月長豈期  
率意忽顛狂元戎統領三軍戰巨孽奔衝一陣亡莫訝  
潼江剛入寇都緣錦浦合興王武功蓋世光前後堪向  
青編萬 知祥兼據兩川以趙季良為武泰軍留後李仁  
罕武信軍留後趙廷隱保寧軍留後張業寧江軍留後  
李肇昭武軍留後季良等因請知祥稱王以墨制行事  
徐光溥請行墨制疏我蜀被山帶江足食足兵實天下  
之強國也我公本仁祖義允武允文乃天下之賢主也

五代史紀事本末 後蜀蒙

以我公之賢拓土開制取威定伯固得其宜矣而况內  
則有紅蓮上客參帷帷之謀外則仗細柳將軍奇斧錢  
之任率土之內足可保磐石之固泰山之安顧惟冗賤  
何補高明但念智者百慮必有一失愚者百慮必有一  
得狂夫之言聖人擇之樵童之歌哲王聽焉竊以惟賞  
與刑國之利器懲惡勸善君之要權不可偏行尤須具  
舉歷觀往典備致前規或王命而不可不通或公室以多難  
列國率問于專制諸侯或可以從權苟有利於生靈又  
何辭於通變昔來欽鄧禹擅命於征伐之間蜀主岐王  
承制於隔絕之問事俱非已實欲安人昨隣近諸藩間  
謀上國有虎視之問事俱非已實欲安人昨隣近諸藩間  
動搖生聚况我公恒修貢職不虧楚子之茅遠構譏邪  
竟擲罪會參之村以至兩川敵血合從連衡列校齊心奉  
辭伐罪今則旋平狡穴漸拓鴻基立功者悉望昇榮向  
化者皆思敘進方屬路途有阻恩信未通二星不見于  
雲霄三蜀久慙于雨露將期勸善即在報功疇庸合議  
于策勳列爵宜遵於故事自今以後若且行墨制以布  
賞允協稱 議未決而瓌至蜀知祥見瓌倨慢九月瓌自  
霸之宜



蜀還得知祥表請除趙季良等為五鎮節度其餘刺史

以下得自除授又請封蜀王且言福慶公主已卒明宗

為之發哀遣閤門使劉政恩為宣諭使政恩復命知祥

始遣其將朱滉來朝四年二月癸亥制以知祥檢校太

尉兼中書令行成都尹劔南東西兩川節度管內觀察

處置統押近界諸蠻兼西山八國雲南安撫制置等使

遣工部尚書盧文紀冊封知祥為蜀王冊府元龜九月

先賜金盤蓋注子鈔羅孟子等又奏福慶長公主以今

年正月十二日薨兩川因環而通也環太祖弟忻州刺

史克寧子也克寧事見莊宗實錄克寧妻孟氏知祥之

妹克寧既誅歸孟氏時從知祥在蜀朝廷既聞知祥殺

董璋收復東川無人通信乃令李瓌省母因齎詔慰諭

瓌具陳朝廷相厚之意知祥復稱藩如初自此驕倨不

法矣甲辰先遣供奉官陳延矩往遂合等州值董璋叛

隔在西川至是延矩李瓌同來齎到孟知祥表三道一

謝昭雪一請酬獎破董璋立功將較趙季良等五入乞

加節鉞一部內刺史令錄官員乞許行墨制乙已遣閤

門使劉政恩充西川宣諭使與知祥詔曰省所奏東川

董璋爰自為隣從初不睦嘗厚誣于疏表每深問於朝

廷欲竊兵權來并土宇忽去年四月二十八日暴興兵

士至五月一日驟入漢州尋差馬步都指揮使兼知武

信軍節度留後李仁罕右廂馬步都指揮使兼知寧江

軍節度兵馬留後張知鄴衙內都指揮使兼知昭武軍

留後李肇等各于界分警備又令副使權知武泰軍節

度留後趙季良在府巡守其左廂馬步都指揮使兼知

朕以董璋位列山河名將相全味輸忠事主以禮睦

兵權奸計未成賊機尋露既無間于構惑惟有志以攻

以禦衝侯落穀中即加前撲若居度外且示協和而董

璋果出妖巢暴興叛黨忽犯成都之境驟踰漢郡之疆

蟻聚蜂屯鷓鴣張豕突謂錦川而可取謂天網而可逃

以禦衝侯落穀中即加前撲若居度外且示協和而董

璋果出妖巢暴興叛黨忽犯成都之境驟踰漢郡之疆

蟻聚蜂屯鷓鴣張豕突謂錦川而可取謂天網而可逃

以禦衝侯落穀中即加前撲若居度外且示協和而董

璋果出妖巢暴興叛黨忽犯成都之境驟踰漢郡之疆

蟻聚蜂屯鷓鴣張豕突謂錦川而可取謂天網而可逃

以禦衝侯落穀中即加前撲若居度外且示協和而董

璋果出妖巢暴興叛黨忽犯成都之境驟踰漢郡之疆

蟻聚蜂屯鷓鴣張豕突謂錦川而可取謂天網而可逃

以禦衝侯落穀中即加前撲若居度外且示協和而董

璋果出妖巢暴興叛黨忽犯成都之境驟踰漢郡之疆

蟻聚蜂屯鷓鴣張豕突謂錦川而可取謂天網而可逃

以禦衝侯落穀中即加前撲若居度外且示協和而董

璋果出妖巢暴興叛黨忽犯成都之境驟踰漢郡之疆

蟻聚蜂屯鷓鴣張豕突謂錦川而可取謂天網而可逃

以禦衝侯落穀中即加前撲若居度外且示協和而董

璋果出妖巢暴興叛黨忽犯成都之境驟踰漢郡之疆

蟻聚蜂屯鷓鴣張豕突謂錦川而可取謂天網而可逃

以禦衝侯落穀中即加前撲若居度外且示協和而董

璋果出妖巢暴興叛黨忽犯成都之境驟踰漢郡之疆

蟻聚蜂屯鷓鴣張豕突謂錦川而可取謂天網而可逃

以禦衝侯落穀中即加前撲若居度外且示協和而董

璋果出妖巢暴興叛黨忽犯成都之境驟踰漢郡之疆

蟻聚蜂屯鷓鴣張豕突謂錦川而可取謂天網而可逃

以禦衝侯落穀中即加前撲若居度外且示協和而董



金湯之利可驗包藏朕乃尋遣近臣徑齋明詔示其情  
角表此招懷仍許優恩別傳密旨果聞卿意備體余懷  
即決遠圖亟回英斷驅銳旅而既殲寇黨取危城而方  
勦渠魁爰効至忠克全大節盡傾衷素疊貢封章併祛  
往日之疑襟細述此時之戎事大朝正朔奉之不渝列  
鎮規程守之無易仍厚支其館穀濟隔過之王人載認  
恭勤益明尊獎向來外誤得以平持今後協和自然悠  
久魚水之情宛在山河之任永居足保勳榮轉期富貴  
至于封賞固不食言凡此繁文更宜宣力嘉歎之外注  
賜斯深 又長興四年二月戊午帝對西川進奉使朱  
泚于中興殿因問知祥比日何如對訖百寮稱賀癸亥  
制推忠再造致理功臣劍南西川節度管內觀察處置  
統押近界諸蠻兼西山八百雲南安撫制置等使開府  
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中書令行成都尹上柱國清河  
郡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戶食實封一百戶孟知祥可  
依前檢校太尉兼中書令行成都尹劍南東川西川節  
度管內觀察處置統押近界諸蠻兼西山八百雲南安  
撫制置等使仍封蜀王加食邑一千五百戶賜忠貞佐  
國保大功臣四月庚午正衙命使冊西川節度使孟知  
祥為蜀王 五代會要長興四年二月封東西兩川節

五代史記卷第百零四 後蜀世家 三

度使孟知祥為蜀王 唐封孟知祥蜀王冊文朕祗受  
天眷度荷帝圖敷大信而仰法昊穹秉至公而俯臨億  
兆彰善瘴惡必分涇渭之流崇德報功敢忘山河之誓  
其有榮華聯戚里任重侯藩佐白水而中興為王家而盡  
節雖旁綠註誤而竟保忠貞疏鑿未通朝海之波瀾暫  
阻氛霾既定拱辰之光曜如初表章皆驗於推誠琛寶  
遠修於述職得不顯其丹赤懋以旌酬益敦魚水之歡  
永契君臣之遇爰求吉日乃降徽章爾孟知祥五虎佐  
天三山鎮地七年乃辨真為梁棟之材十德俱全信是  
琮璜之器先皇帝經綸八極濟活兆人李通首術其緯  
書鄧禹常參於霸業同心同德竟扶歸馬之朝不伐不  
矜周恃濯龍之寵洎朕纂承鳳紀緊爾鎮守龍城鐵石  
深堅菁茅不匱山川險絕每度向日之心玉帛駿奔來  
助郊天之禮有臣若此當代何加董璋久作厲階終萌  
逆節既辜恩于覆載欲嫁禍于勳賢豐以封章疏其隣  
道度劉我生聚離間我忠良爾外示叶同潛懷憤激衷  
聲言而誘諭彼既不回伺伺良便以誅鋤乃期自雪以至  
敢驅叛黨徑逼仁封吹虺毒以傷人奮豺牙而暴物爾  
則妙施成算竟出全師擊鼓纔鳴旋聞落爪窠巢自潰  
已致墜臍梓州之妖氣風驅涪水之狂波鏡淨解吾宵

肝賴爾翰鈴固當銘在景鐘豈止光于信史况復備輸  
懇款益驗傾度叙魯館之負緣述沛中之舊事深心可  
見亮節斯彰不有疾風焉知勁草倘無異數曷報崇庸  
由是並築將壇顯陞王爵兼兩藩之奧壤啟一字之真  
封仍循益地之通規別改旌功之懿號賜之於錢冊以  
輅車雖加等之寵光爾皆不忝在睦親之義分予亦無  
慚於戲天鑒甚明為善者降之福祉君恩不黨立勳者  
厚以獎酬惟敬慎乎始終可延長于富貴勉承兌澤永  
東西兩川節度使管內營田觀察處置統押近界諸蠻  
兼西山八百雲南安撫制置等使仍封蜀王加食邑一  
千五百戶實封二百戶改賜忠貞匡國保大功臣散官  
勳如故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主者施行 五代史  
纂談今按盧文紀傳文紀雖嘗為工部尚書自後左遷  
當使蜀時乃 而趙季良等五人皆拜節度使唐兵先在  
蜀者數萬人知祥皆厚給其衣食因請送其家屬明宗  
詔諭不許再遣李瓌奉使劍南初帝見羣臣于端明殿

五代史記卷第百零四 後蜀蒙 三

定兩川及班師留兵五千人鎮守自後安重誨僭釀兵  
變欲圖兩川每除授川中刺史必以兵從小郡不下五  
百人及董璋先留東川兵士我之精甲不下三萬人赴鎮遂  
州州孟知祥先留東川兵士我之精甲不下三萬人赴鎮遂  
趙廷隱李仁罕李肇等皆吾之將較也知祥自補授藩  
鎮知祥既敗董璋兼東川亦不遣復以聞泊李瓌往宣  
詔旨知祥驕矜自恃乃上章云臣當道先隔留川中兵  
士乞發遣家口骨月來入川今再遣李瓌與知祥詔曰  
屯軍都將士等當府已厚給衣糧盡令優足其指揮都  
頭各隨職次悉已安排雖因事以在川固係籍而為國  
但念各有家口骨月在本管軍營居此者已有生涯在  
彼者幸無離懸伏乞勅見在營幕放前伴將士家口入  
川等事俱悉切自勸起梓綿災延巴蜀由茲奸賊累我  
蓋臣阻滯澤以不通構猜嫌而莫解果招神感自就天  
誅卿有勇有謀克忠克孝雖偶遭絀誤而每切推崇率  
師徒而繼殄隣兇貢表章而尋輪臣節兼以諸方戍卒  
皆厚給于衣糧數道王人亦優加于供侍周勤若是嘉  
歎良深并奏人名已係兵籍朕既推誠而待物卿方盡



率以事君卿安即是朕安在彼何殊在此所謂家眷東  
地更乞發遣西行既覽奏陳固議允尋命宜茲表意  
彼與言皆以久抱睽離極思團聚但以舍茲九族就  
拋棄尤難又知已有生涯恐甚苦而松柏邱園之戀  
經戰門必有殺傷既難輕議于往來兼恐不知其存沒  
切恐去不相見往無所依轉令兩地之困空盡致一家  
之沉沒聞茲哀訴又可憫懷其如口數頗多地里極遠  
如或正身自來般取即應此輩不貯憂疑卿可體彼人  
情詳茲物理妙加籌度貴叶便宜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知祥別表兩川部內將較州縣官員緣地里遙遠一時  
奏報不暇乞許臣權行墨制除補訖聞奏與知祥詔曰  
據所奏以文武之將寮希尺寸之官賞請卿自稱王爵  
權行制書卿以未經先奏於宸聰不欲便加於衆意却  
緣熊羆之武旅懷鐵石之壯心或立功須加爵賞難  
以具排官氏繁奏聖聰敢希顯降明文許行墨制亦自  
朝廷之成命委藩翰以奉宣凡有施行後當聞奏免憂  
迢遞庶從便宜等事具悉卿等最親最舊不溢不驕爰  
自中興夙參佐命厥大權而不處守高節以自全成茲  
令名標於信史泊摠茲千乘鎮彼一隅不將富貴爲心

五代史記卷第四上 後蜀世家 三六

惟以邦家是念盡血誠而推戴竭土產以貢輸每念忠  
良正深繫賴忽被董璋之逼迫遠令蜀郡以攜離雖外  
合元兇而內全大節文翰每深于恭敬使臣盡厚于接  
延兼聞會興議于東川欲拜章于北關彼既說此難  
獨行察卿此際之誠契朕從初之料今則詔書纔降章  
表繼來阻推勸之衆情高辭王爵執變通之獨見遠貢  
臣誠去假號而就真封抑異端而全大計非卿不能斷  
此意非朕不能悉此心載閱數陳備詳披瀝自然可久  
可大傳子傳孫長爲一面之藩維永作四方之表式其  
文武將寮等或武有折衝之術文多經濟之材咸能贊  
佐元戎削平大勳功勳顯著酬獎必行所請權行制書  
貴從宜便雖隨方設教叶遠蕃衆庶之情而引古證今  
異本朝全盛之事切念道途久絕人使繞通在朕方務  
于緩懷于卿固無干愛惜緬思盡節必認注心自今以  
後或陞諸道應節度使刺史并州縣官軍府文武將吏  
等或陞諸道應節度使刺史并州縣官軍府文武將吏  
施行訖奏朝廷更不除人豈惟叶被權宜抑亦表吾委  
任故茲詔示想宜知悉知祥別表又奏大將軍趙季良  
李仁罕趙廷隱張知鄴李肇等五人并有破董璋之大  
功臣已權備充五鎮兵馬留後伏乞正授節旄者與知

祥詔曰據所奏節度副使知武泰軍節度兵馬留後趙  
季良馬步諸軍都指揮使知武信軍節度兵馬留後趙  
仁罕左廂馬步都指揮使知保寧軍節度兵馬留後趙  
延隱右廂馬步都指揮使知寧江軍節度兵馬留後張  
知鄴衙內馬步都指揮使知昭武軍節度兵馬留後李  
肇等臣各已簡署列藩委之共領伏乞特須詔令各降  
真恩倘蒙委以節旄則望付臣宣賜仍希眷澤各轉官  
階等事俱悉卿前鎮彼遠方迫于近患欲作婉成之計  
須爲苟合之容果中含宏自貽誅戮趙季良等體卿忠  
孝感卿撫綏或獻謀于帷幄之間或効勇于鼓旗之下  
賴茲奮發致彼廓清今則纔剪兇徒尋輸忠節雖知祥  
之通變亦季良之贊成况彼皆是重藩並難虛位言念  
數子參佐一心不惟功合獎酬兼亦材堪任使但能致  
理何爽從權所委留司悉諸朕意應希渥澤並可允俞  
但緣卿自建大功未加殊寵即俟相次便與施行其旌  
節官告等更不差使頒宣亦便委卿分付所乞墨制已  
從別詔處分故茲詔示想宜知悉便令李璋押賜晉國  
雍順長公主祭贈絹三千疋及賜知祥玉帶等物知祥  
下境內教取威定霸乃公侯權變之方舍爵策勳乃皇  
王敘酬之典其或兵屯萬旅地廣三川周環列國之山

五代史記卷第四上 後蜀世家 三六

河奄有全蜀之封部倘不從權而狗衆則稽錄効以報  
功今稟命于中朝得專制而行賞但念承世家之餘慶  
受旌錢之殊榮自領成都于茲半紀窮奢極侈固斷意  
而不爲講武教民在安邊而有作往歲方勤述職務保  
永圖不幸諸藩構成深隙此際主兵將帥爭陳排難之  
功運策資僚咸展出奇之畧因與武旅分蕩渠魁累破  
竹以焚枯連開疆而拓土其畧因與武旅分蕩渠魁累破  
著勳勞豈忘獎答又昨聖上以顯分忠仗遂降冊封殲  
岳帶河銘大君之異寵輅車珠冕表列國之殊榮仍示  
優崇俾行墨制自上藩方之任下及州縣之官凡黜陟  
幽明許先行而後奏自可保不僭不濫之典賞立功立  
事之人必無患于不均庶有觀於允當布告遐邇咸使  
聞知十一月明宗崩明年閏正月知祥乃即皇帝位國號  
蜀應鑑長興四年以孟知祥爲東川節度使蜀王閔帝  
薨朝廷遣使來歸冊贈晉國雍順長公主六月進封  
蜀王承制行賞諸將進秩有差九月葬長公主於星宿  
山四年二月命修王建墓禁樵採三月宴府僚於王氏  
宣華苑因謂左右曰使行不荒于政有賢臣輔之繼及



小子豈能遠取邪趙季良曰亦天時也不有所廢君何  
以與知祥大喜九月立三廟十一月明宗崩制服大臨  
五年正月黃龍見健為白鵲集玉局苑白龜游宣華苑  
季良上表陳符瑞率百官勸進知祥曰德薄不足辱天  
命以蜀王而老於孤足矣季良曰將士大夫盡節效忠  
於殿下止望攀鱗附翼今不正大統無以足軍民推戴  
之心閣正月二十八日遂以趙季良為司空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門使王處回為樞密使李昊為翰林學士  
蜀將抗以季良守司空平章事李仁罕為衛聖諸軍馬  
步指揮使趙廷隱張業為左右匡聖步軍都指揮使  
三月唐潞王舉兵于鳳翔愍帝遣王思同等討之思同  
兵潰山南西道節度使張虔釗武定軍節度使孫漢韶  
皆以其地附于蜀 五代史張虔釗遼州人也初為太原  
世界補左右突騎軍使明宗素聞虔釗有將帥才及即  
位擢為護駕親軍都指揮使領春州刺史天成中與諸

五代史卷之四十五 後蜀世家 三

將圍王都于中山大敗契丹于嘉山下及定州平以  
功授滄州節度使移鎮徐州長興中為山南西道節度  
使兼西而馬步軍都部署及末帝起于鳳翔帝詔令  
虔釗帥部兵會于岐下西師起于鳳翔帝詔令  
歸與元因與洋州節度使孫漢韶俱送款于蜀孟知祥  
待之尤厚偽授木鐸節度使俾知祥生獲山南之地由  
運末蜀人問契丹入洛令虔釗率眾數萬將寇秦雍俄  
聞漢高祖已定中原虔釗無功而退行至興州感憤而  
卒 凡國志張虔釗遼州榆社人父簡唐檢校尚書左  
僕射虔釗少以武勇事唐武宗世宗之世累補左右突  
騎軍使莊宗嘗以偏師取鎮陽命虔釗率驍果為前鋒  
屢挫賊銳遂陷其城明宗即位虔釗有將帥才擢為  
隨駕親軍都指揮使使使遠春二州刺史天成中鎮定節  
度王都阻兵連結契丹為邊患命虔釗為北而營兵  
馬都監進討契丹殺傷甚眾虜不敢南下遂圍定州百  
日而城陷斬王都降其眾諸州馬步軍都部署應順初  
使未幾移鎮山南兼西而諸州馬步軍都部署應順初  
開帝即位以鳳翔節度使潞王從珂有異心發兵討之  
詔虔釗為犄角師次岐陽人心離散降于從珂虔釗憤

之乃退歸南鄭率孫漢韶以山南地納款于蜀知祥遇  
之甚厚委以節鉞和襲位加中書令恩左右匡聖馬步  
軍都指揮使出為昭武軍節度使及漢祖即位乃移鎮  
梁州以觀朝廷之變會晉昌軍節度使趙匡贊鳳翔節  
度使侯益俱謀歸蜀遂以虔釗為北面行營招討使應  
接經畧而趙匡贊侯益請起出師掠定三秦因命虔  
釗與韓保貞等總師五萬出散關雄武軍節度使何重  
建出隴右奉鑾肅衛都虞候李廷珪出子午谷會于雍  
州廷珪始出子午谷聞匡贊為王景崇所逼棄城自拔  
東去遂先退師時虔釗福班師亦誠欵中變閉壘不出  
而侯益趙匡贊已去廷珪班師亦誠欵中變閉壘不出  
乃與福誠率所部取隴州道會重建歸蜀虔釗留寶雞  
以勢孤不可深入遂班師士卒夜發部伍不整至興州  
自以功業不成感憤而卒年六十六 北夢瑣言張虔  
釗多貪鎮滄州日因亢旱民飢發廩賑之方上聞帝甚  
嘉獎他日秋成倍斗徵斂朝論鄙之虔釗好與禪叢謎  
語自云知道心與口背惟利是求只以飯僧更希福利  
議者以渠于佛上希利愚之甚也後叛入蜀取人產業  
贖貨無厭蜀民怨之或說在蜀問一禪僧云如何是舍

五代史卷之四十五 後蜀世家 三

利對曰利置餽居即得舍利清河慙笑而已 蜀鑑唐  
山南節度使張虔釗武定節度使孫漢韶以兩鎮降遂  
有山南洋州之地乃命李肇將五千人還 四月知祥改  
元曰明德 蜀皇帝致書于大皇帝且言見追羣情以  
今年四月十二日即帝位帝不答 蜀禱祝三月追尊  
曾祖佚為孝元皇帝廟號太祖祖察為孝景皇帝廟號  
世祖考獻為孝武皇帝廟號顯宗遣使持書至洛稱大  
蜀皇帝四月受玉寶玉冊追冊長公主為皇后冊夫人  
李氏為貴妃御得賢 六月虔釗等至成都知祥宴勞之  
門大赦改元明德 虔釗奉觴起為壽知祥手綏不能舉觴遂病以其子昶  
為皇太子監國知祥卒諡為文武聖德英烈明孝皇帝  
廟號高祖陵曰和陵 五代史應順元年以劍南東兩川  
節度使蜀王稱帝于蜀改元明德  
七月卒年六十一 蜀禱祝六月往大慈寺避暑觀明  
皇僖宗御容宴羣臣于華嚴閣下七夕與宮人乞巧于



丹霞樓是月廢疾命子昶監國季良召術士周備明  
知祥壽仲明日上合為真王食蜀中二十年祿既登九  
五于壽無益季良曰可為金滕乎曰此天數也非人力  
可為季良又問子孫壽何如曰二絕外有真人出天下  
一統爾季良默然二十六日薨年六十一偽諡文武聖  
德英烈明孝皇帝廟號高祖葬和陵初有丐者自號醋  
頭手搗一燈架所至處卓之呼曰不得燈燈便倒至是  
人以為應知祥好學問性寬厚撫民以仁惠馭卒以恩  
威接士大夫以禮葬之日蜀人甚哀之五國故事知  
祥僭號才七月而終清異錄帳宮孟蜀高祖晚年作  
以畫屏七十張關百紐而闕之用為寢所名畫錄蒲  
師訓者蜀人也幼師房從真畫人物鬼神蕃馬長興年  
值孟令公改元興修諸廟師訓畫江瀆廟諸葛廟龍女  
廟及先主祖畫陵廟鬼神蕃漢人物旗幟兵仗公王車  
馬禮服儀式縱橫浩瀚莫不周至東都事畧孟昶其  
先邢州龍岡人也父知祥尚唐莊宗妹瓊華公主莊宗  
遣魏王繼岌郭崇韜平王衍以知祥為成都尹充節度  
副大使莊宗崩明宗為送公主二子入蜀安重誨用事  
以李嚴為西川監軍使圖之知祥遂殺嚴而結東川董  
璋婚姻謀據劍南既而明宗誅璋家族遣使諭知祥以

五代史記卷六十四上

後蜀蒙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四上

伐蜀出於安重誨重誨既死知祥乃上書謝罪璋疑其  
武遂以兵襲知祥璋敗明宗以兩川授知祥封為蜀王  
許行墨制明宗崩遂僭位國號蜀改元曰明德于是盡  
有王氏故地以昶為崇聖宮使東川節度使同平章事  
知祥疾立為皇太子監國昶公武讀書志蜀高祖實  
錄三十卷偽蜀李昊撰高祖者孟知祥也吳相知祥子  
昶時被命撰起唐咸通甲午終于  
偽明德元年甲午凡六十一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四下

廬陵歐陽脩撰  
南昌彭元瑞注

徐無黨原注  
劉鳳誥排次

後蜀世家第四

昶知祥第三子也五代史昶知祥之第三子也母李氏  
六年歲在己卯十一月十四日生昶于太原研北維  
志余平生見黃筌畫雪兔凡三四本蓋偽蜀孟昶卯生  
每誕辰即畫進也花蕊夫人宮詞法雲寺裏中元節  
又是官家降誕辰野人閒話蜀後主孟氏諱昶字保  
元尊號睿文英武仁聖明孝皇帝道號玉霄子東都  
事畧孟昶本名仁贊蜀梓潼人字保元知祥第三子  
母李氏雅順公主知祥為西川節度使昶為行軍司馬  
之賸生昶于太原知祥為西川節度使昶為行軍司馬  
知祥僭號以昶為東川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

五代史記卷六十四下

後蜀蒙

祥病昶監國知祥已卒而昶未發喪王處回夜過趙季  
良相對泣涕不已季良正色曰今疆侯握兵專伺時變  
當速立嗣君以絕非望泣無益也處回遂與季良立昶  
而後發喪五代史及知祥鎮蜀昶與其母從知祥妻瓊  
知祥卒遂襲其偽位時年十六蜀檮杌天成初知祥  
迎入蜀累遷西川衙內馬步軍都指揮使明德元年七  
月知祥寢疾以昶監國翌日冊為太子知祥薨於柩前  
即位加季良司徒仁罕兼中書令判六軍事廷隱兼侍  
中太尉李肇兼中昶立不改元仍稱明德至五年始  
改元曰廣政五代史昶稱明德元年及偽明德四年冬  
三年也東都事畧昶立母李氏為皇太后四年改  
元廣政蜀檮杌明德二年二月母李氏為皇太后  
李氏長公主之賸常夢大星自天墜落其懷以告公主  
公主曰此婢有福相當生貴子乃令知祥幸之遂生昶



六月江原縣民張元母死負土成墳有白兔馴繞其廬羣鳥銜兔至于墳上賜帛三十段及米酒仍付史館編錄七月閩州大雨雹如鷄子鳥雀皆死暴雨飄船明德上民屋女巫云灌口神與閩州神交戰之所致

三年三月熒惑犯積尸昴以謂積尸蜀分也懼欲禳之以問司天少監胡韞韞曰按十二次起井五度至柳八

度為鶉首之次鶉首秦分也蜀雖屬秦乃極南之表耳

前世火人鬼其應多在秦晉咸和九年三月火犯積尸

四月雍州刺史郭權見殺義熙十四年火犯鬼明年雍

州刺史朱齡石見殺而蜀皆無事昶乃止昶好打毬走

馬辛貧遜諫擊毬既臣聞諸召公曰玩人喪德玩物喪

志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

足又曰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通人安夫心

猶火也縱則自焚故文王命周公召公太公畢公輔相

後漢書 卷之六

二

太子發太子嗜鮑魚太公不進曰鮑魚不登于俎豈可以非禮養太子哉由此觀之飲食必遵禮况起居玩好乎高祖皇帝節衣儉食惠養黎元化家為國傳之陛下宜親賢俊去王佞視前代書傳究歷世興廢選端良之士置于左右訪時政得失天下利病奈何博選擊鞠妨政事車馬輕宗廟社稷昔陶侃藩臣猶投擲蒟子江况萬乘之主乎前蜀王氏覆車不遠矣臣又聞食君之祿懷君之憂臣雖為外官每聞陛下賞一功誅一罪未嘗不振衣踴躍以為再覩有唐貞觀之風也今復聞陛下或采戲打毬雖宮禁無事止于釋悶亦妨于庶務時為之臣慮積習深常不惟勞倦聖體復且蹶陛下雖自輕奈宗廟社稷何誠齋雜記偽蜀辛寅遜夢掌中抽筆占者曰君必遷翰林學士果然又為方士房中之術多採良家子以充後宮五國故事昶少乃與其母后同宮數年餘遂遷新宮而居其宮宇稍廣乃選民間女子有殊色者充之及有司引至後苑昶親選佳者亦賜諸王餘則縱去而民間樞密副使韓懼其搜選皆立求媒伐而嫁之謂之驚婚

保貞切諫昶大悟即日出之賜保貞金數斤有上書者言臺省官當擇清流昶歎曰何不言擇其人而任之左右請以其言詰上書者昶曰吾見唐太宗初即位獄吏

孫伏伽上書言事皆見嘉納奈何勸我拒諫耶野人間

能文章好博覽有詩才常為成戒頌諸司各令刊刻座

隅謂之頌令箴曰朕念赤子肝食宵衣託之令長撫養

安綏政可存三異道在七絲驅雞為理留憤為規寬猛得

所風俗可移無令侵削無使瘡痍下民易虐上天難欺

賦輿是切軍國是資朕之爵賞固不踰時爾奉兩祿民

膏民脂為人父母罔不仁慈勉爾為戒體朕深恩今州

縣被碑爾作長短句洞德歌所謂永肌玉骨自清涼無

漫錄東坡作長短句洞德歌所謂永肌玉骨自清涼無

汗者公自叙云予幼時見一老人年九十餘能言孟蜀

主時事云蜀主嘗與花蕊夫人夜起納涼于摩訶池上

作洞德歌令老人能歌之予今但記其首兩句力為足

之近見李公彥季成詩話乃云楊元素作本事記洞德

歌水肌玉骨自清涼無汗錢塘有老尼能誦後主詩首

章兩句後人為足其意以填此詞其說不同予友陳興

祖德昭云頃見一詩話亦題云李季成作乃全載孟蜀

主一詩水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簾間明月

獨窺人欲枕欹橫雲鬢亂三更庭院悄無聲時見疎星

度河漢屈指西風幾時來只恐流年暗中換云東坡少

年遇美人喜洞仙歌又避迤處景色暗相似故槩括稍

協律以贈之也予謂此說近之據此乃詩耳而東坡

自叙乃云是洞仙歌令蓋公以此叙自晦耳然昶年少

不親政事而將相大臣皆知祥故人知祥寬厚多優縱

之及其事昶益驕蹇多踰法度務廣第宅野人閒話偽

諸勳貴功臣競起甲第獨偽中令趙廷隱起南宅北宅

千梁萬楹具諸奢麗莫之與儔後枕江濱池中有二島

嶼遂築石循池四岸皆種垂楊或問雜木芙蓉池中種

藕每至秋夏花開魚躍柳陰之下有士子執卷者垂綸

者執如意者執麈尾者譚詩論道者一旦岸之隈有蓮

一莖上分兩歧開二朶其時謂之太平無事之秋士女



拖香肆豔看者甚衆趙廷隱畫圖以進蜀主數賞其時  
歌者詠者不少無何禁苑中有蓮一莖歧分三朵蜀主  
開筵謀召羣臣賞之是時詞臣已下皆貢 奪人良田發  
其墳墓而李仁罕張業尤甚昶即位數月執仁罕殺之

并族其家是時李肇自鎮來朝杖而入見稱疾不拜及  
聞仁罕死遽釋杖而拜蜀檮杌明德元年十月仁罕伏

李肇以太子太傅致仕肇汝陰人又三年四月吳越  
遣使來聘十月遣使報聘十二月晉高祖遣使來聘叙

姻親之舊其書略曰大晉皇帝奉書大蜀皇帝伏自中  
原多故大慈繼興朱氏不道而皇天不親沙陀背義而

蒼生失望不期景運猥屬眇躬方鼎足以分疆宜鄰好  
之講睦况有姻親之舊敢交玉帛之歡機務方殷保攝

是望十月百姓譙本馬母忽化而人化之入于城市疑  
殺之因見昶言曰虎山林之獸而人化之入于城市疑

伏誅洪太原人剛勇猛厲軍中號為張大蟲至是有虎  
改元廣政 野人閒話偽蜀建武四年有百姓譙木

者宛率人也不孝不義鄰里皆惡之少無父常毀罵  
母母每含忍一日歸自晚鄰里皆惡之少無父常毀罵

母曰我只有汝一人憂汝歸夜汝何反罵我也遂拊膺  
大哭且歎且怨木在城巷住此時便出門近城路路

主忽大叫一聲脫其衣變為赤虎直上城去至來日猶  
在城上蜀主命趙廷隱射之發正中其口衆分而食

之蜀主初蜀一方天雨 廣政錢譜廣政通寶錢偽蜀孟  
毛人變虎地震者再 昶錢改元通鑑考異十國

後蜀蒙

從官于玉溪院賦詩俳優以王衍為戲命斬之二月民  
訛言後宮產蛇取人心肝食百姓驚恐命方止十月

廷隱之優人以能選入教坊有尼謂曰君貴不可言至  
是謂其徒胡圭曰今苦竹開花侯侍中家馬作人言銀  
槍營中井水湧出地又數震此叛亂之兆也構得十二  
人期以宴日因持仗為佛優盡殺諸將而奪其兵為其  
黨趙廷規所告盡擒而誅之九月眉州刺史申貴責授  
維州司戶貴潞州人殘虐聚斂論獄吏令城徒引富民  
為黨以納其賂常指獄問曰此吾家錢墟被訴下獄貴  
于維州至率浦賜死民家相賀十月地震從西北來聲  
如暴風急雨之狀四年五月昶著官箴頒於郡國昶好  
學凡為文皆本于理常謂李昉徐光溥曰王衍浮薄而  
好輕艷之辭朕不為也五年正月地震者十黃者三白  
來聘三月相問者四從官皆賦詩十月地震者十黃者三白  
者三紅白相問者四從官皆賦詩十月地震者十黃者三白  
百數六春大選良家子以備後宮限年十五歲以上  
二十以下川縣騷然新津縣令陳及之疏諫昶嘉其言  
賜白金百兩然采擇不止於是後宮位號有十四品后  
夫人昭儀昭容昭華保芳保香保衣安宸安暉安情保  
容倚媛倚嬪等秩比公卿大夫士八年九月江軍節  
度使張公鐸卒鐸哭曰嚴而不猛清而不虐張公而已  
受其賜及卒昶哭曰嚴而不猛清而不虐張公而已

後蜀蒙

九年趙季良卒張業益用事業仁罕甥也仁罕被誅時  
業方掌禁兵昶懼其反仄乃用以為相業兼判度支置  
獄于家務以酷法厚斂蜀人蜀人大怨暇日記成都不  
潛夫皆說云孟蜀多以晚鼓戮人埋于毬場中故鳴鼓  
則鬼崇必作自是成例不打鼓蜀檮杌九年八月諸  
王官侍讀劉保又卒又青州人治尚書左氏性嚴急日  
施積楚于諸王及昶諸子乳媪密令論之保又曰晉梁  
之性不捷之則他日為豚大耳八月漢州奏西水縣令  
范叡死其子文通居喪以孝聞有盜發叡冢羣虎逐之  
文通廬于墓側虎見之弭耳而去賜羊酒束帛以旌之  
是歲漢高祖即 十一年昶與匡聖指揮使安思謙謀執  
而殺之王處回趙廷隱相次致仕野人間話王侍中處  
素之士蓋亦尋藥術神仙之道有道士龐眉大鼻布衣  
縷仙童從後造謁王公於竹葉上書道士王桃枝奉



調王公從容置酒觀其言論清風颯然甚仰之因曰弟  
子有志清開思於青城山下致小道院居住道士曰未  
也偶與仙童取劍細點階前土尺餘囊中取花子種之  
令以盆覆土送巡盆花已生矣漸隨日長大頗長五尺  
以來層層有花爛然可愛道士曰卿以寓目適性此仙  
家旌節花也王公命食不食唯飲數杯而退曰珍重善  
後往往往有人收得其花種 蜀檇杭十一年十二月宋  
王趙廷隱卒 由是故將舊臣殆盡昶始親政事于朝堂  
置匱以通下情是時契丹滅晉漢高祖起于太原中國  
多故雄武軍節度使何建以秦成階三州附于蜀昶因  
遣孫漢韶攻下鳳州于是悉有王衍故地 蜀鑑昶明德  
節度使何重建以秦州降階州刺史王君懷以州降昶  
道孫漢韶攻鳳州下之遣何重建攻成州克之 五代  
史何建其先回鶻人也代居雲朔間祖慶父懷福俱事  
後唐武皇為小校建少以謹厚隸于高祖帳下以掌殿

後唐 昶

為役及即位累典禁軍遙領驪驪二郡天福中自曹州  
刺史遷延州兵馬留後尋正授旄鉞數年之間歷涇鄜  
貝澶孟五鎮節度使累官至檢校太傅開運三年移鎮  
秦州是冬契丹入汴戎王遣人齎詔以賜建建憤然謂  
將吏曰吾事石氏二主累被戎旃人臣之榮亦已極矣  
今日不能率兵赴難豈可受制于契丹乎即遣使齎表  
與其地送欵于蜀孟昶待之甚厚偽加同平章事依前  
秦州節度使欵餘移開州保寧軍節度使加偽官至中  
書令後卒于蜀 九國志何重建其先回紇之別部居  
雲朔間祖允慶父懷福從後唐武皇帝世著勳因家于  
太原重建初事晉祖為奉德軍都指揮使歷驪驪驪曹  
三州刺史檢校司徒會延州節度使丁審琪殘暴貪冒  
蕃部苦之重建以所部兵攻其城審琪遁去晉祖即以  
重建權節度使兵馬留後下車論以威福邊民安堵就加  
彰武軍節度使累遷鄜州廣政十年契丹犯中原虜使  
儉簡易稱未幾移鎮秦州廣政十年契丹犯中原虜使  
齊僞詔至重建不勝其憤謂將吏曰吾事石氏二主八  
使旄節人臣之榮已極矣豈能交臂以事戎伙乃斬其  
繼勳馳往慰諭賜予甚厚加特進同平章事依前雄武

軍節度使時固鎮與鳳州未平重建悉經畧討平之昶  
大舉兵北伐遣張虔釗出大散關以重建為招討使由  
隴州路以進師無功而還堅請入覲昶不許二十一年  
加兼侍中卒年六十九 五代史王瑜其先范陽人也  
父欽祚仕至殿中監出為義州刺史瑜性兇狡然雋辯  
驍果騎射刀筆之長亦稱于當代起家累為從事天福  
中授左贊善大夫會漢郡秋稼豐行稅籍不均命乘使  
車按察大計既至郡謂校簿吏胡蘊惠鶚曰余食貧久  
矣室無增賞為我致意縣宰且求假貸由是漢之部內  
五邑令長共欲錢五十萬私獻于瑜瑜即以此書上奏高  
祖覽章歎曰廉直清慎有如此者誠良臣也于是二吏  
五宰即時停黜擢瑜為太府少卿杜重威之鎮東平也  
瑜文欽祚為節度副使及重威移鎮常山瑜乃詭計干  
重威使奏己為恒州節度副使竟代其父位歲餘入為  
刑部郎中丙午歲父欽祚舉義州瑜歸寧至郡會契  
丹擾有中夏何建以秦州歸蜀瑜說欽祚曰若不西走  
當屬契丹矣厲色數諫其父怒而不從因其臥疾涉旬  
瑜仗劍而脅之曰老懦無謀欲趨炮烙不即為計則死  
于刃下父不得已而聽之時隴東屯兵扼其川路將北  
趨蕃部假途而因與郡盜會長趙徽歃血為約以兄事

後唐 昶

之謂徽曰西至成都余身為相余父為將爾當領一大  
郡能遂行乎徽曰諾瑜慮為所賣先致其妻孥族于郡  
中行有期矣徽潛召其黨伺于郊外子夜瑜舉族行而  
輜重絡繹十有餘里徽之所親循溝澮而遁至馬峽路  
隅舉鎗相應其黨起于伏莽斷飲祚之首貫諸長矛平  
生聚蓄金幣萬計皆為賊所掠少長百口殺之殆盡瑜  
尚獨戰千人矢不虛發手無射擇其指流血及窘乃夜  
竄山谷落髮為僧月餘為樵人所獲繫送岐州為侯益  
所殺時年三十九始瑜有姑寡居來歸其家以前夫遺  
腹有子經數年不產每因事預告人吉凶無不驗者時  
契丹未犯闕前月餘謂瑜曰暴兵將至宜速去之苟不  
去亂必及矣後瑜果死此謂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  
可逭 漢將趙思綰據永興王景崇據鳳翔反皆送欵于  
昶昶遣張虔釗出大散關何建出隴右李廷珪出子午  
谷以應思綰昶相母昭裔通鑑自唐末以來所在學校  
百萬營學館且請刻板印九經蜀王從之由是蜀中文  
學復盛 容齋隨筆蜀本九經皆孟昶時所刻其書淵



世民三字皆缺書蓋為唐高祖太宗諱也昶父知祥嘗  
 為莊宗明宗臣然於存勗嗣源字乃不諱前蜀王氏已  
 稱帝而其所立龍興寺碑言及唐諸帝亦皆半闕乃知  
 唐之德遠矣玉海偽蜀相母昭裔取唐大和本琢石  
 於成都學官與後唐板本不無小異事文類聚別集  
 揮塵錄母昭裔貧時嘗借文選于交遊問其人有難色  
 發憤曰異日若貴當版以饒之遺學者後仕于蜀為宰  
 相遂踐其言刊之印行書籍創見於此事見陶岳五代  
 史切諫以為不可然昶志欲窺關中甚銳乃遣安思謙  
 益兵以東已而漢誅思縮景崇虔釗等皆罷歸通鑑考  
 戊辰郭謂上言都監李彥從將兵掩襲川而思謙恥于  
 賊至大散關殺賊三千餘其餘棄甲而遁  
 無功多殺士卒以威眾昶與翰林使王藻謀殺思謙而  
 邊更有急奏藻不以時聞輒啟其封昶怒之其殺思謙  
 也藻方侍側因併擒藻斬之通鑑考異十國紀年蜀廣  
 政十二年正月甲寅思謙

**後蜀蒙**  
 八

以軍食置竭自摸壁退次鳳州上表待罪九國志安  
 思謙并州人幼事知祥於太原以勤恪聞知祥入蜀補  
 為軍校昶親位頗見親信歷簡印彭三州刺史奉鑿控  
 鶴馬步軍都指揮使使武泰軍節度使未之任改左匡聖  
 歸順命思謙率兵應接且畧地關中會漢兵圍鳳翔燒  
 其雙門景崇遣使來求救昶遣思謙及韓保貞等率兵  
 救之兵次右界漢兵屯寶雞城思謙令保貞分兵趨隴  
 州逼沂陽以分其勢又遣先鋒將申貴等分兵走摸壁  
 設伏時家林貴以數百人晨壓寶雞列陣以誘漢兵漢  
 兵爭出戰貴偽遁漢兵逐之為伏卒所擊退入寶雞城  
 不備多殺士卒而漢兵復振思謙與諸將議曰糧儲將  
 盡而賊勢且盛不如釋之以圖後舉遂班師十二月景  
 崇又來告急昶復督思謙令進兵思謙請先運糧四十  
 萬斛然後進軍昶覽表不悅謂左右曰古之長將因敵  
 取資近者契丹以數十萬眾入中原豈先事飛輓耶  
 思謙此意必不為朕進取也乃發興州乾渠渡糧食及  
 山南諸倉米數萬斛屯鳳州以益之思謙不得已遂進  
 軍次大散關申貴以所部先進擊漢兵燒箭筈寨毀閣

道遁去貴盡銳追之及安都思謙進軍玉女潭又殺漢  
 兵千餘人漢兵退思謙遂遷延不進會漢兵陷鳳翔崇  
 攻隴州不能下思謙遂遷延不進會漢兵陷鳳翔崇  
 死乃班師上表待罪昶釋不問召歸頗不自安昶既  
 業宮禁門衛悉加嚴警思謙以其疑已頗惡之言多悖  
 慢三子思謙出怨言將圖不軌昶懼翌日俟其入朝伏壯  
 士擊殺之并其三子廣政十七年也野人閒話蜀  
 彭州刺史安思謙男守範嘗與賓客遊天台禪院作聯  
 句詩守範云機偶到天台院因逢物外僧定戎軍推官楊  
 鼎夫云忘機同一祖出語離三乘前懷遠軍巡官周述  
 云樹老中庭寂心虛外境澄前眉州判官李仁肇云片  
 時松栢下聯續百千燈因記于僧壁而去翌日有貧子  
 乞食見之朗言曰人道有初無尾此則有尾無初却後  
 五年首領俱碎泊不如尾句者撫掌大笑院僧驅逐之  
 貧子走且告曰此後主人不遠千里即欲到來眾以為  
 狂莫測其由後數年守範伏法鼎夫暴亡此首領俱碎  
 之義周與李累授官資此不如尾句之義也院主僧尋  
 亦卒相承住持者來自興元則主不遠千里也貧子之

**後蜀蒙**  
 九

說一無十二年置吏部三銓禮部貢舉晁公武讀書記  
 蜀桂堂編事二  
 十卷偽蜀楊九齡撰雜記孟氏廣政中舉試事載詩賦  
 策題及知舉登科人姓名且云科舉始干隋開皇前陋  
 者謂唐太十三年昶加號睿文英武仁聖明孝皇帝封  
 宗時非也

子元詰秦王判六軍事次子元珪襄王弟仁毅夔王仁  
 贊雅王仁裕嘉王五代史偽廣政十三年偽上尊號為  
 睿文英武仁聖明孝皇帝 蜀檮杌  
 十二年八月昶游浣花是時蜀中百姓富庶夾江皆舫  
 亭榭游賞之處都人士女傾城游玩珠翠綺羅名花異  
 香馥郁森列祖御龍舟觀水嬉上下十里人望之如神  
 仙之境昶曰曲江金殿鎖千門始未及此兵部尚書王  
 廷珪賦曰十字水中分島嶼數重花上見樓臺昶稱善  
 久之十月召百官宴芳林園賞紅梔花此花青城山中  
 進三粒子種之而成其花六出而紅清香如梅當時最  
 重之十一月漢兵陷鳳翔王景崇自焚死十三年九月  
 令城上植芙蓉盡以幄幙遮護是時蜀中久安賦役俱  
 省斗米三錢城中人子弟不識稻麥之苗以筍芋俱



生于林木之上蓋未嘗出至郊外也村落間巷之間絃  
管歌誦合筵社會晝夜相接府庫之積無一絲一粒入  
于中原所以財幣充實城上盡種芙蓉九月間盛開望  
之皆如錦繡視謂左右曰自古以蜀為錦城今日觀之  
真錦城也十一月左丞歐陽彬卒彬字希文為山陰人  
學能文視以嘉州刺史喜曰青山綠水為二石  
作詩飲酒為風月主人豈不嘉哉 謚名錄風月主人  
蜀歐陽彬也 蜀樞密使 四年春周高祖即位改元廣  
順三月宴後苑放土庶入觀時俳優有唱康老而無子  
問李昊等其曲所出昊不能對徐光溥曰康老而無子  
故制此曲張唐英按老子即長安富家子開元中落拓  
不事生業好與梨園樂工游一旦家資蕩盡窮瘁而卒  
樂工歎之因為此曲又一曰得至寶光溥不知而妄  
對也四月太子太傅致仕王處回卒回字亞賢彭城人  
初有道士朱桃三朵謂處回曰此仙人旌節取花子三粒  
種之須臾成花三朵謂處回曰此仙人旌節取花子三粒  
萬兆處回後歷三鎮果如其言性寬厚愛養士家資巨  
趙回積隱別墅為崇勳園幅十餘里臺榭亭沼窮極奢

吾輩第十 後漢

修六月朔宴教坊俳優作灌口神隊二龍戰鬪之象須  
史天地昏暗大雨雹明日灌口奏岷江大漲鎮塞龍處  
鐵柱頹撼其夕大廟令宰相范仁恕禱青羊觀又遣使往  
灌口下詔罪已太廟令宰相范仁恕禱青羊觀又遣使往  
苑也八月以翰林學士范仲淹兼簡州刺史九龍人  
父處為衙吏禹偁少落拓關雒走狗隨母改適張氏因  
冒姓張有道士謂曰子骨法異常若讀書他日必大貴  
遂入丹景山從師苦學天成中登第復姓上郡守啟  
知昔年上第誤標張祿之名今日故園復作范雎之裔  
性吝嗇好聚財求守外郡不飲其出令兼簡州刺史  
乃召陽安白面至成都歲令輸錢數千緡三掌貢舉賄  
厚者登高科面評其直無愧色馮贊堯為布衣交家  
貧無資終不放登第後從朝歸朝為鴻臚卿有門生白  
陽城至相見甚懼問話終日乃吾近鑿一井水甚甘  
乃各飲一杯竟不設席其鄙嗇如此九月有鷄鵲集瑞  
鼎門觀者以為不祥十七十八年周世宗伐蜀攻自秦  
年周世宗即位改元顯德

吾輩第十 後漢

我師敗走廷翰乘勝登城下不勝身中十餘槍左右皆散  
乘而入彥力戰于城下不勝身中十餘槍左右皆散  
去彥奔入府中反拒其門判官羅勸彥從左門出  
蜀彥曰我昔已失天水今復不能守夔州縱不忍殺  
我何面目見蜀人乎濟又勸其降彥曰老幼百口俱  
在成都以一人偷生舉族何負今日止有死爾即解  
印授濟曰君自為計俄而王師壞門彥倚挺劍拒之  
十餘人於是登樓從火自焚而死大將劉光遠其忠  
蓋收其骨 李廷珪 九國志李廷珪太原人幼慧七歲  
以葬焉 李廷珪 九國志李廷珪太原人幼慧七歲  
指揮使征康延孝有功遷陵州刺史給使從入蜀為牙  
權領親軍以從董璋平轉資州刺史累改眉州刺史  
築位遷奉聖中董璋平轉資州刺史累改眉州刺史  
三鎮加兼侍中董璋平轉資州刺史累改眉州刺史  
路行營都統高彥休呂彥珩為招討廷珪先鋒指北  
使李進以兵處馬嶺分兵出谷營于白澗將腹背指  
攻周師又遣染院使王繼隆兵出唐倉與周師遇我  
與諸將謀退守青泥嶺由是秦鳳階成之地皆陷于周  
矣廷珪上表請罪釋不問明年來朝遷左右衛聖諸



軍馬步軍都指揮使仍令衛聖步騎為左右十軍以武  
 定軍節度使呂彥珂為之使并隸于廷珪二十八年王  
 師拔劍門加廷珪太子太傅令從元詰統兵以拒王師  
 至縣州聞王昭遠趙崇韜之師皆敗元詰懼退保東川  
 翌日奔歸成都所過盡焚其儲蓄及王師入成都行營  
 都監王仁瞻按籍詰所在軍資將歸罪于廷珪廷珪問  
 計于部將康延澤曰吾觀王公志在聲色苟足其欲則  
 置而不問矣廷珪素儉約不蓄妓樂遂求于烟城家得  
 女妓四人復假貸金帛直數百萬以遺仁出堂倉以拒  
 瞻絲是獲免歸朝為右千牛衛上將軍卒

**周師彥儔大敗走青泥于是秦成借鳳復入于周**  
 王建孟知祥乘世之亂盜有土宇塵汗華岷論蜀者羞  
 稱焉然建之入蜀也十有七年始為定蜀地知祥之據  
 蜀也奕世而後能有階成秦鳳四州襲而取之可謂難  
 矣及其亡也兵不戰而自潰褒斜劍閣如涉無人之境  
 焉果何足恃哉易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邱陵也  
 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所謂設險者以人為險也故曰固  
 城不以山谿之險夫士之賢於長 昶懼分遣使者聘于

**南唐東漢以張形勢**  
 九國志趙崇韜少驍勇有父風累從征討有功署副  
 兵馬使及廷隱卒昶以崇韜領衛聖諸軍使以襲父任  
 廣政二年周師復至境上昶以崇韜與控鶴指揮使袁  
 可鈞同為北面招討崇韜率勵將士行陣整肅士卒有  
 惶其額為斧形者號曰破柴周師前鋒屢為崇韜所破  
 至歸安而退一十七年王師來伐崇韜與李廷珪等率  
 兵拒之遇王師于漢源崇韜策馬先登我師大敗崇韜  
 力戰不止兵器皆斷折猶手擊殺數人為王師所擒  
 通鑑考異十國紀年玘召官屬告之日周兵無敵今朝  
 廷所遣勇將精兵不死即逃我輩不能去危就安禍且  
 至矣眾皆聽命舉城叛降周斜谷接兵亦潰五代通鑑  
 秦州節度使高處儔引兵往鳳州中塗聞黃花之敗  
 奔秦州趙玘與城中將校閉門不納處儔遂西奔玘即  
 以城歸周 蜀鑑周世宗伐蜀取四州周世宗與德二  
 年詔遣厚翔節度使王景伐蜀王景拔黃牛寨蜀將趙  
 季札遁歸蜀主昶斬之世宗常憤中國日蹙有削平天  
 下之志會秦州民夷有獻策請恢復舊疆者帝納其言  
 蜀主聞之遣趙季札按視邊備季札以文武才畧自任

五代史記卷六十四 後蜀蒙

使還請自行世宗遣王景伐蜀自散關趨秦州王景拔  
 黃牛寨季札至德陽聞周師入境懼不敢進趙原四十  
 成都去寨十五里王景敗蜀師于黃花谷蜀師皆潰取  
 奉階成州幸相以景等入無功饋運不繼固請罷兵帝  
 命我太祖皇帝往視之還言秦鳳可取之道帝從之蜀  
 李廷珪遣先鋒都指揮使李進德馬嶺寨又遣奇兵出  
 斜谷屯白澗又分兵出鳳州之北唐倉嶺及黃花谷絕  
 周糧道閏月王景遣裨將張建雄將兵二千抵黃花  
 遣千人趣唐倉扼蜀歸路蜀將王繼勳將兵出唐倉  
 與建雄戰于黃花嶺蜀兵敗奔唐倉遇周兵又敗虜等  
 其將士三千人馬嶺寨皆潰李廷珪高彥儔等退  
 保青泥嶺蜀武節度使韓繼勳秦州奔還成都斜  
 谷接兵皆潰成階二州皆降蜀人震恐馬嶺寨在鳳州  
 之西去州二十五里白澗鎮在鳳州唐倉嶺及黃花谷  
 在北川水上水經注北川水出北洛嶺南流唐倉嶺  
 城下黃花谷水亦出此山嶺宇記云唐倉嶺入蜀要路  
 魏將唐倉于此柵而立倉嶺故謂之唐倉嶺唐倉嶺  
 在今鳳州梁泉縣而王景克鳳州取之唐倉嶺廢黃花  
 通分兵城固鎮以絕蜀之援兵遂克鳳州擒其節度使

**王環及都監趙崇溥等將士五人崇溥不食而死制曲**  
 救秦鳳階成境內其四州之民二稅徵科之外凡蜀人  
 所立諸色科徭悉罷之固鎮屬鳳州 蜀檇杻十九年  
 正月大赦賜民今年夏租以周師出境也 蜀檇杻十九年  
 事疏伏見三年以來民頗怨嗟謂陛下求賢失道為政  
 不平重集租稅女紅貴雕斲農事法令不信賞罰無  
 誠納諫之心微自滿假馭朽之年漸乖始卒載舟覆舟  
 不可不懼而況北有大敵方藉支禦若失人心其何以  
 濟臣又見頻發士卒遠戍邊庭人心搖動莫測其故家  
 構異議如臨湯火人且憂駭將何撫摩若夫舉動與師  
 須一明利害况關大事豈可容易必若金鼓一鳴前鋒  
 即一敗一成疾如反掌願陛下先事而計無貽後患今  
 之動靜頗涉因循臣不知所發之兵為防邊乎為赴敵  
 乎若云防邊不當驟有徵發若云赴敵則須先決便宜  
 師出無名三軍必怨三軍既怨何以成功則須先決便  
 兵擬柴氏之士馬以我朝之將領比柴氏之師帥以我  
 朝之帑藏比柴氏之國庫至于法律刑名聲明文物彼  
 長此大差等不須用權奇以謀拒捍若二國交關恐  
 未十全况我天府之邦用武之地一夫守隘萬旅無前  
 假使柴師由于野戰攻城奪壘利在平川倘入隘途如

五代史記卷六十四 後蜀世家



無手足願陛下以短兵自固扼塞要衝分佈腹心把斷細徑精加號令老彼敵師縱柴氏親來未敢便謀深入以日繼月以月繼年敵勢自羸我師稱銳不折一戟不失一卒而柴氏自疲信所謂彼竭我盈以逸待困此為合天機二十年世宗以所得蜀俘歸之昶亦歸所獲周

將胡立于京師因寓書于世宗世宗怒昶無臣禮不答蜀檄稱大蜀皇帝世宗不答昶曰朕郊祀天地稱天子書謝稱大蜀皇帝世宗不答昶曰朕郊祀天地稱天子時爾方鼠竊作賊何得相薄耶蜀後主致周世宗書承先訓恭守舊邦匪敢荒寧于茲二紀頃者晉朝覆滅何建來歸不背水之戰爭遂有仇池之土地泊審晉君歸北中國且空暫與做邑之師更復成都之境前時秦成階鳳實為下國之邊陲其後漢主經自并汾來都汴後開征車之未息尋神器之有歸伏審貴朝先皇帝應天順人繼統即位奉玉帛而未克承弓劍之空遺但傷嘉運之難諧適歎新歡之且隔以至前載忽勞瘁德遠舉全師土疆尋隸于大朝將卒亦拘于貴國幸蒙皇

表史記卷三十四 後蜀世家 十四

帝惠其首領頌以衣裘偏裨盡補其職員士伍徧加于糧賜則在彼無殊于此做都率比于雄都方懷全活之思非有放還之罪今則指揮使蕭知遠馮從謹等押領將士子弟共計八百九十人使蕭知遠馮從謹等押迥開仁愍深念支離厚給衣裝兼加巾履給送程之驛料散逐分之恩錢仍以官僚之週還安知所報此則皇帝念疆場則已經幾代舉于戈則不在盛朝特軫優容曲全情好永懷厚義常貯微戩載念前在鳳州支敵虎旅偶于行陣曾收管自來各支廩食並給下尋在諸州安排及令軍幕收管自來各支廩食並給下尋在諸州者不測宸襟未敢放還鄉國今既先蒙開釋已認沖融歸朝雖愧于後時報德未稽于此日其胡立已認沖融給鞍馬衣裝錢帛等專差御衣庫使李彥昭部領送至貴境望垂宣旨收管以別御衣庫使李彥昭部領送至皇帝蒙起晉陽龍興汾水合叙鄉關之分以陳玉帛之權僮蒙惠以嘉音即行專馳信使謹因胡立行次聯陳感謝詞莫披述伏惟仁明洞鑒信使謹因胡立行次聯陳及泣竹林而得冬二十一年周兵伐南唐取淮南十四

州諸國皆懼荆南高保融以書招昶使歸周昶以前嘗致書世宗不答乃止昶幼子元寶生七歲而卒太常言無服之殤無贈典昶問李昊 事文類聚外史檄杌徐光吳所疾光溥後不言無聚 吳曰昔唐德宗皇子評生四議假寐而已時號睡相

歲而卒贈揚州大都督封肅王此故事也昶乃贈元寶青州大都督追封遂王 五代史纂誤今按唐肅王名詳嫌名故易之為評耳今史記不明述其因而註者又不鮮之讀者何從而知也 蜀檄稱大蜀皇帝世宗不答昶曰朕郊祀天地稱天子元寶生七歲而卒太常言無服之殤無贈典昶問李昊 事文類聚外史檄杌徐光雅王仁裕為彭王仁操為嘉王子元詰為秦王判六軍諸衛事元珪為褒王元寶切而奇異既誦詩書萬言昶悲悼不已乃下詔封為遂王贈青州大都督又二

表史記卷三十四 後蜀世家 十五

十五年立秦王元詰為皇太子 續通鑑長編蜀主以秦居前導者皆呼殿下毋得 斤言皇太子宰相成都李昊元詰不可乃止 蜀檄稱大蜀皇帝世宗不答昶曰朕郊祀天地稱天子元寶生七歲而卒太常言無服之殤無贈典昶問李昊 事文類聚外史檄杌徐光雅王仁裕為彭王仁操為嘉王子元詰為秦王判六軍諸衛事元珪為褒王元寶切而奇異既誦詩書萬言昶悲悼不已乃下詔封為遂王贈青州大都督又二

據險一方君臣務為奢侈以自娛 獨醒雜志李布夢祥蜀故苑在成都西南十五六里外芳華樓前後植梅極多以紅麴煮肉緊卷石鎮深入酒骨淹透使如紙薄乃進注之酒骨糟也 又蜀孟昶月旦必素飧性喜著藥左右因呼藥糟為月一盤 又孟昶夏月水調龍腦末塗白扇為人所得以揮風一夜與花藥夫人登樓望月恨墮其扇為人所得以揮風一夜與花藥夫人登樓望月恨墮其內官各獻羅體圈金花樹子梁守珍獻忘 昶時花縷金于花上曰獨立仙人 歲華麗譜蜀主承高祖纂業性多明敏



以孝慈仁義在位三紀以來尊儒尚道貴農賤商城內  
人生三十歲不識米麥之苗者每春三月夏四月有遊  
花院者遊錦浦者歌樂欲天珠翠填咽貴門公子華軒  
彩舫遊百花潭窮奢極麗諸王功臣已下皆置林亭異  
果名花其樓臺皆此類也自大軍收後蜀主知數運  
有歸卽納欵識者聞之嘉嘆蜀主能文章嘗爲箴誡諸  
子各令刊刻于至于溺器皆以七寶裝之續通鑑長編  
月上遣右拾遺孫逢吉至成都收偽蜀圖書法物乙亥  
逢吉還上法物皆不中度悉命焚毀圖書付史館孟昶  
服用奢僭至于溺器亦裝以七寶上遣命蜀碎之曰自奉  
如此欲無亡得乎三朝聖政錄太祖平蜀閱孟昶宮  
中物有寶裝溺器遂命碎宋興已下荆潭昶益懼遣大  
程官孫遇以蠟丸書間行東漢約出兵以撓中國遇爲  
邊吏所得太祖皇帝遂詔伐蜀遣王全斌崔彥進等出  
鳳州劉光乂曹彬等出歸州詔八作司度右掖門南臨

表忠錄卷之四 後蜀蒙

十六

汴水爲昶治第一區凡五百餘間供帳什物皆具以待  
昶使通鑑長編先是蜀山南節度判官張廷偉說通奏  
密不自建立大功何以塞時論莫若遣使通好并門令  
其發兵南下我即自黃花子午谷出兵應之使中原表  
裏受敵則關右之地可撫而有也昭遠然其言勸蜀主  
遣樞密院大程官孫遇與州軍校趙彥韜及楊鐸等以  
蠟彈帛書間行遺北漢主言已於襄漢增兵約北漢濟  
河同舉事遇等至都下彥韜潛取其書以獻穆昭嗣者初  
以方伎事高氏於是爲翰林醫官上數召見問蜀中地  
里昭嗣曰荆南卽西川江西南都也今已克蜀中則  
水陸皆可趨蜀上悅後數日得彥韜所獻書覽之  
笑曰我西討有名矣乃并赦遇彥韜命忠武節度使  
守處所道里遠近盡以爲圖九月甲戌命忠武節度使  
王全斌爲西川行營鳳州路都部署武信節度使侍衛  
步軍都指揮使大名崔彥進副之樞密副使王仁瞻爲  
都監寧江節度使使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劉光義爲歸州  
路副都部署內客省使樞密承旨曹彬爲都監合步騎  
六萬分路進討給事中沈義倫爲隨軍轉運使均州刺

史大名曹翰爲西南面轉運使上以西川將校多北人  
賜詔諭之轉禍爲福有能卿導大軍供餽兵食率衆歸  
順舉城來降者當議優賞行營所至毋得焚蕩廬舍  
畧吏民開張墳墓剪伐桑柘違者以軍法從事命八  
使度右掖門南臨汴水爲蜀主治第凡五百餘間供  
什物皆具以待其至乙亥全斌等辭宴於崇德殿賜  
玉帶衣服鞍馬戎器有差上出畫圖授全斌等因謂曰  
西川龍捷右廂都指揮使史延德前奏曰西川在天  
定不可龍捷右廂都指揮使史延德前奏曰西川在天  
固不可龍捷右廂都指揮使史延德前奏曰西川在天  
謂全斌等曰凡克城寨只籍其器蜀檣機二十五分  
給戰士我所欲得者其地耳蜀檣機二十五分  
月王師平荆湘昶懼將發使朝貢樞密使王昭遠固  
之二師平荆湘昶懼將發使朝貢樞密使王昭遠固  
飛鳥六畜皆死二十七年春昶遣使齎帛書通好於太  
原魯劉鈞爲天子至境上爲疆吏所獲太祖怒命王全  
斌領兵討之六將由鳳州路劉光乂等二將由夔州路  
皆無甚難之意將伐蜀命建第五百間于右掖門之前  
下臨汴水曰吾聞孟昶族屬多無使有不足昶旣俘卽

表忠錄卷之四 後蜀蒙

十七

以賜之召李煜入朝復命作禮賢宅於州南畧與昶等  
嘗親幸視役以煜江南嘉山水令大作園池導惠民河  
水注之會煜稱疾錢俶先請觀卽以賜俶居後爲尙  
度畧伴宮室是時諸國皆知在掌握間矣煜居後尙  
書都省叙居至錢思公惟演亦歸有司昶遣王昭遠趙  
彥韜等拒命昭遠成都人也年十三事東郭禪師智誣  
爲童子知祥嘗飯僧于府昭遠執巾履從智誣以入知  
祥見之愛其惠黠時昶方就學卽命昭遠給事左右而  
見親狎昶立以爲捲簾使樞密使王處回致仕昶以樞  
密使權重難制乃以昭遠爲通奏使知樞密使事然事  
無大小一以委之府庫金帛恣其所取不問昶母李太  
后常爲昶言昭遠不可用昶不聽昭遠好讀兵書以方



畧自許兵始發成都昶遣李昊等餞之昭遠手執鐵如意指揮軍事自比諸葛亮酒酣謂昊曰吾之是行何止克敵當領此二三萬離而惡少兒取中原如反掌爾昶又遣子元喆率精兵數萬守劍門元喆輦其愛姬携樂器伶人數十以從蜀人見者皆竊笑全斌至三泉遇昭遠擊敗之昭遠焚吉柏江浮橋退守劍門軍頭向韜得蜀降卒言來蘇小路出劍門南清彊店與大路合全斌遣偏將史延德分兵出來蘇北擊劍門與全斌夾攻之昭遠彥韜敗走皆見擒元喆聞昭遠等敗亦逃歸

表靈鑑卷之四 後漢

六

為招討使洋州節度使李進為副招討使帥兵拒戰蜀主謂昭遠曰今日之師卿所召也勉為朕立功蜀檣師至興州昭遠趙崇韜韓保正李珪率兵拒戰十二月遠據胡牀不能起免胃而逃遂拔利州崇韜布陣將戰而恨誅之元喆統之守劍門成都震恐皆怨昭遠召禍知祥飯僧見其惠點留給侍都左右累遷捲簾使通奏如生誌云大中未幾節制山南巡邊至汝州見古冢有屍文谷作文重葬之既葬我謂曰我已為太乙真人侍者獲至關下太祖詰曰汝何誘和而結劉鈞昭遠曰臣愚無知但忠于本國耳太祖釋之九國志王昭遠曰臣愚人幼孤貧年十三依東郭祖釋之而結劉鈞昭遠曰臣愚僧于府署昭遠持巾履從知謹得入時昶方就學見昭遠聽慧留給事昶左右昶嗣位以爲通奏使遷諸司使會樞密使王處回得罪乃昭遠爲通奏使知樞密事機務一以委之府庫財帛恣其所取不問未幾遷山南節度使判官張廷偉言於昭遠曰公素無勲業一旦位

至樞近不自建大功何以塞時論莫若遣人致書通好并州令其發兵南下我即自黃花子午谷出兵應之使中原表裏受敵可坐有闕右之地則君之功無有出其右者昭遠然之乃言于昶遣人問行齋蠟書以往太原為疆吏所獲及王師來伐昶令昭遠與韓保貞趙崇韜等領兵以抗王師昭遠好讀兵書頗以將畧自任始發成都昶遣宰相李昊等餞于郊外昭遠酒酣攘臂而言曰是行也非止克敵當以此數萬離而惡少取中原如反掌耳及行執鐵如意指揮軍事自方諸葛亮時王師已破劍門昭遠大懼俄與王師遇于漢源趙崇韜布陣將戰昭遠據胡牀不能起崇韜敗乃免胄棄甲走投東川為追騎所獲送闕下授左領軍大將軍開寶中卒野人閒話蜀人王昭遠戊午歲為巡邊制置使及文州遇軍人喧聚問之言舊冢內有尸不壞或以磚石投之其聲鏗然昭遠往見其形質儼然如新逝者冢中得石版云有唐故文州馬步都虞侯和文年五十八大中五年辛未五月五日卒葬于此昭遠致祭復令掩閉之於墓側刻石以銘之續通鑑長編建隆三年十二月蜀主命官磨勘四鎮十六州通稅自廣政十五年十二月蜀年別行追督龍游令成都田淳上疏諫其畧曰今甲子

表靈鑑卷之四 後漢

九

欲交陰陽變動天運人事合有改更如采厚欽之末議必亂經國之大倫此犯天意者一也大一所行將離分加租則將有去為禍此犯天意者二也四海財貨盡屬至尊散在民間積為資產或有科索誰敢抵拒陛下何不令其小蓄以成大有乎此損君道者一也夫百姓六軍之主也百姓足則軍莫不此損君道者二也蜀主不能足務奪百姓之財而足其私則軍莫不此損君道者三也蜀主不能足常稱成都尹乃無滅族之禍乎聞者皆為之恐淳論議自若或謂淳曰我安能附狗鼠劉光又攻夔州夔州守將鑿蓋指樞密使王昭遠輩也劉光又攻夔州夔州守將高彥儔戰敗閉牙城拒守判官羅濟勸其走彥儔曰吾昔不能守秦川今又奔北雖人主不殺我我何面目見蜀人乎又勸其降彥儔不許乃自焚死續通鑑長編十月



入峽路連破松木三會巫山等寨殺其將南光海等死  
者五千餘人擄戰棹都指揮使袁德宏等千二百人  
奪戰艦二百餘艘又斬獲水軍六千餘眾初蜀於夔州  
鑿江為浮梁上設敵柵三重夾江列礮具光義等行上  
出地圖指其處謂光義曰沂江至此切勿以舟爭勝  
當先遣步騎潛擊之俟其稍卻乃以戰棹夾攻可必敗  
也光義等未至鑿江三十里許捨舟前進浮梁復引舟  
而上遂頓兵白帝廟西蜀寧江節度使太原高彥休力  
戰不勝縱火自焚東都事周世宗既取秦鳳和懼  
致書世宗稱大蜀皇帝世宗怒其不禮不答和不自安  
乃於劍門夔峽多積芻粟增置師旅禁鐵為錢凡境內  
為鐵器用者置場鬻之以專其利立其子元喆為皇太  
子用王昭遠伊審徵韓保正趙崇翰等分掌機要其母  
謂和曰吾見莊宗及爾父時非有功者不使主兵以故  
人皆畏伏樂為之用昭遠出於微賤特爾初學時給事  
左右保正等皆世祿之子不知兵高彥休是爾父故人  
秉心忠實多所經練此可委任和不用其言宋興和懼  
潛結太原劉承鈞為援以撓中國乾德二年遣謀者孫  
遇問道齋蠟彈書為朝廷所獲太祖得之喜曰吾用師  
有名矣即命王全斌崔彥進王仁贍劉光毅曹彬等分

五代史記卷六十四 後蜀世家

路伐蜀所至皆克光毅之師至夔州或勸守將高彥休  
降彥休曰老幼百口在成都若一身偷生舉族何負吾  
今日止有死爾即具衣冠西北望再拜登樓縱火自焚  
始和母謂和惟彥休可委任及是果死之蜀擣杙二  
十八年正月王師留夔州節度使高彥休而蜀兵所在奔潰將帥  
多被擒獲和問計于左右老將石頤以謂東兵遠來勢  
不能久宜聚兵堅守以俟之和嘆曰吾與先君以溫衣  
美食養士四十年一旦臨敵不能為吾東向發一箭雖  
欲堅壁誰與吾守者耶乃命李昊草表以降時乾德三  
年正月也自興師至和降凡六十六日續通鑑長編王  
道大軍不得進議取羅川路入蜀康延澤謂崔彥進  
曰羅川路險衆人難以並濟不如分兵修棧約會大軍  
於深渡可也彥進遣白全斌全斌詳之不數日閣道成  
遂進擊金山寨又破小漫天寨而全斌亦以大軍由羅

川至深渡與彥進會蜀人依江而陣彥進遣步軍都指  
揮使張萬友等擊之奪其橋會暮夜蜀人退保大漫天  
寨明日彥進大破之乘勝拔其寨擒寨主義州刺史王審超  
來拒軍趙崇澗及三泉監軍劉延祚都統王昭遠都監趙  
崇勳引兵來戰三戰三敗追奔至利州北王昭遠等遁  
去渡枯柏津焚浮梁退保劍門王申晦王全斌等入利  
州獲軍糧糧人十餘萬斛乾德三年春正月蜀主聞王昭  
遠等敗甚懼乃多出金帛益募兵守劍門命太子元喆  
為元帥武信節度使兼侍中李廷珪及前武定節度使  
同平章事張惠安副之帶甲萬餘餘旗幟悉用文縷綱其  
札以錦將發而雨元喆慮其沾濕悉令解去俄而止復  
從見者莫不竊笑王全斌等自利州趨劍門次益光會  
議曰劍門天險古稱一夫荷戈萬夫莫敵諸君宜各陳  
進取之策侍衛軍頭何徽曰得降卒進言益光會東  
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來蘇蜀人於江西置柵對岸可  
渡自此出劍門南二十里至青驢店與官道合若大軍  
行此路則劍門之險不足恃也王全斌等即欲卷甲赴  
之康延澤曰蜀人數戰數敗膽氣奪矣可急攻而下也

五代史記卷六十四 後蜀世家

且來蘇狹徑主帥不宜自行但可遣一偏將往耳若抵  
青驢店與大軍夾擊劍門昭遠等必成擒矣全斌等然  
之命史延德分兵趨來蘇王昭遠等引兵退駐漢源坡  
棄寨而遁延德遂至青驢王昭遠等引兵退駐漢源坡  
崇其偏將守劍門全斌等以銳兵奮擊破之及漢源趙  
崇翰布陣策馬先登昭遠遠棄甲而逃全斌等遂取劍  
手斬數人乃被執昭遠遠投東川匿民倉舍下悲嗟流涕  
州殺蜀軍萬餘人昭遠遠投東川匿民倉舍下悲嗟流涕  
目盡腫惟誦羅隱詩曰運去英雄不自由俄亦為追騎  
所獲太子元喆與李廷珪等日夜嬉遊不恤軍政至縣  
州聞劍門已破將退保東川翌日棄軍西還所過盡焚  
其廬舍倉廩乃去蜀主知劍門已破太子元喆亦奔還  
惶駭不知所為問左右計將安出有老將石頤者對  
曰東兵遠來勢不能久請聚兵堅守以俟之蜀主歎曰  
我父子以豐衣美食養士四十年一旦遇敵不能為我  
東向放一箭今雖欲閉壁誰肯効死者司空兼武信節  
度使同平章事李昊勸蜀主封府庫以請降蜀主從之  
因命昊草表已卯遣通奉使宣徽北院太原伊審徵奉  
降表詣軍前庚辰詔行營所經州府長吏以牛酒犒師  
乙酉王全斌等次魏城伊審徵以蜀主降表至全斌受



之遺先鋒都監通事舍人田欽祥乘驛八奏又遣康延澤百騎趨成都見蜀主論以恩慰撫軍民雷三日乃還欽祥以府庫錢帛給軍士諸將所過咸欲屠戮以入城盡以府庫錢帛給軍士諸將所過咸欲屠戮以獨曹彬禁之乃止故峽路兵始終秋毫無犯上聞之喜曰我任得其人矣賜詔褒之辛卯王全斌等至升仙橋蜀主備亡國之禮見于軍門全斌承制釋之蜀主復遣其弟保率節度使雅王仁贊奉表求哀丙申田欽祥至自西川孟昶降表以其先人墳廟及老母為請上優詔答之并諭西川將吏百姓等使皆安頓如故孟昶降表臣聞三皇御宇萬邦歸有道之君五帝垂衣六合無為之化其或未知歷數猶昧存亡致與天討之師實懼遠臨之罪敢祈英睿俯聽哀鳴伏念臣生自并門長于蜀地幸以先君之基構德從幼歲以纂承只知四序以推遷不識三靈之改卜皇帝明光出震盛德居乾聲教被于遐荒慶澤流于中夏當凝旒王殿之始缺以小事大之儀泊告類園丘以來稽執玉持帛之禮蓋蜀地居偏僻阻隔微猷已慙先見之明因有後時之責今則皇威赫怒聖畧風行干戈所指而無前聲鼓纔臨而自

五史記卷六十四 後蜀世家 三

前非朕不食言爾無他慮東都事略三年全斌之師次魏城昶上表請降太祖賜詔慰安之初王師將入境昶遣其子元詰為元帥守劍門自成都携妓樂嬉戲而行聞昶曰是行也豈止克敵當定中原矣執銳如指戰昭遠曰是行也豈止克敵當定中原矣執銳如指揮軍事自比諸葛亮及崇輶敗昭遠遂竄匿東川民舍遠為追兵所執其他悉為降虜也出師凡六十六日而兩川平蜀禱祝是月劍門不守元詰奔還問計于左右老將石贊曰此軍遠來勢不能久可堅壁以老之昶沉吟久之乃彈指歎曰吾父子不能久可堅壁以老之通奏使人為我東向發一箭今若閉壘誰肯效命乃遣亡國之禮見於軍門全贊承制釋罪蜀鑑王全斌等至成都縱部下掠奪子曹彬屢請旋師不聽其後事具國史茲不著野人問話大軍未至前自春及夏無雨螟蝗大作一旦漢川什邡縣石井中夜有十尺火龍騰躍而出浩浩昇天而去乃至麟甲首足明燦然人風吼天草木皆拔奔流于街巷中高聲唱言有神人披髮無衣青布袴奔走于流汗流面困乏喘氣而口不甞停兩日無翁無母救你流汗流面困乏喘氣而口不甞停兩日

五史記卷六十四 後蜀蒙 三

非天地之垂慈豈見軍民之受賜謹遣親弟仁贊奉表待罪又上宰相樞密小國之封疆常阻大朝之正朔伏西蜀嗣守餘基自量盛郊禪令預梯航願同臨照而以阻皇帝位登宸極禮盛郊禪令預梯航願同臨照而以阻詎可抗威葉甲倒戈尋報効順具陳降款上遣使慰勞親固于生無所覲望許男銜璧已蒙解釋之儀虞舜垂衣行保安全之望丹誠信并及幽遐難勝伏惟某官協贊萬幾懷柔八表迥敷恩信并及幽遐難勝伏惟某官協特加敷奏冀遂保家之懇終養晨昏烏反哺以知恩竊將比喻雀銜環而報德以荷生感賴感銘詞罔盡退瞻德宇但瀝虔誠宋答詔朕以受命上穹臨制中土始務保民而崇德誠思右武以加兵至于臨戎蓋非獲已矧惟益部僻處一隅靡思僭竊之愆輒肆窺覷之志潛結并寇自啓釁端爰命偏師往申甲伐靈旂所指逆壘自平朕嘗終宵惴然北民何罪屢馳驛騎戢兵鋒務宣極澗之懷以盡招携之禮而鄉果能率家屬而請命拜表疏以祈恩托以慈親保其宗祀悉封府庫以待王師追咎改圖將自求于多福匿假舍垢當盡滌于



亦不知所在復有鷓鴣鳴于庭射之不中時故老見之  
皆秘而不奏未幾大軍入界五國故事蜀之末年百  
官競執長鞭自馬至地婦人競帶高冠子皆謂之朝天  
又製新曲名之曰萬里朝天意謂皆朝于已及歸降之  
後崎嶇川陸至于京師乃萬里朝天之驗矣老學庵  
筆記蜀孟氏時苑中忽生百合花一本數百房皆並蒂  
圖其狀于聖壽寺門樓之中夾壁間謂之瑞百合圖至  
今尚存乃知草木之妖無世無之茅亭客話偽蜀廣  
政未成都人唐李明父失其名因破一木中有紫紋隸  
書太平兩字時欲進蜀主以為嘉瑞有識者解云不應  
此時須至破了方見太平爾果自聖朝甲伐之後頻頽  
曠蕩之恩救其傷殘之俗後仍改太平與國之號即知  
識者之言諒有証矣又成都漆匠艾延祚甲午歲為  
賊所驅于郡署令造漆器五月六日或聞鼓聲及南  
門火起乃天兵至都也延祚因上樹匿于穠葉間見天  
軍往來搜捕殺戮至夜遂下樹于積屍中臥至中宵聞  
傳呼頗類將吏有十數人且無燭炬因竊視之不見其  
形但聞案簿籍稱點姓名無燭炬因竊視之不見其  
唱及延祚而過僮屍相接猶檢閱未已乃知聖朝討叛

後蜀蒙

伐逆屠戮之數奉天行誅故無誤矣蜀構机先是蜀  
人質錢取息者將徙居必書其門曰召主收贖周世宗  
尤欲平蜀而不果至太祖始克之蜀未亡前一年歲除  
日昶令學士辛寅題桃符板于寢門以其詞非工昶  
命筆自題云新年納餘慶嘉節賀長春蜀平朝延以呂  
餘慶知成都長春乃太祖誕聖節名也其符合如此  
又二十三年十二月太廟青衣神言是宮中衛聖龍  
神乞出居于外乃于昭覺寺廡下建堂自內引出置  
井中有火龍騰空而去昶書兆民賴之四字誤以兆為  
趙十一有火龍騰空而去昶書兆民賴之四字誤以兆為  
雜錄昶未亡時蜀人質錢取息者每將徙居必書其門  
曰召主收贖蓋周世宗累欲收蜀而不果至我太祖乃  
收之此其應也洛中紀異錄昶末年忽命收官質  
庫家大署庫前云奉勅限一月召主收贖未幾王師  
西征蜀平時人始悟召主收贖之義召者趙也贖者蜀  
也孟昶即宋之臣也即知天命皇家之平盪暴亂固  
日矣茅亭客話聖朝乾德二年歲在甲午與師伐蜀  
明年春蜀主出降二月除兵部侍郎參知政事呂公餘  
慶知軍府事以偽皇太子策勳府為理政所先是蜀主

每歲除日諸宮門各給桃符一對俾題元亨利貞四字  
時偽太子善書札選本宮策勳府桃符親自題曰天垂  
餘慶地接長春入字以為詞翰之美也至是呂公名餘  
慶太祖誕聖節號長春天垂地接先兆皎然則國之替  
興固前定矣洛中紀異錄孟蜀于宮城府近側置一  
策勳府時昶之子詰常居之昶以歲末自書桃符云天  
降餘慶聖祚長春詰拜受致于寢門之左右及蜀平詔  
叅政呂餘慶權知府事以內外曹署俱不便于公私至  
策勳府公曰此處甚便欣然下馬至寢門公或視桃符  
字乃曰吾不處甚便欣然下馬至寢門公或視桃符  
家之命呂公之蜀也聖祚長春又是主上聖節之號則  
皇運未可測也野人閒話孟蜀主母后之宮有衛聖  
神龍堂亦嘗修飾嚴潔蓋即世俗之家神也一旦別欲  
廣其殿宇因畫寢夢一青衣謂后曰今神龍意欲出宮  
外居止宜于寺觀中安排可也后欲從之而子未許后  
既就繪事云畢遂宣教坊樂自宮中引出奏送神曲歸  
新廟中奏迎神曲其日元雲四合大風振起及神歸位  
雨即滂沱或曰衛聖神龍出離宮殿是不神也逾年國  
亡滅而去土地歸廟中矣能改齋漫錄古今詩話云

後蜀蒙

太祖采聽明遠每邊事纖悉必知有間者自蜀還上問  
劍州有何事明遠曰但聞成都滿城誦朱山常苦熱詩  
曰碩暑鬱蒸蒸無處避涼風清冷幾時來上曰此蜀民思  
我來伐也然予嘗考睦台符岷山異事云梓潼山人李  
堯夫吟咏尤尚譏刺謂蜀相李昊吳戲曰何名之背時  
為吳所擯知蜀主國柄隳素生民肆擾吟苦熱詩云炎  
暑鬱蒸無處避涼風清冷幾時來以是知此兩句乃李  
堯夫詩非朱山詩也清冷兩字不建消息遠甚堯夫又  
有大內盆池詩云向外疑無地其中別有天蜀平後贈  
滕入蜀不得名詩云方外與誰為道友關中獨自占詩家  
明遠每邊事明遠曰但聞成都滿城誦朱山常苦熱詩曰  
碩暑鬱蒸蒸無處避涼風清冷幾時來上曰此蜀民思  
外有之事明遠曰但聞成都滿城誦朱山常苦熱詩曰  
碩暑鬱蒸蒸無處避涼風清冷幾時來上曰此蜀民思  
吾之來伐也時雖已下荆楚孟昶有唇亡齒寒之懼而  
討之無名昶欲朝貢王昭遠固止之乾德三年昶遣謀  
者孫遇齋蠟丸帛書間道往太原結劉鈞為援為朝廷  
所獲太祖喜曰興師有名矣執問者命王全斌率禁旅  
三萬分路討之俾孫遇指畫山川曲折閣道遠近令工



圖之而授神算令王全斌往焉曰所克城寨止籍器甲  
芻秣若財帛盡分給戰士王師至蜀和遣王昭遠帥  
師來拒未幾相繼就擒始降執和起蜀大將王仁贍  
自南劍獨先歸關乞見恐已惡暴露歷數全斌等數將  
貪殖貨財弛縱兵律為所訴反欲自斃太祖笑謂仁贍  
曰納李廷珪妓擅開豐德庫取金寶此又謂誰耶仁贍  
惶怖叩伏待罪上又曰此行清戒畏慎但有曹彬一人  
耳臺臣請深治征蜀諸將橫越之惡太祖盡釋之北  
宋編年初上以亡蜀故相歐陽炯為翰林學士炯性坦  
率無檢束雅善長笛上聞召至便殿奏曲溫叟叩殿門  
求見諫曰禁署之職典司詰命不可作伶人事上曰朕  
頃聞孟昶君臣溺于聲樂炯至宰相向習此技故為我  
擒所以召炯驗之耳溫叟謝曰臣愚不識鑿戒之微旨  
自是亦不復召炯矣 蜀監論曰唐末五代宇祿分裂  
歷七姓十二君垂五十年僅守中原之境自江以南割  
而為四僭竊蜂起豈獨建與知祥而已哉我宋龍興削  
平僭偽昶不率先諸侯以朝京師而天討所加方且尤  
其豐衣美食之不足以得士抑愚矣王師既定蜀繼下  
江南存李煜而車書混一列聖撫摩覆育深仁厚澤淪  
肌洽髓中興以來虎臣宿將極力捍禦如手足之衛頭

表忠義第六十四 後蜀

五

日民之戴宋有死無二三百年猶一日也夫以藝祖之  
宵旰以圖蜀其艱且勤也已如此蜀在今日為上流之  
重也如此保蜀如保元氣猶懼不及况輕視而淺謀乎  
念祖宗有蜀之勤而顧今日保蜀之不易則昔人之得  
失可不為永鑒歟 五代史補孟知祥之入蜀也視其  
險固陰有割據之志泊抵成都值晚且憇于郊外有推  
小車子過者其物皆以布袋盛之知祥問曰汝力能勝  
幾袋推者曰極力不過兩袋知祥惡之後果兩代而亡  
初吳事王衍為翰林學士衍之亡也吳為草降表至是  
又草焉蜀人夜表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當時傳以為  
笑蜀檣枕吳宇穹佐唐相神後王師來伐吳勸封府庫  
區其妻劉氏至夷陵卒吳追感亦卒年七十二贈左僕  
射吳事前後蜀五十年資貨巨萬奢多踰度妓妾數百  
嘗讀王愷石崇傳笑曰窮儉乞兒以此為富可笑可  
日臣觀宋氏起運不類漢周天厭亂久矣一統海內其  
在此乎若通職貢亦保安三蜀之長策也蜀主將發使

桐密院王昭遠固止之乃以文思使景處瑋等率兵屯  
峽路又遣使往涪瀘戎等州閱權手增置水軍 蜀檣  
枕率相李昊請對言曰臣觀大宋啓運不類漢周天厭  
亂久矣一統天下其在此乎若通職貢亦保安三蜀之  
長策也昶曰卿且去朕徐自圖之 又蜀王衍及昶降  
表皆昊為之蜀人鄙其所為夜書其門曰世修降表李  
昶至京師拜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秦國公 昶封孟  
公詔伯禹導川黑水本梁州之域河圖拒象岷山直井  
絡之墟屬中原多故遠服未實遂割裂于山河鏡僭竊  
于位號朕削平寓縣載整皇綱復周漢之舊疆寵綏羣  
后采唐虞之大訓協和萬邦六年于茲百揆時叙禮樂  
征伐之柄盡出朝廷要荒山澤之君咸修職貢一昨援  
長庚而授律法時雨以興師先申誕告之文以慰溪來  
之眾咨爾僞蜀主孟昶先承餘緒保據一隅擅正朔而  
自尊歷歲時而滋久屬王師之致討察天道之惡盈體  
此綏懷思于效順盡率郡吏降于軍門抗手跪以陳誠  
伏天閣而請命是用昭示大信盡滌瑕垢疵度越彛章升  
于崇秩冠紫微之近署以奉內朝翦鴉首之與區為之  
食邑豈比夫魏封劉禪魏升驃騎之班隋待蕭瑄惟列

表忠義第六十四 後蜀

五

莒公之號率從異數式給殊私爾宜欽承往踐厥位可  
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中書令秦國公給上鎮節度  
使俸祿餘官 七日而卒 孟昶遺表臣聞大數有限萬化  
除拜有差 七日而卒 孟昶遺表臣聞大數有限萬化  
愚而不免將啓手以歸土再瀝懇而聞天伏念臣謬承  
父業竊據坤維數千里之山河四十年之統攝雖有臨  
深之懼且無事大之規是以遠勞王師恭行天討上思  
老母下念民生潛收拒轍之心旋露投戈之請皇帝納  
汗道廣來遠恩寬遐顧彩鳳之書遽釋牽羊之罪伏自  
遠辭歸里獲觀瑤瑋帝澤天恩會無虛日皇華驛騎長  
乃蒙陛下賜官勳方圖朝謝不謂偶無疾疹遽覺沉微  
損何期漸見彌留將別聖朝即歸幽壤絕拜章於雙關  
一息雖存命易箆于病躬五神已耗伏惟皇帝長與鳳  
歷承霸鴻圖鎮居四海之尊永作兆民之慶 追贈楚王  
宋贈孟昶尚書令楚王冊文咨爾故檢校太師兼中書  
令秦國公孟昶冊贈之典所以彰世祚而紀勳伐繼絕  
之義所以旌異域而表來庭苟匪全躬寧兼二者國家  
乘乾撫運括地開圖稽至德于黜華體深仁于湯禹既



定壺關之亂復翦淮甸之凶暨荆及衡洗蕩通穢以為  
人君之道先德而後刑王者之師有征而無戰兵威震  
疊寰宇來同以薄伐兩川祖征三峽惟爾和襲乃堂  
構棟有巴庸而能祇畏皇靈保全宗緒知機識變委順  
圖全馳子半魏闕之心奉伯禹塗山之會朕自聞獻款  
良切慮懷永年景命不融奄然殂謝於戲爾有及親之孝  
數所保倫爾有達上之情所期終養何高穹之不祐與  
特與常倫爾有達上之情所期終養何高穹之不祐與  
幽壤之同歸斯朕所以當寧與悲徹縣永歎詢于史氏  
申命禮官今遣使起復雲麾將軍檢校太傅右神武統  
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平昌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孟  
仁贊持節贈爾為尚書令仍追封楚王於戲式備哀榮  
載光簡牒南宮峻秩全楚大邦併示追崇莫超爨制始  
終之分朕無愧焉仍贈墳莊一區給守墳人米千石錢  
五萬諡其母李氏為人明辯甚見優禮詔書呼為國母  
日恭孝其母李氏為人明辯甚見優禮詔書呼為國母  
嘗召見勞之曰母善自愛無戚戚思蜀他日當送母歸  
李氏曰妾家本太原儻得歸老故鄉不勝大願是時劉

魏書卷之四十四 後魏書

元

鈞尚在太祖大喜曰侯平劉鈞當如母願昶之卒也李  
氏不哭以酒酌地祝曰汝不能死社稷苟生以取羞吾  
所以忍死者以汝在也吾今何用生為因不食而卒  
史皇朝乾德三年春王師平蜀詔昶舉族赴闕賜甲第  
于京師迨其臣下賜資甚厚尋冊封昶王是歲秋卒于  
東京時年四十七事具皇太后歷自祥禱同光三年丙  
戌歲入蜀父子相繼九十四年而亡蜀禱同光三年丙  
萬民擁道哭聲動地昶以袂掩面而哭自三至眉州  
百姓勸絕者數百人蓋與王術不同耳續通鑑長編  
乾德二年上遣使以御府供帳送昶于江陵且命有  
司為昶官屬治第又遣使至江陵分給鞍馬車乘乙酉  
昶至近郊皇弟開封尹光義勞之玉津園丙戌大陳諸  
軍於前昶與弟開封尹光義勞之玉津園丙戌大陳諸  
三人素服待罪明德門外詔釋罪賜昶等襲衣冠帶上  
御崇元殿備禮見之禮畢御明德門觀諸軍按部還營  
遂宴昶等于大明殿賜物有差六月甲辰以孟昶為開  
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秦國公庶戍孟昶卒

上為輟五日朝贈昶尚書令進封楚王諡恭孝贈布帛千  
疋葬事官給初昶母李氏隨昶至京師上數命肩輿入  
宮謂之曰國母善自愛無戚戚懷鄉土異日當送母歸  
李氏曰使妾安往也願也時上已有北征意聞其言喜曰  
或歸身井里妾之願也厚加資賜及昶卒李氏不哭  
舉酒酌地曰汝不能死社稷苟生以取羞吾所以忍死  
者為汝在也今汝既死社稷苟生以取羞吾所以忍死  
東都事略昶乃與其官屬由峽江而下昶至京師太祖  
御崇元殿備禮見之授開府儀同三司兼中書令秦國  
公七日而卒冊封昶母李氏諡曰孝恭自京師太祖失  
謂曰無戚戚懷鄉土異日當送母歸李氏曰使妾安往  
太祖曰歸蜀爾李氏曰妾家太原儻得歸老及昶卒  
李氏不哭以酒酌地曰汝不能死社稷苟生以取羞吾  
吾所以不哭以酒酌地曰汝不能死社稷苟生以取羞吾  
而卒太祖聞而哀之蜀禱同光三年丙戌大陳諸  
闕自眉陽乘舟至荆州出安陸太祖遣使迎勞并遣其  
母湯藥五月至京素服待罪赦之封秦國公時乾德三

魏書卷之四十四 後魏書

元

年也錄其子弟舊臣僅百人願皇朝日歷是歲卒年四  
十七追封楚王諡恭惠葬洛陽昶切聰悟才辯自襲位  
頗勤于政邊境不寧國內阜安其後用王昭遠韓保正  
掌軍國事其母謂曰如昭遠者始以微賤事汝左右保  
正世祿素不知兵一旦邊境有急此輩制敵必先敗劔  
惟高彥俦是汝父故人可以委任昶不制敵必先敗劔  
不哭以酒酌地曰汝不能死社稷苟生以取羞吾所以  
日吾所以不哭以酒酌地曰汝不能死社稷苟生以取羞  
亦卒 玉壺清話王師伐蜀孟昶出拒之其勢既蹙  
始自資表詣王全斌請降奉其母速官屬沿峽流而下  
至江陵上遣使厚勞之別賜茶藥慰其母手詔之曰國  
母李氏有賢識昶在國或縱修過度往往詬于庭有  
司始候昶至關令街壁獻餼于兩觀之下御舍元殿備  
勞于郊近止令素服待罪于兩觀之下御舍元殿備禮  
見之昶詔有司直右夜門東葺大第五百楹日用器皿  
悉賜焉封昶為中書令秦國公給巨鎮節俸命六日  
而卒年四十七發哀奠贈視三公之秩初其母纒至關  
上以禁與肩至宮庭嬪御扶掖親酌酒飲之曰母但寬  
衷勿念鄉土異日必送母歸蜀母奏曰妾家本太原若  
許妾還并州死亦心足時晉雖未平太祖聞其言識大



喜曰侯平到鈞立送母歸必如所願因厚賜之後昶卒  
母亦不哭以酒餉地日爾貪生失理不能納體于真  
又既死吾安藉其生耶遂數日不食而卒五國故事  
亦能稟之及歸皇朝終訖天命遠視王師下蜀時護送孟  
福血道蓋相萬里能改齋漫錄王師下蜀時護送孟  
平蜀詩畧曰全家離錦水五月下羅塘猶然詩人李度作  
鞍白面郎疊疊重離錦水五月下羅塘猶然詩人李度作  
時徐匡璋納女于昶拜貴如別號夫人意花不足  
擬其色似花祖開其名命別號送中作詞自解曰初離  
蜀道心將碎離恨綿綿春日如烟馬時聞杜鵑三  
千宮女皆花貌委最嬋娟此去朝天只恐君王寵愛偏  
陳無已以夫人姓費誤也鐵園山叢談花蕊夫人蜀  
王建妾也後號小徐如者大徐如生王行而小徐如其  
女弟在王行時二徐坐燕游淮亂亡其國莊宗平蜀後  
二徐隨王行歸中國半塗遺害焉及孟氏再有蜀傳至  
其子昶則又有一花蕊夫人作宮詞者是也國朝降下

花蕊夫人 後蜀蒙

三

西蜀而花蕊夫人又隨昶歸中國昶至且十日則召花  
蕊夫人入宮中而昶遂死昌陵後亦感之嘗進壽屢為  
患不能遂太宗在晉邸數諫昌陵而昶未果去一日兄  
弟相與獵苑中花蕊夫人在側晉邸方調弓矢引滿政  
擬射走獸忽回射花蕊夫人在側晉邸方調弓矢引滿政  
知蜀有兩花蕊夫人皆亡國且殺其身始所傳多謬不  
平甫云花蕊宮詞三十二首今考王恭簡續成初集錄  
纒木長新日月宮闈三十六宮連苑太平天子坐崑山  
會真殿繞宮牆樓閣相扶接太極靜院玉階橫水岸  
御籬香殿繞宮牆樓閣相扶接太極靜院玉階橫水岸  
長似江南好風景魚船來去碧波中東院柳絲牽兩岸  
龍池鳳苑夾城中曉鐘聲斷嚴妝罷院紗窗人幸處  
殿名新立號重光鳥上池臺盡改張但是一人幸處  
黃金閣內鎖牙牀安排諸苑接行廊水檻周回十里通  
青錦地衣紅綺毼盡鋪龍腦鬱金香夾城門與內門通  
朝罷巡遊苑中每日無非列候處滿隄紅艷立春風  
厨船進食新時新侍坐無非列候處滿隄紅艷立春風  
隔花誰喚打魚人立春日進內園花紅艷輕頭嫩索膾  
跪到玉階猶帶露一時宣賜與宮娃三箇宮城近夾牆

苑中池水白茫茫亦從獅子門前入旋見亭臺繞岸傍  
離宮別苑繞宮城金板輕敲合鳳笙夜月明花樹底  
傍池長有按歌聲御製新翻曲玉笛聲移紅樹青苔  
盡將鸞鏡來抄譜先按君王玉笛聲移紅樹青苔  
太虛高閣凌波殿背倚城牆面浸池諸苑心樓殿勝  
羊車到處不教知倚儀承鸞龍池掃地焚香日午時  
等候大家來院裏看教鸞龍池掃地焚香日午時  
筆視將來繞曲池張向彩鸞鵲念宮詩才人出入每  
六宮官職總新除宮女安彩鸞鵲念宮詩才人出入每  
御前頻見錯相呼春風一面晚妝成四御製寫新詩  
却被內監遙覷見故將紅豆打黃鸝梨園弟子傍池  
小樂排宴候遊旋把銀筵先探幾回斜望花開遙舉  
殿前排宴候遊旋把銀筵先探幾回斜望花開遙舉  
傳聲先喚近臣來小毬場近曲池頭宣喚勳臣試打  
先向畫廊排御名內人酌酒纔宣賜馬上齊呼萬歲  
上棚專喚近臣來小毬場近曲池頭宣喚勳臣試打  
幾回拋毬抱鞍橋自教官乘騎怯又嬌玉鞍初跨柳  
上棚知是官家認遍長贏第一籌翔鸞閣外夕陽天

花蕊夫人 後蜀蒙

三

樹影花光水接連望見內家來往處水門斜過卷樓船  
內人追逐采蓮時驚起沙鷗兩岸飛蘭棹把來齊拍水  
並船相逐采蓮時驚起沙鷗兩岸飛蘭棹把來齊拍水  
旋折荷花伴歌舞夕陽斜照滿衣紅月頭支給御牀前  
滿殿宮娥盡十千遇著唱名多不應含羞急過御牀前  
父因治館中廢書得時花蕊夫人號能詩而世不傳王  
篇大治館中廢書得時花蕊夫人號能詩而世不傳王  
臣日午殿頭宣索鮪隔花進食簾時新人坐列無非侍  
錢滿殿宮娥盡十千遇著唱名多不應含羞急過御牀  
前之號花蕊夫人號能詩而世不傳王  
太在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城上豎  
妾蜀兵十四萬其餘事具國史原注知祥與滅年數甚  
而王師數萬爾其國史原注知祥與滅年數甚  
三年乙酉入蜀至皇朝乾德三年乙丑國滅凡四十一  
十年者舊五代史云同光三年丙戌至乾德三年乙丑  
仁祐彭王仁操嘉王歸朝並為環衛官仁贊在國時封雅王



節度使仁祐右羽林軍統軍仁操左龍武統軍子元詰  
元珪元帥在蜀封秦王和之廣政二十五年立為皇太  
子王師伐蜀使居與十餘年亦有治迹移鎮定州封  
秦軍節度使征幽州與諸將破契丹于徐河以功封  
太原又從征幽州與諸將破契丹于徐河以功封  
公知滑州又知徐州卒年五十五元珪初封褒王歸朝  
為右子隆衛上將軍遷右神武統軍出知滑州以卒  
詰有子隆衛上將軍遷右神武統軍出知滑州以卒  
詰秦軍節度使弟不聞于封爵皇景風而列于散官  
隋帝平陳子節度使弟不聞于封爵皇景風而列于散官  
雨以濟師富敵境未聞于封爵皇景風而列于散官  
隨利澤之恩別復降妻古封武崇秩曲阜是伯禽之  
國太尉乃周勃之官山河距九州之雄級冕冠三公之  
貴舉為賞典斯實異恩蜀國長子元詰禮法矜莊神  
采英秀馳脩途于早歲播令問于蜀川正朔未同于  
國而人稱世于車書既混于大朝而目是良臣以爾  
乃心豈限桑制是命陟將壇之效順保祖母之高年  
秩封侯用光殊渥將表臨戎之寄更增光祿之勳爾  
分天子之憂勤出將軍之號令與其改弦而易調不若

後魏書卷之四十四 後魏書

三

從俗以安民布政頌條予誠有望榮家奉國爾其勉之  
留宮中日宴臥內其思可謂隆矣及明宗即位重誨專  
政始構疑貳逐變誠節榷誅李嚴專留季良遂結董璋  
攻遂建之其跋扈之心著矣嘗論者以王孟僭竊其惡均  
於後唐託不臣猶有可恕嘗論者以王孟僭竊其惡均  
藩輔而乃倘然自帝不復顧忌跡其素心真亂臣賊子  
也稍峻而王行荒濫驕佚之失孜孜求治與民休息雖  
罰稍峻而王行荒濫驕佚之失孜孜求治與民休息雖  
謀結并州之援此至愚極昏者之所不為而祖為之固  
宜誅之無赦及王之贈子孫俱享厚祿太祖皇帝真大  
子降虜哉史臣曰昔張孟陽為劍閣銘云惟蜀之門  
作固作鎮世濁則逆道清斯順是知自古坤維之地  
亂代則閉之而通道與運則取之如俯拾然唐氏之  
人蜀也兵力雖勝帝道猶昏故數年間得之復失及皇  
上之平蜀也夫王行之道猶昏故數年間得之復失及皇  
而從化也且夫王行之道猶昏故數年間得之復失及皇  
遇明代也則受封于楚旬雖俱為亡國之主何幸與不

幸相去之遠也

後魏書卷之四十四 後魏書

三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四下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五

盧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南漢世家第五

劉隱其祖安仁上蔡人也後徙閩中商賈南海因家焉

父謙為廣州牙將唐乾符五年黃巢攻破廣州去略湖

湘間廣州表謙封州刺史賀江鎮遏使以禦梧桂以西

歲餘有兵萬人戰艦百餘艘五代史劉陟即劉龔初名

唐為潮州長史因家嶺表父謙素有才識唐咸通中宰相

相韋宙出鎮南海謙時為牙校職級甚卑然氣貌殊常

也他日我子孫或可依之謙後果以軍功拜封州刺史

兼賀水鎮使甚有稱譽 五國故事其先上蔡人徙閩

之仙遊復遷番禺因家焉 父謙為賀水鎮將 東都事

略劉鏡其先蔡州上蔡人也五世祖安仁唐潮州刺史

子孫因家嶺南宰相韋宙以其兄之子妻安仁之子謙

望字德光亦名知謙後止名謙咸通中為廣州牙將章

宙以兄女妻之 北夢瑣言丞相韋宙出鎮南海有

小將劉謙者職級甚卑氣宇殊異乃以從猶女妻之其

內以非我族類慮招物議諷諸幕僚請止之丞相曰

此人非常流也他日吾子孫或可依之謙以軍功拜封

州刺史韋夫人生子曰隱曰巖隱為廣帥巖嗣之奄有

嶺表四府之地自建號曰漢改名巖在位經二紀而終

次子嗣即京兆知 謙三子曰隱台巖 胡賓王劉氏興亡

-2 103 30 462" data-label="Text">

人之鑿非謬也 謙卒廣州表隱代謙封州刺史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五 南漢世家

殺瑀玘迎知柔知柔辟隱行軍司馬其後徐彥若代知

柔表隱節度副使委以軍政彥若卒軍中推隱為留後

天祐二年拜隱節度使五代史謙之長子曰隱即韋氏

水諸將有無賴者幸變作亂隱定計誅之連帥劉崇龜

聞其才器為右都校復領賀水鎮俄奏兼封州刺史用

法清肅威望頗振唐昭宗以嗣薛王知柔石門扈蹕功

授清海軍節度使詔下有府之牙將盧瑀譚玘謀不稟

朝命隱舉部兵誅玘玘以聞知柔至深德之辟為行軍

司馬委以兵賦唐昭宗命宰相徐彥若代知柔復署前

職彥若在鎮二年臨薨手表奏隱為兩使留後昭宗未

之許命宰相崔遠為節度使遠行及江陵聞嶺表多盜

懼隱遠詔遲留不進會遠復入相乃詔以隱為留後然

久未即真及梁祖為元帥隱遣使持重賂以求保薦梁

祖即表其事遂降旄節 五國故事先時唐末天下藩

鎮不受代而薛王知柔以石門扈蹕功授唐廣帥丞相

齊公徐彥若復代知柔隱皆 梁開平元年加檢校太尉

迎納朝論嘉之尋自為廣帥

兼侍中二年兼靜海軍節度安南都護三年加檢校太

師兼中書令封南平王 五代史梁開平初恩寵殊厚遷

梁祖郊禮禮畢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又命兼領安南

都護充清海靜海兩軍節度使 五代會要開平三年

四月封廣州節度使劉隱為南平王 五國故事梁朝

命拜南平王 東都事略昭宗時嗣薛王知柔鎮廣州

以隱為司馬知柔委以兵柄宰相徐彥若代知柔以隱

為節度副使彥若卒遣奏薦為留後遂拜節度使梁開

平初兼靜海軍節 隱父子起封州遭世多故數有功于

嶺南遂有南海隱復好賢士是時天下已亂中朝人士

以嶺外最遠可以避地多游焉唐世名臣謫死南方者

往往有子孫或當時仕宦遭亂不得還者皆客嶺表王

定保倪曙劉濬李衡周傑楊洞潛趙光允之徒隱皆招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五 南漢世家



禮之定保容管巡官曙唐太學博士濬崇望之子以避  
亂往衡德裕之孫唐右補闕以奉使往皆辟置幕府待  
以賓客傑善星歷唐司農少卿因避亂往隱數問以災  
變傑恥以星術事人常稱疾不起隱亦容之洞潛初為  
邕管巡官秩滿客南海隱常師事之後以為節度副使  
及龔僭號為陳吉凶禮法為國制度略有次序皆用此  
數人焉乾化元年進封隱南海王五代史進封南海王  
五代會要梁開平  
四年四月進封是歲卒年三十八五代史開平四年三  
劉隱為南海王  
化元年五月清海軍節度使守侍中兼中書令劉隱薨  
輟朝三日百寮詣闕門奉慰閩祭劉隱文惟靈五羊  
輿區番馬巨壤漢為列郡唐作雄藩總百蠻五嶺之  
有出將入相之盛是故地啟嘉數天生大賢濬六韜三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五 南漢蒙

三

畧之才謀擅五袴二天之政術俾其於家受詔衣錦  
牙控二十四州之繁難當二十八齒之美茂光揚千古  
冠絕一時至若恢張霸業揚清波臺陟九層靡媿郭  
隗劍提三尺授自虜度持副貳之雄姿遂領節旄之  
重寄英風是澤施甘露令肅秋霜撤文房武庫以連雲  
逸氣英風而偃草上揚則阮瑀下賢則左車從善則軾  
間宣威則斷案故得越伏波之銅柱獻欵而來感鄂公  
之鐵鞭呈祥以見火山改色珠浦生光無煩處然之酌  
泉大鄙趙佗之累土然後鳴鐘出入調鼎升聞致交隍  
之封疆歸石門之教化九遷渥澤居浴鳳之池雙立  
節旄遠過踰年事推曠世嗚呼兄弟三才德之若彼功業  
四州語未同年事推曠世嗚呼兄弟三才德之若彼功業  
之如此而彼穹者天之不壽其齒天子方欲使降皇華恩  
宣金册表裏東周之盛旌崇南越之隆胡二豎之亟攻  
竟三醫之莫救泰山頽壞俄與孔氏之歌漢水淒涼遽  
罷羊公之市寔國家之不幸實藩鎮之不幸審知早塵  
輿國旋泰陸離雖瓊樹之未親若銅盤之已按方定金  
蘭之至分豈期幽顯之驟殊况以幸結良姻累交專介  
幕下崔員外昨馳幣詣門牆爰蒙執手之權宏叙親仁  
之旨今則遽悲存歿益歎彭殤故將薦舉征塵躬申蒲

莫九泉注望於歎逝以難勝五月指期表同盟之必至  
嗚呼曩馳羔雁今遺蘋蘩伊人事之有茲顧痛傷而何  
極然則苟龍賈虎大馮小馮雖嗟松壟之長歸終慶荆  
枝而繼茂永言歡好寧怠初終幸明靈之一臨鑒此丹  
赤嗚呼 弟龔立

龔初名巖謙庶子也其母段氏生龔于外舍謙妻韋氏  
素妬聞之怒拔劍而出命持龔至將殺之及見而悸劍  
輒墮地良久曰此非常兒也後三日卒殺段氏養龔為  
己子及長善騎射身長七尺垂手過膝隱為行軍司馬  
龔亦辟薛王府諮議參軍隱鎮南海龔為副使隱卒龔  
代立乾化二年除清海軍節度使檢校太保同平章事  
三年加檢校太傅末帝即位悉以隱官爵授龔五代史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五 南漢蒙

四

弟也隱卒代據其位及梁末帝嗣位務 襲封南海王唐  
行姑息之政乃盡以隱之官爵授龔 襲封南海王唐  
末南海最後亂僖宗以後大臣出鎮者天下皆亂無所  
之惟除南海而已自隱始亦自立是時交州曲顯桂州  
劉士政邕州葉廣略容州龐巨昭九國志龐巨昭不知  
何許人唐末為容州  
觀察使精天文緯候之學黃巢入廣南巨昭括部內諸  
蠻得數千人親自選練分屯險隘巢寇憚之不敢犯其  
境以功加宰遠軍節度使開平初高州劉昌魯率眾歸  
附殷遣姚彥章李瓊率兵迎之長驅而南前鋒至容州  
巨昭將歸欵于我乃大享將士而謂之日李瓊甲馬雄  
盛乘席卷之勢必來侵我何策以禦之禪將莫彥昭對  
日瓊軍遠來士卒疲乏請盡撤我糧糧兵出谷空城以  
待之瓊至當據吾城外無救我全師掩其不備決  
旬之間瓊可擒也巨昭曰吾觀楚氣甚銳未易破也不  
如以牛酒犒其軍兩軍不為富家翁足矣彥昭不從  
巨昭殺之迎勞瓊瓊以軍徑赴城中俄而廣南劉隱率  
眾來我師不能守于是盡輦其府寶驅其人民以歸巨



昭挈其族數百口隨歸長沙殷久聞巨昭之名遣使慰勞即日奏授檢校太傅領容管經略使巨昭在嶺南嘗占翼軫間有善星因謂所親曰劉隱兄弟不道殘害良善吾終當逃難于長沙至是果歸附人或問湖南與淮南國祚長短巨昭曰吾入境來聞童謠曰三羊五馬馬子離羣羊子無舍自今以往馬氏當五主楊氏當三主後皆如其言貞明

分據諸管盧光稠據虔州以攻嶺上其弟光睦據潮州子延昌據韶州高州刺史劉昌魯新州刺史劉潛及江東七十餘寨皆不能制隱攻韶州龔曰韶州所賴者光稠擊之虔人必應應則首尾受敵此不宜直攻而可以計取隱不聽果敗而歸因盡以兵事

付龔龔悉平諸寨遂殺昌魯等九國志劉昌魯字安國相州鄆縣人唐末明經刺史黃巢寇嶺南郡縣離析昌魯使其居民據保障以

五代史記卷六十五 南漢家

五

自守一境獲安就遷防禦使劉隱入廣州遣其弟龔領兵攻高州昌魯率勵丁壯逆戰于城外大破龔軍自以地小力寡終慮為隱所吞開平初乃致書于殷曰僕昔占籍鄴中受恩唐室茲高高三歲過黃巢之亂收合生齒墜于涼山因深為憂慮高作壘攻苦食淡以勤士卒洎盜賊平定一境獨全高涼之民至今相戴而中原多故嶺南不賓劉隱常偕與師律舉蠻貊之衆成吞噬之心僕常訓勵甲兵躬當矢石掃壘一戰劉巖遁走雖仗義者必勝恃力者必亡然而山越之人瘡痍未瘳殘民以騁所不忍為昔古公去商賈融歸漢千古之下迭為推美僕雖顯愚慕前烈竊惟明公負江湖之固下迭為文之業土宇至廣仁風素厚願以所部歸欵于執事謹刺血染翰上達誠懼惟明公圖之殷覽書甚喜即遣指揮使張球率兵迎之昌魯盡葺其帑庫及士卒千餘人歸於湖南奏授永順軍節度更置刺史卒出兵攻敗盧氏取潮韶又西與馬殷爭峇桂殷取峇管虜土政龔取容管逐巨昭又取邕管隱龔自梁初受封爵稟正朔而

已貞明三年龔即皇帝位國號大越改元曰乾亨錢諸重寶偽漢劉巖所鑄徑七分重六銖十國紀年乾和後多聚銅錢城內用鉛城外用銅禁其出入犯者抵死俸祿非特恩追尊安仁文皇帝謙聖武皇帝隱襄皇帝不給銅錢

立三廟置百官五代史先是邕州葉廣略容州龐巨源或自擅兵賦數侵廣之西鄙陟舉兵討其地送欵于梁因正授旄鉞陟不平之遣將李知順伐之執承美以獻陟自是盡有嶺表之地及聞錢鏐冊封吳越王陟恥稱南海之號乃嘆曰中原多故誰為真主安能萬里梯航而事偽庭乎梁貞明三年八月陟乃僭號于廣州國號大漢偽改元為乾亨以楊洞

潛為兵部侍郎李衡禮部侍郎倪曙工部侍郎趙光允兵部尚書皆平章事光允自以唐甲族恥事偽國常快快思歸龔乃習為光允手書遣使問道至洛陽召其二子損益并其家屬皆至光允驚喜為盡心焉龔性聰悟而苛酷為刀鋸支解剝剔之刑每視殺人則不勝其喜不覺朶頤垂涎呀呷人以為真蛟蜃也五國故事龔性每視事則垂簾於便殿使有司引罪人于殿下設其非法之具而屠膾之故有湯鑊鐵牀之獄又有投湯鑊之後更加日曝沃以鹽醋肌體腐爛尚能行立久之乃死其餘則錘鋸互作血閃交飛腥穢之氣冤痛之聲充沸庭廡而巖之屋吻必垂涎及頤頷若喻膏肉之氣者久之方復常態有司俟其復常乃引罪人而退蓋妖屋毒龍之類非可又好奢侈悉聚南海珍寶以為玉堂珠殿

五代史記卷六十五 南漢家

六

待以人倫也五國故事龔暴政之外惟以治宮殿為務故作昭陽殿殿秀華諸宮皆極麗昭陽殿以金為仰陽銀為地面簷楹椽栿皆飾之以銀殿下設水渠浸以真珠又琢水精琥珀為日月列于東西玉柱之上巖親書其榜其餘宮室殿宇二年祀天南郊大赦境內改國號漢五代史



行郊禮赦其境內及改名巖陟僭位之後廣聚南海珠  
璣西通黔蜀得其珍玩窮奢極侈娛僭一方與嶺北諸  
藩歲時 龔初欲僭號憚王定保不從遣定保使荆南及

還懼其非已使倪曙勞之告以建國定保曰建國當有  
制度吾入南門清海軍額猶在四方其不取笑乎龔笑

曰吾備定保久矣而不思此宜其譏也三年冊越國夫

人馬氏為皇后馬氏楚王殷女也四年春置選部貢舉

放進士明經十餘人如唐故事歲以為常七年唐莊宗

入汴龔懼遣宮苑使何詞入詢中國虛實稱大漢國主

致書大唐皇帝詞還言唐必亂不足憂龔大喜又性好

誇大嶺北商賈至南海者多召之使升宮殿示以珠玉

之富自言家本咸秦恥王蠻夷呼唐天子為洛州刺史

五代史及開莊宗平梁遣偽宮苑使何詞來聘稱大漢

國王致書上大唐皇帝莊宗召見于鄴宮問南海事狀

且言本國已發使臣大陳物貢期今秋即至初陟聞莊

宗兵威甚盛故令何詞來視虛實時朝政已紊莊宗亦

不能以道制御遠方南海貢亦不至自是與中國遂絕

東都事略陟襲位時邕州葉廣略容州龐巨昭交州

曲承美皆自擅兵賦而陟并之遂盡有嶺表之地僭稱

帝國號大漢改元乾亨更名巖又更龔又更龔龔性酷

暴行炮烙列剔截舌灌鼻之刑為玉堂珠殿飾以金碧

翠羽見北人則必自言世居咸秦恥為南蠻主呼中朝

天子為洛州刺史 清異錄廣府劉龔僭大號晚年亦

事奢靡作南薰殿柱皆通透刻鏤礎石各置爐燃香故

有氣無形上謂左右隋帝論車燒沈水却成籠疎爭似  
我二十四箇藏用仙人縱不及堯舜禹湯不失作風流  
天子是歲雲南驃信鄭旻遣使致朱紫白馬以求婚使者  
自稱皇親母弟清容布燮兼理賜金錦袍虎綾紋攀金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五 南漢家 七

裝刀封歸仁慶侯食邑一千戶持節鄭昭淳昭淳好學  
有文辭龔與游燕賦詩龔及羣臣皆不能逮遂以隱女

增城縣主妻旻八年作南宮王定保獻南宮七奇賦以

美之龔初名巖又更曰陟九年白龍見南宮三清殿改

元白龍又更名龔以應龍見之祥有胡僧言識書滅劉

氏者龔也龔乃採周易飛龍在天之義為龔字音儼以

名焉 五代史唐同光三年冬白龍見于南海改偽乾亨

龍四年春又改大有元年是歲陟僭行籍田之禮陟之

季年有梵僧善占算之術謂陟不利名龔他年慮有此

姓敗事陟又改名龔龔讀為儼古文無此字蓋妄撰也

五國故事九年八月白虹入其偽三清殿中頗憂畏

會有詞臣王宏欲說巖乃白虹為白龍見上賦以賀之

巖大悅乃改元白龍 清源文獻志閩詹敦仁復留從

幼問劉巖改名龔字音義詩云伏羲初畫卦蒼頡乃制

字點畫有偏傍陰陽貴協比古者不嫌名周人始稱諱

始諱猶未酷後習轉多忌或援他代易或變文迴避濫

觴久滋蔓傷心日益熾孫休命子名吳國尊王意重商

其罪僻距盈寇焚梁復踵其非時亦述舊事魏杰自

下武后擁神器私制迄無取古音實相類乖重因○

慮患至而坐玉圍及盟夷作史難詳備唐祚值傾危劉

龔懷僭偽吁嗟毒蛟輩睥睨飛龍位龔儼雖同音形體

殊乖致廢學愧未宏來問尋不棄奇字難雄博摛文伏

韓智因誦鄙所 四年楚人以舟師攻封州封州兵敗于

賀江龔懼以周易筮之遇大有遂赦境內改元曰大有  
遣將蘇章以神弩軍三千救封州章以兩鐵索沈賀江  
中為巨輪于岸上築隄以隱之因輕舟迎戰陽敗而奔  
楚人逐之章舉巨輪挽索鎖楚舟以彊弩夾江射之盡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五 南漢家 八



殺楚人 九國志蘇章封州人少事隱為牙將性忠厚有  
軍都指揮使從征譚玘盧琚有功薛王奏署衙內馬步  
會天大霧昏暝如夜詔人四出以鐵纜繫巨鈎皆斷折  
中士卒驚擾章引弓射殺數人以巨斧擊鈎鈎皆斷折  
屬隱言頗穢章乃退翌日進遇其城上望樓中有人  
射罵者應弦而斃隱甚不致視左右章伏屍樓中引弓  
以援隱與戰屢敗乃班師詔人以兵襲我後遂捨舟而  
徒上卒不敢逼以功遷馬班師詔人以兵襲我後遂捨舟而  
詔典禁衛諸軍白龍中楚人舉舟師來伐圍封州敗我  
師于賀江溺死者千餘人楚人舉舟師來伐圍封州敗我  
百艘援之章至賀江沈鐵索水中兩岸設巨輪以挽索  
築連堤以隱之伏壯士堤中章以輕艦逆戰伴不利楚  
人逐之楚人藏焉收戰船百艘以歸遂解州之圍以功  
遷團練使章子五人俱為中郎將豪傑任氣所為不軌  
番禹號為五郎將章年老不能教訓會有告其謀叛者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五 南漢

九

逮捕下獄悉斬之章以功得 三年遣將李守鄺梁克貞  
不坐慙悻成疾大有十年卒 三年遣將李守鄺梁克貞  
攻交趾擒曲承美承美至南海奠登儀鳳樓受俘謂承  
美曰公常以我為偽廷今反面縛何也承美頓首伏罪  
乃赦之承美顥子也克貞又攻占城掠其寶貨而歸四  
年愛州楊廷藝叛攻交州刺史李進遜歸奠遣承旨程  
寶攻廷藝寶戰死五年封子耀樞邕王龜圖康王洪度  
秦王洪熙晉王洪昌越王洪弼齊王洪雅韶王洪澤鎮  
王洪操萬王 九國志劉洪操字貞度奠第九子洪澤之  
母弟也幼知書及長有識量大有中封萬  
王十一年吳權攻交趾皎公羨求救於奠奠欲乘其亂  
而取之遣大將梁克貞率兵南下奠自護其軍以洪操  
為靜海軍節度使封交王令統眾趨白藤時吳權已殺  
公羨而據交趾親率眾來逆戰先於海口多植鐵櫪悉

銳其首以鐵冒之潮水方漲權乘輕舟引兵挑戰洪操  
逐之須臾潮退戰艦為鐵櫪所絆士卒皆覆溺死者過  
半遂擒洪 洪杲循王 九國志劉洪杲字日宣奠第十子  
操殺之 洪杲循王 九國志劉洪杲字日宣奠第十子  
歲封循王好步鬪復便弓馬以膽勇聞諸兄皆尚儒學  
或勸令讀書洪杲曰我家立功立事皆起諸兄皆尚儒學  
老一經乎奠以兵書教之遂略通大義光天初循州賊  
張遇賢自稱中天八國王擁眾數萬攻下郡邑洪杲請  
統眾討賊琬以其尚幼不許洪杲曰兵法尚變不尚齒  
固令越王為都統洪杲副之次洪杲曰兵法尚變不尚齒  
奄至洪杲為之少却俄而越王領眾繼至與賊大戰數百  
十人賊眾益盛圍我師數重矢下如雨軍人多死洪杲  
及午賊眾益盛圍我師數重矢下如雨軍人多死洪杲  
矢盡挺劍立戰血流滿袖禪將萬景忻等蒙以大桶翼  
二王以出賊亦解去洪杲以戰功授桂州觀察使未幾  
與晉王同謀篡殺應乾初為諸道兵馬副元帥參政事  
晟初立國中誘議騰沸洪杲請歸罪于劉思潮等晟不  
從反為思潮等所譖以洪杲謀為亂晟遣思潮偵之一  
日洪杲與親信飲酒第中思潮與譚 洪曄息王洪邈高  
令雁領衛兵排闥而入斬其首以徇 洪曄息王洪邈高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五 南漢

十

王洪簡同王洪建益王洪濟辨王洪道貴王洪照宜王  
洪政通王洪益定王九年遣將軍孫德成攻蒙州不克  
十年交州牙將皎公羨殺楊廷藝自立廷藝故將吳權  
攻交州公羨來乞師奠封洪操交王出兵白藤以攻之  
奠以兵駐海門權已殺公羨逆戰海口植鐵櫪海中權  
兵乘潮而進洪操逐之潮退舟還轆櫪者皆覆洪操戰  
死奠收餘眾而還十五年奠卒年五十四諡天皇大帝  
廟號高祖陵曰康陵子玠立 五代史陟性雖聰辯然好  
舌灌鼻之刑一方之民若據爐炭惟厚自奉養廣務華  
靡末年起玉堂珠殿飾以金碧翠羽嶺北行商或至其  
國皆召而示之誇其壯麗每對北人自言家本咸秦恥  
為蠻夷之主又呼中國帝王為洛州刺史其妄自尊大



皆此類也晉天福七年夏四月陟以疾卒凡僭號二十六年年五十四偽諡為天皇帝廟號高祖陵曰康陵

子玠  
玠初名洪度封秦王龔子耀樞龜圖皆早死玠次當立龔病臥寢中召右僕射王翽與語呼洪度洪熙小字曰壽雋雖長然皆不足任吾事惟洪昌類我吾欲立之奈何吾子孫不肖後世如鼠入牛角勢當漸小爾因泣下獻翽翽為龔謀出洪度以邕州洪熙容州然後立洪昌為太子議已定崇文使蕭益入問疾龔以告之益諫曰少者得立長者爭之禍始此矣由是洪度卒得立更名玠改元曰光天尊母趙昭儀為皇太妃以晉王洪熙輔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五 南漢家

十一

政玠立果不能任事龔在殯召伶人作樂飲酒宮中裸男女以為樂或衣墨縷與娼女夜行出入民家由是山海間盜賊競起妖人張遇賢自稱中天八國王攻陷循州玠遣越王洪昌循王洪杲攻之遇賢圍洪昌等于錢帛館裨將萬景忻陳道庠力戰挾二王潰圍而走玠莫能省嶺東皆亂洪熙日益進聲妓誘玠為荒恣玠亦頗疑諸弟圖已敕宦官守宮門入者皆露索洪熙洪杲洪昌陰遣陳道庠養勇士劉思潮譚令禪林少彊少良何昌延等習為角觝以獻玠玠宴長春宮以閱之玠醉起道庠與思潮等隨至寢門拉殺之盡殺其左右玠立二

年二十四諡曰殤弟晟立五代史記長子也初封位偽號光天玠性庸昧僭位之後大恣荒淫尋為其弟晟所弒在位二年偽諡為殤帝東都事略玠立為其弟晟所殺而自立

晟初名洪熙封晉王既弒玠遂自立改元曰應乾以洪昌為兵馬元帥知政事洪杲副元帥劉思潮等封功臣晟既弒兄立不順懼眾不服乃益峻刑法以威眾已而洪杲屢請討賊陰勸晟誅思潮等以止外議晟大怒使使者夜召洪杲洪杲知不免乃留使者入具沐浴詣佛前祝曰洪杲誤念來生王宮今見殺矣後世當生民家以免屠害因涕泣與家人訣別然後赴召至則殺之冬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五 南漢家

十一

晟祀天南郊改元曰乾和五代史記晟弟第二子也偽封行淫虐人皆惡之晟因與其弟偽越王昌等同謀弒玠自立為帝改元為應乾又改為乾和晟率性荒暴得志之後專以威刑御下多誅滅舊臣及其昆仲數年之間宗族殆盡又造生地獄凡湯鑊鐵牀之類無不備焉人有小過咸羣臣上尊號曰大聖文武大明至道大光孝皇帝二年夏遣洪昌祠襄帝陵于海曲至昌華宮晟使盜刺殺之晟自殺洪杲由是與諸弟有隙而洪昌最賢龔素所欲立者晟尤忌之故先及害鎮王洪澤居邕州有善政是歲鳳凰見邕州晟怒使人醜殺之而諸弟相次皆見殺三年殺其弟洪雅又殺劉思潮等五人思潮等死陳道庠懼不自安其友鄧仲以苟悅漢紀遺之道



庠莫能曉伸罵曰怒獠韓信誅而彭越醢皆在此書矣

道庠悟益懼展聞之大怒以道庠伸下獄皆斬于市夷

其族九國志陳道庠穎川人父瑤唐末避亂于封州

虎將軍卒道庠幼俊爽起家為虎賁郎果有父風大

有末給事晉王府張遇賢命以道庠為元帥府馬步軍

都指揮使光天初張遇賢起循州大掠郡邑道庠與萬

景折從越王循王東征遇賊斂帛館賊圍之數重自辰

及午我師殆盡道庠與景斂奮劍大呼殺十餘人賊眾

披靡於是掖二王而出道庠所為不法疑羣弟圖已

每宴集則令宦官守門道庠因引多力者劉思湖

將為亂謀於道庠守門道庠因引多力者劉思湖

等數人習角無於晉王府中而悅焉翌日大置酒

長春宮召角與諸王觀之至夕皆醉既罷道庠

庠等掖之因拉殺血濺殿門左右皆散走屢立以道

庠為功臣領英州刺史出入宮中賞賜優厚既得志頗

誅殺勳舊功臣劉思湖等皆相次被誅道庠不自安特

進鄧伸與瑤有舊嘗道庠漢紀問其意伸咤曰怒獠

此書有韓信彭越事審讀之道庠大惡遂謀亂事未及

發而晨覺之乃收道庠伸下獄翌日同斬於市悉夷其

族以右僕射王翽為英州刺史使人殺之于路五年屢

弟洪弼洪道洪益洪濟洪簡洪建洪暉洪照同日皆見

殺六年遣工部郎中知制誥鍾允章聘楚以求婚楚不

許允章還晨曰馬公復能經略南土乎是時馬希廣新

立希萼起兵武陵湖南大亂允章具言楚可攻之狀晨

五代史卷第六十五 南漢 十一

性謹愿典宿衛二十餘年未嘗有小過玠位遷內常

侍玠好宴樂東西兩教坊伶官千餘人常晝夜出入宮

中懷恩屢言於玠曰今禁中自有簫韶府內樂百餘人

皆善音律夜宴用此足矣焉用教坊若夜雜入禁中不

拘所籍恐夜人竊發不可不慎玠不聽未幾果為陳道

同三司西北面招討使與指使吳玠和六年加開府儀

中王師取柳連銀懼以懷恩為桂州團練使令治戰艦

懷恩及制度嚴臨事精至每舟必成必自臨視材有良

造龍舟十以備銀親征舟成懷恩以綿羈其手徧捫鈎

數日擒彥希斬於市懷恩治兵嚴整所至輒有功及被

害國人九年冬又遣內侍潘崇徹攻郴州李景兵亦在

與崇徹等遇戰大敗景兵于宜章遂取郴州九國志潘

人事襲為內侍省局丞頗知書有鈐略乾和中晨遣崇

徹率兵攻郴州時江南將邊鎬據湖南發兵來援相遇

於宜章崇徹令步將康崇保分兵為兩翼以掩映江南

兵大敗遂克郴州明年潭州節度使王逵率兵五萬來

復郴州晨遣崇徹登壇而望喜曰此成擒也乃縱兵擊之

潭人成大敗連崇徹登壇而望喜曰此成擒也乃縱兵擊之

徹代領其眾加西北面招討使歲餘以飛語見疑於崇

就誅之崇徹至崇徹知其意悉以所部兵自衛以見崇

岳不取發還以白銀日崇徹日夕領伶官百餘輩並衣

錦繡吹玉笛為長夜之飲不恤軍政張大怒會崇徹單

快及王師東身請罪銀釋而志告急於張召大臣議皆

請以崇徹領兵以拒王師崇徹難之辭以目疾張怒曰

五代史卷第六十五 南漢 十四

崇徹內大司馬步軍都統領眾三萬屯賀江會王師徑

趨韶州崇徹但擁眾自保不為之援王師度馬徑崇徹

請降從張歸朝太祖知其事特赦崇徹以為汝州別駕

晨益得志遣巨艦指揮使暨彥贊以兵入海掠商人



金帛作離宮游獵故時劉氏有南宮大明昌華甘泉玩

華秀華玉清太微諸宮凡數百不可悉紀清異錄南漢

宮人望明窗以候曉宮人謂之候窗監鍾允章碧落

洞天雲華御室記大漢亭園之三十有三祀龍集已酉

季冬奠開十四葉上以萬機有暇四海無波時屬祈寒

節當冬符九卿扈駕百司隨變巡英州舍于閣石翼日

排仙仗整翠華羽衛星羅旗幢雲布嶽靈警蹕風伯清

塵上衣龍章絳袍曳鳳文翠綬佩流黃縷金之劍御靈

飛凌岷之與幸茲盤龍石室者也伏惟大聖文武元德

大明至道大廣孝皇帝陛下聖惟天縱功格帝堯味道

探元章真元之化端拱垂衣返淳樸之風百度惟貞九

圍承式因訪清虛之景爰追汗漫之遊斯山之勝概也

得非元化與機巨靈運智丹臺瑤室真為上帝之居乳

竇芝房宛是長生之境白犬吠而壺天晝永幽禽語而

洞壑雲深神草含華元泉瀉瑞于星拂石牀而設御停

玉輦以凝旒遂感龜鶴呈祥河宗效器俄頃有一道流

于短褐歛容而自稱野人本無姓名云昔時葛先生

于此石室鍊丹砂藥成息烟躡雲而舉今野人且伏火

延神秘丹于靈符并云後五百載當有真人降此子宜

以其還丹呈獻昨略算之起重光單闕之歲迄屠維作

聖之年將四百九十紀果今金德主來幸驗真君之言

明矣野人因匍匐而來上喜聞所陳問仙者靈丹何在

野人曰咫尺耳遂捫蘿於峭壁中取出一小石函函上

有金書古篆題九蛇之丹內有仙丹七粒大如黍粟光

影射人仙者開函取丹躬自持獻野人遽旋踵隱入石

縫間罔知厥止時有近臣奏曰聖上德契元微感茲靈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五 南漢家

十五

威儀俾裔升正座說法其主自處西嚮聽之仍俾奉羅

漢像自銓勝地以圖熏脩乃即招提故基置寺以國命

賜名龜其像宦者林延遇宮人盧瓊仙內外專恣為殺

戮晟不復省嘗夜飲大醉以瓜置伶人尚玉樓項拔劍

斬之以試劍因并斬其首明日酒醒復召玉樓侍飲左

右白已殺之晟歎息而已十年湖南王進達以兵五萬

率溪洞蠻攻郴州潘崇徹敗達于蠓石斬首萬餘級十

一年晟病甚封其子繼興衛王璇與桂王慶與荆王保

興祥王崇興梅王十二年晟親耕藉田交州吳昌濬遣

使稱臣求節鉞昌濬者權子也權自龔時據交州龔遣

洪操攻之洪操戰死遂弃不復攻權死子昌岌立昌岌

卒弟昌濬立始稱臣于晟晟遣給事中李璵以旌節招

之璵至白州昌濬使人止璵曰海賊為亂道路不通璵

不果行晟殺其弟洪邈十三年又殺其弟洪政于是龔

之諸子盡矣五國故事晟晚年猜忌功臣宗室誅戮相

繼每誅親族其子皆鳩死女有色遂置嬪

御之列晟之所為雖蠻夷不足以論顯德三年世宗平

理而人倫之內寔有所不忍聞焉

江北晟始惶恐遣使脩貢于京師為楚人所隔使者不

得行晟憂形于色又嘗自言知星末年月食牛女間出

書占之歎曰吾當之矣因為長夜之飲十六年卜葬域

于城北運甓為壙晟親臨視之是秋卒年三十九諡曰

文武光聖明孝皇帝廟號中宗五代史及湖南馬氏昆

弟尋戈晟因其毀遣兵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五 南漢家

十六



攻桂林管內諸郡及柳連梧賀等州皆克之自此全有  
南越之地周顯德五年秋八月辰以疾卒諡曰文武  
光聖明孝皇帝廟號中宗陵曰昭陵是歲辰以六月望  
夜宴于甘泉宮是夕月有蝕之測在牛女之度辰自覽  
占書既而投之地曰自古豈有長存者乎因縱長夜之  
飲至是而卒 雲門山碑中宗文武光聖明孝皇帝  
陵曰昭陵子銀立 東都事略辰造鐵牀之獄問湖南馬  
地辰卒 子銀立

銀初名繼興封衛王辰卒以長子立改元曰大寶五代史銀  
辰長子也偽封衛王辰卒乃襲偽位時年十七改元為  
大寶 光孝寺鐵塔記大漢皇帝以大寶十年丁卯歲  
赦有司烏金鑄造千佛寶塔一所七層并相輪蓮華座  
高二丈二尺保龍 有慶祈風 歷無疆萬方咸底於清  
平入表永承於交泰善資三有 福被 戾性剛忌不能任  
四恩以四月乾德節設齋慶譜謹記 臣下而獨任其嬖倖宦官宮婢延遇瓊仙等至銀尤愚

五代史記卷第五 南漢家 十七

以謂羣臣皆自有家室顧子孫不能盡忠惟宦者親近  
可任遂委其政于宦者龔澄樞陳延壽等至其羣臣有  
欲用者皆闕然後用澄樞等既專政銀乃與宮婢波斯  
女等淫戲後宮不復出省事五代史銀性庸懦不能治  
有官人具冠帶預職官理外事者由是綱紀大壞清  
異錄劉銀僭立奢麗自恣在室中自稱蕭開大夫又  
嶺南荔枝固不逮閩蜀劉銀每年設紅雲宴正紅荔枝  
熟時 又劉銀昏縱角出得波斯女年破瓜黑脂而慧  
艷善淫曲盡其妙 延壽又引女巫樊胡子自言玉皇降  
銀嬖之賜號媚猪 胡子身銀于內殿設帳帳陳寶貝胡子冠遠遊冠衣紫  
霞裾坐帳中宣禍福呼銀為太子皇帝國事皆決于胡  
子盧瓊仙龔澄樞等爭附之胡子乃為銀言澄樞等皆

上天使來輔太子有罪不可問五國故事銀委政內官  
又引巫樊胡子妖言以 尙書左丞鍾允章參政事深嫉  
陳禍福由是內外淫亂 之數請誅宦官宦官皆仄目二年銀祀天南郊前三日  
允章與禮官登壇四顧指麾宦者許彥真望見之曰此  
謀反耳乃拔劍升壇允章迎叱之彥真馳走告允章反  
銀下允章獄遣禮部尙書薛用丕治之允章與用丕有  
舊因泣下曰吾今無罪自誣以死固無恨然吾二子皆  
幼不知父冤俟其長公可告之彥真聞之罵曰反賊欲  
使而子報仇耶復入白銀并捕二子繫獄遂族誅之陳  
延壽謂銀曰先帝所以得傳陛下者由盡殺羣弟也勸

五代史記卷第五 南漢家 十八

銀稍誅諸王銀以為然殺其弟桂王璇與是歲建隆元  
年銀將邵廷瑄言于銀曰漢乘唐亂居此五十年幸中  
國有故干戈不及而漢益驕于無事今兵不識旗鼓而  
人主不知存亡夫天下亂久矣亂久而治自然之勢也  
今聞真主已出必將盡有海內其勢非一天下不能已  
勸銀脩兵為備不然悉珍寶奉中國遣使以通好銀惜  
然莫以為慮惡廷瑄言直深恨之四年芝茵生宮中野  
獸觸寢門苑中羊吐珠井旁石自立行百餘步而仆樊  
胡子皆以為符瑞諷羣臣入賀五國故事銀踵父之奢  
銀三千兩又以銀為殿衣間以雲母無名之費日有千  
萬末年野薑生於宮殿御井石自行百餘步狐鳴鬼哭



妖怪日作 五年鏡以宦者李托養女為貴妃專寵托為

內太師居中專政 積通鑑長編建隆三年十二月南漢

又皆寵拜託為內太師 許彥真既殺鍾允章惡龔澄樞

等居已上謀殺之澄樞使人告彥真反族誅之

漢許彥真既殺鍾允章惡龔澄樞等居已上頗

發其權澄樞怒會其子謀殺澄樞澄樞遺兩班

將軍王仁遇告彥真父子謀殺澄樞澄樞遺兩班

詔州雲門山大覺禪寺大慈雲匡聖宏明大師碑銘西

御院使集賢殿學士御前承旨大中大夫行左諫議大

夫知太僕寺事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臣陳守中奉敕撰

原夫真空無相劫火銷而性相何來妙法有緣元氣剖

而因緣何起造化莫能為開鍵元黃不可為種根亂乎

十號之尊出彼三祇之劫增莫知而滅寧觀詎究始終

匪搖常寂常樂樂拘留孫之過去釋種圓明毗婆尸之下

生元符合契繇是脩行道若相好業成爰授記于定光

化三千世界大乘六而小乘九慧業難基欲界四而色

界三昏波易染所以興行六度接引四生求真者競洗

六塵脩果者咸超十地盡使昏衢之內俱萌捨筏之心

大塵脩果者咸超十地盡使昏衢之內俱萌捨筏之心

住持法藏眾教遠流于千載覺花遍滿于十方馬鳴與

無窮不可思議而自我祖承運明師相受法法相承大化

來圖粹容而東化金言玉偈摩騰行首譯之文鹿苑以

林佛朔遂身遊之化迨于魏晉迄至隋唐達理者甚多

欽崇教相者非少其如歷代有廢有興未若當今聖明

皇帝陛下德參覆載道合照臨叶九五之龍飛應一

之風歷承帝德有堯之慶鴻業教興體下武繼久之基

聖功崛起每念八紘紛擾九土艱虞耀千戈弧矢以宣

志勞鑿大禹之炭用文物聲明而開教致寰宇雍熙櫛沐

五代史記卷第五 南漢家 十九

馬刊定古今八索九邱洞窮淵奧其於道也則探元抱

朴得儒道注宸衷復重於佛僧是妙奉三寶於虛空福

崇于儒道注宸衷復重於佛僧是妙奉三寶於虛空福

萬民於寰宇紺宮金刹在處僧備白足黃頭聯辰受供

而乃頻彰瑞感顯錫昌期矧以韶石奧區曹溪勝地昔

西來智藥三藏駐錫于曹溪矧以韶石奧區曹溪勝地昔

上法寶肉身苦薩於此與化摩東傳者如林故號曹溪曰

寶林也二祖大師登正果之後所謂學如林者如林也

祖師南投泊六祖大師登正果之後所謂學如林者如林也

下高僧無不臻矣大慈雲匡聖宏明大師登正果之後

穎一枝也大師澄真不渾定慧自然六根靜而五眼清不

迎維之密行惠燈呈耀智劍發矧六根靜而五眼清不

染不著四果證而三明明自悟自修啟禪門而定水泓

澄搜律藏而戒珠瑩澈水上之蓮花千葉清淨芬芳空

中之桂魄一輪孤高皎潔機無細而不應道有請而必

行固得百福莊嚴萬行圓滿盡諸有漏達彼無為大師

諱文偃姓張氏吳越蘇州嘉興人也生而聰敏幼足神

風不雜時流自高釋性纒逾非歲便慕出家乃受業于

嘉興空王寺律師志澄下為上足披經譯偈一覽無遺

勤苦而成依季具尸羅于常州戒壇初習小乘次通中

道因聞睦州道蹤禪師關鑰高險往而謁之來去數月

忽一日禪師發問曰頻頻來作什麼對曰學人已事不

明禪師以手推出云秦時轆轤鑽師因是發明微而有

理經數載策杖入闍造于雪峰會下三禮之後雪峰和

尚頗形器重之色是時千人學業四眾咸歸肅穆之中

凡聖莫測師朝昏參問寒煥屢遷昂鶴能於羣流閉禪

焉知路雪峰曰有僧問雪峰曰如何是觸目不見道運足

斤麻一疋布僧曰又不明復問何義師曰此意如何師曰

復問於雪峰曰又不明復問何義師曰此意如何師曰

五代史記卷第五 南漢家 二十



異草是日問禪者接踵其對答備傳於世師爾後倦於  
山構創梵宮數載而畢莫不因其高就遠密地為基層軒  
邃宇而湧成花界金繩而化出曉霞低覆絳帷微視於  
雕楹夕露散垂珠網輕籠于碧月匝而盡奇峰秀嶺透  
迤皆潑黛堆藍泉幽而聲激珠璣松 而勢擎空碧由  
是莊嚴寶相合雜香厨無衣者歲溢千人擁錫者雲來  
四表菴羅衛之林畔景象無殊者閣岷之山中規模匪  
異院主師傳表奏造院畢功賜額曰光泰禪院至戊  
戌歲高祖天皇大帝詔師入闕朝對有容因宣問曰作  
麼生是本來心師曰舉起分明帝知師洞韞元機益加  
欽敬其日欲授師左右街大僧錄遜讓再三而免翌日  
賜僧號曰匡真大師延駐泱旬賜內帑銀絹香藥遣迴  
本院厥後常注宸衷頻加錫資伏遇中宗文武光聖明  
孝皇帝續承鴻業廣布皇風廓靜九圍常敬三寶復降  
詔旨命師入于內殿供養月餘仍賜六銖衣錢絹香藥  
等却旋武水并題賜塔院額曰瑞雲之院寶光之塔師  
禪河浩淼聞必驚人問禪者則云正好辨有問道者  
對云透出一字有問祖師意者則云日裏看山凡所接  
對言機大約如此了義元遠法藏幽微化席一興歲華

五代史記卷第五 南漢家

三

三紀師于生滅處在色空中來若鳳儀作僧中之異瑞  
去同蟬蛻為天外之浮雲於屠維作龜之歲四月十日  
寢膳微爽動止無妨忽謂諸學徒曰來去是常吾當行  
第二是汝著便亟令脩表告別君王乃自札遺誠曰吾  
滅後不得徵俗著孝衣哭泣備喪車之禮則遠誠日吾  
也付法于白雲山實性大師志其子時瞑目怡  
寂爾歸真之性惠海雖乾於此界法山復化於何方峰  
雲慘澹以低垂衆鳥悲鳴而不散學徒感極瞻雁塔以  
街哀門容戀深拜禪龕而雪涕以當月二十有五日諸  
山尊宿四界道俗送師入塔壽齡八十六僧臘六十六  
香飄數里一隅護法龍神出虛空而閃爍受戒陰  
騰現鬚髯之形容其後諸國侯王普天僧衆問師圓寂  
竟致齋羞而後一十七年我皇帝陛下應天順人垂衣  
御極順三靈而啟聖紹四葉之耿光大振堯風中與佛  
法至大寶六年歲次癸亥八月有雄武軍節度使推官阮  
紹莊忽于夢中見大師在佛殿之上天色清明以拂子  
招紹莊報云吾在塔多時汝可于李特進特進李高使  
也託他奏聞為吾開塔紹莊應對之次驚覺歷然時

李託奉敕在韶州於諸山門寺院脩建道場因是特述  
斯夢脩齋事畢迴京奏問聖上謂近臣曰此師道果圓  
滿坐化多年今若託夢奏來必有顯現宜降敕命指擣  
韶州都監軍府事梁延鄂同本府官吏往雲門山開塔  
如無所壞則奏聞迎取入京梁延鄂于雲門山開塔  
後用功開鑿善薩相依入京梁延鄂于雲門山開塔  
寶塔排髮開法身如故眼半合而珠光欲轉口微啟而  
雪密排髮開法身如故眼半合而珠光欲轉口微啟而  
興瑞霧乃具表問奏敕旨宜令李託部署觀者數千靈  
彰迎請乃具表問奏敕旨宜令李託部署觀者數千靈  
於岷嶽步駐泊翌日左右兩街諸僧衆東西教坊四  
部伶倫迎引靈龕入于大內蝶鏤鏤鏤鏤鏤鏤鏤鏤鏤  
列于天橋聖上別注敬誠賜昇秘殿大陳供養登啟齋  
筵排內帑之珍珍饈天厨之靈氣於皇城 靈光於清  
臨寶輦重換法衣謂侍臣曰朕聞金剛不壞之身此之  
謂也于是許羣寮士庶四海蕃商俱入內庭各得瞻禮  
紀以十月十六日乃下制曰定水澄源火蓮發艷不可  
無生之理永留不朽之名萬象都捐但秘西乾之印一  
真不動唯餘南祖之燈韶州雲門山證真禪寺匡真大  
師早契宗乘洞超真覺雖雙林示滅十七年龐易金軀  
隻履遺蹤數萬里應迴葱嶺朕願膺歷數績嗣丕圖洎  
三朝而並切飯依乃一心而不忘迴膺歷數績嗣丕圖洎  
果 在沖人而良 嘆嘉宜行封賞之文用示褒崇之  
典可贈大慈雲匡真聖明大師行禮於天堦綸詔宣恩  
禪寺重臣將命乳真仲儀太常行禮於天堦綸詔宣恩  
於雲陸固可冥垂慈願密運神通資聖壽於延長保皇  
基於廣大師在內一月餘日聖澤優渥七寶裝龕六銖  
裁服頌賜所厚今古難倫當月二十九日宣下李託部  
署却迴山門有參學小師雙峰山長老廣悟大師賜紫  
竟欽溫門山感悟大師契本雲門山上足小師應悟大  
師常寶等門部署真身到闕亦在內庭受供思履異常  
其諸上足門人常厚等四十餘人在京小師法教或領  
諸方或性達禪機或名高長者在京小師法教或領  
監內諸寺賜紫常一等六十餘人或典謨法教或領  
沙門臣才異披沙學同鑄水虔膺鳳旨紀實性以難  
愧匪雄詞勒真珉於不朽乃為銘曰於穆大雄教敷百  
億亭育二儀提攜入極不滅不生無聲無色卓爾神功

五代史記卷第五 南漢家

三

無生之理永留不朽之名萬象都捐但秘西乾之印一  
真不動唯餘南祖之燈韶州雲門山證真禪寺匡真大  
師早契宗乘洞超真覺雖雙林示滅十七年龐易金軀  
隻履遺蹤數萬里應迴葱嶺朕願膺歷數績嗣丕圖洎  
三朝而並切飯依乃一心而不忘迴膺歷數績嗣丕圖洎  
果 在沖人而良 嘆嘉宜行封賞之文用示褒崇之  
典可贈大慈雲匡真聖明大師行禮於天堦綸詔宣恩  
禪寺重臣將命乳真仲儀太常行禮於天堦綸詔宣恩  
於雲陸固可冥垂慈願密運神通資聖壽於延長保皇  
基於廣大師在內一月餘日聖澤優渥七寶裝龕六銖  
裁服頌賜所厚今古難倫當月二十九日宣下李託部  
署却迴山門有參學小師雙峰山長老廣悟大師賜紫  
竟欽溫門山感悟大師契本雲門山上足小師應悟大  
師常寶等門部署真身到闕亦在內庭受供思履異常  
其諸上足門人常厚等四十餘人在京小師法教或領  
諸方或性達禪機或名高長者在京小師法教或領  
監內諸寺賜紫常一等六十餘人或典謨法教或領  
沙門臣才異披沙學同鑄水虔膺鳳旨紀實性以難  
愧匪雄詞勒真珉於不朽乃為銘曰於穆大雄教敷百  
億亭育二儀提攜入極不滅不生無聲無色卓爾神功



昭然慧力其一化無不周道無不備法既流今敘既布  
矣爰未滅樂歸乎妙理實性真宗枝分風塵其二祖祖  
傳心燈燈散燭誦諦騰鑪聖賢交躅種種津梁門杆  
袖正覺廣焉尋之不足其三厥有寶林重芳一葉布無  
上乘登無上機法炬腫龍尼珠輝煜拯溺迷津救焚  
劫其四南北學徒樞衣朝夕無醉不醒無昏不釋示其  
生焉來彰慧績示其滅焉歸莊時乎未來我則晦藏時  
蘊寶光玉 彌赫全相彌莊時乎未來我則晦藏時  
至矣我則昭彰其六爰於明朝現茲法質如撥障雲重  
舒朗日瑞應皇降福隆帝室聖覽賴祥恩頌洋溢其七  
三翼沿派千里請迎來丹闕設有三清金銀羅列瓊  
璧堆盈俄生紫氣潛覆皇城其八日陳供席夜奏笙歌  
施億寶貝捨萬綺羅神傾薈薈天降曼陀佛後佛顯  
應斯多其九明聖君仁仁慈主聖比和風慈同甘雨  
祚與天長教將地固勒之真珉永芳千古其十維大寶  
七年歲次甲子四月丁未朔列聖宮使甘泉宮使秀華  
宮使翫華宮使開府儀同三司行內侍監上柱國臣李  
託玉清宮使德陵使龍德宮使開府儀同三司行內侍  
監上柱國武昌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臣龔澄樞承旨  
建右街大乾亨寺內殿供奉講論兼表白意法大師賜

五代史記卷第五 南漢蒙

三

紫沙門臣行脩奉敕書右龍虎軍控鶴將軍陪戎副尉  
臣孔廷謂臣孔廷津臣陳延明臣鄧懷忠等鑄字碑在  
韶州府乳源 王師南伐克郴州晟所遣將暨彥贊與其  
刺史陸光圖皆戰死餘眾退保韶州張始思廷瑁言遣  
廷瑁以舟兵出洗口抗王師會王師退舍廷瑁訓士卒  
脩戰備嶺人倚以為良將有譖者投無名書言廷瑁反  
張遣使者賜死士卒排軍門見使者訴廷瑁無反狀不  
能救為立祠于洗口 九國志邵廷瑁循州人幼為黃門  
長有文武材幹博覽書史尤善騎射珍襲位為內謁者  
遷內府局令總宿衛兵軍務嚴整尤重儒士有自遠方  
來者廷瑁必先見之為具賞糧而後引薦多被任用大  
寶中遷內常侍時張春秋已長而未知稼穡荒于游宴  
人心危懼廷瑁每從容言曰男兒十五奪父志今宗社  
安危繫於陛下願加檢慎張建禹餘宮在城東南六十

里山水奇絕張遜暑多往焉廷瑁雅所愛尚因請解兵  
職願為宮使張從之而令典兵如故廷瑁以諸戎器不  
甚犀利弓弩不能及遠甲鎗銷薄不可以禦大敵乃為  
樣親督工匠造之累言于張曰中國亂離久矣我先朝  
乘其間故有南越之地五十年來嶺表無事師之耳目  
不識旗鼓今中國已有真主陛下未嘗遣一介之使馳  
咫尺之書珠貝犀象瑁瑁翠羽積于內府歲久而不可  
較陛下未嘗以脩聘一旦兵至何以禦之張憮然不以  
為慮七年王師克郴州招討使暨彥贊戰死王師乘勝  
取連州張始懼乃加廷瑁開府儀同三司東南面招討  
使以肅然稱爲良將因繕治甲兵親加訓練將復邨連  
會同列者嫉之投匿名書言廷瑁將圖不軌張信之遣  
使賜廷瑁死士卒排軍門爭入對使者哀訴言廷瑁無  
反狀請加考驗弗許軍民冤痛爲立廟於洗口至今祀  
之 南漢古蹟記鎮象塔在東莞西南漢禹餘宮使邨  
廷瑁造廷瑁劉氏愛將嘗告劉銀曰漢承唐亂幸天下  
有故干戈弗及漢漢驕今諸國悉珍寶奉中國漢不可  
後否則宜欽兵自守已而宋師至廷瑁 八年交州吳昌  
將舟師出洗口張疑廷瑁必叛殺廷瑁

五代史記卷第五 南漢蒙

三

文卒其佐呂處珩與峯州刺史喬知祐爭立交趾大亂  
驩州丁璉舉兵擊破之張授璉交州節度 東都事略交  
趾漢武帝平南粵分其地爲儋耳朱崖南海蒼梧鬱林  
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凡九郡置交趾刺史以領之後漢  
置交州晉宋齊因之又爲交趾郡梁陳亦因之隋平陳  
廢郡置州煬帝廢州爲郡唐改交州總管又改安南都  
護五代之際有曲承美者以土豪專有其地劉龔遣將  
伐而執之并其地後有楊延藝受劉氏爵命延藝爲其  
牙將皎公羨所殺延藝故將吳權攻交州殺公羨遂居  
其地權死子昌炭立昌炭死其弟昌濬立昌濬死牙將  
爭立境內大亂初楊延藝以牙將丁公著攝驩州刺史  
部領即其子也公著死部領繼之部領與其子璉率兵  
平境內部民推以爲帥號曰大勝王以其子璉爲節度  
使凡三年璉襲父任 文獻通考交趾唐武德中改交  
州總管府至德中改安南都護府宋梁正明中土豪曲  
承美專有其地送款於末帝因授承美節鉞時劉陟擅  
命嶺表遣將李和順伐承美執之乃并其土宇後有楊  
延藝紹洪皆授廣南僞署繼爲交趾節度使紹洪卒州



將吳昌茂遂居其位昌茂死其弟昌文承襲  
長編靜海節度使吳昌文其弟昌文承襲  
知祐武寧州刺史楊暉牙將杜景碩等爭立交趾十二  
州大亂寇益羣起始楊延藝為靜海節度使遣牙將丁  
公著攝驪州刺史公著死子部領繼之於是部領與其  
子璉同帥兵三萬人擊破玘等境內以安自立為萬勝  
王以璉為靜海節度使告 九年南海民妻生子兩首四  
南漢南漢主因而授之

臂是時太祖皇帝詔李煜諭使稱臣銀怒囚煜使者

龔慎儀續通鑑長編初王師克州獲南漢內品十餘  
南為何官對曰為扈駕者人質么麼上見之問曰爾在嶺  
弦不閉上笑對曰我當拯此一方之民於是道州刺史王  
繼勳言劉振肆為昏暴民被其毒又數出寇邊請王師  
南俊上猶未欲亟加以兵乃命唐王諭意令南漢主先  
以湖南舊地來獻唐主遣使致書南漢主不從陸游  
南唐書龔慎儀後主論劉振令奉正朔後主乃遣慎儀持  
南漢未決詔後主論劉振令奉正朔後主乃遣慎儀持

書使南漢書曰僕與足下叨累世之盟雖疆畿阻闊休  
威實同敢奉尺書敬布腹心昨大朝伐楚足下疆吏弗  
靖遂成齟齬初為足下危之今敝邑使臣入貢皇帝幸  
以此宣示曰彼若能幡然改圖單車之使造廷則百萬  
之師不復出矣不然將有不得已者僕料大朝之心非  
貪土地也復怒人不賓而己且古之用武不計強弱大小  
而必戰者有四父母宗廟之讐一也彼此烏合民無定  
心二也敵我進不捨我退無守路戰亦亡退亦亡三也  
彼有敗亡之勢我乘進取之機四也今足下與大朝無  
是四者而坐受天下之兵決一旦之命安國家利社稷  
者固如是乎夫強則南面而王弱則玉帛事大屈伸在  
我何常之有遠天不祥好戰危事天方相楚尙未可爭  
而况今日之事邪地莫險乎劍閣而蜀亡矣兵莫強于  
上黨而李筠失守矣竊意足下國中必有矜智好謀之  
臣獻尊主強國之策以謂五嶺之險非可遠前堅壁清  
野絕其饋道依山阻水射以強弩彼雖百萬之兵安能  
成功不幸而敗則輕舟浮海猶足自全豈能以萬乘之  
主而屈于人哉此說士之常談可言而不可用異時王  
師南伐水陸並舉百道俱進豈暇俱絕其饋道盡保其  
壁壘或用吳越舟師自泉州航海不數日至足下國都

五代史記卷第五 南漢蒙

五

矣人情恟恟則舟中皆為敵國忠義效死之士未易可  
見雖有巨海孰與足下俱行乎敢布腹心惟儀不遺後  
計之史官倫撰潘佑之辭也儀得書怒囚慎儀不遺後  
主表問太祖遂決與師南漢平乃得歸後主之亡也慎  
儀為徽州刺史會昭武留後盧絳聞國破提兵自宣州  
欲入福建過歙慎儀閉城拒守絳怒曰慎儀吾故人何  
為見拒遣使禱儀亦仕江南為尚書禮部侍郎崇政殿學  
士嘗奉使嶺南表劉主囚之踰年不遣慎儀憂悸不知所  
出乃然頂禱佛願捨宅建寺庶遂生還未幾劉主遣之  
慎儀尋歸以宅為寺即今邵武不然我即死劉主懼遣之  
慎儀坐黃堂治事有絳部曲小校熊進直前刃之舉族  
遇害惟二女弗忍殺攜以自隨比入閩中二女猶記憶  
鄉里至玉堂香嚴寺徘徊不前曰此是我家就死足矣  
絳即殺之里老言慎儀為兒時戲于道傍有胡僧過其  
之曰此兒骨法亦貴但恨有凶相恐不得令終竟如其  
言 十三年詔潭州防禦使潘美出師師次白霞銀遣龔

五代史記卷第五 南漢蒙

三六

澄樞守賀州郭崇岳守桂州李託守韶州以備 九國志  
番禺人宮媼梁鸞真之養子也幼為闖人以慧黠聞乾  
和中為內侍監張鸞位遷內侍中太微宮使大寶十二  
年王師來伐都統李承渥以全師出韶陽為王師所敗  
張震駭顧諸將士無可使者鸞真即薦其子可用乃以  
為招討使與大將楊廷曉統眾六萬守馬遙去番禺裁  
百餘里王師已過瀧頭翌日入馬遙去我寨十里游騎  
據雙女山直瞰我軍頻摩壘挑戰崇岳本無將材所統  
之眾皆詔英敗卒絕無鬪志廷曉欲出戰崇岳不從但  
堅壁自守晝夜禱祀鬼神而已王師繼至廷曉謂崇岳  
曰北師乘席卷之勢其鋒不易當也吾士旅雖眾然皆  
傷痍舊卒今不驅策而前將坐受其斃亡無日矣于是  
領前軍據水而陣令崇岳殿後禦其奔衝既而王師濟  
水廷曉力戰而死崇岳奔入營王師攻之初一夕南風  
甚厲至是北風大起王師縱火燒寨崇岳大敗死于亂  
尸之 是歲秋潘美平賀州十月平昭州又平桂州十一  
月平連州張喜曰昭桂連賀本屬湖南令北師取之足



矣其不復南也其愚如此十二月平韶州續通鑑長編  
月先是南漢舊將多以謀死宗室翦滅殆盡掌兵者惟  
宦人數輩城壁壕隍但飾為宮館池樓艦器甲輒腐敗  
不治及王師次於白霞賀州刺史陳守忠遣使告急內  
外震恐南漢主遣龔澄樞馳驛往賀州宣慰時士卒久  
在邊多貧乏聞澄樞至以為必大賞資皆喜而澄樞出  
空詔撫諭衆皆解體王師拔馬乘前鋒至芳林澄樞惶  
懼乘輕舟遁歸是月癸丑王師遂圍賀州南漢主詔大  
臣議皆請以潘崇徹將兵拒王師崇徹自罷兵柄常快  
快於是辭以目疾南漢主怒曰何須崇徹自罷兵柄常  
方署耶遂使彥柔將兵來援戊午王師聞彥柔至退二  
十里潛以奇兵伏南鄉岸彥柔夜泊南鄉船岸側遲  
明挾彈登岸踞胡牀指揮而伏兵卒起彥柔大亂死  
者十七八擒彥柔斬之梟其首以示城中彥柔人猶堅  
守弗下隨軍轉運使王明言於潘美曰當急擊之恐援  
兵再至則為所乘我師老矣諸將頗猶豫明乃躬擐甲  
督戰艦聲言順流趨廣州南漢主憂迫計無所出乃起

五代史記卷第五 南漢蒙

三

潘崇徹為內太師馬步軍都統領衆三萬屯賀江會王  
師徑趨韶州崇徹但擁衆自保而已又十月王師破  
南漢開建寨殺數千人擒其將斬暉昭州刺史田行稠  
棄城遁桂州刺史李承珪亦奔還遂取韶州桂州又  
十一月王師克連州南漢招討使盧收率其軍退保清  
遠南漢主聞之謂左右曰昭桂連賀本屬湖南今北師  
取之足矣其不復南也又王師長驅至韶州都統李  
承渥領兵十萬餘陣於蓮花峰山下南漢軍軍威為陣  
每象載十數人皆執兵仗必置陣前以壯軍威王  
師集勁弩射之象奔踉蹌者皆墜反踐承渥軍軍遂大  
敗承渥以身免遂取韶州擒其刺史辛延渥及諫議大  
夫鄒文遠延渥問道南漢主迎降六軍觀軍器使李  
託沮其議國中震恐南漢主始命整東壕為拒守計願  
諸將無可者宮媼梁鸞真薦其養子郭崇岳可用乃以  
為招討使與大將楊廷曉統衆六萬屯開寶四年正月  
平英雄二州銀將潘崇徹先降師次瀧頭銀遣使請和  
求緩師二月師度馬逕銀遣其右僕射蕭灌奉表降灌

行銀惶迫復令整兵拒命美等進師銀遣其弟祥三保  
興率文武詣美軍降不納龔澄樞李託等謀曰北師之  
來利吾國寶貨爾焚為空城師不能駐當自還也乃盡  
焚其府庫宮殿銀以海舶十餘悉載珍寶嬪御將入海  
宦官樂範竊其舟以逃歸師次白田銀素衣白馬以降  
續通鑑長編開寶四年正月王師克英雄二州南漢都  
統潘崇徹來降又王師次瀧頭南漢主遣使請和且  
求緩師潘美頭山水險惡潘美等疑有伏兵乃挾其使而  
速渡諸險甲子至柵口乙丑至馬逕屯雙女山直瞰郭  
崇岳柵遊騎數出挑戰崇岳不從但堅壁自守晝夜禱  
祀鬼神而已南漢主取松十餘艘載金寶妃嬪欲入海  
未及發宦官樂範與衛兵千餘盜其船以走南漢主懼  
乃遣右僕射蕭灌中書舍人卓惟休奉表詣軍門乞降  
潘美即令部送赴闕灌等既入不返南漢主益懼復令  
崇岳戒嚴二月丁卯朔又遣其弟判六軍十二衛禎王

五代史記卷第五 南漢蒙

三

保興率國內兵來距揚廷曉謂郭崇岳曰北軍乘席捲  
之勢其鋒不可當也我士旅雖衆然皆傷瘵之餘今不  
驅策而前亦坐受其弊矣庚午廷曉乃領前鋒據水而  
陣令崇岳殿後禦其奔衝旣而王師濟水廷曉力戰不  
勝遂死之崇岳奔還其柵潘美謂王明曰彼編竹木為  
柵若篝火焚之必致擾亂因其擾亂夾擊之此萬全之  
策也遂分遣丁夫持二炬間道造其柵會暮夜萬炬俱  
發天大風煙埃全起南漢軍大敗崇岳死於亂兵保興  
逃歸龔澄樞李託與內侍中薛崇譽等謀曰北軍之來  
利我國中珍寶今盡焚之使空城必不能久駐當  
自還也乃縱火焚府庫宮殿一夕皆盡幸未王師至白  
田南漢主素服出降潘美承制釋之遂入廣州俘其宗  
室宮屬九十七人與南漢主皆廢於龍德宮保與初匿  
多矣我奉詔伐罪正為此等命悉斬之美曰是柵人  
已丑至京師庚寅羣臣稱賀遂賜宴五國故事銀既  
為天兵所敗其下乃潘美錄劉銀偽宮中其真珠至美  
者凡四十有六獲焉潘美錄劉銀偽宮中其真珠至美  
錢柳子立壺四隻各受三斗嶺海人亦以為罕有魚英  
蓋魚腦骨煔治之可以成器青箱雜記廣南劉龔初



開國營構宮室得石識有古篆十六其文曰人有一人  
也山山出也值牛者奠建漢國歲在丑也天也水為趙為  
位歲在卯也吞骨者殺諸弟也越人以天也乾和童  
海指皇朝國姓也承劉者言受劉氏降也又乾和童  
二月四日國姓也承劉者言受劉氏降也又乾和童  
是海中浮來上魚藻門外民聚觀之布衣林楚材有  
歎曰水魚湫湫今當時好事或有紀其賦俘京師  
編四月潘美遣使送劉師及黃德昭侍銀因問  
師進何人德昭曰本國人也銀曰何為在此德昭曰  
皇帝居藩日歲貢大朝輻重皆歷荆州乃令師進置  
於此造車乘以給餽運耳銀嘆曰我在位十四年未嘗  
聞此言今日始知祖宗山河乃大朝境土也因泣下  
之既至舍於玉津園上遣參知政事呂餘慶劾問  
及焚府庫之罪銀歸罪于龔澄樞李託薛崇舉上復遣  
使問澄樞等此誰之謀皆俛首不對諫議大夫王珪謂  
託曰昔在廣州機務並爾輩所尚火又自內中起今尚

五代史記卷第五 南漢象 三

欲推過何人遂唾而批其頰澄樞等乃引伏五月乙未  
朔有司以帛係銀及其官屬先獻太廟太社上御明德  
門遣攝刑部尚書盧多遜宣詔詰責銀對曰臣年十  
六僭為號澄樞等皆先臣舊人每事臣不得自由在國  
攝大其理卿高繼中引澄樞等却是國主對訖伏地待  
罪并其官屬高繼中引澄樞等却是國主對訖伏地待  
與政其臣下有小過或將大寶委政閣官後亦令  
別刀山劍樹之刑或令罪人鬪虎抵象又賦歛煩重  
不聊生民入城者輸一錢瓊州米斗稅五錢置媚川  
玳瑁飾之淫侈無度乾德中王師南伐克柳州獲其  
品十餘人入海者無尺珠玳瑁所居宮殿棟宇皆以珠  
對曰為君駕馬有餘業者太祖見之問曰爾在嶺南何  
開太祖因笑問銀為治之迹延業備之延業極力控弦  
駭曰吾當救此一方之民遂詔江南李煜論銀使稱  
銀不從煜言甚不遜煜以其書問命潘美得書遂囚正儀  
驛書答煜言甚不遜煜以其書問命潘美得書遂囚正儀

霞銀遣龔澄樞守賀州薛崇舉守桂州李託守韶州  
歲美平昭桂連賀等州又平韶州明年又平英雄二州  
外銀復遣其弟保興來拒戰美進師復遣保興請美  
軍乞降不納銀盡焚其府庫以爲空城謂王師不能久  
駐當北還也薛崇舉等以獻有司以帛係劉保興潘崇  
徹龔澄樞李託薛崇舉等以獻有司以帛係劉保興潘崇  
待罪太祖命斬澄樞託崇舉于秋門外王壺清話  
擒劉銀至闕下欲獻俘太祖初規制其儀時張昭以戶部  
尚書致仕于家深識典故初廟之儀庶同參酌張昭臥  
病口占其式以授瀚不遺一字瀚遂心服昭之該明  
清異錄劉銀自結珠龍九五鞍獻闕下頗甚勤勞  
耶赦銀為左千牛衛大將軍封恩赦侯五代史先是廣  
真諦之所手植蓋四百餘年矣皇朝乾隆德五年夏爲大

五代史記卷第五 南漢象 三

風所拔是歲秋銀之寢室屢爲雷震識者知其必亡皇  
朝開寶三年夏王師始議南征四年二月五日王師壓  
廣州銀盡焚其府庫將赴火而死既而不能引決尋爲  
王師所擒舉族遷于京師皇始自梁貞明三年僭號歷  
三世四主至皇朝開寶四年凡五十五年而亡續通  
鑑長編六月以劉銀爲右千牛衛大將軍員外置封恩  
赦侯俸外別給錢五萬米麥五十斛銀體質豐碩眉目  
俱鍊有口辯性絕巧嘗以珍珠結鞍勒馬爲戲龍之狀  
尤爲精妙詔示尙方諸工官皆駭異上給錢百五十萬  
償其直因謂左右曰銀好工巧遂習以成性倘能移于  
治國豈至滅亡哉銀在國時多置戲以毒臣下一日  
乘肩輿從十數騎幸講武池從官未集銀先至詔賜  
酒銀疑之奉杯泣曰臣承祖父基業拒違朝廷勞王師  
矣願延旦夕之命以全陛下臣承祖父基業拒違朝廷勞  
上笑曰朕推心置腹安有此事命取銀酒自飲飲之別  
酌以賜銀大將軍封恩赦侯保興爲右監門率府承  
千牛衛大將軍封恩赦侯保興爲右監門率府承  
嘗幸講武池銀先至賜以卮酒銀疑其醜泣曰臣承祖



父基業遠拒朝廷勞王師致討罪固當誅陛下不殺臣  
今見太平得為大梁布衣足矣願延且夕之命以全陛  
下生安有此事取而飲之別酌賜銀大慙頓首謝  
腹中安有此事取而飲之別酌賜銀大慙頓首謝  
公太宗將討太原召近臣宴飲銀與焉自言朝廷威靈  
及遠四方僭竊之主今日盡在坐中且夕太原劉繼  
元又至臣率先歸朝願得執挺為諸國降王之長太宗  
大笑其談諧皆此類也卒年三十九贈太師南越王初  
然命日者筮國祚遇復之豐日將五十五年乎其後果  
風浴一變皆以南漢晉創小國乃作平頂帽自冠之山是  
揣度有欺四方傲中國之志每見北人盛誇嶺海之強  
世宗遣使入嶺館接者遺萊莉文其名曰小南強及本  
朝銀主而縛偽臣到闕見洛陽牡丹其後事具國史  
大駭歎有指紳謂曰此名大北勝 其後事具國史  
隱興滅年世諸書皆同蓋自唐天祐二年隱為廣州節  
度使至宋開寶四年國滅凡六十七年舊五代史以梁  
貞明三年龔僭號為始故曰五十五年爾 續通鑑長  
編開寶五年五月詔廢嶺南道媚川都選其少壯者為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五

南漢蒙

靜江軍老弱者聽自便仍禁兵不得以采珠為業先是  
劉銀於海門鎮募兵能采珠者二千人號媚川都凡采  
珠必以石繩索繫於足而沒焉深或至五百尺溺死者  
甚眾銀所居棟宇皆飾以珠翠窮極侈靡及王師  
至并府庫悉焚之於珠危苦之狀上亟命小黃門持示  
真珠來獻且言采珠者皆窮於此珠危苦之狀上亟命  
相連降詔罷之北宋編年五月廢媚川都歲溺死者  
於海門鎮募兵能采珠者三萬人號媚川都歲溺死者  
甚眾銀所居棟宇皆飾以珠翠窮極侈靡及王師  
談錄劉銀據嶺南兵置入海至五百尺溺而死者相屬  
川都每以石積其內府所居殿宇梁棟簾箔率以珠為飾  
也久之珠積內府所居殿宇梁棟簾箔率以珠為飾  
窮極華麗后王師入一火而盡藝祖廢媚川都其壯者  
為軍老者放歸田里仍詔百姓不得以採珠為業  
宋編年初劉銀私制大量重斂於民每石凡輸一  
石八斗運使王明上言乃革之每石輸耗二升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五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六

廬陵歐陽脩撰

南昌彭元瑞注

楚世家第六

徐無黨原注  
劉鳳誥排次

馬殷字霸圖許州鄆陵人也五代史馬殷字霸圖許州鄆陵人也少為木工三  
楚新錄馬氏諱殷上蔡唐中和三年蔡州秦宗權遣孫  
人也自云伏波之後 唐中和三年蔡州秦宗權遣孫  
儒劉建峯將兵萬人屬其弟宗衡略地淮南殷初為儒  
裨將宗衡等攻揚行密于揚州未克梁兵方急攻宗權  
宗權數召儒等儒不欲還宗衡屢趨之儒怒殺宗衡自  
將其兵取高郵遂逐行密行密據宣州儒以兵圍之久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六

楚世家

不克遣殷與建峯掠食旁縣儒戰敗死殷等無所歸乃  
推建峯為帥殷為先鋒轉攻豫章略虔吉有眾數萬乾  
寧元年入湖南次醴陵潭州刺史鄧處訥發邵州兵戍  
龍回關建峯等至關降其戍將蔣助建峯取助鎧甲被  
先鋒兵張其旗幟直趨潭州至東門東門守者以為關  
兵戍還開門內之遂殺處訥九國志鄧處訥邵州龍潭  
唐乾符中從閩項征蠻於安南黃巢之亂盜殺潭州觀  
察使李巢城中無主會項自安南回以所部兵駐郡中  
傳檄諸州同捍寇盜境內以安遣使奉表於朝詔以項  
為檢校右僕射欽化軍節度使潭州刺史處訥從項久  
在安南及是欲歸邵州省其親族項回署處訥為邵州  
兵馬留後未幾衡州刺史周嶽舉兵襲項殺之因據長  
沙處訥縞素發哀召集將吏諭之曰閩僕射恩德厚矣  
親捍寇盜布衣糲食以養士卒救民於塗炭恩德厚矣



不幸為鼠輩所圖今欲與諸君問罪於周嶽可乎眾皆曰雷後為善人雪冤敢不從命乃以精卒二千襲嶽殺之梟首於東市遂據其城慰撫將吏中外皆悅時景福二年也既而州人以狀聞於朝廷詔以處誦為湖南節度兵馬留後乾寧元年劉建峯領眾自豫章處誦遣其鄉豪首蔣助等率步卒三千斷龍回關殷先至關召勛等諭以禍福仍許奏授官秩助歡皆喜是夕乃棄鎧甲旗幟直趨潭州薄城東門守陴者不之覺且謂邵軍之回也門啟前鋒兵徑趨府中將吏驚走是日處誦內宴集僚屬了無備禦將宋全建峯自稱留後僖宗授建峯湖南節度使殷為馬步軍都指揮使蔣助求為邵州刺史建峯不與助率兵攻湘鄉建峯遣殷擊助于邵州

五世卷第六 楚世家

部曲飲酒譁呼軍卒陳贍妻有色建峯私之贍怒以鐵

搗擊殺建峯北夢瑣言唐天復中湖南節度使劉建峯戲取而發怒伺便以疾擊殺之馬氏有軍中推行軍其位於今禁蒺藜蓋懲彭城之遭罹也司馬張佶為帥五代史張佶不知何郡人也唐乾寧初殷討之期歲未尅而建峯據湖南獨邵州不賓命都將馬是時佶為行軍司馬屬潭人謀帥曰張行軍即所奉也佶不得已而視事旬日之間威聲大振寇亦解去乃謂將吏曰佶才能不如馬公况朝廷重藩非其人不可因以贍召殷殷亦不疑稟命而至佶受拜禮畢命升階讓殷為帥佶即趨下率眾扞賀乃自請率師代殷攻邵州下之復為行軍司馬垂二十年殷果立大勳甚德佶開平初殷表佶為朗州承順軍節度使累加檢校太傅同平章事乾化元年夏四月卒于位詔贈侍中九國志張佶京兆長安人少通經史咸通初以明經中第累遷宣州從事秦彥牧宣城陰養亡命將圖江淮而凶暴多忌不為吏民所信佶慮其害已乃辭疾去職將歸京

師至汝陽值秦宗權阻兵佶往依之宗權與語大悅署為行軍司馬會宗權叛遣秋四出屢為梁祖所破佶謂劉建峯曰今天下方亂英豪角逐吾觀秦公剛鷲猜忍終不能濟大事梁王軍政精明將士悉力一旦全師奄至吾等無類矣不如早自為謀建峯孫儒俱從之儒殺宗衡自領其眾以佶為行軍號令嚴肅眾皆憚之及破楊行密佶有力焉行密遂越鎧據宣州儒與建峯領眾西上將討行密建峯謂佶曰今與孫公擁全軍為公刷恥於宣州如何佶唯唯謝之於是儒盡焚揚積聚驅道阻絕士卒大疫反為行密所破佶與建峯率餘眾據湖南推建峯為帥建峯多私狎每飲酒部曲問有長直兵陳贍者其妻有殊色建峯通之贍怒以鐵搗置袖中擊殺建峯建峯將吏推佶為帥佶將入府常所乘馬忽蹤噴不止正中佶髀仆地不能起者久之時殷征蔣助於邵州佶謂其將吏曰吾非汝主當迎馬公為之於是陳贍於東市遣姚彥章等逆殷及殷至佶乘肩輿入府受其拜謁訖命殷升廳佶即降階率將吏拜賀請代殷攻邵州梁開平中奏授佶朗州永平軍節度使累遷檢校太保同平章事乾化初移鎮桂林卒於治所子少

五世卷第六 楚世家

傷佶髀佶臥病語諸將曰吾非汝主也馬公英勇可共

立之諸將乃共殺贍磔其屍遣姚彥章迎殷于邵州志姚彥章字繼徽汝南人少儻有武畧乾符中黃巢盜起秦宗權召募豪俊以彥章隸帳下善用鐵槊重百餘斤每上馬盤辟疾如旋風觀者壯之隨孫儒渡淮拔廣陵儒死宣城隨劉建峯入湖南領廳直軍最被親信及建峯遇害張佶傷解不能視事佶與彥章首議迎殷遂遣彥章率所部逆殷於邵州殷初疑之猶豫未即還彥章入白殷曰劉龍驤張行軍與足下同功一體之人也不幸龍驤有不測之禍行軍以解病廢是天意人望歸於足下何遠疑也殷釋然遂令彥章統眾先歸國內既定翌日殷至代立以功遷長直都指揮使彥章建議平嶺北七州薦李瓊為游奕使桂州平奏授靜江軍行軍司馬監軍府事遷檢校工部尚書橫州刺史容南龐巨昭歸欵彥章率兵迎之遷寧遠軍節度使清泰中加兼侍中事殷建國拜左相遷昭順軍節度使清泰中加兼侍中



卒 殷至信乘肩輿入府殷拜謁于庭中信召殷上乃率

將吏下北面再拜以位與之時乾寧三年也唐拜殷潭

州刺史其位唯殷領士卒如故且素服為何氏發喪識

者謂之知禮未幾殷軍各殺其帥使人共迎殷為主初

殷軍之迎殷也值夜殷甚疑懼欲拒而不行將曉忽睹

一人黑色而貌甚偉手執大棒躬趨進報曰軍國內

外平安俄而不見由是殷以為嘉兆其心始安乃謂所

侍曰吾之此行未必不為福及至蜀果欣躍而奉之

又殷立且使人問道上表僖宗在蜀聞之甚悅其表

遣使未書御札許自開國立臺置卿相分天子之半使

焉青箱雜記唐末劉建峯定長沙遣馬殷領眾浚城

濠得石碣有古篆十八其文曰龍舉頭假掉尾羊為兄

猴作弟羊歸穴猴離穴解者以殷乾寧三年丙辰歲代

立乃龍舉頭也至乾祐辛亥歲國亡乃殺掉尾也殷子

希範以已未歲生又開運丁未歲薨乃歸穴也又子希

崇壬申歲生後為江殷遣其將秦彥暉李瓊等攻連邵

南所俘乃猴離穴也

郴衡道永六州皆下之九國志秦彥暉上蔡人宗權之

抗勇有知畧宗權將敗族人懼禍彥暉請隨族兄宗衡

討揚州宗衡為儒所害彥暉從儒攻宣州儒敗又從劉

建峯入湖南為捉生指揮使光化中殷將平嶺北以彥

暉及李瓊為七州游奕使率兵平桂林虜劉士政以功

奏遷檢校太保天祐末淮將劉存勳威鎮棹攻湖南

殷以彥暉為在城都指揮使劉存勳威鎮棹攻湖南

艘船於上流以待淮人又遣劉存勳威鎮棹攻湖南

五世記第六十六 楚世家

四

翹勇選隸秦宗權帳下後隨孫儒渡淮儒敗又從劉建

峯入湖南為親從都禪校殷代立遷本軍指揮使時湖

外初秦彥暉為七州游奕使張國英李唐為之副兵克

遺道使陳可瑋營嶺下指揮使王全義嶺時桂州劉士政

師西彥暉三戰不利會全義民請為鄉導瑋詰之對曰此

去西彥暉有古路背嚴關抵秦秦五百里雖生荆棘可通

單騎我師之至皆熱寢令騎兵分步三百騎兵六十以

劍我師之至皆熱寢令騎兵分步三百騎兵六十以

門擒建武而歸遲明至大寨係建武以素練示可瑋瑋

走擒建武而歸遲明至大寨係建武以素練示可瑋瑋

中可瑋不知我師已破秦城寨猶鼓譟未信乃斬建武

投首營中士卒震駭彥暉因其驚擾以全軍擊破之擒

千人討桂林若分兵以送降者前有大敵何以當之此

敗軍烏雜其心不一不如殺之以全軍直趨桂林此席

卷之勢也於是盡坑降兵自秦城以南南猶有二十餘

皆迎風而潰瑋以先鋒兵躡之比至桂林殺戮萬計遂

圍其城九日而士政降彥暉班師殷以瓊為桂州刺史

令經畧嶺南遂襲容州降龐巨昭明年又與呂師周克

昭賀梧三州瓊魁岸多力每食肉十餘斤踞案大嚼耽

耽然軍中號曰大蟲來大蟲至是桂林兒童聚戲衢路中忽

相驚走曰大蟲來大蟲至是桂林兒童聚戲衢路中忽

入通遁法令寬簡吏民便之開平中卒於治所年六十

氏令公以征南步軍指揮使李瓊知桂州軍事領兵士

收服嶺外昭梧象柳宜蒙賀桂等州巨曠聞此雄勢謂

諸首領日李瓊有破竹之勢若長驅馬此來侵吞吾

五世記第六十六 楚世家

五

兼守旬月之間城內必無軍糧外無救應方可制進攻

具再攻擊之必取勝也龐巨曠日吾每至中宵獨占氣

象馬氏合當五十餘年與霸湖外荷五十餘年對壘安

知孰非是以憂疑不暇遂至深夜斬莫彥昭於其第明

日以容南龐巨曠深慮廣南劉嚴不道加害於已遂差小

吏間路密持書歸欵於馬氏是時湖南遣澧州刺史姚

日容南龐巨曠深慮廣南劉嚴不道加害於已遂差小

吏間路密持書歸欵於馬氏是時湖南遣澧州刺史姚

日容南龐巨曠深慮廣南劉嚴不道加害於已遂差小

吏間路密持書歸欵於馬氏是時湖南遣澧州刺史姚

日容南龐巨曠深慮廣南劉嚴不道加害於已遂差小

吏間路密持書歸欵於馬氏是時湖南遣澧州刺史姚

日容南龐巨曠深慮廣南劉嚴不道加害於已遂差小

吏間路密持書歸欵於馬氏是時湖南遣澧州刺史姚

日容南龐巨曠深慮廣南劉嚴不道加害於已遂差小

吏間路密持書歸欵於馬氏是時湖南遣澧州刺史姚

日容南龐巨曠深慮廣南劉嚴不道加害於已遂差小

吏間路密持書歸欵於馬氏是時湖南遣澧州刺史姚

日容南龐巨曠深慮廣南劉嚴不道加害於已遂差小

吏間路密持書歸欵於馬氏是時湖南遣澧州刺史姚

日容南龐巨曠深慮廣南劉嚴不道加害於已遂差小

吏間路密持書歸欵於馬氏是時湖南遣澧州刺史姚

日容南龐巨曠深慮廣南劉嚴不道加害於已遂差小

吏間路密持書歸欵於馬氏是時湖南遣澧州刺史姚

日容南龐巨曠深慮廣南劉嚴不道加害於已遂差小



彥章領馬步軍八千徑往容南巨曦遂帥萬餘欲歸於馬氏又曰高州防禦使劉昌魯以廣南先主劉巖欲并吞嶺外數召昌魯欲籍沒其家族昌魯知之乃刺血寫書投馬氏具述懇急湖南遂遣捉生指揮使張可求部轄兵馬於界首應接一桂管劉士政懼遣其將陳可璠行三千餘口歸於馬氏王建武等率兵守全義嶺殷遣使聘于士政使者至境上可璠等不納殷怒遣瓊等以兵七千攻之擒可璠等及其兵二千餘人悉坑之遂圍桂管虜士政盡取其屬州殷表瓊桂管觀察使

五表卷第六 楚世家

六

瓊因疆令俱行及殷據湖南瓊為桂管觀察使用令為荔浦令則前夢之驗也四年拜殷武安軍節度使初孫儒敗于宣州殷弟寶為楊行密所執行密收儒餘兵為黑雲都以寶為指揮使寶從行密攻戰數有功為人質重未嘗自矜行密愛之問寶誰家子寶曰馬殷弟也行密大驚曰汝兄貴矣吾今歸汝可乎寶不對他日又問之寶對曰臣孫儒敗卒也幸公待以不死非殺身不足報湖南鄰境朝夕聞殷動靜足矣不願去也行密歎曰昔吾愛子之兒今吾得子之心矣然勉為吾合二國之歡通商賈易有無以相資亦所以報我也乃厚禮遣寶歸殷大喜表寶節度副使行密遣其將

劉存等攻杜洪圍鄂州殷遣秦彥暉許德勳以舟兵救之九國志許德勳蔡州朗山人少為縣吏好讀書史任與殷同在帳下有州里之舊情好飲從孫儒討揚州以殷勳為副都指揮使時淮上饑饉德勳所至必先中謀議皆得預焉及儒敗於宣城與劉建峯同入湖南以軍功授檢校太傅兼侍中殷代立以德勳為內外馬步軍都指揮使乾寧四年淮南楊行密遣使來通好德勳諫曰行密盜據淮甸抗衡中國明公義舉欲許之朝為附庸一旦棄之前功盡廢它日朝廷問罪江表以我為同惡即王師先至湖上矣不如拒絕之乃心王室久長之策也殷從之天復中淮南人攻鄂杜洪求救於韋巨艦直抵夏口為淮人所敗泗溺死德勳遂與朗州雷彥恭襲破荆南盡俘其府賓及士女伶倫工巧之徒凡數千人以歸天祐二年又領兵畧地荆南還經岳州

五表卷第六 楚世家

七

刺史鄧進忠以城歸附遷岳州刺史梁開平初淮將冷業寇平江以德勳為東面行營步軍都指揮使去淮軍五里下營業以遊騎偵邏晝夜不絕德勳選習水者五千入斬木取枝葉蔽之各持長刀浮江而下夜犯業營令舉火為號俄而營中擾亂自相蹂躪火舉德勳以勁兵奄至大敗淮軍斬首千餘級擒業及禪校二十餘人以歸天中淮將王彥章苗倫等寇岳州舟師萬餘人蔽江而下屯君山側殷遣德勳率艦艦千艘以禦之德勳謂諸將曰淮人遠來掩吾不備今若以全師臨之必懼而遁矣乃潛師屯角子湖偃旗鼓夜遣輕將王環以戰艦三百斷楊林浦絕其歸路淮人覺之遲明淮人移軍荆江口將會荆南兵合攻岳陽德勳選輕艦三百令裨將詹信先襲淮人且行且戰德勳擁艘自後而至大破荆江中淮人大敗斬首千餘級溺死者甚眾擒彥章及倫以歸而行密遣使來行成且請二將舊臣宿將尚願公此歸勿以湖南為念若須得志當侍馬子爭草然後可圖也彥章等媿謝而去是後馬氏諸子果爭立為江南所滅人以德勳為知言天已而杜成二年殷建國拜右相卒年七十餘子可璠



洪敗死存等遂攻殷殷遣秦彥暉拒于上流偏將黃璠以舟三百伏瀏陽口存等屢戰不勝乃致書于殷以求和殷欲許之彥暉曰淮人多詐將怠我師不可信急擊之存等退走黃璠以瀏陽舟截江合擊大敗之三楚新密據有淮南開其建國且遣舟師數萬伐之比至城下殷登樓指麾一鼓而破其兵伏屍流血湘水為之丹焉自是四方懾服劉存及陳知新戰死彥暉取岳州通鑑考伏無敢侵之劉存及陳知新戰死彥暉取岳州通鑑考行年記天復三年自荆南進旅還遂入岳州降刺史鄧進忠九國志鄧進忠湘陰人世為士豪兄進思唐中進忠初為瀏陽鎮將黃巢之亂江湖荒饑進思陰養死士千人以防寇盜會巢弟黃浩領惡少數千剽劫江左號浪岩軍轉入湖外大掠瀏陽進思患之乃與進忠謀率壯士伏山塚間候浩軍半過橫出擊之浩軍大敗前後皆遁走浩僅以身免縣以事聞於州奏授進思岳州刺史天復中進思卒進忠襲位天祐二年許德勳襲荆南

五代史記注 卷六六 楚世家

回出戰艦臨其城進忠遣人獻牛酒開門納德勳大享將士德勳諭以禍福翌日舉族南歸長沙賜進忠駿馬繪帛金銀器令權知衡州軍州事未幾奏授刺史同光中卒梁太祖即位殷遣使脩貢太祖拜殷侍中兼中書令封楚王五代會要梁開平節度使馬荆南高季昌以兵斷漢口邀殷貢使殷遣許德勳攻其沙頭季昌求和乃止九國志廖光齊有武幹天成未從許德勳討荆南屯兵沙頭高季昌之子從嗣為雲猛指揮使驍勇無敵一日單騎薄德勳營欲不敢出光齊怒言于德勳曰此輩童也請為公擒之乃介馬援槍而出與從嗣格鬪良久光齊偽墮馬從嗣奪槍以擊之反為光齊所擒時季昌以數十騎觀於臺上見其子被擒亟令騎士來請及入營光齊已拉殺之矣季昌大勳翌日遣使請成光齊以功遷決勝指揮使性簡傲使酒因爭飲令殿同列黜為邵州教練使未幾復舊職討溪州蠻中楊行密袁州刺史呂師周來奔九國志呂流矢而卒

人吳將蒙之裔孫也父珂少以勇敢隸楊行密帳下累戰有功遷黑雲都指揮使師周少勇敢任氣隨父征討珂卒行密令代其父為指揮使談笑自如若欲皆服其果毅章以所部兵屯上高與湖南為敵境累戰殺傷者萬餘人遷袁州刺史師周性豪率頗通緯候及兵書自言世將家子不可保富貴每恣為杯酌狎客常十餘人醉必起舞或擊節狂歌慷慨泣下行密聞而疑之密遣人偵其動靜師周不自安乃謀於綦母章曰吾與湖南對壘有日矣觀其營上雲飛常紛紛然未易敗也馬公寬仁待士有禮吾欲逃死焉公以為何如章曰公自圖之章以所部兵大獵境上因歸於湖南章縱其親隨之人殷聞師周至甚喜曰吾方圖嶺表得師周足矣即以為步軍都指揮使領袁州刺史明年率兵攻昭梧賀象龔富等州與劉隱八十餘戰而克之奏授昭州刺史乾化中領兵破飛山蠻斬其帥潘金盛諸蠻悉歸欵奏遷檢校太傅清泰中卒師周勇健豪俠頗通緯候兵書自言三世將家懼不能免常與酒徒聚飲

五代史記注 卷六六 楚世家

醉則起舞悲歌慷慨泣下行密聞之疑其有異志使人察其動靜師周益懼謂其裨將綦母章曰吾與楚人為敵境吾常望其營上雲氣甚佳未易敗也吾聞馬公仁者待士有禮吾欲逃死于楚可乎章曰公自圖之章舌可斷語不泄也師周以兵獵境上乃奔于楚綦母章縱其家屬隨之殷聞師周至大喜曰吾方南圖嶺表而得此人足矣以為馬步軍都指揮使率兵攻嶺南取昭賀梧蒙龔富等州殷表師周昭州刺史光齊自昭陽叛舉族來奔其部曲隨而至者數千人殷以其豪而欲多將拒而不納或有諫者曰廖者料也馬得料必肥是家國強霸之兆何為而拒之遂待之以禮因命光圖為永州刺史光圖且陳南越可取之宜言甚激切殷亦將開拓



疆土聞其所陳甚喜使其部將李勳將數萬衆擊南越  
 未數月拔桂管十八城劉襲懼而乞盟勳則李老虎也  
 勇壯絕倫每入城劉襲懼而乞盟勳則李老虎也  
 時人號曰李老虎先是桂管兒童每聚戲呼曰大蟲來  
 號呼而走及勳拔明州雷彥恭召吳人攻平江許德勳  
 桂管論者以爲應明州雷彥恭召吳人攻平江許德勳  
 擊敗之殷遣秦彥暉攻明州彥恭奔于吳執其弟彥雄  
 等七人送于梁于是澧州向瓌辰州宋鄴淑州昌師益  
 等率溪洞諸蠻皆附于殷殷請升明州爲永順軍表張  
 信節度使五代史及蔡賊秦宗權作亂始應募從軍初  
 將劉建峯過江西連陷洪鄂潭桂等州建峯盡有湖南  
 之地遂自爲潭帥頃之建峯爲部下所殺潭人推行軍  
 司馬張佶爲帥時殷方統兵攻邵州佶曰吾才不及馬  
 殷卽牒殷付以軍府事殷自邵州旋軍犒勞將士誅害  
 建峯者數十人自爲雷後久之朝廷命爲湖南節度使  
 遂有潭衡七州之地唐天復中楊行密急攻江夏杜洪  
 求援于荆南成納舉舟師援之時澧朗節度使雷彥恭  
 乘汭出師襲取荆州載其寶貨焚毀州城而去彥恭東  
 連行密斷江嶺行商之路殷與高季興合勢攻彥恭于  
 澧朗數年擒之盡有其地乃以張佶爲朗州節度使由  
 是兵力殷乃請依唐太宗故事開天冊府置官屬太祖  
 拜殷天冊上將軍錢譜馬殷據湖南八州地建天策府  
 曰馬氏錢也董道曰馬殷鑄天策府寶泉志天策錢張台  
 天策府寶徑寸七分重三十銖二案銅質渾重文字明  
 坦史氏失其傳張殷以其弟寶爲左相存爲右相廖光  
 董之說當有憑也

**圖等十八人爲學士**  
 雅言雜錄廖圖字贊禹虔州人  
 學博瞻爲時輩所服湖南馬氏辟  
 幕下奏天策府學士與劉昭禹李宏臯徐仲雅蔡昆章  
 鼎釋虛中齊已俱以文藻知名更唱迭和今有集行世  
 贈上人云暫把枯藤倚壁根禪堂初規楚江濱直疑松  
 小難留鶴未信山低住得雲草接寺橋牛笛近日街村  
 樹鳥行分每來共憶會遊處萬壑泉聲絕頂間贈沈彬  
 云冥鴻迹在烟霞上燕雀休誇大厦巢名利最爲浮世

五代史卷第六十六 楚世家 十一

重古今能有幾人拋逼真但使心無著混俗何妨手強  
 抄深喜卜居連岳色水邊松下得論交齊已寓諸宮與  
 圖相去千里而每有書臨終寄圖兄弟云僧外開吟樂  
 最清年登八十喪南荆風騷作者爲商推道去碧雲爭  
 幾程 玉壺清話文瑩至長沙首訪故國馬氏天策府  
 諸學士所著文章擅其名者惟徐東野李宏臯爾遂得  
 東野詩浮醜輕豔皆鈿華嫵媚借一時尊俎爾其句不  
 過牡丹宿醉蘭蕙春悲霞官日城翦紅鋪翠而已獨貽  
 汪居士一篇庶乎可採曰門立松陰裏山僧幾度過藥  
 靈圓不大基妙子無多薄霧籠寒迥殘風懸綠蘿金烏  
 兼玉兔年歲奈何又得宏臯雜文十卷皆 末帝時加  
 駢枝章句雖離礙者亦能道信乎文之難也

殷武安武昌靜江寧遠等軍節度使洪鄂四面行營都  
 統唐莊宗滅梁殷遣其子希範脩貢京師上梁所授都  
 統印莊宗問洞庭廣狹希範對曰車駕南巡纔堪飲馬  
 爾莊宗嘉之莊宗平蜀殷大懼表求致仕莊宗下璽書  
 慰勞之明宗卽位遣使脩貢并賀明年正荆南高季昌  
 執其貢使史光憲殷遣袁詮王環等攻之至其城下季  
 昌求和乃止 九國志王環許州人少隸忠武軍秦宗權  
 舉從孫儒渡淮儒死宣城又隨建峯入湖南爲捉生指  
 揮使剽掠郡邑先登陷陣衆推其果毅建峯死殷代立  
 遷水軍都指揮使畧地上高擄淮將劉靖奏授檢校司  
 徒貞明初徙岳州刺史許德勳以舟師巡境上夜中南  
 風暴起環乘風鼓棹直抵齊安城中纔四鼓矣環掛繩  
 梯登城殺守卒十餘人引戰士直入州廨擒刺史馬鄴  
 遲明城中驚擾德勳乃驅其官屬將吏置入舟中大掠  
 而歸至 口德勳謂環曰鄂人其邀我乎環曰我師入  
 黃州而鄂人不覺今奄至城下迅雷不及掩耳當自救  
 無暇安能邀我乃展旗鳴鼓成列而行鄂人不敢出至  
 岳陽以所俘獻殷大喜奏以環領黃州刺史天初成初  
 光憲自京師還爲荆南高季昌所執奪明宗所賜名馬  
 妓女殷遣環與袁詮詹信率戰艦三百艘討之大畧於  
 境上季昌遣將屯劉郎洑環進兵擊破之奪戰艦百餘

五代史卷第六十六 楚世家 十一



艘迷逼荆渚季昌懼請和取光憲以歸殷建國以環為左六軍副使長興二年卒環善治舟師能以寡擊眾布衣糲食與士卒同甘苦每戰罷必盡索傷者扶至帳前手自療治之鍼鉤鈐夾名膏上藥常置坐右殷每部分諸將使之出征士卒得環麾下者咸相賀曰吾輩不畏死但獲居王六軍隊伍中足矣其為士卒所愛如此殷初兵力尙寡與楊行密成汭劉襲等為敵國殷患之問策于其將高郁郁曰成汭地狹兵寡不足為吾患而劉襲志在五管而已楊行密孫儒之仇雖以萬金交之不能得其懽心然尊王仗順霸者之業也今宜內奉朝廷以求封爵而外誇鄰敵然後退脩兵農畜力而有待爾于是殷始脩貢京師然歲貢不過所產茶茗而已乃自京師至襄唐郢復等州置邸務以賣茶其利十倍郁

五代史記卷六 楚世家 十一

又諷殷鑄鉛鐵錢以十當銅錢一又令民自造茶以通商旅而收其算歲入萬計由是地大力完五代史殷于時姑息所求皆允累官至守太師兼中書令封楚王又上章請依唐秦王故事乃加天策上將軍之號又請官位內添制置靜江武平寧遠等軍事皆從之既封楚王仍請依唐諸王行臺故事署置天策幕府有文苑學士之號知詔令之名總制二十餘州自署官吏征賦不供民間採茶並抑而買之又自鑄鉛鐵錢凡天下商賈所賣寶貨入其境者概以土產鉛鐵博易之無餘遂至一方富盛窮極奢侈貢奉朝廷不過茶數萬斤而已于中原賣茶之利歲百萬計朝廷不過茶數萬斤而已于中丞道郴州桂陽軍茶陵縣地丁錢絹米麥通鑑考異人多銷鉛錢持過江北高郁請鑄鐵錢圍六寸文曰乾封泉寶以一當十錢既重厚市肆以券契借梁交易泉志湖南故事曰馬殷置鐵治鑄大錢可六寸圍重非錄兩用九文為貫文曰乾封泉寶其文上乾其數上九送通用焉余按此錢徑寸七分重十七銖圍五寸半以

銅為之而楚史湖南故事以為敷邀封爵天成二年請鐵錢豈當時鑄銅二種耶敷邀建行臺明宗封殷楚國王有司言無封國王禮請如三公用竹冊乃遣尙書右丞李序持節以竹冊封之五代史唐同光初首脩職貢復授太師兼尙書令楚王天成初加使馬殷為楚國王又後唐天成元年七月封湖南節度使湖南節度使殷封楚國王禮文不載國王之制請約三公之儀殷以潭州為長沙府建國承制自置官屬以其弟寶為靜江軍節度使北夢瑣言亂離以來官節天成初桂州節度使觀察使馬寶即湖南馬殷之弟本無功德品秩已高詞云爾名尊四輔位冠三師既非品秩升遷難以非增益此要語也議者子希振武順軍以名器假人至買誼所以長歎息也節度使白眉也馬希振為鼎州節度使馬氏諸子中

五代史記卷六 楚世家 十二

青蛇每用腰為力貫微日紅竟時將葉作花又見蟻子緣砌希振曰蟻子子街蟲子子雍日猶兒兒捉雀兒兒實一代次子希聲判內外諸軍事姚彥章為左相許德勳為右相李鐸為司徒崔頴為司空拓拔常為僕射馬拱為尙書文武皆進位幼而爽俊好學嘗從其叔父泊舟院口其叔父惠一人若官吏乘馬從數僕來往岸側編閱舟船人物之數復一人自後呼曰何僕射在此勿驚之對曰諾不取驚既寤編訪鄰舟之人皆無姓何者乃移舟入深浦中翌日大風濤所泊之舟皆沒唯何氏存叔父乃謂致雍曰我家世貧賤吾復老矣何僕射必汝也善自愛致雍後從殷於湖南為節度判官會楚王殷自稱尊號以致雍為戶部侍郎翰林學士致雍自謂當作相而居師長之任後楚王希範嗣立復去帝號以致雍為節度判官檢諡其會祖筠曰文肅祖正曰莊穆父元豐曰景莊立三廟于長沙長興元年殷卒年七十



九北夢瑣言湖南武穆王巡邊迴舟至洞庭宜春江口  
雲霧昏蒙有如武夫執戈戰者有如文吏具襪簡者有  
如捧盤盃者或排或綠條閃睇莫知何物左右大駭  
移時風定僅獲存焉後數年武穆王薨于位 詔曰馬  
殷官爵俱高無以為贈諡曰武穆而已子希聲立 五代

與二年十一月十日薨于位時年七十有八明宗聞之  
廢朝三日諡曰武穆 五代會要武穆故天策上將軍  
湖南節度使馬殷諡 五代史子希聲嗣初殷徵時隱  
隱見神人侍側因默記其形像及貴因謂衡山廟觀廟  
中神人塑像宛如徵時所見者則知人之貴者必有陰  
物護之豈偶然哉 馬令南唐書長興元年殷卒年七  
十九諡武穆 子義聲立

希聲字若訥殷次子也殷建國以希聲判內外諸軍事  
荆南高季昌聞殷將高郁素教殷以討策而楚以疆患

夷史卷第六十六 楚世家 十四

之嘗使謀者行間于殷殷不聽希聲用事謀者語希聲  
曰季昌聞楚用高郁大喜以為亡馬氏者必郁也希聲  
素愚以為然遂奪郁兵職郁怒曰吾事君王久矣亟營  
西山將老焉犬子漸大能咋人矣希聲聞之矯殷令殺  
郁殷老不復省事莫知郁死是日大霧四塞殷怪之語  
左右曰吾嘗從孫儒儒每殺不辜天必大霧豈馬步獄  
有冤死乎明日吏以狀白殷拊膺大哭曰吾荒耄如此  
而殺吾勳舊顧左右曰吾亦不久于此矣明年殷薨希  
聲立 馬令南唐書義聲字若訥殷次子也 三楚新錄  
莊宗反正下詔徵諸侯入朝武穆以年老不行命  
長子希範入朝希範多辯善於應對及至莊宗謂曰朕  
聞卿部內有洞庭湖其波無際有之乎對曰有之陛下

一旦南巡狩則此湖不足以為飲馬耳莊宗大悅既而曰  
比問馬氏之國必為高郁所圖今有子如此高郁何能  
可得耶高郁殷之謀臣也莊宗將去其爪牙故以是言  
離間之而希範不察及歸果使人構其罪而竟至葉市  
自是識者知其不克霸焉 五代史補高郁為武穆王  
謀臣莊宗素聞其名及有天下且欲離間之會武穆王  
使其子希範入覲莊宗以希範年少易激發因其數奏  
敏速乃撫其背曰國人皆言馬家社稷必為高郁所取  
今有子如此高郁安得取此耶希範居常嫉忽聞莊  
宗言深以為然及歸告武穆請誅之武穆笑曰主上爭  
戰得天下能用機數以取此資吾霸業故欲問之耳若  
朝罷王彥章兵權也蓋遭此計必至破滅今汝誅郁正  
落其彀中慎勿言也希範以武穆不決禍在朝夕因使  
誣告郁謀反而族滅之自是軍中之政往往失序識者  
痛之初郁與武穆俱起行陣和貪且僭常以所居之井  
外皆清澈思所以澄法之乃用銀葉護其四方自內至  
外皆然謂之拓裏其奉養過差皆此類也故莊宗得以  
媒孽自後陰誦中見郁後竟為所患爾 北夢瑣言大  
江之南蘆荻之間往往燒起龍唐天復中澧州葉源村  
民鄧氏子燒畚柴草積于天井中火勢既盛龍突出

夷史卷第六十六 楚世家 十五

騰在半空紫帶為火所燎風力益壯狂焰彌熾擺之不  
落竟以仆地而斃長巨數百步村民徙居而避之朱梁  
末長州民向氏因燒起一龍四面風雷急雨不能撲滅  
尋為灰燼而骨不化瑩白如玉向氏寶而藏之湖南行  
軍高郁酬其價而強取于時術士曰高司馬 授武安靜  
其禍乎安用不詳之物以速之俄而被誅  
江等軍節度使希聲嘗聞梁太祖好食雞慕之乃日烹  
五十雞以供膳葬殷上漢希聲不入泣頓食雞肉數器  
而起其禮部侍郎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而食蒸豚  
世豈乏賢邪長興三年希聲卒 北夢瑣言湖南馬希聲  
不應乃封閉南嶽司天王廟及境內神祠竟亦不雨其  
兄希振入諫之飲酒至中夜而退問堂前喧譟連召希  
振復入見希聲倒立階下衣裳不披其首已碎令親  
信輿上以帛蒙首翌日發喪以弟希範嗣位先是大將  
周逵自南嶽迴見江士雲霧中擁執希聲而去 追封衡  
秘不敢言夕有物如黑幕突入空堂即時而卒



陽王弟希範立北夢瑣言湖南帥馬希聲在位多縱率  
待之令如北中求寶帶申于洛汭間市得玉帶一乃奇  
貨也回由湘潭希聲竊知之召申詰街賜以酒食抵夜  
送還店預戒軍巡以犯夜戮之湘人俱聞莫不嗟爾  
後常見此客為崇或在屋脊或據欄檻不常厥處未久  
希聲暴卒其弟希範嗣立以玉帶還廣人

希範字寶規殷箕四子也殷子十餘人嫡子希振長而

賢其次希聲與希範同日生而希聲母袁夫人有美色

希聲以母寵得立而希振弃官為道士居于家故希聲

卒而希範以次立青箱雜志馬希振亦殷之子清泰中

亂石之壤絕世之崗谷變庚戌馬氏無王蓋馬氏諸王

雖於周廣順辛亥歲遷于江南然其國之變實在庚戌

也歲故襲殷官爵封楚王清泰二年賜以弓矢冠劍天福

五世宗卷六 楚世家

六

四年加希範天冊上將軍開府承制如殷故事五代會  
元年五月封湖南節度使馬希範為楚王王舉天下  
大定錄曰希範建天策府於州城西北造天策光政等  
一十六樓及造天策勤政等五堂三楚新錄初希範  
之入觀途經淮上時系維翰旅遊楚泗間知其來遠謂  
之且日僕聞楚之為國挾天子而令諸侯其勢不可謂  
之卑也加以利盡南海而公室大富足下之來非傾府  
庫之半則不足以供芻粟之費今僕貧者敢以萬金為  
請惟足下濟之希範輕薄公子觀維翰形短而腰長語  
魯而且醜不覺絕倒而笑之既而贈與數百緡維翰大  
怒拂衣不顧而去及殷薨希範立時維翰已為宰相奏  
削其半仗止稱天策上將軍楚王而已其卿相臺閣皆  
罷之免岳陽風土記岳陽舊隸武安郡日有天策府戶  
部下免楚與寺科率岳陽開運三年二月二十四日文  
係書吏人稱典稱副使官簽書官桂管觀察處官王  
天府學士趙南軍節度判內諸司馬武穆亦自稱天策  
府將軍江南諸道都統尚書令銜後書押蓋五代時滿  
鎮行移百餘紙如郡僚曹縣令長皆攝至祥符已後始  
書正官稱有稱天策府知客元監州發運使序銜在知

軍之下監州恐今通判職發選使蓋藩鎮轉輸之官耳  
亦恐是監州之類已上簽書官稱乃開運二年帖也  
希範好學善詩文士廖光圖徐仲雅李臯拓拔常等十

八人皆故殷時學士雅言雜錄李宏臯唐末八座善夷

馬氏擁入湖湘文昭王授學士每歲奏至京詞臣降歎

李崧相國深器之後馬氏兄弟結隙與弟宏臯俱遇害

少工詩題桃源云山翠參差水渺茫秦人昔在楚封疆

當時避世乾坤窄此地安家日月長草色幾經墳杏老

岩花猶帶潤桃香他年倘遂平生志來若霞衣侍玉皇

五代史補李臯與弟節俱在湖南幕下節亦有文學

同光初馬氏武穆王授江南諸道都統詔賜戰馬數百

匹臯為謝表百餘字後思意艱澁時節在側臯願謂之

日嘗聞馬有旋風之隊如何得一事為對節曰馬既在

旋風隊軍亦有偃月營何患耶臯欣然下筆云尋當偃

月之營擺作旋風之隊表遂成論者以此對最為親切

又何仲舉營道人美姿容年十三俊邁絕倫時家貧

輸稅不及限李臯為營道令怒之乃荷項係獄將擯楚

焉或有言於臯曰此子雖非能為詩往往間立成章明

府一察之臯聞遠召而問曰知汝有文且速敏今日之

事若能文不加點為一篇以自述吾當貸汝仲舉援筆

而成曰似玉來投獄拋家去就枷可憐兩片木夾却一

枝花臯大驚因自為脫枷延上廳與之抗禮自是仲舉

始銳意就學天成中入洛時秦王為河南尹尤重士仲

舉與張江文蔚俱遊其門及其東薦也公舉數百人

獨以仲舉為擅場仲舉因獻詩曰碧雲章句纔離手紫

府神仙盡點頭秦王大悅稱賞不已故一舉上第及歸

遇文昭馬氏承制依唐太宗故事於天策府置十八學

士以臯為學士之首且執政柄而仲舉自以出於臯之

門下雖策名中朝事臯未嘗暫懈臯感悅遂加引用未

幾與之同列及出又為全街二州刺史先是湖南尤多

詩人其最顯者有沈彬廖凝劉昭禹尚顏齊已虛中之

徒而仲舉在諸公間尤為輕淺惟李臯獨推許之往往

對歌吟秋日晚望詩曰樹迎高鳥歸深野雲傍料陽過

遠山以足扣地歎曰何仲舉乃詩家之高逸者也諸官

見取舍其餘如岳乃間氣爾故仲舉感臯之見知卒能

自奮至於名節亦終始無玷論者以臯有知人之鑒

又石文德連州人形質陋未嘗禮待文德由是窮悴有詩

詩求用文昭以其寢陋未嘗禮待文德由是窮悴有詩

五世宗卷六 楚世家

七



宮子者素重士延於門下其後文昭知之亦兼怒王  
宅欲庭辱文德而逐之居無何秦國夫人彭氏薨文昭  
傷悼乃命有學文者各撰挽詞文昭覽之六驚曰文德  
聯云月沉湘浦冷花謝漢宮秋文昭覽之六驚曰文德  
有此作用吾但以寢陋而輕之乃不如南宮小兒却能  
知賢耶於是始召文德而愧謝之未幾承制授水部員  
外郎充融州刺史文德雖不工事或可採時以多聞許之  
三卷多名人遺事詞雖不工事或可採時以多聞許之  
馬又歐陽彬衡山人世為縣吏至彬特好學工於詞賦  
禮必之有湖南也彬將希其用乃搆所著諂府求見之  
彬曰足下之名紙有掌客吏欲顯族致身而不一物  
為地曰豈吏人之子欲干謁王侯耶彬深恨之因退而  
於詩曰無錢將乞禁知客名紙生毛不為通因而落魄  
街市歌姬酒徒無所不狎有歌人瑞卿者慕其才遂延  
於家瑞卿能歌每歲武穆王生辰必歌於筵上時湖南  
自舊管七郡外又加武陵岳陽是九州彬作九州歌以  
授瑞卿至時使歌之實欲感動武穆而竟不問彬歎  
曰天下分裂之際厥徒負養皆能自奮我貧而至此耶

吾輩第六 楚世家

六

計無所出思欲竄入鄰道但未有所向居無何聞西蜀  
圖網將發彬遂謀入蜀且私謂瑞卿曰吾以干謁不送  
居於汝家未嘗有倦色其可輕棄乎然士以功名為不  
朽不於此時圖之恐貽後悔今吾他適庶幾有成勿以  
為念瑞卿曰君於妾不可謂之無情然一旦不以妾自  
帶割愛而去得非功名之將至耶妾誠異之家財約數  
百緡雖不豐願分其半以資路途彬亦不讓因以瑞卿  
所贈盡賂網吏求為駕船僕夫綱吏許之既至蜀左丞  
獨鯉朝賦蜀主大悅擢居清要其後官至尚書左丞  
相出為夔州節度使既領夔州武穆王已薨其子希範  
繼立因致書于希範叙疇昔入蜀之由仍以衡山宗族  
為託希範得書大慙彬之親友悉免其賦役下台接訪  
草澤由是士無賢不肖參謁皆延客之因彬所致也彬  
雅有風儀其為文辭近而理真聞之者雖不知書亦釋  
然曉之竟以此遇又戴偃金陵人能為詩尤好規諷  
唐末雁亂游湘中值馬氏有國至文昭王以公子得位  
尤好奢侈夜不絕僮僕之自稱元黃子著漁父詩百篇  
之聲畫夜不絕僮僕之自稱元黃子著漁父詩百篇  
欲欲諷諷之故其句有穢把咽喉吞世界蓋因奢侈致  
危亡又曰苦須拋却便拋却莫待風高更水深文昭覽

之怒一旦謂資佐曰戴偃何如人時資佐不測以偃為  
文昭所重或對曰偃詩人章句深為流輩所推許方今  
在貧悴大哀之置之於人抵務以漁釣自娛爾宜賜  
日前獻詩以遂其性亦優賢之道也即日使遷居湖  
湘湖便以遂其性亦優賢之道也即日使遷居湖  
潛戒公私不得與之往還自是偃窮餓日無以爲計  
乃謂妻曰與汝結髮已生一男一女今度不惟擠於溝  
血亦恐首領不得完全宜分兒遁去庶幾可免不然且  
夕死矣于是舉骸子與妻子約曰彩多將奔嶺南至永  
既柳偃彩少乃攜女相與慟哭而別偃將奔嶺南至永  
州會文昭慶乃止希範性奢侈光圖等皆薄徒飲博謹  
其後不知所終希範性奢侈光圖等皆薄徒飲博謹  
呼清異錄袁居道不求聞達馬希範間延入府希範病  
故則蔬獨常沈厚長者上書切諫光圖等惡之襄州安  
從進安州李金全叛晉高祖詔希範出兵希範遣張少  
敵以舟兵趨漢陽漕米五萬斛以饋軍金全等敗少敵

吾輩第六 楚世家

十九

乃旋溪州刺史彭士然率錦獎諸蠻攻澧州希範遣劉  
勅劉全明等以步卒五千擊之士然大敗勅等攻溪州  
士然走獎州遣其子師嵩率諸蠻酋降于勅溪州西接  
犍犛兩林南通桂林象郡希範乃立銅柱為表命學士  
李臯銘之五代史希範晉天福中授江南諸道都統又  
州希範計平之愁以五州乞盟乃銘于銅柱希範自  
言漢伏波將軍援之後故鑄銅柱以繼之演繁露楚  
王馬希範既破羣蠻自以為伏波之後以銅五千斤鑄  
柱高丈二尺入地六尺銘誓狀於上立之溪州  
銅柱記天策上將軍江南諸道都統楚王希範天策府  
學士江南諸道都統楚王希範天策府  
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李宏舉撰粵以天  
福五年歲在庚子夏五月楚王召天策府學士李宏舉  
謂曰我烈祖昭靈王漢建武十八年平徵側於龍編樹  
銅柱於象浦其銘曰金人汗出鐵馬蹄堅子孫相連九



九百年是知吾祖宗之慶緒綿遠則九百年昌于南  
夏者乎今五溪初寧郡帥內附古者天子銘德諸侯計  
功大者稱伐必刊勒垂諸簡編將立標厥事蓋聞特  
敢繼前烈為吾紀焉宏子承教肅入五載叙厥族上  
謂之要服中古漸爾縻縻師號夫相名歟氏漢則  
宋均置吏稍靜溪山唐則楊思與師遂開辰錦邇交豪  
印家總州兵布惠立威識恩知勸故能歷三四代長千  
萬夫非德教之所加豈簡書而可畏亦無辜於大國亦  
不虐於小民多自生知因而善處無何忽乘間隙而  
動搖我王每爾含宏常加如息漸為邊患深入郊圻則  
掠耕桑侵暴辰禮疆吏告逼郡人失寧非萌作孽之心  
偶味戰兵之法焉知縱火果至自焚時晉天子肇造不  
基倚注雄德以文皇帝之徽號武穆王之令謨冊命  
我王開天策府以天降止備物在庭方振聲明又當昭  
泰春言僻陋可俟緩懷而邊鄙上言各請効命王乃以  
靜江軍都指揮使劉勳率諸部將付以偏師鉦鼓之聲  
震動溪谷彼乃棄州保險結若憑高唯以偏師鉦鼓之聲  
到而劉勳度遵廟算密運神機跨壑披崖臨危下瞰梯

表卷第六 楚世家

衝既合水泉無汲引之門樵採莫通運糧乏轉輸之路  
固甘於甲豈暇投戈彭師果為父輸誠束身納款我王  
怒其通變爰降招撫崇侯感德以歸周孟獲畏威而事  
蜀王曰古者叛而伐之服而柔之不奪其財不貪其土  
前王典故後代著龜吾伐叛懷柔取無師古奪財貪地  
實所不為乃依前奏授彭士愁溪州刺史就加檢校太  
保諸子將吏咸復職員錫命有差俾安其土仍頒稟粟  
大賑貧民乃遷州城于平崖溪之將佐感思向化請立  
柱以誓焉於戲王者之師賤戰兵不染鐔士無擾  
勞肅清五溪震警百越底平疆理保又邦家兩宜無擾  
耕桑無焚廬舍無害樵牧無阻川塗勿矜激瀨飛湍勿  
恃懸崖絕壁荷違誓親之厚施我徵求感天地之至仁  
兩懷寧撫苟違誓親之厚施我徵求感天地之至仁  
碑可立敢忘賢哲之蹤銅柱銘願奉祖宗之德宏軀  
仰遵王命謹作頌焉其詞曰昭靈鑄柱垂英烈手執干  
戈征百越我王鑄柱庇黔黎指畫風雷開五溪五溪之  
險不足恃我王鑄柱庇黔黎指畫風雷開五溪五溪之  
躡如春水保子孫萬世感惠納質歸明求立誓誓山川  
今告鬼神安軍節度副使判內外諸司事永州團練使

光祿大夫檢校太傅使持節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馬希廣  
御史大夫上柱國扶風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馬希廣  
奉教監臨製造天福五年正月十九日溪州刺史彭士  
愁與五叔歸明叙具狀歎血求誓楚王畧其詞鑄于  
柱之一隅右據狀溪州靜邊都自古以來代無違背天  
福四年九月蒙王庭發軍收討不順之人當都頭將本  
營諸團百姓軍人及祖父本分田場土產歸明王化當  
州大鄉三停兩縣苦無稅課歸順之後請祇舊額供輸  
不許管界團保軍人百姓亂入諸軍界採掠並盜逃  
去戶人凡是王庭差綱收買亂入諸軍界採掠並盜逃  
許輒有庇占其五姓主首州縣職掌有違誓約甘請  
懲如別無罪名請不降官軍攻討若有違誓約甘請  
三天下對宣祇為證者王日爾能恭順我無差違本州  
租賦自為供贍本都兵士亦不抽差承順無差違本州  
保農桑之業皇天后土山川鬼神吾之推誠可以元鑒  
靜邊都指揮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保使持節溪州  
諸軍事守溪州刺史上柱國隴西縣開國男食邑三百  
戶彭士愁武安軍節度左押衙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  
徒前溪州諸軍事守溪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彭

表卷第六 楚世家

師佐檢校尚書左僕射龔明芝檢校尚書左僕射田宏  
贊檢校左散騎常侍龔彥仙檢校國子祭酒朱彥瑒檢  
校太子賓客向宗彥檢校司徒彭允瑄檢校司徒田偉  
輝武安軍節度左押衙充溪州副使銀青光祿大夫檢  
校尚書右僕射度左押衙充溪州副使銀青光祿大夫檢  
彭師俗武安軍節度左押衙充溪州副使銀青光祿大夫檢  
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前守富州別駕兼御史大夫上  
柱國彭師果檢校太子賓客龔貴檢校左散騎常侍  
彥富檢校司馬宏佑武安軍節度左押衙充溪州副使  
過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上  
柱國彭師果檢校太子賓客龔貴檢校左散騎常侍  
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國  
彭師果檢校太子賓客龔貴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  
御史彭允臻檢校尚書左僕射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  
御史彭允臻檢校尚書左僕射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  
尺內入地六尺重五千斤并石蓮花臺維天禧元年十  
一月十五日移彭士愁者率羣蠻寇辰錦進圍澧州湖  
晉天福五年有彭士愁者率羣蠻寇辰錦進圍澧州湖  
南節度使馬希範遣劉勳以步卒五千討之不能下遂  
與士愁約和而五州酋豪既來盟乃立五銅柱為之界  
文獻通考盤瓠種晉天福中馬希範襲父業有湖南



溪州刺史彭士愁等以溪錦歸馬氏立銅柱為界  
九國志彭師葛溪州人世為諸蠻酋長父士愁唐末  
溪州刺史其地西接牂牁兩林南抵桂林象郡東北控  
禮明方數千里山水險惡舟車不能通其蠻有六種盤  
氏為大即盤瓠之種也俗無文法約束其蠻酋長當  
怒之餘世昆弟強力多積聚故能誘脅諸蠻皆歸之勝  
萬餘人春夏則營種秋冬則暴掠而長沙四境最被其  
惡天福五年士愁遣使通款於蜀且請兵同寇澧朗辰  
三州大畧縣邑希範遣使通款於蜀且請兵同寇澧朗辰  
五千以救之希範遣使通款於蜀且請兵同寇澧朗辰  
州在山頂為堡四面絕跡壯士希範遣使通款於蜀且  
以圍守之士怒夜舉烽火以集蠻軍於溪澗中置毒  
蠻軍至飲其水者皆病嘔不能戰死於溪澗中置毒  
暴起劫以火射堡中盡焚其廬舍蠻軍多死士愁乃  
率所部夜逾絕險遁入樊州遣師高率諸蠻酋長田  
贊軍行方向存祐羅君富等攜牌印納款於希範班  
與師高歸長沙釋其罪厚賜而遣之授師高班師  
刺善兼溪洞招撫使以師高補武安軍牙校師高有勇  
力善射累從諸將征討有功遷衝山指揮使希範襲位  
改強弩指揮使辰州刺史希範舉朗州之眾以攻湖

五代史卷第六十六 楚世家

三

南列戰棹於水西軍勢甚盛師高登城觀之白希廣曰  
朗人驕而輕雜以蠻兵其勢易破請假臣步卒三千人  
南自巴溪渡江趨嶽麓後夜擊之請令許可瓊以舟師  
陣於山前破之必矣希廣因與可瓊謀擊沮止之翌日  
師高見可瓊於軍門坐談戰事師高瞋目叱之曰汝反  
文在面即日當投賊何庸論戰耶拂衣而去乃白希廣  
請誅可瓊希廣不從師高退而歎曰禍亂如此王稔惡  
無斷賊敗亡可待矣及朗軍攻長樂門可瓊果乘甲入  
於賊城陷師高被擒希範命釋之師高遂入  
不喜阿附屢為希範所殺罪責及希範立令師高直  
送希範囚於衡山欲使殺之於路而師高奉事彌謹終  
與保全因與指使廖偃同謀立希範為衡山王後隨  
於金陵五代史補廖偃州人子伯曰  
圖仲曰偃季曰凝圖凝皆有詩名偃勇絕倫由是豪  
橫遂為鄉里所憚江蘇功臣鍾章為州刺史深族  
之由是圖與凝等議曰觀章所為但欲滅吾族矣若戀  
土不去禍且及矣於是領其族暨所部等三千餘人具  
鎧仗號令而後行章不敢逐遂奔湖南時武穆王在位  
見其狀盛恐難制欲盡誅之或者曰大王姓馬而廖來

歸廖者料也馬得料其勢必肥實國家大興之兆其可  
殺之乎武穆喜遂善待仍制下以凝為永州刺史圖為  
行軍司馬偃以天策府列校仍賜莊宅於衡山自稱逸  
人偃能於馬上挺身而立取溼衣振奪而服之以示輕  
捷荆南高季興次子忘其名管親軍雲猛都謂之雲猛  
耶君聞偃名因兩境交兵請與偃軍雲猛欣然而往雲  
能用鎗見偃瘦小心中輕之馳騎而刺偃偃垂及之偃  
馬雲猛勢未及止偃自後奮戈一擊墮地因生擒之自  
是其名愈振故武穆王終世不為鄰境所輕者偃之力  
焉至其子希範嗣位九溪蠻叛命偃率兵討之為流矢  
所傷死於蠻中凶計至希範使人報其母張氏張氏不  
哭謂其使曰為妾謝大王舉家三百餘口受王分食解  
衣之賜雖盡死未足以報况一子乎望大王勿以為  
念希範聞而歎曰廖氏有此母况一子乎望大王勿為  
厚加存恤仍遣使召凝任為從事至希範薨國亂為江  
南所滅遂遷金陵唐主授以水部員外郎為洪州連昌  
縣令未幾又遷江州團練使疑為人不羈好詆諧嘗覽  
裴說經杜工部墓詩曰擬盤孤墳破重教大雅生因曰  
如此裴說乃劫墳賊耳聞者笑之在江州盛暑常患體  
燥乃以一大桶盛冷水坐於其間或至終日雖賓友謁

五代史卷第六十六 楚世家

三

見出露其首與之談笑其簡率如此先是凝嘗夢人以  
印授之拜捧之際其印缺其一角凝不能測及授江州  
之命始悟曰印缺一角蓋偏禪之象 于是南寧州酋長  
也團練副使不亦宜乎時人異之 莫彥殊率其本部十八州都雲酋長尹懷昌率其昆明  
等十二部牂牁張萬濬率其夷播等七州皆附于希範  
希範作會春園嘉宴堂其費鉅萬始加賦于國中招拔  
常切諫以為不可希範又作九龍殿以八龍繞柱自言  
身一龍也是時契丹滅晉中國大亂希範牙將丁思覲  
廷諫希範曰先王起卒伍以攻戰而得此州倚朝廷以  
制鄰敵傳國三世有地數千里養兵十萬今天子囚辱  
中國無主真霸者立功之時誠能悉國之兵出荆襄以



趨京師倡義于天下此桓文之業也奈何耗國用而窮

土木為兒女子之樂乎希範謝之思覲瞋目視希範曰

孺子終不可教也乃扼喉而死

會春園宴徐東野作

詩有數聯為當時所稱云珠璣影冷偏粘草蘭麝香濃

却損花山色遠堆螺黛雨州梢春憂勝香風衰蘭寂寞

含愁綠小杏妖嬈弄色紅三楚新錄希範性剛復好

以誇大為事雖去半仗而軍國制度皆擬乘與乃大典

土功建天策府中構九龍殿仍以沉香為龍其數入各

長百尺皆抱柱而相向作趨捧之勢而希範坐於其間

自謂一龍也每凌晨將坐先使人焚香於龍腹中烟氣

鬱然而出若口吐焉自近古以來諸侯王之奢僭未有

如此之甚者也冊府元龜馬希範為湖南節度封楚

王擅二十州之征稅車輿服玩池館第舍頗事華靡

瑞軒盈率以金銀為飾所造九龍殿垂珠簾繡幕帷席

懸金香囊流蘇盤中花果金枝玉葉妓房歌室朝夕蘭

薰其子城門構五鳳之狀女牆之上起行樓五代史

補馬希範武穆之嫡子性奢侈嗣位未幾乞依故事置

五史卷第六 楚世家

五

天策府僚屬于是擢從事有才行者有若都統判官李  
鐸靜江府節度判官潘玘武安軍節度判官拓拔恒都  
統掌書記李臯鎮南節度判官李莊昭順軍節度判官  
徐收澧州觀察判官徐中雅靜江府掌書記鄧懿文武  
軍觀察判官李松年鎮南軍節度判官蕭書記衛職昭  
度掌書記李繼勳武平軍節度判官蕭書記衛職昭  
察支使彭繼勳武平軍節度判官蕭書記衛職昭  
何仲舉武安軍節度判官孟元暉容管節度判官劉昭  
馬等十人入軍節度武平軍節度判官孟元暉容管節  
各以次授任莫不為學士其餘列校自袁友恭張少敵  
者即有九龍金華等殿毀之成也丹砂塗其壁凡用  
數十萬斤石每僚吏謁見將升殿但覺丹砂之氣藹然  
襲人其費用也皆此類初教令既下主者以丹砂委積  
致之物相顧有憂色居無何東境山崩湧出丹砂委積  
如邱陵于是收而用之契丹南侵其山崩湧出丹砂委  
常入運使冊為向父希範得冊以為契丹推奉欣然當  
之矣又丁思觀素有才畧為馬氏騎將以希範受契  
丹冊命深恥之因謂希範曰今朝廷失守正忠臣義士  
奮發之時使馳檄四方引軍直趨京師驅契丹天子反  
正然後凱還如此則齊桓晉文不足數矣時不可失願

大王急圖之希範本無遠畧加以與作府署未畢不忍

棄去遂寢思親之謀思親不勝其憤謂所親曰古人疾

沒世而名不稱今遭逢擾攘不能立功于天下反顧戀

數間屋宇乎誠可痛也自是思親常快快三楚新錄

時處士戴偃賢而有才嫉其過度自稱元黃子作漁父

詩百篇諷之希範聞而不悅遂禁錮之士庶無與之交偃

竟至餓死麾下將士丁思親雄傑之士以希範器度不

廣乃上書曰今四海分裂中原之地幾十數州而大王

克紹先業為諸侯之長未聞折一馬箠為天子計此愚

臣所以為恥也惟大王思之希範覽而怒未幾削思親

官十稽神錄楚王馬希範修長沙城開壕畢忽有一物

久之入南岸而沒出入俱無蹤跡開運四年希範卒年

或謂之土龍無幾何而馬氏亡一僧號報慈長老能入

四十九五代史補馬希範因問之曰吾於富貴固無遺

恨但不知者壽爾吾師以為何如報慈曰大王無憂當

與佛齊年希範壽爾吾師以為何如報慈曰大王無憂當

先是希範常嫉高郁之為人因莊宗言而殺之至是方

臨江觀競渡置酒未及飲而希範忽驚起顧其弟曰高

郁來希廣亦驚曰高郁死久矣大王謚曰文昭五代會

勿妄言而希範血自鼻出是夕遂卒

故天策上將軍湖南節度使希廣立而無禮至于先王

守尚書令贈太師馬希範諡希廣立而無禮至于先王

妾媵無不悉通又使尼潛搜士庶家女有容色者皆強

取之前後約及數百然猶有不足之色乃曰吾聞軒轅

御五百女以昇天吾其庶幾乎未幾死大為識者所笑

焉是既殺高郁數日其影將死郁又畫見時謂之冥報

高文昭王時人所重天福中居于衡州石羊鎮山谷中馬

氏不應命文昭剛位也聞其名召于衡州府使於報慈寺住持

五史卷第六 楚世家

五

洪不七應命文昭剛位也聞其名召于衡州府使於報慈寺住持  
深山中得一人拱擁入州洪道知之督責州縣憂懼計無所出率  
鳥千萬和鳴而隨之州縣雖失其蹤或有相謂曰此深  
山之眾鳥何故而鳴又聲韻優逸得非和尚在彼耶  
試尋果得之於崇重要與和尚相見輒不應召竄入山  
遠眾生願大王崇重要與和尚相見輒不應召竄入山  
林于是和尚即得計矣而州縣與和尚相見輒不應召竄入山  
尚恐不為之開慈憫耶洪道於是始點頭曰如此則吾



為汝行矣及至府文昭以國師待之未幾堅乞歸山文昭知不可雷乃許焉其後竟不知所終初洪道之入岩也見一虎在穴乳二子徒弟大駭洪道叱曰無懼彼當移去言訖虎銜二子趨出穴至行之所感也如此文昭王夫人彭氏封奉國夫人常往城北報恩寺燒香時僧魁謂之長老問曰夫人誰家婦女彭氏大怒索擔子疾驅而歸文昭驚曰何歸之速也夫人曰今日好沒與被箇老秃兵問妾是誰家婦女且大凡婦女皆不善之辭安得對妾而發文昭笑曰此所謂禪機也夫人宜答弟子是彭家女馬家婦是則通其理矣何怒之有乎夫人素負才智不能對乃曰如此則妾所謂無見性也於是慙報數日

希廣字德丕希範同母弟也希範平生惡拓拔常諫諍常入謁希範呼闈者指常曰吾不欲見此人勿復內也乃謝絕之及臥病始思常言以為忠召之託以希廣希範卒常數勸希廣以位奉其兄希萼希廣不從通鑑考異十國

長壽卷第六 楚世家 三六

紀年五月己丑希範得疾集國官告以傳位希廣湖湘故事希範又不能疆弱猶豫之間羣輔明日歎口勸進乃受軍府排衙賀之以其事奏聞朝廷託以希範臨終之日遺言以付希廣 五代會要漢天福十二年七月封湖南節度使希萼為朗州節度使希範之卒希萼自朗州來奔喪希廣將劉彥瑫謀曰武陵之來其意不善宜出兵迎之以備非常使其解甲釋兵而後入張少敵周廷誨曰王能與之則已不然宜早除之希廣泣曰吾兄也焉忍殺之分國而治可也乃以兵迎希萼于硤石止之于碧湘宮厚賂以遣之希萼憤然而去三楚新錄時異母弟希萼為永州刺史聞其死自以長而當立具舟楫以歸及至長沙眾且立嫡弟希廣矣遠命希萼為鼎州刺史乃遣使詣京師求封爵請置邸稱藩漢隱帝不許降璽

書慰勞講解之冊府元龜漢高從誨為荆南節度使乾祐元年遣人押送朗州馬希萼奏事官沈從進至京師乞加恩命希萼初與潭州馬希廣爭立廣用歐宏練張仲荀謀厚賂朝廷請不行朗州恩命及從誨草面自新又援引希萼求通於朝蓋欲離間潭朗成其覆亡之禍也朝廷知其意累降詔示諭又詔希萼希廣和希萼怒送款于李景舉兵攻長沙希廣遣劉彥瑫許可瓊等禦之彥瑫敗希萼于僕射洲希萼去誘溪洞諸蠻寇益陽希廣遣崔洪璉以步卒七千屯湘鄉玉潭以遏諸蠻劉彥瑫以舟兵趨武陵攻希萼彥瑫敗於

長壽卷第六 楚世家 三七

元龜乾祐二年湖南馬希廣上言臣當道去九月內量發兵士往朗州招安戶民不料偶失威嚴遂中姦便須謀補卒爰議班師朗州自當當道抽退已來狂謀益甚又探得荆南繼差人下淮南與廣州三處結構荆南欲取禮朗州廣南攻桂州淮南欲取湖南兼即日淮南支鄂州管內租稅衷私令荆南供給朗州且如此結連可知事勢其朗州已入附于淮南又納款於荆南與破國亡家之心若綴旒視黎庶而因於塗地弦索柱促言發涕肩而危若綴旒視黎庶而因於塗地弦索柱促言發涕流伏乞聖慈念以臣四世勤王三面受敵欲與師旅動擬寇警望特降絲綸聊差貔虎亦知朝廷北面托落分兵處多故不敢大段撓於兵力只乞差借許蔡鄉軍三澧州屯駐以斷淮南與荆南援助之路不勞血刃只仗朝廷則當道出兵不難尅復安危繫慮翰墨難窮庶回雷電之光以收盪平之捷謹差押衙焦文諫馳奏披瀝以希萼率舟兵沿江而上自號順天將軍攻岳州刺史王贊堅城不戰希萼呼贊曰吾昔約君同行今何異心乎贊曰君王兄弟不相容而責將吏異心乎願君王入長沙不傷同氣臣其敢不盡節希萼引兵去九國志王贊事希範



為衡山指揮使時十五餘年境內無事但以所部營餉  
宮室狹隘佛廟而已贊求自試乃以岳州刺史乾祐  
初希萼率兵攻湖南希廣以贊為都部署率眾禦之敗  
以珍幣通射州奪戰艦三百艘希萼復遣人謂贊曰  
長沙路由岳陽贊堅壁自守希萼不敢逼遣人謂贊曰  
比約與君同行今何異心也贊曰大王兄弟尚不相容  
何責將吏之異心也願大王入長沙無傷同氣臣守岳  
陽敢不盡節希萼感其言及募位奏授贊永州防禦使  
使准將邊鎬據湖南有占者云王氏繼馬氏時議以贊  
有世功當應其議鎬白於李璟乃授贊鎮南軍節度使  
使賜襲衣巾帶以毒置巾帽中未幾贊腦裂而卒下  
湘鄉至長沙屯水西劉彥瑫許可瓊屯水東彭師暲登  
城望水西軍入白希廣曰武陵兵驕雜以蠻蠻其勢易  
破請令可瓊等陣山前臣以步兵三千自巴溪渡江趨  
岳麓後夜擊之希廣以為可而可瓊已陰送款于希萼

五代史記卷六 楚世家

遂沮其議明日師暲詣可瓊計事暲目叱之曰視汝反  
支在面豈欲投賊乎拂衣而出急白希廣請殺之希廣  
不聽希萼攻長樂門牙將吳宏楊滌戰于門中希萼少  
屺已而許可瓊奔于希萼宏滌聞之皆潰希廣率妻子  
匿于慈堂明日擒之希萼見之惻然曰此鈍夫也豈能  
為惡徒為左右惑之爾顧其下曰吾欲活之如何其下  
皆不對遂縊殺之馬令南唐書遂斬廣杖其妻死干  
補馬希範卒判官李阜以希範同母弟希廣為天策府  
都尉撫御尤非所長大校張少敵憂之建議請立希廣  
庶兄武陵帥希萼且曰希萼處長負氣觀其所為必不  
為都尉之下加之在武陵九溪蠻通好往來甚歡若不  
得立必引蠻軍為亂幸為思之李阜忽怒曰汝輩何知  
且先大王為都尉俱為嫡嗣不立之却用老婢兒可乎

少敵曰國家之事不可拘以一途變而能通所以國長  
久也何嫡庶之云乎若明公必立則社稷去矣畢怒竟  
制武陵使帖然不動乃可不然則社稷去矣畢怒竟  
不從武陵反引洞溪蠻數路齊進遂之長沙縊希廣於  
郊外而支解希萼自是湖南大亂未逾年而國滅一  
少敵之言初希萼之來也希廣以全軍付親校許可瓊  
使遂擊之可瓊視希萼眾盛恐懼夜送旗乞降希萼  
大喜於是兼可瓊之眾長驅而至希廣素奉佛聞之計  
無所出乃被縊衣引羣僧念寶勝而來謂之禳災頃之  
府廨火起乃被縊衣引羣僧念寶勝而來謂之禳災頃之  
二至是良有以也忽紛擾猶念誦之聲未輟其柳卸無  
草鞋似拋芒之聲聞于郊野俄有童語云湖南城郭好  
長街竟栽柳樹不栽槐于野俄有童語云湖南城郭好  
草鞋人無長少皆誦之未幾國亂百姓奔竄死於溝壑  
槐者皆有入九至是議者始悟蓋兄弟不睦以至國亡失孔懷  
之義也草鞋者遠行所用蓋兄弟不睦以至國亡失孔懷  
三楚新錄初牙將張少敵建議以希萼居長立之則順

五代史記卷六 楚世家

而記室李阜爭之曰吾聞立嗣君必以家嫡希萼乃婢  
妾所生安可立之乎少敵退而歎曰惜哉李公禍自此  
始未幾希萼果自鼎州舉兵叛襲長沙希廣聞之命  
將許可瓊拒之既而可瓊倒戈以降希廣計無所出然  
素好釋氏乃披緇服召僧念佛以為禳厭比及城陷  
念誦之聲不輟其為墨昧皆此類也尋為希萼縊殺之  
且命捕李阜有擒而至於者希萼責之曰吾雖生於庶孽  
然託體於先君汝何見毀而不使吾繼立也阜無以對  
命壯士對曰九至是議者以為九術士陳承福曰吾之  
壽幾何對曰九至是議者以為九術士陳承福曰吾之  
乾祐三年希萼自立冊府元龜希萼鎮湖南馬希廣  
時府署屬舍連闔洞房焚蕩俱盡積世府庫所蓄皆為  
蠻兵剽掠所存空城而已希萼于灰燼中自稱主帥但  
以得位自矜殊無鷓鴣惜巢之意與所昵羣小狎遊日  
不悅終明年漢隱帝崩京師大亂希萼遂臣于李景景  
冊封希萼楚王希萼悉以軍政任其弟希崇希崇與楚



舊將徐威陸孟俊魯綰等謀作亂希萼置酒端陽門希

崇辭以疾威等縱惡馬十餘匹以壯士執搥隨之突入

其府劫庫兵縛希萼迎希崇以立希崇遣彭師嵩廖偃

囚希萼于衡山師嵩奉希萼為衡山王臣于李景三楚

既而希萼婦於酒色多為不道小門使謝延澤有美

希萼所惡其弟希崇乘其勢而作亂擒希萼而囚於

陽昭澤沉馬路命舟載而追之約于長沙南五里地

與叔凝議日希萼長而為之除禍亂安社稷此必不

受先王厚恩而不能為之除禍亂安社稷此必不免

且使人募兵數百人劫而立之號郡山王以衡山縣

五代史補馬希萼既立不治國事數與僚吏縱酒為

每有吏謝廷擇者本帳下廝養有容貌希萼素寵發

往偶語日此輩舊制有燕會唯用兵守門以防他虞

與我等齊列何辱之甚耶其弟希崇因怒咄咄與

州刺史邊錡乘其亂領兵來伐希崇度不能敵遂降

是長沙童謡云鞭打馬走不暇未幾果為邊錡所滅

城者往擲起以覘湖南尤善弄鉞每晨必弄鉞行乞

州左氏春人祖奕父匡書廖偃彭師嵩皆楚馬殷之

衡山縣殷子希萼與弟希崇爭國自秘書郎為禪將

知其命師嵩幽希萼於衡山使甘焉師嵩歡日雷後

欲使甚謹未嘗夫人臣禮希崇意不快復遣召希萼

長沙終欲加害偃人臣禮希崇意不快復遣召希萼

金陵元宗常遂築行府與師嵩希萼希崇意不快復

五世宗第六 楚世家

三

五世宗第六 楚世家

三

且弄鉞行乞未幾詐亡去故吳竟以為將而錡非將才

每出師皆載佛事而行時自視以請福由是三軍解體

及武陵會王遠馬景遣邊錡入楚盡遷馬氏之族于金

陵攻馬希萼為牙將陸孟俊政乞降錡使人送於金陵

希崇復立於景遺錡望錡於縣署行府都指揮使廖偃

蠻求援於景遺錡望錡於縣署行府都指揮使廖偃

勢請長沙錡為帥錡既稱帥乃令希崇入於金陵馬

氏諸族千餘人及豪族皆徙焉希崇入於金陵馬

之強聞海內諸公及子長幼各入百餘人皆以修靡

傷為務識者多非之公于長幼各入百餘人皆以修靡

氏給之曰彼亦所以八百非之公于長幼各入百餘人

郊外更有王亦八百非之公于長幼各入百餘人皆以

錡誕之說以自安此輩吾見其死之過半焉荆湘近事



周行逢常言馬氏諸子恣縱著僭文武之道未嘗留意  
 時人皆謂之酒囊飯袋 諺名錄酒囊飯袋五代馬氏  
 子也 清異錄湖南馬氏有雞狗坊卒長能刺子母蔗  
 青箱雜記龐巨昭善星緯之學唐末為容州刺史惡  
 劉隱焚害乃歸長沙或問湖南與淮南國祚短長巨昭  
 曰吾入境來聞童謡曰三羊五馬馬離羣羊無舍自今  
 以後馬氏當五主揚氏 時周廣順元年也景封希萼楚  
 當三主後竟如其言 王居洪州希崇領舒州節度使居揚州  
 楚人徐威陳遷魯公縮陸孟俊執其君馬希萼囚于衡  
 山立王子希崇十有一月楚人廖偃等招合蠻獠復立  
 希萼為楚王楚國大亂邊鎬以信州屯兵出宜春討于  
 沙破其軍於龍回關徐威等以希崇降希萼亦送款于  
 鎬鎬盡遷馬氏之族于金陵以希萼為洪州大都督封  
 楚王希崇為舒州節度使以邊鎬為湖南節度使鄂州  
 劉仁贍以舟師趨岳州岳州降以將軍宋德權為岳州  
 刺史以客省引進使任鎬為監軍使以馬光惠為朗州  
 節度使 顯德三年世宗征淮下揚州下詔撫安馬氏子  
 雷後

五代史記卷六六 楚世家 三

孫已而揚州復入于景希崇率其兄弟十七人歸京師  
 侍兒小名錄小東長沙之妓人以能詩得幸於馬氏後  
 國入為郡窮于京師里而人絕不知余憫其老詢長沙  
 宮中事則必南望泣涕而後言因為作小東詩焉老  
 學庵筆記臨江蕭氏之祖五代時仕于湖南為將校  
 事嘗與其妻亡命馬王補之甚急將出境會夜阻水不  
 能去匿于人家雷槽中江湖間謂雷為天將旦有叩  
 筭語之曰君夫婦速去捕者且至矣因亟去遂得脫幸  
 不知告者何人以為神物乃世世奉祠謂之筭頭神今  
 參政照鄰拜右羽林統軍希能左屯衛大將軍希貫右  
 千牛衛大將軍希隱希濬希矩希朗皆為節度行軍司  
 馬  
 劉言吉州廬陵人也王進達武陵人也言初事刺史彭  
 玕從玕奔楚言事希範為辰州刺史進達少為靜江軍

卒事希萼為指揮使希萼攻希廣以進達為先鋒陷長  
 沙長沙遭亂殘毀希萼使進達以靜江兵營緝之兵皆  
 愁怨進達因擁之夜以長柯巨斧斫關奔歸武陵希萼  
 方醉不能省明旦遣將唐翥追之及于武陵翥戰大敗  
 而還進達乃逐出雷後馬光惠迎言于辰州以為帥進  
 達自為副已而希萼將徐威等作亂縛希萼而立希崇  
 湖南大亂李景遣邊鎬入楚遷馬氏于金陵因并召言  
 言不從遣進達與行軍司馬何景真等攻鎬于長沙鎬  
 敗走入朗州署步軍都指揮使乾祐三年希萼攻湖南  
 命景真率步騎三千出竹柵屯兵楊柳橋以逼其城湖  
 南指揮使韓禮率步騎五千陣于橋西景真登橋望之

五代史記卷六六 楚世家 三

見旗幟不整曰此非我敵也乃縱兵擊之潭人大亂奔  
 入城中禮被斫傷至其家而卒明日城陷希萼之攻長  
 沙也以其子光贊守武陵至是既平湖南乃以景真為  
 朗州衙內指揮使以光贊王遠周行逢叛於長沙以  
 所部兵奔歸朗州廢光贊奪其印綬而立馬光惠景真  
 不能拒後又與王遠同請劉言為帥會希崇逐希萼而  
 自立請援于江南邊鎬率師入長沙劉言王遠同謀逐  
 鎬乃結景真為十指揮使率舟師同攻湖南鎬遁走奏  
 授景真檢校太尉靜江軍節度使景真求歸治所言不  
 許雷於長沙與王遠不協求歸朗州許之時劉言已為  
 使相景真不能下之每使酒悖慢言不勝其忿且意王  
 遠等遣景真伺已也將誅遠景真亦欲殺言以據朗州  
 事未及發遠皆偵知之因與周行逢密謀將先誅景真  
 後圖劉言會廣南兵入境因偽召景真為招討使會兵  
 於長沙景真即日以牙兵百餘人徑往湖南遠迎勞於  
 郊相見甚歡館於馬氏之故第宴飲彌日多選妓女置  
 帳帷中景真雷連月餘寇捨懷委公以戎事公耽湔縱  
 言之命就詰景真曰邊寇捨懷委公以戎事公耽湔縱  
 酒遲雷不發太師以公觀望命械公歸西府時景真  
 已醉恟恍不知所為乃俛首就縛送朗州殺之於路周





廣順三年言奉表京師以邀封爵又言長沙殘破不可居請移治所于武陵周太祖皆從之乃升朗州為武平軍在武安軍上以言為節度使因以武安授進遠進遠自以言已所迎立不為之下言患之二人始有隙欲相圖進遠謀曰言將可用者不過何景真朱全琇爾召而殺之言可取也是時劉晟取楚梧州宜蒙等州進遠因白言召景真等會兵攻晟言信之遣景真全琇往至皆見殺乃舉兵襲武陵執言殺之五代史劉言本朗州之牙將也初馬氏舉族為

卷之六十六 楚世家

正授旄鉞景未之許時邊鎬據湖南潛遣人齎金帛說誘武陵谿洞諸蠻欲合勢以攻朗州會李景降偽詔徵言赴金陵言懼不從偽命以其年冬十月三日與其節度副使王進遠行軍司馬何敬真都指揮使周行逢等十三日至潭州城下是夕邊鎬領其部眾棄城東走進遠敬真遂入據其城言乃遣牙將張崇嗣奉表于周太祖且言潭州兵戈之後焚燒殆盡乞移使府于朗州從之詔升朗州為大都督府在潭州之上廣順三年春正月制以言為檢校太師同平章事朗州大都督充武平軍節度使制置武安靜江等軍事又以王進遠為武安軍節度使何敬真為靜江軍節度使並檢校太尉以周行逢領集州刺史充武安軍節度使並檢校太尉以周何敬真帥軍南擊廣賊敬真失律奔歸潭州為王進遠所殺九國志劉言吉州廬陵人少事彭玕為伍長以勇幹聞開平中玕納款於湖南言從歸長沙希範即長之塔也出鎮朗州召言為牙校及希範位溪洞會長多求款附乃以言知辰州軍事以鎮撫諸蠻便之未幾授辰州刺史希範入湖南百役繁與靜江軍指揮使王遠周行逢叛歸朗州初希範令其子光贊為朗州副

後遠至廢之但醜營而子光惠權軍州事光惠庸懦不能馭羣下但醜營而子光惠權軍州事光惠庸懦不能行徒謀遣人往辰州請言為副使言素知遠等凶暴謂其徒曰南方禍亂方始今若不往必加於我矣於是盡畱所部以單騎行遠等遂廢光惠推言權畱後事時周廣順元年也言既立遣使詣闕上表又遣使納款於李環求授節制言將未之許也言會希範逐希範而自立請於江南環遣其將邊鎬率師入長沙盡俘馬氏之族歸于金陵二年冬環又下詔召言入覲言不行因令副使王遠行軍司馬何景真指使張傲蒲公益朱全琇字文瓊周行逢彭萬和潘叔綱張文表等號十指使同率兵攻湖南逐邊鎬鎬奔歸江南言乃以遠權知潭州軍府事遣使詣闕上表且言逐江南賊軍復馬氏土疆之意周太祖遣使來慰且言逐江南賊軍復馬氏土疆長沙經兵火焚毀請就以朗州為治所周太祖下詔以朗州為大都督府在潭州桂州之上以言為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平軍節度使遠為潭州刺史武安軍節度使景真為桂州刺史靜江軍節度使指張傲而節度使景真為桂州刺史靜江軍節度使指張傲之也是月又遣牙校張崇嗣置邸京師歲時脩貢周太

卷之六十六 楚世家

祖下詔賜言舊屬湖南在京及諸處莊宅邸店時王遠懼其為變將圖之遠與行逢謀先六月遠率所部兵入朗州殺言部將鄭致收言囚於別館誣奏言與江南通謀誘引淮賊將并潭朗之地以歸金陵八月周祖詔奪言官勅歸私第委遠以便宜安置復下詔令遠歸治潭州乃以潘叔綱權知朗州軍府事未幾令叔綱殺言於武陵初民間謂為劉毅牙馬氏將亂湖南有謠言曰馬去也不用鞭敲牙過今年及邊鎬入長沙盡俘諸馬歸金陵鎬尋為王遠所逐奔歸江南是歲言亦為叔綱所殺也奉表京師周太祖即以進遠為武平軍節度使其驗也五代史其年秋進遠奏劉言與淮賊通連差指揮使劉言等為領兵士欲併當道鄭玕為軍統所執奔入武陵劉宜勒歸私第委王進遠取便安置言尋遇害朝廷乃正授進遠朗州節制三楚新錄于是遠據其地貢表於朝廷天子嘉之就除湖南節度兼中書令遠素雄豪得志之後不拘小禮其車服節度擬于王者先是吳有術士言南楚之分氣色甚盛以目觀之將有王氏起焉偽







嗣張文表為前鋒軍次醴陵縣吏請具牛酒犒軍立不  
許叔嗣文表因士卒之怒縛立送於行達以兵叛連夜  
走歸乘輕舟奔朗州叔嗣追至朗州殺之  
朗亦以舟棹倍程而趨至朗州殺之今案世宗實錄顯  
德三年二月丙寅朗州王逵言領大軍入淮南界庚寅  
入鄂州界攻下長山寨癸巳荆南高保融言進達自鄂  
州領兵復歸木道又云潘叔嗣為先鋒行及鄂州叔嗣  
回戈襲武陵進達聞之倍道先入武陵叔嗣攻其城進  
達敗走為叔嗣所殺又云三月壬寅進達差牙將押送  
淮南將陳澤等益進達未敗前奏事三月始達行在與  
薛史承襲傳及湖南進達未敗前奏事三月始達行在與  
氏行事記載遠攻袁州叔嗣叛案丁璿故事及丁璿馬  
州四月叔嗣叛攻袁州叔嗣叛案丁璿故事及丁璿馬  
妄也周行達據湖南進達未敗前奏事三月始達行在與  
退居鄉里授及張文表叛尚門幕職事敗逃遁會赦  
乃敢出窮困無以自進撫其窮且老授將作監丞行本  
十卷如京師獻無以自進撫其窮且老授將作監丞行本  
小人言辭鄙俚非有大宗其窮且老授將作監丞行本  
背以無為有不可勝數素怨周行達尤多誣毀不欲行

五代史紀卷之六 楚世家

逢不預叔嗣之謀乃妄造此說凡載行達罪惡之甚者  
皆出於行云璿亦國初人疑其說得於行書皆不可為  
據今從十  
國紀年  
周行達武陵人也三楚新錄周氏諱行達武陵與王進  
逵俱為靜江軍卒事希萼為軍校進逵攻邊鎬行達別  
破益陽殺李景兵二千餘人擒其將李建期三楚新錄  
氏荒亂吳命邊鎬將兵伐之浹旬盡有湘中之地時鎬  
雖魁勝然安撫無策故民多怨叛武陵酋豪王逵劉巖  
牙等十數人乘暇心之怨謀舉兵襲之未數日而有入  
千之衆行達始預焉倍道兼行遇夜奄至城下于是鼓  
謀斬門而入時鎬軍驟勝士卒解甲不復防禦又當昏  
黑之際忽聞兵入倉卒驚駭計無所出皆束手就戮暈  
明死者十八九鎬進逵為武安軍節度使拜行達集州  
刺史為進逵行軍司馬進逵與劉言有隙行達為畫謀

策遂襲殺言進逵據武陵行達據潭州顯德元年拜行  
達武清軍節度使權知潭州軍府事潘叔嗣殺進逵或  
勸其入武陵叔嗣曰吾殺進逵救死而已武陵非吾利  
也乃還岳州遣其客將李簡率武陵人迎行達于潭州  
行達入武陵或請以潭州與叔嗣行達曰叔嗣殺主帥  
罪當死以其迎我未忍殺爾若與武安是吾使之殺王  
公也召以為行軍司馬叔嗣怒稱疾不至行達怒曰是  
又欲殺我矣乃陽以武安與之召使至府受命至則殺  
之五代史顯德元年秋制以武安軍節度副使周行達  
春正月世宗將伐淮南詔潘叔嗣領兵五千為先鋒行及  
達準詔而行仍遣部將潘叔嗣領兵五千為先鋒行及

五代史紀卷之六 楚世家

鄂州界叔嗣迴戈以襲朗州進達聞之倍道先入武陵  
叔嗣遂攻其城進達敗為叔嗣所殺遣人詣潭州請周  
行達至朗州斬叔嗣于市其年秋七月制以行達為朗  
州大都督充武平軍節度使加兼侍中自是潭州之地  
遂為行達所有三楚新錄進達好功名嘗秣馬厲兵以  
疾征戰時行達已為麾下將叔嗣頗伏其才畧遂因命為  
副貳行達雖受命然終以遠非君長之才自是密結腹  
心以圖之未幾達自領兵侵南越畱行達知畱後事而  
行達因忽謂所親曰王公去必不返然以後事付吾者  
所謂以雲雨資蛟龍也吾何憂乎及達方至桂陽果為  
越兵所破達僅以身免既而死于路行達竟代其位時  
軍吏多武陵人咸有戀土之心或說行達曰夫富貴不  
還鄉如衣錦夜行公起于徒步自署為列侯可謂富且  
貴矣然而無西還意使鄉人父老平生親知將何以瞻  
望風采耶行達感悟即日命行達故武陵農家子少貧  
賤無行多慷慨大言及居武陵能儉約自勉勵三楚新  
草之後郡邑官吏以聚斂為務行達患之乃潛使人察  
其姓名一旦卒然除去自是管內稍稍清肅至于建官



設職亦皆慎其選擇嘗有女婿乞補吏行逢度其非才乃曰吏所以理民也今觀汝不堪其事吾當為汝置欽

敢果于殺戮麾下將吏素恃功驕慢者一以法繩之大將十餘人謀為亂行逢召宴諸將酒半以壯士擒下斬之一境皆畏服民過無大小皆死

帥恐其不免多有謀叛而行逢亦能預為之備往往事未發而誅於是公府凜然入之者若覆水雪先是前進士何景山為王達記室每輕忽行逢得志命景山為益陽令未幾因事縛景山投之於江謂曰汝嘗佐王遠今王遠已死且為我告龍王其殘忍皆此類也故天策學士徐仲雅有清才然其性好以滑稽輕薄為事國破之後傷於凍餒行逢素聞其名且以滑稽輕薄為事國節因使召之命為節度判官初王遠之起兵也知設官自有輕重權欲得其眾苟能應募皆置司空太保以誘之自是武陵村落鄆市豪橫之輩稱司空太保者無算及

仲雅至行逢問曰自吾遷鎮西土控雄盛之地四境懼之乎仲雅對曰公管內滿天大保滿地司空何不懼之論事然行逢不悅未幾大宴僚吏而仲雅在座行逢又與之雅嘗歷事馬氏諸士民信之久矣故不敢行逢大怒然仲雅以其樹日葉似新蒲綠身如亂帛纏君千度剝意氣自衝天蓋怨將歸連上箋行逢署館驛巡官洵美背偃也登進士第將歸連上箋行逢署館驛巡官洵美背偃幕府僚而食貧為性迂僻皆類其形眾咸不悅之故雖處乃為詩曰絲衣不暇給同年王溥為相聞洵美不得志逢稍優給之未幾給事中李昉至昉亦洵美同年也相見話舊為不易傷官須史又使人詐為山賊突入公署

殺之聞者無不痛惜後李昉再奉命湖南岳知洵美墳

在李觀象為節度副使以行逢嚴酷恐其及禍乃寢紙

帳臥紙被行逢信而用之凡軍府事無輕重皆決於觀

五世宗第六 楚世家

象而觀象性多嫉忌好蔽人之善零陵儒士蔣密能喻咏頗得風騷之旨嘗題桑云綺羅因片葉桃李漫同時大為作者所許觀象問之伴驚曰此夫人嚴氏諫曰人情有善惡安得一槩殺之乎行逢怒曰此外事婦人何知嚴氏不悅給曰家田佃戶以公貴頗不力農多恃勢以侵民請往視之至則營居以老歲時衣青裙押佃戶送租入城行逢往就見之勞曰吾貴矣夫人何自苦邪嚴氏曰公思作戶長時乎民租後時常苦鞭扑今貴矣宜先期以率眾安得遂忘擁蔽間乎

三楚新錄使人迎陋然而性剛烈雖行逢已為侯王而待之蔑如也先是所侍皆勸之使請行逢笑而對曰夫人為心自非聖賢必多變動以吾既老且醜雖欲往而公豈以曩時之心相向哉唯唯有死而已時聞者未以為然及使至果不從

命唯躬率婢僕以餅糲自給至于賦稅亦及時輸納未嘗逋欠行逢止之而不從曰賦稅者官物也豈以已為主而自免之哉行逢彊邀之以羣妾擁升肩輿嚴氏卒無留意因曰公用法太嚴而失人心所以不欲留者一旦禍起田野間易為逃死爾行逢為少損建隆三年行逢病召其將吏以其子保權屬之曰吾起擁蔽為團兵同時十人皆以誅死惟衡州刺史張文表獨存然常快快不得行軍司馬吾死文表必叛當以楊師璠討之如其不能則嬰城勿戰自歸于朝廷行逢卒

五代史皇就加中書令四年行逢卒 三楚新錄行逢病又托疾復命子保權師尊之且謂保權曰麾下將校有凶狠難制者除之已盡惟衡州張文表耳吾死之後此人必叛萬一不可敵當舉族北歸無使骨肉落虎狼之口言訖

五世宗第六 楚世家



奄然而逝 九國志周行達武陵人少無賴與王達同 靜江軍叛隨入朗州破益陽拔其寨殺江南兵二千 攻邊鎬令行達領步卒趨益陽拔其寨殺江南兵二千 州刺史充武安軍節度使平湖南周祖下詔以行達為 今而暴無識相與言必矣會廣南兵寇全義行達全 與達密謀無識相與言必矣會廣南兵寇全義行達全 為先鋒令劉言於湖南比至皆殺之遂攻劉言於武 陵為武行軍節度使知潭州府事德元世宗劉言於武 至長沙武行軍節度使知潭州府事德元世宗劉言於武 逢久專湖南之務頗任威刑難處以言規之遂不悅 叔嗣又怒達南之務頗任威刑難處以言規之遂不悅 逢餞之泣曰吾師之入也叔嗣懼乃與張陵邑吏請行 牛酒犒師毛立不許師之入也叔嗣懼乃與張陵邑吏請行 送於行達明曰擁象回長沙叔嗣既殺乃迎行達歸 治州行達至德王達之亂斬叔嗣以狗遂自領兩節 節後遣使奉表詔以行達為朗州大都督武平軍節度

五代史卷之六 楚世家

制置武安靜江等軍事乃表字文瓊為武清軍節度使 張文表為衡州刺史領親衛都指揮使彭萬和為永州 防禦使觀察判官李觀象通判軍府事釋毛立為水軍 都拍揮使行達既得志恣行誅戮郡守弟及門將吏 死者百餘輩性猜忌每遣人伺察郡守弟及門將吏 語者必逮捕下獄以謀反誅之其第盡殺和與行達 兄皆重足其謀叛夜遣甲士圍其第盡殺和與行達 乃三年以疾卒年四十六葬武陵鄉民大脩武備皇朝 隆三年以疾卒年四十六葬武陵鄉民大脩武備皇朝 逢性殘忍然為治嚴整不徇私黨躬履儉約以率羣 辟署官吏必取廉介之士條教簡約以活民也其妻 求補吏不許給以未相而歸田以自活也其妻嚴 不能入府署躬率奴僕耕織以給賦調人化之率嚴 氏不任職豈敢私汝以祿姑歸田以自活也其妻嚴 徐不任職豈敢私汝以祿姑歸田以自活也其妻嚴 徒殺人多矣不假佛力何解其冤報乎因謂左右曰 吾行達武陵人也少時不事生業常犯法配隸鎮兵畧 周勇累遷禪校自唐乾寧二年馬氏專有湖南二十州

之地周廣順初兄弟爭國求援於江南李景遣大將邊 鎬率兵赴之因下長沙遷馬氏之族于建康以鎬為潭 帥會朗州軍亂推牙將劉言為節度使言與行達率舟 鎬使行達以眾情表於景請授言節度使言與行達率 破潭州鎬遣副使王進達行軍何真與行達率舟 言為朗州鎬遣副使王進達行軍何真與行達率舟 達害言太祖進達為潭帥行達進達出師鄂州節度使 潭州顯德中世宗用兵為先鋒行達及鄂州界叔嗣乃 潘叔嗣進德五世宗用兵為先鋒行達及鄂州界叔嗣 進叔嗣進德五世宗用兵為先鋒行達及鄂州界叔嗣 盡有湖南之地初兼武平軍節度使兼行達在鎮盡心 所用官屬率皆廉介之士條教簡約民皆悅然性猜 惡安得一槩殺之乎行達怒曰此外事婦人何知行 既為帥夫人不為屈不入府治躬率奴僕耕織以自給 賦調必先期輸送行達止之從曰稅官物也若主帥 自免其家何以率下乎行達鄉里姻戚事行達為親軍 鑑長編楊師璠與行達鄉里姻戚事行達為親軍指揮

五代史卷之六 楚世家

使數有功行達委信之行達卒保權領雷務 容齋三 筆周行達據湖湘境內有漫天司空遍地太保之譏李 茂正在鳳翔內外持管籥者亦呼為司空太保章莊院 花集有贈僕者楊金詩云半年辛苦草荒居不獨單寒 腹亦虛努力且為田舍客它年為爾覓金子保權立文 魚是時人奴腰金曳紫者蓋不難致也 表聞之怒曰行達與我起微賤而立功名今日安能北 面事小兒乎遂舉兵叛攻下潭州三楚新錄未數月張 舟師順流而下以襲長沙時行軍司馬廖簡知雷後事 方與軍吏聚會有報文表至簡素輕表殊不介意且謂 軍吏曰黃口小兒到而擒之何憂乎乃伐鼓飲酒如初 于是至晚文表已入城麾軍直至會所時簡已醉不能 發弓矢唯按膝作氣而已文表親 命楊師璠討文表告以先人之言感激涕泣師璠亦泣 顧其軍曰汝見郎君乎年未成人而賢若此軍士奮然



皆思自効師璠至平津亭文表出戰大敗之續通鑑長  
遺兵更成永州路出衡陽文表遂驅以叛偽編素若將  
奔喪武陵者過潭州時行軍司馬廖簡知雷後素輕文  
表不為之備方宴飲外白文表兵至簡不介意謂四座  
曰文表至則成擒何足慮也飲啖如故俄而文表率眾  
徑入府中簡醉不能執弓矢但箕踞大罵與座十餘人  
皆遇害文表取其印綬自稱權雷後事具表以聞保權  
又遣使求援於荆南且求降文表亦上疏自理曰先君  
新錄時保權年方十三而英爽有膽氣聞賊手平遠命  
可謂知人矣僕雖無能安可使軍國落此賊手乎遠命  
部將揚師璠與萬餘眾討之及師璠將行又親出餞送  
仍泣對三軍曰先君勞於諸君諸君以先君之故無忘  
權不孝所致也安敢勞於諸君諸君以先君之故無忘  
戮力苟滅此安先君於地下足矣各希勉之其吐氣發  
言義形於色三軍無不感激然保權猶慮其敗且馳表  
而乞師未逾旬而師璠已大破文表將叛豫未定有從者  
表之首於是餘黨皆戮初文表將叛豫未定有從者  
夜夢文表領上出一龍及敗論者以龍神物也而出于頷是  
命我也于是舉兵及敗論者以龍神物也而出于頷是

五代史記卷六六 楚世家

禍將作初保權之乞師也太祖皇帝遣慕容延釗討文  
表未至而文表為師璠所執延釗兵入朗州保權舉族  
朝于京師五代史三軍立其子保權為帥未幾朗軍亂  
是湖湘之地盡為王土矣王師平定荆湖保權入朝由  
道行營都部署樞密副使李處耘為都監使遣十一人  
發安復鄆潭孟宋樞密副使李處耘為都監使遣十一人  
出戰師璠大敗之遂取潭州執文表為質初文表聞王師  
伐潛送款於璠璠自以奉詔論文表得其歸順所薄因私  
同實無反心璠自以奉詔論文表得其歸順所薄因私  
使慰撫之師璠兵既入城縱火掠其眾日觀中使之意  
享將吏於延昭門指揮使高超語其眾曰觀中之意  
必活文表若延昭門指揮使高超語其眾曰觀中之意  
文表于市盡食其肉及宴罷璠召文表超曰文表復  
謀為亂已斬之矣璠太息久之又王師既收荆南益  
發兵日夜趨朗州周保權懼召觀察判官桂人李觀象

謀之觀象曰凡所以請援於朝者誅張文表耳今文表  
已誅而王師不還必將盡取湖湘之地也然我今所恃者  
北有荆湘以師不還必將盡取湖湘之地也然我今所恃者  
莫若福中歸朝幸不失富貴保權將從之指揮使張從  
安撫德裕至朗州從高守計幕容延釗使丁德裕先路  
伐木塞路德裕及將校曰爾木請軍須朝告延釗以聞遣  
使諭周保權既珍是將校曰爾木請軍須朝告延釗以聞遣  
爾今妖孽既珍是將校曰爾木請軍須朝告延釗以聞遣  
取途炭重擾生聚保權為左右所制執迷不悟遂進討  
賊軍於三江口獲船七百餘艘斬首四千餘級遂取岳  
州軍又三月張從富等出軍於澧州南與王師遇未及  
交鋒賊軍望風而潰李處耘逐北至澧州南與王師遇未及  
俘獲甚眾處耘釋所俘體肥者數十人令左右分食之  
少健者悉黥其面令先入朗州會宿寨中遲明慕容延  
釗繼至所黥之俘得入城悉言被擒者為王師所啗食  
賊眾大懼縱火焚州城驅畧居民悉奔竄山谷壬戌王  
保權入朗州擒張從富于西山泉其首賊將汪端劫周

五代史記卷六六 楚世家

奇往捕之端棄保權走守奇獲保權以歸於是盡復湖  
南舊地東都事畧子保權年十一自武平軍節度副  
使襲父位初行逢疾亟召將佐謂曰吾起穽畝為團兵  
同時之人皆死惟衡州刺史張文表獨存焉常快不快  
得行軍司馬吾死文表必為亂諸公善佐吾兒無失字  
潭州保權乞師于朝廷太祖遣慕容延釗李處耘等討  
之從王師次江陵文表已為保權之眾所殺保權牙校張  
從富等以文表已為保權之眾所殺保權牙校張  
守延釗以文表已為保權之眾所殺保權牙校張  
求救故發大軍以拯兩難幼為妖孽既平是有大造于爾  
輩何乃反拒于王師也保權幼為妖孽既平是有大造于爾  
之保權出軍于澧州南兵未交而潰王師獲從富於西  
山下泉其首賊將汪端劫周  
洞王師至數月獲保權克岳州端擁保權奔城未幾  
亦就擒保權於市湖湘悉平保權至京師以爲右千牛衛  
上將軍累遷於市湖湘悉平保權至京師以爲右千牛衛  
三十四師已破三楚新錄保權以文表既滅且命使止師不  
意王師已破三楚新錄保權以文表既滅且命使止師不  
象曰夫請王師者以討賊張文表故也今文表已破而



王師不還豈非朝廷將有事于南地乎然我國之所恃者江陵之在北境耳今江陵已束手不能自救其所且欲與王師相拒此所謂魚入沸鼎而更鼓尾其可免乎惟公善自圖之無失子孫萬世之利也保權不得已乃出郊迎王師且請入覲天子而悅之命以禮遣廟自非前代有識之士者皆令毀拆之約省祭祀之費三分之一時有識之士者皆令毀拆之約省祭祀之費僧建寺一歲之問設大會齋者四季無非破耗國用仍度之雖梁武始聽至披緇之復召僧于府中講唱而已拜東都事畧始太祖未之加也故君子知其不克永世矣健多謀在行逢時以秦再雄者辰州通蠻情習險阨智勇可用以邊事付之除辰州刺史賜子甚厚仍使自辟官屬盡與一州租賦再雄誓死報効至州日訓練上兵得三千人又遣親校二十八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懷來之意悉皆款附遷長州團練使再雄盡瘁邊圉故終其太祖世無蠻貊之患再雄不知所以終因附於此

後事具國史 原注殷自唐乾寧三年入湖南至周廣順元年凡五十七年餘具年譜注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六 楚世家

四六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六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七上

廬陵歐陽脩撰

南昌彭元瑞注

徐無黨原注 劉鳳誥排次

吳越世家第七

錢鏐字具美杭州臨安人也

五代史錢鏐杭州臨安縣人即臨安縣唐武肅王姓

錢鏐字具美杭州臨安人也 五代史錢鏐杭州臨安縣人即臨安縣唐武肅王姓 鏐葬功臣潭州大都督巢國公九隴入代孫也大中六年壬申二月十有六日生於本縣之衣錦鄉動貴里會祖諱沛唐宣州旌德縣令累贈吏部尚書左僕射追封洪勝王曾祖妣童氏追封齊國太夫人祖諱宙高尙不仕累贈至太尉彭城侯追封建初王祖妣水邱氏累封楚國太夫人追封晉國九華太夫人皇考諱寬威勝軍節度推官職方郎中守太府少卿朝散大夫檢校尙書累贈左僕射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師中書令追封英顯王皇妣水邱氏累封秦國太夫人追贈趙國太元太夫人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七 吳越世家

吳越世家

人王即太師長子也先是五年邑中大旱邑令命道士東方生起龍以祈雨生曰茅山前池中有龍然不可起池必大異邑令乃止明年復旱又召東方生起龍將臨之夕皇考方他適鄰人急走告曰適過君家後舍聞甲馬之聲甚衆非有盜乎皇考乃馳歸王已誕矣後有紅因小字曰婆留而井亦以名焉 齊東野語錢丁鏐以石榴為金櫻改劉氏為金氏 雲麓漫鈔浙人避錢氏諱改劉為金果有石榴呼曰金櫻 青箱雜記錢武肅王諱鏐至今吳越間謂石榴為金櫻劉家畱家為金家田家畱住為駐住 楓窗小牘子儗家後圃有一大井是武肅王外祖家舊物井上有文曰於維此井淳育坎靈有莘有邵實此儲英時有長虹上貫青冥是惟王氣宅相先徵爰啓霸主奠綏蒼張沛膏漸澤配德東溟臣羅隱謹頌 程史舊傳識記曰天目山垂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塘山明水秀無人會五百年間出帝王錢氏有國世臣事中朝不欲其語之聞因其末章三字曰異姓王以遷就 臨安里有大木鏐幼時與羣兒戲木之戲實不然也



下鏐坐大石指麾羣兒為隊伍號令頗有法羣兒皆憚

之吳越備史王自幼嘗與羣兒聚戲於樹陰石上或伐

薪必使羣兒聚以供已隨多少而賞罰焉王嘗憇後

山忽一石屹然自立王志之後建功臣及壯無賴不喜

精舍遂以石為佛坐樹號衣錦將軍

事生業以販鹽為盜五代史少拳勇喜任

有子數人與鏐飲博起嘗禁其諸子諸子多竊從之遊

豫章人有善術者望牛斗間有王氣牛斗錢塘分也因

遊錢塘占之在臨安乃之臨安以相法隱市中陰求其

人起與術者善術者私謂起曰占君縣有貴人求之市

中不可得視君之相貴矣然不足當之起乃為置酒悉

召縣中賢豪為會陰令術者徧視之皆不足當術者過

起家鏐適從外來見起反走術者望見之大驚曰此真

貴人也起笑曰此吾旁舍錢生爾術者召鏐至熟視之

顧起曰君之貴者因此人也乃慰鏐曰子骨法非常願

自愛因與起訣曰吾求其人者非有所欲也直欲質吾

術爾明日乃去起始終其子等與鏐遊時時貸其窮乏

鏐善射與梁稍通圖緯諸書吳越備史十三年冬十月

風拔樹於野詰旦術者引靈輜將就葬所謂皇考曰此

拔樹之穴是天啓也宜以葬遂寔之畢術者曰當貴此

孫耳王常遊徑山書院有道人洪誣者每迎門王頗惡

之一旦自後山僻徑而往誣亦迎焉王問其故誣曰君

非常人故先知耳咸淳臨安志表忠觀碑載錢氏

墓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二今不可悉考

矣唐乾符二年浙西裨將王郢作亂石鑑鎮將董昌募

鄉兵討賊表鏐裨將擊郢破之吳越備史乾符二年夏

作亂勅本道徵兵討之時董昌成石鏡鎮亦募鄉里之

衆以副召王遂委質於董氏始為偏將王入軍中驍勇

絕倫為董氏所重時王年二十四及董為杭州一日因

事遣王之臨安遂由餘杭有警者善摸骨相集於龍光

橋在餘杭縣王因請相竟無一言王翌日自臨安還日

已暮相者復在舊所遂贊金請相相者曰旁無人乎王

日獨在斯相者乃引臂久之歎曰天下亂矣期時之內

再遇貴人言訖而去旬日後王以京帛至餘杭將酬之

訪於鄉間是時黃巢衆已數千攻掠浙東至臨安鏐曰

竟無踪跡今鎮兵少而賊兵多難以力禦宜出奇兵邀之乃與勁

卒二十人伏山谷中巢先鋒度險皆單騎鏐伏弩射殺

其將巢兵亂鏐引勁卒蹂之斬首數百級鏐曰此可一

用爾若大眾至何可敵邪乃引兵趨八百里八百里地

名也告道旁媪曰後有問者告曰臨安兵屯八百里矣

巢衆至聞媪語不知其地名皆曰嚮十餘卒不可敵况

八百里乎遂急引兵過都統高駢聞巢不敢犯臨安壯

之吳越備史六年秋七月黃巢擁衆二十萬大掠州縣

淮南節度使高駢羽檄徵兵討之巢將及石鏡鎮衆

纔三百人王謂董氏曰黃巢以數萬之衆踰越山谷旗

鼓相遠首尾不應宜以伏兵襲之或可少却耳巢前軍

二千餘衆果崎嶇而至王率二十騎伏於草莽巢小將

單騎先進王親注弩射之應弦而斃伏兵遂起巢兵大

潰王謂衆曰此術止可一舉耳大軍必至則衆寡不敵

鏐俱至廣陵久之駢無討賊意昌等不見用辭還駢表

五代史記卷六十七 吳越世家 二

五代史記卷六十七 吳越世家 三



昌杭州刺史是時天下已亂昌乃圍諸縣兵為八都以  
 鏐為都指揮使成及為靖江都將五代史唐乾符中事  
 校屬天下喪亂黃巢寇嶺表江淮之盜賊羣聚大者攻  
 州郡小者剽閭里董昌聚眾恣橫于杭越之間杭州入  
 縣每縣召募千人為一都時謂之杭州八都黃巢犯闕僖  
 宗入興元杭州始建入都臨安縣董昌王副之餘杭縣  
 陳晟於潛縣吳文舉鹽官縣徐及新登縣杜稜唐山縣  
 饒景富春縣文龍泉縣凌文舉各聚眾千人以衛鄉  
 里既而高駢召董氏赴廣陵王亦從焉駢視王謂左右  
 曰此人他日爵祿必遠過於我時駢將大舉討巢命董  
 氏從行王謂董氏曰竊窺高公無討賊之志苟從其行  
 功効不立是謂董氏曰竊窺高公無討賊之志苟從其行  
 駢駢因禮而歸焉二年九月詔授董昌杭州刺史授王  
 都知兵馬使 中和二年越州觀察使劉漢宏與昌有隙  
 漢宏遣其弟漢宥都虞候辛約屯兵西陵鏐率八都兵

五代史卷之五十五 吳越蒙 四

渡江竊敵軍號斫其營營中驚擾因焚之漢宥等皆走  
 漢宏復遣將黃珪何肅屯諸暨蕭山鏐皆攻破之與漢  
 宏遇戰大敗之殺何肅辛約漢宏易服持膾刀以遁追  
 者及之漢宏曰我幸夫也舉刀示之乃免四年僖宗遣  
 中使焦居璠為杭越通和使詔昌及漢宏罷兵皆不奉  
 詔漢宏遣其將朱褒韓公攷施堅實等以舟兵屯望海  
 鏐出平水成及夜率奇兵破褒等于曹娥埭進屯豐山  
 施堅實等降遂攻破越州漢宏走台州刺史執漢宏送  
 于鏐斬于會稽族其家鏐乃奏昌代漢宏而自居杭州  
 吳越備史中和二年秋七月浙東觀察使劉漢宏以天  
 子西幸乃遣弟漢宥馬步軍都虞候辛約率兵二萬營

於西陵將圖浙西既燒魚浦劫富春兵勢甚盛董乃遣  
 王禦之是月十二夜將渡江星月皎然兵不可渡王親  
 擣江沙吞而祝曰吾以義兵討賊天若見助願陰雲蔽  
 月以濟我師俄而雲霧四起咫尺晦冥王大喜乃先渡  
 江竊賊號縱火斫其營精兵既至破賊殆盡漢宥辛約  
 走之擁入溝壑士卒大半溺死冬十月漢宏又率衛葵  
 等四州兵七萬餘人遣登高鎮將王鎮領之營于江干  
 連營相屬王率儒僮鎮將徐靖浙江都遊奕使阮結街  
 枚宵濟復大破之王鎮奔諸暨王獲漢宏所署主將憲  
 官偽勅二百餘道俘賊萬計兵甲生口稱是歸漢宏所  
 掠民間妻女千餘里者數百人三年春三月漢宏又分  
 兵寨於黃嶺巖下貞女等三鎮及山洞凡九十三所皆  
 千餘人及山洞三鎮所生擒貞女鎮將楊元宗嚴下鎮  
 嚴下弁等仍焚其兵甲夏四月漢宏自領兵屯諸暨古  
 剡嶺至于亭山龜山之先攻諸暨獲糧二萬餘斛  
 剡嶺古北嶺亭山龜山等寨賊皆宵遁五月漢宏又遣將黃  
 珪何肅等率本道擄門軍營于蕭山諸暨等處王親禦  
 之破賊一萬餘人生擒都虞候章公直餘黨走之冬十  
 月漢宏又遣弟漢宥容與辛約巴立李萬敵等會溫處等

五代史卷之五十五 吳越蒙 五

州兵泊白丁十萬餘眾從蕭山西陵大出戰船以謀宵  
 濟王自新沙由魚浦而攻之戮黃珪等遂趨蕭山是月  
 戊午王親與漢宏遇自午至戌破賊大衆漢宏易服持  
 膾刀而遁時軍中有異其狀者將擒之漢宏詎曰我宰  
 夫耳遂伏于亂屍之內得免次日漢宏復舉餘黨四萬  
 人來我師乘勝大敗之斬漢容辛約及招討判官譚昇  
 都知兵馬巴立先鋒李萬敵仍獲漢宏偽淮海招討使  
 印一鈕戰艦五百艘馬四萬千蹄兵甲萬計俘賊千人漢  
 宏宵遁歸越四年春二月婺州王鎮執刺史黃竭請降  
 於王漢宏聞之使其下婁貴殺鎮而代之夏四月浦陽  
 鎮將蔣瓌會我師攻婺州生擒婁貴而還未幾勅命  
 使焦居璠為杭越通和使俾其改過王遂班師以待之  
 漢宏因謀殺王人密徵水師於温州刺史朱褒出戰船  
 於望海以史惠施堅實韓公攷領之復圖水陸並進光  
 啟二年冬十月王謂董氏曰除惡務去本根不爾當為  
 後患願以全師討之董曰然王即日進師以諸都兵馬  
 使阮結守梅市監陣使錢爽守雙童橋過後使駱團守  
 平水降將使章可周唐晟王公備等守蘭頭江海遊奕  
 山路凡三百里至曹娥埭突丑破韓公攷因與朱褒遇



水兵戰權皆焚而歸之甲寅進市豐山梅城鎮將施堅  
實執漢宏右直將張師及歸於王丙辰進拔越城漢宏  
走蔡約于軍門十二月丙午台州刺史雄執送漢宏  
至命斬之於會稽市漢宏叱刑者云吾廉察也非汝輩  
可殺吾嘗夢手捧金錢殺吾者錢公也乃請王親刃焉  
漢宏兗州刺史院之小吏也尋為入將領本州兵以禦  
命前濠州刺史崔錡招撫而叛詔武軍討之不利復  
東觀察使柳瑫以賄免官皆恥代之議者以宏降將也  
以會客酒酣謂眾曰天乃除之既而七州之地復萌逆節  
嘗會大笑後又會于使院有羣鴉噪庭樹上因使僕逐  
有座者言此樹有年矣鴉噪乃常耳願勿為怪宏曰我  
將斬白蛇豈止此樹耶遂伐之又常構別第窮極壯  
一日有飛帛書署其門曰漢宏是賊豈宜別造此大宅  
之中堂懸一錦傘守衛甚謹即夕失之入皆以爲一任俠  
所獲及舉兵至西陵將謀渡江乃禱於江干俄有一走  
墜其前莫知所來宏頗惡之既敗棄其母挾妻而走就  
執之日董庶人讓之宏曰成即是敗即非自古何有不

五史記卷之七 吳越世家

敗之家不亡之國僕射有名將良策宏無之以至於此  
何必太讓既而儒僮鎮將徐靖以倖掠居人戮之於市  
北關鎮將劉孟安與弟孟宿輒起府庫散其本部仍執  
廉使牌印王因饗於踰場遂面責之孟安不服立斬以  
狗時孟宿部兵屯於外王親撫之悉有其衆越人及諸  
將皆推王爲主王固讓董氏董遂權蒞於越杭人復請  
王代董氏時浙西節度使周寶承制以王權知杭州軍  
州事兼杭越管內都指揮使是月赴本郡錄其事以聞  
詔授王檢校工部尚書傳載略彭城劉漢宏廣明  
卯中潛以兵屠錢塘溫牧朱褒排海艦於緒山海口  
武肅王率阮結成及錢鐸間哀杜建徽蔣璠將議夜  
襲西陵武肅請啟行劉孟安懼切不及已抽駐半軍武  
肅率諸將出南雍門無何月色皎然且言掩其不備設  
或彼軍伏待則我無唯類矣遂掬江沙誓之日我苟破  
賊徒天合助順言說吞之未幾東南雲如箕遂巡彌布  
漸至掩月江天順言說吞之未幾東南雲如箕遂巡彌布  
陳正公孫瓌徐度諸將悉降而復登岸掩賊軍夏公順  
軍夾水而陣頻日戰勝將悉降而復登岸掩賊軍夏公順  
降乙巳年勅小將軍焦居璠傳諭罷兵光啟丙午歲再  
征而取越中平隴西公權知觀察處置武肅遂權知

杭州軍事明年勅賜至授本州刺史光啟三年拜鏐左  
管內招討安撫等使始有吾國矣  
衛大將軍杭州刺史昌越州觀察使五代史時有劉漢  
自稱節度使攻收鄒郡潤州牙將薛朗逐其節度使周  
寶入都之土進唐僖宗在蜀詔董昌討伐昌以軍政委鏐  
浙平董昌爲浙東節度使越州刺史表鏐代已爲杭州  
刺史內都指揮使上武衛大將軍充杭州刺史董昌爲越  
州觀察是歲畢師鐸囚高駉淮南大亂六合鎮將徐約攻  
蘇州潤州牙將劉浩逐其帥周寶寶奔常州浩推度支  
催勘官薛朗爲帥鏐遣都將成及杜稜等攻常州取周  
寶以歸鏐具軍禮郊迎館寶于樟亭寶病卒稜等進攻  
潤州逐劉浩執薛朗剖其心以祭寶然後遣其弟鉢攻

五史記卷之七 吳越世家

徐約約敗走入海追殺之昭宗拜鏐杭州防禦使吳越  
三月潤州客司軍將劉浩逐節度使周寶出於毗陵推  
度支催勘使薛朗剖其心以祭寶然後遣其弟鉢攻  
月六合鎮使徐約攻潤州淮南高駉爲其下畢師鐸  
所幽乃召宣州觀察使秦彥爲主五月王命東安都將  
杜稜浙江都將阮結靖江都將成及率兵討薛朗六月  
師次陽羨與賊將李君旺遇大破之獲船八百餘艘是  
重德屬將趙君度之遂進攻常州刺史丁從實棄城  
宵遁十月周寶君度歸於王王以屬郡禮具棗鞭迎之  
郊仍舍於樟亭驛十二月命杜稜爲常州刺史制置使  
結等進攻潤州是月乙未周寶卒寶字尙珪曾祖侍選  
唐滄州魯城令幽薊之亂魯城以一邑拒寇爲賊所害  
祖光濟左贊善大夫依侯希逸於平盧軍爲衙門將行  
陣獲攻魯城者必殺之以祭父懷義以武藝爲軍宗三  
所重累官至工部尚書天德軍使寶第三子也武宗三  
年徵方鎮有戎政本軍表聞授右廂都押衙馬步軍良  
源鎮將有戎政本軍表聞授右廂都押衙馬步軍良  
事大將軍出涇州聚糧二十餘萬斛黃巢之亂移鎮海



軍節度使僖宗幸蜀加授右僕射檢校司空中和二年  
拜同平章事時朝廷以丞相王鐸率諸道兵復長安以  
寶兼天下租庸副使兼管內營田使五年授特進檢校  
太子保兼侍中進封本郡王至是以疾薨年七十四子  
嗣以相擊寶嘗預此選為擊球較其能一有置鐵鈞於  
仗以相擊寶嘗預此選為擊球較其能一有置鐵鈞於  
而吞之復擊球遂獲頭籌授原勅賜一木睛以代之  
中侍姪竊笑寶怒日我瞎漢何足笑也遂殺之潤州衙  
軍以軍額號鎮海軍寶復置親信號決勝軍處之後樓  
使其子與總之眾號為後樓軍其衣食糧賜數倍於鎮  
海士卒頗有怨望因恣橫於外一日會客於後樓即席  
有言其事者則殺之而薛朗與鎮海將劉浩友善遂以  
寶意示之且遂鎮其下浩問之憤日可以免禍者不過  
反耳是夕遂率鎮海軍叛乃推朗為主寶聞亂率家屬  
逃避拓芙蓉門召後樓軍日與後樓軍兒郎能救我乎  
樓聞之亦同叛寶遂奔高駘與寶夾江為鎮頗有嫌隙  
及奔駘遺書日竊承走馬已及奔牛遣黃蓋一飛葛  
粉十斤以表蓋粉之意寶在涇源至於金陵多會賓客  
歡宴終日後庭樂妓百餘人水陸餽饌日驕奢淫佚盡

吳越世家

其福祿其不合厥終也宜哉又文德元年春正月駕  
在鳳翔兩寅我師剋潤州生擒薛朗而還王命剖心以  
祭周寶劉浩走之王命阮結為制置使秋九月王命從  
弟錢鏐南討徐約之蘇州盡驅州人以守城皆文其面  
日願戰南都時有軍事衙推陳車謂人日南都者蓋都  
邑之稱鏐抗州其終建國乎冬十一月楊行密攻殺宣州  
刺史趙錕而蘇州約奔入海春正月楊行密攻殺宣州  
師破徐錕於蘇州約奔入海春正月楊行密攻殺宣州  
巢為蘇州刺史約攻破之遂有鎮將西寶子壻楊茂  
實賦至是而滅宜哉五月甲辰阮結卒結字縉文錢塘  
人杭州建入都結亦副焉中和二年以征漢宏有功授  
散騎常侍光啟三年充潤州制置使尋遷刑部尚書初  
徐約之黨三千餘人來降結撫之失所因散香於甘露  
寺輒為所叛三千餘人來降結撫之失所因散香於甘露  
月勅授王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本州防禦使是時  
楊行密孫儒爭淮南與鏐戰蘇常間久之儒為行密所  
殺行密據淮南取潤州而鏐亦取蘇常月勅除給事中

吳越世家

杜儒休為蘇州刺史以沈榮為制置使十一月帝南  
更名晁改元大順是月宣州楊行密遣使將李宥陷我  
陵中夜入於初李宥因執我於臥榻而去十二月順  
南孫儒遣其下劉建封帥眾陷我潤州成奔歸大順  
元年秋七月常州李宥召我姑蘇制置使沈榮刺史  
杜儒休及兄延休而奔于我王姑蘇制置使沈榮刺史  
欲誅之榮遂奔孫儒是月楊行密遣將張復害刺史  
制置使八月制置使孫儒是月楊行密遣將張復害刺史  
劉建封攻毗陵殺張行周而復因自運一覽由是皆  
夾城環包家山泊秦望山而迴凡五十餘里皆穿林  
險而版築焉王常親勞役徒因自運一覽由是皆穿林  
爭運之役徒莫不畢力冬十一月孫儒為制置使是  
常使高品王思誨歸淮南仍加檢校司空同平章事  
遣使以孫儒自淮南復入姑蘇將乘勝以圖我王大  
舟師以禦之儒遂絕南顧冬十二月孫儒燒掠蘇常是  
月常州甘露鎮使陳可立據本州王遣師復平姑蘇  
唐升越州威勝軍以董昌為節度使封隴西郡王杭州

武威軍拜鏐都團練使以成及為副使吳越備史景福  
午朔大赦改元二月命從弟鏐為姑蘇招緝使夏四月  
勅陞杭州為武勝軍授王本軍防禦使六月王出師會  
宣州兵敗孫儒於宣城楊行密斬孫儒傳首京師宣州  
以沈榮歸王戮之於市初楊行密軍師張某或曰李某  
頗善占算前一日謂行密日大言及詰旦西北有雲  
時畏日曦赫儒兵正勝人皆晒其言及詰旦西北有雲  
大水將及我諸營自顧無相救也俄而水深丈餘城中  
知其號令乃徑出兵以擊儒營他皆不救因獲儒軍師  
之其言乃陳岩之子也岩為福州殺范暉而有其地  
亦作鮑姓乃陳岩之子也岩為福州殺范暉而有其地  
繼之至是乃陳岩之子也岩為福州殺范暉而有其地  
岩頭沒湖去矢口出害時福州當有僧記之日湖水  
二月楊行密以去矢口出害時福州當有僧記之日湖水  
五月詔授王本軍團練使蘇杭等州安仁義攻潤州夏  
彭城郡開國侯食邑七千戶秋七月丁巳王率十三都  
兵泊江干泊錢塘湖新築羅城又自秦望山由夾  
城東亘江干泊錢塘湖新築羅城又自秦望山由夾



師有望氣者言錢塘有王者氣乃遣侍御史許渾中使  
許計資壁來秦望山之腹以厭之使迴望乳龍飛  
不計止又按郭璞臨安地志云五百生異姓王至是  
鳳舞到錢塘海門山起橫為案五百年生異姓王至是  
果及字宏濟與鏐同事攻討謀多出于及而鏐以女妻  
及子仁琇鏐乃以杜稜阮結顧全武等為將校顧全武志  
越州餘姚人少嘗為僧博通外學機警有才略鏐每  
延中與語甚器之及入都建國因辟令從戎以爲裨將  
軍二年董昌據越州叛遣裨將崔溫李蕙率兵屯石應  
全武率衆擊破之臨陣斬蕙溫湖州將徐應起兵屯西  
昌與淮人圍嘉禾全武擊破其烏墩光福二柵以屯西  
陵三年昌將徐珣李元賓據清四封九卿之地全武  
自西陵擊破之珣元賓皆乞降盡總其衆昌又遣裨將  
湯白守石城袁郃守餘姚全武自西陵趨石城與白遇  
大戰石城東斬郃首餘姚級白僅以身免去會稽三十里  
不敢出援復攻餘姚袁郃堅壁自守昌遣將徐宣率二  
接邪全武潛師斷其要衝俟軍半過橫出擊之殺二百

五代史記卷之十一 吳越世家

餘人擒徐宣翌日袁郃以城降全武進軍圍會稽昌閉  
戰五雲門懸玉帛以誘我師全武率勵諸將并力擊之  
昌懼退入城中遷全武軍都虞候東面都知兵馬使遂  
攻五雲門時淮將臺崇陷姑蘇鏐欲遣全武屯西陵以  
備北寇全武曰賊先拔之根本繫于越州豈以失一姑蘇  
遂緩而越州陷耶當先拔之根本繫于越州豈以失一姑蘇  
俄而四年與州陷執董昌以歸奏加全武檢校太保明州  
史入全武道而進嘉禾園閉久矣莫知我之勝負宜速  
緩之因倍道而進嘉禾園閉久矣莫知我之勝負宜速  
將李宗禮頓全戰於城外大破之獲傾全宗禮以歸昌  
衆遁去宗禮千餘人歸嘉禾平吳將田頌守吳興間之  
亦遁去全武追襲百餘里斬馘沉溺者千計遂擊破之  
蘇州吳將秦光化二年加贊忠去爲功臣武復初將  
擒吳將秦光化二年加贊忠去爲功臣武復初將  
李神福攻其軍錦城鏐遣全武率兵禦之全武素輕神  
領衆大驚以七擊案日喪我良將二年楊行密遣使來  
聞之秦裴因歸全武鏐大喜以秦裴報之是歲徐縮許  
思叛圍外城鏐懼縮據會稽將令全武領兵屯越州全

武日東府不足往當詣邗溝鏐曰何全武也全武曰結急必  
召田頌來則淮南與鏐子與之同往鏐乃以元全武  
又日獨行必不濟請擇廣陵楊子密乃遣使召還鏐  
聘楊氏與全武俱行至廣陵楊子密乃遣使召還鏐  
明年全武與元璋同歸長與初以疾卒年六十七全武  
寬裕有謀善撫士卒喜怒未嘗形也每大敵在前鏐  
動地分佈行陣頤指授怡怡如也嘗圍淮將秦裴於  
崑山裴援絕不降頤指授怡怡如也嘗圍淮將秦裴於  
裴乃封函納款全武喜召諸將觀之既發函乃佛書一  
卷蓋以全武爲僧也裴降乃言於沈崧皮光業林鼎羅隱  
何暇相讓也及裴降乃言於沈崧皮光業林鼎羅隱  
鏐卒全活之時人稱其長者沈崧皮光業林鼎羅隱  
爲賓客學士巢敗被誅今唐書取其事按尹師魯作大  
稽依錢氏官太常博士贈禮部尚書祖光業爲吳越承  
相父梁爲元帥府判官三世皆以文雄江東據此則日  
休未嘗陷賊爲仁翰林學士被誅也光業見吳越備史  
頗詳孫仲容在仁廟時仕亦通顯乃知小說謬妄無所  
不有師魯文章傳世且剛直有守非欺後世者可信不

五代史記卷之十一 吳越世家

疑也故予表而出之爲襲美雪謗於泉下五代史羅  
隱餘杭人詩名於天下尤長於詠史然多所譏諷以故  
不中第大爲唐宰相鄭畋所忌畋嘗覽隱詩卷諷謂不  
古而有慕才之意一日隱至第鄭畋垂簾而窺之自是  
女詠其詩畋意明一日隱至第鄭畋垂簾而窺之自是  
事開平初太祖乃授給事中大夫徵隱在科場錢鏐使  
紹威密表推薦乃授給事中大夫徵隱在科場錢鏐使  
集數卷行於世五代史補羅隱在科場錢鏐使  
爲公卿所惡故六舉不第時長安有羅師談者深於相  
術隱以貌陋恐爲相術不第時長安有羅師談者深於相  
術隱以貌陋恐爲相術不第時長安有羅師談者深於相  
沮之及其果遭黜落相術不第時長安有羅師談者深於相  
道之及久矣但吾子決在已始往問焉師談笑曰貧道  
羣英亦有所隱乎且吾子決在已始往問焉師談笑曰貧道  
富且貴矣不過簿尉爾若自擇隱之隱然不知所措者數  
日鄰居有賣飯媪見隱驚曰何辭色之沮喪如此莫有  
不決之事否隱謂媪知之因盡以尊師之言告之媪歎曰  
秀才何自迷甚焉且天下皆知羅隱之言然媪歎曰  
得哉不如急取富貴則老婆之願也隱聞之釋然遂歸



錢塘時鏐方得兩浙置之幕府使典軍中書檄其後官  
 給事入其境使一書敘其家世難王姪大為其可乎紹威  
 威書皆怒且曰羅隱名振天下為多不致恭諸公  
 素重士且其何勝得在姪行為多不致恭諸公  
 然肯顧其何勝得在姪行為多不致恭諸公  
 慎勿言於萬物稱是仍致書於小遊仙詩各百篇  
 成贈以百萬他物稱是仍致書於小遊仙詩各百篇  
 之紫府元珠一卷皆好道為極小遊仙詩各百篇  
 著則有漢武帝宴西王母詩云花影暗回三殿月  
 深鎖九重霜又云樹底有春寂寂人無路  
 皆為士林所稱其後遊信州館于開元寺三學院  
 臥疾衆僧忽見二青衣緩步而入問月相謂曰  
 只此便是樹底有春寂寂人無路月相謂曰  
 入唐之臥室僧先驚異亦隨之而入題壯  
 見但教唐已殂矣先驚異亦隨之而入題壯  
 云若壯教唐已殂矣先驚異亦隨之而入題壯  
 非題壯教唐已殂矣先驚異亦隨之而入題壯  
 日其詞安在隱曰只樹底有天春寂寂人無路月相謂曰

茫得非鬼詩唐無言以對至是青衣亦援引此句而唐  
 尋卒則隱之言豈有詩然哉尤長於詠史多不稱意窮  
 感概之問也或譏諷怒張以故為時黜初名橫以十  
 上為不第乃更今名始到浙右謁錢鏐鏐不納遂以  
 所量黃祖漫英雄卷之首其章云一箇衡容不得  
 思節制之命沈沈者草謝表因盛述浙右之富隱即  
 論崧遊日方兵火之餘宜朝廷語即更之云天富隱  
 鹿會遊日方兵火之餘宜朝廷語即更之云天富隱  
 開平初太祖以右諫議大夫召不至後節度使羅紹威  
 密表薦為給事中隱雖不書顯名作後節度使羅紹威  
 典表觀其為給事中隱雖不書顯名作後節度使羅紹威  
 中養不為世羅隱雖不書顯名作後節度使羅紹威  
 人所養不為世羅隱雖不書顯名作後節度使羅紹威  
 人養不為世羅隱雖不書顯名作後節度使羅紹威  
 只為日仲宣遠托妻劉武肅名世夫羅隱雖不書顯名  
 投錢塘元帥尚父劉武肅名世夫羅隱雖不書顯名  
 問來門外旌旗屯虎豹正憂衰老辱金臺昭望昭王顧  
 翻降兩地花應次第開若比紫髯分鼎足未聞餘力有

五代史卷之三十一 吳越世家 十一

環現征東府幕十三州敢望非才忝上方官秩已叨吳  
 品浮一姓黃河千載事梁虛敵麗江關望高相東西  
 父名重淮王女小醴設門傾金鑿落馬歸爭錢尚  
 閣自慚鹿無能事未報深恩更把筵縱饒吳土容衰  
 環自慚鹿無能事未報深恩更把筵縱饒吳土容衰  
 左奈燕臺費料錢蔡首浮生淚更把筵縱饒吳土容衰  
 爭奈燕臺費料錢蔡首浮生淚更把筵縱饒吳土容衰  
 深思重聽無言處回首浮生淚更把筵縱饒吳土容衰  
 分謀冠九斗牛與盛宗社作諸侯伊變然錢尚父生  
 機謀冠九斗牛與盛宗社作諸侯伊變然錢尚父生  
 玉食將何報更盛宗社作諸侯伊變然錢尚父生  
 檢下神司記得當年捧節時半壁感別元帥尚父生  
 才身抱疾日窺真跡心猶切陰鶴鳴雖力已衰滿  
 絕句不稱揚三首結雙垂向父偶建小樓特揭麗藻  
 徊陽春曲調高難和盡日焚妖剪除後別傾卮酒  
 才時侯開干首重回只待淮妖剪除後別傾卮酒  
 外猶託山妖逼小臺全唐詩話唐詩紀事羅隱字昭  
 諫餘杭人隱之梅根浦自號江東生為唐相鄭畋李  
 蔚所知畋女隱之梅根浦自號江東生為唐相鄭畋李  
 廬章魯封齊名錢鏐初起以魯命因宴獻口號日貫  
 執衡容以隱為錢鏐初起以魯命因宴獻口號日貫  
 懷二子詩云思量黃祖漫英雄錐自是厚禮之僧貫  
 髮一莖無風雲二子思量黃祖漫英雄錐自是厚禮之僧貫  
 慰榮枯談錄錢塘武肅王不識文孤別離千言何  
 律下忽一日雜錢塘武肅王不識文孤別離千言何  
 期營基隱了倉基由是部署壁題之曰然見無  
 必怒命羅隱了倉基由是部署壁題之曰然見無  
 又冬衣卒伍見之於後大與府署不復怨於春  
 補錢鏐封吳越國王後大與府署不復怨於春  
 不絕士卒怨或鏐有夜潛用白書於門日沒  
 期侵早起抵暮歸鏐有夜潛用白書於門日沒  
 數字於其側曰鏐有夜潛用白書於門日沒  
 輔不自怨其側曰鏐有夜潛用白書於門日沒  
 人頻不幸往第聲采甚著尚父土豪崛起號錢塘人

五代史卷之三十一 吳越世家 十三



泊破董昌奄有杭越於是章羅二士離其籠罩然其出  
於草萊未諳事體重縣宰而輕郎官嘗曰某人非才只  
堪作郎官不諳事體重縣宰而輕郎官嘗曰某人非才只  
官章拒而見答差羅隱宰錢塘皆畏死稟命章羅以之  
為恥錢公用之為榮玉石俱焚吁可借也或云章魯封  
後典蘇州者章子三卷行於世羅隱為中朝所重錢公  
志吳仁璧關右人中第入浙謁錢武肅禮之累辟入  
幕堅辭不就以詩謝云東門上相好知音數盡臺前郭  
魄金累重雖然容食椹力微無計報焚林敵貂不稱英  
蓉幕衰朽仍慚玳瑁替十里溪光一山月可堪從此負  
歸心武肅復遣人請撰羅城記仁璧堅不從武肅怒沉  
於江吳景福二年拜鎮海軍節度使潤州刺史五代  
人惜之景福二年拜鎮海軍節度使潤州刺史五代  
景福中朝廷以李鋌為浙江江西道鎮海軍節度使時孫  
儒楊行密交亂淮海煙塵數千里鋌嘗率師以為防捍  
孫儒據宣州不致朝廷以鋌為鎮海軍節度使仍移潤州軍額  
終不至治所朝廷又立威勝軍于越州董昌為節度使  
于杭州為治所又立威勝軍于越州董昌為節度使  
吳越備史九月制授王鎮海節度浙江江西道觀察處置

長史記卷之三十五 吳越蒙

等使潤州刺史周寶蒞丹陽州人凡有期必曰待錢來  
斯之應也蜀禪月大師休公嘗上詩曰今日再難更  
讓識辭唯道待錢來青箱雜記唐末丹陽民嘗戲語  
曰待錢來及後錢鏐授鎮海軍節度浙江江西道觀察處  
置使潤州刺史遂據乾寧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有錢塘乃其應也乾寧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吳越備史乾寧元年二月王命成及權蘇州刺史三月  
制王自光祿大夫檢校司徒進充本道營田招討鹽鐵  
授置發運等使夏五月勅遣中使劉延鉅特二年越州  
董昌反昌素愚不能決事臨民訟以骰子擲之而勝者  
為直妖人應智王温巫韓媼等以妖言惑昌獻鳥獸為  
符瑞牙將倪德儒謂昌曰曩時謠言有羅平鳥主越人  
禍福民間多圖其形禱祠之視王書名與圖類因出圖  
以示昌昌大悅乃自稱皇帝國號羅平改元順天分其

兵為兩軍中軍衣黃外軍衣白銘其衣曰歸義副使黃  
竭切戒昌以為不可昌大怒使人斬竭持其首至罵曰  
此賊負我好聖明時三公不肯作乃自求死邪投之圍  
中吳越備史二年春二月進封王開國公食邑一千戶  
羅平年號或云天冊或云天聖皆非也江東羅謙隱  
撰吳越行營露布曰羅平者啟國之名順天者建元之  
始又曰以將門稱天冊者樓以會府之名順天者建元之  
會稽錄董昌未僭前山陰縣人偽上言於昌曰  
今大王善政及人願萬歲帝於越以福兆庶三十年前  
已聞謠言正合今日故來獻其言曰欲識聖人姓千里  
草青青欲知聖人名曰從曰上生昌得之大喜因讀曰  
天命早已歸我我所為大矣乃贈老人百緡仍免其征  
賦先遣道士朱思遠立壇場候上帝忽一夕云天符降  
於雨中道有碧紙朱文其文又不可識思遠言天命於  
董氏又有王守真者俗謂之王百藝極巧初立生祠  
彫刻形像塑續官屬及設兵衛狀若鬼神皆百藝所為

長史記卷之三十五 吳越蒙

也妖偽之際悉由百藝幻惑所致昌每言我免子上年  
二月二日仍當是卯生來年歲在卯二月二日亦卯即年  
境內改偽號羅平國數萬人僭袞冕儀衛登子城門樓赦  
校等皆呼聖人萬歲俯而言曰云稱聖人及令官屬將  
乃連聲止之卿道得許多言語歷得朕頭疼也綠昌乃  
土人所製天冠稍重故有此言時人聞之皆大笑昌乃  
以書告鏐鏐以昌反狀聞昭宗下詔削昌官爵封鏐彭  
城郡王浙江東道招討使吳越備史昌以書告王其稱  
天理國之印王得之召賓吏以議曰董氏昔吾鄉里也  
今吾鄰藩也其豐功茂績崇名厚祿又吾所以贊成也  
今採聽妖妄遂圖僭亂吾受朝延將相當徵兵以討之  
然惡跡方炳庶或能改吾先朝書以勉之救其覆族之  
禍衆悉稱善乃遣賓屬沈滂率將吏數百人移書以諫  
之曰與其閉門作天子與九族百姓俱作塗炭不若開  
門作節度使終身富貴無憂也及今悛悔尚可及矣昌  
竟不聽王乃表聞之仍又親率兵至迎恩門望樓再拜



且論曰大王奄有數州位兼將相非不貴矣非不富矣  
一旦顛倒兵柄改易臣節自貽伊戚禍不旋踵今幸諸  
州黃頭濟江而下俟大王改過苟不見聽則天子赫怒羽  
林黃頭濟江而下俟大王改過苟不見聽則天子赫怒羽  
實鄉黨生靈皆歸罪矣禍之唯大王有累卵之危於  
是送稿師錢二億萬仍執妖人應智王温巫姬阿韓揀  
吏而還復表昌裕至軍門且言待罪於天子王遂誅應智  
等而還復表昌裕至軍門且言待罪於天子王遂誅應智  
仍削奪董昌祿王討昌又勅遣使高品李重密來勞我師  
賞不節法董昌祿王討昌又勅遣使高品李重密來勞我師  
無大寶奉祖宗之德威刑之則陽春不可以獨為歲功  
之不明懼典章之既求諸道逆于地者必本於情苟懲  
出於行伍屬遇艱難權握兵戎位崇將相器纒盈而自  
覆鼎必折而遂傾因患生禍輒有狂計假陳妖異惑亂  
邪至鼓噪危樓為建國不思想節度使錢錫與諸司等  
就叢祠妄舉危樓為建國不思想節度使錢錫與諸司等  
皆忠誠憤激壯節堅高始以逆順之理飛章論之而不

五代史記卷之三

吳越世家

十六

悟次以攻伐之謀盟約脅之而不回至於率兵直以靡  
墨雖復假言幻惑止過兇邪終為閉壁偷安不便束身  
歸罪是其陰詐猶欲張皇魚戲鼎而雖亦可哀頓拒敵  
而終為不率天詐猶欲張皇魚戲鼎而雖亦可哀頓拒敵  
皆削奪仍委爾進兵攻討越州城士庶且多幸無勇敢  
之徒善以功名自許如有梟戮生擒董昌者授以三品  
正員賞錢一萬貫如先有官者超三資酬獎如或董  
昌威制會助妖謀幡然改圖轉禍為福有所自効者  
並不問賞則與之於戲惡殺好生君人令德仗順逆  
武夫令猷無誤而周俾觀聽謂我贖武而勤兵也夏四  
發勿焚蘇州雨雪乙巳皇考太師薨六月制授王檢校  
月辛卯蘇州雨雪乙巳皇考太師薨六月制授王檢校  
大傅封彭城郡王兼浙東道使鏐曰董氏于吾有恩不  
招討制置兩浙鹽鐵發運等使鏐曰董氏于吾有恩不  
可遠伐乃以兵三萬屯迎恩門遣其客沈滂諭昌使改  
過昌以錢二百萬犒軍執應智等送軍中自請待罪鏐  
乃還兵昌復拒命遣其將陳郁崔温等屯香嚴石侯乞

兵于楊行密行密遣安仁義救昌鏐遣顧全武攻昌斬  
崔温昌所用諸將徐珣湯白袁邠等皆庸人不知兵遇  
全武輒敗昌兄子真驍勇善戰全武等攻之逾年不能  
克真與其裨將刺羽有隙刺羽譖之昌殺真兵乃敗全  
武執昌歸杭州行至西小江昌顧其左右曰吾與錢公  
俱起鄉里吾嘗為大將今何面目復見之乎左右相對  
泣下因瞋目大呼投水死昌越備史是月王起師討董  
行密遣將臺濛等困圍姑蘇以應昌冬十月行密又遣  
安仁義田頌等攻我鎮成昌遣裨將陳郁鍾福率黨屯  
於香嚴寺又遣李蕙崔温屯於石侯王命武勇都知兵  
馬使顧全武馬步軍都知兵馬使王球率兵往逐之遂  
戮李蕙崔温等未幾昌復構湖州刺史李師悅率兵四  
千餘人侵我封境又遣徐淑困我嘉禾王命內衙都虞

五代史記卷之三

吳越世家

十七

侯方密襲之不克更命顧全武率所部禦之因破烏墩  
光福二砦而府城東接大江賊不得聚然沙路平漲賊  
之游兵得以來往謂全武等曰賊若我江濡襟帶既  
越則不可當也汝善禦之十一月衢州刺史陳儒卒弟  
春正月安仁義戰船偏將孟寶蔣璠率兵屯於西陵武  
勇都知兵馬使許再思等禦之仁義竟不敢渡沙路  
之患未弭乃祭江海而禱胥山祠一夕驚濤沙路悉毀  
江濡一隅無所患矣昌又遣將徐章徐珣徐元賓等據  
肅清四封九鄉之地王命顧全武王球擊之徐珣等來  
降昌又遣將湯白領兵守石城袁邠領兵守永寧時昌  
鎮遏使朱威與賀蘭風招緝使孫仲殷等並投款於王  
且為越軍所襲朱威等由海道而逃二月王命顧全武  
許再思自西陵趨石城與湯白遇遂破石城去越城僅  
三十里生擒其黨六百餘人湯白等走還不能援三月  
我師復攻餘姚袁邠因六戰賊黨逃溺者相半而明州  
刺史黃晟遣指揮使梁從旺率兵來應我師袁邠堅壁  
自固昌益兵以救之顧全武遣武勇隊主劉彥章截其  
衝要生擒賊將徐章斬首二百餘級昌又密遣暨陽鎮  
將陳郁自南秦了口至於富陽漁浦等處屯聚王命王



球等擊之仍遣婺州兵及諸鎮兵以應之陳郁率其黨  
千餘人來降夏四月我師執袁邠及偏將潘薦等凡二  
城而楚武王以朱威復為永寧鎮五月辛巳董昌親圍越  
於五雲門仍懸玉帛以誘我師至是始懼全武言其帝號初  
之其黨大敗昌愕視而退至是始懼全武言其帝號初  
中絕有言王師壯盛者輒怒而斬之有言其帝號初  
次日命與分兵進賞孟寶等攻武雲門充球副都  
揮使與蔣璠等攻山孟寶等攻武雲門充球副都  
與錢使與璠等攻山孟寶等攻武雲門充球副都  
馬使與璠等攻山孟寶等攻武雲門充球副都  
乃召全武將拔而西濛等陷我姑蘇刺武上及被執是  
根本繫於越將分兵西濛等陷我姑蘇刺武上及被執是  
城日奉復於苑王豈以失一姑蘇刺武上及被執是  
武昌日奉復於苑王豈以失一姑蘇刺武上及被執是  
武遣上武勇都監使吳璋執昌至而斬之越平王命  
散府庫金帛以賞將士開倉廩以賑貧乏又斬僞宰相

李遵蔣璠等十餘人破山賊有功為石鏡鎮又董昌  
州平劉漢宏復除越州同三司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封  
儉郡王時屬京師喪亂文籍多亡越州有裴氏書樓  
悉取其書以貢授諸道採訪使越州有裴氏書樓  
罪人無輕重枉直必命殺之使直擲越州有裴氏書樓  
則殺之而案牘不復參決一槩對擲越州有裴氏書樓  
門即殺之而案牘不復參決一槩對擲越州有裴氏書樓  
制度多所改易如軍中者黃布嘗夜聞鬼哭凡軍中  
軍衣白布者亦如軍中者黃布嘗夜聞鬼哭凡軍中  
中其臂者亦如軍中者黃布嘗夜聞鬼哭凡軍中  
錢氏將吏盈滿悉用長釘以釘其足更三二年被賞  
又立將吏盈滿悉用長釘以釘其足更三二年被賞  
有顯階末年盈滿悉用長釘以釘其足更三二年被賞  
進斷腕俗吏致龜魚符印者日數又集無賴以幻惑  
皆斷腕俗吏致龜魚符印者日數又集無賴以幻惑  
使倪德儒語昌曰感恩都備越中嘗有聖經云有羅  
平鳥主越人禍敬則福慢則禍是民問悉圖其形  
以禱之今觀大王署名與當時鳥狀相類乃圖示昌

吳越世家 十九

欣然遂以為號立之際年月日時皆用卯從妖言也  
或云符日出之義初孫昌欲為假天子稽令吳錄曰  
卯為真諸侯以傳子孫欲為假天子稽令吳錄曰  
不為真諸侯以傳子孫欲為假天子稽令吳錄曰  
誅守孤城為笑日浙東雖領六州大黃帝惡其感  
徒守孤城為笑日浙東雖領六州大黃帝惡其感  
亂之場乃密致書於管仲李泊有順殺奴遂昌其  
如之何愚計之針豈為稍耶人之句有順殺奴遂昌其  
集召廷厚思日爾兼將相富貴極矣未厭大書送昌  
受朝昌厚思日爾兼將相富貴極矣未厭大書送昌  
之死耶遂斬而遷延未諸賊負好聖明之時三公不  
王師攻討而遷延未諸賊負好聖明之時三公不  
真與禪將廢然也自前年仲冬不雨至是日乃解體  
亂天實所廢然也自前年仲冬不雨至是日乃解體  
以昌暴虐所廢然也自前年仲冬不雨至是日乃解體  
越中旗亭容舍多也自前年仲冬不雨至是日乃解體  
悟草董氏日昌字素城越城隋越國公楊素所築  
也諸侯者猴乃錢鏐申生屬也白免昌昭宗以宰相王  
卯生屬也猴乃錢鏐申生屬也白免昌昭宗以宰相王  
溥鎮越州溥請授鏐乃改威勝軍為鎮東軍拜鏐鎮海  
鎮東軍節度使文苑英華授鏐乃改威勝軍為鎮東軍拜鏐鎮海  
機權於十乘鎮於列土委茲誠臣力於四方暢戎車付  
大者賞厚由是將膺兼領送擁戎旌爰稽至公遂行殊  
渥某官凌霜勁節濫匣奇鋒功成不居卑知翰略自齊  
西之秀氣將軍自稟威稜讀上之素書洞知翰略自齊  
將績茂冠軍自稟威稜讀上之素書洞知翰略自齊  
勞績茂冠軍自稟威稜讀上之素書洞知翰略自齊  
負恩榮既署官僚復更正朔自稟威稜讀上之素書洞知翰略自齊  
之安謂天網之可逃宜有土之共稟威稜讀上之素書洞知翰略自齊  
知鏐於此時獨奮忠節掃檣之巨稟威稜讀上之素書洞知翰略自齊  
爰鏐於此時獨奮忠節掃檣之巨稟威稜讀上之素書洞知翰略自齊  
文遂舉金陵之命是益其疆土殊庸卓然且思勸善之  
名封兼允暢萬夫之望彌張列郡之雄我附循周弊動  
制甚廣允暢萬夫之望彌張列郡之雄我附循周弊動  
極寵爾當勿私彼教每務謐寧偃戢兵戈附循周弊動

吳越世家 十九



體安人之本自成樂土之風獎任益加檢校太尉中書

崇鎮臨攸重勉承明訓德惟欽哉

令賜鐵券恕九死鏐如越州受命還治錢塘號越州為

東府五代史昌漸尊號乃于越州自稱羅平國昭宗命

大聖為命寧四年鏐率浙西將士破越州擒昌昭宗命

廷嘉其功賜鏐鐵券又除宰相臣王溥為越州節度使

而兩浙之士庶拜鏐為鏐兼越州刺史鏐兼越州刺史

鏐而授之改威勝軍為鏐兼越州刺史鏐兼越州刺史

鏐而授之改威勝軍為鏐兼越州刺史鏐兼越州刺史

鏐而授之改威勝軍為鏐兼越州刺史鏐兼越州刺史

鏐而授之改威勝軍為鏐兼越州刺史鏐兼越州刺史

鏐而授之改威勝軍為鏐兼越州刺史鏐兼越州刺史

鏐而授之改威勝軍為鏐兼越州刺史鏐兼越州刺史

鏐而授之改威勝軍為鏐兼越州刺史鏐兼越州刺史

鏐而授之改威勝軍為鏐兼越州刺史鏐兼越州刺史

鏐而授之改威勝軍為鏐兼越州刺史鏐兼越州刺史

鏐而授之改威勝軍為鏐兼越州刺史鏐兼越州刺史

鏐而授之改威勝軍為鏐兼越州刺史鏐兼越州刺史

鏐而授之改威勝軍為鏐兼越州刺史鏐兼越州刺史

鏐而授之改威勝軍為鏐兼越州刺史鏐兼越州刺史

鏐而授之改威勝軍為鏐兼越州刺史鏐兼越州刺史

鏐而授之改威勝軍為鏐兼越州刺史鏐兼越州刺史

鏐而授之改威勝軍為鏐兼越州刺史鏐兼越州刺史

吳越世家 二十

賦之便斥去舊址廣以新規廓開闢申拔起階級大

節之氣色以武之實從巨息之所左界飛樓之朱紫

尊勢峻而背之今肥潤之舊也疆場相稱則議之於

聘好非若越之接之於斯徒以酒食驛羅而語之於

也其賞罰則以鄉里或入都舊將以公卿之選以之

廷或論道之於鄉里或入都舊將以公卿之選以之

朝而攀鱗附翼之盛無加也噫大丞相之職領相次

始命董觀察判官羅隱為節度使古今詩話昭宗以

肅平董觀察判官羅隱為節度使古今詩話昭宗以

千容一貫逼身來不自由幾年勤苦宮錦堂花醉三

霞差他年名上寒十四州乃可相見答曰州亦難

遺諭令孤鶴何四州乃可相見答曰州亦難

瓶一鉢垂垂老何四州乃可相見答曰州亦難

蕭山縣人舉進士場中甚有聲采屢遭維繫不遂觀

乃脫身西上將及蘇臺界回顧紫綬者二人追之

謂必遭命吳須與紫綬者殊不相顧促遠前去至

名喚朝是知分定者必有神助之由是獲免爾後

從已中得見錢武肅王鐵券其文曰維乾寧四年歲

等軍節度使制置發運等使觀察處置營田招討等

兩浙節度使制置發運等使觀察處置營田招討等

千戶令實封一百戶錢鏐朕聞銘鄧陽之動言垂

載孔惺之德事美魯經則知褒德崇勳古而今一

董昌僭偽為昏鏡水狂謀惡貫涑染齊人而爾披

其化也疲羸表忠以衛社稷惠以福生靈其機也

流金湯之固雖鍾政有經矣志於塗炭之上師無

顯功抑有異如拳是錫其金版申以誓詞長河有

吳越世家 三



使卿長襲龍柴克保富貴鄉怨九死子孫三死或犯常  
刑有司不得加責承我信誓往錄王築捍海塘怒  
天急下賞券中使則焦楚錐也昭勳錄王築捍海塘怒  
潮急下賞券中使則焦楚錐也昭勳錄王築捍海塘怒  
五隻潮人以鴻鷺之羽飾以丹朱練剛火之鐵為一雙命強弩  
五隻潮人以鴻鷺之羽飾以丹朱練剛火之鐵為一雙命強弩  
鐵幢誓云乃退東趨西陵餘丈植之為九塘依長數十丈  
中實巨石取木立於水際數丈植之為九塘依長數十丈  
防之制又取木立於水際數丈植之為九塘依長數十丈  
象易既未濟卦由是潮不能攻沙九尺立為九塘依長數十丈  
傳載略武肅王天祐丙寅思欲拓海塘先益固也  
石印秦望山脚橫截波濤呼此為羅剎石我國八月既  
輒為風濤所困而傾覆遂呼此為羅剎石我國八月既  
望必迎潮漲遂祭木蘭頂於此為羅剎石我國八月既  
平已於沙漲遂祭木蘭頂於此為羅剎石我國八月既  
王欲於錢塘江為一壩以禦潮漲遂祭木蘭頂於此為羅剎石我國八月既  
計而江濤朝朝為一壩以禦潮漲遂祭木蘭頂於此為羅剎石我國八月既  
弩射之朝朝為一壩以禦潮漲遂祭木蘭頂於此為羅剎石我國八月既

數步昔江潮每衝擊城下錢氏後遂以壯士數百人候潮之  
至以強弩射之由是潮頭退避後遂以壯士數百人候潮之  
大如拆作義亭泥路之傍埋箭中出土外猶置一尺許以  
示鎮壓之義然潮汛之來故道自梁開平四年八月  
脩江司馬楓窗小瀆杭州江隄築自梁開平四年八月  
月時錢氏始命武肅王以候潮通江二門之外潮水衝  
蓄版築不始命武肅王以候潮通江二門之外潮水衝  
竹籠石植大木圍之數百射之潮水為避擊西陵遂以  
隄錢氏以薪為之羅隱東鎮新築羅城日取於民家出  
束薪民以薪為之羅隱東鎮新築羅城日取於民家出  
考信皇之後乃黃巢大掠於京師城所以齊寇攘臂一  
踏於後自爾枝葉引京師城所以齊寇攘臂一  
海瓦不嚴則引京師城所以齊寇攘臂一  
板之不解則引京師城所以齊寇攘臂一  
整以備之則引京師城所以齊寇攘臂一  
乎抗之而舊有八都之況大藩之祿帶吾土之翳倚者  
功所破也而東安主領天子師公尋以破山偷旌八將  
京口破也而東安主領天子師公尋以破山偷旌八將  
兵於子弟焉撫於內者曰建威泊太師解印而歸

五代史記卷六十七 吳越世家

淮叛魏倫連壓封部元師大丞相彭城王始授君以板  
策之要人相其險易惟師有令眾三之日命其將  
日資費不其力用營之厥於必然大丞相命其將  
李可球胡不承相汝從日汝工日汝入城者  
二卒以介於左日順辛汝司儲防過備禦二城等  
士卒以介於左日順辛汝司儲防過備禦二城等  
若夏四月惟汝之左日順辛汝司儲防過備禦二城等  
年民不弛擔與不妨東夏五月連坎接隆者就之窪者  
杵若春者皆與不妨東夏五月連坎接隆者就之窪者  
盜豕突制者皆與不妨東夏五月連坎接隆者就之窪者  
仁義之精銳分田疆陶而東安尤為其所忌行密城樓  
其數盈千石交逆埋自是軍寇不復有固南之意知  
人非城則無以爲城何人則無以爲城何人則無以爲城  
何守以安鄉則無以爲城何人則無以爲城何人則無以爲城  
無事也吾鄉則無以爲城何人則無以爲城何人則無以爲城

不約還朴以文進天下之有武藝稱宣武之柄倚伏而然也  
微伯仲及諸將佐以武藝稱宣武之柄倚伏而然也  
抑府進取未半與時鼎鑄佛文旣不用武非所習今則老  
矣高謝三軍太師以鑄佛文旣不用武非所習今則老  
六月太師賜一亂日安國吳越備史五年秋七月王浙安撫使  
加食邑一千戶實封一百戶閏十月有婺州王壇抗命  
伐之師光化元年移鎮海軍于杭州加鏐檢校太師改  
鏐鄉里曰廣義鄉勳貴里鏐素所居營曰衣錦營備吳越  
光化二年二月勳貴里所居安眾營為衣錦營仍賜  
廣義鄉臨水里為勳貴里所居安眾營為衣錦營仍賜  
兩浙行人並號贊忠去偽功臣 婺州刺史王壇叛附于  
淮南楊行密遣將康儒應壇因攻睦州鏐遣其弟鏐敗  
儒于軒渚壇奔宣州昭宗詔鏐圖形凌烟閣升衣錦營

五代史記卷六十七 吳越世家



為衣錦城石鑑山曰衣錦山大官山曰功臣山鏐游衣  
 錦城宴故老山林皆覆以錦號其幼所嘗戲大木曰衣  
 錦將軍吳越備州三月使大密羅聚等月准於南夏四月  
 來東陽王命副春正月將康儒徐從等復攻及蔣  
 溪義烏等縣率師討之三月我師大敗賊徒於軒  
 州王遣從弟康由清溪而遁夏五月師敗賊徒於軒  
 遂絕其糧從弟康由清溪而遁夏五月師敗賊徒於軒  
 峯賚詔封王為南康王加食邑千戶實封一百戶  
 表陳讓九封王為南康王加食邑千戶實封一百戶  
 三千奔陸州陳嚴城疑於外城未幾壇將率其黨  
 與三河鎮將陳嚴城疑於外城未幾壇將率其黨  
 有凌其地至是而壇奔州刺史瑒奔會稽壇遂  
 營大命會故老命為容以進城福元年遣月王親  
 也命指揮使陳章為州刺史瑒奔會稽壇遂  
 東封一月戶仍升王所居衣錦營為衣錦城封石鏡山  
 實封一月戶仍升王所居衣錦營為衣錦城封石鏡山

為衣錦山大官山曰功臣山鏐游衣  
 錦城宴故老山林皆覆以錦號其幼所嘗戲大木曰衣  
 錦將軍吳越備州三月使大密羅聚等月准於南夏四月  
 來東陽王命副春正月將康儒徐從等復攻及蔣  
 溪義烏等縣率師討之三月我師大敗賊徒於軒  
 州王遣從弟康由清溪而遁夏五月師敗賊徒於軒  
 遂絕其糧從弟康由清溪而遁夏五月師敗賊徒於軒  
 峯賚詔封王為南康王加食邑千戶實封一百戶  
 表陳讓九封王為南康王加食邑千戶實封一百戶  
 三千奔陸州陳嚴城疑於外城未幾壇將率其黨  
 與三河鎮將陳嚴城疑於外城未幾壇將率其黨  
 有凌其地至是而壇奔州刺史瑒奔會稽壇遂  
 營大命會故老命為容以進城福元年遣月王親  
 也命指揮使陳章為州刺史瑒奔會稽壇遂  
 東封一月戶仍升王所居衣錦營為衣錦城封石鏡山  
 實封一月戶仍升王所居衣錦營為衣錦城封石鏡山

吳越世家

洞今天之內山自日月分精金堂玉室仙官主領考校  
 祥華陽林屋山皆乘風所景忽往來羣真非俗  
 通測而況大江之南地兼吳越其峯巒可謂天目  
 所源連石鏡之巖岫東枕浙外又有東派西派  
 龍兼通大鏡之巖岫東枕浙外又有東派西派  
 秀兼通大鏡之巖岫東枕浙外又有東派西派  
 天竺之號得非抗諸國往還於此則絕於雲霧  
 名以標奇特耶若登崖於遠望則千巖萬壑  
 龍盤虎踞靈粹滋孕代天柱異人非秀地靈  
 其執猛獸與此乎就中柱異人非秀地靈  
 不整猛獸與此乎就中柱異人非秀地靈  
 口建宮壇歷代祈禱帝天柱異人非秀地靈  
 得飛化之宮壇歷代祈禱帝天柱異人非秀地靈  
 之次手植三松偃鳳翔羣虎來柔史籍所載者  
 大皇帝御元皇錄探符則有崇尚元風演道是  
 皇大帝御元皇錄探符則有崇尚元風演道是  
 訪神境宏圖御元皇錄探符則有崇尚元風演道是  
 壁封千步禁彼樵採為長生之林宗馬皇帝以  
 元關愈開特賜觀莊所壇以給香燈於微則有披  
 工廊檻而皆疑化出星壇月砌具體而微則有披  
 法師君高士挹澄泉之味息青蘿之陰葉天師法  
 人椽梧高士挹澄泉之味息青蘿之陰葉天師法  
 出師子雲皆歸雲根神物表騰金鎖冠瑤編  
 析具存不侯詳錄其餘三仙合侶金錯標翠瑤  
 古壇閣各題品足為耿光此際聖朝兼安藩  
 闔閭閭之有題品足為耿光此際聖朝兼安藩  
 緬懷斯地對南維桑仰真風備詳前事但此  
 置之始對南維桑仰真風備詳前事但此  
 依山勢偏側門其後洞陰背陽作道宮而不可  
 右白虎與地勢以相違背門陰背陽作道宮而不可  
 侵白虎與地勢以相違背門陰背陽作道宮而不可  
 之致也乾觀二年參差難住賢能皆為順尊殿  
 聖九重之至德兼立三軍因難住賢能皆為順尊殿  
 編尋地不辨香燭殿基勢全無起之福庭由是  
 二時清道士闕而全無起之福庭由是  
 聰請上道士闕而全無起之福庭由是  
 每有春秋四季為國焚修與道三餘人兼移基址  
 山勢減高為下改兼許邁甲向是五音第一之方而  
 低作平減高為下改兼許邁甲向是五音第一之方而

吳越世家

吳越世家











處股肱執政之寄服韶璫清道之榮行必求人動無任  
已勝廓公侯之度剛明執忠之風威加敵國而幼與  
深被鄰封而垂訓以百當千之銳卒勇且知方育幼  
化之編氓恭而好禮臺請益詩盈鼓篋傳癖橫之經  
老而設燎探微之客醪散庫營中皆博虎之雷均  
機而雪盡雕龍之格於地頃者旅人蟻市無君冰渠  
貴於則統賦若順之師整則先人遺孽儉僧無拒抗  
妖爾鼎貢煥若緜州縣斷絕梯航先皇上賓之時不  
師邀截慕羣後威據秩之莫申執幣之儀神共憤其  
號陵華夏爭其骨犯爾則痛主類是以疾首冀師貞  
適志共粉巨盜之非必堪元兇之類是用金璽昭德  
弓報功示澤之非也今遣使益崇麟符出征驚冕  
專祭慎爾儀之非也今遣使益崇麟符出征驚冕  
鉅副使朝議郎裴筠心爾為吳王於戲夫上柱國  
標封建之殊名往盡乃心永服徵命戲夫上柱國  
二年十一月王命建功臣堂於碑陰凡五百人唐會  
列賓寮將校賜功臣名字於碑陰凡五百人唐會要

五代史記卷之三十一 吳越世家 三十一

天祐三年十月兩浙節度使錢鏐請於本鎮立三代私  
廟從之傳載略湖州自李師悅薨後高彥為代天祐  
丙寅卒武肅王以其子禮嗣之禮性粗暴括諸縣民戶  
三丁抽一立都額為三丁軍因人言三丁軍鄉圖及禮  
召聚一時斬戮初州南有漁人採捕至一高塘蘆葦夾  
道漁者拾舟行百餘步見一大宅登堂見一人頭黃  
鐵爐炎然火起呼為不日入湖州藉汝之手速殺之黃  
巢天武誅戮天下為不入湖州藉汝之手速殺之黃  
年升衣錦城為安國衣錦軍陞衣錦城為安國衣錦軍  
王命文穆梁太祖即位封鏐吳越王五代會要開平元  
王討溫州梁太祖即位封鏐吳越王五代會要開平元  
度使錢鏐為吳越王梁太祖即位封鏐吳越王五代會  
日乃者鎮張自兵相攻大節憂皇天不吊閔黎族  
恤外廷朕起自兵相攻大節憂皇天不吊閔黎族  
於朝列鎮張自兵相攻大節憂皇天不吊閔黎族  
之倒懸誓眾與師為民請命東征西怨共後諸國  
簞食壺漿咸若厥角墜地竟以數州之力大剪諸  
鋒歷試諸艱遂叨九錫稽舜禹之禪法隋唐之勅天  
未艱人情習亂因商民之思紂喉桀犬以吠堯職其不

共何所不至杏爾上往國吳越王錢鏐山川毓秀二五  
朝精淮甸之邪氣不得素我王氣斬羅平之妖鳥不  
鳴我王郊迨乎受禪之初首尊王之義今遣使金紫  
效大謀匪兼二國之封邑獎尊王之義今遣使金紫  
祿持節備禮册土分茅制三軍而疆之疆不可伏親  
乘何戎之禮册土分茅制三軍而疆之疆不可伏親  
粵夫差因之而加晉方賴太伯三軍而疆之疆不可  
周淮戎允為東海屏藩永保中原重鎮毋姑兼淮南  
息以敗事毋誇大以墮功欽哉其聽朕命兼淮南節  
度使客有勸鏐拒梁命者鏐笑曰吾豈失為孫仲謀邪  
遂受之太祖嘗問吳越進奏吏曰錢鏐平生有所好乎  
吏曰好玉帶名馬太祖笑曰真英雄也乃以玉帶一匣  
打球御馬十匹賜之五代會要開平元年九月封鏐  
東軍神祠為崇福侯從兩浙奏也

五代史記卷之三十一 吳越世家 三十一

唐帝為濟陰王勅遣左金吾衛大將軍石彥辭刑部  
中薛昭序來宣諭初梁室受禪有勸王拒之者王笑曰  
古人有言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吾豈失為孫仲謀耶  
遂受之五月勅遣右金吾衛大將軍石彥辭刑部  
吳越王增食邑二千戶實封三百戶仍賜號進封王  
同德功臣初節度判官羅隱勤王舉兵討梁日縱無成  
功猶可退保杭越自為東帝奈何交臂事賊王以隱不  
遇於唐必怨心及聞其言雖不能交臂事賊王以隱不  
勅授王兼淮南節度揚州大都督淮南四面招討制置  
使越王時有諷錢鏐拒其命者錢鏐笑曰吾豈失為  
吳越王時有諷錢鏐拒其命者錢鏐笑曰吾豈失為  
謀耶老旌受之改其鄉曰臨安縣為衣錦軍是年省  
或木石至有封官爵者舊鹽肩鉤之所盡蒙以錦繡  
媼以九十餘攜壺漿角黍迎於道鏐下車亟拜媼之  
猶飲小字呼之曰錢婆留喜汝長成蓋初生時光其  
室飲別張蜀錦為廣幄以飲鄉婦凡男女八十餘人  
樽飲別張蜀錦為廣幄以飲鄉婦凡男女八十餘人







鎮東等軍節度使淮南浙江東西等道管內觀察處置  
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杭越等州大  
戶錢鏐海岳騰英星雲誕秀契敦詩說禮樹百行於  
兼備之才宣慈惠和忠正廉毅敦詩說禮樹百行於  
淮去不賔王化自爾益封惟會兼鎮廣陵追擒每盡  
雙輪覆溺連收又橫戈擐復聞奸先履授巡封謂天  
醜元雲陣起雄風驅下瀨薛公之白露園開診氣散  
之化再安生聚重復土疆薛公之白露園開診氣散  
奇斯在况早攀鱗翼備見肺腸同德同心二紀密參  
是仍加真食復寵兼以格車擬呂望之尊崇烈於戲進  
重仍加真食復寵兼以格車擬呂望之尊崇烈於戲進  
正龍靈服予訓辭錫爾繁祉格言用之居位勉思遵  
荷龍靈服予訓辭錫爾繁祉格言用之居位勉思遵  
餘龍靈服予訓辭錫爾繁祉格言用之居位勉思遵  
縣龍靈服予訓辭錫爾繁祉格言用之居位勉思遵  
凡十上不中第遂更名初從事湖南所為淮潤皆不得  
乃歸新登及來謁王懼不見納遂以所為淮潤皆不得  
卷末云一箇福衡容不得思量黃祖漫英雄之句王覽  
都笑因加殊遇復命簡書辟之曰仲宣遠託荆荆  
矣王初授鎮海節度使沈松草謝表盛言浙西繁富  
成以於賄隱日今浙西兵火之餘日不暇給朝廷更  
方切於賄隱日今浙西兵火之餘日不暇給朝廷更  
之其略曰天寒此表入奏執政豈無意於求耶乃請  
全日此雜隱辭也及為賀昭宗更名為羊不虞舜之  
軍旅唯與丞相杜建徽善王初巡西府命第一隱性不  
謂左右曰百步一敵樓足以言金湯之固隱徐日敵  
不若內向及徐許之亂人皆以爲先見一日隱疾繼  
親臨撫問因題其壁云黃河信有澄清日後代應難  
此才隱起而續末句云門外旌旗屯虎豹壁間章句動  
風雷隱由是以紅紗罩覆其上其後果無文嗣隱累官  
錢塘縣令尋授鎮海軍掌書記節度判官監鐵發運副  
使授著作佐郎司勳江東甲乙集淮海寓言及讒書後  
卒年七十七歲所著江東甲乙集淮海寓言及讒書後

吳越世家

三五

集並行於世初建登江常二氣不復見於江上晝夜不  
滅及隱泊丞相杜新築羅隱初爲吳令後以羅紹威爲  
武秀氣所辟談賓錄羅隱下第詩云名慚桂苑一枝  
錢鏐所錄羅隱性傲初赴舉鍾雲英尚未營妓雲尺  
繪鑑戒錄又鍾陵復見之雲英尚未營妓雲尺  
絕後下第鍾陵復見之雲英尚未營妓雲尺  
名君未嫁人能律高公遂留人隱與顧雲同謁淮南  
高駢雲爲人雅律高公遂留人隱與顧雲同謁淮南  
日青蠅被扇於雲亭盛暑青蠅入座高公命扇驅之  
白澤圖釘在門扇乃議雲也時高公欲繼釘在門偶  
方爲妖亂延後高閣勢凌雲輕語猶疑太一問燒故  
延和閣云延後高閣勢凌雲輕語猶疑太一問燒故  
香無一事開門迎得畢將軍僖宗在蜀隱作詩數首  
刺諸侯及還梁朝貴所疾乃謁錢武肅屈鳳宗在  
蜀詩曰白龍無迹頭寒翠華倉皇屈鳳宗在蜀隱作  
雲外遠不將不侯何計是釣魚船上淚闕干又作僖宗  
創業難不將不侯何計是釣魚船上淚闕干又作僖宗  
還京日馬嵬楊柳依依又見鑿與幸蜀歸泉下阿環  
應有語這回休更怨楊妃詩話總龜批一絕於紙黃  
兩浙幕同院沈嵩得新榜封示隱隱批一絕於紙黃  
土原邊夜免肥犬如流電馬如飛灞陵老將難阻之  
憶當時後廣明以前海內亂離乘輿播遷難阻之  
光啟以後賦詠魏府節度使羅紹威懷寄上羅鄴王三  
事多見之賦詠魏府節度使羅紹威懷寄上羅鄴王三  
卷舊業傳家寶刀近聞嘉賓吟鳳藻迴將問黃金  
首舊業傳家寶刀近聞嘉賓吟鳳藻迴將問黃金  
重卷裏詩裁白雪高宴罷嘉賓吟鳳藻迴將問黃金  
鄒少茅列土纓青油坐調金鼎謝尊明錦袍營室東  
邱少茅列土纓青油坐調金鼎謝尊明錦袍營室東  
侯書札二王爭巧拙篇章七子謝尊明錦袍營室東  
在衰老無因奉勝遊脉散源分歷幾朝流西園舊迹  
條正憂未客派滄海忽見高枝拂綵綵朝流西園舊迹  
帳三千賓客派滄海忽見高枝拂綵綵朝流西園舊迹  
參不博羅令公附卷有日寒門得宗少應念寒門久  
恨不同馬令公附卷有日寒門得宗少應念寒門久  
心仍切迢遞江山夢未通深荷吾宗有知已好將刀  
爲英雄寄酬鄰王羅令公三首敢將衰弱附強宗細算

吳越世家

三五



還綠血脈同湘浦烟波無舊迹都蘭菊有遺風每憐  
 離亂書猶達所恨雲泥路不通珍重黎陽對福星只  
 堂下寄楊雄不雲開業柱青真早綠入夢金方礪晚  
 篇章矜鑠管不知動業柱青真早綠入夢金方礪晚  
 傳家鼎始銘紫鶴四垂烟閣遠此生何處拜儀霧樂  
 朱霞連復管絃長笑飛下浙江邊每嫌伊室少詩都  
 帝宮勝管絃長笑飛下浙江邊每嫌伊室少詩都  
 老圃根基薄虛費工夫八十年集青州王師都遣使  
 威禮幣求為詩自號隱以詩寄為偷江東大昭宗欲  
 資禮幣求為詩自號隱以詩寄為偷江東大昭宗欲  
 橫遭手議將相臣僚豈能免乎凌帝問王聖德猶  
 對日知有華清詩日樓殿層層佳氣多開元時節好  
 歌也知有華清詩日樓殿層層佳氣多開元時節好  
 不喜汝及第喜汝得羅隱一篇耳又進士劉贊贈隱  
 詩云人皆言子屈我獨謂君非明主既難請青山何  
 歸年虛侵雪鬢狂汗麻衣自古逃名者至今名豈微  
 行客思悠哉不遇有歸酒徒半凋落終南山色半崔嵬  
 也知無棄物侯門未必用非才一船明月一竿竹家在  
 五湖歸去來又杜荀鶴錢賸別隱詩日故國看遠  
 前日可疑西陵向西望雙淚為君垂困學紀聞昭諫  
 情日可疑西陵向西望雙淚為君垂困學紀聞昭諫  
 須高節莫向人清陰逼座隅其志亦可悲矣唐六臣  
 人哉昭諫猶說錢鏐舉兵後村空裴贊等百餘人於  
 也如李振勸朱溫一也後村空裴贊等百餘人於  
 口皆不得志於場屋者為之乃至巢寇亦進士也科  
 之弊如此當身未嘗失節五言詩屢於名場然逢世  
 依錢氏必是諸臣無以報皇朝業難尤有倦蜀七言  
 子之靜貴又必是諸臣無以報皇朝業難尤有倦蜀七  
 云靜貴又必是諸臣無以報皇朝業難尤有倦蜀七  
 之意可嘉也清身易錄危惜文皇簡業難尤有倦蜀七  
 學相傳為減樣方平帽羅隱文皇簡業難尤有倦蜀七  
 墓在錢塘縣定山鄉居山蓋其祖墓  
 溪之楊村俗號羅公墓蓋其祖墓

吳越世家

三六

軍作還鄉歌曰三節還鄉兮掛錦衣父老遠來相追隨  
 牛斗無字人無欺吳越一王駟馬歸五代史錢于臨安  
 極壯麗歲時遊于里中車徒雄盛萬夫羅列其父寬每  
 開田漁為事未嘗有貴達如此爾今為十三州主三  
 受敵與人爭利恐禍及吾家所以不忍見汝鎔泣謝  
 歌曰王越備史四年十月錦衣碧天朗兮愛日輝功  
 今列旌節還鄉兮掛錦衣碧天朗兮愛日輝功  
 朝設宴今旌節還鄉兮掛錦衣碧天朗兮愛日輝功  
 馬歸丙戌至自衣錦城無字兮隨山鄉春今會時  
 父老飲有三節還鄉兮掛錦衣碧天朗兮愛日輝功  
 心歌曰你輩見童游女借為奔期問答之歌呼其處  
 為歡乾化元年加鏐守尚書令兼淮南宣潤等道四面  
 喜地營都統立生祠于衣錦軍命王守尚書令兼淮南宣  
 欽等道四面行營都統增食邑二千戶實封一百戶勅  
 遣刑部侍郎李光嗣建王生祠於衣錦軍勅翰林學士  
 李琪為鏐弟鏐居湖州擅殺戍將潘長懼罪奔于淮南  
 碑文為鏐弟鏐居湖州擅殺戍將潘長懼罪奔于淮南  
 吳越備史冬十月湖州刺史王弟鏐二年梁郢王友珪  
 殺防戍指揮使潘長懼罪奔于淮南  
 立冊尊鏐尚父王友珪備史乾化二年六月梁主遇弒  
 尊王為尚父三年三月勅授王尚父冊禮夏四月制檢  
 王食邑三千戶實封二百戶六月辛卯彭義節度使檢  
 校太尉兼侍中成及卒及性淳厚為鄉里所重咸  
 嘉王尉長史父貞國子博士及性淳厚為鄉里所重咸  
 通中捍山賊逐齊冠聲子博士及性淳厚為鄉里所重咸  
 都遂以富春鎮為靖江都將屬劉漢宏作亂與王同事  
 攻討漢宏平北關鎮將劉孟安謀亂即席奮劍將犯王  
 及舉胡床制之偏將盛造因執孟安就戮以功奏遷散  
 時常州刺史丁從實具牛酒以犒州薛師仍遣王美及  
 將取而斬之從實不納因州阮結卒命及代之累遷  
 兵部尚書充常州防禦使潤州阮結卒命及代之累遷

吳越世家

三七



徐將亂光唐中彰為性王有衣焉口豈拒皆妻將檢  
 起孟及破嘉卒義之嚴微變錦累其宜之藥子陸校  
 舉安以初王年等解急服亟軍署謂復日物以盟鄧司  
 胡作所江府六軍其龍有入罷武海何本以書城檢尋  
 床亂部浙長十節度遇所城役勇節乃道百而陷郭為  
 格於兵亂父使皆檢及乃不壯副佩刀援于富塘之不  
 孟安上拔討之漢宏富春稱靜江都鄉里所克平侍  
 介於劍將擊平鏐宴稿諸軍北闕宏鎮  
 於地左右因擒殺之不以功奏遷及

散騎常侍靜江軍都指揮使潤州刺史薛朗常州刺史  
 丁從實以犒之命及討之破朗軍於陽羨進圍昆陵從實  
 具牛酒食之今乃並遺美酒於諸將及大怒曰我當蒞  
 從實而食之今乃並遺美酒於諸將及大怒曰我當蒞  
 副使州刺史蘇常結卒命陸等以兵應州刺史越州防禦  
 年淮人攻姑蘇密行密鎮城及之走以蘇州刺史越州防禦  
 遂降於楊行密蘇常結卒命陸等以兵應州刺史越州防禦  
 之與歸城陷不能引軍入城及之走以蘇州刺史越州防禦  
 塘姑蘇城陷不能引軍入城及之走以蘇州刺史越州防禦  
 禮而歸之命乃引佩刀將自刺更圖富貴願以口託於  
 徐而歸之命乃引佩刀將自刺更圖富貴願以口託於  
 行與賊門鏐從還勞外把授大軍節度及代乘其車  
 月府儀同三司化三平年保徵服入城及代乘其車  
 子乙酉大軍司化三平年保徵服入城及代乘其車  
 英也母同軍司化三平年保徵服入城及代乘其車  
 中敏頗吳同軍司化三平年保徵服入城及代乘其車  
 令百工悉免今日工作遂放也而發懸門王入城問

五代史記卷之三十一 吳越世家

其授事頗大尋度為兩浙副使梁太主未及降而都尉  
 累六方勅下太師榮濟家大邦始稱和鳴昌公主勅與  
 第十方盟約誓掃寇讐雖資厚祿愛女欲配高門三  
 素同周親結分思聯於奕世尋願遵先旨特舉合儀  
 懿戚周親結分思聯於奕世尋願遵先旨特舉合儀  
 未息於戎機百兩遂於宿諾願遵先旨特舉合儀  
 傳瑛名領奇光鳳兩彩不宿諾願遵先旨特舉合儀  
 祥媿先降中徽章特加異數今授張顯族宜承元女之  
 是太傅同中徽章特加異數今授張顯族宜承元女之  
 戶年唐選錢傳璟為駙馬郎高鼎鉉爵極食邑八百  
 紀惟於舊勳敢先志閣負圖之瑞朕自用維寡薄猥荷  
 璟學禮聞詩資忠履孝前代以再謀選尚用維寡薄猥荷  
 朝則郭令功崇爰推愛子前代以再謀選尚用維寡薄猥荷  
 揆之榮兼正九卿之吉兆眷戀之外慰沃良深今授傳璟  
 脩途契鳳凰之吉兆眷戀之外慰沃良深今授傳璟  
 校尚尉傳璟後封雲國公末帝貞明三年加鏐天下  
 馬都尉傳璟後封雲國公末帝貞明三年加鏐天下

兵馬都元帥開府置官屬勅吳越備史丙子二年秋七月  
 丑夏四月勅諸道兵馬元帥遣吏部尚書李燕中書舍人  
 將軍府故事冬十月勅遣吏部尚書李燕中書舍人  
 說授周天作亂殺大將秦進忠張允凡十餘人進忠少  
 軍嘗怒一奴貫心殺而并埋之未年恒見此奴前  
 時而始一奴貫心殺而并埋之未年恒見此奴前  
 心皆見之而聲甚清越亦稍傷胃而卒張允在對面  
 左呼其姓名聲甚清越亦稍傷胃而卒張允在對面  
 每府皆四年楊隆演取虔州鏐始由海路入貢京師  
 入府皆四年楊隆演取虔州鏐始由海路入貢京師  
 斃矣四年楊隆演取虔州鏐始由海路入貢京師  
 錄戊寅歲吳師征越敗於臨安裨將劉宣傷重臥於  
 人至夜有官吏數人持簿至裨將劉宣傷重臥於  
 視之曰此非是引初伏於地越人割其肉去宣日賊退  
 乃得歸愈肥白如瓠初伏於地越人割其肉去宣日賊退  
 動瘡愈肥白如瓠初伏於地越人割其肉去宣日賊退  
 補僧盈閻中人復生臂小偏十餘年乃卒初遊戲錢  
 塘一且陪吳越王喜曰吳國地時潮水初滿舟楫輻  
 之不見其首尾王喜曰吳國地時潮水初滿舟楫輻

五代史記卷之三十一 吳越世家



知一水之利有如此耶可謂三千里外一條水十二時  
中兩度湖時人謂之佳對時江南未通兩浙貢賦自海  
路而至青州故龍德元年賜鏐詔書不名吳越備史龍  
云三千里也月秦王建天武元帥府于興國門之右八  
馬秦州雄武軍節度使同平章事馬綽卒綽餘杭縣人  
也性氣淳直與王同事董昌嘗使王綽密謂王曰若  
籍王因歷唱存亡健倖者無所遺失綽密謂王曰若  
籍前駭此強記必相惡乃以白籍紙數幅授董氏入  
籍者由是頗德之王因以從歸綽尋隨董氏入越  
及董儻號綽乘家先奔於王乃授諸城都指董氏入  
之亂綽有發懸門之功王尋命文穆王納綽女為恭  
穆夫人綽授秦州節度使兩浙行軍司馬是為恭  
刺史王綽授秦州節度使兩浙行軍司馬是為恭  
一三年春二月勅遣兵部侍郎崔協一員外郎夏  
照冊王為吳越國王受封冊建國之儀一員外郎夏  
日雨雪王命李威將下他日咸曰大王雙授冊禮先  
所降冊雪必齊則可以下社稷之延永王從之即夕  
星斗明麗翼日遂成其禮王建國儀衛名稱多唐莊宗  
如天子之制惟不改元置百官丞相客省等使唐莊宗

吳越王

入洛鏐遣使貢獻求玉冊莊宗下其議于有司羣臣皆  
以謂非天子不得用玉冊郭崇韜尤以為不可既而許  
之乃賜鏐玉冊金印鏐因以鎮海等軍節度授其子元  
瓘自稱吳越國王更名所居曰宮殿府曰朝官屬皆稱  
臣起玉冊金券詔書三樓于衣錦軍遣使冊新羅渤海  
王海中諸國皆封拜其君長五代史鏐于唐昭宗朝位  
邑二萬戶梁祖革命以鏐為向父吳越國王梁末帝時  
加諸道兵馬元帥同光中為天下兵馬都元帥向父守  
尚書令封吳越國王及玉冊詔下有司詳議羣臣咸言  
陳貢奉求為國王及玉冊詔下有司詳議羣臣咸言  
簡金字唯至尊一人錢鏐人臣不可又本朝以來除  
夷遠藩羈縻冊拜或有國王之號而九州之內亦無  
事郭崇韜之意曲為鏐情崇韜承旨段佶奏倖用事能  
移崇韜之意曲為鏐情崇韜承旨段佶奏倖用事能

鎮東軍節度使名曰朝廷其子元瓘自稱吳越國王  
居日不改年號而巳偽行冊焉五代封爵于新羅海  
但亦皆遣使行封冊焉五代封爵于新羅海  
夷落亦皆遣使行封冊焉五代封爵于新羅海  
六月太常禮院奏吳越國王錢鏐將元勳議者以玉  
帝王所簡勅宜不合假諸人臣蓋當崇時樞密院承  
錢鏐之賂曲隨其請樞密院承旨段佶奏倖用事能  
又後唐之賂曲隨其請樞密院承旨段佶奏倖用事能  
吳越之賂曲隨其請樞密院承旨段佶奏倖用事能  
備史四月唐文宗仍令所司以金鑄示異禮也  
舍人吳縉走馬自淮甸至於魏州五月勅遣香藥等  
梁室詔勅不名亦曰吳越國王賜尚書兩浙節度使  
授王依前天下兵馬都元帥尚書兩浙節度使吳越  
交穆王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尚書兩浙節度使吳越  
三年秋八月勅遣太師兼中書令尚書兩浙節度使  
賜紫衣魚袋李德休等持節賜金印玉冊及  
身禮物衣冠劍佩等物日維備禮賜金印玉冊及  
辛酉朔二日勅遣太師兼中書令尚書兩浙節度使  
方夏重名器任股肱也而力則禮崇賞不失勞則人

吳越王

勸所以政周公之土字列漢祖之膏腴者錄彼茂勳  
諸異數登進賢哲焜耀事功也天下兵馬都元帥向  
尚書令吳越國王錢鏐朝海靈源承天峻岳以英風  
德望以勇氣贊忠貞往因義舉之徒盛推翰墨遂若  
封之績高步藩維魚鯉之姿擁岸虎水龍之眾  
居方面任將五十年宣導休聲擢除兕醜摧堅奮銳  
許東固圍之謀阜俗頌條廣冀北安居之頌旌後節  
之要雲屯星紀之墟說禮敬詩位崇元帥前旄節名  
重中權守畫一之規奉而三顧險難薦幣則常歸幸  
行曷倦於津塗效珍而三顧險難薦幣則常歸幸  
英謀而端右弼鍾懿號而三顧險難薦幣則常歸幸  
時至翼戴天子加之以恭也載念藩可謂獎爰示徵  
正議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柱國贊皇縣開國男食  
邑三百戶賜紫魚袋李德休等持節賜金印玉冊及  
充史館脩撰賜紫魚袋李德休等持節賜金印玉冊及  
為吳越國王於戲地奄數城賦過千乘藩守閭閻之  
軌圍勾踐之封子弟量才序進多分於築戟土疆漸  
方輸豈限於此慎厥始終無以位期驕命於王顧羣  
賜履不加於一人故嘉時唐主將議思命於王顧羣



之	樞	華	之	幾	承	古	緊	江	泰	人	今	壤	立	或	經	在	序	江	寶
絲	見	涉	之	向	靈	蹟	神	南	土	自	日	歷	嚴	盡	垂	於	寒	不	正
直	存	逸	守	考	賦	靈	理	一	疆	定	雙	象	祠	力	嚴	相	暑	可	中
述	碑	詳	封	諸	同	增	護	方	四	亂	封	則	於	勤	祀	須	而	勝	當
旌	記	圖	焉	舊	保	悉	持	僂	朝	平	列	區	境	王	之	顯	滋	紀	成
崇	之	既	之	山	即	是	其	重	凡	戈	冊	斗	廟	濟	自	臻	幽	錢	一
意	丙	具	則	武	康	風	峻	往	境	九	命	靈	維	於	子	運	感	靈	且
戊	敘	詞	吳	康	山	德	前	帝	租	帝	五	不	表	秋	民	仍	百	聖	日
年	此	異	武	康	山	德	前	帝	租	帝	五	不	表	秋	民	仍	百	聖	而
春	固	同	康	山	德	前	帝	租	帝	五	不	表	秋	民	仍	百	聖	而	而
寡	不	有	稽	按	本	常	精	於	豐	列	像	次	霸	開	與	皆	國	禮	理
人	以	復	元	立	廟	之	初	則	年	氏									
玉	冊	論	和	廟	之	初	則	年	氏										
冊	登	聊	年	再	構	則	年	氏											
登	庸	書	再	構	則	年	氏												
庸	于	封	置																
于	典	置																	
典																			

五世史記卷六十七上 吳越世家

十	精	舍	內	半	大	錢	珠	內	都	記	人	八	橋	一	即	去	舜	年
馬	珠	利	有	兩	錢	三	一	直	上	寶	東	月	東	或	丈	淘	三	重
瑙	十	二	水	錢	二	當	金	殿	直	物	都	初	去	相	金	十	光	單
珠	四	顆	晶	百	五	十	一	將	虞	百	直	日	百	古	三	處	有	記
七	琥	散	珠	十	大	古	于	軒	孫	十	五	當	有	石	餘	世	舜	是
玉	珀	金	一	獅	四	錢	文	軒	孫	十	五	當	有	石	餘	世	舜	是
人	珠	瓶	東	子	五	錢	二	六	西	件	人	月	證	去	晉	始	口	深
一	九	二	井	一	錢	四	千	三	鑿	隨	身	虞	候	都	錫	北	佛	作
玉	雜	鈴	其	背	百	錢	十	百	西	身	虞	候	都	錫	北	佛	作	兩
環	珠	六	塔	日	六	錢	十	百	西	身	虞	候	都	錫	北	佛	作	兩
一	大	銅	一	背	百	錢	十	百	西	身	虞	候	都	錫	北	佛	作	兩
銅	鏡	三	鈴	一	重	錢	十	百	西	身	虞	候	都	錫	北	佛	作	兩
三	十	五	銀	尺	華	貨	直	琥	百	珠	一	銀	當	六	拜	祭	赤	祭
鏡	十	五	銀	尺	華	貨	直	琥	百	珠	一	銀	當	六	拜	祭	赤	祭
三	十	五	銀	尺	華	貨	直	琥	百	珠	一	銀	當	六	拜	祭	赤	祭
十	精	舍	內	半	大	錢	珠	內	都	記	人	八	橋	一	即	去	舜	年
馬	珠	利	有	兩	錢	三	一	直	上	寶	東	月	東	或	丈	淘	三	重
瑙	十	二	水	錢	二	當	金	殿	直	物	都	初	去	相	金	十	光	單
珠	四	顆	晶	百	五	十	一	將	虞	百	直	日	百	古	三	處	有	記
七	琥	散	珠	十	大	古	于	軒	孫	十	五	當	有	石	餘	世	舜	是
玉	珀	金	一	獅	四	錢	文	軒	孫	十	五	當	有	石	餘	世	舜	是
人	珠	瓶	東	子	五	錢	二	六	西	件	人	月	證	去	晉	始	口	深
一	九	二	井	一	錢	四	千	三	鑿	隨	身	虞	候	都	錫	北	佛	作
玉	雜	鈴	其	背	百	錢	十	百	西	身	虞	候	都	錫	北	佛	作	兩
環	珠	六	塔	日	六	錢	十	百	西	身	虞	候	都	錫	北	佛	作	兩
一	大	銅	一	背	百	錢	十	百	西	身	虞	候	都	錫	北	佛	作	兩
銅	鏡	三	鈴	一	重	錢	十	百	西	身	虞	候	都	錫	北	佛	作	兩
三	十	五	銀	尺	華	貨	直	琥	百	珠	一	銀	當	六	拜	祭	赤	祭
鏡	十	五	銀	尺	華	貨	直	琥	百	珠	一	銀	當	六	拜	祭	赤	祭
三	十	五	銀	尺	華	貨	直	琥	百	珠	一	銀	當	六	拜	祭	赤	祭

五世史記卷六十七上 吳越世家



六玉瓶一以上共三十四件並有石匣盛之題曰唐元  
徽四年於此造塔鎮井西有重華石一片瀾三尺厚九  
寸左右有索痕深二寸九宮中令錢文殷祭神鑄云吳越  
石寶正四年六月二十九日重開舜井收得重華石一  
片切恐年移代遠莫測端由特令鑄刻用記年月已丑  
歲林鍾之月二十九日安重誨用事鏐致書重誨書辭  
媢重誨大怒是時供奉官烏昭遇韓致使吳越既還攻  
誣昭遇稱臣舞蹈重誨乃奏削鏐王爵元帥尚父以太  
師致仕元瓘等遣人以絹表間道自陳安重誨死明宗  
乃復鏐官爵五代史明宗即位之初安重誨用事鏐嘗  
事不敘喧涼重誨怒其無禮屬供奉官烏昭遇使于兩  
浙每以朝廷事私于吳人仍目鏐為殿下自稱臣謁鏐  
行舞蹈之禮及迴使副韓致仕久之其事重誨因削鏐  
帥尚父國王之號以太師致仕久之其事重誨因削鏐  
表

五代史卷之七 吳越世家

陳敘時准寇攻逼荆南明宗疑其同惡因降詔詰之元  
瓘等復遣使自淮南問道符之歲便立功勞至于兵馬  
復之元帥吳越國王鏐發自乾符之僭偽頻叨鳳詔之褒崇  
賜鐵券而封岳岳帶河清廟而銘鐘鏐鼎歷事列聖竭  
誠累朝馨臣節以無虧荷君恩而益重楚茅吳柚常居  
羣后之力先赤豹黃龍不在諸方之後雲臺寫像須府  
勳勳老父本朝一自諸都早平多難素推忠勇實効辛  
斯言主之憂蓋以思獲殊真王之寵榮亢極名品逾于  
燕翼將及于豈宜自不禮殊尤寵榮亢極名品逾于  
親親與亡子豈宜自不禮殊尤寵榮亢極名品逾于  
王之呼嗣子承家但為厲階更尋覆轍老身猶健且雁  
書紳中藏之敬命矣頃以濟陰歸邸梁苑稱尊雁  
在英雄遜相微互起投龜之詬興逐鹿之謀唯所  
父王未嘗隨例從微至著悉蒙天子之絲綸啟  
自守諸侯之土宇乙酉歲伏蒙莊宗皇帝遙降玉冊金  
印恩加曲阜營邱顯自西朝來封小國遂有強王之改  
補實無干紀之包藏兼使人徐筠等進貢之時禮儀有

失尚蒙禮未真典刑敢不投杖賈躬負荆請罪且爽  
為臣之誠拜章而芒刺交并伏以皇帝陛下濬哲文思  
神宏光耀大智周萬物而短從長矧茲代相持豈足  
含新之怒且臣本道與淮南雖連疆矧茲代相持豈足  
遠翻九覆縱敵已逾于三紀弭兵纒久結仇讎交惡尋  
十之邦真謂腹心之疾今奉詔弭兵纒久結仇讎交惡尋  
齒之眾多宰煩觀後效橫秋鷹之無禮此亦和而不同  
布在眾多宰煩觀後效橫秋鷹之無禮此亦和而不同  
知致先登荆門乘張觀後效橫秋鷹之無禮此亦和而不同  
必致先登荆門乘張觀後效橫秋鷹之無禮此亦和而不同  
平讎隙今則庶齊後效橫秋鷹之無禮此亦和而不同  
伏以臣父王鏐之大義上指圓穹其將脩父子之丹誠高  
懸皎日展君臣之義上指圓穹其將脩父子之丹誠高  
混車書而表君臣之義上指圓穹其將脩父子之丹誠高  
蒙便賜俞允地遠而經年方達天高而憑日成功之至  
聖慈曲行明命元瓘等無任感激祈思戰懼依投之乃  
顯忠貞之節命元瓘等無任感激祈思戰懼依投之乃  
謹遣急脚問道奉絹表陳乞謝以聞明宗嘉之乃降  
制復授鏐天馬都元帥尚父吳越國王未幾又詔

五代史卷之七 吳越世家

賜上表不稱漢重蕭何有不名之禮錢鏐冠公侯之  
望疏吳越父之稱宜示異恩俾當禮日有食之勅監  
位吳越父之稱宜示異恩俾當禮日有食之勅監  
衛安重誨兄弟昭遇賜王湯藥國信等四年九月因  
使安重誨兄弟昭遇賜王湯藥國信等四年九月因  
太師致仕仍賜昭遇賜王湯藥國信等四年九月因  
供奉官韓致仕仍賜昭遇賜王湯藥國信等四年九月因  
遇由是韓致仕仍賜昭遇賜王湯藥國信等四年九月因  
遂構昭遇於樞密使安重誨命昭遇出使遂使臣之  
而亦誣昭遇於樞密使安重誨命昭遇出使遂使臣之  
命王致仕賜昭遇於樞密使安重誨命昭遇出使遂使臣之  
得通乃以誣昭遇於樞密使安重誨命昭遇出使遂使臣之  
節度使遂誣昭遇於樞密使安重誨命昭遇出使遂使臣之  
張錢兵部郎中盧重賜二年春二月勅遣監門衛上將  
尚書令國部郎中盧重賜二年春二月勅遣監門衛上將  
略日天下兵馬如故依前不名仍示安重誨矯詔之罪  
列王公恒行阻絕使元瓘加元帥尚父老恩遇遠方安  
綴取事且慮虛情不可恕罪不可逭今已誅之已雪其  
徽切事且慮虛情不可恕罪不可逭今已誅之已雪其



寬故告 又閩王繼昇 繼倫來奔 初審知 薨延翰 嗣位  
 延翰於 是建州 同起兵 攻福州 殺延翰 遂立 延翰 於  
 州延翰 歸建州 將行 謂延翰 至是 將圖 延翰 乃詐 言已 死  
 老兄再 至延翰 聞之 含憾 至是 將圖 延翰 乃詐 言已 死  
 使軍吏 迎取延 翰乃囚 其子繼 昇 延翰 入城 延翰 釣  
 日果煩 老兄再 至延翰 聞之 含憾 至是 將圖 延翰 乃詐 言已 死  
 其繼昇 繼倫自 建聞矣 乃囚其 子繼昇 延翰 入城 延翰 釣  
 年八十一 諡曰武 肅 極貴 錢塘 江在 杭州 垂四 十年 窮奢  
 大庇工 徒鑿石 填江 又平 江中 羅剎 石悉 起臺 榭廣 郡  
 郭周三 十里 鑿石 填江 又平 江中 羅剎 石悉 起臺 榭廣 郡  
 也鏐學 書好吟 咏江 東有 羅隱 者有 詩名 聞于 海內 依  
 鏐為參 佐鏐嘗 與隱唱 和隱不 怒其通 戲為詩 于海內 依  
 時騎牛 姿然自 唐鏐亦 怡然不 怒其通 戲為詩 于海內 依  
 季年荒 恣然自 唐鏐亦 怡然不 怒其通 戲為詩 于海內 依  
 越海貢 奉無闕 故鏐亦 怡然不 怒其通 戲為詩 于海內 依  
 月二越 貢奉無 闕故鏐 亦怡然 不怒其 通戲為 詩于海 內依  
 父吳越 國王鏐 累朝元 老當代 故鏐亦 怡然不 怒其通 戲為詩 于海內 依  
 名素高 于簡冊 贈鏐既 無其官 爵易名 宜示其 優崇宜  
 令所司 定諡以 王禮葬 仍賜神 道碑諡 曰武肅 鏐初 事  
 董昌時 年甫壯 室性尚 剛烈時 有儒士 謁于鏐 鏐已進  
 刺矣見 鏐稍息 鏐怒投 之羅剎 江及典 謁者將 召鏐 鏐  
 云容已 拂衣去 矣及為 帥時有 人獻詩 云一條 江水檻 詐  
 前流鏐 不悅以 為謾已 為帥時 有獻詩 云一條 江水檻 詐  
 留鎮其 節制署 而後奏 咸左右 龍王皆 開孫婿 軒兩浙 為  
 數鎮于 王節制 署而後 奏咸右 龍王皆 開孫婿 軒兩浙 為  
 言請為 鏐立生 祠梁太 祖許之 令翰林 學士李 琪撰之  
 祠堂碑 以賜之 至梁太 祖許之 令翰林 學士李 琪撰之  
 名王也 吳越之 至梁太 祖許之 令翰林 學士李 琪撰之  
 于正寢 年八十 一在位 四十三 年已酉 夜大雪 庚戌王 薨  
 哀悼不 已詔曰 天下兵 馬大元 帥尚父 尚書令 吳越王 國  
 王鏐本 朝元老 當代勳 賢位已 極于父 尚書令 吳越王 國  
 簡冊贈 典既無 其官爵 易名宜 示其優 崇宜  
 曰武肅 諡曰武 肅 極貴 錢塘 江在 杭州 垂四 十年 窮奢  
 輻碩於 衣錦鄉 元甲午 春正月 壬午 葬於  
 安國縣 衣錦鄉 元甲午 春正月 壬午 葬於  
 始在軍 中未嘗 衣錦鄉 元甲午 春正月 壬午 葬於  
 後寢焉 又以員 木小枕 綴鈴睡 熟則欬 由是而 寤名曰

吳越世家 吳越世家 吳越世家

警枕又 置粉盤 於臥內 有所記 則書之 及撫鏡 二國 殆  
 及四紀 勤勞恭 儉始終 內有所 記則書 之及撫 鏡二國 殆  
 戒之日 外有報 事當振 鈴聲以 為警 宿者凡 有聞報 即  
 而遣事 又常彈 丸於牆 樓之外 以警 宿者凡 有聞報 即  
 應其亦 不啟王 乃自便 門叩北 城門吏 不肯開 日大來  
 命諸子 孫誦詩 賦或入 明門召 吏厚賜 之稍暇 則  
 下由是 往誦詩 賦或入 明門召 吏厚賜 之稍暇 則  
 判官李 詠往武 肅王常 夜不睡 詠詠其 所答日 嘗  
 乃善辰 之後也 王少時 偶儻有 大度志 氣雄傑 謀及  
 遠善用 長稍大 弩又書 寫甚得 體要有 知人之 鑒及  
 通圖緯 之學每 處眾中 而神采 奕奕日 貴盛皆 由積善  
 性每致 恨祖母 不得鳴 咽流涕 嘗曰今 日貴盛 皆由積 善  
 所不能 上親祖 母而登 焉耳嘗 游後庭 樓皇妣 春秋高  
 稱蜀郡 王親母 稱而登 焉耳嘗 游後庭 樓皇妣 春秋高  
 竊大號 或通楊 氏稱吳 南好氏 稱漢長 溪王西 川氏  
 勸王自 號或通 楊氏稱 吳南好 氏稱漢 長溪王 西川氏  
 於上耶 吾以去 偽平賊 承天子 疇庸之 命至于 封建車  
 服之制 悉有所 由豈圖 一時之 利乃隨 波於爾 輩也皆  
 却節儉 衣而諸 國之主 無不咸 以父兄 事之王 加以自  
 恭穆夫 人嘗以 王寢帳 縻裂乃 上青綃 帳請易 之曰  
 作法於 儉猶恐 其奢但 慮後代 皆施錦 繡耳此 帳雖故  
 猶可蔽 風竟不 易後庭 有鄭氏 其父嘗 以罪當 死左右  
 冀其獲 宥且言 斯人有 息女預 侍其父 嘗以罪 當死左 右  
 之顧謂 左右曰 刑者公 柄豈可 以一婦 人而亂 法耶  
 又嘗夕 宴諸王 子及諸 孫命鼓 琴未數 曲遽止 之曰  
 外間常 謂我不 恤政事 為孫長 夜之欲 宴遂罷 罷王自 開創  
 以來將 于底定 而撫字 將帥日 王見其 所乘馬 悲泣不 能  
 有動將 何逢不 感於賊 中一日 王見其 所乘馬 悲泣不 能  
 止左右 莫不感 於賊中 一日 王見其 所乘馬 悲泣不 能  
 人不知 所從來 自云世 代醫內 障錢未 年患雙 目有醫  
 無不効 者鏐聞 之使觀 之醫人 曰可治 然大王 非常  
 人患殆 天與之 若醫是 違天地 也恐無 益於壽 幸思之  
 鏐曰吾 起自行 伍跨有 方而富 貴足矣 但得兩 眼見物  
 為鬼不 亦快乎 既而下 手莫不 應手豁 然鏐喜 所賜動  
 業艱計 醫人皆 辭不受 明年鏐 卒傳載 略武肅 王創

吳越世家 吳越世家 吳越世家



嘗時詣諸院孫敏利者老姥監直聽更一宵銀枝燈有  
大蜥蜴沿油缸而吸視之將竭倏然不見亦為不意明  
者王亦微晒而已宣和書畫譜吳越國王錢鏐杭州  
臨安人儻有大度意氣雄傑乘唐末亂離依里開董  
昌嘯聚烏合之眾名為禦寇而實自詔之然卒能用  
宗詔命削平浙江而據有也當時以鎮海軍節度使復  
領鎮東節制精兵三萬昭宗即位加太師中書令封本  
郡王梁室繼興為尚父進封吳越國王至於後唐遂獨  
有方面號令一十三郡垂四十年脩中國貢賦籍無虛  
日風物繁庶與羣雄爭逐橫槊馬上下暇讓文墨耶  
盛若彼也方其與羣雄爭逐橫槊馬上下暇讓文墨耶  
然喜作正書好吟咏通圖緯學晚歲復降已下士慕客  
羅隱雅好識評雖及鏐微時事怡然不怒人以大度稱  
之狀貌凜凜亦人問英物也 閩祭秦國夫人靈夫人文維天  
復二年歲次壬戌敬祭於秦國太夫人之靈夫生帝王  
則若文母方鍾至聖生人臣則若陶母方降大賢信夫  
韜昂宿之耀於胸襟授母儀山之氣為懷抱豈容易哉伏  
惟明靈天資婦道神授孟母儀山之氣為懷抱豈容易哉伏  
不足表其芳馥訓逾孟母儀山之氣為懷抱豈容易哉伏

五代史卷之三十一 吳越蒙

人曹大家則師資諸女既作閨門之上瑞乃生英傑于  
皇家立曠代之鴻勳擁兩藩之龍節食則萬錢調膳祿  
則三世及親見絲衣則衣錦之姿無倫比乃由懿德致  
騰輝女史與詠國風推於古今實無倫比乃由懿德致  
此大榮嗚呼靈藥難求流光易謝本冀霜松而永壽忽  
驚風燭以斯零竟成難求流光易謝本冀霜松而永壽忽  
知幸攀令嗣獲黍親鄰論交既契於金蘭沫泣乃同於  
親屬輒陳薄具用表悲誠敢冀明靈依祐於人制勅齊  
節度使錢鏐具用表悲誠敢冀明靈依祐於人制勅齊  
萬夫提封千之臣也其妻有禮尚錫國夫人制勅齊  
典具官錢鏐妻燕國夫人吳氏助我禮尚錫國夫人制勅齊  
雞鳴而致敬事姑諷鶴巢而思齊雍之美箴戒不忘問  
柔明而致敬事姑諷鶴巢而思齊雍之美箴戒不忘問  
件明而致敬事姑諷鶴巢而思齊雍之美箴戒不忘問  
謂跛為癩水燕談錄錢鏐之據蘇也子跋鏐鍾愛之諺  
癩為癩水燕談錄錢鏐之據蘇也子跋鏐鍾愛之諺  
名落蘇今吳人正謂之老蘇或云錢王有子跋云蘇子  
相近故惡人言茄子亦未必然云皮光業吳越國武肅  
王廟碑文粵以唐長興三年壬辰春季冀凋十三黃天

下兵馬都元帥尚父守尚書令  
是歲明宗皇帝降太常博士段  
工部侍郎楊凝式撰神道碑文  
吳越王書於刊石後二年歲在  
越王建廟於石後二年歲在  
也蓋聞神道設教莫大於郊社  
祖考若享是以百代相襲亦藉  
徵名振剛德就假是訓建除難  
八朝生為有士之名薨為象朝  
威桓文聲華永而日月齊簡冊  
覲無愧前賢夏屋登山常遵治  
里除不怨一日之離遂立千秋  
未除不怨一日之離遂立千秋  
於吳城香刻旃檀復於越國恭  
元帥吳越國武肅王數朝仙華  
源直派晉謁軒冕禮樂詩書疊  
七世累爵重官羅企一門惟忠  
石龜隕下於官山 人來歸於寶器其英姿也鳳文龍

五代史卷之三十一 吳越蒙

藻與出精神白曉蒼珪珠為標格加之薛璘整峻謝安  
風華俯仰可觀進有度慕容德偃日月角光彩鑠人  
李錡元善抑揚張文威儀鎮俗其詞韻也音容灑落  
對使乎撫御將下所謂五湖奔注百谷騰玉虹起而  
雲霧銷金虎嘯而風颭動瑞摩勝負赫連勃口授懷  
掉闔與云蘇季子舌端有愧其氣度也志高建木量  
大瀛含垢匿瑕同知咳唾求賢接士無怠寅昏重仁  
若邱山視玉帛如咳唾求賢接士無怠寅昏重仁  
皆鍾和氣所以舉皮約鳥鶴列犀渠咸願殺身用酬大  
惠變家為國誠由萬化生身以聚民咸願殺身用酬大  
其英雄也測能知否善侯雲雷動必有成舉無遺策  
龍得雨不常阿變通雕鸞出林可知意度其間文武  
仁義不常阿變通雕鸞出林可知意度其間文武  
覺艱難奄有具區廓開霸業設使庾翼復出必不妄  
以恒溫阮籍重生安敢輕言於廣武其文復出必不  
範世尚素風籍重生安敢輕言於廣武其文復出必不  
夢寐鳳吐是來志在典經龍門不顧所以博覽七緯  
究三元盡得津涯皆昇堂與其於翰味尤著功夫思  
起而緝段言泉淘而金沙見其札翰也花隨腕下星



漢宏據南鎮之重地守東越之名區黃巢既犯兩京僖  
皇乃巡二蜀漢宏不思奔問便廢貢輸特險阻於  
欲列峴於浙岸先于漁浦竈石翼張下營蕭山西  
次趨間道夜濟長江仰告昊天乞昏明月當下寒  
野殺氣凝空楚廟陰兵仰告昊天乞昏明月當下  
我師忽震於雷雲彼集俄驚於魂夢風號虎爭傳  
竹之餘聲陣卷龍蛇競集俄驚於魂夢風號虎爭傳  
有餘年方清鏡水之波乃塞門而自守爾後大小  
尾四年自彼巨魁不煩天討始有蘭亭之功也則  
仁慈誅自據諸方南擬抱長江之險建業次則有  
出周寶自據諸方南擬抱長江之險建業次則有  
殺傷將乘中其危擬抱長江之險建業次則有  
期一月報功指其山川授以韜略蹄韜並舉水陸  
會不旬時計平窟穴裏南宮萬於犀革視以囚人  
慧景於鮑藍彰其叛主是王之功也次則有徐約  
六合鎮使三吳郡符玉帛是亦徵欲無度長時習  
齊民因被離三吳郡符玉帛是亦徵欲無度長時習  
虐奮激神威發比屋為軍魯儒亦遭剪削惟王聞其  
九地之訣傳以訓辭典之規元斷咽之賢清其郊野

五代史記卷之三十五 吳越世家

逐毫飛霧若游雲細垂露鈞刀向背未饒索肉芝筋  
點畫方圓高掩崔肥趙瘦就中濡染牌額若見甘  
鏗四方仰之如神大漸蟬翼其建大功也唐少符  
行蕭子雲如海鳥之揚天機共構其始者王仙芝  
多霧暗階雖已誅之猶殘支黨自標悍江南則朱  
首構禍階雖已誅之猶殘支黨自標悍江南則朱  
亂于唐山端寇攘于安西苑水東患若嘉遁茅  
則終日登陴生民則長時伏莽王時郊居葛圍嘉  
山方當枕石漱泉尚須是衣博帶觀茲多事慨然  
顧謂朋友曰丈夫尚須是衣博帶觀茲多事慨然  
乃奮戎服挂仗義旗身當敵一月之內二寇平  
伍肅然手仗義旗身當敵一月之內二寇平  
里之山川救兩郡之冰炭是王之初立功也其次  
來從五嶺直下三衢展泉則布星離張鯨牙則山  
連岳峙所遭踐並作塵灰王獨領偏師據險地  
既逢大慙遂設奇兵敵望草木叢林皆是干矛旌  
便出他疆新市上江保安數邑是王之功也其次  
漢宏據南鎮之重地守東越之名區黃巢既犯兩京僖  
皇乃巡二蜀漢宏不思奔問便廢貢輸特險阻於  
欲列峴於浙岸先于漁浦竈石翼張下營蕭山西  
次趨間道夜濟長江仰告昊天乞昏明月當下寒  
野殺氣凝空楚廟陰兵仰告昊天乞昏明月當下  
我師忽震於雷雲彼集俄驚於魂夢風號虎爭傳  
竹之餘聲陣卷龍蛇競集俄驚於魂夢風號虎爭傳  
有餘年方清鏡水之波乃塞門而自守爾後大小  
尾四年自彼巨魁不煩天討始有蘭亭之功也則  
仁慈誅自據諸方南擬抱長江之險建業次則有  
出周寶自據諸方南擬抱長江之險建業次則有  
殺傷將乘中其危擬抱長江之險建業次則有  
期一月報功指其山川授以韜略蹄韜並舉水陸  
會不旬時計平窟穴裏南宮萬於犀革視以囚人  
慧景於鮑藍彰其叛主是王之功也次則有徐約  
六合鎮使三吳郡符玉帛是亦徵欲無度長時習  
齊民因被離三吳郡符玉帛是亦徵欲無度長時習  
虐奮激神威發比屋為軍魯儒亦遭剪削惟王聞其  
九地之訣傳以訓辭典之規元斷咽之賢清其郊野

我王正朔清我寰瀛五石補而天鏡明六合還而地維正  
是王之功也王以平妖立霸時之業難建蓋世之功  
律呂宮商鏗洋史籍丹青金玉煥爛國華所以信宗天  
子仰我文昭瞻我武烈龍光壓墨急使星馳綸綍便蕃  
大珪符而起尋以耿純試理盧植兼才披錦衣以耀家鄉  
握珪符而起尋以耿純試理盧植兼才披錦衣以耀家鄉  
名雲鳥忻得藻嘉功賞德金鳳之詔連飛表異旌優玉  
帳開神虎三千珠甲光耀星辰十二牙旗文生組綉碧  
幢纓建黃閣又開乃兼鎮於越藩遂對持於漢節中  
辰象雖分牛斗之疆夾岸烟嵐映出東西之宅四縣旣  
食萬戶累加榮戟立門赤油羅列山河誓券金字焚煌  
生祠之選夏鏘鏘衣錦之城隍周王之手昔也龍蛇封  
我吳王茅分夏鏘鏘衣錦之城隍周王之手昔也龍蛇封  
路湯火以戰爭此際山川出雲見君臣之際會建夫濟  
陰王旣傳天寶此際山川出雲見君臣之際會建夫濟  
情請結秦晉之嘉好祖無殊禮元苞于王不易范張之  
之高風擬秦晉之嘉好祖無殊禮元苞于王不易范張之  
書合總務萬機為美踴師尚父統攝三老作帝股肱尚  
鎮於揚州分闢遙臨於楚甸尋命兵部尚書姚洎牙兼

五代史記卷之三十五 吳越世家

約之龍至果睡王彌之豹徒飛食窮朝饑無由撫土計窮  
宵遁之龍至果睡王彌之豹徒飛食窮朝饑無由撫土計窮  
王遷功也次則有孫儒持水重清香徑之黎元再活是  
外饑餓土疆遂奔江左到人民為糧食墮舍宇為薪蘇  
雷水饑餓土疆遂奔江左到人民為糧食墮舍宇為薪蘇  
騎設燧象之機守陣皆雀摩墨赤免致師將持久而  
侯勢窮而必取守陣皆雀摩墨赤免致師將持久而  
去勝概不盡作烟煤所謂劬勞為時廣及物是王之  
也次則有董庶人始鎮石鏡便牧杭州因破漢宏遂居  
越土自形董庶人始鎮石鏡便牧杭州因破漢宏遂居  
挈器致手成節從至洪並是王頂於爨倫乃垂誕於  
神楚敵符金匱祥瑞身爵王侯既滅頂於爨倫乃垂誕於  
同楚敵符金匱祥瑞身爵王侯既滅頂於爨倫乃垂誕於  
交馳諫既閉于屬垣遂成於覆族是時兩河侃強三  
輔紛紜統萬象雖拱於北辰一人不遑於南顧王請奉  
天罰所統萬象雖拱於北辰一人不遑於南顧王請奉  
見恒元計富義骨遂專於會稽瀟其故宮焚其法物復  
喉既春於富義骨遂專於會稽瀟其故宮焚其法物復



鳳冊遠泛鯨波備周官之典儀封越國之土宇入鸞四  
馬耀鏤錫以振鈞膺三節一王秉桓圭而垂元玉及龍  
德嗣君即位禮稱尊日父師寅敬光益虔顧命是遣  
吏部李尚書燕奉持綸告遠遠湖湘授天下兵馬都元  
帥洞庭彭蠡漸無不順之臣北狄西夷將有後予之歎  
昔韓信對漢高祖曰陛下能將將臣能將將兵是知元帥  
非人臣之職曹蓋帝王之兵柄推於前代隋煬帝自晉  
王淮南行臺尚書令祇為行軍元帥天下之號煬帝自  
宗皇帝自魯王而為之梁太祖授九錫後而為之斯天  
宗皇帝之故實也其後龍德帝復命兵部崔侍郎協齋  
下元帥之命得風帆揚往典於明庭促及時而建國奉  
持簡冊浮汎風帆揚往典於明庭促及時而建國奉  
行運息土德中興莊宗皇帝起并汾龍飛宋沐當久金  
不逾於旬朔臨軒宣諭於公卿日吳越國王五十年來  
常作搢天之柱三千里外每為捧日之雲今若將致小  
康實之敬尊元老於是鸞臺進擬麟趾擢詞典瑞獻功  
琢白圭而冊文燦爛職金供命銘紫磨而印篆盤瑞重  
封吳越國王再授天下元帥馬遷十代史內固是絕倫  
柳警萬卷書中必無往例其建國也大有命明試以

五代史記卷之三十一 吳越世家

三

功自癸未而至壬辰備戰器而備王道先是中朝名士  
在野遺人或負笈擔簏來投霸府或拆襦為袴而詣軍  
門奮袖於嘉納堂中曳履于靈均臺上至此水鏡裁鑿  
金秤等量並列庭中皆居省署簪裾列侍文物齊光張  
伯仁陳宗廟之儀鄭子產獻公侯之禮豈謂難窮者大  
數莫究者彼蒼俄脫履於具區遽徹縣于正寢金山霧  
掩誰知帝名王喬玉海波空實痛神辭李廣况十三州  
疆場百萬戶黔黎成日沉雲鳥獸悲生草于儀澤淚灑  
而晴空散雨愁凝而果日沉雲鳥獸悲生草于儀澤淚灑  
宗皇帝宣太常而而定諡法詔貳卿而撰誄文鸞輅龍旂  
贈禮優於鄧禹梓宮黃屋異數等於霍光得謂盡始盡  
終極榮極貴享九之仙壽近帝位於一交感萬萬之  
人心歆越王當燕族之多奇承趙宗之後世嵩嶽泰華  
元帥吳越王當燕族之多奇承趙宗之後世嵩嶽泰華  
秀氣俱騰淮濟江河榮光並結是時嗣主誕我國祥紹  
經文緯武之基龔積德累仁之業開襟奪臆伏惟紫電  
揚瓊雪疑肌魚龍入髮仙應有分貴不可知宋弁聲  
姿尤閑進對寶雄詞氣准是卑恭加以青雲常在於言  
談畏日不離於顧盼徐行緩步褚彥回却是趨踰散髻

斜簪王文憲殊非蘊藉智略則鮑叔一柔靜則心照鏡而  
和珪璋遇機方露遠者大者一剛一柔靜則心照鏡而  
貌懷冰含和六氣動則火炎山而湯湧海不常義府戈  
變則管葛才高孫吳術妙為己身文虎豹隱見不常義  
子短長送用三雋才雷電振動兵籌徐睇而莫測金泉  
詩書經綸國計項羽雷電振動兵籌徐睇而莫測金泉  
旁窺而問知珠岸詞錦散則青霜皓月絡繹而莫測金泉  
花飄颻而問知珠岸詞錦散則青霜皓月絡繹而莫測金泉  
信矣凌鸞回鵲謝元氣勢驚人金錯然翰則早授義方會傳  
掣筆陣宮室爭耀寶碑崔宏之錯然翰則早授義方會傳  
非墨立功則我王初離太學始統親兵鄭世方之折蒲  
齊色陽王正思安漢屬鄰國學始統親兵鄭世方之折蒲  
兵下百里若圍逼安國延餘抗我王度奉訓辭遂二萬  
上將清風受式黃石傳書親事在機先掩五壘而出三門  
之白虎攻東南而備西北事在機先掩五壘而出三門  
外馳神算於是崩摧大陣擒獲萬於潛我則乘勝追奔  
川積于戈甲餘敵作氣既竭方遜於潛我則乘勝追奔  
又平廣德未出一師而雄風掠地尋即大統龍艦遠泛  
而喜氣連郊整班師而雄風掠地尋即大統龍艦遠泛

五代史記卷之三十一 吳越世家

三

整遠出江陰而牧東州入海門而觀北固彼境遂陳舟  
楫遠出江陰而牧東州入海門而觀北固彼境遂陳舟  
灣內零陵石灰便一戰定霸于蛟蜃窟中沁海水火棧油燃  
倏耀聲光平顯裴松為廟廟之二紀無虞寰海具瞻將相  
選耀聲光平顯裴松為廟廟之二紀無虞寰海具瞻將相  
鯁之任爰自嗣承國構為廟廟之二紀無虞寰海具瞻將相  
寢苦之內芝蘭承國構為廟廟之二紀無虞寰海具瞻將相  
萬人無所不誠難撫御豈易緝緝我王以孝為模用仁  
作範無所不誠難撫御豈易緝緝我王以孝為模用仁  
雨潤澤閨門此外習武益兵輕刑慎罰德承花萼油雲膏  
名無翼而遐飛果動大朝繼踵異龍三年之內兩冊連  
封雙龍之金節亭行四馬之寶車並輿玉具冠劍見王  
者之尊崇無以答先帝之恩無以報昊天之日武肅  
動孝思無以答先帝之恩無以報昊天之日武肅  
王有大功及天下大名振寰中底生民則百有餘策  
城壘僅五十來處豈可不振廟貌不虛真容為星紀之  
福宮作地戶之神主選閣與武忠直都虞侯姚敬思于  
馬臻湖畔勾踐城中選閣與武忠直都虞侯姚敬思于  
不勝地於是展布千丈之隆基大梓文柩非是秦山仗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七下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吳越世家第七

元瓘字明寶少為質于田頔頔叛于吳楊行密會越兵

攻之頔每戰敗歸即欲殺元瓘頔母常蔽護之後頔將

出語左右曰今日不勝必斬錢郎是日頔戰死元瓘得

歸五代史元瓘第五子也起家為鹽鐵發運巡官表

等為亂構宣州節度使田頔頔領兵奄至鏐擊敗再思

與頔通和頔要盟于鏐鏐徧召諸子問之曰誰能為吾

之命由是就親于宣州 吳越備史文穆王諱元瓘字

明寶武肅王第七子也母晉國昭懿太夫人陳氏唐光

啟三年丁未冬十一月十日有光生於杭州之東院先

且曰得此當生貴子王果以丁未生焉乾寧元年二

授鹽鐵發運巡官奏授金部郎中賜金紫天復元年

國太夫人水邱氏薨二年秋徐綰許再思構宣州城觀

使田頔同刺我壘頔敗率綰再思回宣州慮我師逐之

乃懇求質武肅王置我兒於虎口也王尚幼獨請行

莊穆夫人聞之泣曰置我兒於虎口也王尚幼獨請行

國王奇而送之足報劬勞耳雖死無恨乃再拜而出武

宣城而顛於王自北門歸師而攻之頔每戰不勝

歸必求王將肆其毒頔母老且賢常加保護天祐元

十月我師與淮人攻之甚急頔將出戰乃曰今日不勝

必殺我師其母目而送之且曰鼠輩死不旋踵矣是日

果陷於宛水橋為亂兵所殺賊眾尚擾我師提類首示

之賊眾遁散頔母遂奉王至我師衛而歸焉二年春正

月制授王檢鏐臥病召諸大將告之曰吾子皆愚懦不

校右僕射

長史記卷六十七下 吳越世家

足任後事吾死公等自擇之諸將泣下皆曰元瓘從王

征伐最有功諸子莫及請立之鏐乃出筭鑰數篋召元

瓘與之曰諸將許爾矣鏐卒元瓘立 五代史唐天祐初

書左僕射明四年夏鏐大舉伐吳以元瓘為水戰諸軍都

指揮使戰棹抵東洲吳人以舟師拒戰元瓘為火戰諸

風揚灰以盆之白晝如霧吳師迷方遂敗之擒軍使彭

彥章并軍校七十餘人得戰艦四百隻吳人知不可校

通好于鏐以功奏授鎮海軍節度使檢校司空知不可校

遷清海軍節度使檢校司空知不可校 吳越世家

鏐自為天下兵馬元瓘尚父守尚書令吳越國王及鏐

為太師致仕元瓘累貢章疏乞復舊號唐明宗許之鏐

既年高欲立嗣召諸子使各論功皆讓于元瓘及鏐病

篤召將吏謂之曰余病不起兒皆愚懦恐不能為爾帥

與爾輩決矣帥當自擇將吏號泣言曰大令公有軍功

多賢行仁孝已領兩鎮王何苦言及此鏐曰此渠定堪

否曰眾等願奉賢帥即出符鑰數篋于前謂元瓘曰三

軍言爾可奉願取此鏐薨遂襲父位 吳越備史三年

春二月勅遣閩門通事舍人李韞授王鎮海鎮東等軍

節度使杭州越州大都督長史加食邑一千戶實封二

百戶初武肅王將屬王以冢嗣乃命諸子有功者數人

謂曰爾無隱情各言爾功以定厥後王兄中吳軍節度

使元瓘子弟清海軍節度使元瓘茂是宜為國軍節度

泊諸公武肅等皆上言王功德高茂是宜為國軍節度

屬焉及武肅疾一日命出玉帶五賜王兄弟命王先

長史記卷六十七下 吳越世家



無得妄入武肅未薨時仁章常以事犯王至是王勞之  
 仁章曰先王在位仁章不知事令公今日盡節令公猶  
 事先王也王嘉之仁章命去殊儀自蘇州入見王以家  
 絕者租稅王於兄弟甚厚元璋之位也而小弟居之是  
 人禮事之奉觴為壽曰此兄之位也而小弟居之是  
 賜之也元璋曰先王擇賢而立之君臣位定當恭守  
 業自為爾重王因相與泣一貫為一君臣位定當恭守  
 記錢元璋據浙浙人以與泣一貫為一君臣位定當恭守  
 玉册金印皆如鏐故事五代史唐長興四年遣將作  
 侍郎張文寶授兼尚書令清泰初復元璋官爵又命戶部  
 天福元五年賜金印三年封吳越王加天爵下兵馬  
 元帥為吳王會要長興四年七月進封兩浙節度使錢  
 元璠授光祿少卿吳越來歸我長興四年三月封兩浙  
 李璠授光祿少卿吳越來歸我長興四年三月封兩浙  
 彦珣授光祿少卿吳越來歸我長興四年三月封兩浙  
 正員秋七月起復雲麾將軍上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  
 應順元春正月遣閔帝改元大赦勅遣常侍孔昭序駕  
 編外郎張綺仍賜封王為吳越王五代會要唐應順元  
 年正月進封兩浙節度使錢元璠為吳越王吳越備  
 史六月勅遣給事中張延雍兵部員外郎馬義冊封王  
 為吳越王清泰三年春正月勅遣禮部尚書李懌戶部  
 郎中姚遵奉吳越王金印至歸舊物也十二月勅授  
 王天兵馬副元帥元帥元帥元帥元帥元帥元帥元帥  
 程遜兵部員外郎元帥元帥元帥元帥元帥元帥元帥  
 元帥元帥元帥元帥元帥元帥元帥元帥元帥元帥元帥  
 境內今年租稅之半即建國之儀一乙亥相州長溪縣  
 吉甫閩人也祖蛇陸大前引首視之久而方去既七日  
 將浴忽大風雨震壞浴盆乾寧二年刑部尚書崔凝主  
 命翰林學士陸辰歸寧遂由淮親覆試昭宗御武德殿  
 武肅以章奏捷尋歸寧遂由淮親覆試昭宗御武德殿  
 檢校兵部尚書右僕射凡書檄表奏多觀此號為國不  
 位改元同光武肅王問其書檄表奏多觀此號為國不  
 成止一元耳文穆王襲位置禱能院以選士俾崧為之  
 國建拜崧承相終元七十六吳越國王通鑑考異實錄  
 二年加錢元璋天元帥吳越國王通鑑考異實錄

表忠義卷之七下 吳越世家

天福二年十一月丙午加元璋副元帥元璋等為加恩  
 使四年十一月丙午加元璋副元帥元璋等為加恩  
 史冬十一月丙午加元璋副元帥元璋等為加恩  
 捧吳越王册及沿身法物等至冊曰維天福三年歲  
 次戊戌十一月甲辰朔五日戊申皇帝若曰維天福  
 立極崇德報功或開國以建邦必直茅而錫壤乃樹  
 屏式獎忠勳古先哲王率由斯道惟朕德薄敢忽  
 况夫莫繼於肯堂得區區鎮東之重地懋績雖高於  
 殊榮未業特頒鏐玉不申加等之恩降非常之命用  
 代天運崇德志道功臣天乃擇吉辰爰數盛事谷爾  
 邦保運崇德志道功臣天乃擇吉辰爰數盛事谷爾  
 度浙東崇德志道功臣天乃擇吉辰爰數盛事谷爾  
 田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守中書令杭州越  
 大都督府長史元璠吳越王食邑一萬五千戶實  
 兼材受五千戶錢元璠吳越王食邑一萬五千戶實  
 平兇用奇兵而制變氣既承吳越功邁桓文運妙於  
 銷聲海嶠之波澄浪息而况與我昌運竭乃宏猷  
 庸而忠貫韓壇奉玉帛而誠先禹貢語尊獎則獨  
 節顧崇封則未稱鴻名宜舉徽章俾奉先正矧其天  
 當南斗之分地志盛簡冊於列藩正二國之土疆錫  
 用異車瑞表於羣后命簡冊於列藩正二國之土疆  
 遣大寶瑞表於羣后命簡冊於列藩正二國之土疆  
 中散大夫尚書左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王延嗣使  
 持節備禮册爾為吳越王於戲服袞衣而佩元王  
 歷於諸侯駕戎輅而握兵符名尊於戲服袞衣而佩  
 賢之榮爾其祗荷天光勉清國步往綏厥位永於  
 戒之慎勿其祗荷天光勉清國步往綏厥位永於  
 名異僭稱大唐昇前烈年二月偽齊徐知誥改姓李  
 將嘗因徐溫常造神福潘氏吳興擄潘氏而去昇遂  
 福家奴徐溫常造神福潘氏吳興擄潘氏而去昇遂  
 隱本族而冒徐溫常造神福潘氏吳興擄潘氏而去  
 仍引勅田為說則本潘氏明矣八月戊申建陵求子  
 城北是月勅田為說則本潘氏明矣八月戊申建陵  
 下兵馬元帥增食邑五千戶實封五百戶仍賜御服  
 羅真珠戰袍金王延政自立于建州閩中大亂元璋遣  
 鎖甲各一副薛萬忠等咸淳臨安志吳越太尉開府儀  
 其將仰詮薛萬忠等咸淳臨安志吳越太尉開府儀

表忠義卷之七下 吳越世家











園有隸道宮佛寺比入賦稅者悉免之冬十月長星見  
 十一有隸道宮佛寺比入賦稅者悉免之冬十月長星見  
 十有隸道宮佛寺比入賦稅者悉免之冬十月長星見  
 九有隸道宮佛寺比入賦稅者悉免之冬十月長星見  
 八有隸道宮佛寺比入賦稅者悉免之冬十月長星見  
 七有隸道宮佛寺比入賦稅者悉免之冬十月長星見  
 六有隸道宮佛寺比入賦稅者悉免之冬十月長星見  
 五有隸道宮佛寺比入賦稅者悉免之冬十月長星見  
 四有隸道宮佛寺比入賦稅者悉免之冬十月長星見  
 三有隸道宮佛寺比入賦稅者悉免之冬十月長星見  
 二有隸道宮佛寺比入賦稅者悉免之冬十月長星見  
 一有隸道宮佛寺比入賦稅者悉免之冬十月長星見  
 授力不忠順因相顧感泣久而益歡尋奏勅封廣陵郡  
 分封不忠順因相顧感泣久而益歡尋奏勅封廣陵郡  
 王封不忠順因相顧感泣久而益歡尋奏勅封廣陵郡  
 宣義不忠順因相顧感泣久而益歡尋奏勂封廣陵郡  
 邦宣不忠順因相顧感泣久而益歡尋奏勂封廣陵郡  
 安李不忠順因相顧感泣久而益歡尋奏勂封廣陵郡  
 胡進不忠順因相顧感泣久而益歡尋奏勂封廣陵郡  
 業事不忠順因相顧感泣久而益歡尋奏勂封廣陵郡  
 軍事不忠順因相顧感泣久而益歡尋奏勂封廣陵郡  
 以事不忠順因相顧感泣久而益歡尋奏勂封廣陵郡  
 師事不忠順因相顧感泣久而益歡尋奏勂封廣陵郡  
 奉賜不忠順因相顧感泣久而益歡尋奏勂封廣陵郡  
 三賜不忠順因相顧感泣久而益歡尋奏勂封廣陵郡  
 賈賜不忠順因相顧感泣久而益歡尋奏勂封廣陵郡  
 珍賜不忠順因相顧感泣久而益歡尋奏勂封廣陵郡  
 滕賜不忠順因相顧感泣久而益歡尋奏勂封廣陵郡  
 已賜不忠順因相顧感泣久而益歡尋奏勂封廣陵郡  
 業往不忠順因相顧感泣久而益歡尋奏勂封廣陵郡

長史記卷之七下 吳越世家

九

語答曰皮秀才此土地主我小神不當見之至是果驗  
 國人以爲神仙終年諸將皆少佐佐初優容之諸將稍  
 六十七蓋曰貞教 諸將皆少佐佐初優容之諸將稍  
 不法佐乃黜其大將章德安于明州李文慶于睦州殺  
 內都監杜昭達統軍使闕璠由是國中皆畏恐吳越備  
 十月王昭內衙使授吳越國王王册册曰惟天福八年歲次  
 癸卯將相之星惟帝念功啟土列侯王之國朕所以法  
 辰分將而宅星惟帝念功啟土列侯王之國朕所以法  
 吳穹符而宅星惟帝念功啟土列侯王之國朕所以法  
 探寶符而宅星惟帝念功啟土列侯王之國朕所以法  
 列諸侯而宅星惟帝念功啟土列侯王之國朕所以法  
 保將軍員外置同正員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杭州越州  
 上都督兼充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浙西等道管内觀  
 大處置兼兩浙鹽鐵制置發運營田等使上柱國吳越  
 國王食邑一萬七千戶實封四千戶錢宏佐爲時之瑞  
 命世而生負經文緯武之才蘊開物成務之志英華發  
 外精義入神亞夫繼社稷之勳顧榮楨文之弓矢天資  
 祖考有志奉國朝清吳越之土疆執桓文之節殊庸斯  
 德代有其人荷堂構以克家事梯航而述職殊庸斯  
 信史有光其是舉彛章爰行禮斯爲異符節方推奕世  
 賢餼冕輅車更重策勳之禮斯爲異符節方推奕世  
 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太子賓客上柱國吳越郡公  
 男食邑三百戶王玖副使正議大夫行尚書吏部郎中  
 上柱國賜紫魚袋趙熙等持節備禮册封爲吳越郡公  
 王於戲周寵元臣賜履錫命漢崇異姓裂土封王指河  
 岳以誓功俾子孫而襲爵爾纂服舊業朕當考前文  
 志必復之更廣無窮之祚懋昭烈業朕當考前文  
 窗小廣云吳越備史開運元年春正月王寅丞相林  
 八年卒字云吳越備史開運元年春正月王寅丞相林  
 鼎辛黃鼎字云吳越備史開運元年春正月王寅丞相林  
 二月史黃鼎字云吳越備史開運元年春正月王寅丞相林  
 貴子鼎湖潤花發千山無隱依之有詩者以爲無隱必  
 文子鼎湖潤花發千山無隱依之有詩者以爲無隱必  
 日我觀林鼎骨法真輔相器然我不貴者欲汝貴之庶

長史記卷之七下 吳越世家

十







師進討淮人大敗以功加守太師漢高祖入汴佐首獻  
孫賈表率東道漢祖嘉之授諸道兵馬都元帥佐居列  
初以疾卒于位謚曰忠獻幼好書性溫恭能為五七  
言詩凡官屬遇雪月佳景必同宴賞由此士人歸心其  
班品亦有丞相已下名籍而祿給甚薄罕能自濟每朝  
延降吏則去其餽官或與會則公府助以僕馬處事  
觀多如此類然航海所入歲貢百萬人一至所遺至  
廣故朝廷寵之為羣藩之冠佐有子昱年五歲未任庶  
務乃以其弟侗襲之位吳越備史六月乙卯王薨于成  
寧院之西堂年二十在位七年勅謚曰忠獻八月勅葬  
于龍山之西原王英明果斷權變不測初嗣位尚少溫  
柔好禮恭勤政務發摘姦伏人不敢欺諸校驕恣者能  
優容之及被譴皆不知覺兵籍使錢承德家火府適內  
城命親援之王登樓而望有伺便攘竊者亟命斬之衆  
因悉力火遂滅淮南人之攻問也李孺贊來求援諸將議  
將不從王因集而詢之果同其說王變色曰唇亡齒寒  
春秋明義吾為天下元帥執大兵柄豈不能恤隣難乎  
諸將躍馬肉食不能為我身先耶有異議者斬之及大  
舉遣將誓師辭令明肅衆皆踴躍承命既而果成大功

吳越世家 三

開運中將益車徒乃下命募軍中及民間子弟而踰時  
無應者乃命大糾之令曰糾而得之者糧賜皆蠲半翼  
日投書者兩集遂加精訓南方之捷多其力也有獻嘉  
禾者王問倉吏蓄積幾何對曰十年王曰然則軍食足  
矣可以寬吾民乃命弟俶立  
復其境內租稅三年弟俶立

俶字文德佐卒弟俶以次立初元瓘質于宣州以胡進  
思戴暉等自隨元瓘立用進思等為大將佐既年少進  
思以舊將自待甚見尊禮及俶立頗卑侮之進思不能  
平俶大閱兵于碧波亭方第賞進思前諫以賞太厚俶  
怒擲筆水中日以物與軍士吾豈私之何見咎也進思  
大懼歲除畫工獻鍾馗擊鬼圖俶以詩題圖上進思見  
之大悟知俶將殺已是夕擁衛兵廢俶囚于義和院代

史侗性明敏毅未立時常以佐性寬善而掌兵權者  
難制及代佐為帥以禮法繩下宿將舊勳不甚優禮大  
將胡進思頗不平之乃密與親軍謀去俶漢祖入汴以  
歲十二月進思與之格鬪盡為進思所殺遂遷俶于別館以  
拒之士援送幽于衣錦軍立俶異母弟倬為帥其年夏四  
甲進思疽發背而卒宏越人快之為陰靈之誅逆也  
吳越備史忠遜王諱宏越人快之為陰靈之誅逆也  
母弟也起家內衙使宏越人快之為陰靈之誅逆也  
月出為東府安撫使宏越人快之為陰靈之誅逆也  
州威武軍事庚戌內衙使宏越人快之為陰靈之誅逆也  
元帥即位焉自忠獻王時諸將校驕慢雖旋加誅而  
在位者皆優饒遇之及王繼嗣性既嚴急誅抗越侮法  
吏三人而統軍使胡進思憂懼不自安屬內衙使  
每有僭越必顯責讓進思懼不自安屬內衙使  
何承訓希旨請誅之又謀於都監使水邱昭券昭券以  
進思黨盛難制請誅之又謀於都監使水邱昭券昭券以  
以謀告進思進思遂亂率親兵戎服入見王叱之不

吳越世家 十四

因惶駭入義和院進思鎖其門矯稱王命告中外曰王  
俶得風疾傳位於俶因帥諸將迎今大元帥於私第且  
言於丞相元德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  
進思等亟出寒簾德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  
元帥始視事於是進思敢受命不然而當避賢路進思承  
元帥昭券正人君子也奈何殺之初遜王將即位他  
禹嘗夢以金鈔鑄承日輪加王之項而手將即位他  
鑾地既而以金鈔鑄承日輪加王之項而手將即位他  
鑾不過二十旬耳及即位以黃金一鎰命近侍袁文昌  
鑄巨錢文昌意其未識且懼不就不就宿謀於匠者別鑄一  
以爲備翼日以所授金鑄之通鑑內牙統軍使胡進思  
宿鑄者獻之至是皆驗其兆後廢王薨請謚曰忠遜以  
王禮葬會稽秦望山之原通鑑內牙統軍使胡進思不  
恃迎立功干預政事宏越人快之為陰靈之誅逆也  
進思有所謀議宏越人快之為陰靈之誅逆也  
被髮慟哭民有殺牛者吏按之引人斤肉近十斤宏  
俶問進思命其罪進思對曰臣昔未從軍亦嘗從事於此進思  
則吏妄也命其罪進思對曰臣昔未從軍亦嘗從事於此進思  
其詳進思踉蹌對曰臣昔未從軍亦嘗從事於此進思



以宏侖為知其素業故屏之益恨怒進思建議遣李迎  
孺贊歸福州及福贊叛宏侖責之進思愈不自安  
倣立之校五代史倣元溫州刺史東事遂渡江襲位  
時漢乾祐元年正月十五日也鎮東事遂渡江襲位  
倣繼侖為牙校胡進思所廢倣時鎮東事遂渡江襲位  
國恭越備史王名倣字文德穆王第九子也母吳越  
五日生于功臣堂天福四年承制授內衛諸軍  
指揮使檢校司空忠獻王累授王特進檢校太尉開運  
四年春三月庚寅出鎮丹邱即台州也下城數月有僧  
德詔語王曰此地非君為治之所當歸國城不然將不  
利矣大風東南有雲如樓閣之狀發自丹邱歸觀也  
是日統軍使胡進思指揮使諸軍溫州等處  
內衙院乃召諸校及中外軍庶奉迎于南  
時王見德府將校於帥府之外鎮海鎮東等軍節度  
王素有德望俯伏稱賀即日王以鎮海鎮東等軍節度  
檢校元帥兼侍中蒞遷侖于東府  
事于元帥府之南序

五代史記卷之七 吳越世家

十五

王侖始嗣立而宿將胡思進怙權亂政侖不能容形於  
色言且欲殺之思進乃通廢王而兵迎立先臣時晉  
日能全吾兄則敢承命也先臣乙夜至府置具與思進約  
臣始視事於是遷侖於越其後思進違約日請害侖先  
臣警說百端思進之請益固先臣察其必有它變乃先  
遣親將薛溫者往越之請益固先臣察其必有它變乃先  
保全廢王事無大小皆非吾意當死扞之溫既行果思  
進之夜使二卒持刀踰垣而入侖第侖聞寢戶以拒之求  
救之聲無恙於外溫領徒而入斃二卒於庭中及思進之  
死侖獲無恙於外溫領徒而入斃二卒於庭中及思進之  
春正月辛亥朔開寶中始以疾終吳越備史乾祐元年  
于建堂放境內租稅班資有差天龍堂即忠獻王即位  
重天龍堂放境內租稅班資有差天龍堂即忠獻王即位  
冬伐于正旦陰晦彌月是日雲霧中外人前年季  
王不許於忠獻王賜廢王于衣錦軍三月勅遣中外人前年季  
誼來歸忠獻王賜廢王于衣錦軍三月勅遣中外人前年季  
兵保衛廢王且進思請誅不遂乃詐以王命令薛溫親  
當死拒之至是進思請誅不遂乃詐以王命令薛溫親

之溫日僕受命之日不聞此言決不敢妄發也進思聞  
夜遣二賊踰垣而入鼓斃二賊于中庭至是進思聞  
死憂懼不而二日發疽而死賊于中庭至是進思聞  
諱進思字克開家於書川容貌雄偉目光如電甫四歲  
能讀書七歲知為文十歲舉進士第然其業  
學劍稍結內衛統軍使遷兵部尚書左丞錢武穆王鏐  
中累功拜內衛統軍使遷兵部尚書左丞錢武穆王鏐  
王卒弟侖襲位侖荒淫公數以直陳見疎懼禍及  
王卒弟侖襲位侖荒淫公數以直陳見疎懼禍及  
已乃廢侖迎其弟倣立之是為忠懿王公嘆曰位將相  
困偏方此為恨弟倣不即去吾族赤矣遂謝病不出將  
數至第強起之公以顧命不獲去乃命諸子悉渡江散  
處始定家焉公次子慶因度奉化重公嶺得石樓達島之  
以經史騎射夫人杜氏亦以紡績率子弟力稼穡暇則  
里貧乏及喪葬弗能舉者分田廬以安他邑來依者息  
爭訟化奸頑禮俗相讓既又以錢氏自相圖位內難將  
作不得已復之杭至公署已聞變時年九十八歲發疽  
而殞長子工部尚書璟奉棺歸葬焉鄉父老咸思德義

五代史記卷之七 吳越世家

十六

立祠祀之祠成鄰人陳什醉舞庭下輒嘔血幾死公子  
慶再拜得甦醉者降曰姑試耳後過客敬禮莫敢正視  
遇水旱疾疫禱之如響宣和間世道取疾中兵所  
為浙江淮南宣撫之我當贊公一戰且謂道取疾中兵所  
下是夜夢神告曰我當贊公一戰且謂道取疾中兵所  
見神也兵至睦城見甲兵擁白馬前導大敗賊兵擒所  
請救賜靈昌廟夫人朝杜氏贈額曰靈昌夫人官為祀之  
歷漢周襲封吳越國王賜玉册金印五代史其年八月  
中書令充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東南面兵馬都元帥  
周廣順中累官至守尚書令中書令吳越國王馬都元帥  
會要晉天福六年十二月封兩浙節度使錢宏俶為吳  
越國王順德夫人封贈之制婦人有國邑之號死有謚  
近梁朝賜張全義妻諸氏為賢懿夫人又改莊惠蓋當  
氏為恭懿夫人其年八月十二月封兩浙節度使錢宏俶  
吳越國王册仍領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東南面兵馬  
以金印玉册仍領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東南面兵馬







孫昭達為內衙都監使盛治第宅強觀之曰乳臭兒  
不諳事乃爾後昭達果以罪誅及春秋高尚能騎射嘗  
從擊毬于廣場與酣有宿中箭鏃自臂中飛出人皆壯  
之徽為詩自敘曰中劍所斫耳缺被箭射髀過為將須有  
膽有膽即此吾歷任所乘者惟汝能傳之徽歷官自武安  
都將國子祭酒至源國公皆自國初至忠肅王以來奏  
丞相兼中書令孫多連姻公室朱紫車馬充溢門庭有  
授也凡子弟孫姪多連姻公室朱紫車馬充溢門庭有  
國以書令增食邑二千戶實封五百戶夏四月王勅授  
文徽等獻于五廟國人為之聳觀先是征伐來擒獲雖  
衆而獻俘之禮至是方備冬十月王歸查文徽于金陵  
廣順二年春二月制授王天下兵馬元帥增食邑二千  
戶實封五百戶改賜推誠保德安邦致理忠正功臣顯  
德二年三月制加王食邑一千戶實封四百戶周顯  
錢俶天下兵馬元帥勅古之王者啟邦經野分職設官  
疇建殊庸懋昭大德我有重臣世膺王爵雖任一方之  
帥未超極品之榮漢法非劉不王唐制元帥為重茲維  
大任寧授非人用錫名藩永扶昌運谷爾檢校太師守

我史記卷七下 吳越家 九

尚書令上柱國吳越國王錢宏倣乾坤間氣海嶽孕靈  
為民物之綱維實朝廷之藩屏承宗保國奕世羨堂構  
之賢治亂持危四方推英豪之主梯航時登乎丹陛兵  
革靡及于蒼生才足以尊主而庇民德足以移風而易  
俗肆歸建極不替忱誠有齊桓尊周之心而忠義式踰  
乎齊允諧使駕楚之畧而功名不忝于晉建之都督則  
百辟允諧使駕楚之畧而功名不忝于晉建之都督則  
王破萬戶之封元戎則三軍用命表海受一方之寄真  
國如故承我履言毋泰厥位可特授天下兵馬都元帥  
徐承嗣不圖承力平滋久雖未碑記敬天脩德人所當  
仰翟氏不慈忍力所沾既邪凡于全盛可不上體祖宗  
釋氏書手不憚佛生存不取私秘宮禁中恭奉諸宮監  
尊禮佛書手不憚佛生存不取私秘宮禁中恭奉諸宮監  
創率佛于西湖之許以奉安之規樞宏麗極所未見  
極所未闕宮監宏願之始以千尺三層為率爰以事  
力未充姑從七級梯曼初志未滿為嫌計甄灰土木油  
錢瓦石與夫工藝像設金碧之嚴通緝錢六百萬視會  
稽之應天塔所謂許元度者出沒人間凡三世然後圓  
滿願心宮監等合力于彈指頃幻出瑤坊信多寶如來

五代史記注 卷六七下

分身應現使之然耳顧元度有所不逮塔成之日又鑄  
華嚴諸經圍繞八面真成不思議劫數大精進幢干是  
合十指爪以贊嘆之塔曰黃妃云世宗征淮南詔倣攻  
吳越國王倣拜手謹書于經之尾世宗征淮南詔倣攻  
常宣二州以牽李景倣治國中兵以待景開周師將大  
舉乃遣使安撫境上皆戒嚴蘇州候吏陳滿不知景使  
以謂朝廷已克諸州遣使安撫矣亟言于倣請舉兵以  
應倣相國吳程遽調兵以出相國元德昭以為王師必  
未渡淮與程爭于倣前不可奪程等攻常州果為景將  
柴克宏所敗程裨將邵可遷力戰可遷子死馬前猶戰  
不顧程等僅以身免周師渡淮倣乃盡括國中丁民益  
兵使邵可遷等以戰船四百艘水軍萬七千人至于通

我史記卷七下 吳越家 二十

州以會期吳越自唐末有國而楊行密李昇據有江淮  
吳越貢賦朝廷遣使皆由登萊泛海歲常飄溺其使顯  
德四年詔遣左諫議大夫尹日就吏部郎中崔頌等使  
于倣世宗諭之曰朕此行決平江北卿等還當陸來也  
五年王師征淮正月克靜海軍而日就等果睦還世宗  
已平淮南遣使賜倣兵甲旗幟橐駝牛馬吳越備史冬  
勅遣司空李穀率師伐金陵十二月王遣使入貢勅王  
出兵會擊金陵是月王師渡淮三年春正月車駕東征  
詔王以國兵分路進討二月王師入淮南靜海軍制置  
使姚彥洪率家屬軍士戶口等一萬餘人奔于我月  
王命丞相吳程前衛州刺史鮑倫讓等攻毘陵命指揮  
使路彥銖等伐宣州命都指揮使羅晟等督水師次于  
江陰應王師也既而毀直薛有光來宣諭仍賜浴身衣  
冠法物三月我師克常州生擒刺史趙仁澤偏將諸承



向重霸等一百餘人遂班師時替田無備易取也吳程  
相吳程曰周師南征舉國驚擾常州無備易取也吳程  
如其言請王從之丞相元德昭止曰唐大國未可輕舉  
也若我入唐境而周師不至能無慮乎吳程固爭王遂  
遣程取常州團練使周師南唐書趙仁澤失其鄉里家  
大程敗為常州團練使周師南唐書趙仁澤失其鄉里家  
澤戰敗被執歸之錢塘仁澤見吳越王不拜責之曰我  
烈祖皇帝中與先王結好質諸吳越王不拜責之曰我  
相何面目見先王廟乎吳越王怒以刀抉其口至耳丞  
相元德昭嘉仁澤之忠以良藥傳瘡愈後不知所終  
余不知其所自來後得之長老云錢氏有國時曰攻常  
口至耳丞相使趙仁澤歸于唐故至今以爲美諺  
也遂以藥附瘡送歸于唐故至今以爲美諺  
史秋七月癸卯王親閱于龍山教場冬十月車駕親征  
壽春是歲始括境內民丁益師旅也四年八月勅遣  
議大夫尹日就至境賜王生辰服紅袍二副泉志十  
錢余按十國紀年云晉開運三年正月忠獻王宏佐嘗議鑄

鐵錢術內都虞候宏億上疏以爲不可王從之至忠懿  
王復議鑄錢則是錢制行矣吳越備史五年二月丁  
卯王師復鑄錢揚州造殿直趙誨來宣諭仍出艘于瓜  
州步迎鑾長風沙等處王師欲濟江命直都指揮使  
邵可遷路彥銖等帥艦四百艘水師二萬以會之江  
節度使吳延福入貢京師秋八月制加王食邑一千戶  
實封四百戶仍改賜崇仁昭德宣忠保慶扶天翊亮功  
臣又勅王元妃孫氏爲吳越國賢德夫人王世錢氏兼  
子惟濬爲鎮海鎮東等軍節度副使檢校太保錢氏兼  
有兩浙幾百年其人比諸國號爲怯弱而俗喜淫侈偷  
生工巧自鏐世常重斂其民以事奢僭下至雞魚卵殼  
必家至而日取每笞一人以責其負則諸案吏各持其  
簿列于庭凡一簿所負唱其多少量爲笞數已則以次  
唱而笞之少者猶積數十多者至笞百餘人尤不堪其

表史記卷之七 吳越蒙 三十一

苦又多掠得嶺南商賈寶貨當五代時常貢奉中國不  
絕及世宗平淮南宋興荆楚諸國相次歸命倣勢益孤  
始傾其國以事貢獻太祖皇帝時倣嘗來朝厚禮遣還  
國倣喜益以器服珍奇爲獻不可勝數太祖曰此吾帑  
中物爾何用獻爲五代史皇朝建隆初復加天下兵馬  
備史建隆元年春正月癸巳今大宋皇帝受禪大赦改  
元諱也通鑑長編建隆元年二月己卯以天下兵馬  
都元帥吳越國王錢俶爲天下兵馬大元帥加食邑一  
封五月百戶勅授王天兵節度使李重進叛車駕東征  
是年十一月直都指揮使孫承佑率師至潤以迎應之  
命姪昱入貢勅遣使承裕南郊大赦元乾德王  
一千戶實封四百戶改賜承家保國宣德守道忠貞恭

順功臣乾德三年春正月乙酉西川平王命姪台州刺  
史昱入賀八月甲寅丞相吳程卒程字正臣山陰人祖  
可信定州虞唐縣令父蛻大順中登進士解褐鎮東軍  
節度使制累授檢校戶部員外郎借緋長與初王女將  
婚于士族乃以孟榮于葆暨程等三人見于王庭熟視  
程乃選之承制遷金部郎中授程爲職方郎中觀察  
提舉節度使司公事文穆王國奏授程爲職方郎中觀  
支使節度使王判官天福中王國奏授程爲職方郎中  
州事忠獻王時以程判西府院事尋承相福州命程知  
贊伏誅節度使王時以程判西府院事尋承相福州命程知  
授諸軍節度使王時以程判西府院事尋承相福州命程知  
將卒而將節度使王時以程判西府院事尋承相福州命程知  
之衆皆謂程自是軍政嚴肅始不可過程因登臨日叱  
苦學有謂程曰觀子骨法嚴肅始不可過程因登臨日叱  
不長談論耳程曰觀子骨法嚴肅始不可過程因登臨日叱  
夢程化爲赤龍望南方而去其語其夢于院官滕攜嘗  
命非我所測也及爲福州始驗其兆尋以國用繁廣乃  
日計兼掌屯田權酌者三果三載而卒年七十諡曰

表史記卷之七 吳越蒙 三十一



忠烈五年三月建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尉王子惟清人  
貢而還賚賜吳越昭德夫人珠翠冠等六年春三  
月乙酉丞相元德昭卒德昭字遠撫州南城縣人  
子昌之任新撫州也頗信四州刺史淮南節度使  
昌及為淮人所攻其下內叛遂奔于我武肅王禮  
力及為淮人所攻其下內叛遂奔于我武肅王禮  
度巡官錢塘縣令更曰元因叛遂奔于我武肅王  
非武官及州學文其師授以文體文穆國命昭曰  
相曰元德昭有輔翼之才兵機細務悉以委之尋  
相王即位禮昭至德昭厚重謀事而不撓每屬  
嚴警議者盈庭德昭至德昭厚重謀事而不撓每  
德昭以事諭之無不聽服性嗜酒雖醉無所怠事  
年衰耗人誰輔之謂左右曰吾向見德昭容色衰  
置酒環列几席者凡四從常為詩云滿堂羅綺兼  
四代兒孫奉老翁及寢疾自為理文治後事終中  
不嘆息年七十有八入謚貞正冬十月辛酉命世  
軍節度兩軍副大使惟濬兩浙行軍司馬孫承佑八

表忠節第七下 吳越蒙

三

助郊祭也 吳越備史補遺開寶二年春正月制加王  
食邑三千戶實封六百戶秋九月王遣子惟濬入貢  
賜元帥府掌書記黃纛簡入貢太祖謂簡曰汝歸語  
元帥當訓練兵甲江南強不朝我將討之元帥當助  
我無信人言唇亡齒寒王密表謝且請師期七年秋  
月勅詔王取常州詔曰勅錢俶朕統御萬邦撫臨庶  
推至誠而非待物期率土以歸心俶臣禮行仁被  
願動眾非我願為惟彼江南言信恭勤外貌則多從  
降既云事大之心願包荒甘言嘗信其赤心內念豈  
奸計而使人厚恩禮殊隆何期終日以包藏一臣  
赴關頌宣優厚恩禮殊隆何期終日以包藏一臣  
惟多方託故懇避來朝而乃脩葺城池選練軍旅  
戰陣抽點鄉兵為捍拒之謀作攻守之備朝廷養  
二十年心狠貌恭突然自敗向展為臣之禮適滋  
衛出軍雲臺選將尅期攻取直抵昇州卿任重統戎

專蕩寇早者會披章奏具述事宜今驗茲果符陳請  
開茲討伐必罄忠勤今候丁德裕到彼住三五日  
領兵士起發且往攻取常州昆侖倚之懷孫承祐  
詔示九月孫承祐自京資密詔回師期定矣王即  
事訓練士卒揀閱兵甲冬十月勅授王東南面招討  
內使仍賜御劍一口御甲一副金鞍御馬一匹仍命  
德裕為行營兵馬都監又副金鞍御馬一匹仍命  
千人輔王進攻常州是月庚申王親率領國鎮武  
上直等郡指揮使王諤等五萬餘人發自國鎮武  
為先鋒使是日天氣晴和風色便順癸亥次嘉禾  
諸軍入毘陵前鋒所至賊望風而遁有獲巨龜于  
之下占者曰元武之應也戊辰王次毘陵遂克關  
人以牙城自守王命營于九仙墩命親從指揮使  
等分營四門命鎮國都指揮使王諤出太湖而進  
揮使金彥洎攻宜興並率水艦由吳興出太湖而  
一月金彥洎攻宜興並率水艦由吳興出太湖而  
人馬八千將攻拔城寨殺賊軍二千餘人擒六百  
親率軍將攻拔城寨殺賊軍二千餘人擒六百餘人

表忠節第七下 吳越蒙

三

辛未又敗賊萬餘人于城北金陵大將盧絳宵遁翼日  
王命帥陳理來宣諭仍告于京師八月春二月詔遣  
王將帥服帶器帛有差是月王率大軍攻其壘不克  
四月我師復大攻城壘時僞知常州軍州事禹萬誠  
觀察推官鄭簡降欵于軍門且請命焉王從其請禹  
誠等詣行府待罪王賜以衣冠器幣等悉送于京師  
請命又命羊酒置其家以安慰之江陰寧遠等軍沿  
石橋等寨軍兵來降王悉宥之是月勅遣使來諭授  
王守大等師加食邑六千戶實封九百戶仍賜湯藥  
身法物等五月詔客省使丁德裕權知常州仍遣  
上侍李輝賜王襲衣玉帶玉鞍勒馬各一事金器二  
千兩銀器一萬兩錦綵一萬段詔王歸國是月王遣  
浙諸軍都鈐轄使沈承禮等率兵會王師于金陵冬  
遣大將孫承祐上表請入覲十二月王克金陵之功  
遣東頭供奉官徐請入覲十二月王克金陵之功  
一頂金甲一副御酒一賞賜王綵錦八百匹仍賜  
通褒焉又賜王麾下孫承祐為防禦使者三人為刺  
為寧海軍節度使又賜王麾下孫承祐為防禦使者三



人賞克金陵之功也是月詔許王入覲焉勅錢俶省所  
差鎮東軍支使王通今月二十八日走馬到闕奏今月  
十五日偽命知常州禹萬誠等歸附已安撫城中事具  
悉卿位高王霸天付將才門專衛社之勲世著勤王之  
節昨者親提銳旅取彼堅城勢孤而既絕援兵力盡而  
遂輸降欵遠歷寒暄之候遂成克復之功永增史冊之  
光輝寶協君親之任委甚為嘉賞不捨寐興故茲獎諭  
想宜知悉九年春正月庚申王發自國城先是太祖皇  
帝因王入覲勅遣供奉官張福貴淮南轉運使劉德言  
開古河一道自瓜州口至潤州江口達龍舟堰以待德  
舟楫之至其堰遂名曰大通堰又于京城之南勅建大  
第連亘數坊棟宇宏麗備時什物供帳之類皆御用者  
賜名曰禮賢宅以俟王駐節焉二月辛丑王次寶應勅  
遣引進使翟守素至賜王湯藥以金盒盛之又賜金鞍  
轡馬二匹仍押御厨儀鸞翰林皆至焉甲辰王次泗州  
勅遣內臣至賜馬三百匹馳一節以載行李辛亥又  
遣內司賓泊內臣至賜王夫人孫氏湯藥二金盒法酒  
五十瓶茶果五十盒是日次近畿皇帝詔山南東道節  
度使興元尹皇子秦王德昭迎勞仍賜法酒一百瓶果  
子一百盒翼日王至京師詔興元尹賜宴于迎春苑尋

表忠記卷之七下 吳越世家 三五

詔王居禮賢宅王未至前數日太祖幸其宅躬自閱視  
其恩禮如此戊午王朝見于崇德殿進賀平江南及允  
朝覲表貢奉犀玉帶及寶王金器五千餘事上酒一千  
瓶遂賜宴于長春殿中席就幄次賜黃金照匣黃金鈔  
羅及餅盤等皆御物也己未王進謝詔宴于後苑丙寅  
駕幸禮賢宅賜金二千兩銀三萬兩絹二萬疋又賜王  
世子建武軍節度使惟濬及陪臣通儒學士崔仁翼等  
絹帛有差是日王遣世子及進龍通帶二條金玉寶器  
五千事三月制賜王劍履上殿詔書不名進封王夫人  
孫氏為吳越國王妃封王女為彭城郡君仍詔內臣賜  
王妃湯藥法酒茶果等五百餘事翼日宰臣上言異姓  
諸侯王無封妻為妃之典上曰行自我朝蓋旌忠賢何  
必古也時又詔王宴于苑中獨太宗秦王侍坐酒酣上  
命王與太宗秦王敘昆弟之禮王叩頭陳讓再四翼日  
太祖將幸洛陽詔王歸國王懇請隨駕詔不許惟留王  
子惟濬從行是月王奉辭詔遣賜金器二千兩銀器一  
萬兩銀三萬兩對衣王束帶王鞍轡御馬一匹細馬五  
匹綾羅錦段八萬疋銀裝戎器八百事散馬一匹細  
匹牙墜帶絡綫衫等共二千事又賜王麾下將帥等  
官錢帛有差太祖謂王曰南北風土炎暑不同宜加調

護卿可早歸又親賜密封黃綾包袱一封謂曰卿至途  
中宜密視之王涕泣進言願三歲一朝上曰川陸迂遠  
當俟我詔旨即來次日王入辭中宮賜金器三百兩  
衣著二千匹銀二千兩是月甲戌王離京師詔秦王賜  
宴于迎春苑勅遣引進使翟守素押翰林御厨儀鸞送  
至睢陽次日又遣入內小底乘驛至賜王湯藥二金盒  
王妃湯藥皆羣臣乞留王章疏也開寶九年夏四月丙  
辰王至國城丙寅王命子惟治詣闕謝恩即日王視事  
移座于東偏謂左右曰西北者神京所在天威不遠顏  
咫尺某豈敢寧居乎宋賜錢俶久懸於制誥每懷忠正  
簡冊雖將印盛列于鼎鐘極恩久懸於制誥每懷忠正  
常用欵嘉今封卿為吳越國王加食邑一千戶實封一  
百戶見命使臣兼行冊禮故先詔示俾咸知悉宋賜  
錢俶榮于朕惟上天助佑四海晏清車書混一於華夷  
露滋榮于稼穡幸歲時之大稔政庶務之小順順一陽  
而再陟郊壇結三獻而恭陳告謝荷神之昭格覃慶  
澤于幽遐乃眷保臣方膺重寄表率恒高于華夏鎮臨  
帥檢校太師尚書令吳越國王錢俶爾既推誠而奉朕

表忠記卷之七下 吳越世家 三六

朕當開懷而獎爾是名位爾令子為子守臣授雙節于天  
兩藩兼都督之名位爾令子為子守臣授雙節于天  
朝誠以顯元帥之隆重效一方之職貢豈不表臣子之  
忠誠章加食邑三千九百戶食實封三百戶吳越國王  
稱羹羹如故符至奉行宋授錢俶尚書令兼中書令勅  
功爾吳越國王錢俶天賦純誠資尚書令兼中書令勅  
咨爾吳越之機列鼎鳴鐘世襲公王之資秘畧王鈐金匱生  
知戰伐之職貢維勤特授大謀共除殘孽訓練勇之士  
重梯航之職貢維勤特授大謀共除殘孽訓練勇之士  
幸勤寇敵之威簡自朕心豈忘嘉獎捷書繼至賞典亟  
行載徵耆老之文俾盡優崇之禮爾其恭膺休命善撫  
奧區知荷寵以難忘思審終之為美庇民尊主傳帶彌  
于無虞翼子貽孫保箕裘而不墮扶成昌運承先令圖  
可特授尚書令兼中書令天下兵馬大元帥散官如故  
功方賜錢俶劍履上殿唐汾陽以累贈元老乃命詔書不  
斯越其章乃殊乎禮谷爾吳越國王錢俶岳重雄名神  
符妙畧橫江負海三十年昨以吳人不庭致使王師問  
之節爵位崇極踰三十年昨以吳人不庭致使王師問







使士民縱樂詔開封增兩夜自是始 侯騎錄京師元夕放燈三夜錢氏納土進錢買兩夜今十七十八夜燈因錢氏而添之 家王故事先臣開寶九年二月入朝臣與太宗敘兄弟之禮命中人翼起之先臣叩頭辭讓繼之以泣方得免 後山詩話吳越後王來朝太祖為置宴出內妓彈琵琶王獻詞曰金鳳欲飛遣掣情脈脈看即玉樓雲雨隔太祖起拊其背曰誓不殺錢王東軒筆錄錢俶入朝太祖禮甚厚然自宰相以下皆有章疏乞雷俶而取其地太祖不從及賜還本國復宴于殿內取一黃復封識甚密以賜俶俶以途中密觀洎即途啟之凡數十軸皆羣臣所上章疏俶自是益感懼江南北平遂乞納土 石燕語吳越錢俶初來朝將歸朝臣上疏請雷勿遣者數十人太祖皆不納曰無慮俶若不欲歸我必不肯來放去適可結其心及俶辭力陳願奉藩之意太祖曰盡我一世盡你一世乃出御封一匣付之曰到國開視道中勿發也俶載輿舟歸日焚香拜之既至錢塘發視乃羣臣請雷章疏俶覽之泣下曰官家獨許我歸我何可負恩及太宗即位以盡一世

長壽齋下 吳越蒙 三九

之言遂謀納土 貴耳集吳越錢王入朝太祖日謀下江之南許以舉兵援助歸語其臣沈倫倫再三嗟嘆錢王叩之倫云江南是兩浙之藩籬堂奧豈得而安耶大王指日納土矣 王壺清話黃夷簡開雅有詩名在錢忠懿王俶幕中陪尊俎二十年開寶初太祖賜俶開吳鎮越崇文耀武功臣遣夷簡謝于朝將歸上謂夷簡曰歸與元帥言朕已於薰風門外建離宮規模華壯不減江浙兼賜名禮賢宅以待李煜與元帥先朝者即賜之今煜則將以精兵堅甲奉之元帥助我乎無為他謀所惑果然則將以精兵堅甲奉之元帥助我乎無為他謀所惑果主幣三見于天豈敢自誣即當遣還也夷簡受天語悅于我胡以私為對始歸見事大難王或果以去就之計見決疾于安溪別業保身潛遁夷簡山居詩有宿雨一番疏甲嫩春山幾培茗旗香之句雅喜治宅咸平中歸朝為賜歸國羣臣多請雷俶而使之獻地太祖曰吾方征江南俶敢不歸治兵以攻其後則吾之兵力可減半江南若

使子惟濬來貢上嘗幸趙普第時吳越方遣人遺普書及海物十瓶上命啟之則滿貯瓜子黃金也普惶恐對曰臣未發書實不知上笑曰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耶因命普謝而受之 西齋話記太祖之御極也忠懿王錢俶親奉職貢以脩藩臣之禮禮成辭歸面欽感遇俯首流涕且曰子孫盡忠孝太祖曰但盡我一世耳後世子孫亦太平與國三年詔俶來朝俶舉族歸于非爾所可及也 太平興國三年詔俶來朝俶舉族歸于京師國除吳越備史補遺太平興國二年夏五月王命除之境內諸州城有白露及防城物亦令撤去之三年春二月六日王發國城三月二日次揚州勅遣問門使梁迥內班閻承翰來賜王湯藥茶酒及押諸司官迎接七日次洪澤驛勅遣供奉官李思彥至賜王湯藥一金盒王鞍轡馬一散馬三十四匹玳瑁毛紅暖衣等物及賜從行將校有差十五日王次宿州又遣入內小底副行首蔡守恩齎詔至賜王龍茶三觔以金盒盛之御酒二十瓶荔枝鵝梨石榴共六百顆以銀裝籠子盛封濟迎候以內班李神祐領翰林儀鸞御厨諸司隨世子

長壽齋下 吳越蒙 三九

至賜御筵一席是日王即遣節度使孫承祐自京至傳宣闕陳謝是月二十三日王次陳雷孫承祐自京至傳宣無問二更閣門使梁迥又至復傳宣撫問二十四日王至京師勅詔皇太弟開封尹廷美賜宴于迎春苑仍遣賜王對衣八事玉排方腰帶金器二千兩銀器一萬兩細衣三千疋玉轡鞍馬一匹是日王安居于禮賢宅二長春殿王進法酒五百瓶金銀器物三千兩綾錦一萬事龍鳳香等二萬事翼日遣使賜王生料羊二百口法酒三百瓶粳米二百石雜買錢一萬緡草料柴灰稱是又賜從行將校等官錢三萬緡羊食物等十廩三十日賜果子三十盒法酒一百瓶蒸羊食物等十廩三十日詔王宴于後苑王復進寶玉金銀酒器等三千兩通天犀帶一條龍鳳龜魚帶六事時太宗命射每中的者即進金銀器三百兩太宗中的者六夏四月八日詔王宴于崇德殿二十三日晚王于後苑二十六日詔王宴于南郊御莊王又上酒器金銀器皿等共二千餘兩王酒酣至暮而歸第次日遣內司賞賜王御衣紅袍一副綵衣六事寶帶一條金銀酒器三千兩細馬四匹御馬一匹儀鸞一副是日王進拜表謝恩仍請以吳越封疆歸







端拱元年勅遣中使進王為鄧王八月二十三改許王  
 于後苑命世子惟濬侍坐泛舟于宮池雍熙四年二月  
 十三日詔王宴于長春殿至暮歸第六月五日詔王  
 使等官有差又賜長春殿至暮歸第六月五日詔王  
 及未官者子弟并下校承祜王禮惟濬等節度  
 一子惟濬禮治並宅為節度使十五日後王禮惟濬  
 武宣德守道功臣以弟宏儀宏信並王禮惟濬等節  
 千戶仍充天下兵馬大元帥仍改賜信並王禮惟濬  
 具國史書吳越封王為淮海國王食邑一萬戶書令  
 增廣之無真主此王其國之錢氏所願也即于治所  
 天下無真主此王其國之錢氏所願也即于治所  
 當十倍若改舊為新有吳越錢氏所願也即于治所  
 日王若改舊為新有吳越錢氏所願也即于治所  
 錢尚父鏐始兼有吳越錢氏所願也即于治所  
 年屬丑為牛可謂牛錢而破矣以公府有術者告  
 為社稷堅牢之義後至會孫破族入朝因而除喜以  
 踏破汝堅牢之義後至會孫破族入朝因而除喜以  
 小兒婿大為錢塘土之應無南北與西東或問其說  
 兩浙都去有納地穩更無南北與西東或問其說  
 家得故鄉每代不一如鄉也咸淳臨安志錢氏時有  
 鄉和向謂一蛤蚶如凡羅列十餘種以進觀錢氏時  
 自使吳越忠懿王宴之因食蛤蚶進觀錢氏時  
 奉使吳越忠懿王宴之因食蛤蚶進觀錢氏時  
 耳錢王因舉酒命曰白雲石碧波亭上迎仙客陶對  
 絕能不再掃松山願王之德遂所安無恤隆緒拜  
 能守之日祀又先能死社稷各遂所安無恤隆緒拜  
 杭之日祀又先能死社稷各遂所安無恤隆緒拜  
 敬授于昉遂起州民兵投闕以辭曰嗣孫必不還  
 考功郎昉遂起州民兵投闕以辭曰嗣孫必不還  
 非久身圖于朝願納圖貢昆蟲草木亦無所傷朝廷  
 一以圖于朝願納圖貢昆蟲草木亦無所傷朝廷  
 顧俶曰朕固不爾益跋扈之惡勢不可已卿能白川  
 駕至并門繼元降御崇臺戮其拒王師者流血滿川  
 至并門繼元降御崇臺戮其拒王師者流血滿川

表史記卷之七下 吳越世家

萬餘事金銀龍鳳船舫二百艘銀裝器械七十萬  
 四十餘事金銀龍鳳船舫二百艘銀裝器械七十萬  
 千餘事金銀龍鳳船舫二百艘銀裝器械七十萬  
 二千餘事金銀龍鳳船舫二百艘銀裝器械七十萬  
 紫金獅子帶七條黃金九萬五千兩銀一百二十  
 樹等通犀帶七條黃金九萬五千兩銀一百二十  
 錄今得而取書唯大者如褚黃犀帶龍鳳龜魚人  
 命特詔尊王後序行于世天禧四年文德無復文  
 十卷恭撰後序行于世天禧四年文德無復文  
 林學士陶穀皆撰集三百餘篇目曰政本國相元德  
 好吟咏在國中編集三百餘篇目曰政本國相元德  
 服稱王當之惟洪大度等揚懼而退普聞之召惟濬  
 也豈可主上殊命火焚之遇故左右大臣咸有慎勿  
 荷蒙主上殊命火焚之遇故左右大臣咸有慎勿  
 取當時簿籍命火焚之遇故左右大臣咸有慎勿  
 事恐不測王曰且姑休矣我當取案籍考視之入朝  
 用狀上惟濬懼王曰且姑休矣我當取案籍考視之入朝  
 之惟濬懼王曰且姑休矣我當取案籍考視之入朝  
 極多今未鞠劾者恐累元帥耳請具所遺之物列財  
 召王世子惟濬至謂曰朝廷知盧多遜求取元帥財  
 平與國中趙普再入相盧多遜罷為兵部尚書一日  
 王孝友有涕出者由是廢王無憂廢之恨終以疾卒  
 非鼓樂聞于庭北至奉勤厚進貢之物初廢王嘗  
 陳列于庭北至奉勤厚進貢之物初廢王嘗  
 有朝廷使至接奉勤厚進貢之物初廢王嘗  
 用細絹紫綉食不重味稟性謙和未嘗忤物在藩  
 無比王性儉素自奉尤薄常服大帛之衣帷帳皆  
 洛陽縣賢相里陶公原王任太師尚書令兼中書  
 月丁酉遣中使押翰林儀鸞衛薄鼓吹葬于河南  
 郭贊持節追册為秦國王儀鸞衛薄鼓吹葬于河南  
 生訖薨實周甲子至京師太宗御文德殿命工部  
 四鼓而復生復以端拱元年八月二十四日王喪  
 于正寢之上光燭滿庭元天禧四年八月二十四  
 章詩什數篇之西軒命左右讀唐書數篇命諸子孫  
 王千寢齋之西軒命左右讀唐書數篇命諸子孫  
 王千寢齋之西軒命左右讀唐書數篇命諸子孫

表史記卷之七下 吳越世家







帖與墨林此帖草法酷似碑本已足貴况真蹟乎四鼓  
窗小廣吳越忠懿王以天威四年八月二十日四鼓  
生以端拱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因樹屋書影南唐  
大流星墜于正寢之上光燭滿庭死吳越王以  
李後主以七月七日死吳越王以七月七日死  
八月二十四日生亦以八月二十四日死吳越王  
同如此海鹽姚叔祥云後主以故國不堪回首句及徐  
鉉所探語賜牽機藥死忠懿王禮最優宜無它顧兩王  
皆以生辰死者蓋街忌未消各借生辰賜酒陰斃之耳  
咸淳臨安志吳越國恭懿太夫人吳氏名漢月錢塘  
人中直指揮使珂女也幼以婉淑奉文穆王元確性慈  
謙而節儉尚黃老學居常布練而已每聞王決事有及  
重刑者嘗頌慶以仁恕為言諸吳每有遷授皆峻阻之  
及其對多加訓勵有過失必面責之故諸吳終夫  
年四不謫恭懿忠懿吳國順德太夫人周廣順二年薨  
軍節度使吳延福吳越王俶之舅也或告延福有異圖  
庚申倣遣內牙指揮使薛温以兵圍其第收延福兄弟  
五人睦州刺史延遇恐懼自殺其弟延福兄弟流  
涕日先夫人之同氣也我安忍寅法皆除名徙諸州卒

五代史記卷之七 吳越世家 三

全母氏之族咸淳臨安志吳越忠懿王妃孫氏名大  
真錢塘人性端謹而聰慧每延接姻親泊諸宗屬皆盡  
恩禮好學讀書通毛詩魯論之義性嚴重而無浸漬之  
說其下畏而重之向儉約居常非受參謁未嘗為盛飾  
將帥之征毘陵也孫氏居國城遣內侍撫問諸將及從  
人周顯德未封吳越國賢德夫人國初進封賢德順  
睦夫人至開寶九年吳越隨俶入覲勅封吳越國王妃  
以爾賢明有素令淑流芳儷我元臣開于列國推心傾  
戴金軒趨象魏之朝翟衣見珩璜之飾以前古未行之  
魚軒趨象魏之朝翟衣見珩璜之飾以前古未行之  
為明朝特出之思是年得病于途薨年四十五清異  
錄吳越外戚孫承祐奢僭異常用龍腦煎酥製小樣驪  
山山水屋室人畜林木橋道織悉備具匠者畢工承祐  
大喜贈蠟裝籠腦山子一綠一塊又吳越孫承祐富  
傾霸朝用千金市得石一暗竅出煙一則孫承祐直  
為博山香爐峯尖上作一暗竅出煙一則孫承祐直  
凌空實美觀視親朋傲之呼不二山又孫承祐直  
右嘗饌客指其盤筵曰今日坐中南之蟪蛄北之紅羊  
東之鰕魚西之粟無不畢備可謂富有小四海矣樂

善錄孫承祐吳越王妃之兄貴近用事每一小飲殺命  
數萬斷唯旋魚臠肉為膳以供膳一殮羨凡二十品設  
不眠構火以次薦之王常以大片生龍腦十賜承祐  
承祐對使者索大銀鑪作一聚焚之曰聊以祝王壽及  
歸朝為節度使索大銀鑪作一聚焚之曰聊以祝王壽及  
焚燭二炬燃龍腦二兩征范陽頓城下餉魚召諸帥食  
水陸咸備性嗜魚作一黑漆大水斛貯水養魚令役夫  
擔負以從但恣口腹不計其費死不數年子孫皆乞丐  
多餓死者楊文公手記其事因錄出以爲豪侈者戒  
咸淳臨安志吳越王俶仰氏墓在龍井山放馬場老學庵  
嶺下又吳越王妃越忠懿王賢德順德在龍井山放馬場  
筆記錢王名其居曰握髮殿吳音握惡相亂錢塘人遂  
謂其處曰此錢大王惡發殿也清異錄吳越稱雲上  
瓜錢氏子弟逃暑取一瓜各言子之數言定剖觀負  
者張宴謂之瓜戰又錢俶以弟信鎮湖州後圍芙蓉  
枝上穿一黃玉珠枝梢交雜不知從何而穿也信載幹  
取珠以獻人謂真仙來遊雷此以驚世耳侯鯖錄今  
得臣庶用之故云秘色隨手雜錄錢王有外國所獻

五代史記卷之七 吳越世家 三

頗眩伽寶其方尺餘其狀如水精云可厭十里火殃乃  
置于龍興寺佛髻中餘抗數回祿而龍興寺改爲太  
益嘗焚其殿柱木悉灰燼而烟焰竟不熾皇朝直齋書  
平祥符寺自唐至皇朝凡有十寶此其一也直齋書  
錄其父遺事二卷錫資之物家王故事一卷錢惟演撰  
記其父遺事二卷錫資之物家王故事一卷錢惟演撰  
卷婺州刺史錢儼撰記其兄俶事迹俶以戊申正月嗣  
位以宋獨持短表自獻封疆將三千里錦繡山川三  
臨以宋獨持短表自獻封疆將三千里錦繡山川三  
郡魚鹽世犯輕重各出固國錢氏之家恐係遠房或高  
皆不問罪元孫無居址者可以命錢氏到日如朕親行  
會祖至會元孫無居址者可以命錢氏到日如朕親行  
七人指躬安歇無官者可以命錢氏到日如朕親行  
令自措躬安歇無官者可以命錢氏到日如朕親行  
議讒言奉持戒與國同休宋錢氏到日如朕親行  
此書永為照據與國同休宋錢氏到日如朕親行  
寵功臣幸著帶河之誓周尊元老遂分表海國王詔  
奄宅勾吳早綿星紀包茅入貢不絕于累朝羽檄起兵  
備嘗于百戰適當輯瑞而來勤爰以提封而上獻宜遷



內地別錫爰田彌昭啟土之榮俾增書社之數吳越國  
 策其府近者慶沖人之踐阼奉園珍而朝齒革羽毛既  
 脩其常貢土田版籍又獻于有司願宿衛于京師表乃  
 心于王室眷茲誠節宜茂寵光不遠舊封載疏千里之  
 長淮之奧壤建茲大國不遠舊封載疏千里之疆更重  
 四征之寄疇其爵邑施及子孫永夾輔于皇家爰對揚  
 于休命宋罷錢俶天下兵馬元帥詔分茅胙土所以  
 彰度越之辭敦論再三舊章爰推異數乃有體好謙之  
 德讓之辭敦論再三舊章爰推異數乃有體好謙之德  
 固讓之辭敦論再三舊章爰推異數乃有體好謙之德  
 止之風淮海國王錢俶方岳炳靈風雲通感奄有勾吳  
 于地不忘象魏之心掃境來朝舉家宿衛籍其土宇入  
 萬戶之封併加寵章用答忠順而乃履形表疏願避官  
 榮發于深衷誠不可奪若以靈臺偃伯武庫彙兵天下  
 一家書軌之無外五侯九伯征伐之不行願寢元帥之  
 名勉徇由中之請其乃世祚明德存于帶礪之盟帝賚  
 良弼寵以昭德勉膺泥澤克副眷懷可罷天下兵馬大元  
 帥餘如故宋追封錢俶秦國王冊文吳穹眷祐賢哲  
 誕生稟象緯之純精負經綸之盛業作民父母為國翰  
 垣其存也冠中臺而長諸侯其沒也峻嶽章而崇禮命  
 峇兩故安時鎮國崇文耀武宣德守道功臣武勝軍節  
 度鄧州管內觀察使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師尚  
 書令兼中書令使持節鄧州諸軍事行鄧州刺史上柱  
 國鄧王食邑九萬七千戶食實封一萬六千九百戶賜  
 劍履上殿詔書不名錢俶嗣祖考之舊德奠東南之奧  
 區開國承家本仁祖義以忠孝而保社稷以廉讓而化  
 人當武庫職兵洞閱詩書之府洵秣陵問罪雄張角  
 名當武庫職兵洞閱詩書之府洵秣陵問罪雄張角  
 高嘉明哲而保身務傾輸而竭節盡獻土壤來歸闕庭  
 予嘉乃功洵錫殊寵而道隆簡退志尚謙沖履解卻毅  
 之權難奪范宣之讓朕深維勤舊俾就養頤爰出殿于  
 大邦庶聿臻于眉壽式繫元老求輔助躬何天道之難  
 謀嗟梁木之斯壞長河既往空存嗟悼廢于臨朝寧酬云  
 但見雲臺之像贈聘從于異等嗟悼廢于臨朝寧酬云  
 國之勛未稱蓋臣之分庸加典册以厚始終今遣使大  
 中大夫尚書工部侍郎上柱國汾陽郡開國侯食邑一

表忠記卷之七 吳越世家 三十九

千戶賜紫金魚袋郭贄持節贈爾為秦國王嗚呼德無  
 不報于敢忘于格言魂而有知爾尚歆于天命宋贈  
 錢俶尚書令諡朕以茂對景靈誕敷明命乃眷育材之  
 地首推錫類之恩朕特示寵章用旌元烈咨爾直集賢  
 上都世功大庇吳越之民實隆軒冕之緒稟剛正之質  
 不愧于前燕友謙之風自致于多福遺芳景行鍾厥  
 後昆允彰燕翼之謀宜錫褒崇之命納言華秩位冠天  
 臺賁諸山原永耀門闕可贈尚書令宋贈錢俶位冠天  
 兵馬都元帥敕朕昨者虔陟嘉壇恭承大祀協異風而  
 命易法解雨以推恩眷惟綸掖之近僚式沛漏泉之新  
 錢易父故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吳越國王錢俶位冠天  
 王功聯冊府明敏嚴毅國史具書人臣極隆天爵自奉  
 襲齊桓之業挺忠孝以無遺振秦伯之風敦揖讓而斯  
 在果鍾佳嗣為我詞臣得之本心克濟其善雖風樹之  
 乃世官舉而贈之尚冀欽奉可特贈天下兵馬都元帥  
 仍封讓王餘贈如故蘇軾表忠觀碑熙寧十年十月  
 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臣抃

表忠記卷之七 吳越世家 四十

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  
 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  
 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  
 巢名聞江淮復以入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  
 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州以奉董昌  
 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獻王仁佐遂破李  
 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四大出兵攻景以  
 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觀三世四王與五代相  
 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  
 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于無辜之民罔有子遺而  
 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  
 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賦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  
 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舞之聲相聞至於今不廢  
 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而  
 蜀江南負其險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  
 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為城醜血為池竭天  
 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  
 吏于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朝廷甚大昔實  
 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脩其祖墳塋祠以道  
 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



傷嗟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答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道微歲各植其草木有不

錢氏家 聖一

至于英豪草竊亦多自託于妖祥豈其欺惑愚眾有以用之歟蓋其興也非有功德積漸之勤而黥髡盜販崛起于王侯而人亦樂為之傳歟考錢氏之終始非有德澤施其一方而百年之際虐用其人甚矣十國紀年錢

封盡歸王化撫萬邦之生聚皆樂土風近又吳越王誠願輸奕世之規疆盡入大朝之封域均茲恭順特

錢氏家 聖一

錢悉除之至道三年八月即位未改元交獻通考致堂胡氏曰錢氏當五代時不廢中國貢賦又有四隣之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八

廬陵歐陽脩撰

南昌彭元瑞注

徐無黨原注

劉鳳誥排次

閩世家第八

王審知字信通光州固始人也父恁世為農五代史王審知字信通光州固始人父恁世為農民五國故事閩忠懿王諱審知光州固始人馬令南唐書王審知為農淳熙三山志王審知字詳卿本瑯琊人高祖睦唐貞元中為光州定城令遂世為固始人也冊府元龜王審知身長七尺六寸兄潮為縣史唐末羣盜起王緒攻陷固

始緒聞潮兄弟材勇召置軍中以潮為軍校五代史唐廣明中黃巢犯闕江淮盜賊蜂起有賊帥王緒者自稱將軍陷固始縣審知兄潮時為縣佐緒署為軍正九國志潮字

信臣五國故事長兄潮次是時蔡州秦宗權方募士

以益兵乃以緒為光州刺史召其兵會擊黃巢緒遲留

不行宗權發兵攻緒緒率眾南奔所至剽畧自南康入

臨汀陷漳浦有眾數萬緒性猜忌部將有材能者多因

事殺之潮頗自懼軍次南安潮說其前鋒將曰吾屬弃

墳墓妻子而為盜者為緒所脅爾豈其本心哉今緒雄

猜將吏之材能者必死吾屬不自保朝夕况欲圖成事

哉前鋒將大悟與潮相持而泣乃選壯士數十人伏篁

竹間伺緒至躍出擒之王壺清話時又有大將王緒令軍中無得以老弱自隨犯者斬

王潮兄弟獨扶其母緒責之曰軍皆有法未有無法之軍汝違吾令而不誅是無法也三子曰人皆有母未有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七下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七下

吳越業

四三







破家者祖考皆訴於水西大王使來追爾覲方有勢  
 人懼不敢言翌日覲自府馳歸急召家人設齋置祭之意  
 色悼惶是日里中復見二吏入岷家遂暴卒初審知俗  
 起事其兄首倡及審知據閣中為潮立廟於水西故史  
 謂之王西 累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瑯琊王 五代  
 校太保封瑯琊郡王 九國志天祐三年四月封 淳  
 熙三山志懷安開元寺戒壇唐宗鑾輅同京黃滔御  
 此開壇度僧三十人毗沙門天王碑列業有地有地  
 史集靈山有民北道與禮樂忠孝行一事與禮樂進  
 忠職以行府樹神祇以者為一城其防雖永古築而  
 道德以相府之然後謀與禮樂忠孝行一事與禮樂進  
 無地我相府之然後謀與禮樂忠孝行一事與禮樂進  
 有地我相府之然後謀與禮樂忠孝行一事與禮樂進  
 王戊凡六職有禮樂忠孝行一事與禮樂進  
 鋪及神祇於鎮是開元寺大矣哉所謂關六韜于德建  
 利陽全配陰虜世尊帝釋之錫號居須彌山北住水品宮  
 殿無養生法忍住聲聞證不還果謹稽我公之築城入大  
 得地養生法忍住聲聞證不還果謹稽我公之築城入大  
 守地養生法忍住聲聞證不還果謹稽我公之築城入大  
 陽地養生法忍住聲聞證不還果謹稽我公之築城入大  
 丈數也曰大城焉南月城焉而二上高四尺厚  
 十有七尺外城以磚凡一千八百有十餘架以屋  
 日廊其大城之廊也凡一千八百有十餘架以屋  
 為敵樓之層者二有八角立之樓六其者又  
 復以鼓而司更杵凡參差有六謂之廊更鋪其四  
 各以鼓而司更杵凡參差有六謂之廊更鋪其四  
 八其南日福安善門東日通遠門西日清遠門  
 北日安善門東日通遠門西日清遠門  
 門之北日安善門東日通遠門西日清遠門  
 左門之北日安善門東日通遠門西日清遠門  
 暗門之北日安善門東日通遠門西日清遠門  
 迴環一郭水而引以樓三善化兩門雙面遠碧門  
 迴環一郭水而引以樓三善化兩門雙面遠碧門  
 橫交舫走蹄斯大城之制也  
 盛鳥石之嘉樹雲茂草藏獸城上九樓之層者  
 有三間其中七間謂之徘徊敵樓四十九樓之層者

五代史記卷六十八 閩世家

三其門二曰登庸門外郭橋名沙合江沙合門即有相  
 我公之屏左登庸門外郭橋名沙合江沙合門即有相  
 其下之屏左登庸門外郭橋名沙合江沙合門即有相  
 五及之屏左登庸門外郭橋名沙合江沙合門即有相  
 出之謂之橫城其東也城上之門四其制也  
 兩城上之門四其制也城上之門四其制也  
 也其門二曰登庸門外郭橋名沙合江沙合門即有相  
 十其門二曰登庸門外郭橋名沙合江沙合門即有相  
 復與南門城類又水門二其制也城上之門四其制也  
 一與南門城類又水門二其制也城上之門四其制也  
 連介岸泊盤浦斯北以月城之制也城上之門四其制也  
 之負如既而公置軒然翼然真謂天設之府神開之  
 地也言日惟公置軒然翼然真謂天設之府神開之  
 而整萬溟海巨流瀕其左濤雷而浪以鐵石古言得  
 無以加守地不疑矣然則豈不以得地而居守地以  
 地堅壁信不疑矣然則豈不以得地而居守地以  
 以堅壁信不疑矣然則豈不以得地而居守地以  
 江山奇險之為奇險不以城壁鐵石之為鐵石也  
 德樹神祇以居之毘沙門天王自天寶中使于闐道  
 得真池莫不增宇內之敬旋大夫芮國公荆王之塑也  
 凡百城池莫不增宇內之敬旋大夫芮國公荆王之塑也  
 城北也斯新阜之制今城且勝往規也舊元寺尚在  
 向于寺之靈阜之制今城且勝往規也舊元寺尚在  
 珉石奔星其上廬山之精而瑩宮殿俄然化佛舍池  
 飛上奔星其上廬山之精而瑩宮殿俄然化佛舍池  
 將擊工之精搜以象水妙製乎聖質灼灼然如將動搖  
 手擊工之精搜以象水妙製乎聖質灼灼然如將動搖  
 雄於若欲叱下觀之皆謂須彌鐘樓宅是矣于關錫  
 身於若欲叱下觀之皆謂須彌鐘樓宅是矣于關錫  
 萃其矣而復翼僧堂而右遂騰鐘樓宅是矣于關錫  
 靈域也訖命小從而戰歟天因石而碑釋之酒不方  
 戒三願而願從云戰歟天因石而碑釋之酒不方  
 敢願而願從云戰歟天因石而碑釋之酒不方  
 羅師願而願從云戰歟天因石而碑釋之酒不方  
 威通而願從云戰歟天因石而碑釋之酒不方  
 戈以生鼠與蜀人亟之元應蓋大而行之小異况以照  
 季蠻之侵蜀人亟之元應蓋大而行之小異况以照

五代史記卷六十八 閩世家



蛇將奔穴... 吾公之法... 生之無言... 而無言固... 封邑須彌... 大聖乘妙... 聖力塞馬... 儀亡乎塞... 石取之山... 羽之取山... 斯立如祥... 設靈山巖... 忘情閩山... 太祖加拜... 琦里右廟... 封福州為... 升福州為... 遣使泛海... 審知雖起... 江淮故閩... 抵岸往復... 位遣使奉... 貴每以節... 休息三節... 躡敝履十... 以開元通... 錢並州寧... 二年汀州... 子楊沂唐... 宦五代史... 奴出英威...

五代史記卷之八 閩世家 六

審知雖起... 江淮故閩... 抵岸往復... 位遣使奉... 貴每以節... 休息三節... 躡敝履十... 以開元通... 錢並州寧... 二年汀州... 子楊沂唐... 宦五代史... 奴出英威... 而膽落未... 幾有人得... 其本示太... 原者武皇... 眼目而遊... 皆依審知... 進士皆依... 知名進士... 禮下士王... 俊唐相溥... 之

五代史記卷之八 閩世家 七

而大怒及... 徐寅者相... 語王審知... 彼中何父... 徐寅爾今... 不寅引爾... 遂請為王... 閩中王徐... 續懸來列... 御史集丈... 身而古今... 筆繪幅繪... 乎我公之... 有六尺高... 三落毫光... 天照風微... 日斷予一... 臂衛之裂... 一方既覺... 而思現乎... 形昭像也... 斷一

臂誓誠也... 意乃命自... 庶其有植... 俸中將植... 斯佛于九... 其日圓空... 氤五圓成... 鳴自寅而... 與鑄符會... 別鑄符會... 乃鑄符會... 磨瑩雕飾... 丙申會僧... 山之塔院... 相足而十... 及門之八... 乎夢之而... 矣大矣哉... 者以無為... 志之也授... 心印於虛... 象也者以... 有為也



專生殺柄又閩之侯未嘗至幸輔晉時郭璞記曰南臺... 于契神既怠運禪感之若之大小堯之義詐出猶志... 衆善僧而之厥教通為鏡之風陳舜際之義詐出猶志... 衆善僧而之厥教通為鏡之風陳舜際之義詐出猶志...

五代史記卷六十八 閩世家

甲乙昇第巖廊望東浮荆襄南遊吳楚謂安莫於... 閩越誠莫巖廊望東浮荆襄南遊吳楚謂安莫於... 閩越誠莫巖廊望東浮荆襄南遊吳楚謂安莫於...

壽山以昭皇辛酉歲西恩多寶定光誓願以祝熊能乞車駕... 壽山以昭皇辛酉歲西恩多寶定光誓願以祝熊能乞車駕... 壽山以昭皇辛酉歲西恩多寶定光誓願以祝熊能乞車駕...

五代史記卷六十八 閩世家

焉泉我己帝諸人也昧而之乃木窮厥滔馬值閩甲... 焉泉我己帝諸人也昧而之乃木窮厥滔馬值閩甲... 焉泉我己帝諸人也昧而之乃木窮厥滔馬值閩甲...



上黃崎波濤為阻一夕風雨雷電震擊開以為港閩人

以為審知德政所致號為甘棠港

舟多溺覆唐天祐元年瑯琊王審知具碑如昭宗詔

所之其夕雷雨暴作石靈侯三年賜立碑五代史謂

獎人賜號誤又神顯三年賜立碑五代史謂

節禮部侍郎于觀文也三碑今立廟中勅立王德政碑

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持節都督等使進威武軍

州刺史上柱國平章事使持節都督等使進威武軍

王審知德政碑瑯琊王使持節都督等使進威武軍

柱國臣于兢奉勅撰錄夫行尚書禮部侍郎百福

名禹別九州堯可岳莫不束求長輔之師紀郎上

勤克儉之能垂茂久可大之業嗣太叔寬猛之政人

尼富庶之言既茂久可大之業嗣太叔寬猛之政人

以耶也其言既茂久可大之業嗣太叔寬猛之政人

父蘊大祖就祿少州監父恁贈光州刺史繼贈太尉

太尉之歸子也初公兄湖志尚謙恭譽藹鄉曲善和

眾求乃遣禮而請之及統御皆願有積惡屏去其

甚不視事弟軍士等懼無公御皆願有積惡屏去其

以郡安於仲詔弟軍士等懼無公御皆願有積惡屏去其

善獲其安於仲詔弟軍士等懼無公御皆願有積惡屏去其

疾且授金紫以章旅仍具表奏尋加有節度使武軍

後俄融明稟光祿大夫右僕射本軍節度使武軍

雅識理融明稟光祿大夫右僕射本軍節度使武軍

年而足食細柳再歲而昏而農夫釋耒而止春

以勵精為理強者抑而弱盡處以安而豐

給時齊版圖既倍得而孔殷以安而豐

雖服之底近漢先中或遇於艱亦絕輸於庫

盈共仰勤劬咸知匡戴常以學如之設是為教

五代史記卷第八 閩世家

十

乃令誘掖童蒙與行教讓幼已佩於師訓長皆與於

或之因飢饉薦臻秀特盛問川為苦藿蒲易聚穴難探

仁俾之觀昭泰服遂以十年之入氣祲遠致廓清一

况今彼額滋廣即山自利任土之職務空存四防而

臣名額滋廣即山自利任土之職務空存四防而

至公按燧仍患崎嶇三司之職務空存四防而

大雄切之崇上善之因權法重興導規如宏業而

塔多捨淨財日麗飛牙象更演毘尼之藏而虹盛

罕通羣費皆同妙佛亦類海來集照麗向遠漸歸

中孚致其內附雖云異類亦類海來集照麗向遠

於往史條支雀卵可繼於前自燎燬西秦煙飛

觀魯壁之遺編莫不周陳之簡求第必假禦衝之

軸寫遠貢到飲之當偃革之期七德方修必假禦衝

備是以恢張制度固護基程功而莫匪子來作事而

適當農隙立崇爨之百雉表巨屏於一方嚴邑湯池

何起帑折筋帶固不可悉重征稅商致之而逸兵

工賈以之而彈貧公則盡去繁苛得填郊郭擊

匪絕往來之衝舟駁皆除而激俗得填郊郭擊

肩競敦讓通風驟觀樂康而激俗得填郊郭擊

帆怪蕩漾以通舟駁觀樂康而激俗得填郊郭擊

感必通其難如響祭罷一公乃震雷暴雨若稷

則移其艱險別注平流雖夕雷暴雨若稷

甘棠異神而語靈侯與夫召公之德化所及

山不有同臣誰康矣於戲辨貞平章於石

不有同臣誰康矣於戲辨貞平章於石

夫檢校司印誰康矣於戲辨貞平章於石

薄以保爵祿未稱食邑千戶食實調披人盡泰公

兄審邽自守郡一紀于茲馬皆調披人盡泰公

五代史記卷第八 閩世家

十一



惟絕一陸時氣稟溫公以頡頏政伴魯衛可謂高明輝映  
 超格都尉德服也華天國之元帥老等懷化誓  
 節度都尉德服也華天國之元帥老等懷化誓  
 願紀功庸列狀上聞請願陳保元帥老等懷化誓  
 著匪石建龜象合徵章願陳保元帥老等懷化誓  
 嘗詠皇華往宣宸旨已於觀聽親飲會今之執簡濡  
 毫得舟機濟川內思備陳股肱賢惟詞乃作銘曰  
 麗天得舟機濟川內思備陳股肱賢惟詞乃作銘曰  
 寧條有則遠材為疾時伯氏雄泉人仰德求瘼斯勤  
 彼行越有典實英傑地列高封心魏關聖澤汪寧元  
 啟連營稟令航海為光奉循秦鏡道自靜比洋屋  
 仁征之術公田什梯山以有程守勿失輕徭薄賦  
 周載路高掩黃一約以鄉校皆遊童梁竟欣雅道  
 歌靡儒風優惟追吹毒久依山福慶聚佛齊之國  
 靡法寶苑勝自東縣山拱北墜簡遺編繕寫精研  
 綏之德架浪自東縣山拱北墜簡遺編繕寫精研  
 臺軍關武觀森然番緇其勤雖來連雲永制爾敵壯  
 我軍關武觀森然番緇其勤雖來連雲永制爾敵壯  
 惟神改驚濤不稅靈祇力保千艘步龍驟挺彼七  
 平四惟公能事大推心元帥在梁武步龍驟挺彼七  
 茂績盡瘁宣力國之推心元帥在梁武步龍驟挺彼七  
 柄重以徽章寵分異姓寅歲銘功萬古英貞鼎任  
 垂之無窮天祐三年丙寅歲銘功萬古英貞鼎任  
 將仕郎前守京兆府西華縣尉直宏文館王倜書  
 瑣言福建道以海口黃縣尉直宏文館王倜書  
 閩王耶道以海口黃縣尉直宏文館王倜書  
 甲神自稱耶安王許助開鑿及覺於役乾寧中因  
 劉山甫躬往設祭具述所夢觀之風雷暴興因命  
 具見山甫乃於於僧院憑高觀之風雷暴興因命  
 魚非龍鱗黃鬣赤凡三卷港雷從事已開一港  
 行旅當時錄奏賜號二卷港雷從事已開一港  
 族也著金溪閑談十二卷港雷從事已開一港  
 絕無其人收得海隅迢遞莫可搜訪今之所集云  
 山前即寺祈雨僧義收後梁時人貞明三年春不  
 縣萬歲寺祈雨僧義收後梁時人貞明三年春不

五代史記卷六十八 閩世家 十一

五月義收以膏蒸指不雨積薪通衢祈七日自焚炬舉  
 而後雨出以遊洪州將歸俗遮畱乃截左臂付之曰  
 像以臂附之今真身住寺其審知同光三年卒年六十  
 四諡曰忠懿五代使閩王審知諡曰忠懿五代使閩王  
 年審知卒子延翰嗣為弟延鈞所殺錢昱忠懿王廟  
 碑文若夫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事者眾所聞矣其  
 功及於國道以黃石立祠皆因遺跡汙陽致祭實表  
 罕有共倫是以黃石立祠皆因遺跡汙陽致祭實表  
 功故聖人之制也法施於民則祀之勞定國則祀之  
 荷無所稱實曰誣祭惟忠懿王非祀之勞定國則祀之  
 詳卿姓王氏本瑯琊人善將政以及民因遷家於唐  
 貞元中為光州刺史贈太尉光祿大夫父蘊秘書  
 遂世為固始人矣會祖光州刺史贈太尉光祿大夫  
 少監父恁累贈太尉光州刺史贈太尉光祿大夫  
 以盤根九曲洪河本自仙源而析派若非神氣豈  
 生命世之才公即太尉季子也形質魁秀機敏知  
 英雄之氣者必相友學遠近服其義勇隣里推其孝  
 五典之書暗合萬人交之敵遠近服其義勇隣里推其孝  
 弟常有相者極人臣自是公竊負之壽皆一體  
 也而季當位極人臣自是公竊負之壽皆一體  
 原軫念恭事孟仲嚴若父焉乾符末鯨鱗全滅  
 落摩牙吹血慨不能安民濟物豈勞虛生乎於是  
 征戰公蓄憤夫不氣負於傷殘未裂裝四海驚  
 自誓曰大丈夫極溺揀焚之志豪俠相許寢食不忘  
 時待價已具極溺揀焚之志豪俠相許寢食不忘  
 鵬未飛已具極溺揀焚之志豪俠相許寢食不忘  
 王緒者憑巢寇之戈矛盜顧其幸災樂禍因乃大  
 無厭但思於弱寇之戈矛盜顧其幸災樂禍因乃大  
 焉及秦宗權復收士民以廣隊伍於是公之昆季咸  
 無善隣之助遂率眾以作竄欲避地而安玉石俱焚  
 執能分財助遂率眾以作竄欲避地而安玉石俱焚  
 畏其塗炭之五馬避鋒刃豈知兵忌不戢人慎無  
 蒲騷者終至敗亡好軍眾不賓遂為部下所害公  
 轉垂同義之心適當軍眾不賓遂為部下所害公  
 誠信累涉艱危既失人眾遂推公而立之公居下  
 可以無主將不危既失人眾遂推公而立之公居下

五代史記卷六十八 閩世家 十二



事二兄常若嚴訓豈有弟為大將居以不忘乃曰予早  
長之潮以帥其眾仍獲清源為所理之地公由是惡道  
途征繕中則經營運籌之通實欲致理一方射平羣盜外  
惟順冬緘而不遜廉察遠之勝負預知攬奪之澄清可待  
尊奉題緘而逆取公比綠觀戮因得微詞遂舉勤王之師  
以伸弔民之義躬事戈甲身臨矢石一網難逃遂為海  
梟年而堅壁遂陷元惡乃布恩凡曰脅從悉命宥過  
用仁信以御下既元惡以恤民令未決旬已聞致理百  
姓愛之如父母三軍畏之如神明又成功不居讓德  
無媿送迎長兄潮遷理是郡復請仲兄能成居舊邦武  
肅王表率諸侯蕩平大憝吳越歸於賜履江淮成奉  
於專符印其能務忠勤遠求薦擢遂授本道廉察及  
泉州符印其能務忠勤遠求薦擢遂授本道廉察及  
靖亂獲武軍俾提旄鉞之權海挺災久勞我武東南  
州為威勳績也泊元昆阻謝眾庶歸依公乃恭受遺言  
副使獎勳績也泊元昆阻謝眾庶歸依公乃恭受遺言

五代史記卷之八十八 閻世家 十四

武侯朝命明年春帝恩遠降人欲自從初授公檢校刑  
部尚書威武軍節度使馬副大使將委什連之任攸居  
武善政聞天於是進端揆之資正元戎之任齊壇高築  
軍使相特錫分州司屏翰之權握從元鼓擊之任未幾  
居未弭聊同指臂之相隆推之資正元戎之任齊壇高築  
難式資補袞俾重之相隆推之資正元戎之任齊壇高築  
言念七闕之袞俾重之相隆推之資正元戎之任齊壇高築  
武庫九遷公致君愈勤私門非恒例也自是日鍾錫不繫  
逢九遷公致君愈勤私門非恒例也自是日鍾錫不繫  
除一懋德豈限風雨不其志昭皇累嘉輸忠節別錫異數  
實封懋德豈限風雨不其志昭皇累嘉輸忠節別錫異數  
唐命已歸於新室公知微不爽居周欺不厭於有  
位也纓顧師之尊榮已極子儀中令之貴攻限維同  
封也纓顧師之尊榮已極子儀中令之貴攻限維同  
尋復進封師之尊榮已極子儀中令之貴攻限維同  
也神京克復仍改寓縣咸欲敦柔遠之心先下念功之寄  
遂增井賦仍改寓縣咸欲敦柔遠之心先下念功之寄

方推拱極既安邊惟治民素屬於憂勤而得疾遽從  
於綿綿百靈無效五福先全以同光三年十二月十二  
日薨於正寢享年六十有九錫終之典冊尚書令諡文  
既增老之悲豈怪錫終之典冊尚書令諡文  
禮也公生當離亂之運出值艱難之秋割據一方膏  
通南得深溝高壘之故有披堅執銳之眾瞻水陸之富  
也連內用之袂投澠河之山積粟於洛口者不足言其  
涵則不赦令比秋霜之嚴恩本無私惠如冬之煖畧  
犯道非吏以法繩此可以稱善為政矣言必從於簡畧  
惟欺非正詞不入於聽非公事不宣於口居常無聲色  
自樂平生以禮義自守念十家之產者躬行節儉懷  
子之歌者心誠荒唐每當燦石之威未嘗操扇屬  
鳴神之後可以見嚴喪立身矣與崇儒道好尚文藝  
百訓設更舊俗豈須齊魯之變自成洙泗之鄉此得  
以風化矣懷尊賢之志宏愛客之道四方名士萬里  
咸稱善教有蓬瀛謫仙駕鶴舊侶或因官而忘返者或假

五代史記卷之八十八 閻世家 十五

遂而借去者盡赴築金之禮皆歸管瑁之行其餘草澤  
蒐羅地奉道饗神無非克誠足以監德然而素欽釋典  
天事法門善善皆臻何德不報無漏上智必固乃庶  
大廓有容麗水之伽藍偏滿於樂國煉山之堅固鑄  
諸令身銘麗水之伽藍偏滿於樂國煉山之堅固鑄  
六令身銘麗水之伽藍偏滿於樂國煉山之堅固鑄  
常為侍險之稱善求福矣功惟理亂志在盡忠安不忘危  
郡高枕三邊雖此彭彭致霸大周違與國之道至覆孟  
之患固不富貴者三十年傳善守位矣且天惟祐德民  
懷仁公饗富貴者三十年傳善守位矣且天惟祐德民  
人仁公饗富貴者三十年傳善守位矣且天惟祐德民  
遷箕裘舊政以如實關以時之盛不亦大乎迨茲變  
工商負圖當保境向化之功今大元帥吳越廟以存  
我師負圖當保境向化之功今大元帥吳越廟以存  
運偶負圖當保境向化之功今大元帥吳越廟以存  
於民庶思咸悅於定功之初行與滅絕國王之義既  
雖子孫異代已同薰燼之香而春秋二時宜陳遊豆之  
禮遂命以公舊第為忠懿王廟仍春秋二時宜陳遊豆之  
修於廢祭藩侯遂立於叢祠行馬戟常祀之數霸主爰



尊酒蚤薦惟馨望山庭日角之容立借老于飛之像庭  
庶未周於工績槐植旋改於光陰舊徑難尋已絕羅舍  
之蘭菊重門長閑但多仲蔚之蓬蒿元帥吳越國王  
缺致誠之豐家給人足俾修完乃命直將申威秩之  
以時祠廟毀廢競出錢帛備易舊物以禮朱軒粉壁  
旁日祠廟毀廢競出錢帛備易舊物以禮朱軒粉壁  
云告材植補遺基而皆備易舊物以禮朱軒粉壁  
動問生光則修竹喬松向度霜而吐色挺筆則陰兵  
將吏開幕高賓則神馬當其草步從周精靈如在則  
構盡饗崇高乃也前都押衙流右刺史威等自附立  
以配享焉斯廟也幽奇曉霧縹緲先露列總之岫疎  
雜不驚繞樹於禽公昔也常游於斯今也復祠祭於  
此始易宅而為廟矧將廢而能興苟非陰德不衰令  
未朽事又豈能身歿之後有如此之盛乎爰屬短裁庶  
畢斯事仰嘉猷之未遠聽遺愛以長新爰屬短裁庶  
子乃為銘然敘事雖有謝於孟嶽首感是英氣生為異  
人

五代史記卷十八 閩世家

十六

千宵利劍瑞世祥麟爰常季運實庇蒸民唐德將衰羣  
雄欲出陰霧垂地祇氣蔽日豺豕猖獗萑蒲縱逸苟非  
偉才焉濟王室權為巨盜緒亦朋奸欲亂中夏首屠  
山誰為英傑同罹險難終則復平遂以政事授子立  
同祖萬里緒而為衆惡公得美因復遂以政事授子立  
功著名自此始漸惟真誠靜可攝讓亂則經營憤彼  
難兄孝實至性謙惟真誠靜可攝讓亂則經營憤彼  
克拊一禪將苛虐漸惟真誠靜可攝讓亂則經營憤彼  
廷備間迨式重鎮衆望始參政刑俱喪鏡旅大驅凱歌  
大濬廢廡五郡雖日功亦由重望上相清規陵谷雖變  
訓令子孫常年振奮立嚴祠年禋履易籩豆或虧霸  
馨香不哀俯綠甲第遂立嚴祠年禋履易籩豆或虧霸  
主推恩良時有待舊廟克新遺蹤不改矣爾金碧儼然  
神彩靈昭如在  
名千秋如在  
延翰字子逸審知長子也同光四年唐拜延翰節度使  
九國志三 是歲莊宗遇弒中國多故延翰乃取司馬遷  
川卒酉授

史記閩越王無諸傳示其將吏曰閩自古王國也吾今  
不王何待之有于是軍府將吏上書勸進十月延翰建  
國稱王而猶稟唐正朔九國志天成元年已延翰為人  
長大美皙如玉其妻崔氏陋而淫延翰不能制審知喪  
未替徹其几筵又多選良家子為妾崔氏性妬良家子  
之美者輒幽之別室繫以大械刻木為人手以擊其頰  
又以鐵錐刺之一歲中死者八十四人崔氏後病見以  
為崇而卒五國故事延翰審知子也襲父位踰年而終  
侍姬而鞭之練染血赤乃止又置木掌摑人一旦盛暑  
天無纖雲而雷電擊博陵斃于中庭或曰忠諫暴終博  
陵之鳩審知養子建州刺史延稟本姓周氏自審知時  
故也

五代史記卷十八 閩世家

十七

與延翰不叶淳熙三山志美宅里祭酒嶺俗呼為進酒  
子祭酒時延稟守建州與延翰有隙遣使覘之延翰命  
温往餞且鳩之温歎曰唇亡則齒寒吾寧以一身代萬  
人肝腦塗地引厄延翰立以其弟延鈞為泉州刺史延  
鈞怒二人因謀作亂十二月延稟延鈞皆以兵入執延  
翰殺之而延鈞立更名鏐辛卯延翰遇弒  
麟審知次子也唐即拜鏐節度使累加檢校大師中書  
令封閩王五代會要唐天成二年五月封鏐節度使  
文威武軍節度觀察留後起復鏐將軍檢校太傅使  
持節舒州諸軍事守舒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柱國鏐  
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王延鈞拱北華星圖南巨翼五  
馬之聲光首出八龍之價譽相高旣綰珪符俄從金革  
在原無惠威推晉后之賢當璧有徵大叶楚人之望而  
又心傾皎日義惡浮雲建溪之誓帶如河閩嶺之礪山



齊嶽父風宛在臣節彌堅是命高建牙璋洞開玉帳錫  
以油幢瑞節廣其綠水紅蓮寵冠阿衡貴同提騎尊以  
師而表敬實其戶而增封井示真榮仍加懿號勉膺殊  
渥永保合終可依前授起復雲麾將軍右金吾衛大將  
軍置同正員檢校大帥守中書令福州大都督長史充  
威武軍節度福建管内觀察處置兼三司發運等使封  
鄆王鈞為五代會要唐天成三年七月進封福建節度  
使王鈞為鄆王三年九國志天成二年五月癸丑以為節  
度使封鄆王三年初延稟與麟之謀殺延翰也延稟  
七月戊辰進封閩王 養子推麟而立之延稟還建州麟餞于郊延稟臨訣謂  
之兵先至已執延翰而殺之明日麟兵始至延稟自以  
養子推麟而立之延稟還建州麟餞于郊延稟臨訣謂  
麟曰善繼先志母煩老兄復來麟銜之冊府元龜閩王  
延鈞初封閩王  
表兄延稟為建州節度使累官至中書令  
頃之延稟以軍州委長子繼雄退居別地長興二年延  
稟率兵擊麟攻其西門使其子繼雄轉海攻其南門麟  
遣王仁達拒之仁達伏甲舟中偽立白幟請降繼雄信  
之登舟伏兵發刺殺之梟其首西門其兵見之皆潰去  
延稟見執麟誚之曰予不能繼先志果煩老兄復來延  
稟不能對遂殺之余良弼英烈王廟記惟王姓王諱延  
稟忠勇剛正之節五代史世家章矣  
圖經又加詳焉爰自朱梁正明四年知建州軍州事  
授刺史逮唐天成初王延鈞嗣閩王位拜奉國軍節度  
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檢校太尉侍中長興二年提兵  
往福州未班師而薨後二年立廟於建城封靈昭王實  
延鈞龍啟二年當末帝清泰元年也晉天福末王延政  
據建州改元天德加封武平威肅王厥後閩地併入南  
唐保大三年延稟子繼昇守建州聞敗奔于錢唐五國  
封宏烈王 延稟子繼昇守建州聞敗奔于錢唐五國  
也翰審知之養子鈞一且人亦謂之獨眼龍延鈞之兄  
將行謂鈞曰善守之無煩老兄再至鈞感其言後因詐  
疾以死示稟稟復來遂以兵迫於南臺江斃之舟中取

五代史記卷之六十八 閩世家 六

其首至而責之曰果煩老兄再至矣因梟長興三年麟  
之無諸市稟之子繼昇繼倫皆奔浙中 上書言楚王馬殷吳越王鏐皆為尙書令今皆已薨請  
授臣尙書令唐不報 五代史延鈞審知次子唐長興三  
吳越王不報 五代會要後唐長興二年七月封故  
閩越王無諸為富義王從福建節度使王延鈞奏也  
遂絕朝貢麟好鬼神道家之說道士陳守元以左道見  
信建寶皇宮以居之淳熙三山志偽閩僭號改作踰制  
通文永隆之間宮有寶皇大明長  
春紫微東華曜龍殿有文明文德九龍大醜明威門有  
紫宸啟金應天東清安泰金德錢氏內附廢撤無番者  
宮又建東華寶皇守元謂麟曰寶皇命王少避其位後當  
為六十年天子麟欣然遜位命其子繼鵬權主府事既  
而復位淳熙三山志長興元年十二月延鈞或道士  
言以其子繼鵬權知軍府事三年延鈞復位遣  
守元問寶皇六十年後將安歸守元傳寶皇語曰六十  
年後當為大羅仙人麟乃即皇帝位受冊于寶皇以黃  
龍見真封宅改元為龍啟國號閩追諡審知為昭武孝  
皇帝廟號太祖立五廟置百官以福州為長樂府五代  
幾自稱帝國號大閩改元龍啟然猶稱藩于朝廷九  
國志長興四年正月稱帝 五國故事延鈞僭稱大號  
號國曰大閩改元龍啟即位日被袞冕遂恍惚不能自  
知久之方蘇乃心許飯僧三百萬繕經三百藏尋而稍  
安後于諸寺賽祈願文疏中明述其事聞者晒之曰  
大閩其應天順人如此者 淳熙三山志追封為  
秦國公追諡延翰曰莊王升繼鵬為長樂尹二月加尊  
號四月封平章事判六軍諸衛長樂尹繼鵬為福王  
而閩地狹國用不足 淳熙三山志偽閩時墾田一萬四  
白配錢二萬三千八百四十四貫四百八十四貫四百有奇  
斛斛九萬二千七百餘石外官莊田不輸夏稅惟徵租

五代史記卷之六十八 閩世家 十九



米八萬一千三百四十八石有奇

以中軍使薛文傑為國計使文傑多

察民間陰事致富人以罪而籍沒其資以佐用閩人皆

怨又薦妖巫徐彥曰陛下左右多姦臣不質諸鬼神將

為亂鑄使彥視鬼于宮中文傑與內樞密使吳英有隙

英病在告文傑謂英曰上以公居近密而屢以疾告將

罷公英曰奈何文傑因教英曰即上遣人問公疾當言

頭痛而已無他苦也英以為然明日諷鑄使巫視英疾

巫言入北廟見英為崇順王所訊

淳熙三山志北廟遺愛門之外去州十里

王姓劉氏諱行全唐末事其妻兄王緒為將緒為秦宗

權所逼折其軍南徙以王為兵鋒至漳州緒忌而殺之

忠懋有國悼其死非罪為立廟州北乾寧四年奏封武

寧侯梁初累封昭威王凡出師捍敵陰助顯著貞明五

年備以間於朝日汝何敢謀反以金槌擊其首鑄以語

進封崇順王

文傑文傑曰未可信也宜問其疾如何鑄遣人問之英

言頭痛鑄以為然即收英下獄命文傑劾之英自誣伏

見殺英嘗主閩兵得其軍士心軍士聞英死皆怒是歲

吳人攻建州鑄遣其將王延宗救之兵行在道不肯進

曰得文傑乃進鑄惜之不與其子繼鵬請與之以紓難

乃以檻車送文傑軍中文傑善數術自占云過三日可

無患送者聞之疾馳二日而至軍士踴躍磔文傑于市

閩人爭以瓦石投之鬻食立盡明日鑄使者至赦之已

五代史記卷之六十八 閩世家

上下通中以鐵芒內嚮動輒觸之既成首被其毒龍啟

三年改元永和仁達為鑄殺延稟有功而典親兵鑄

心忌之嘗問仁達曰趙高指鹿為馬以愚二世果有之

邪仁達曰秦二世愚故高指鹿為馬非高能愚二世也

今陛下聰明朝廷官不滿百起居動靜陛下皆知之敢

有作威福者族滅之而已鑄慙賜與金帛慰安之退而

謂人曰仁達智畧在吾世猶可用不可遺後世患卒誣

以罪殺之

九國志王仁達延鈞從子也幼聰悟博覽羣書及長魁梧有機畧善用鐵槩每擐甲持槩

上馬馳刺觀者稱其妙延鈞襲位仁達為樓船指揮使

王延稟叛與其子繼雄登舟與語因刺殺之以首示延稟

偽立白幟請降繼雄擊破其軍擒延稟以獻遷親從指揮

大勳士卒擾亂遂擊破其軍擒延稟以獻遷親從指揮

使領台州刺史性慷慨自以功高又居親衛言事頗肆

宵旰延鈞忌之一日延鈞宴羣臣酒酣謂仁達曰趙

高指鹿為馬以愚二世其理安在仁達對曰秦二世幼

冲為強臣所蔽故有此弊今朝中官吏不滿百人長短

美惡陛下皆見之動息飲啄陛下皆知之敢有蒙蔽聰

明擅作威福召族滅之禍者耶延鈞大慙因賜金帛以

慰之翌日加檢校太傅自是延鈞每醉即欲殺仁達私

謂所親曰仁達多智畧當吾之世猶可駕馭觀其詞氣

非幼主臣也後鑄妻早卒繼室金氏賢而不見答審知

婢金鳳姓陳氏鑄嬖之遂立以為后

陳金鳳外傳陳金后也延鈞長枕大牀擁金鳳與諸官女裸卧又遣使于

五代史記卷之六十八 閩世家

龍舟搖曳東復東采蓮湖上紅更紅波澹澹水溶溶

御大龍舟以觀金鳳作樂遊曲使宮女同聲歌之曲曰

於西湖南湖每舫載宮女二十餘人衣短衣鼓揖爭先

於遠近途巾中絲竹管絃更番迭奏端陽日造綵舫數

雜衣文錦列坐水上流觴娛暢沉靡之氣環珮之香達

宮女隔屏視之三月上已延鈞修禊桑溪金鳳偕後官

日南造水晶屏風周圍四丈二尺與金鳳偕後官

于西湖南湖每舫載宮女二十餘人衣短衣鼓揖爭先

於遠近途巾中絲竹管絃更番迭奏端陽日造綵舫數

雜衣文錦列坐水上流觴娛暢沉靡之氣環珮之香達

宮女隔屏視之三月上已延鈞修禊桑溪金鳳偕後官

日南造水晶屏風周圍四丈二尺與金鳳偕後官

于西湖南湖每舫載宮女二十餘人衣短衣鼓揖爭先

於遠近途巾中絲竹管絃更番迭奏端陽日造綵舫數

雜衣文錦列坐水上流觴娛暢沉靡之氣環珮之香達

宮女隔屏視之三月上已延鈞修禊桑溪金鳳偕後官

日南造水晶屏風周圍四丈二尺與金鳳偕後官

于西湖南湖每舫載宮女二十餘人衣短衣鼓揖爭先

於遠近途巾中絲竹管絃更番迭奏端陽日造綵舫數

雜衣文錦列坐水上流觴娛暢沉靡之氣環珮之香達

宮女隔屏視之三月上已延鈞修禊桑溪金鳳偕後官

日南造水晶屏風周圍四丈二尺與金鳳偕後官

于西湖南湖每舫載宮女二十餘人衣短衣鼓揖爭先

於遠近途巾中絲竹管絃更番迭奏端陽日造綵舫數



隔荷花路不通又曰西湖南湖鬪絲舟青蒲紫蓼滿中  
洲波渺渺水悠悠長奉君王萬歲遊遊人士女綺繡夾  
旂旌杳如市又延鈞為春燕造東華宮以珊瑚為棹  
榆琉璃為櫂瓦檀楠為梁棟真珠為簾幙範金為柱礎  
初鱗有壁吏歸守明者以色見倖號歸郎鱗後得風疾  
陳氏與歸郎姦又有百工院使李可殷因歸郎以通陳  
氏鱗命錦工作九龍帳國人歌曰誰謂九龍帳惟貯一  
歸郎鱗婢春鸞有色其子繼鵬烝之鱗已病繼鵬因陳  
氏以求春鸞鱗快與之陳金鳳外傳小吏歸守明弱冠白誓如玉延鈞發之日侍

五代史記卷第十八 閩世家

三

容殘玉易消倘隨明 其次子繼韜怒謀殺繼鵬繼鵬懼  
月去其道夢魂遙 與皇城使李做圖之是歲十月鱗饗軍于大酺殿坐中  
昏然言見延稟來做以為鱗病已甚乃令壯士先殺李  
可殷于家明日九國志永和九年十月庚辰晨朝鱗無恙問做殺可  
殷何罪做懼而出與繼鵬率皇城衛士而入鱗聞鼓噪  
聲走匿九龍帳中衛士刺之不忍其苦為絕  
之繼韜及陳后歸郎皆為做所殺鱗立十年見殺諡曰  
惠皇帝廟號太宗五代史清泰元年遇弒子嗣嗣五國故事鱗將死有赤虹入其室飲以  
金盆水吸之俄盡又芝生殿門俄而遇弒  
九國志諡曰齊肅明孝皇帝廟號惠宗  
繼鵬鱗長子也既立更名昶五代史昶嗣偽位朝廷因授昶福建節度使九國

志既弒鱗明日辛巳即位改元通文五國故事昶本名繼鵬偽封福王即  
既而稱節度使奉表于唐改元通文繼鵬偽封福王即  
鈞之長子也鈞既為皇城使李做所弒而立昶昶遂改  
元通文冊府元龜王昶僭號以其子繼恭為福州節  
使以李做判六軍諸衛事做有弒君之罪既立昶而心  
常自疑多養死士以為備昶患之因大享軍伏甲擒做  
殺之梟其首于市做部曲千人叛燒啟聖門奪做首奔  
于錢塘晉天福二年昶遣使朝貢京師淳熙三年十月命  
繼恭奉表于晉高祖遣散騎常侍盧損冊封昶閩王拜  
請益邸都下五代史晉天福三年遣使貢奉至  
其子繼恭臨海郡王閩止稱閩王其子繼恭稱節度使  
晉祖乃下制封昶為閩王淳熙三年十一月  
賜昶袍為閩國王封威武軍節度使繼恭臨海郡王別  
帝號請不行策命損至閩昶稱疾不見令繼恭主之

五代史記卷第十八 閩世家

三

又遣中書舍人劉乙勞損于館乙衣冠偉然騶僮甚盛  
侂日損遇乙于塗布衣芒屨而已損使人謂之曰鳳閣  
舍人何偏下之甚也乙羞媿以手掩面而走清興錄閩  
乘醉與人爭妓女既醒漸悔集書籍凡因飲酒致失昶  
賈禍者編以自警題曰百悔經自後不飲至于終身昶  
聞之怒損稍侵辱之損還昶無所答而其子繼恭遣其  
佐鄭元弼隨損至京師貢方物致書晉大臣述昶意求  
以敵國禮相往來高祖怒其不遜下詔暴其罪歸其貢  
物不納兵部員外郎李知損上書請籍沒其物而禁錮  
使者于是以元弼下獄冊府元龜天福四年十月庚戌  
佐鄭元弼來朝貢其方物致書於執政曰閩國一從興  
建久歷年華見北辰之正位頻移致東海之風帆多阻



願言遐想文不逮誠遺邸吏林恩列狀申述王子詔曰  
朕仰承天命肇明帝國黃屋非尊蒼生念旰食宵衣  
而修庶政推恩示信以御萬方要荒未綏躬勤止誕  
慕文德不慙夙心乃睠厥闕素惟藩翰王昶昨修傾  
來効貢輸朕亦釋其前非待之厚禮越羣方之常例  
列國之真封及釋其前非待之厚禮越羣方之常例  
僭差矯誣上天仰侮君子左散騎常侍盧損等泛舟  
使持節鄭元弼再詣闕廷使林恩別陳狀訴隱君臣  
事體希靈所慮德之不悖禮慢言長無畏忌朕願君  
虞荷景靈常所慮德之不悖禮慢言長無畏忌朕願君  
義引威刑鄭元弼等處心憤怒至是用懲其跋扈何  
可哀矜宜令所司切加安撫所齋文字及諸貢物不在  
通進并知損等奏曰王昶恩鄭元弼管押速歸兵部員  
外郎李知損等奏曰王昶恩鄭元弼管押速歸兵部員  
之未行在國章而當正所頒詔命過示寬恩且匹夫  
法之賊尚猶徵納而還齋不臣之物豈可放還伏請禁  
其奏林恩等即時下獄獄具引見元弼俯伏曰昶夷貊

五代史記卷六十八 閻世家 二

之君不知禮義陛下示大信以來遠人臣將命無狀  
願伏斧鑕以贖昶罪高祖乃赦元弼遣歸洛中紀異錄  
所責乃遣使越海聘于契丹即將籍沒之物為贄晉祖  
方早辭以奉戎主戎主降偽詔曰閻國禮物並付喬榮  
放其使人還本國晉不敢拒之既而昶又遣使于契丹  
求馬由滄濟淮甸路南去往復不一時人無不憤惋  
昶亦好巫陀經云雨陀曼陀羅華此景近似今日觀化  
工之兩宮三昧燕拜道士譚紫霄為正一先生唐書道  
召六宮設三昧燕拜道士譚紫霄為正一先生唐書道  
士譚紫霄泉州人也與陳守元相善事王昶封正一先  
生閻仁寓廬山棲隱洞其徒百餘人有道術星宿事  
黑煞神君禹步魁罡禁沮鬼魅禳祈災福頗知人之壽  
夭武昌軍節度使何敬洙寵婢獲怒置井中死人無知  
者建隆初敬洙遊疾召紫霄中夜被髮燃燈靜室見厲  
自訴為崇之由紫霄詰且具言之敬洙曰信然乃丹書  
符送之敬洙即愈有僧於溪澗剝亭苦大石橫直累工  
不能平紫霄往見曰斯固易也因以指捻訣含水噴之

命鎚其石應手如粉後主聞之召至建康賜之酒號階  
以紫金比蜀之杜光庭皆讓而不受凡所獲醮祭之施  
轉以給四方賓旅金陵既下紫霄無疾卒人謂之尸解  
莫知其詳算歸葬之日有祥雲白鶴盤繞送之陸游  
南唐書紫霄泉州人幼為道士有陳守元者亦道士  
地得木札數十貯銅盜中皆漢張道符篆朱墨如新  
藏去而不能用以授紫霄紫霄能通之遂自言得道  
陵天心正法劾鬼魅治疾病多效清興錄道士譚紫  
霄有異術閻王昶奉之為師月給山水香又拜陳守元  
焚之香用精沉上火半熾則沃以蕪合油又拜陳守元  
為天師而妖人林興以巫見幸事無大小輒以寶皇  
語命之而後行守元教昶起三清臺三層以黃金數千  
斤鑄寶皇及元始天尊太上老君像日焚龍腦薰陸諸  
香數斤作樂于臺下晝夜聲不輟云如此可求大還丹  
淳熙三山志佛國院孝順里二年置初陳守元以左道  
事王綽因築寶皇宮又以黃金數千斤鑄寶皇像日作

五代史記卷六十八 閻世家 三

樂奏章祈太一神丹逾年雙鶴徘徊而三年夏虹見其  
下以為祥遂僭號於宮中此其地也  
宮中林興傳神言此宗室將為亂之兆也乃命興率壯  
士殺審知子延武延望及其子五人後興事敗亦被殺  
而昶愈惑亂立父婢春鸞為淑妃後立以為皇后陳金  
傳繼鵬絨延鈞自立以春鸞為后欲廢元妃李氏宣徽  
使葉翹上書極諫繼鵬批其尾曰春色會看紫陌頭亂  
紅飛盡不禁秋人情自厭又遣鑿人陳突以空名堂牒  
芳華歌一葉隨風落御溝  
賣官昶弟繼嚴判六軍諸衛事昶疑而罷之以季弟  
繼鏞而募勇士為宸衛都以自衛其賜子給賞獨厚于  
他軍淳熙三山志乾符假擾陳嚴置九龍軍王氏繼之  
自衛迄于五季有日全勝百勝橫衝海路捉生護閩營  
壘故號斑斑猶在清異錄王昶傾金錢市名馬凡得



五匹各有位號曰金鞍使者千拱鶴都將連重遇拱宸  
 里將軍致遠侯涯注郎驥國公  
 都將朱文進皆以此怒激其軍是歲夏術者言昶宮中  
 當有災昶徙南宮避災而宮中火昶疑重遇軍士縱火  
 內學士陳郊素以便佞為昶所親信昶以火事語之郊  
 反以告重遇重遇懼夜率衛士縱火焚南宮九國志通  
 七月辛昶挾愛姬子弟黃門衛士斬關而出宿于野次  
 淳熙三山志通文四重遇迎延義立之延義令其子繼  
 業率兵襲昶及之射殺數人昶知不免擲弓于地繼業  
 執而殺之及其妻子皆死無遺類延義立諡昶曰康宗  
 五代史昶改元通大後遇弒審知少子延義嗣九國  
 志諡曰聖神英睿文明廣武應道大宏孝皇帝廟號康  
 宗五國故事昶性狂狷忠諫之勳舊悉屏去之威武  
 軍亦棄不用威武軍忠懿王之親兵也威武怒一日潛  
 取延義于私第而立之  
 延義審知少子也既立更名曦遣使朝貢于晉改元永  
 隆九國志延義自稱節度使閩國王時通文四年閩仍  
 隆壬午也五月改元永隆元年又奉表于晉在閩仍  
 用天子制五代會要晉天福五年十一月進封福  
 節度使王延義為閩國王通鑑考異晉高祖實錄天  
 福五年十一月甲申授閩國王延鑑考異晉高祖實錄天  
 國王延義審知之子也延義即  
 位改元永隆移書于隣國曰六軍踴躍于門前羣臣歡  
 呼于日下清異錄王曦紹興梁開越潘刑不道黃  
 峻曰合非永隆恐是大昏元年崇妙寶聖堅牢塔記  
 撰右街神光寺文章應制慧大師賜紫僧元逸奉  
 書夫古之塔者兒童聚沙授記闍諸金僊子鬼神碎  
 成功歸彼鐵輪王之浮圖是故非人但有沙彌堅爾大  
 來之巨石狀湧出之浮圖是故非人但有沙彌堅爾大

五代史記卷六十八 閩世家

以不貪為戒寶即同沙體以不磷為名石還勝寶我當  
 今平天猶吾基構之肯承亦我梯梁之夙設而今而後  
 雖日物萬機且躬行十善嘗曰植福靡因平地賦命弗  
 念茲在茲吾基構之肯承亦我梯梁之夙設而今而後  
 顧謂南面城中西來山左林繁簷重滿國以馨香艸  
 日峻址環開貞姿片合層一至九樣獨無雙暨年八  
 佛形像共六十二軀是影籠千室猶趨潤礎之隅勢  
 入重霄已戴補天之色壯矣哉壽嶽因之永固他山為  
 之一空設使王曰昆沙擊應不動壽嶽稱壘土比則非  
 受之者莫與爭功目之者自然生善臣叨承山綽俾屬  
 才將何確論宏規虛相高聖德舉一隅之磨琢畧類微  
 蓋不容揖讓洪儒彫鏤翠玉唯深幸矣敢直言之永隆  
 年歲次文於篆月日記神光寺長講雨經三論大  
 德賜紫文於篆月日記神光寺長講雨經三論大  
 孝皇帝王曦鑄大錢以一當十十國紀年閩史王延義  
 碑在福州府鑄大錢以一當十永隆四年八月鑄永隆  
 通寶大鐵錢以一當鉛錢百泉志案此錢徑寸四分  
 重十銖二系文曰永隆通寶字文夷漫制作不精以銅  
 為之五代史不載錢文十國史曦自昶世倔彊難制昶  
 又遺銅品此錢計當時所鑄曦自昶世倔彊難制昶  
 相王倓每抑折之曦亦憚倓不敢有所發新羅遣使聘  
 閩以寶劔昶舉以示倓曰此將何為倓曰不忠不孝者  
 斬之曦居旁色變曦既立而新羅復獻劔曦思倓前言  
 而倓已死命發冢戮其尸倓面如生血流被體泉州刺  
 史余延英嘗矯曦命掠取良家子曦怒召下御史劾之  
 延英進買宴錢千萬曦曰皇后土貢何在延英又獻皇  
 后錢千萬乃得不劾曦嘗嫁女朝士有不賀者答之御  
 史中丞劉贊坐不糾舉將加咎諫議大夫鄭元弼切諫

五代史記卷六十八 閩世家



曦謂元弼曰卿何如魏鄭公乃敢彊諫元弼曰陛下似  
唐太宗臣為魏鄭公可矣曦喜乃釋贊不答文獻通考  
杖御史中丞儀刑百辟豈宜加之楚乃釋之曦弟延  
政為建州節度使稽神錄王延政為建州節度延平村  
之明日入山終無所得但求之何故不得於是明日復入  
山無所得也其人曰但求之何故不得於是明日復入  
向暮息大樹下見方丈之地獨淨試掘之得赤土如丹  
既無他物則負之歸以至牆壁煥然可愛人聞之競以  
善價從此人求市之職政聞之取以飾其宮封富沙王自  
室署其人以牙門之職數年建州亦敗  
曦立不叶五國故事延政延曦弟即位乃請以建州為  
度使延政乃自更為鎮武後數舉兵相攻稽神錄建州  
復僭號大殷皇帝改元天德梨山廟土人  
云故相李回之廟回乘白馬入梨山及凶問至因立嗣焉  
夕建安人咸夢回乘白馬入梨山及凶問至因立嗣焉

五代史記卷之八十八 閩世家 天

世傳靈應王延政在建安與福州構隙使其將吳某帥  
兵向晉安吳新鑄一劍甚利將行攜劍禱於梨山廟且  
曰某願以此劍手殺千人其夕夢人謂已曰人不當發  
惡願吾祐汝使汝不死於人之手既戰敗績左右皆潰  
散追兵將及某自度不死於人之手既戰敗績左右皆潰  
免即以此劍自刎而死曦由此惡其宗室多以事誅之  
諫議大夫黃峻昇觀詣朝堂極諫曦怒貶峻漳州司戶  
參軍校書郎陳光逸上書疏曦過惡五十餘事曦命衛  
士鞭之百而不死以繩繫頸掛于木久而乃絕國計使  
陳匡範增算商之法以獻曦曰匡範人中寶也已而歲  
入不登其數乃借于民以足之匡範以憂死其後知其  
借于民也剖棺斲尸弃之水中曦性既淫虐而妻李氏  
悍而酗酒賢妃尚氏有色而寵清異錄偽閩甘露堂前  
雨株茶鬱茂娑婆宮人

呼為清人樹每春初煇燭戲新芽堂中設傾筐會又  
有得福建茶膏取作耐重兒八枚膠以金縷獻于閩王  
曦遇通文之禍為內侍所盜轉遺貴臣李仁遇曦甥也以色嬖之用以為  
相曦常為牛飲羣臣侍酒醉而不勝有訴及私弃酒者  
輒殺之諸子繼柔弃酒并殺其贊者一人五國故事延  
夜之飲自宗室洎宰臣而下多以拒命見誅連重遇弒  
末年為僞客省使朱文進所殺王氏遂滅  
昶懼為國人所討與朱文進連姻以自固曦心疑之常  
以語誚重遇等重遇等流涕自辨李氏妬尚妃之寵欲  
圖曦而立其子亞澄淳熙三山志永隆三年九月以瑯  
琊王亞澄為威武軍節度副使封  
長樂乃遣人謂重遇等曰上心不平于二公奈何重遇  
等懼六年三月九國志正曦出遊醉歸重遇遣壯士拉

五代史記卷之八十八 閩世家 天

于馬上而殺之諡曰景宗五代史延義嗣偽位改元永  
隆在位六年遇弒見延政自  
稱帝于福州晉開運三年為李景所滅九國志諡曰  
睿文廣武明聖元德隆道大孝皇帝廟號景宗稽神  
錄閩王審知初為泉州刺史北數十里地名桃林光  
啟初一夕村中地震有聲如鳴數百面鼓及明視之禾  
稼方茂了無一莖試掘地求之則皆倒懸在土下其年  
審知尅晉安盡有願聞之地傳國六十年至于延曦立  
亦無一莖掘地求之則亦倒懸土下其年延義為左右  
氏遂滅  
延政審知子也曦立為淫虐延政數貽書諫之曦怒遣  
杜建崇監其軍延政逐之曦乃舉兵攻延政為延政所  
敗延政乃以建州建國稱殷改元天德南都新書王延  
偽號一旦大設為伶官作戲辭云只聞有泗州和尚不  
聞有五縣天子錢譜天德重寶偽殷王所鑄之錢漫



有殷字 泉志閩史曰王延政天德二年鑄天德通寶  
大鐵錢一當百董道曰建州王氏錢面文天德重寶背  
文穿上有殷字余按王延政以建州建國明年連重遇  
稱殷通寶重寶之異亦當此鑄二品耳  
已殺驤集閩羣臣告曰昔太祖武皇帝親冒矢石遂啟  
有閩及其子孫滄虐不道今天厭王氏百姓與能當求  
有德以安此土羣臣皆莫敢議乃掖朱文進升殿率百  
官北面而臣之文進以重遇判六軍諸衛事王氏子弟  
在福州者無少長皆殺之以黃紹頗守泉州程贊守漳  
州許文縝守汀州九國志許文縝泉州同安人少事審  
院使延義立改金吾使率兵屯臨汀未幾授汀州刺史  
朱文進竊位以其黨黃紹頗守泉州而臨汀亦叛以應  
文進留從効殺紹頗以其首送建安文縝懼乃諭郡人  
歸欵於延政加太尉兼侍中為治嚴整賞罰必當吏民

長而愛之江南兵圍建州遣將時厚卿分兵攻汀州文  
縝率眾拒戰擒厚卿遣歸金陵因上表謝罪及建州陷  
明年文縝率軍吏赴金陵復以為汀州刺史未幾改  
勸州召縝授建州刺史周顯復中王師圍壽春潘承祐  
薦文縝有武幹環令統兵數萬屯紫金山為周師所破  
擒文縝世宗釋不誅環割地歸欵世宗放文縝歸環以  
其失律不復用歸稱晉年號時開運元年也泉州軍將  
同安坎壞而卒

畱從效詐其州人曰富沙王兵取福州矣吾屬世為王  
氏臣安能交臂而事賊乎州人共殺紹頗迎王繼勳為  
刺史冊府元龜王延政僭號以  
其子繼勳為泉州刺史漳州聞之亦殺贊迎王  
繼成為刺史皆王氏之諸子也文縝懼以汀州降于延  
政延政已得三州重遇亦殺文進傳首建州以自歸福  
州裨將林仁翰又殺重遇淳熙三山志開運元年朱文  
進弒驤自稱閩王稱藩于晉

五代史記卷第十八 閩世家

十二月閩王使人奉國璽歸于王延政丁酉林  
仁翰斬閩王及連重遇殷將吳成義入福州謀迎延  
政都福州是時南唐李景闈亂五代史補江為建州  
州王氏國亂有故人任福州宮屬恐禍及一旦亡去將  
奔江南乃問道謁為經數日為且與草投江南表其人  
未出境道邊吏所擒仍於囊中得所撰表章於是收為  
與奔者俱械而送為臨刑詞色不撓且日嵇康之將死  
也顧日影而彈琴吾今琴則不暇彈賦一篇可矣乃索  
筆為詩曰衙鼓侵人急西傾日欲斜黃泉無旅店今夜  
宿誰家聞者發兵攻之延政遣其從子繼昌守福州而  
莫不傷之

南唐兵方急攻延政福州將李仁達謂其徒曰唐兵攻  
建州富沙王不能自保其能有此土邪乃擒繼昌殺之  
九國志黃仁諷建州浦城人少有武幹隸本城為鄉兵  
以陣敵立功累遷飛捷指揮使福州林仁翰殺連重遇  
諷護送從子繼昌入守閩中以仁諷為福州在城鎮過

使繼昌庸懦無取下材人心不安會江南兵逼建安將  
更知其必破上下思亂仁諷因之遂與李仁達  
等同謀殺繼昌而自立延政大怒收仁諷妻子戮於市  
帥兵討之仁諷已推立卓嚴明令仁諷為城西門軍  
軍大敗退而謂繼昌曰忠信仁義之士不顧出入奮擊建  
以立吾頃在建安嘗攻伐今見仁義之士不顧出入奮擊建  
是不忠也富沙託子於我今見仁義之士不顧出入奮擊建  
也與建軍對敵所殺者皆鄉曲故人是仁也棄其妻  
子使為魚肉是所不義也此身十沈九浮且夕歸地何  
顧妻子且見之因拊膺而哭繼昌曰大丈夫殺身殉名何  
仁達翌日擒斬欲自立懼眾不附以雪峰寺僧卓儼明  
之并殺繼昌

王壺清話建州老僧卓明戒檢清潔精持無怠徒眾  
甚盛其右目重瞳垂手過膝常明自厭之謂其徒曰此  
吾宿世冤業有此異相必為身累出家兒安用此為及  
江南收建州以上將祖全思查文徽率眾襲建師夜出  
隔水而戰陣陷文徽潛師以出繼無主內臣李義者以  
建人大敗踰城而遁保建安及歸無主內臣李義者以

五代史記卷第十八 閩世家



崇明有重瞳之異可立為主遂推戴為建安主崇明笑  
 謂衆曰植越何誤也吾修與斷妄觀身如夢君雖推我  
 奈無統御之術果為李示衆曰此非常人也被以袞冕  
 義所殺義自稱留後  
 記載舜目益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成否槩可知矣五  
 代時李後主煜一目有重瞳後竟歸朝以死其後建州  
 一老僧卓儼明而為義所殺亦自無其福也乃自立送款  
 之強推戴既而為義所殺亦自無其福也乃自立送款  
 于李景景以仁達為威武軍節度使更其名曰宏義五  
 故事偽朱文進者王氏時為客省使既絀其君延曦乃  
 稱藩于朝廷行天福年號朝廷授文進福州節度使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閩國王泉州指揮使雷從劾殺文  
 進所署刺史文進發兵攻之為泉州所敗連重遇乃殺  
 文進傳首建州以從子繼昌來守福州為連重遇所殺  
 揮使李孺贊乃推僧卓儼明為主卓儼明本神光寺僧  
 住上方達將自立懼人情不附乃假立之未幾殺之自  
 立孺贊本名達既自立乃表朝廷授檢校太尉同平章  
 事充福建節度使知閩國事復求爵于朝廷不允遂歸江  
 南編入屬籍賜名義預其復告皇子之既而召之使入  
 覲復不聽命遂為江南所攻告皇子之既而召之使入  
 乃親于浙未幾還本任復謀叛為浙兵所殺其弟孺贊  
 亦誅而景兵攻破建州九國志楊思恭建州建陽人少  
 尉延政聞其名辟為節度使巡官襲位遷戶部尚書時兵  
 革屢興國力空匱命思恭道侯錄國事增山澤墾畝  
 之稅陽政遣統軍陳望帥衆拒之列寨相屬斥堠甚明  
 唐人不政逼凡月餘不戰思恭遣使延政屬之命詰責  
 之望對曰臣不肖舉國中之兵將帥皆思恭所遣使延政  
 下不以臣不肖舉國中之兵將帥皆思恭所遣使延政  
 一決今之曠師非臣之怯也且欲觀其變為危全之策  
 耳思恭大怒復遣使臣之怯也且欲觀其變為危全之策  
 賤食不知味且復遣使臣之怯也且欲觀其變為危全之策  
 將軍擁衆盈萬兵精壯今乘危投隙與之角戰是以  
 石破卵也若曠日持久其營壘堅固粟豐備復是以  
 望哉將軍受國重恩宜盡死力立功立事以報萬一江  
 淮懼而自退將軍無血刃之勞何面目見陛下乎望不

五代史記卷六十八 閩世家

得已乃引兵波水唐張左右翼以擊我軍大敗順  
 尤泉州人隸本城黃思安與忠順同領衆赴難延政  
 江門數戰不利延政論之曰孤以不德致寇公等與  
 首誅兇黨克定泉南踰越險以兵來援見公等忠  
 赤也今當勉之思安等俯伏對曰臣等死之日必奉  
 中衆心離散或說以去就計思安曰吾輩奉報時  
 送無叛者翌日城陷忠順力戰死之思安等歸泉  
 追兵不致逼城陷忠順力戰死之思安等歸泉  
 有白虹貫城未幾城陷忠順力戰死之思安等歸泉  
 一公高祖母練氏其夫均為王審知偏將石林燕語  
 斬之練氏為請不得遣二親校請兵于審知後期不  
 二校奔南唐會王氏國亂李景即遣兵攻福州時已  
 卒矣二校聞練氏在亟遣人賈金帛招之使歸不  
 日謝將軍誠不若前日之意幸退兵使吾城降吾  
 城人可俱全不然願與皆屠不忍獨生也再三請不  
 二將威其言遂許城降均十五子五為練氏出郇公與  
 申公皆仕王氏為刺史後期欲斬之夫人居建州  
 州人皆仕王氏為刺史後期欲斬之夫人居建州  
 大傅嘗出兵有將飲醉夫人密摘二將使去二將  
 之太傅嘗出兵有將飲醉夫人密摘二將使去二將  
 南唐遣使厚植金帛于門且我己戒士卒勿犯之夫  
 二將遣使厚植金帛于門且我己戒士卒勿犯之夫  
 屠金帛并旗勿受日君幸思舊德願全此城之言必  
 其金帛并旗勿受日君幸思舊德願全此城之言必  
 屠太傅者三子俱死耳夫人孫生也及宋與子孫及第  
 至出官者甚眾餘五子孫生也及宋與子孫及第  
 孫出官者甚眾餘五子孫生也及宋與子孫及第  
 某守建州城嘗遣部將刺事于軍延政後期當州令  
 未汝法當死逃其妻連氏有賢智私遣人謂部將  
 日汝法當死逃其妻連氏有賢智私遣人謂部將  
 攻延政將以潛去是役城南李主以隸文能全連氏  
 門者政重賞將適主是役城南李主以隸文能全連氏  
 妾夫有罪當死不敢圖生若將軍不釋建民幸赦之

五代史記卷六十八 閩世家



誓死不獨生也詞氣慷慨發于至誠不得已為之戰兵  
而人一城獲全至今連氏為建安大族官至卿相者接  
踵皆連遷延政之族于金陵封鄱陽王遇害閩人有迎  
氏後也延政會為淮兵所攻不能下其子繼雄至文進拒而  
陽焉延政終歸于淮南加封自延政以從子繼昌都督  
南都內外諸軍事長樂尹鎮福州三月李仁達殺繼昌  
立僧儼明奉晉正月延政稱臣乞兵于吳越八月唐滅  
亦朝貢于晉七月延政稱臣乞兵于吳越八月唐滅  
政諡為福恭懿王五國故事延彬于越忠誠之猶  
子也日易死其父封于泉州性多藝而奢縱日忠誠之  
節日所易死其父封于泉州性多藝而奢縱日忠誠之  
為所日所易死其父封于泉州性多藝而奢縱日忠誠之  
詩于所日所易死其父封于泉州性多藝而奢縱日忠誠之  
兵至泉州舍于佛始生延彬于寺之堂既生而初領  
鶴一栖于堂中延彬始生延彬于寺之堂既生而初領  
歲豐年每發堂中延彬始生延彬于寺之堂既生而初領  
授延彬雲州節度使及卒復葬雲臺山迄今閩人謂朝  
雲臺侍中其詩有尤者日兩衙前後訟堂清軟錦披袍

五代史記卷第十八 閩世家

三

推鼻行雨後綠苔侵履迹春深紅杏鎖鶯聲因攜久  
松醪酒自煮新抽竹笋羹也解為詩也為政儂家何似  
謝宣城人 是歲景保大四年也 淳熙三年閩有光啟二年  
多誦之 僧云騎馬來騎馬去滅之明年歲次丙午  
繁人就問之 五國故事忠懿嘗問僧國祚修短僧曰  
蓋六十年 騎馬來騎馬去滅之明年歲次丙午  
大國亡其言驗矣 稽神錄福州城中有烏石山如  
而人喧噪三字曰薛老峰癸卯歲一夕風雨聞山上  
千人喧噪三字曰薛老峰癸卯歲一夕風雨聞山上  
石人喧噪三字曰薛老峰癸卯歲一夕風雨聞山上  
也值連帥自轉側其年則薛老峰癸卯歲一夕風雨聞山上  
其地遂為福建觀察使至其弟審知卒子延鈞嗣無識  
能修其職貢朝廷嘉之封閩王審知卒子延鈞嗣無識  
輒改審知制度稱嘉之封閩王審知卒子延鈞嗣無識  
多事不道閩人殺之立從父延義改元永隆延鈞嗣無識  
政事亂為其將連重遇所殺王氏居於福州先是梁  
朝有王霸者即王氏之遠祖為道土居於後丹成山  
時愛二阜莢樹因其子孫當有王朝禮之所其後自為識  
虛而去霸嘗云吾之子孫當有王朝禮之所其後自為識

藏之於地唐光啟中爛柯山道士徐元因於壇東北  
隅取土獲其詞曰樹枯不用伐壇壞不須結不於壇  
年自免有孫列又曰後依吾道代封閩疆議者以爲  
乍間未免有孫列又曰後依吾道代封閩疆議者以爲  
潮蕩潮蕩逢王潮未幾而亡土地爲開基業也巖逢二  
謂陳巖逢王潮未幾而亡土地爲開基業也巖逢二  
疆謂陳巖逢王潮未幾而亡土地爲開基業也巖逢二  
度使以兩世耳初王潮嘗假道於洪州時鍾崇不洪州  
審知以兩世耳初王潮嘗假道於洪州時鍾崇不洪州  
有僧上藍者通於術數動皆先相接必爲鍾崇不洪州  
察傳詞氣驚曰令公何故起惡意是欲殺王潮否傳  
彼時作一好世界令公宜加禮厚待若必殺之令公  
福去矣於是東南之人資金帛往居常憂之因供且  
上藍所吞乃使人資金帛往居常憂之因供且  
休咎使回上藍以十字爲報其詞曰不羊入屋只怕  
錢入腹審知得之答曰羊者楊也腹者福也非福州  
之患不在楊後世之憂矣至延義爲連重遇所殺諸將  
必爲子孫後世之憂矣至延義爲連重遇所殺諸將

五代史記卷第十八 閩世家

三

立江南乘其時命查文徽領兵伐之經年不能下會兩  
浙救兵至文徽腹背受敵遂大敗自是福州果爲錢氏  
所有入腹之讖始應蓋國之興衰皆冥數先定矣  
處也二人常下江平閩閩民慕戴相率建生祠山北  
像奉之一旦謂衆曰不忍汝輩來歲當別及期相繼  
去未幾神降于江王稱知證曰九天天金闕明道遠  
閩人立靈濟廟祀之稱知證曰九天天金闕明道遠  
仙顯靈濟廟祀之稱知證曰九天天金闕明道遠  
教上仙昭靈博濟真人饒王祀禮既虔禱無不應畱從  
効聞延政降唐執王繼勳送于金陵李景以泉州爲清  
源軍以從効爲節度使景已破延政遣人召李仁達使  
入朝仁達不從遂降于吳越 淳熙三年八月  
國事更名宏達九月後主授宏達節度使知閩事奉  
晉正朔漢十二年李宏達稱臣乞兵于吳越王錢佐乾  
祐元年七月宏達朝于吳越以弟通知福州畱後吳越  
賜名孺贊十二月孺贊謀叛鮑修讓斬之 又梁開平



元年王審知策南城北城謂之南月城北月城悉為錢仁達  
 時兵攻之不果歸錢氏青箱雜記王審知治城城有  
 及文惡之命去而後文愈明又有諸日風吹楊葉鼓  
 錢歸欵于金陵既而又不叛李璟璟攻之仁福殺師自立  
 而塘比錢塘兵至而江南圍解獲其將楊匡業乃其應  
 也塘傳載畧福州王義有國王土延約時忽野鹿自呼  
 浙為東鹿亦不詳其字義第三主延約時忽野鹿自呼  
 門奔入報達之約日寡人土雖不可屬東鹿從釣遇害  
 子又去國延義身害國亡至李達乞內附果符字義始  
 初言東鹿或作年紀之紀自已之已紀獸鹿文字方定  
 而雷從効亦逐景守兵據泉漳二州景猶封從効晉江  
 王周世宗時從効遣牙將蔡仲興為商人間道至京師  
 求置邸內屬是時世宗與李景畫江為界遂不納從効  
 仍臣于南唐冊府元龜五年閏七月景所署泉州節度使雷從効遣部將蔡仲興將蔡仲贊繇閩道奉絹節表

起居從効本閩中王氏之偏將王失國從効據漳泉  
 二州附庸於金陵僞署為清源軍節度使兼中書  
 令封晉江王已十餘年矣至是聞帝平定江淮欲歸  
 于我故先遣使奉表來上表帝優詔答之六年五月  
 遣別駕黃禹錫奉表來上表帝優詔答之六年五月  
 昭居干王英睿無所不通竊以閩嶺五州古來一鎮  
 雖干戈擾攘民庶蒼黃臣於此際收聚餘兵保全兩  
 守于越南接番禺况諸屬路未通所以親鄰是附今  
 伏遇皇帝陛下道尊天運應千布文德于中附則  
 武王之不業憶昨上遵天運應千布文德于中附則  
 皇化莫不華夷賓服文軌混同然臣嘗覽史書知已  
 昔竊見孫權分列國地有于吳朝及于前規無殊大  
 諸道各仍舊貫陋方率貢于中朝及于前規無殊大  
 日臣生居海峽慕華風輒傾葵藿之心恭向炤臨之  
 德仍進解身通犀帶一條白龍腦香十斤恭向炤臨之  
 妻從効為泉州桃林人父諱璋初與董思安張漢思  
 進等俱為本州偏將及朱文進篡王氏以張漢思紹  
 守泉州從効等因殺紹建州從効首請江南之命累  
 舉兵攻之不克及江南剋建州從効首請江南之命累

五代史記卷六十八 閩世家

授從効至檢校太尉兼山書令泉州清源軍節度使  
 國公雷從効泉州刺史朱文進殺延義據福州以兵  
 志允員指使朱文進殺延義據福州以兵征汀州  
 遷泉州刺史朱文進殺延義據福州以兵征汀州  
 為泉州刺史朱文進殺延義據福州以兵征汀州  
 進率兵來攻從効從効開城門與戰從効敗走於金  
 歸於從効從効開城門與戰從効敗走於金  
 陵李璟將以從効為清源軍節度使從効遂封  
 廣州刺史從効將以從効為清源軍節度使從効遂封  
 干戈屢動將以從効為清源軍節度使從効遂封  
 駐於此屯將以從効為清源軍節度使從効遂封  
 皆卷於此屯將以從効為清源軍節度使從効遂封  
 効同平章事兼侍中封晉江王從効起自陳人疾  
 苦勤儉養民常衣布素涉獵史傳從効每給其食  
 吏民愛之王氏有女嫁為郡人妻從効每給其食  
 歲取進士明經謂之秋堂周世宗征淮南從効將  
 蔡仲興為商人間道至京師以帛書附帶中岳鄂  
 請置邸內屬是時世宗與李景畫江為界遂不納從効

建隆初上表稱藩李璟遷於洪州從効遣使假道吳越  
 入貢太祖從効遷於洪州從効遣使假道吳越  
 洪進宋編年從効遷於洪州從効遣使假道吳越  
 幾北送於陳洪進宋編年從効遷於洪州從効遣使假道吳越  
 氏執將陳洪進宋編年從効遷於洪州從効遣使假道吳越  
 年丙午於陳洪進宋編年從効遷於洪州從効遣使假道吳越  
 江潮實以唐保大年虜王是歲李景兵破建州王  
 王潮實以唐保大年虜王是歲李景兵破建州王  
 者乃用騎馬來去之識以為據遂以王潮光復在  
 年歲在丙午於陳洪進宋編年從効遷於洪州從効遣使假道吳越  
 丙午於陳洪進宋編年從効遷於洪州從効遣使假道吳越  
 元始年則實於陳洪進宋編年從効遷於洪州從効遣使假道吳越  
 其始年則實於陳洪進宋編年從効遷於洪州從効遣使假道吳越  
 五國故事則實於陳洪進宋編年從効遷於洪州從効遣使假道吳越  
 帥以洪進宋編年從効遷於洪州從効遣使假道吳越  
 張漢思洪進宋編年從効遷於洪州從効遣使假道吳越  
 洪進宋編年從効遷於洪州從効遣使假道吳越  
 署取而符印而廢之洪進宋編年從効遷於洪州從効遣使假道吳越

五代史記卷六十八 閩世家



使太宗即位乃修朝觀改授徐州節度使兼使相封岐國公終贈中書令諡忠順東都事家州仙遊縣唐光...

五代史記卷六十八 閻世家

弄

子紹滋將叛執送建康推副使張漢思為雷後門副使漢思曰軍使專將圖之一日洪進授漢思皇懼急與之即置...

洪進進酒數行忽大震棟宇傾側坐立者不自持同謀者俱告洪進洪進出眾驚悸而散漢思不持...

五代史記卷六十八 閻世家

弄

運則他日善終痛下子孫蕃盛若懷疑殺人則終當蒙不善之報鮮克令終矣洪進深以為然凡帥泉十六年...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八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九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南平世家第九

高季興字貽孫陝州硤石人也三楚新錄高氏諱季興字貽孫陝州硤石人也

東魏司徒昂之後本名季昌避後唐獻祖廟諱更名季興

與季興少為汴州富人李讓家僮梁太祖初鎮宣武讓

以入賞得幸養為子易其姓名曰朱友讓季興以友讓

故得進見太祖奇其材命友讓以子畜之因冒姓朱氏

補制勝軍使遷毅勇指揮使五代史高季興字貽孫陝州硤石人也本名季昌及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九 南平世家

後唐莊宗即位避其廟諱改焉幼隸于汴之賈人李七

郎梁祖以李七郎為子賜姓名友讓梁祖嘗見季興于

僕隸中其耳而稍異命友讓養之為子梁祖以季興為

牙將漸能騎射三楚新錄乾符末所在寇賊競起時

梁祖為元帥專征伐潛有飛揚跋扈之志思得義勇者

與之同力時季興潛察之乃謁梁祖於郊祖見之悅尋

拔為制勝軍使天復二年梁兵攻鳳翔李茂貞堅壁不出太祖

議欲收軍還河中季興獨進曰天下豪傑窺此舉者一

歲矣今岐人已僊破在旦夕而大王之所慮者閉壁以

老我師此可以誘致之也太祖壯其言命季興募勇敢

士得騎士馬景季興授以計引見太祖景曰此行無還

理願錄其後嗣太祖惻然止之景固請乃行景以數騎

馳叩城門告曰梁兵將東前鋒去矣岐人以為然開門

出追梁軍梁兵隨景後以進殺其九千餘人景死之茂

貞後與梁和昭宗出贈景官諡曰忠壯季興由是知名

北夢瑣言梁祖宿兵岐下以迎昭宗敵壘尚堅且思班

退親從指揮使高季昌抗言曰天下雄傑窺此舉者一

載矣今茲黨已窳更少俟之季昌乃密募人入岐為告

事者有騎卒馬景應命因朱友倫總騎軍且至將大出

兵迺景請其時給駿駟雜所出隊中十許里躍馬西逸

叩岐圍以軍怨東遁為告且言列寨畱卒俟夕將

逝宜速掩之當落我機內矣夫是往也決無生理願錄

其妻孥梁祖悽然止其行景固請乃徇之明日軍出諸

寨屏匿如無人不十里果風騎卻走岐人納之不失厥

料岐軍敵兩扉悉眾來我師宿已秣馬飽士中軍一鼓

百營俱進大破岐軍十不存三四馬季茂貞喪膽昭宗

降詔還京始遂奉迎矣功歸高公而馬景妻孥倍加軫

恤且解揚以守正而忠不顧其身也馬景以明年拜宋

州刺史從破青州徙潁州防禦使復姓高氏五代史唐

宗在岐下梁祖圍鳳翔日久眾議欲班師獨季興諫止

之語在梁祖紀中既而竟迎昭宗歸京以季興為迎鑾

毅勇功臣檢校司空行宋州刺史從梁祖平青州當唐

改知宿州事遷潁州防禦使梁祖令復姓高氏

之末襄州趙匡疑襲破雷彥恭于荆南以其弟匡明為

畱後梁兵攻破襄州匡疑奔于吳匡明奔于蜀乃以季

興為荆南節度觀察畱後開平元年拜季興節度使五

史擢為荆南兵馬畱後荆州自唐乾符之後兵火互集

井邑不完季興招輯離散流民歸復梁祖嘉之乃授節

鉞三楚新錄其後累從征討以功授宋州團練使未

幾移授荆南兵馬畱後及梁祖禪代正拜江陵尹兼管

內節度觀察二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五代史梁開

恭于朗州荆南節度十州當唐之末為諸道所侵季興

加平章事荆南節度十州當唐之末為諸道所侵季興

始至江陵一城而已兵火之後井邑凋零季興招緝綏



撫人士歸之乃以倪可福鮑唐為將帥梁震司空薰王  
保義等為賓客

三楚新錄時諸侯爭霸急於用人進士  
梁震登第後游江陵季興請為掌書  
記北夢瑣言唐荆南節判司空薰與季興請為掌書  
滑臺杜怡常侍之子泊蜀人梁震俱稱進士謁成中令  
欲希薦送有薛少尹者自蜀泐流至渚宮三賢嘗訪之  
一日薛尹謂司空曰閣下與京兆勿議求名必無所遂  
此舉亦不壽唯大賢忽為人繫維官至朱紫如梁秀才者  
思歸蜀重到渚宮江路梗紛未及西泝淮師寇江陵志  
海王邀致府衙俾草檄書欲辟於府幕堅以不仕為志  
渤海竟諾之二紀依樓竟麻衣也薛尹之言果驗  
楚新錄有王惠範者平江軍節度保義之子美風儀好  
讀書初保義之奔荆南也季興以為行軍司馬未幾生  
惠範及長以門蔭為文學累遷觀察推官從誨立以女  
妻之且以惠範本將家子欲使自幕府事掌內外軍政  
惠範為人閑淡不羈聞之不悅入告從誨且辭之自是  
復以金帛購為不知己至軍國之事皆不參預  
但以金帛購求古書圖畫日以披翫為志焉

裴史記卷第九 南平世家

三

興見梁日以衰弱乃謀阻兵自固治城隍

三楚新錄季興以江陵古  
之重地又當天下一多事陰有割據之志乃大興力役重  
築城壘執畚者達十數萬人皆將校賓友負土助焉其  
郭外五十里墳冢皆令發掘取磚以營之及土功畢陰  
慘之夜皆聞鬼哭鬼火數起將撲之奄然而滅如此者  
累月方定論者以為發掘墳冢使幽魂不安故也  
通鑑高季昌遣都指揮使倪可福以卒萬人修江陵外郭  
季昌行視責功程之慢杖之季昌女為可福子知進婦  
季昌謂其女曰歸語汝舅吾欲威眾辦事耳以白金數  
百兩設樓櫓以兵攻歸峽為蜀將王宗壽所敗又發兵  
聲言助梁擊晉以侵襄州為孔勅所敗乃絕貢賦累年  
梁末帝優容之封季興渤海王賜袞冕劍佩貞明三年  
始復修貢  
五代史荆南舊無外壘季興始城之遂厚歛  
能制焉因就封渤海王  
嘗攻襄州為孔勅所敗  
梁亡唐莊宗入洛下詔慰諭季

與司空薰等皆勸季興入朝京師梁震以為不可曰梁

唐世為仇敵夾河血戰垂二十年今主上新滅梁而大  
王梁室故臣握疆兵居重鎮以身入朝行為虜爾季興  
不聽留其二子以騎士三百為衛朝于洛陽莊宗果欲  
留之郭崇韜諫曰唐新滅梁得天下方以大信示人今  
四方諸侯相繼入貢不過遣子弟將吏而季興以身述  
職為諸侯率宜加恩禮以諷動來者而反廢之示天下  
以不廣且絕四方內向之意不可莊宗乃止厚禮而遣  
之莊宗嘗問季興曰吾已滅梁欲征吳蜀何者為先季  
興曰宜先蜀臣請以本道兵先進莊宗大悅

裴史記卷第九 南平世家

四

三楚新錄  
莊宗謂高  
季興曰今天下負固不服者惟吳蜀耳朕欲先有事于  
蜀而蜀地險阻尤難江南纔隔荆南一水朕欲先之卿  
以為何如季興對曰臣聞蜀地富民饒獲之可建大利  
江南國貧地狹民少得之恐無益臣願陛下釋吳先蜀  
時莊宗意亦欲伐蜀以手拊其背季興因命工繡其手  
迹于衣歸以為榮耀季興已去莊宗心悔遣之密詔襄  
州劉訓圖之季興行至襄州心動夜斬關而出已去而  
詔書夜至季興歸而謂梁震曰不聽子言幾不免因曰  
吾行有二失來朝一失放還一失且主上百戰以取河  
南對功臣誇手抄春秋又曰我于手指上得天下其自  
矜伐如此而荒于遊畋政事多廢吾可無慮矣同光三  
年封南平王  
五代史及莊宗定天下季興來朝于洛陽  
加兼中書令時論多請留之郭崇韜以方







納明宗乃以襄州劉訓為招討使攻之不克五代史魏

蜀盡選其寶貨浮江而下船至峽口會莊宗遇禍季興

廷除刺史季興上言稱己令子弟權知郡事請不除朝

師收復三州又遣襄州節度使劉訓總兵圍荆南以問

其罪屬霖潦班師蜀鑑天威二年高季興襲取夔州

許季興請夔忠萬州為屬郡唐主許之又請自除刺史不

遣押牙韓珙等部送蜀珍貨四十萬浮江而下季興殺

而掠之朝廷詰之對曰欲知覆溺之故自宜按問水神

帝以劉訓為南面招討使東川節度使董璋將蜀兵下

峽會湖南兵三面進攻北夢瑣言唐天復中成內鎮

江陵監軍使張特進元隨溫克修司藥庫在坊郭稅舍

止焉張之門人向隱比隣隱攻厯算仍精射覆無不中

也一日白張曰特進副監小判官已下皆帶災色何也

張曰人之年運不同豈有一時受災吾不信矣於是城

中多犬吠隱謂克修曰司馬元戎其年失守此地化為

邱墟子其誌之他日復謂克修曰此地更變且無定主

五年後東北有人依稀國親一鎮此邦二十年不動子

誌之他日又曰東北來者二十年後更有一人五行不

管此程更遠但請記之溫以爲憑虛殊不介意復謂溫

曰子他日婚娶無男但生一隊女也到老却作醫人後

果密救誅北司張特進與副監小判官同日就戮方驗

五史記卷第九 南平蒙 七

冬卒年七十一諡曰武信季興子九人長子從誨立五代

史三年冬季興病脚氣而卒其子從誨嗣立累表謝罪

請修職貢由是復季興官爵諡曰武信通鑑考異唐

明宗實錄天咸三年十一月壬午房知溫奏高季興卒

烈祖實錄亦云乾貞二年十一月季興卒蓋傳聞之誤

按陶穀渤海王季興神道碑及渤海行狀皆云十二月

十五日卒今從之五代史補高從誨季興之庶子而

處長爲性寬厚雖士人不如也天成中季興叛從誨力

諫之不從及季興卒朝廷知從誨忠使嗣亦封南平王

初季興之事梁也每行軍常以愛姬張氏自隨一旦軍

敗攜之而竄遇夜入深澗中時張氏方姪行遲季興

恐爲所累俟其寢酣以劍刺岸邊欲壓殺之然後馳去

既而岸欲崩張氏且驚起呼季興曰妾適夢大山崩而

壓妾身有神人披金甲執戈以手托之遂免

季興聞之謂必生貴子遂挈之行後生從誨

從誨字遵聖天下大定錄荆南高從季興時入梁爲供

奉官累遷鞍轡庫使賜告歸寧季興遂留爲馬步軍都

指揮使行軍司馬季興卒吳以從誨爲荆南節度使從

誨以父自絕于唐懼復見討乃遣使者聘于楚楚王馬

殷爲之請命于唐而從誨亦遣押衙劉知謙奉表自歸

進贖罪銀三千兩明宗納之長興元年正月拜從誨節

五史記卷第九 南平蒙 八

順元年封南平王五代史從誨初仕梁歷殿前控鶴都

千牛大將軍荆南牙內都指揮使領濠州刺史改歸州

刺史累官至檢校太傅初季興之將叛也從誨常泣諫

之季興不從天成三年冬季興薨從誨乃上表謝罪復

修職貢明宗嘉之尋命起復授荆南節度使兼侍中長

興三年加檢校太尉應順元年五月封荆南節度使高從

誨爲南平王北夢瑣言進士鄭起謁荆州節度使高從

誨館於空宅其夕夢一人告訴曰孔目官嚴光楚無禮

誨館於空宅其夕夢一人告訴曰孔目官嚴光楚無禮

誨館於空宅其夕夢一人告訴曰孔目官嚴光楚無禮

誨館於空宅其夕夢一人告訴曰孔目官嚴光楚無禮

誨館於空宅其夕夢一人告訴曰孔目官嚴光楚無禮

誨館於空宅其夕夢一人告訴曰孔目官嚴光楚無禮

誨館於空宅其夕夢一人告訴曰孔目官嚴光楚無禮

誨館於空宅其夕夢一人告訴曰孔目官嚴光楚無禮

誨館於空宅其夕夢一人告訴曰孔目官嚴光楚無禮

誨館於空宅其夕夢一人告訴曰孔目官嚴光楚無禮

誨館於空宅其夕夢一人告訴曰孔目官嚴光楚無禮

誨館於空宅其夕夢一人告訴曰孔目官嚴光楚無禮

誨館於空宅其夕夢一人告訴曰孔目官嚴光楚無禮

誨館於空宅其夕夢一人告訴曰孔目官嚴光楚無禮



意甚不平比夕又夢起異其事召嚴而說之嚴命巫祝  
所謝靡所不至莫知其由明年鄭生隨計嚴光楚愛其  
宅有少竹徑多方而致之纔遷居從誨為人明敏大天  
不日以罪答而停職竟不知其故從誨為人明敏大天  
錄僧可隆善詩高從誨謂曰吾師此詩必因事而得隆  
行一失廢前功從誨謂曰吾師此詩必因事而得隆  
曰某本姓慕容與柔維翰同少負志氣多忤維翰所  
也因削髮為僧其相某猶在場屋頻年敗劔皆維翰所  
又季與建渚宮於府庭西北隅延袤十餘里亭榭鱗  
從誨紹立尤加完葺從誨明音律好彈胡琴女樂數十  
皆擅其技王仁裕使荆渚從誨出十輩彈胡琴仁裕詩  
日紅粧齊抱紫檀槽一抹朱絃四十條湘水凌波慚  
瑟秦樓明月罷吹簫寒敲白玉聲偏婉暖逼黃鶯語  
嬌丹禁舊臣來側耳骨清神爽似間韶又云玉纖挑落  
折冰聲散入秋空韻轉清二五指中過塞雁十三弦上  
嚙春鶯語從陶室偷將妙曲向秦樓寫得成無限細  
宮裏女就中偏愜楚王情又高若拙善詩從誨辟於  
幕下嘗作中秋不見月云人間雖不見天外自分明從  
誨覽之謂賓佐曰此詩雖好不利于己將來但恐失明

五史記卷第九 南齊世家

九

後果如多權詐晉高祖遣翰林學士陶穀為從誨生辰  
國信使從誨宴穀望沙樓大陳戰艦于樓下謂穀曰吳  
蜀不賓久矣願修武備習水戰以待師期穀還具道其  
語晉高祖大喜復遣使賜以甲馬百匹北夢瑣言荆州  
文獻王好馬不  
惜千金沒世不遇周帝命內臣李廷玉賜馬與南平  
王且問所好何馬乃曰良馬千萬無一若駿者即可得  
而送苟要坐下坦穩免勞控制唯駟庶幾也既免蹄齧  
不假銜枚兩軍列陣萬騎如一苟未經駟亂氣狡憤介  
胄在身與馬爭力聲控不暇安能左旋右抽舍轡揮兵  
乎自是江南蜀馬往往往學駟甚便乘跨是知蹀躞者誇  
於目馴柔者便于身此君子之襄州安從進反結從誨  
難逢假翦剔者抑其次也哉  
為援從誨外為拒絕陰與之通晉師致討從誨遣將李  
端以舟師為應從進誅從誨求郢州為屬郡高祖不許

契丹滅晉漢高祖起太原從誨遣人間道奉表勸進且  
言漢得天下願乞郢州為屬漢高祖陽諾之高祖入汴  
從誨遣使朝貢因求郢州高祖不與從誨怒發兵攻郢  
州為刺史尹實所敗漢遣國子祭酒田敏使于楚假道  
荆南從誨問敏中國虛實以為契丹之後兵食皆殫意  
欲以誚敏敏為言杜重威悉以晉戈甲降虜虜置之鎮  
州未嘗以北而晉兵皆漢有也從誨不悅敏以印本五  
經遺從誨從誨謝曰予之所識不過孝經十八章爾敏  
曰至德要道于此足矣敏因誦諸侯章曰在上不驕高  
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從誨以為譏已即以大厄

五史記卷第九 南齊世家

十

罰敏荆南地狹兵弱介于吳楚為小國自吳稱帝而南  
漢閩楚皆奉梁正朔歲時貢舉皆假道荆南季興從誨  
常邀留其使者掠取其物而諸道以書責誚或發兵加  
討即復還之而無媿其後南漢與閩蜀皆稱帝從誨所  
嚮稱臣益利其賜予俚俗語謂奪攘苟得無媿耻者為  
賴子猶言無賴也故諸國皆目為高賴子從誨自求郢  
州不得遂自絕于漢逾年復通朝貢乾祐元年十月卒  
年五十八贈尚書令諡曰文獻五代史晉天福中加守  
中書令六年襄州安從  
進反王師攻討從誨餽軍食以助焉詔書褒美等加守  
尚書令從誨上章固讓朝廷遣使敦勉竟不受其命時  
有術士言從誨年命有厄宜退避寵祿故也及契丹入  
汴漢高祖起義于太原間道遣使奉貢密有所請言俟



車駕定河汴願賜鄂州為屬郡漢祖依違之及入汴從  
誨致貢求踐前言漢高祖不從誨怒率州兵攻鄂州  
句日為刺史尹實所敗自是朝貢不至從誨東通于吳  
西通于蜀皆利其供軍財貨而已未年以鎮星在翼軫  
之分乃釋羅紘衣布素飲食節儉以禳災咎等令人祈  
託襄州安審琦請歸朝待罪朝廷亦開納之漢乾祐元  
年冬十一月以疾薨于位詔贈子保融立從誨十五子  
尚書令謚曰文獻子保融嗣子保融立從誨十五子  
長曰保勳次保正保融第三子也不知其得立之因

保融字德長從誨時為節度副使兼峽州刺史從誨卒  
拜節度使廣順元年封渤海郡王五代會要周顯德元  
年五月封荆南節度  
使高保融為顯德元年進封南平王五代會要周顯德  
元年正月進封渤  
海郡王高保  
融為南平王世宗征淮保融遣指揮使魏璘率兵三千  
出夏口以為應又遣客將劉扶奉賸南唐勸其內附李

表記卷第九 南平世家 十一

景稱臣世宗得保融所與賸大喜賜以絹萬匹荆南自  
後唐以來數歲一貢京師而中間兩絕及世宗時無歲  
不貢矣保融以謂器械金帛皆土地常產不足以効誠  
節乃遣其弟保紳來朝世宗益嘉之初季興之鎮梁以  
兵五千為牙兵衣食皆給于梁至明宗時歲給以鹽萬  
三千石後不復給及世宗平淮故命泰州給之保融性  
迂緩無材能而事無大小皆委其弟保勗其後叔從義  
謀為亂為其徒高知訓所告徙之松滋而殺之宋興保  
融懼一歲之間三入貢建隆元年以疾卒續通鑑長編  
建隆元年八月  
甲午保融卒保融性迂緩御軍治民皆無法高氏始  
衰北夢瑣言荆南節度使高保融有疾幕吏孫光憲

夢在渚宮池與同僚偶坐而保融在西廳獨處唯姬妾  
侍焉俄而高公弟保勗見召上橋授以筆硯令光憲指  
搗發軍仍遣廳頭二子障蔽光憲不欲保融遙見遠  
巡有具彙鍵將校列行俟命次見掌節使嚴光楚常  
前趨手捧兩黑物其一則如黑漆樺而光其一即尋常  
韉也謂光憲曰某會失墨兩挺蒙王黜責今果尋獲也  
楚具帖子取處分說于同僚諭月而保融卒節院將嚴光  
者陰黑之物節而且黑節于謂也年四十一贈太尉謚曰  
象節向之所夢倒雙節之謂也  
貞懿五代史位至荆南節度使守太傅中書令封南平  
者則有王保義保義本姓劉名去非幽州人少為縣吏  
粗暴無行習騎射敢鬪擊劉仁恭之子守奇善射去  
非許以為能守奇以兄守光奪父位亡入契丹又自契  
丹奔太原去非皆從之莊宗之伐燕也守奇從周德威  
引軍前進師次涿州刺史姜行取登陴固守去非呼行  
敢曰河東小劉郎領軍來為父除兇爾何敢拒守奇免  
言守奇心不可保莊宗召守奇還計事行去非門去非

表記卷第九 南平世家 十一

說守奇曰公不施一兵下涿郡周公以得非已力必有  
如黃之介福萬全矣守奇乃奔梁梁以守奇為滄州留  
往依之非為河陽行軍司馬時謝彥章移去非為鄂州  
後史及莊宗平河洛去非乃棄郡歸高季興為行軍司  
馬仍改易姓名自是季興父子倚為心腹凡守藩規畫  
節度留後依前荆南行軍司馬加檢校太尉後卒于江  
陵歸太常因革禮故推誠奉議同德翊戴功臣荆南節  
度歸峽等州觀察處置等使特進檢校太師守太傅兼  
中書令江陵尹上柱國南平王食邑四千五百弟保勗  
戶食實封一千三百戶高保融奉敕可贈太尉弟保勗  
立中書令南平貞懿王高保融寢疾以其子繼守太傅兼  
未堪承嗣命其弟行軍司  
馬保勗總判內外軍馬事  
保勗字省躬從誨第十子也保融卒拜節度使續通鑑  
建隆二年九月甲  
以荆南行軍司馬寧江節度使高保  
勗為荆南節度使上初聞保融之喪遣兵部尚書萬年



李濟往弔及還上問保最堪其事否濟以為可任而保最貢奉亦數至乃授節鉞保最性淫恣日召市娼集府署擇士卒之壯健者使相媒狎保最與姬妾帷簾共視笑之又好營造臺榭土木之工軍民咸怨記室孫光憲諫曰宋有天下四方諸侯屈服向內凡下詔書皆合仁義此湯武之君也公宜克勤克儉勿奢勿僭上以奉朝廷中以嗣祖宗下以安百姓若縱佚三年保最疾謂其樂非福也保最不從光憲貴平人也

將梁延嗣 三楚新錄有梁延嗣者復州景陵人唐天成殺之既而逃歸益懷憤遂以兵取復之監利王沙二縣延嗣兵敗為季興所獲至從誨既立擢為大校遂承制授歸州刺史未幾又遷復州團練使仍掌親軍延嗣雖起非行陣自以累典戎事纔年十九諱健兒士卒之語每聚談或有傷犯之者往往交游變為仇讐光憲與延嗣年甲相亞居嘗自謂筋力不衰一旦赴楚場上馬左右扶持者甚眾延嗣且在後笑曰孰謂大卿年老而彌壯觀其上馬輕健良由扶持者眾爾光憲乃回顧曰非因眾扶蓋是老健延嗣曰我疾遂不起兄弟孰可付之不勝憤怨論者少之

五史記卷第九 南蒙

十三

後事者延嗣曰公不念貞懿王乎先王寢疾以軍府付公今先王子繼沖長矣保最曰予言是也即以繼沖判內外兵馬十一月保最卒年三十九贈侍中

五代史保最幼子也鍾愛尤甚季興在世時或因事盛怒左右不敢為視唯保最一見季興則怒自解故荆人目之為萬事休皇朝建隆四年春卒是歲荆門之地不為高氏所有則萬事休之言蓋先兆也

續通鑑長編建隆三年十一月荆南節度使高保最寢疾召牙內都指揮使長安梁延嗣謂曰我疾遂不起兄弟孰可付之後事延嗣曰公不念貞懿王乎先王舍其子繼沖以軍府付公今繼沖長矣保最曰予言是也即以繼沖判內外軍馬事甲戌保最卒又保最眉目疎秀羸瘠而口吃文獻王甚愛之雖盛怒見保最必解荆南人謂之萬事休郎君保融之子繼沖立

繼沖字成和保最卒拜節度使湖南周行逢卒子保權

立其將張文表作亂建隆四年太祖命慕容延釗等討之延釗假道荆南約以兵過城外

續通鑑長編先是盧陵人情去就山川向背我盡欲知之懷忠使還報曰高繼沖甲兵雖整而控弦不過三萬年穀雖登而民困于暴斂南通長沙東距建康西迫巴蜀北奉朝廷觀其形勢蓋日不暇給取之易耳於是上召宰相范質等曰江陵四分五裂之國今假道出師因而下之獲繼沖大將不濟矣壬戌李處耘辭上遂以成算授之

李景威曰兵尚權譎城外之約其可信乎宜嚴兵以待之判官孫光憲叱之曰汝峽江一民爾安識成敗且中國自周世宗時已有混一天下之志況聖宋受命真主出邪王師豈易當也因勸繼沖去斥埃封府庫以待繼沖以為然景威出而嘆曰吾言不用大事去矣何用生

五史記卷第九 南蒙

十四

為因扼吭而死

三楚新錄建隆三年武安軍節度周行服舉兵反直入長沙殺行軍司馬廖簡保權懼告急朝廷乞王師為援朝廷遣宣徽使李處耘領兵萬餘人救之李以路由江陵慮繼沖不測先遣使喻之曰比者王師救應東道之主誠在足下然利在急使喻之曰比者王假一鄉道使於城外經過幸矣繼沖將許之猶豫未決有大校李景威者素勇悍越次白繼沖曰兵尚權變城外之說實不可信以臣觀之彼實欲乘我耳況今精兵數萬自先王訓練備矣景威雖不才願盡以相付不顧性命為大王拒之繼沖聞之曰事未可知爾勿憂也及王師至果如景威之言繼沖大懼乃不得已出郊迎王師且詣李公乞上表入朝李公飛騎以聞天子大悅遣使就除繼沖徐州節度使便道赴任蓋孫光憲之謀也景威以其不用己謀遂扼喉而死繼沖聞而傷之戰功遷雲猛指揮副使保最幼隸於軍頗有智畧累以嗣立多委任之初聞慕容延釗等伐張文表景威乘間而襲我景威欲効犬馬之力願假兵三千於荆門中道



險隘處設伏候其夜行發攻其上將王師必自退却  
 回軍收張文表以獻於朝廷則公之功德大矣不然則  
 有搖尾求食之禍繼沖曰吾家世世貢奉朝廷必無此  
 事爾無慮過況爾非慕容延釗之敵也景威又曰俗傳  
 江陵諸處有九十九洲若滿一百則有王者與自武信  
 王之初江心深浪之中忽生一洲而滿百昨此洲漂沒  
 不存茲亦可憂繼沖又不聽景威知計不行自扼吭而  
 死及王師入城繼沖悔不用其言太祖聞景威之計曰  
 彼忠其主也命王仁贍厚恤其家 北宋編年成之計曰  
 而請於荆門中道險隘處設伏襲王師繼沖不從扼吭  
 臣也命厚卹其家 延釗軍至繼沖出逆于郊而前鋒遽  
 入其城繼沖亟歸見旌旗甲馬布列衢巷大懼即詣延  
 釗納牌印太祖優詔復命繼沖為節度使乾德元年有  
 事于南郊繼沖上書願陪祠九月具文告三廟率其將  
 吏宗族五百餘人朝于京師 續通鑑長編高繼沖自以  
 年幼未知民事政刑賦役

五史記卷第九 南平世蒙

五

扼吭而死景威歸州人也繼沖遣延嗣與其叔父掌書  
 記保寅奉牛酒來犒師且覘師之所向壬辰師次荆門  
 處繼沖見延嗣等待之有加諭令翌日先還延嗣喜馳使  
 報繼沖以無虞荆門距江陵百餘里是夕延嗣召延嗣  
 等宴飲于其帳處將輕騎數千倍道前進繼沖初但  
 侯保寅延嗣之還遽聞大軍奄至即皇恐出迎遇處  
 于江陵北門十五里處繼沖揖繼沖令待延嗣而率親兵  
 入登北門比繼沖與延嗣俱還則王師已分據衝要布  
 列街巷矣繼沖大懼即詣延嗣納牌印遣家將王昭濟  
 等奉表以三州十七縣十四萬二千三百戶來歸 濟  
 楚新錄先是荆南尚使裴器皆高其足而公私競置用  
 之謂之高足碗至大軍一臨舉族東遷高足之誠一朝  
 命之蓋由天 拜武寧軍節度使以卒 東都事略高繼沖  
 硤石人也曾祖季興唐末荆南司馬張瓌逐其節度使  
 陳儒自稱留後瓌敗而季興守荆南梁開平初遂據有  
 其地封秦王卒諡曰武信子從誨後唐天成三年襲位  
 封南平王卒諡曰文獻子保融漢乾祐五年襲封南平  
 王卒諡曰正懿無子建隆元年其弟保勗嗣立太祖即  
 授以節度使從誨于諸子中最愛保勗雖盛怒見之則  
 釋然荆南人目之為萬事休四年卒子繼沖襲位時湖  
 南張文表叛周保權求救于朝廷太祖命慕容延釗討  
 之延釗假道荆南約以兵過城外繼沖大將李景威曰  
 兵尚權譎城外之約可信乎其秘書監孫光憲曰中國  
 自周世宗時已有混一之志況聖宋受命真主出焉以  
 理論繼沖令獻三州之地延釗軍至繼沖出迎于郊而  
 前鋒遽入其城繼沖懼上表納土請舉族歸朝授馬步  
 軍都指揮使自季興至繼沖五帥凡五十七年光憲有  
 學術歸朝授黃州刺史乾德三年繼沖拜武寧軍節度  
 使卒年三十二贈侍中 北宋編年未幾繼沖表請陪  
 祀詔許之因舉族歸朝十二月命易鎮武寧 續通鑑  
 長編乾德元年十二月以荆南節度使高繼沖為武寧  
 鎮 文獻通考荆南高從誨許之因舉族歸朝乃命易  
 尺餘局錡甚固從誨神屏左右焚香破匣中得石匣  
 文云此去遇龍即歇及建隆中從誨孫繼沖入朝改鎮  
 徐州龍隆音相近 采異記高氏專江陵日乾祐中于  
 山庭後鑿一大池為遊嬉之所掘地丈餘得一石匣  
 長丈餘潤數寸扁去左右惟與親僚屬三五人焚香而啟  
 氏大神之乃屏去左右惟與親僚屬三五人焚香而啟

五史記卷第九 南平世蒙

十六



之匣中惟金篆銘一首云此去遇龍即欲于光憲拜黃

州刺史北夢瑣言偽王蜀葉逢少明悟以詞筆求知常

十已後方多可圖之未問荷或先得於壽不永于時州府

前夢見乘船赴任江上侯吏報午而迎入石窟覺後

話于廣成先生杜光庭次忽報較下授檢校水部員外

健為郡青衣灘而死即處謙之生知葉逢之凶夢何其

效哉光憲自蜀流一夕夢葉生云子於青衣亦不免

無何驚折為淚流吸入青衣幸而獲濟豈鬼神尚能相

戲哉容齋續筆先公自燕歸得龍圖閣一策日胎子

錄有御書兩印存不言撰人姓名而序云思叟受知南

平王政寬事簡意必高從海濱則者時賓僚如孫光憲

輩者所編皆訓微童蒙其修進一章云咸通年中盧子

期著初舉子一卷細太無遺就試三場避國諱宰相諱

主文諱士人家小子弟忌用熨斗時把帛慮有搜白之

嫌獨下寫試無誤筆即題其後云並無指改塗乙注

如有人言字數其下小書名同年小錄是雙隻先輩各

一人分寫宴上長少分雙隻相向而坐元以東為上觀

以西為首給舍員外遺補多來突宴東先輩不遷而西

先輩避位及吏部給春關牒便稱前鄉貢進士大畧有

與今制同者獨避宰相主文諱不復講雙隻先輩其後

之名它無所見其林園一章謂茄為酪酥亦甚新其後

事具國史開平元年鎮荆南至皇朝乾德元年國除凡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九

表覽卷第九 南平世家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九

五代史記注 卷七〇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

廬陵歐陽脩撰

南昌彭元瑞注

東漢世家第十

劉旻漢高祖母弟也初名崇為人美鬚目重瞳子少

無賴嗜酒好博嘗黥為卒高祖事晉為河東節度使以

旻為都指揮使高祖即帝位以為太原尹北京留守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隱帝時累加中書令五代史劉崇太

從弟也少無賴好陸博意錢之戲弱冠隸河東軍唐長

與中遷虢州軍校漢祖鎮并汾奏為河東步軍都指揮

使逾年授麟州刺史復為河東馬步軍都指揮使兼三

城巡檢使遙領泗州防禦使漢祖起義于河東以崇為

特進檢校太尉行太原尹是歲五月漢祖南行以崇為

北京留守尋加同平章事隱帝嗣位加檢校太師兼侍

中乾祐二年九月隱帝少政在大臣周太祖為樞密使新

討三叛立大功而與旻數有隙旻頗不自安謂判官鄭

珙曰主上幼弱政在權臣而吾與郭公不叶時事如何

賦足以自給公為宗室老不以此時為計後必為人所

制旻日子言乃吾意也乃罷上供征賦收豪傑籍丁民

以益兵三年周太祖起魏隱帝遇弒旻乃謀舉兵周太

祖之自魏入也反狀已白而漢大臣不即推尊之故未

敢即位乃白漢太后立旻子贊為漢嗣遣宰相馮道迎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 東漢世家

徐無黨原注

劉鳳誥排次







徽擊敗之遂圍潞州五代史尋遣承鈞率兵攻晉隰二  
地關冠晉州乞師于契丹契丹以五千騎助之合兵以  
攻平陽又分兵寇昭義周太祖遣樞密使王峻等率大  
軍以援晉絳崇崇周師至遂焚營而遁是歲晉絳大雪  
比至太原十餘日邊民走險自固兵無所掠士有飢色  
州為折德辰所破其所部尚崇軍為德辰所取崇自僭  
稱之為武皇帝及周世宗嗣位崇復乞師于契丹以圖  
入寇契丹遣將楊衮是時世宗新即位以謂旻幸周有  
大喪而天子新立必不能出兵宜自將以擊其不意自  
宰相馮道等多言不可世宗意甚銳得聞見近錄柴世宗  
東犯闕世宗將親征馮道力諫止世宗曰大山壓卵耳  
何為不可道曰陛下謂太山乎今皆宿將久處貴位  
氣方驕陛下即位席未暖未易使顯德元年三月親征  
也世宗以道輕己即日命駕出師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 東漢家 四

五代史補何承裕韶州曲江人父澤嘗為嶺南劉隱從  
事承裕有逸才為小詞尤工娼樓酒肆往往流布與翰  
林陶穀素不叶世宗之征河東也書詔填委陶獨當之  
時何以通籍亦預扈從之數世宗欲擢用問陶曰何承  
裕可以知制誥否奏曰承裕好俳發揮潤色恐非所長  
世宗遂已何知之及陶承裕曰承裕好俳發揮潤色恐非所長  
聲唱挽歌而人陶甚驚駭承裕曰尚書豈長生不死者  
耶幸甚無恙聞其一兩曲又何妨陶無以抗及知商州  
有舉人投卷初甚欣悅及覽其詩有日暮猿啼旅思悽  
之句遽曰足下此句甚佳但上句對屬未切奉為改之  
何不云曉來犬吠張三婦日暮猿啼旅思悽舉人  
大慙而去其放蕩不羈動以滑稽為務也如此 甲午  
戰于高平李重進白重贊將左樊愛能何徽將右向訓  
史彥超居中軍張永德以禁兵衛蹕旻亦列為三陣張  
元徽居東偏楊衮居西偏旻居其中九國志張元徽邢  
州武安人少以沈  
勇謀本城為兵累轉至列校高祖鎮并汾召至帳下累  
從征討有功晉開運末破契丹於三交以功授代州刺史

史歷雲州防禦使遷代州與宗素相友善及崇建號領  
侍衛親軍遷武寧軍節度使崇舉兵南下將圍周室以  
元徽為前鋒與周師遇於巴公原元徽以東軍先登陷  
陣擒監軍使一人降其步卒千人而旋崇大褒賞之元  
徽乘勝復入馬而為周師所擒殺之其麾下十餘騎畢  
力血戰奪其尸而出俄而崇亦敗先是前鋒兵將次  
巴公一夕營中刁斗皆噀元徽亟遣詣崇大寨易之凡  
易數十皆噀而不可擊因以白崇怒曰故要吾金細耶  
遂止是夜有大星墜元徽營中明日果敗元徽沈厚有  
將相材善撫士卒輕財好施雖爵祿豐厚而家無餘資  
既而軍吏為立廟晉陽城西北隅 衮望周師謂旻曰勁  
敵也未可輕動旻奮髯曰時不可失無妄言衮怒而去  
旻號令東偏先進王得中叩馬諫曰南風甚急非北軍  
之利也宜少待之旻怒曰老措大母妄沮吾軍即麾元  
徽元徽擊周右軍兵始交愛能徽退走其騎軍亂步卒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 東漢家 五

數千棄甲叛降元徽呼萬歲聲振川谷世宗大駭躬督  
戰士士皆奮命爭先而風勢愈盛旻自麾赤幟收軍軍  
亂不可遏旻遂敗日暮旻收餘兵萬人阻澗而止是時  
周之後軍劉詞將之在後未至而世宗銳于速戰戰已  
勝詞軍繼至因乘勝追擊之旻又大敗輜重器甲乘輿  
服御物皆為周師所獲旻獨乘契丹黃驢自雕窠嶺間  
道馳去夜失道山谷間得村民為鄉導誤趨平陽得佗  
道以歸而張元徽戰歿于陣楊衮怒旻按兵西偏不戰  
故獨全軍而返旻歸為黃驢治廐飾以金銀食以三品  
料號自在將軍五代史顯德元年三月周世宗親征與  
崇戰于高平大敗之崇與親騎十數人



踰山而遁中夜迷情不知所適劫村民使為鄉導誤趨  
 晉州路行百餘里方覺崇怒殺鄉導者他路而去乃  
 易名號被毛祿張樺笠而行至沁州與從者三五騎止  
 于郊舍寒餒尤甚潛令告偽刺史李廷誨廷誨饋盤食  
 解衣裘而與之每至屬縣吏奉食七箸未舉聞周師  
 至即蒼黃而去崇年老力憊伏于馬上日夜奔竄僅能  
 支持距太原一舍其子承世宗休軍潞州大宴將士斬  
 敗將樊愛能何徽等七十餘人軍威大振進攻太原遣  
 符彥卿史彥超北控忻口以斷契丹援路太原城方四  
 十里周師去城三百步圍之匝自四月至于六月攻之  
 不克聞見近錄次高平遇崇接戰世宗據高平原下觀兵  
 陣方接東北角奔西北角次之王師敗績明日按  
 軍不戰置酒軍中酒行索奔將七十二人斬蘇下即坐  
 中拜七十二人補之左右股栗太祖皇帝實預補中明  
 日再戰軍士不用命者太祖刃其笠以識之戰而彥卿  
 罷識者皆斬之軍聲於是大振崇走遂圍太原而彥卿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 東漢世家

六

等為契丹所敗彥超戰歿世宗遽班師通鑑考異世宗  
 實錄徵懷孟蒲  
 陝丁夫數萬攻城旦夕之間期於必取會大雨軍士勞  
 苦又聞忻口之師不振帝數日憂沮不食遂決還京之  
 意初周師之圍城也曼遣王得中送楊衮以歸因乞援  
 兵于契丹契丹發數萬騎助曼遣得中先還至代州代  
 州將柔珪殺防禦使鄭處謙以城降周并送得中于周  
 世宗召問得中虜助兵多少得中言送衮歸無所求也  
 世宗信之已而契丹敗符彥卿于忻口得中遂見殺通鑑  
 考異晉陽見聞錄六月且周師南轅返旆惟數百騎間  
 之以步卒千人長槍赤甲行趨捷跳梁於城隅晡晚殺  
 而曼自敗于高平已而被圍以憂得疾明年十一月  
 卒五代史纂誤今按本紀周太祖以廣順四年甲寅歲  
 正月丙子朔有事於南郊大赦改元為顯德元年是

月壬辰太祖崩丙申世宗即位二月漢人來討攻自潞  
 州三月乙酉如潞州癸巳及劉曼戰於高平敗之六月  
 乙巳班師又按十國年譜甲寅世宗顯德元年正月  
 位即劉曼之乾祐七年乃注云是歲承鈞立以此推之  
 則是世宗承鈞立也今世家乃云明年十一月班師是  
 紀年譜不相應蓋世年六十子承鈞立五代史及周本  
 家誤有明年二字也  
 自固閉壘不出月餘世宗乃旋軍顯德二年十一月崇  
 弟也漢初為太原尹北京留守及隱帝遇害周太祖以  
 兵入京師漢太后遣太師馮道迎崇之子贊於徐欲使  
 襲漢位少尹李驥語崇曰觀郭公用心當自取之不若  
 以兵至孟津觀變俟徐州踐祚則無可疑矣崇怒以為  
 驥欲離間父子并其妻殺之已而周太祖登位崇遣人  
 乞贊歸藩始知贊死矣乃為驥立廟遂僭帝號重幣結  
 契丹始晉高祖約為父子改名曼稱漢乾祐年  
 號契丹冊為大漢神武皇帝曼死子承鈞襲位  
 承鈞曼次子也少頗好學工書曼卒承鈞遣人奉表契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 東漢世家

七

丹自稱男述律答之以詔呼承鈞為兒許其嗣位五代  
 史鈞  
 之事跡具初曼常謂張元微等曰吾以高祖之業贊之  
 皇家日歷初曼常謂張元微等曰吾以高祖之業贊之  
 冤義不為郭公屈爾期與公等勉力以復國家之讐至  
 于稱帝一方豈獲已也顧我是何天子爾亦是何節度  
 使故其僭號仍稱乾祐不改元不立宗廟四時之祭用  
 家人禮承鈞既立始赦境內改乾祐十年曰天會元年  
 立七廟于顯聖宮契丹遣高勳以兵助承鈞承鈞遣李  
 存瓌與勳攻上黨無所得而還明年世宗北伐契丹下  
 三關契丹使來告急承鈞將發兵而世宗班師乃已宋  
 興昭義節度使李筠叛命遣其將劉繼冲判官孫孚奉



表稱臣執其監軍周光遜李廷玉送于太原乞兵為援承鈞欲謀于契丹繼冲道筠意請無用契丹兵承鈞即率其國兵自將出團柏谷羣臣餞之汾水僕射趙華曰李筠舉事輕易陛下不圖成敗空國興師臣實憂之承鈞至太平驛封筠隴西郡王筠見承鈞儀衛不備非如王者悔臣之筠因自陳受周氏恩不忍背德而承鈞與周世仇也聞筠言亦不悅遣宣徽使盧贊監其軍筠心益不平與贊多不叶承鈞遣宰相衛融和解之已而筠敗死衛融被執至京師太祖皇帝問融承鈞所以助筠反狀融言不遜太祖命以鐵搗擊其首流血被面融呼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 東漢世家

八

曰臣得死所矣太祖顧左右曰此忠臣也釋之命以良藥傳其創造融致書于承鈞求周光遜等約亦歸融太原承鈞不報融遂留京師承鈞謂趙華曰不聽公言幾至于敗然夫衛融盧贊吾以為恨爾東都事畧承鈞藥結李景孟旭為助仍求援於李筠筠叛承鈞舉兵助之筠敗其宰相衛融為王師所擒太祖責之曰汝何敢助李筠反融曰大吠非其主臣四十口受劉氏豐衣美食不忍負之臣終不為陛下用得問走河東爾太祖怒命以鐵擊之融大呼曰大丈夫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今之死正得其死所太祖曰此忠臣也遂命釋之以為太府卿又李筠并州太原人也善騎射後唐秦王從榮判六軍諸衛募勇士以為爪牙筠得隸麾下從榮難作筠遁去清泰初為內殿直遷指揮使晉開運末契丹犯京師趙延壽為虜將聞其勇召寅帳下及契丹主北歸攻解里於邢洛筠請馮道領節度道曰予主奏事而已留後事當議功臣為之以諸將之甲者為留後送

效於漢高祖嘉之授博州刺史周太祖鎮大名以先拜使成軍節度使與慕容彥超戰於廣順初兼拜破太原之師以功加鎮中符在鎮自擅征戰頗名集亡命嘗以私念囚監軍使世宗下詔切責之宋興加兼中書令太祖遣使諭以受禪之意筠即欲拒命左右為陳懸于廳壁筠泣下拜及宴使者方張樂遠取周太祖畫像其書以為誅也會河東劉承鈞以蠟書結筠為寇筠雖幸勿以書來上而反謀已蓄矣太祖賜書慰撫之是時論子守節為皇城使嘗泣諫筠不聽太祖又遣守節論旨令汝何如汝歸語汝我耶守節歸具以白筠筠謀反愈既為天子獨不能臣我耶守節歸具以白筠筠謀反愈甚來接至太平驛筠迎謁甚恭及見承鈞兵與契丹數千死甚悔之承鈞封筠為西平王筠自言受周大恩不敢愛兵南向太祖自往征之山路險峻多石不可行太祖自於長平太祖自往征之山路險峻多石不可行太祖自於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 東漢世家

九

馬德會大破筠眾三萬於澤州城筠赴火死筠有愛妾命氏隨筠至澤州親督戰拔其城危甚劉氏謂筠曰城中健馬幾何筠曰百匹爾安問為劉氏曰潰圍而出保昭義今東誠得馬愈於坐而待死也筠然之左右計馬尚不減千匹以是夕將出或謂筠曰今帳前將士黨守節劉氏俱死筠以可及乎筠猶豫不決城遂陷將士黨守節劉氏始筠之將舉兵也其從事間工仲卿獻謀於筠曰公以孤軍舉事其勢危哉雖依河東之援亦恐不得其力大梁甲兵精銳難與爭鋒天下此計之上者也筠曰吾與世宗義同兄弟周之宿將也禁衛之士皆吾舊人問吾至必倒戈歸我何憂不得天下乎筠不用其計始名榮後以避世宗諱更何憂不得天下乎筠不用其計始名榮後遼州改和州團練使筠卒年三十二續通鑑長編雖具元年二月北漢主知筠有異志潛以蠟書誘筠雖具



奏而反謀已決執監軍亳州防禦使周光遜開廢使李  
廷玉遣其教練使劉繼沖及判官孫孚送於北漢納欵  
求援光遜德威之子廷玉嗣昭之孫皆有舊第在晉陽  
北漢主釋之厚賜遣還第又五月光遜復遣劉繼沖請  
晉陽請北漢主舉軍南下已為前導北漢主將謀於契  
丹繼沖道出意請無用契丹兵北漢主從之即日大閱  
傾國自將出團栢谷羣臣下境內而赴之臣未見其  
可也北漢主曰事必無成朕下掃境內而赴之臣未見其  
成耶卿有長策願當何如華未及對北漢主命拂衣上  
行至太平驛躬身率屬者老迎謂北漢主命拂衣上  
不名坐于驛相博與衛融之上封西平王賜馬三百匹  
及服玩珍異甚衆與衛融之上封西平王賜馬三百匹  
皆賂玩珍異甚衆與衛融之上封西平王賜馬三百匹  
漢主數召鈞計事自言衛融弱不似王者內甚悔之北  
與周世仇也鈞言亦不悅鈞將還別賜馬及甲鎧具  
裝道宣微使來人盧贊監其軍鈞心益不平鈞有馬三  
千匹日夕校閱欲直趨大梁贊嘗見鈞計事鈞不應願  
左右曰大梁兵皆我昔時部曲也見我則降耳贊怒拂  
衣而起北漢主聞贊與鈞有隙遣衛融詣軍中解之

五史記卷第七十 東漢家 十

又六月北漢主聞鈞敗自太平驛還晉陽謂趙華  
曰李鈞無狀卒如卿言我幸全師以歸但恨失衛融盧  
贊耳由是重文學之士久之華請老使食其祿終身  
又初衛融之被執也上語融曰汝教劉鈞舉兵助李鈞  
反何也融從容對曰犬各吠非其主臣四口衣食劉  
氏誠不忍負之陛下宜速殺臣臣必不為陛下用縱不  
殺終當間道走河東耳上怒命左右以鐵撻擊其首流  
血被面融呼曰臣得死所矣上顧左右曰此忠臣也釋  
之命以良藥傅其瘡因使融致書北漢主求周光遜承  
等約亦歸融太原北漢主不報辛亥以融為太府卿承  
鈞由此益重儒者以抱腹山人郭無為參議國政無為  
棣州人方穎烏喙好學多聞善談辯嘗衣褐為道士居  
武當山周太祖討李守貞河中無為詣軍門上謁詢以  
當世之務太祖奇之或謂太祖曰公為漢大臣握重兵  
居外而延縱橫之士非所以防微慮遠之道也由是太

祖不納無為去隱抱腹山承鈞內樞密使段常識之薦  
其材承鈞以諫議大夫召之遂以為相五年宿衛殿直  
行首王隱劉紹趙鸞等謀作亂事覺被誅其詞連段常  
乃罷常樞密為汾州刺史繼殺之續通鑑長編乾德元  
直行首王隱劉紹趙鸞等謀叛事覺被誅其辭連樞密  
使段常北漢主繼常為汾州刺史尋盜殺之初北漢主  
寵姬郭氏醫僧之女也僧嘗與段常通而生姬有殊色  
北漢主乃止姬之將立為妃常謂所出非偶恐貽笑隣國北  
漢主乃止姬之將立為妃常謂所出非偶恐貽笑隣國北  
怨因語殺常死非其罪國人憐之以司徒兼門下侍郎  
平章事趙宏兼樞密使吏部侍郎參議中書事郭無為  
為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平章事無為與宏不協北漢主  
出宏為汾州刺史無為兼樞密事軍國之務自是世凡  
一以委焉無為又言宏在汾州不治徒嵐州自是世凡  
舉事必稟契丹而承鈞之立多略契丹遣使者責承鈞

五史記卷第七十 東漢家 十一

改元援李鈞殺段常不以告承鈞惶恐謝罪使者至契  
丹輒見畱承鈞奉之愈謹而契丹待承鈞益薄承鈞自  
李鈞敗而失契丹之援無復南侵之意地狹產薄以歲  
輸契丹故國用日削乃拜五臺山僧繼顒為鴻臚卿繼  
顒故燕王劉守光之子守光之死以孽子得不殺削髮  
為浮圖後居五臺山為人多智善商財利自是世頗已  
賴之繼顒能講華嚴經四方供施多積畜以佐國用五  
臺當契丹界上繼顒常得其馬以獻號添都馬歲率數  
百匹又于柏谷置銀冶募民鑿山取鑛烹銀以輸劉氏  
仰以足用即其冶建寶興軍繼顒後累官至太師中書



令以老病卒追封定王續通鑑長編初北漢主嗣位時每事必稟之于是契丹遣使持書來責其畧曰爾先父窮來歸我我先兄天授皇帝即位骨月泊余繼統益修前好爾父即世我用命爾即位稱乾祐爾不遵先志無改更李筠包藏禍心捨爾大就小無所顧慮姑為覲覲然舉兵會不我告段常爾父故小無所顧慮姑為覲覲誅及妻子婦言是用非爾而誰我務敦大義曲容瑕垢漢主得書恐懼遣使聘往謝契丹其使自貽伊戚也北錄僧繼願住五臺山手執香如紫檀鏤成芬馨滿室繼元時在潛邸以金易致每接僧則頂太祖皇帝嘗因帽具三衣假比邱乘此揮談名為君界上謀者謂承鈞曰君家與周氏為世仇宜其不屈今我與爾無所問何為因此一方之人也若有志于中國宜下太行以決勝負承鈞遣謀者復命曰河東土地兵甲不足以當中國之十一然承鈞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太祖哀其言笑謂謀者曰為我語承鈞開爾一路以為生故終其世不加兵承鈞立十三年病卒其養子繼恩立東都事畧太祖嘗因界上氏為世誓宜其不屈今我與爾無所問何為因此一方之人也若有志中國宜下太行以決勝負承鈞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太祖哀其言笑謂謀者曰為我語承鈞開爾一路以為生故終其世不加兵承鈞立謀者曰為我語承鈞開爾一路以為生故終其世不加兵承鈞立

恩及繼元皆冒姓劉氏繼恩嗜腹多髯長上短下乘馬者及為太原尹儒軟不治孝和帝盡恭昏定晨省禮無為因繼恩純孝然非濟世之才恐不能了我家事將奈何後事付之繼恩始監國無為與侍衛親軍使蔚進不協忻州繼忠亦州又建議漸斥去公族命繼恩弟繼忠出怨語或以白繼恩每繼恩責其觀望趨令就道繼忠頗終稱嗣於契丹契丹許之然後即位又十國紀年北漢天會七年宋帝使邢州人蓋爾來謂帝曰為我謝趙君余安敢深入君欲決勝負當過圍柏谷來背城一戰宋帝笑曰存之何害終帝死宋帝不復北伐天會七年宋朝乾德元年也今因劉鈞死附其事於開寶元年文辭又與五代史不同今從五代 北宋編年北漢主鈞卒養子繼恩立遣使告終稱嗣於契丹契丹許之然後即位初漢世祖女適薛氏生子繼恩再適何氏生子繼元俱幼孤世祖以鈞無子使養之皆冒姓劉氏鈞寢疾召平章事郭無為執繼恩手付以

繼恩本姓薛氏父釗為卒旻以女妻之生繼恩漢高祖以釗壻也除其軍籍置之門下釗無材能高祖衣食之而無所用妻以旻女常居中釗罕得見釗常怏怏因醉拔佩刀刺之傷而不死釗即自裁旻女後適何氏生子繼元而何氏及旻女皆卒旻以其子承鈞無子乃以二子命承鈞養為子承鈞立以繼恩為太原尹承鈞嘗謂郭無為曰繼恩純孝然非濟世之才恐不能了我家事無為不對承鈞病卧勤政閤名無為執手以後事付之承鈞卒繼恩告哀于契丹而後立繼恩服緘裳視事寢



處皆居勤政閣而承鈞故執事百司宿衛者皆在太原  
 府解九月繼恩置酒會諸大臣宗子飲罷卧閣中供奉  
 官侯霸榮率十餘人挺刃入閣閉戶而殺之郭無為遣  
 人以梯登屋入殺霸榮并其黨初承鈞之語郭無為也  
 繼恩怨無為不助己及立欲逐之而未果故霸榮之亂  
 人皆以謂無為之謀霸榮死口滅而無知者無為迎繼  
 元而立之續通鑑長編開寶元年九月北漢主繼恩怨  
 逐之而未果是月加無為守司空外示優禮內實疎遠  
 悉罷太原府府寮或請召入令翊衛繼恩勿聽於是文武  
 百官皆進秩繼恩置酒燕諸大臣及宗子飲罷卧閣中  
 起繞書堂屏風走霸榮以刃搤其背殺之無為遣兵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 東漢蒙

十四

以梯登屋入殺霸榮并其黨初承鈞之語郭無為也  
 繼恩怨無為不助己及立欲逐之而未果故霸榮之亂  
 人皆以謂無為之謀霸榮死口滅而無知者無為迎繼  
 元而立之續通鑑長編開寶元年九月北漢主繼恩怨  
 逐之而未果是月加無為守司空外示優禮內實疎遠  
 悉罷太原府府寮或請召入令翊衛繼恩勿聽於是文武  
 百官皆進秩繼恩置酒燕諸大臣及宗子飲罷卧閣中  
 起繞書堂屏風走霸榮以刃搤其背殺之無為遣兵  
 馬營為盜并汾間北漢世祖用為散指揮使成樂平王  
 全斌攻樂平霸榮率所部降之補內殿直未幾復奔北  
 漢或謂無為官於是謀殺繼恩誅其首歸朝旋為無為所  
 殺或謂無為官於是謀殺繼恩誅其首歸朝旋為無為所  
 元廣運初北編年北漢郭無為為之專欲逐之而未果未幾  
 奉官無為實使之誣殺霸榮以滅口云九國志蔚進  
 太原人少為實使之誣殺霸榮以滅口云九國志蔚進  
 汾進於太原官給事及高祖領軍令負羈勒開運末南行  
 雷進軍節度使典親軍如故繼恩監國郭無為為受詔輔  
 導世子無為與進不協出為代州刺史時無為專政繼  
 恩潛欲圖之進知其必亂自以居親衛之地頗懷危蹙  
 及有中山之命忻然即路未幾繼恩遇弒國人皆以進  
 為先見以城納欵歸朝授左衛大將軍領檀州刺史卒  
 年七十二進無他惟掌兵方嚴所至不敗事劉氏四  
 主以質直問歸老中國祿二千石亦武夫之終吉也

繼元為人忍戾子十餘人皆無可稱者當繼元時有鎬  
 錯錡錫銑于繼元為諸父皆為繼元所殺獨銑以佯愚  
 獲免承鈞妻郭氏繼元兄弟自少母之繼元妻段氏嘗  
 以小過為郭氏所責既而以它疾而卒繼元疑其殺之  
 及立遣嬖者范超圖殺郭氏郭氏方縗服哭承鈞于柩  
 前超執而縊殺之于是劉氏之子孫無遺類矣繼元立  
 改元曰廣運 東都事畧劉繼元并州太原人也其母劉  
 為其臣侯霸榮所殺宰相郭無為遂接立繼元改元廣  
 運復結契丹為援大漢英武皇帝新建天龍寺千佛  
 樓之碑銘推誠佐命保祚功臣特進行尚書左僕射兼  
 中書侍郎平章事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  
 臣李暉奉勅撰帝宅之西五里而遠羣山遠谷延袤紫  
 擁北自乾坎南距申西蒼崖峭壁怪石靈泉薛蘿蔭乳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 東漢蒙

十五

賢以夏寒藜桂嚮晴陽而冬綠澗瀟清泚自激輕音蔓  
 草芟茸本無毒螫洞穴窈窕烟嵐閉虧隔雲間雞犬之  
 聲度嶺接樵蘇之徑大哉氣通斗極峻峭帶多武之鄉  
 地劃參墟 蘇之徑大哉氣通斗極峻峭帶多武之鄉  
 勇往者北齊或後魏與邢雖未臻偃伯之稱且成  
 事天之宮用或後魏與邢雖未臻偃伯之稱且成  
 暑華漢之未央古基摧摧往存焉年歷寔遙率多改  
 章蓋以翼廟都古基摧摧往存焉年歷寔遙率多改  
 作金人塔廟都古基摧摧往存焉年歷寔遙率多改  
 一舍之遙羣木陰翳奇峯嶺布於巖石矣懿哉坤維之  
 步北倚石壁有彌勒閣內設石象侍立對峙容溫  
 其鑄磨之巧代不能及昔睿宗皇帝再加添飾功用宛  
 然次東有池水甚潔澄澈凝碧觀之恐聳國人儼其堂  
 宇偶以神位每角亢方中雷雨未施即雲霧成萃矣  
 嶺西行 約三百步有寺名曰天龍即雲霧成萃矣  
 者潛即勿用 飛即在天命之尊比自舞象執經齒胃學優  
 帝應千齡之運居九重之命之尊比自舞象執經齒胃學優  
 於庠序 於庭闈動叶咨詢行符典則負對日之辯



似不能稱象之智果而勿伐肅然煌煌然自  
知幾深不可測立德在開平之右承家繼文武之基自  
非道濟艱危孝安宗社能與於此乎天會中睿宗皇  
帝以道都督府無留事嘗以公退休暇與叔季諸王  
歸義府都督府無留事嘗以公退休暇與叔季諸王  
清吏不致欺府無留事嘗以公退休暇與叔季諸王  
駕接軫禮謁精藍一歲數上獨嚴潔於茲日  
音像一堂其內幡花鬘蓋供飾之用靡不嚴潔於茲日  
新每具齋禱罔不乾乾惕惕潛發明誠所志者延鴻祚  
於邦家弭戢氛於區宇因心愛敬不忘斯須甚嘉  
羣論歸美仗是罷解公府特恩加檢校太保授右金吾  
衛大將軍充大內都點檢貞幹服勤中外嚴整宣威敬  
事勳節色悉稱公台等領侍衛親軍事未幾值倉卒之  
階震駭非常上獨執雄斷入平內難時戊辰秋九月  
昇宸極立定傾危赫赫然  
恒切歸依每屆良辰必親行幸至壬申年十二月二十  
二日詔有司於大殿後正面造重樓五間等遺良台繕  
賢劫自拘雷孫已降鐵佛千尊範金審像  
光明圓明等無差別如是勻分龕室各安六級時詔宜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 東漢世家 十六

徽北院使永清軍節度使檢校太保范超自始監修應  
期成就基砌柱礎廣極飛甍丹彩相  
巍乎窗扉下瞰於雲端棟宇勃興於地表金鑪曉灶惟  
聞簷蔔之音玉磬晨鳴不假蓮花之漏議者曰樹超世  
之果圖不朽之功必依惟睿之謀宜享終天之祿豈比  
夫哉上御宇之八年乙亥歲天贊皇帝義敦天性禮叶  
彛章洎春末夏初累飛詔示必以備物典冊將加徽號  
鴻名近君親之恩敬修迎受之禮至夏六月十六日  
果降貴近昭宣國容等於正殿受之禮至夏六月十六日  
衣御帶駟馬珮鞍別賜神旗鼓吹殊私異獎  
衆心悅隨羣后稱慶寶函金簡揚命舜禹之書馭朽  
持盈盡為子為之敬禮之大者帝載無窮先是英武  
皇帝以今歲攝提建月青風之居候屆初禪之境臣幸  
嚴整儀衛親率公卿駕蒼虬之衣赭袍之耀燿雲  
韶寅導和之居候屆初禪之境臣幸  
陪天仗親奉德音既成植福之祝將冀龍華會上  
承詔俾誌勝緣將紀洪猷潛思秘祝將冀龍華會上  
銘云覺皇遞興大教垂世成住有期壞空相繼大哉賢

劫千佛重光六度万行軌躅相望浩劫迢遙一念可攝  
勿謂難逢聲塵相接惟彼陶唐上列參墟苒苒沃野煌  
煌帝居天啟亨會神輪瑞圖英武定維后來其蘇聖人  
有作撫寧那城治民事天允釐庶績金像玉樓伊帝子  
朔二十一日合德永尊皇極廣運二年歲次乙亥八月庚子  
王廷譽王師北征繼元閉城拒守太祖皇帝以詔書招  
繼元出降許以平盧軍節度使郭無為安國軍節度使  
無為捧詔色動而并人及繼元左右皆欲堅守以拒命  
無為仰天慟哭拔佩刀欲自裁為左右所持繼元自下  
執其手延之上坐無為曰奈何以孤城拒百萬之王師  
蓋欲搖動并人而并人守意益堅宦者衛德貴察無為  
有異志以告繼元繼元遣人縊殺之續通鑑長編繼元  
始立王師已入其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 東漢世家 十七

境乃急遣使上表契丹且請兵為援又遣侍衛都虞侯  
劉繼業馮進珂領軍扼團柏谷以將作監馬峯為樞密  
使監其軍峯太原人繼元妻峯女也繼業本名重貴姓  
楊氏重勳兄幼事北漢世祖遂更賜以姓名馬峯至洞  
渦河與李繼勳等遇何繼筠以先擊破之斬首二千  
餘級獲馬五百匹禽其將張環石斌遂奪汾河橋傳太  
原城下焚延夏門繼元遣殷直都知郭守斌領內直兵  
出戰又敗守斌中流矢入城中丁未北漢左勝軍使李  
瓊來降北宋編年李繼勳擊北漢敗之繼元始立王  
師已入其境乃亟上表契丹求援又遣將領軍扼團柏  
谷繼勳及何繼筠等擊破之于銅鍋河北漢等復入寇  
至太原諭北漢主繼元令降約以平盧節度使授之又  
別賜郭無為馬峯等詔四十餘道許授無為安國節度  
使峯而下並與藩鎮無為得詔色動但出繼元一詔餘  
皆匿之自是始有貳志勸繼元納款繼元不從又開  
寶二年二月北漢侍衛都虞侯劉繼業馮進珂屯於團  
柏谷遣衙隊指揮使陳延山領數百騎來偵邏會李繼  
勳等前軍至延山即以所部降繼業進珂知衆寡不敵  
亦領兵奔還晉陽北漢主怒罷其兵權繼勳等遂圍城



時契丹使內侍韓知禧冊命北漢主為帝北漢主夜開  
 北門以納之明日置宴羣臣皆預宰相郭無為哭于庭  
 中叛佩刀自刺北漢主遽降階持其手引之升座無為  
 曰奈何以孤城抗百萬之師乎蓋無為欲以此搖衆心  
 也初太祖皇帝命引汾水浸其城水自城門入而有積  
 草自城中飄出塞之是時王師頓兵甘草地中會歲暑  
 雨軍士多疾乃班師王師已去繼元決城下水注之臺  
 駘澤水已落而城多摧圯契丹使者韓知禧時在太原  
 嘆曰王師之引水浸城也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若知先  
 浸而後涸則并人無類矣續通鑑長編三月八日獲北漢謀者  
 問之對曰賊中民罹毒久矣日望車駕恨其遲耳上笑  
 給衣服縱之壬辰發潞州戊戌次太原庚子觀兵於城  
 南始命築長連城辛丑幸汾州作新橋以兵部員外郎  
 知制誥盧多遜知太原行府事乙巳幸城東南始命築

長堤壅汾水先是有欲增兵攻城者左神武統軍陳承  
 昭進曰陛下自有數千萬兵在左右胡不用也上未悟  
 承昭以馬策指汾水上大笑因使承昭董其役丙午決  
 晉汾水灌城丁未命李建勳軍于城南趙贊軍於西曹  
 彬軍於北黨進軍於東為四寨以逼之北漢人乘晦突  
 門潛犯西寨趙贊率眾與戰賊弩矢貫贊足未退時黨  
 進遣東寨都監李謙溥伐木西山以給軍用謙溥聞鼓  
 聲即引所部兵赴之北漢人乃退上遂至戰所怪赴援  
 者非精甲問之則謙溥也甚悅劉繼業復以突騎數百  
 犯東寨黨進挺身逐繼業麾下數人隨之繼業走匿壕  
 中北漢兵出援之繼業緣麾下數人隨之繼業走匿壕  
 圍急郭無為謀出奔因請自將兵夜擊王師北漢主信  
 之選精甲千人命劉繼業守城為之副北漢主登延  
 夏門自送之且何其反是夕初甚晴霽已而風雨晦冥  
 無為行至北橋因駐馬召諸將而劉繼業已而風雨晦冥  
 收所部兵入城矣守城迷道呼之不獲無為馬傷足先  
 全乃與麾下數十人亦還閭戊申水自延夏門甕城  
 入穿外城兩重注城中城中大驚擾上幸長堤觀焉水  
 口漸濶北漢人緣城設障為王師所射障不得施俄有  
 積草自城中飄出直抵水口而止王師弩矢不能徹北

五史記卷第七十 東漢世家

十九

漢人因以施功水口遂塞郭無為復勸北漢主出降北  
 漢主不聽聞人衛德貴極言無為反狀明白連城潛出  
 漢主殺之以徇城中稍定北漢人俄自西長連城潛出  
 將焚我攻戰之具我師擊之斬首萬級夜半使趙呼  
 壁外云北漢主降詎可半夜輕士擐甲開壁門入使  
 日受降如受敵詎可半夜輕士擐甲開壁門入使  
 偽也率眾攻之太原城久不下東班都指使范陽李懷  
 忠率眾攻之太原城久不下東班都指使范陽李懷  
 趙廷翰率我諸班衛士叩頭願先登殿前指使范陽李懷  
 汝曹皆不得太原呼萬歲忍驅大軍頓甘草地中會暑  
 皆感泣而契丹亦復遣兵來援王子太常博士李光贊  
 腹病而陛下應天順人體元御極戰無不勝謀無不  
 言曰陛下之邦晉陽帝王體元御極戰無不勝謀無不  
 方待險之邦晉陽帝王體元御極戰無不勝謀無不  
 下為臣矣葛爾晉陽帝王體元御極戰無不勝謀無不  
 之未足為多失之未足為辱國家貴靜天道惡盈所慮  
 向來待險之邦晉陽帝王體元御極戰無不勝謀無不  
 心踴躍各上黨使夏取其麥秋取其禾既寬力役之征便  
 都屯兵上黨使夏取其麥秋取其禾既寬力役之征便

是蕩平之策惟陛下裁之況時屬炎蒸候當暑雨倘或  
 河津汎溢道阻難輦運稽遲恐勞宸慮上覽奏甚善  
 復問宰相趙普普亦以為然因使普召光贊慰撫之  
 丑移幸於東河罕山南始議班師也薛化光之策也  
 餘家於山東河罕山南始議班師也薛化光之策也  
 護送之因屯於鎮路等處用絳人薛化光之策也  
 內有伐木先於鎮路等處用絳人薛化光之策也  
 嶺山及河界西山東靜陽村樂平鎮黃澤關百井石  
 各建城寨扼契丹界西山東靜陽村樂平鎮黃澤關百井石  
 州汝州給田契丹界西山東靜陽村樂平鎮黃澤關百井石  
 可平定上嘉納之使耕種絕其供饋如此不數年間自  
 遺驍雄副指使使耕種絕其供饋如此不數年間自  
 盡奪以還北漢主籍我孔守正領騎軍往救守正奮擊  
 數萬喪敗聲竭賴此少濟東都事繼元以疑無為各  
 詔諭繼元無為欲以平盧軍節度使繼元以疑無為各  
 為復勸使效順又欲叱兵出戰太初命引汾水浸其城  
 山承鈞以諫議大夫起為棣州人博學有詞辯初武當  
 言曰陛下下應天順人戰無不勝四方持險之邦僭竊稱

五史記卷第七十 東漢世家

十九



帝王者悉與中國為隣今與陛下為臣矣今天時向暑  
兩河泛溢道阻輦運稽留甚爾太原豈煩親討會  
王師屯兵甘草地歲暑雨軍士多疾太祖欲班師  
校趙翰等叩頭願乘城急擊以盡死力太祖曰汝曹  
所訓練無不一當百以備朕死地乎衛士皆感泣  
遂班師驅汝曹冒鋒鏑而蹈必死之地乎衛士皆感泣  
載吏督治有陳承昭者江南人請水使董其役承昭  
先以經都量河勢長短計其廣深次量錫之潤狹以  
累尺以經都量河勢長短計其廣深次量錫之潤狹以  
千士總其都數合用若干夫以目奏上太祖嘆曰不  
子弟當斬於河至訖役止行九夫以上嘉之太祖嘆曰不  
原晉人嬰城堅拒遂議攻討以革內壯士蒙之為洞而  
入雖力攻不陷師已老上深憫之且將親幸其洞藥  
劑果餌慰撫士卒時李漢瓊為攻城總管挽御衣以諫  
曰孤壘之危何啻累卵矢石如雨陛下欲增兵承昭曰  
遂罷其幸止行頌查而已既而胡不克又欲增兵承昭曰  
以馬策指汾太祖遂曉大笑曰從何取土承昭云絢布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 東漢家

囊括其口投上流以塞之不設板築可成巨防用其策  
契丹援兵適至遂議班師鐵圍山叢叢開寶初車駕  
親征偽漢引汾水灌太原城時盛夏藝祖露臂跣足亦  
不裹頭手持刀坐黃蓋下督兵運土築堤以堰汾河  
命水軍乘舟焚其譙門幾陷會班師獲免其後遼有使  
于偽漢者見水退而城始大圯乃笑曰南朝知壅水灌  
城之利且不知灌而太原興國四年王師復北征繼元  
窮窘而并人猶欲堅守其樞密副使馬峯老疾居于家  
昇入見繼元流涕以興亡論之繼元乃降太宗皇帝御  
城北高臺受降以繼元為右衛上將軍封彭城公續通  
編太平興國四年三月郭進言契丹數萬騎入寇大破  
于石嶺關南於是北漢援絕北漢主復遣使問道齋蠟  
書走契丹告急進捕得之徇於城下城中氣始奪矣  
又四月庚午上至太原駐蹕於汾水之東辛未幸城四

面按視營壘攻具慰勞諸將以手詔諭北漢主繼元持  
詔至城下守陴者不敢受壬申夜漏未盡上幸城西督  
諸將攻城天武軍校尉率眾先登手刃數賊足貫雙  
箭手孫中礮碎齒二上見之亟召下賜以劍帶嗣罕  
儒兄孫也先是上選諸軍勇士數百人教以劍舞皆能  
擲劍於空中躍其身左右承之見者無不恐懼契丹  
遣使修貢賜宴便殿因出劍士示之數百人袒襦鼓噪  
揮刃而入跳擲承殿前導其技北漢人乘城望之  
是巡城必令舞劍士前鋒各逞其技北漢人乘城望之  
破膽上每躬擐甲胄蒙犯矢石指揮戎旅左右有諫者  
人曰將士爭死於鋒鏑之下朕豈忍坐視諸軍間之  
與前百其勇皆冒死先登凡控弦之士數十萬列陣於  
箭數百為以十錢易一隻凡得百餘萬隻聚而貯之笑  
射之箭為我蓄也及城降盡得之又甲戌幸諸寨乙  
亥幸連城視我蓄也及城降盡得之又甲戌幸諸寨乙  
又中欲指傷甚力疾上促召至帳殿視其創傳以良藥  
卵諸將親幸洞屋中勞士卒漢瓊泣曰晉陽孤壘危若累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 東漢家

萬乘之尊親往臨之若不聽臣請先死二乃止丁丑幸  
西連城樓五月己卯朔幸城西南隅夜督諸將急攻遲  
明之陷羊馬城北漢宣徽使范超來降攻城者疑超出戰  
禽之於城外辛巳幸城西北隅北漢主盡殺超妻其首  
投於城下幸午幸城西北隅北漢主盡殺超妻其首  
萬超於城外辛巳幸城西北隅北漢主盡殺超妻其首  
城中遂自草詔賜北漢主上謂諸將曰翌日重午當食於  
如人狀自草詔賜北漢主上謂諸將曰翌日重午當食於  
過上恐屠其城因摩眾少退城中人猶欲固守左僕射  
致仕馬峯以病臥家昇入見北漢主流涕以興亡論之  
北漢主乃待夜漏上十刻遣客省使李勳上表納款上  
喜即命通事舍人薛文寶齎入城撫諭夜漏未盡幸城  
北宴從臣于城臺受其降甲申遲明劉繼元率其官屬  
素服紗帽待罪臺下詔釋之召升臺勞問繼元叩頭曰  
臣自問車駕親臨即欲束身歸命致陛下聖與暴露尚  
敢以孤壘拒戰蓋亡命卒懼死劫臣不得降耳上令籍  
亡命者至悉斬之願謂准海國王錢俶曰卿能保一方  
以歸於我不致血及深可嘉也北漢平東都事畧太  
平興國四年太宗親征於是宰相諫止之太宗曰朕計  
決矣王師圍太原太宗親征於是宰相諫止之太宗曰朕計



恐諸將屠城垂陷繼元上表乞降自崇僭號至繼元... 國滅凡四主二十八年繼元之未敗也太宗先命郭進... 斷契丹之援於石嶺關進至契丹果來援進擊走之繼... 元猶以蠟彈帛書求救於契丹進得之公賜第城下及降... 太宗宥其罪授右衛上將軍封彭城郡公賜第城下及降... 其姓名次置酒高會於太原城中及繼元降果五月五... 日也太宗嘗謂近臣曰晉司馬昭以劉禪思蜀之對戲... 之云何乃似遠識豈至滅亡此正可愍傷何反戲侮之... 乎劉繼元朕前日所虜者待之嘗以賓禮猶恐不慰其... 意爾太宗以房州為保康軍授繼元節度使卒遣表以... 六歲子三猪坊使託贈中書令彭城郡王三猪名守節以... 為西京作坊使後遷至諸衛將軍臣偁曰昔王朴陳用... 兵之最服以淮南可最先取并必死之寇最後亡及宋與... 并最服以淮南可最先取并必死之寇最後亡及宋與... 宗曰中國自五代以來兵連禍結帝虛必先取巴... 蜀次及廣南五代以來兵連禍結帝虛必先取巴... 取之則契丹之患我當之也姑存之以為我屏翰俟我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 東漢世家 三

同自周廣順元年建號至皇朝太平興國四年國滅凡... 薛史帝紀僭偽傳皆云顯德二年通譜顯德二年崇... 錄云顯德二年春昞病死紀年通譜顯德二年崇... 祐八年冬崇死顯德三年承鈞改元天會開寶元年承... 鈞之天會十三年死開寶二年承鈞改元天會開寶元年承... 年繼元之廣運十一年也河東劉氏有國全無紀錄惟... 其舊臣中書舍人直翰林院王保衡歸朝後所纂晉陽... 偽署見開要錄云甲寅年春南伐敗歸夏周師攻圍... 積憂勞成心疾是冬卒鈞即位丁巳年正月旦改乾... 三卒有諫議大夫楊夢申奉勅撰大漢都統追封年... 劉繼元神道碑云天會十二年今皇帝踐祚之初年也... 今按周廣順元年辛亥昞即位稱乾祐四年顯德元年... 年甲寅昞之乾祐七年也昞卒鈞改元顯德四年丁巳... 鈞改乾祐十年為天會元年宋開寶元年戊辰鈞之十... 二年為廣運元年據歷是歲九月丙午朔興國四年己卯... 繼元之廣運六年也鈞以唐天成元年丙戌生至顯德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 東漢世家 三

元年甲寅嗣位乃二十九歲矣鈞及繼元踰年未改元... 蓋孟蜀後主漢隱帝周世宗之比也諸書皆傳聞相因... 前後相戾惟晉陽見周錄劉繼元碑歲月最可考證故... 以爲據 文獻通考九國志五十一卷晁氏曰皇朝路... 振子發撰雜記吳越唐前蜀後蜀東漢南漢閩楚凡十國... 陳氏曰各爲世家列傳凡四十九卷末二卷爲北楚言... 高季興事張英所補撰凡四十九卷末二卷爲北楚言... 皇朝劉恕道原撰溫公序云漢之九國也博學強記同修... 通鑑史事之紛錯難治者以誘恕宋次道知亳州家多... 書恕往借觀之目爲之替性剛介初與王安石善及改... 新法言其非遂與之絕卒年四十九所謂十國者一王... 蜀二孟蜀三吳四唐五吳越六閩七楚八南漢九荆南... 十東漢溫公又題其後云世稱路氏九國志在五代之... 史中最佳此書又過之以子考之長於考異同而拙於... 屬文其書國朝事皆曰宋而無所隱諱意者各以其國... 爲主耳天下大事始高季興終劉繼元殿中丞通判桂州... 獨撰景祐間人始高季興終劉繼元殿中丞通判桂州王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一上之上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

東漢世家

三十四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一上之上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十國世家年譜第十一

嗚呼堯舜盛矣三代之王功有餘而德不足故皆更始以自新由是改正朔矣至於後世遂名年以建元及僭竊交興而稱號紛雜則不可以不別也五代十國稱帝改元者七吳越荆楚常行中國年號然子聞於故老謂吳越亦常稱帝改元容齋四筆王順伯家有錢忠懿一旨撰文疏今建呈乞給下取設齋日五更前上塔臣自宣却欲重建乞於仁政殿前夜間化却不然便向塔前化並取聖旨判曰便要吾人宜讀後於真身塔前焚化二十七日前在花押子謂錢氏固嘗三改元但或言其稱帝則否也此狀內進呈聖旨等語蓋類西河之人疑子夏于夫子故自貽僭帝之議想他所施行皆然矣鏐玉海歷代年號寶正吳越錢鏐寶大吳越錢鏐或曰寶太而求其事迹不可得頗疑吳越後自諱之及旁采閩楚南漢諸國之書與吳越往來者多矣皆無稱帝之事獨得其封落星石為寶石山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則知其嘗改元矣辛卯長興三年乃鏐之末世也然不見其終始所因故不得而備列容齋四筆歐陽公五代史敘列國年譜云聞於故老謂吳越亦嘗稱帝改元而求其事迹不可得疑吳越後自諱之及旁采諸國書與吳越往來者多矣皆無稱帝之事獨得其封落星石為寶石山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王順伯收碑有臨安府石屋崇化寺尊勝幢時天寶四年歲次辛未四月某日元帥府庫使王某







居	之	七	不	機	丹	相	貽	院	判	子	代	追	特	諫	翔	政	翔	州	王	透	西	東	王	為	亦	政	族	帝	全	位	王	子	可	謂	朱	名	唐	臣
滑	乃	部	受	持	阿	矩	矩	建	建	友	友	尊	疑	不	不	院	知	於	於	濟	京	京	建	濟	唐	元	元	行	皇	即	作	王	全	晃	王	年	去	
鹽	別	邀	代	強	保	為	為	昌	昌	文	以	四	四	示	顯	崇	敬	曹	曹	陰	廢	廢	建	陰	帝	帝	當	貴	帝	天	何	豆	州	州	攻	梁		

長史記卷第三十五 國策年譜

四

士	帝	請	說	威	光	文	江	皓	寨	州	貞	代	李	爽	義	賜	交	曲	降	守	相	韓	救	范	攻	州	貞	歸	蘇	致	蘇	州	兵	會	康	城
面	文	守	守	以	羅	討	劉	豬	拔	為	為	康	思	以	宗	張	州	鎮	以	請	劉	建	之	居	澤	兵	不	康	田	借	循	州	攻	魏	康	
軍	軍	文	文	書	紹	守	守	鎮	晉	夾	夾	懷	安	以	宗	全	鎮	鎮	以	請	劉	建	之	居	澤	兵	不	康	田	借	循	州	攻	魏	康	

長史記卷第三十五 國策年譜

五











































貝州通遠與存謙球斬會大雪	鄆與戰審夾攻之○周召遺○	於故元之於故郊作亂再赦改	城西大元城西千潤州明年元	敗晉人大破之陳祐等圍號大	追至河○王檀討斬之漢	梁兵七自陰地○尤州	萬殺鄆關襲晉將王言	殆盡鄆陽幾不作亂張	走保滑守○安崇討平	州○王金全帥之○晉	檀自陰故將子王來約	地關襲弟出戰伐梁遣	晉陽急○石君徐知訓	攻幾陷立以昭等圍頰	之會昭義援兵州	義救至至梁師	大掠而乃退王	還○帝以策非	聞鄆敗已出其	
檀還歎賞不行	曰吾事○張承	去矣○業殺質	晉人拔德倫攻	衛磁州梁衛磁	○帝召州拔之	劉鄆不○又拔	至即以洛州攻	為滑帥邢州梁	○晉拔張溫以	洛州○援兵來	李霸作降○取	亂欲焚梁相州	建國樓還隸天	杜晏球雄○梁	討誅之閻寶以	○晉攻洛州降	邢州帝○契丹	使張溫陷蔚州	救之以廣李嗣	

五史記卷第七十五 十國蒙年譜

二五

于閏

衆降晉本○又	○加錢攻李存	都元帥州○王	執麻以三還晉	光達為夫人○	相○張毛璋以	為奔相滄州降	州走○王自	閻寶以將救雲	洛州降州契丹	晉○戴引去○	思遠奔貝州降	滄州走屠之河	○晉拔北皆平	貝州河○張承	北皆入業姪為	于晉梁盜立斬	
獨有黎之	陽○盜	殺王檀	裴彥安	定鄆州	○鄭珽	吳相○	州○契	丹王○阿	保機稱	帝吹元	神册○	述律氏	勤契丹	主用韓	延徽○	歸復往	曰彼手

五史記卷第七十五 十國蒙年譜

二五







































































微延嗣	日皆入	崇禎父	子帝怒	○帝使	孟知祥	殺崇禎	知祥請	更察之	○帝使	馬彥珪	察崇禎	劉崇禎	救與繼	之使誅	資治通鑑	丙戌	唐明宗	賈天成	元○魏	王繼及	送王行	詣洛○	李繼麟	不能應	俗官之	求伶官	語其欲	反繼麟	入朝以	自明繼	魏王繼	岌殺郭	崇禎○	李松矯	為勅書	以安寂
															資治通鑑	六	徐知誥	為侍中	嚴可求	○成都	○遣李	仁罕等	與任李	共討擒	之○知	祥用廉	更寬賦	盜蜀中	遂安○	加知祥	侍中知	祥增蜀	兵至七			
															資治通鑑	二	加尙書	見吳使	○私吹	元既而	延翰拜	○命求	為節度	○明宗	延翰平	章事○	延翰暴	自稱百	王置天	官擬天	子○延	翰茂○	兄弟養	弟延鈞	合兵	
															資治通鑑	天成	加尙書	見吳使	○私吹	元既而	延翰拜	○命求	為節度	○明宗	延翰平	章事○	延翰暴	自稱百	王置天	官擬天	子○延	翰茂○	兄弟養	弟延鈞	合兵	

○帝實	嚴旭歌	許還擊	州○擊	女真湖	海好○	恪官又	宦睦王	○存又	而殺之	○而殺	請朱友	族○張	氏別張	僕不使	濫死○	族友謙	○將七	人源危	嗣源四	殆宏	李紹宏	保魏之	○魏發	繼發	成命	李紹琛	將後軍	○皇甫	於貝州	奉趙帥	禮為帥	南○孫	都○孫	鐸○孫	成逆戰	







































































































劉知遠	待降兵	無私故	士無貳	心○知	遠以保	城自任	○楊光	○唐主	遣范延	光自趙	山入趙	德鈞自	飛狐入	潘環自	晉絳入	以救之	○契丹	主軍柳	林遊騎	過石會	關不見	唐兵○	唐主雖	下詔親	征而實	憚行張	延朗等	固請北	上○諸	軍自鳳	翔以來	驕悍符	彥饒不	敢束以	法○盧	文紀勸	帝留河	陽遣近	臣督戰
契丹許	○帝聞	○為帝悅	丹無能	○城自任	○楊光	○唐主	遣范延	光自趙	山入趙	德鈞自	飛狐入	潘環自	晉絳入	以救之	○契丹	主軍柳	林遊騎	過石會	關不見	唐兵○	唐主雖	下詔親	征而實	憚行張	延朗等	固請北	上○諸	軍自鳳	翔以來	驕悍符	彥饒不	敢束以	法○盧	文紀勸	帝留河	陽遣近	臣督戰		
契丹許	○帝聞	○為帝悅	丹無能	○城自任	○楊光	○唐主	遣范延	光自趙	山入趙	德鈞自	飛狐入	潘環自	晉絳入	以救之	○契丹	主軍柳	林遊騎	過石會	關不見	唐兵○	唐主雖	下詔親	征而實	憚行張	延朗等	固請北	上○諸	軍自鳳	翔以來	驕悍符	彥饒不	敢束以	法○盧	文紀勸	帝留河	陽遣近	臣督戰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五 十國傳

三六

劉知遠	待降兵	無私故	士無貳	心○知	遠以保	城自任	○楊光	○唐主	遣范延	光自趙	山入趙	德鈞自	飛狐入	潘環自	晉絳入	以救之	○契丹	主軍柳	林遊騎	過石會	關不見	唐兵○	唐主雖	下詔親	征而實	憚行張	延朗等	固請北	上○諸	軍自鳳	翔以來	驕悍符	彥饒不	敢束以	法○盧	文紀勸	帝留河	陽遣近	臣督戰
契丹許	○帝聞	○為帝悅	丹無能	○城自任	○楊光	○唐主	遣范延	光自趙	山入趙	德鈞自	飛狐入	潘環自	晉絳入	以救之	○契丹	主軍柳	林遊騎	過石會	關不見	唐兵○	唐主雖	下詔親	征而實	憚行張	延朗等	固請北	上○諸	軍自鳳	翔以來	驕悍符	彥饒不	敢束以	法○盧	文紀勸	帝留河	陽遣近	臣督戰		
契丹許	○帝聞	○為帝悅	丹無能	○城自任	○楊光	○唐主	遣范延	光自趙	山入趙	德鈞自	飛狐入	潘環自	晉絳入	以救之	○契丹	主軍柳	林遊騎	過石會	關不見	唐兵○	唐主雖	下詔親	征而實	憚行張	延朗等	固請北	上○諸	軍自鳳	翔以來	驕悍符	彥饒不	敢束以	法○盧	文紀勸	帝留河	陽遣近	臣督戰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五 十國傳

三七



趙德鈞	自吳兒	谷趨潞	州欲并	范延光	兵延光	不可○	唐以德	鈞為都	統○趙	延壽以	兵屬德	鈞○德	鈞出屯	國柏○	劉景嚴	殺楊漢	帝○延	州○契	丹主立
義軍○	唐括馬	陸地○	我心膽	石郎使	唐主謂	送之○	幽魏兵	丹主以	華為契	立李贊	龍敬請	唐主如	潞州○	德鈞於	兵會趙	延壽將	○遣趙		

表史記卷七一中之上

十國表譜

三六

石敬瑭	為帝割	幽薊等	十六州	遺契丹	約歲輸	帛三十	萬匹○	改元赦	法制皆	依明宗	之舊○	立李后	○契丹	每日結	東以侯	遁逃○	趙德鈞	屯團柏	踰月不
進戰去	晉安百	里聲聞	不遁○	德鈞為	延壽求	鎮州唐	主曰能	却虜寇	雖代吾	位亦可	若玩寇	激君但	恐犬兔	俱斃○	德鈞求	契丹立	已為帝	請以見	兵而取

表史記卷七一中之上

十國表譜

三六















































楊光遠	馬光遠	怒○楊	承○祚	單州走	詔發兵	成○州	召○契丹	委○契丹	壽○以	寇○以	許○以	原○帝	○城	樂○及	清○軍	先○早	水○蝗			
太后臨	初李貽	業○對	必○對	官○毀	○馬	魯○稱	詔○聽	賣○男	蕭○儼	其○詐	不○追	○元	即○位	元○尊	宋○太	立○鍾	○馬	已○屢	白○事	
○關	○王	○斬	○其	○發	○王	○主	○保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五代史記卷第七甲 十國世家譜 十六

甲辰	開運	元	資治通鑑目錄	資治通鑑目錄	資治通鑑目錄	資治通鑑目錄	資治通鑑目錄	資治通鑑目錄	資治通鑑目錄	資治通鑑目錄	資治通鑑目錄	資治通鑑目錄	資治通鑑目錄	資治通鑑目錄	資治通鑑目錄	資治通鑑目錄	資治通鑑目錄	資治通鑑目錄	資治通鑑目錄	資治通鑑目錄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主

五代史記卷第七甲 十國世家譜 十九



























知遠敗	契丹於	楊武谷	○李宏	達以福	州稱藩	澤敗契	丹於定	州北○	河決臨	黃○契	丹使劉	延詐以	瀛州詐	降○杜	威請大	塞取瀛	莫馮玉	李崧信	
危陳覺	焉延覺	魏岑爭	功不相	應由是	不克○	杜昌業	謂未數	年府庫	耗半其	能久乎									
表史記卷第廿五下 十國世系譜 三三二																			
之○李	守貞得	威貨而	譽之○	趙瑩謂	威所欲	無厭不	宜假以	兵權○	命威守	貞等北	征勅勝	云先取	關內後	平塞北	又購募	擒虜主	○杜威	屢請益	兵由是

禁軍盡	在其塵	下宿衛	空虛○	威等至	瀛州城	中己空	遣梁漢	瑋追高	模翰至	南陽務	敗死威	等焚掠	而還○	契丹主	大舉自	易定趣	恒州威	等至武	強張彥
表史記卷第廿五下 十國世系譜 三三三																			
澤邀與	俱西至	中渡橋	與契丹	夾泮沱	而軍○	威備怯	諸將但	相承迎	卒議軍	事○李	較請造	橋募壯	士攻契	丹與恒	州合勢	虜必遁	威有難	色○契	丹道蕭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一下之上

廬陵歐陽脩撰

南昌彭元瑞注

徐無黨原注

劉鳳誥排次

十國世家年譜第十一

丁未

漢高祖

資治通鑑

五十五

是歲

資治通鑑

資治通鑑

資治通鑑

資治通鑑

資治通鑑

漢高祖

資治通鑑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資治通鑑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資治通鑑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資治通鑑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資治通鑑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資治通鑑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資治通鑑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資治通鑑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資治通鑑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資治通鑑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資治通鑑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資治通鑑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資治通鑑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資治通鑑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資治通鑑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資治通鑑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資治通鑑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資治通鑑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資治通鑑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資治通鑑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一中之下

使解里 語帝必 有嗽飲 之所希 欲與太 后遠迎 契丹主 不許○ 又欲銜 璧牽羊 曰克城 非降也 ○詔晉 羣官一 切如故 ○又都 法駕○ 捕景延 廣問橫 磨劍安

在

表史記卷第七十一

十國世家

三十八



而食之	○景延	○契丹	以晉主	為負義	侯○李	太后請	隨晉主	北遷○	館晉主	于封禪	寺上下	東餒○	契丹主	自赤同	入宮言	自今輕	賦省役	太平矣																			
唐兵大捷長安	敗○劉○侯益	洪進等以鳳翔	請侯吳降與匡	越兵去贊表請	而取城出兵定	留從効關中○	不欲城	平王建	封忽陳	覺等專	恣遂燒	營而遁	○留從	効還泉	州遺唐	戍兵而	據之○	唐主以	陳覺馮																		
誨請殺○宏侗	希罕希開水軍	厚贈遺於舊胡	歸州進思諫	宏侗怒	授筆水	中○李	孺贊與	鮑修讓	不協謀	殺吳越	戍兵以	福州降	唐修讓	殺孺贊	○以吳	程鍾福	州○宏	侗性剛	嚴疾宏	佐容養	諸將胡	進思恃	功驕宏	侗數沮	柳之○	又以李	孺贊反	密與何	承訓水	邱昭券	謀逐進	思不果	承訓反	告進思	進思鎖	宏侗於	義和院

長史卷第十下全 古史類

趙在禮	入朝○	李肅平	亂長安	者○契	丹主鎖	劉徽勳	在禮間	之自殺	○契丹	主從虜	騎打草	穀○又	括借士	民錢帛	中外始	患苦之	○劉知	遠分兵	保境遣	
趙延壽	說以利	善乃得	免○契	丹殺李	以其家	招討使	為北面	李金全	梁去以	翰棄大	主聞蕭	之○唐	迎立其	弟宏做	○宏做	日能全	吾兄乃	敢承命	○進思	殺昭券
趙延壽	說以利	善乃得	免○契	丹殺李	以其家	招討使	為北面	李金全	梁去以	翰棄大	主聞蕭	之○唐	迎立其	弟宏做	○宏做	日能全	吾兄乃	敢承命	○進思	殺昭券

長史卷第十下全 古史類



君中國	○契丹	王法服	御正殿	赦○趙	延壽求	為皇太	子契丹	主曰太	子當以	天子兒	為之以	延壽為	大丞相	○將佐	勸進○	趙暉王	晏殺劉	應據陝	○帝
使入貢	契丹主	呼為兒	賜以木	榜○或	勸知遠	舉兵知	遠日虜	所利惟	財財足	自去去	而取之	可以萬	全○知	遠○張	從思入	朝○契	丹主問	百官欲	別擇人

五代史記卷七一下之上 古國家譜 四

害○所	在羣盜	大起○	梁暉襲	據相州	○李夫	人請不	率民財	兩宮中	所有賜	將士雖	少人○	怨○史	宏瑩板	代州○	晉州軍	亂殺駱	從朗立	張晏洪	○趙暉
即位不	改晉號	詔免諸	道括率	誅契丹	○帝自	將東迎	晉主至	壽陽而	還○晉	主出塞	從官宮	女食木	賈少葉	晉主梅	契丹命	耿崇美	等抗妥		

五代史記卷七一下之上 古國家譜 五



















壽死	威勳	起復	匡贊	移鎮	杜重威	州懼	拒命	援于	答麻	造楊	以幽	兵助	○詔	行周	容彥	討杜	威○	章能	財贖	○建	廟○	蒼貧	殘忍	薛懷	以沼	降麻	遣楊	李殷	之○	蒼以	兵為	用減	食以	虜兵	情怨	李榮	壯士	府舍
郭	帝	趙	因	鄆	威	而	求	答	答	袞	州	之	高	恭	超	重	王	聚	軍	六	麻	狡	○	讓	州	答	安	攻	漢	無	其	人	憤	結	焚	攻		

五史記卷第七下之 南齊書 十四

契丹	走保	○北	李毅	馮道	勞勉	士爭	自奮	麻蒼	奔定	○道	白再	為留	○再	切李	和凝	殺之	殺往	之乃	又欲	民財	賞軍	亦止	○楊	楊安	去李	來降	劉錫	邢州	薛懷	殺之	復以	州為	州盜	賊不	賊多	皆死	逢吉	并降	族之	
麻	保	城	請	等	戰	爭	等	州	州	以	榮	後	榮	松	欲	李	賈	止	率	以	穀	之	衣	遁	殷	○	以	降	讓	○	恒	鎮	問	少	蘇	欲	保	○		

五史記卷第七下之 南齊書 十五























而○去○	郭○成○將○	如○鳳○翔○	戒○白○從○	珂○劉○詞○	曰○賊○必○	來○突○圍○	成○敗○之○	機○於○是○	乎○在○○	威○至○華○	州○而○還○	資○治○通○	鑑○目○錄○	漢○隱○帝○	承○祐○乾○	祐○二○王○	救○○王○		
兵○萬○人○	出○海○泗○	招○之○無○	功○而○還○	○魏○岑○	復○進○鍾○	謨○李○德○	明○始○用○	事○恃○恩○	輕○躁○范○	仲○敏○疾○	之○教○王○	建○封○上○	書○請○進○	用○正○人○	唐○主○怒○	殺○建○封○	及○仲○敏○	○唐○主○	閩○河○中○
攻○潭○州○	妻○苑○氏○	諫○○希○壘○	廣○欲○讓○	國○於○希○	等○劉○彥○	瑫○等○不○	可○○王○	贊○敗○希○	奪○於○僕○	射○洲○希○	廣○召○還○	曰○勿○傷○	吾○兄○○	苑○氏○知○	希○毒○必○	及○禍○赴○	井○死○○	馬○希○瞻○	以○兄○弟○
資○治○通○	鑑○目○錄○	資○治○通○	鑑○目○錄○	資○治○通○	鑑○目○錄○	資○治○通○	鑑○目○錄○	資○治○通○	鑑○目○錄○	資○治○通○	鑑○目○錄○	資○治○通○	鑑○目○錄○	資○治○通○	鑑○目○錄○	資○治○通○	鑑○目○錄○	資○治○通○	鑑○目○錄○

五紀卷第七下主 國策 三

田○於○建○	州○○安○	大○妃○遺○	令○焚○骨○	南○向○戰○	之○○史○	德○琬○諫○	少○宏○肇○	插○書○生○	曰○公○卿○	欲○彰○大○	人○之○過○	耳○○民○	仰○視○太○	白○宏○肇○	腰○斬○之○	○李○守○	貞○食○盡○	兵○出○屢○	敗○部○將○
破○留○朱○	元○李○平○	為○省○郎○	漢○王○萬○	敢○寇○秋○	水○鎮○○	留○從○効○	兄○從○願○	殺○董○思○	安○據○南○	州○唐○主○	不○能○制○	以○從○効○	為○清○源○	節○度○使○					
爭○國○知○	必○覆○宗○	疽○發○背○	卒○																

五紀卷第七下主 國策 三



廷	權	獻	恩	之	文	子	迎	肩	威	歛	不	廁	貪	京	恩	○	諫	從	誨	右	仲	寢	側	以	藩	焚	溥	市	倫	焚	守	急	魚	涸	○	保	守	外	克
遂	貴	及	厚	○	珂	令	以	與	怒	○	免	乞	鄙	留	為	王	不	張	之	河	太	昵	○	帝	安	鎮	朝	勸	○	獲	為	何	水	成	子	貞	郭	中	
不	朝	賂	賁	守	代	白	頭	出	其	郭	率	人	扞	守	西	守	昭	不	李	后	左	繼	帝	反	書	貴	威	於	總	自	用	取	謂	城	退	李	中		

五代史記卷第七下之上  
南唐書  
天

五代史記注 卷七一下之上

景	森	細	為	○	州	威	河	漢	契	將	威	帝	都	入	契	城	鎮	契	天	功	一	加	望	藩	遷	衛	樞	○	賞	請	億	鎮	中	功	臣	威	欲	問
崇	為	以	政	楊	而	至	引	兵	丹	樂	督	命	北	及	丹	自	皆	丹	下	賞	人	之	遂	鎮	官	使	密	宰	從	均	所	安	大	由	之	辭	帝	
謀	王	周	苛	那	還	邢	去	渡	聞	之	諸	郭	境	鄴	深	嬰	州	寇	○	立	因	徧	賦	恐	皆	侍	相	之	其	致	供	居	有	以	郭	帝		

五代史記卷第七下之上  
南唐書  
天

二七一



鎮唐萬焚已門將崇○煩所皆民之無集既皆前主	○王景	○而止	○勝過	○入	○令	○應	○官	○雲	○閣	○官	○教
資治通鑑目錄	資治通鑑目錄	資治通鑑目錄	資治通鑑目錄	資治通鑑目錄	資治通鑑目錄	資治通鑑目錄	資治通鑑目錄	資治通鑑目錄	資治通鑑目錄	資治通鑑目錄	資治通鑑目錄
庚戌	二	八	十三	八	南齊書	三					
藩議○二僧道中使之丹兵威之郭益萬鑑資	鎮移○十已骸鳳瘞○詔○臨請○郭○兵○萬○鑑○資	藩議○二僧道中使之丹兵威之郭益萬鑑資	藩議○二僧道中使之丹兵威之郭益萬鑑資	藩議○二僧道中使之丹兵威之郭益萬鑑資	藩議○二僧道中使之丹兵威之郭益萬鑑資	藩議○二僧道中使之丹兵威之郭益萬鑑資	藩議○二僧道中使之丹兵威之郭益萬鑑資	藩議○二僧道中使之丹兵威之郭益萬鑑資	藩議○二僧道中使之丹兵威之郭益萬鑑資	藩議○二僧道中使之丹兵威之郭益萬鑑資	藩議○二僧道中使之丹兵威之郭益萬鑑資
藩議○二僧道中使之丹兵威之郭益萬鑑資	藩議○二僧道中使之丹兵威之郭益萬鑑資	藩議○二僧道中使之丹兵威之郭益萬鑑資	藩議○二僧道中使之丹兵威之郭益萬鑑資	藩議○二僧道中使之丹兵威之郭益萬鑑資	藩議○二僧道中使之丹兵威之郭益萬鑑資	藩議○二僧道中使之丹兵威之郭益萬鑑資	藩議○二僧道中使之丹兵威之郭益萬鑑資	藩議○二僧道中使之丹兵威之郭益萬鑑資	藩議○二僧道中使之丹兵威之郭益萬鑑資	藩議○二僧道中使之丹兵威之郭益萬鑑資	藩議○二僧道中使之丹兵威之郭益萬鑑資

其入○壽○人○劉○而○之○劉○馮○政○但○為○漢○陵○一○折○舉○朝○度○鄧○以○	○入○上○	○壽○	○人○	○劉○	○而○	○之○	○劉○	○馮○	○政○	○但○	○為○	○漢○	○陵○	○一○	○折○	○舉○	○朝○	○度○	○鄧○	○以○
資治通鑑目錄	資治通鑑目錄	資治通鑑目錄	資治通鑑目錄	資治通鑑目錄	資治通鑑目錄	資治通鑑目錄	資治通鑑目錄	資治通鑑目錄	資治通鑑目錄	資治通鑑目錄	資治通鑑目錄	資治通鑑目錄	資治通鑑目錄	資治通鑑目錄	資治通鑑目錄	資治通鑑目錄	資治通鑑目錄	資治通鑑目錄	資治通鑑目錄	資治通鑑目錄
守鄧都	御備契	丹○史	宏○欲	令○威	樞○密	逢○吉	以○內	外○順	今○以	制○內	平○將	始○有	○罷○承	安○承	柴○榮	郭○威	子○以	折○德	為○府	州○
守鄧都	御備契	丹○史	宏○欲	令○威	樞○密	逢○吉	以○內	外○順	今○以	制○內	平○將	始○有	○罷○承	安○承	柴○榮	郭○威	子○以	折○德	為○府	州○
助之	南齊書	三																		
助之	南齊書	三																		







帝積不	能平左	右乘間	語之云	終為亂	○蘇逢	吉慶激	李業等	○帝遂	與業等	謀誅邪	等太后	止之帝	曰國事	非閭門	所知○	業等伏	兵于廣	政毀殺	邠宏筆
卓及其	親黨○	密詔李	宏義殺	王殷于	澆州郭	崇威等	殺郭威	於鄴都	○蘇逢	吉聞變	驚懼○	李宏義	恐事不	濟以密	詔示王	殷又示	郭威○	魏仁浦	謂不可

五代史紀事本末 卷之五

坐而待	死○郭	威令諸	將取已	首以獻	天子諸	將必左	此為小	右羣請	所為入	從公威	誅之兵	遂舉○	而南○	侯益請	閉城以	挫其鋒	慕容彥	超以爲	儒帝命
益將兵	○澶州	至澶州	李宏義	納之王	殷從其	兵涉威	河○威	使驚脫	附表○	威至滑	渥州延	○威復	令將士	○行前	許士峻	旬日剽			

五代史紀事本末 卷之五



























初知周○之自罷稱仁峻容棍不之事王州真說○	減義勇○始往帝疾海疾之帝從則帝峻內以蕭李	犯○而○起迎欲求等鄭○優輒喜從言附幽海游	陽廣言	景運孫	助之計得
朝希用終謂罷已○邊謂○據走長舉○喪邊陽	畱芻○馬不○兵可主唐孫○和○湖○言沙兵○劉湖鎬鎬廣	之入○不○可○主唐孫○和○湖○言沙兵○劉湖鎬鎬廣	必	相	無非王慙
					唐歸中慙
					亦歸中慙
					國仁海○
					鄭樞密
					○帝樞密
					征之州
					克之慕
					容彥超
					自殺○
					帝謂孔
					子百代
					帝王不
					師敢不
					拜○馬
					暉○子
					繼業代
					鎮朔方

五代史記卷第七一下 十國蒙諱

七

許之周人

鄭○私皮敵請○復劉討雞訟事紙聽能臺使州必	滑河買聽稅以李湖言告○反野得已素者不詣察縣	○決賣民牛田穀南告○反野得已素者不詣察縣	必	名	民之
				北	名
				掠	名
				契	名
				丹	名
				州	名
				高	名
				何	名
				拒	名
				入	名
				口	名
				不	名
				筆	名
				名	名
				民	名

五代史記卷第七一下 十國蒙諱

八



帝不受	買物	符請誅	葛澄遇	李澄揚	重訓歸	款	資治通鑑目錄	詔折從	阮招討	野鴉族	○罷戶	部營田	及租牛	戶以其	田產及	牛賜民	或請蠲	之帝曰	利在民	猶在國	也○葉	仁魯坐	賊死帝	使謂曰	汝自抵	國法當	存恤汝	母○視	峻出視	河決○	峻思柴	榮英烈	沮其入
							資治通鑑目錄	詔折從	阮招討	野鴉族	○罷戶	部營田	及租牛	馮延巳興	復為相	○大旱	淮河涉	民就糴	于周○	徐鉉諫	罷貢舉	乃復設	之○鉉	諫營田	奪民田	坐流舒	州○徐	錯諫命	馮延魯	巡撫諸	州亦坐	貶	
							資治通鑑目錄	詔折從	阮招討	野鴉族	○罷戶	部營田	及租牛	軍事以	王達為	武安何	敬真為	靜江節	度使○	南漢寇	全道永	州遠遣	周行達	說言以	敬真將	兵禦之	至長沙	矯言命	殺之及	朱全瑋	○周行	逢諧張	傲殺之
							資治通鑑目錄	詔折從	阮招討	野鴉族	○罷戶	部營田	及租牛	十國彙譜	九																		

朝○契	丹寇○	賞馬○	又忠○	所事○	左○高	允○卒	子○基	謀○位	○王峻	求兼○	領帝○	得己○	峻○平	盧○作	傳○寶	二○王	峻○改	帝○橫	其○商	貶○帝	州○屯	遣兵○	鄭延○	紹基○	始解○	府事○	以柴○	為開○	府尹○	王○鄭	仁○鎮	澶州○	殺牛○	迎餉○	軍官○	掠之○	







思已何潞州而	功而受南遇周	食乃止至于高	勸晉王楊表觀	入侍醫周陳日	藥○大末可輕	事晉王進北漢	奏稟宜主日勿	行○鄭妄言○	仁壽為將戰東	樞密○北風轉	帝命紙為南風	衣瓦棺王得中	以葬○扣馬諫	塞決河不從○	八口○張元徽	帝命王先犯周	溥為相右軍右	日吾無軍潰○
數萬兵	○表劉	蜀為西	界都招	周行使○	以勤儉	簡率治	湖南吏	民便之	謂馬氏	父子奢	糜子孫	乞食又	足效乎					

通鑑紀事本末

十國蒙諱

十三

山否○夜不	北漢兵僅能入	命符彥楊表屯	卿自東代州○	入王彥遣王得	超自西中求丹	入樊愛于契丹	能等越○汾州	澤州以遼州降	禦之赦周○嵐	帝倍州憲州	道而進降周○	趙冕鄭周王彥	仁謙諫超按石	械係之州○沁	○與北州降周	漢主遇○忻州	于高平周○州	南○北周至自	
漢兵其攻晉陽	盛眾洵不克而	懼帝氣去○王	益銳○得中日	戰纔合家國兩	樊愛能亡吾獨	何徽先生何益	遁帝危○周奔	急視犯所得州	矢石督縣惟桑	戰○太珪掠代	祖謂張州不下	永德社○北漢	櫻安危○北漢	在此一主憂廣	舉相與成疾委	力戰○國事于	馬仁瑀子承鈞	曰乘輿尋承契	受敵安丹立承

通鑑紀事本末

十國蒙諱

十四











































己未

人殺忠

三

三十一 二

資治通鑑目録通鑑目録通鑑目録通鑑目録  
 安審琦契丹命齊邱縉李吳領鍾允章  
 爲家僕北漢燒死唐主武信伯請誅亂  
 所殺○周邊會恨常夢○李起法者宦  
 王朴謂周主南錫不及曰侯無官惡之  
 禮以檢歸而止見○周舌乃不諱允章  
 形樂以○周李主命修言○徐謀于郊  
 治心形重進入守備乃及甫謀祀日作  
 順心和寇敗北城金陵奉王令亂并二  
 而天下漢兵於及諸州儀爲主子殺之  
 治○朴百井○增戍兵作亂伏○救○  
 獻律歷李筠入○議徙誅  
 以定雅寇拔遼都豫章○  
 樂○朴州  
 行泝水

通當十  
 錢○太  
 子宏冀  
 卒張洎  
 謂不宜  
 引武功  
 爲諡○  
 鍾謨侍  
 兩朝之  
 龍專橫  
 于國唐  
 鑄言其  
 與張鬱  
 謀反○  
 謨言鄭  
 王從嘉  
 德經志  
 懦不如  
 紀公從  
 善果敢

立斗門	○浚泝	水導泝	入蔡浚	五丈渠	○滅田	稅○帝	貸民米	日安有	子倒懸	而父不	解○王	朴卒帝	以玉鉞	卓地而	哭○帝	如○州	擊○丹	○乾寧	軍降○	

五代史記注 卷七一下之下

命諸將

帝乘舟  
 命諸將  
 水陸俱  
 進○益  
 津關降  
 ○帝登  
 陸而西  
 野次宿  
 衛無一  
 旅虜騎  
 不敢近  
 ○死橋  
 關降○  
 莫州瀛  
 州將攻  
 帝州不  
 幽州止  
 豫而孫  
 友孫易

疑重宜  
 爲嗣○  
 徙從嘉  
 爲吳王  
 知政事  
 居東宮  
 ○貶謨  
 於饒州  
 辭於宣  
 州○廢  
 永通錢  
 ○建商  
 都○益  
 殺契丹  
 使者契  
 丹遂絕

州○置	雄霸州	○李重	進敗北	漢兵于	百井○	帝還大	梁○李	筠擊北	漢拔遼	州○河	決原武	吳廷祚	塞之○	留從効	求置邸	大梁帝	不許○	帝介鍾	謨語唐	

二九五







雖未必是而義當不屈于周此其可以異乎九國矣終

旻之世猶稱乾祐至承鈞立然後改元則旻之志豈不

可哀也哉原庄十國年世惟楚閩東漢三國諸家之說

正其是者庶幾博覽者不惑而一以年譜為正也

氏據湖湘故事九國志運歷圖並云殷以長興元年卒

以長興二年卒享年七十八子希聲立不周歲而卒明

宗本紀長興元年書希聲除節度使起復三年八月又

書希聲卒今據九國志殷以大中六年歲在壬申生享

年為得其實而希聲據湖湘故事九國志運歷圖皆以

三年卒與明宗本紀皆合不疑惟舊史書殷卒二年及

年七十八希聲立不周歲卒為穆爾希書宗之亂南

唐盡遷馬氏之族歸于金陵五代舊史云時廣順元年

也而運歷圖云乾祐二年馬氏滅者穆也初殷入湖南

掘地得石識云龍起頭猪掉尾蓋殷以乾寧三年歲在

丙辰自立于湖南至廣順元年辛亥而滅九國志以乾

祐三年為辛亥湖湘故事以顯德元年為辛亥者皆繆

也惟五代舊史得其實王氏世次日潮日審知日延

翰日鑄日昶日曦日暉日暉日暉日暉日暉日暉日暉

歲在壬子始入福州至開運三年丙午而滅實五十五

年當云七主五代舊史紀年通譜閩中實錄閩王列傳皆

云七主六十年者皆繆也審知五代舊史本傳云同

光三年卒今檢五代舊史莊宗本紀同光二年五月丙

午審知加檢校太師守中書令豈得卒于元年也又至

四年二月庚子福建副使王延翰奏稱權知軍府事三

傳合而舊史九國志皆繆也鑄以清泰二年改元永和  
是歲見殺而舊史九國志運歷圖皆無永和之號又運  
歷圖書鑄見殺在天福元年丙申者皆繆也劉旻九  
國志云乾祐七年十一月旻卒享年六十子承鈞立時  
年二十九乾祐七年乃顯德元年也而五代舊史周世  
宗實錄運歷圖紀年通譜皆云顯德二年冬旻卒又有  
旻偽中書舍人王保衡所見承鈞丙戌生立時年二十九保  
衡是旻之臣其親所見間所得最實然而頗為轉寫差  
誤爾按保衡書旻乙卯生若享年六十一當于乙卯歲  
卒則是顯德二年也又書承鈞丙戌生立時年二十九  
則當是顯德元年甲寅歲也豈有旻卒于二年承鈞以  
元年嗣位理必不然以九國志參較旻享年六十顯德  
元年卒承鈞以是歲嗣位時年二十九為得其實但見  
間要錄衍一字爾其云二年卒者皆繆也九國志又云  
承鈞立服喪三年至乾祐九年服除改十年為天會元  
年當是顯德四年而紀年通譜以顯德三年為天會元  
年者繆也晉與梁為敵國自稱天祐者二十年故首列  
于年譜其後遂滅梁而為唐故不列于世家

表紀卷第七十一下 國纂錄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一下之下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二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四夷附錄第一

嗚呼夷狄居處飲食隨水草寒暑徙遷有君長部號而無世族文字記別至于弦弓毒矢疆弱相并國地大小興滅不常是皆烏足以考述哉惟其服叛去來能為中國利害者此不可以不知也自古夷狄之于中國有道未必服無道未必不來蓋自因其盛衰雖常置之治外而羈縻制馭恩威之際不可失也五代會要後唐天成元年六月十日御史

五代史記卷七十二 四夷附錄

臺奏伏觀今月三日入閣班退後方引對朝貢番使竊觀近制頗失常儀且月華門是宰相兩省近侍官常朝來往之所外國番朝見不合出此門而又殿廷班序先後退北者列其百辟示彼四夷俾觀多士之羽儀以顯九重之嚴重豈可眾官退後番客方來合自正門直趨丹陛此是向來事例今辰忽有更張竊以方屬中興宜循舊典伏乞宣付中書門下重令參詳永為定制奉勅宜令太常禮院檢舊例申奏者右太常禮院奏臣謹按開元禮以賓禮待番客有六一番國王來朝二戒番王見日三番王奉禮見四受番使表及幣五宴番國王六燕國使從開元定禮之後本朝故事對番客又並於內殿引對其殿名曰參殿事在禮賓使客省使對下外諸司見今施行不一今例惟西道涼州所管每遣使進迴鶻見居甘肅其地猶屬河西道陳盛儀酌禮沿表幣待以賓禮皇帝御正殿列百官府內殿引對禮沿情事恐太重伏請今後諸番客例祇於內殿引對不臨正朝兼免乖越又符故事謹具詳酌如前奉勅四夷來王歷代故事前後各因強弱撫制互有典儀乃於內殿示於威容則於正衙引對小番但推其恩信乃於內殿撫懷憲府奏論禮院詳酌皆徵故事咸有明文正衙威

容未可全廢內殿恩澤且宜常行若遇大番入朝即准舊儀於正殿鋪陳立仗百官排班於正門引入對見四年二月勅沿邊置場買馬不許番部至闕下周廣其得順三年三月詔禁沿邊州城市兵仗於諸番部其得之未必為利失之有足為患可不慎哉作四夷附錄

夷狄種號多矣其大者自以名通中國其次小遠者附見又其次微不足錄者不可勝數其地環列九州之外而西北常疆為中國患三代獫狁見于詩書秦漢以來匈奴著矣隋唐之間突厥為大其後有吐蕃回鶻之疆五代之際以名見中國者十七八而契丹最盛契丹自後魏以來名見中國或曰與庫莫奚同類而異種其居曰裊羅箇沒里沒里者河也是謂黃水之南黃龍之北

五代史記卷七十二 四夷附錄

得鮮卑之故地故又以為鮮卑之遺種當唐之世其地北接室韋東隣高麗西界奚國而南至營州其部族之大者曰大賀氏後分為八部其一曰但利皆部二曰乙室活部三曰實活部四曰納尾部五曰頻沒部六曰內會雞部七曰集解部八曰奚啞部部之長號大人而常推一大人建旗鼓以統八部至其歲久或其國有災疾而畜牧衰則八部聚議以旗鼓立其次而代之被代者以為約本如此不敢爭某部大人遙輦次立時劉仁恭據有幽州數出兵摘星嶺攻之每歲秋霜落則燒其野草契丹馬多飢死即以良馬賂仁恭求市牧地請聽盟



約甚謹八部之人以為遙輦不任事選于其眾以阿保

機代之五代史契丹者古匈奴之種也代居遼澤之中

州七百餘里本鮮卑之舊地也其風土人物世代君長前

史載之詳矣唐咸通末其王曰錫里濟疆土稍大累來

朝貢光啟中其王沁丹者乘中原多故北邊無備遂入

食諸部達鞠奚室韋之屬咸被驅役帳寢盛有時入

寇劉仁恭鎮幽州素知契丹軍情偽選將練兵乘秋深

入踰摘星嶺討之霜降秋暮即燔塞下野草以困之馬

多飢死即以其馬賂仁恭以市收地仁恭季年荒恣出

居大安山契丹背盟數寇鈔時劉守光成平州契丹

實里王子率萬騎攻之守光偽與之盟納賂以求之自是

以享之部族就席伏甲起擒實里王子入城部族聚哭

請納馬五千以贖之不許沁丹乞盟納賂以求之自是

十餘年不能犯塞及沁丹政衰有別部長耶律安巴堅

最推雄勁族帳漸盛遂代沁丹為主先是契丹之先大

賀氏有勝兵四萬分為八部每部皆號大人內推一人

為主建旗鼓以尊之每三年第其名以代之及安巴堅

為主乃怙強恃勇不受諸族之代遂自稱國主五代

會要契丹本鮮卑之種也居遼澤之中潢水之南遼澤

去榆關一千一百二十里榆關去幽州七百一十四里

其地東南接海東際遼河西北包冷陁北界松陁山川

東西三千餘里地多松柳澤饒蒲葦其族木姓大賀氏後

分爲八部一日且利皆部二日乙室活部三日實活部

四日奚盟部五日頻沒部六日內會部七日集解部

八日奚盟部唐制兼松漠府都督幽州置松漠府長史一

五代史記卷七十二 四附錄 三

傳初有男子乘白馬浮玉河下一婦人乘小車子浮

河而下過木葉山顧合流之水遂為夫婦此其始祖

通鑑考異蘇逢吉漢高祖實錄曰契丹本姓大賀氏後

分入族一日利皆部二日乙失活部三日實活部四日

奚盟部管轄四十一縣有令八族之長皆號大人稱刺

史常推一人為王建旗鼓以尊之每三年第其名以相

代莊宗列傳咸通末其王曰習爾疆土稍大累來朝貢

光啟中其王曰欽德乘中原多故北邊無備遂入

部達鞠奚室韋之屬咸被驅役及欽德政衰阿保機族

盛自稱國王天祐二年大寇我雲中太祖遣使連和因

與之面會於雲州東城延入帳中約為兄弟謂曰唐室

為賊臣所篡吾以今冬大舉弟助我精騎二萬同收汴

洛保機許諾保機既還欽德以國事傳之歸田錄契

丹阿保機當唐末五代時最盛開平中累遣使聘梁

亦遣人報聘今世傳李琪金門集有賜契丹詔乃為阿

布機當時書詔不應有誤而自五代以來見於他書者

皆為阿保機雖今契丹之人自謂之阿保機亦不應有

失又有趙志忠者本華人也自幼陷虜為人明敏在虜

中舉進士至顯官既而脫身歸國能述虜中君臣世次

山川風物甚詳又云阿保機虜人實謂之阿保機亦

保謹未知孰是此聖人所以慎於傳疑也

不知何部人也為人多智勇略而善騎射是時劉守光

暴虐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阿保機乘間入塞攻陷城

邑俘其人民依唐州縣置城以居之漢人教阿保機曰

中國之王無代立者由是阿保機益以威制諸部而不

五代史記卷七十二 四附錄 四

肯代其立九年諸部以其久不代共責謂之阿保機不

得已傳其旗鼓而謂諸部曰吾立九年所得漢人多矣

吾欲自為一部以治漢城可乎諸部許之漢城在炭山

東南灤河上有鹽鐵之利乃後魏滑鹽縣也

通鑑法宋白曰阿保

機居漢城在檀州西北五百五十里城北有龍門山

北有炭山炭山西是契丹室韋二界相連地其地灤河

機居漢城在檀州西北五百五十里城北有龍門山

北有炭山炭山西是契丹室韋二界相連地其地灤河

機居漢城在檀州西北五百五十里城北有龍門山

北有炭山炭山西是契丹室韋二界相連地其地灤河

機居漢城在檀州西北五百五十里城北有龍門山

北有炭山炭山西是契丹室韋二界相連地其地灤河

機居漢城在檀州西北五百五十里城北有龍門山

北有炭山炭山西是契丹室韋二界相連地其地灤河

機居漢城在檀州西北五百五十里城北有龍門山

北有炭山炭山西是契丹室韋二界相連地其地灤河

機居漢城在檀州西北五百五十里城北有龍門山

北有炭山炭山西是契丹室韋二界相連地其地灤河

機居漢城在檀州西北五百五十里城北有龍門山

北有炭山炭山西是契丹室韋二界相連地其地灤河

機居漢城在檀州西北五百五十里城北有龍門山

北有炭山炭山西是契丹室韋二界相連地其地灤河

機居漢城在檀州西北五百五十里城北有龍門山

北有炭山炭山西是契丹室韋二界相連地其地灤河



上源西有鹽泊之利其地可植五穀阿保機率漢人耕

種為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度漢人安之不復思

歸阿保機知眾可用用其妻述律策使人告諸部大人

曰我有鹽池諸部所食然諸部知食鹽之利而不知鹽

有主人可乎當來犒我諸部以為然共以牛酒會鹽池

阿保機伏兵其旁酒酣伏發盡殺諸部大人遂立不復

代通鑑考異賈緯備史武皇會保機故雲州城結以兄

弟之好時列兵相去五里使人馬上持杯往來以展

酬酢之禮保機喜謂武皇曰我蕃中酋長舊法三年則

罷若它日見公復相禮否武皇曰我受朝命鎮太原亦

有遷移之制但受代則可何憂罷乎保機由此用其

教不受諸族之代趙志忠虜庭雜記云太祖諱億番名

阿保謹父諱軒里太祖生而智入部落主愛其雄勇遂

退其主阿鞏氏歸本部立太祖為王又云凡立王則眾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二

四裔錄

五

部酋長皆集會議其有德行功業者立之或災害不生  
羣牧孽盛人民安堵則王更不替代苟不然其諸酋會  
眾部別選一名為王故王以番法亦甘心退焉不為眾  
所害又曰有韓知古韓穎康杖王奏事王郁皆中國人  
共勸太祖梁將篡唐晉王李克用使人聘于契丹阿保  
機以兵三十萬會克用于雲州東城置酒酒酣握手約  
為兄弟克用贈以金帛甚厚期共舉兵擊梁阿保機遣

晉馬千匹通鑑考異紀年錄太祖以阿保機族黨稍盛  
萬至雲州東城中言事握手甚歡約為兄弟旬日而  
去留男骨都舍利首領沮橈梅為質約冬初大舉渡河  
反正會昭宗既歸而背約遣使者袍笏梅老聘梁梁遣  
遇盜而止

太府卿高項軍將郎公遠等報聘逾年項還阿保機遣  
使者解里隨項以良馬貂裘朝霞錦聘梁奉表稱臣以

求封冊梁復遣公遠及司農卿渾特以詔書報勞別以

記事賜之約共舉兵滅晉然後封冊為甥舅之國又使

以子弟三百騎入衛京師克用聞之大恨是歲克用病

臨卒以一箭屬莊宗期必滅契丹渾特等至契丹阿保

機不能如約梁亦未嘗封冊而終梁之世契丹使者四

至五代史天祐四年大寇雲中後唐武皇遣使連和因

與之面會于雲中東城大具享禮延入帳中約為兄

弟謂之曰唐室為賊所篡吾欲今冬大舉弟可以精騎

二萬同收汴洛安巴堅許之賜與甚厚留馬三千匹以

答朕左右咸勸武皇可乘間擄之武皇曰逆賊未殄不

可失信于部落自亡之道也乃盡禮遣之及梁祖建號

安巴堅亦遣使送名馬女樂貂裘等求封冊梁祖與之

書曰朕今天下皆平惟有太原未服卿能長驅精甲徑

至新莊為我翦彼仇讐與爾便行封冊莊宗初嗣世亦

遣使告哀賂以金帛求騎軍以救潞州答其使曰我與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二

四裔錄

六

先王為兄弟兒即吾兒也寧有父不助子耶許出師會  
潞平而止劉守光末年苛慘軍士亡叛皆入契丹泊周  
德威攻圍幽州燕之軍民多為所寇掠既盡得燕中人  
士教之文法由是漸盛五代會要梁開平元年四月  
遣其首領博果勒美楞等來貢方物至二年二月其主  
安巴堅又遣使濟勒貢細馬十匹金花鞍轡貂鼠裘  
并冠男口一年十歲名曰蘇女口一年十一歲名曰  
其妻舒嚕氏貢朝霞錦前國王欽德并其大臣皆有貢  
獻太祖命司農卿渾特右千牛衛將軍郎公遠充使就  
本國宣諭三年閏八月又遣首領葛祿來貢方物太祖  
御文明殿召嚕嚕等五十人張燕賜金帛有莊宗天祐  
差至五年四月又遣使什哩美楞來朝貢

十三年阿保機攻晉蔚州執其振武節度使李嗣本是  
時莊宗已得魏博方南向與梁爭天下遣李存矩發山  
北兵存矩至祁溝關兵叛擁偏將盧文進擊殺存矩亡  
入契丹契丹攻破新州以文進部將劉殷守之莊宗遣



周德威擊殷而文進引契丹數十萬大至德威懼引軍去為契丹追及大敗之德威走幽州契丹圍之幽薊之間虜騎遍滿山谷所得漢人以長繩連頭繫之于木漢人夜多自解逃去文進又教契丹為火車地道起土山以攻城城中鎔銅鐵汁揮之中者輒爛墮德威拒守百餘日莊宗遣李嗣源閻寶李存審等救之契丹數為李嗣源所敗乃解去五代史十三年八月安巴堅率諸部號稱百萬自麟勝陷振武長驅雲朔北邊大擾莊宗赴接于代敵眾方退十四年新州大將盧文進為眾所迫殺新州團練使李存矩于新州大將攻新武周德威以眾擊之文進不利乃奔于契丹引其眾陷新州周德威威兵三萬以討之敵騎援新州德威為敵所敗殺傷殆盡契丹乘勝攻幽州是時或言契丹三十萬或言五十萬幽薊之北所在敵騎皆滿莊宗遣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二 四夷附錄 七

明宗與李存審閻寶將兵救幽州遂解其圍語在莊宗紀中冊府元龜後唐莊宗初為晉王天祐十四年二月新州偏將盧文進殺其帥李存矩叛投契丹寇我新州先是契丹阿保機當武皇時屢盟於雲中面相約東欵塞交歡義為兄弟急難相救彼無侵苦至是容納叛臣渝盟犯塞使讓之曰畫野疆雖有華戎之別惟忠與信不違蠻貊之邦契丹王氣稟貞剛心懷仁義為天山之貴族處玉塞之雄藩恩加辨髮之鄉威警控弦之俗往者降情修好款曲通盟各守封疆交陳贊幣錦車使者常馳問遺之書牙帳賢王頗識會同之禮關山無遺鐵之憂永保初終不渝信誓近者盧文進潛圖克逆苟避誅夷包姦蘊惡之情何方可保有父之罪惡絕所不容契丹王未始包藏專聽誑惑黨一夫之罪惡絕兩國之歡盟縱彼犬羊窺吾亭障徒封中耳難保獸心輒將左衽之徒幸我中原之利見蒐兵甲決戰西樓暫勞車騎之師佇見藁街之首玉壺清話盧文進范陽人少從軍身長八尺姿貌偉異名振燕薊莊宗連兵於河屢戰獲勝一夕忽敗夜走馬墜澗中纒及水一躍而出明日視之乃郡之黑龍潭絕岸高險深不可測文

進知有神助已氣因復振收餘眾會食於野一巨蛇長十餘丈徑至坐所眾皆奔避獨文進不動蛇引首及膝文進以匕筋取食飼之訖蛇蜿蜒方去奔敗之餘物情疑阻舉眾入契丹虜主厚遇使率兵救鎮冀又與莊宗連戰明宗即位老思南土部曲皆華人復還中國明宗親加宴勞因詔得封大將軍八十二無病卒卒之日星殞于寢大如孟文進嘯契丹比他夷狄尤頑傲父母死赤光丈餘與星相接契丹比他夷狄尤頑傲父母死以不哭為勇載其尸深山置大木上後三歲往取其骨焚之酌而呪曰夏時向陽食冬時向陰食使我射獵諸鹿多得其風俗與奚靺鞨頗同至阿保機稍并服旁諸小國而多用漢人漢人教之以隸書之半增損之作文字數千以代刻木之約又制婚嫁置官號乃僭稱皇帝自號天皇帝以其所居橫帳地名為姓曰世里世里譯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二 四夷附錄 八

者謂之耶律文昌雜錄余嘗見樞密都承旨張誠一說昔年使北虜因問耶律蕭姓所起彼人云天皇帝問大臣云自古帝王英武為誰耶其大臣對曰莫如漢高祖又問將相勳德孰為優對曰蕭何天皇帝遂姓律耶氏譯云劉也其後亦錫姓蕭氏歐陽少師作五代史乃曰天皇帝阿保機以其所居橫帳地名為姓世里世里譯者謂耶律昔蕭翰為契丹大族其號阿鉢本無姓氏李松為製姓名曰蕭翰於是姓蕭二者不知孰是名年曰天贊以其所居為上京起樓其間號西樓又于其東千里起東樓北三百里起北樓南木葉山起南樓往來射獵四樓之間通鑑考異虜庭雜記太祖一為奚王命契丹監督兵甲又滅渤海虜其王大譴立長子為渤海東丹王號人皇王自號天皇帝始立年號曰天贊國稱大遼於所居大部落置樓謂之西樓今謂之上京又於其南木葉山置樓謂之南樓又於其東千里置樓謂之東樓又於其北三百里置樓謂之北樓太祖四季常遊獵于四樓之間又曰阿保基變家為國之



後始以王族號為橫帳姓世里沒里以漢語譯之謂之耶律氏賜后族姓曰蕭氏王族惟與后族同昏其諸部若不奉北主之命不契丹好鬼而貴日每月朔旦東向得與二部落通昏

而拜日其大會聚視國事皆以東向為尊四樓門屋皆東向莊宗討張文禮圍鎮州定州王處直懼鎮且亡晉兵必并擊已遣其子郁說契丹使入塞以牽晉兵郁謂阿保機曰臣父處直使布思欵曰故趙王王鎔王趙六世鎮州金城湯池金帛山積燕姬趙女羅綺盈庭張文禮得之而為晉所攻懼死不暇故皆留以待皇帝阿保機大喜其妻述律不肯曰我有羊馬之富西樓足以娛樂今捨此而遠赴人之急我聞晉兵疆天下且戰有勝

五代史記卷七十二 四夷錄 九

敗後悔何追阿保機躍然曰張文禮有金玉百萬留待皇后可共取之于是空國入寇郁之召契丹也定人皆以為契丹必為患不可召而處直不聽郁已去處直為其子都所廢阿保機攻幽州不克又攻涿州陷之聞處直廢而都立遂攻中山渡沙河都告急于莊宗莊宗自將鐵騎五千遇契丹前鋒于新城晉兵自桑林馳出人馬精甲光明燭日虜騎愕然稍却晉軍乘之虜遂散走而沙河冰薄虜皆陷沒阿保機退保望都會天大雪契丹人馬飢寒多死阿保機顧盧文進以手指天曰天未使我至此乃引兵去莊宗躡其後見其宿處環積在地

方隅整然雖去而不亂欵曰虜法令嚴蓋如此也五代史八年十月鎮州大將張文禮欲其帥王鎔莊宗討之時定州王處直與文禮合謀遣威塞軍使王郁復引契丹為援十二月安巴堅領塞入寇攻圍幽州李紹宏以兵城守契丹長驅陷涿郡執刺史李嗣弼進攻易定至新樂渡沙河王郁遣使告急時莊宗在鎮州行營問前報曰契丹渡沙河軍中咸恐莊宗在鎮州行營問前避之莊宗曰霸王舉事自有天道契丹其如我何國初突厥入寇至于渭北高祖欲棄長安遷都樊鄧太宗曰猶且志滅匈奴况帝王應運而欲移都避寇哉文皇雖武不數年俘二突厥為衛士今吾以數萬之眾安集山東王德明厮養小安巴堅生長邊地豈有退避之理吾何面視蒼生哉爾曹但駕馬同行看吾破敵莊宗親御鐵騎五千至新城北遇契丹前鋒萬騎莊宗精甲自桑林突出光明照日諸部愕然緩退莊宗分二廣以乘之敵騎散退時沙河微水其馬多陷安巴堅退保望都親軍千騎與之鬪為敵所圍外救不及莊宗挺馬奮躍

五代史記卷七十二 四夷錄 十

出入數四酬戰不解李嗣昭聞其急也灑泣而往攻破敵陣掖莊宗而歸時契丹值大雪野無所掠馬無芻草凍死者相望于路安巴堅召盧文進以手指天謂之曰天未令我到此乃引眾北去莊宗率精兵躡其後每經安巴堅野宿之所布積在地方而環之雖去無一莖亂者莊宗謂左右曰蕃人法令如是豈中國所及莊宗至幽州發二百騎偵之皆契丹雖無所得而歸然自此頗有窺中國之志患女真渤海等在其後欲擊渤海懼中國乘其虛乃遣使聘唐以通好同光之間使者再至莊宗崩明宗遣供奉官姚坤告哀于契丹坤至西樓而阿保機方東攻渤海坤追至慎州見之阿保機錦袍大帶垂後與其妻對坐穹廬中延坤入謁阿保機問曰聞爾河南北有兩天子信乎坤曰天子以魏州軍亂命總



管令公將兵討之而變起洛陽凶問今至矣總管返兵河北赴難京師為眾所推已副人望阿保機仰天大哭曰晉王與我約為兄弟河南天子即吾兒也昨聞中國禍亂欲以甲馬五萬往助我兒而渤海未除志願不遂又曰我兒既沒理當取我商量新天子安得自立坤曰新天子將兵二十年位至大總管所領精兵三十萬天時人事其可得違其子突欲在側曰使者無多言蹊田奪牛豈不為過坤曰應天順人豈比匹夫之事至如天皇王得國而不代豈彊取之耶阿保機即慰勞坤曰理正當如是爾又曰吾聞此兒有宮婢二千人樂官千人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一 四夷附錄

十一

放鷹走狗嗜酒好色任用不肖不惜人民此其所以敗也我自聞其禍即舉家斷酒解放鷹犬罷散樂官我亦有諸部樂官千人非公宴不用我若所為類吾兒則亦安能長久又謂坤曰吾能漢語然絕口不道于部人懼其効漢而怯弱也因戒坤曰汝當先歸吾以甲馬三萬會新天子幽鎮之間共為盟誓與我幽州則不復侵爾矣阿保機攻渤海取其扶餘一城以為東丹國以其長子人皇王突欲為東丹王已而阿保機病死述律護其喪歸西樓立其次子元帥太子耀屈之坤從至西樓而還五代史天祐末安巴堅乃自稱皇帝署中國官號其俗舊隨畜牧素無邑屋得燕人所教乃為城郭宮室

之制于漢北距幽州三千里名其邑曰西樓邑屋門皆東向如車帳之法城南別作一城以實漢人名曰漢城城中有佛寺三僧尼千人其國人號安巴堅為天皇帝同光中安巴堅深著闢地之志欲收兵大舉慮渤海其後三年舉其眾討渤海之遼東令托諾盧文進據營平等州授我燕薊明宗初纂嗣遣供奉官姚坤奉書告哀至西樓見安巴堅延入穹廡安巴堅身長九尺被錦袍既至謁後與妻對榻引見坤未致命安巴堅先問曰大帶垂後與妻對榻引見坤未致命安巴堅先問曰開爾漢土河南河北各有一天子信乎坤曰河南天子比為魏王軍亂先帝詔令除討既聞內難軍眾離心及京城無主上下堅誓冊令公請主社稷今已順人望登帝位矣安巴堅號曰聲淚俱發曰我與河東先世約為兄弟欲自往洛陽救助我兒又緣渤海未下我兒果致如此寬哉泣下不能已又謂坤曰今漢土天子初聞洛陽有難不急救致令及此坤曰非不急切地遠阻隔不及也又曰我兒既死當合此坤曰非不急切地遠阻隔不及將兵二十年位至大總管所部精兵三十萬眾口一心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一 四夷附錄

十一

堅相推戴違之則立見禍生非不知稟天皇王意旨無奈人心何其子托雲在側謂坤曰應天順人不同匹夫氏牽牛蹊田之說以折坤曰強取之耶安巴堅因曰義祗如此天皇王初領國事豈有此難我知之耶安巴堅因曰理當如此我漢國兒子致有放鷹走狗嗜酒好色不人官婢二千樂官千人終日致有放鷹走狗嗜酒好色不人月前任使不肖致使天下皆怒我自聞如斯常憂傾覆犬休罷樂官我亦報知我兒有諸部樂官千人非公宴不我若所為似我兒亦應不能持久矣從此願以為戒又曰漢國兒與我足歡父子亦曾彼此離敵俱有惡心與爾今日天子無惡足歡父子亦曾彼此離敵俱有惡心與爾鎮以南無爾家天子歡好爾先復命我續將馬萬騎至幽更不復侵入漢界又問漢收得西川信不坤曰去年九月無算皇帝初即位未辦送來續當遣使至安巴堅忻然曰聞西有劍閣兵馬從何過得坤曰川路雖險然先朝收復河南有精兵四十萬馬良馬十萬騎但通人行處便能去得視劍閣如平地耳安巴堅善漢語謂坤曰吾解漢語歷口不敢言懼部人效我令兵士怯弱故也







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其部曲五人皆賜姓名罕只曰罕友通穆葛曰穆順義撒羅曰羅賓德易密曰易師仁蓋禮曰蓋來賓以爲歸化歸德將軍郎將又賜前所獲赫遜姓名曰狄懷惠捏列曰列知恩剌曰原知感福郎曰服懷造竭失訖曰乙懷宥其餘爲契丹直者皆賜姓名二年更賜突欲姓李更其名曰贊華三年以贊華爲義成軍節度使契丹自阿保機時侵滅諸國稱雄北方及救王都爲王晏球所敗喪其萬騎又失赫遜等皆名將而述律尤思念突欲由是卑辭厚幣數遣使聘中國因求歸赫遜剌等唐輒斬其使而不報當此之時中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二

四夷傳錄

五

國之威幾振距幽州北七百里有渝關關東臨海北有兔耳覆舟山山皆斗絕並海東北有路狹僅通車其旁地可耕種唐時置東西狹石淦疇米磚長楊黃花紫蒙白狼等戍以扼契丹于此戍兵常自耕食惟衣絮歲給幽州久之皆有田宅養子孫以堅守爲己利自唐末幽薊割據戍兵廢散契丹因得出陷平營而幽薊之人歲苦寇鈔自涿州至幽州百里人迹斷絕轉餉常以兵護送契丹多伏兵于鹽溝以擊奪之莊宗之末趙德鈞鎮幽州于鹽溝置良鄉縣又于幽州東五十里築城皆戍以兵及破赫遜等又于其東置三河縣由是幽薊之人

始得耕牧而輸餉可通德光乃西徙橫帳居擦刺泊出寇雲朔之間明宗患之以石敬瑭鎮河東總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禦之應順清泰之間調發饋餉遠近勞做德光事其母甚謹常侍立其側國事必告而後行石敬瑭反唐遣張敬達等討之敬瑭遣使求救于德光德光白其母曰吾嘗夢石郎召我而使者果至豈非天邪母召胡巫問吉凶巫言吉乃許是歲九月契丹出鴈門車騎連亘數十里將至太原遣人謂敬瑭曰吾爲爾今日破敵可乎敬瑭報曰皇帝赴難要在成功不在速大軍遠來而唐軍甚盛願少待之使者未至而兵已交敬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二

四夷傳錄

六

達大敗敬瑭夜出北門見德光約爲父子問曰大兵遠來戰速而勝者何也德光曰吾謂唐兵能守鴈門而扼諸險要則事未可知今兵長驅深入而無阻吾知大事必濟且吾兵多難久宜以神速破之此其所以勝也契丹國志敬瑭見契丹帝問曰皇帝遠來士馬疲倦遠與唐大戰而勝何也帝曰始我謂唐必斷鴈門諸路伏兵險要不可得進使人偵視皆無之是以長驅而深入我氣方銳乘此擊之是以勝之敬瑭歎服敬達敗退保晉安寨德光圍之唐遣趙德鈞延壽救敬達而德鈞父子按兵團柏谷不救德光謂敬瑭曰吾三千里赴義義當徹頭乃築壇晉城南立敬瑭爲皇帝自解衣冠被之冊曰咨爾子晉王子視爾猶子爾視予猶父已而



楊光遠殺敬瑭降晉晉高祖自太原入洛陽德光送至潞州趙德鈞延壽出降德光謂晉高祖曰大事已成吾命大相溫從爾渡河吾亦留此俟爾入洛而後北臨訣執手噓歛脫白貂裘以衣高祖遺以良馬二十四匹戰馬千二百匹戒曰子子孫孫無相忘時天顯九年也五代後唐同光二年三月安巴堅率所部入寇新城其年七月又率兵東攻渤海國至九月為鄰部室韋女真迴鶻所侵十二月又入寇嵐州三年二月復入寇幽州為王師所敗俘其首領過達木等其年五月又遣使伊壘等來貢方物四年正月安巴堅復寇渤海國又遣美楞錫哩已下三十七人貢馬三十匹詐脩和好天咸元年九月攻渤海國扶餘城下之命其長子托雲為國主號東丹王其月二十七日安巴堅得疾而殂第二子元帥太子德光嗣立德光本名曠屈之慕中國之名故改為德光初安巴堅有三子長號人皇王次號元帥太子次曰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二

契丹錄

七

安端少君及安巴堅死其妻舒嚕氏令第二子元帥太子德光勾當兵馬令少子安端少君往渤海國代托雲將立為嗣而元帥太子素為部族所敬又其母舒嚕氏亦常鍾愛故因而立之紀年天顯元年葬安巴堅于西樓番中地名上諡大聖皇帝其年十月遣使沙古奈來告哀明宗報其月十九日朝參以禮之其月其平州守將領幽州節度使盧文進率戶口兵馬車帳來降至二年十一月又遣使美梅等二十餘人朝貢兼申和好之意明宗命飛勝指揮使安念德齋錦綺綾羅及金花銀器寶裝酒器等遺之又遣其母舒嚕氏繡被一張并寶裝瓔珞至三年正月復入寇陷平州而去至其年五月定州節度使王都叛命潛相連構其主德光遣守領圖奈率千餘騎來援等為行營招討使王晏球等逆戰破之勦戮甚眾餘黨復為幽州節度使趙德鈞所襲殺獲殆盡擒其首領特哩衮等其月王晏球等又獲契丹絹書二封來進明宗命宣示羣臣莫有識其文字者契丹本無文記唯刻木為信漢人陷番者以隸書之半就加增減撰為番書同光之後稍稍有之其年八月幽州部送所獲番將特哩衮已下六百餘人至京師明宗皆赦

之選其尤壯健者立為契丹直其首領皆賜姓名時言事者以為契丹棗戾不可置于君側俄而有首領吉趙實自京遁歸奪船過河至深州捕獲斬之至其年閏八月其平州刺史張希崇來降四年三月定州行營招討使王晏球擒圖奈等二十餘人獻於闕下悉命戮之長興元年十一月契丹渤海東丹王托雲率番官四十餘人馬百匹自登州泛海內附明宗御文殿召對及其部曲慰勞久之賜以衣冠金玉帶鞍馬錦綵器物等托雲進本國印三面宣示宰臣其年十二月書門下奏契丹國東丹王托雲遠泛滄溟來歸王化請賜姓名仍准香官入朝例安排謹按四夷入朝番官有懷德懷化歸德歸化等將軍中郎將名號又本朝賜新羅渤海兩番國王官初自檢校司空至太保今托雲是安巴堅之子請比新羅渤海王例施行勅渤海國王人皇王托雲契丹先收渤海國改為東丹其托雲宜賜姓東丹名慕華授光祿大夫檢校太保安東都護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渤海郡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戶充懷化軍節度使慎等州觀察處置押番落等使二年九月賜姓李名贊丹王母舒嚕氏以其子托雲歸國遣使朝貢明宗深慰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二

契丹錄

六

納之至三年三月禮賓使梁進德自契丹報聘迴稱其王請放哨錫哩還本國哨喇亦定州所獲番將也又謂去年十二月十二日其王帳前有大星晝隕聲若雷震其月又遣使特格喇克察進馬三十匹亦以放箭歸歸國故也五月特格喇克察迴明宗欲放哨喇等令歸大臣爭之未決會幽州節度使趙德鈞上表論奏及易州刺史楊檀皆言不可遣其事乃止仍遣哨喇古錫里隨其使歸不欲全阻其請也其年七月又遣使都督舒囉進馬三十匹清泰三年五月晉高祖起義於太原九月官軍集於城下晉乃間道發使召德光為援是月德光率部落五萬餘騎至太原城下等敗招討高祖已入洛使張敬德楊光遠之兵降于晉安大砦

德光乃北執趙德鈞延壽以歸德鈞幽州人也事劉守光守文為軍校莊宗伐燕得之賜姓名曰李紹斌其子延壽本姓劉氏常山人也其父祁為蔚縣令劉守文攻破蔚縣德鈞得延壽并其母种氏而納之因以延壽為



子延壽為人姿質妍柔稍涉書史明宗以女妻之號興平公主莊明之世德鈞鎮幽州十餘年以延壽故尤見信任延壽明宗時為樞密使罷至廢帝立復以為樞密使晉高祖起太原廢帝遣延壽將兵討之而德鈞亦請以鎮兵討賊廢帝察其有異志使自飛狐出擊其後而德鈞南出吳兒會延壽于西唐延壽因以兵屬之廢帝以德鈞為諸道行營都統延壽為太原南面招討使德鈞為延壽求鎮州節度使廢帝怒曰德鈞父子握疆兵求大鎮苟能敗契丹而破太原雖代子亦可若翫寇要君但恐犬兔俱斃因遣使者趣德鈞等進軍德鈞陰遣人聘德光求立己為帝德光指穹廬前巨石謂德鈞使者曰吾已許石郎矣石爛可改也德光至潞州鎮德鈞父子而去德光母述律見之問曰汝父子自求為天子何邪德鈞慙不能對悉以田宅之籍獻之述律問何在曰在幽州述律曰幽州屬我矣何獻之為明年德鈞死德光以延壽為幽州節度使封燕王

五代史記卷七十二 四附錄

九

邀之盡獲餘衆擒特哩哀已下首領數十人獻于京師明年王都平加兼侍中頃之加東北面招討使德鈞奏發河北數鎮丁夫開王馬口至游口以通水運凡二百里又于幽州東築三河城北接薊州頗為形勝之要部民由是稍得樵牧德鈞鎮幽州十餘年甚有善政累官至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北平王清泰三年夏晉高祖起義于晉陽九月契丹敗張敬達之軍于太原城下唐末帝詔德鈞以本軍由飛狐路出賊後邀之時德鈞子延壽為樞密使唐末帝命帥軍屯上黨德鈞乃以所部銀鞍契丹直三千騎至鎮州率節度使華溫琪同赴征行自吳兒峪路趨昭義與延壽會于西唐店十一月以德鈞為諸道行營都統以延壽為太原南面招討使遣端明殿學士呂琦齎賜官告兼令犒軍琦從容言天子委任之意德鈞曰既以兵相委焉敢惜死時范延光領兵二萬軍于遼州德鈞欲併其軍奏請與延光會合唐末帝諭延光疑其姦謀不從德鈞延壽自潞州引軍至團栢谷德鈞累奏乞授延壽鎮州節度使末帝不悅謂左右曰趙德鈞父子堅要鎮州苟能逐退蕃戎要代予位亦所甘心若翫寇要君但恐犬兔俱斃朝廷繼馳書詔促令進軍德鈞持疑不果乃遣使于契丹厚齎金幣求立以為帝仍許晉祖長鎮太原契丹主不之許及楊光遠以晉安寨降于契丹德鈞父子自團栢谷南走潞州一行兵士投戈棄甲自相騰踐死者萬計時德鈞有愛將時賽率輕騎東還漁陽其部曲尚千餘人與散亡之卒俱集于潞州是日潞州節度使高行周亦自北還及至府門見德鈞父子在城闔上行周謂曰某與大王鄉人宜以忠言相告城中無斗粟可食請大王速迎車駕自圖安計無取後悔焉德鈞遂與延壽出降契丹高祖至德鈞父子迎謁于馬前高祖不禮之時契丹主問德鈞曰汝在幽州日所置銀鞍契丹直何在德鈞指示之契丹盡殺于潞州之西郊遂鑲德鈞父子入蕃及見國母舒嚕氏盡以一行財寶及幽州田宅籍而獻之國母謂之曰汝父子自覓天子何耶德鈞俛首不能對又問田宅何在曰俱在幽州國母曰屬我矣又何獻也天福二年夏德鈞卒于契丹國母曰屬我矣又何獻也天福二年人也常任將令梁開平初滄州節度使劉氏曰郝常山時德鈞為偏將獲延壽并其母種氏遂養之為子延壽姿貌妍柔稍涉書史尤好賓客亦能為詩及長尚明宗女興平公主初為汴州司馬明宗即位授汝州刺史歷

五代史記卷七十二 四附錄

十



河陽宋州節度使入為上將軍充宣徽使遷樞密使兼  
鎮徐州及高祖起義于晉陽唐末帝幸懷州委延壽北  
伐後高祖至幽州節度使封燕王等為樞密使兼政事  
主以延壽為幽州節度使與少帝絕好契丹主委延壽以圖南  
令天福末契丹既與少帝絕好契丹主委延壽以圖南  
之事許以中原帝之延壽乃導誘蕃戎蠶食河朔晉軍  
既降于中渡戎王命延壽就寨安撫諸軍仍賜龍鳳  
袍使衣之而往謂之日漢兒兵士皆爾有之爾宜親自  
慰撫延壽至營杜重威李守貞已下皆迎謁于馬前及  
契丹入汴時南北降軍數萬皆野次于陳橋契丹主慮  
其有變欲盡殺之延壽聞之遠請見契丹主曰臣伏見  
今日已前皇帝百戰千征始收得晉國不知皇帝自要  
治之乎為人負義舉國南征五年相殺方得中原豈不自  
要為主而為他人耶卿有何說速奏朕來延壽曰皇帝  
嘗知吳蜀與晉朝相殺否曰知延壽曰今中原南自安  
帝歸國時又漸及炎蒸若吳蜀二寇交侵中國未如  
契丹主曰我弗知也為之奈何延壽曰臣知上國之兵

五代史記卷七十二

四附錄

三

當炎暑之時汭吳蜀之境難為用也未若以陳橋所聚  
降軍圍併別作軍額以備邊防契丹主曰念在壺關失  
斷陽城時亦曾言議未獲區分致五年相殺此時入手  
如何更不剪除延壽曰晉軍見在之數如今還似從前  
盡在河南誠為不可臣請遷其軍并其家口于鎮定雲  
朔間以處之每歲差伊分番于河外沿邊防戍斯上策  
也契丹主忻然曰一取大王商量由是陳橋之眾獲免  
長平之禍焉延壽在汴久之契丹主無踐言之意乃  
遣李崧達語契丹主求立為皇太子崧不得已言之契  
丹主曰我于燕王無所愛惜但我皮肉堪與燕王使用  
亦可割也何況他事我聞皇太子皮肉堪與燕王使用  
豈得為之也因命與燕王加恩時北來翰林學士承旨  
張瓚擬延壽為中京留守大丞相錄尚書事都督中外  
諸軍事樞密使燕王如故契丹主覽狀索筆塗却錄  
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之字乃付翰林院草制焉又  
以其子匡贊為河中節度使延壽在汴州復娶明宗小  
女為繼室先是延州節度使周密為其子廣娶焉已納  
財畢親迎有日矣至是延壽奪取之契丹主自汴迴至  
邢州命升延壽坐在契丹左右相之上契丹主死延壽  
下教于諸道稱權知南朝軍國事是歲六月一日為永

康王烏裕所鎖籍其家財分給諸部等以延壽入國竟  
卒于契丹匡贊歷漢周兩朝累授節鎮及統軍使任皇  
朝相趙延壽德光之子也任唐為樞密使清泰未自太  
原陷虜耶律德光用為偽丞相綜國事晉少主失政延  
壽導戎王為亂凡數年之間盜有中夏實延壽贊成之  
力也延壽將家子幼習武畧即戎之暇時以篇什為意  
亦甚有雅致常在庭賦詩曰黃沙風捲 空拋雲動  
陰山雪滿郊探水人迴移帳就射鵬箭落着弓抄鳥逢  
霜果飢還啄馬渡水人迴移帳就射鵬箭落着弓抄鳥逢  
生火折林梢南人聞者往傳之 契丹國志趙延壽  
相州人也父德鈞唐為盧龍節度使石敬瑭叛與契丹  
合擊張敬達路王令德鈞將幽州兵由飛狐出契丹軍  
後德鈞密與契丹通許以厚賂云若立己為帝即請以  
見兵南平洛陽與契丹通許以厚賂云若立己為帝即請以  
許德鈞之請晉高祖亟使桑維翰入說太宗太宗從之  
指帳前石謂德鈞使者曰我已許石郎此石爛方可改  
也會太宗至潞州德鈞父子迎謁于高河太宗問德鈞  
命盡數殺之於西郊凡三千人遂鎖德鈞延壽送歸其

五代史記卷七十二

四附錄

三

國德鈞見述律太后悉以所齎寶貨并籍其田宅獻之  
太后問曰汝近者何為往太原德鈞曰奉唐主之命太  
后指天曰汝從我兒求為天子何妄語耶又自指其心  
曰此不可欺也又曰吾兒將行我戒之云趙大王若引  
兵北向榆關亟須引兵歸太原不可救也汝欲為天子  
何不先擊退我兒徐圖亦未晚汝為人臣既負其主不  
能擊敵又欲乘亂邀利所為如此何面目復求官乎德  
鈞俯首不能對又問器玩在此田宅何在德鈞曰在幽  
州幽州今屬誰德鈞曰屬太后太后曰然則又何獻焉  
德鈞益慙自是鬱鬱不多食踰年而死德鈞既卒太祖  
釋延壽而用之其後會同改元參用番漢以延壽為樞  
密使尋兼政事令太宗遣使如洛陽取延壽妻唐國長  
公主以歸會同六年以延壽為盧龍節度使是時晉少  
帝初立構怨契丹延壽欲代晉帝中國屢說太宗擊晉  
太宗頗然之乃集山後及盧龍兵合五萬人使將之委  
之經畧中國日得之當立汝為帝又嘗指延壽謂晉曰  
此汝主也延壽信之由是為契丹盡力會同八年延壽  
與其弟延照兵五萬南征逼貝州陷之吳巒死所殺且  
萬人太宗逼瀘州元城延壽屯南樂以延壽為魏博  
節度使封燕王會同十一年延壽進言於太宗陳橋降



卒得免死者二十萬人先是晉軍降契丹太宗悉收其鐵仗數萬貯恒州驅馬數萬歸其國遺杜重威將其眾從已而南及河太宗以晉兵之眾恐其為變欲悉以胡騎擁而納之河流或諫曰晉兵在他所者尚多彼聞降者盡死必皆拒命為患不若且撫之徐思其策太宗乃使重威相聚而泣重威每出道旁人皆罵之太宗猶欲怨重威相聚而泣重威每出道旁人皆罵之太宗猶欲自解之乎將為他人取乎太宗變色曰朕舉國南征五年不解甲僅能得之豈為他人乎延壽曰晉國南有唐西有蜀常為仇敵皇帝亦知之乎曰知之延壽曰晉國東自沂密西及秦鳳延衰數千里邊於吳蜀常以兵成之南方暑濕上國人所不能居也它日車駕北歸以晉國如此之大無兵守之吳蜀必相與乘虛入寇如此豈非為它人取之乎太宗曰朕不知也然則奈何延壽曰陳橋降卒可分以戍南邊則吳蜀不能為患矣太宗曰朕昔在上黨失於斷割悉以唐兵授晉既而反為仇讎北向與我戰爭辛勤累年僅能勝之今幸入吾手不困此時悉除之豈可復留以為患乎延壽曰向留晉兵于河南不質其妻子故有此憂今吾悉徙其家于恒定雲

五代史記卷七十二 四夷附錄 三

朔之間每歲分番使戍南邊何憂其為變哉此上策也太宗悅曰善惟大王所以處之由是陳橋兵皆得免分遣還營天祿元年太宗初許延壽代晉後負約恨之謂人曰我不復入龍沙矣太宗崩延壽偽稱受太宗遺詔權知南朝軍國事永康王兀欲鎖之後二年延壽卒于契丹論曰契丹之興當朝柄國率其衆人名曰番漢雜用然漢人無幾矣而名之彰彰尤著者莫如延壽諸人方延徽屈身牧圍微逃律后一言終其身夕陽牛背間耳城郭宮室誰其畫之威服諸蕃誰其翼之太祖之與延徽有力焉彌與延壽自南歸北委質太宗朝痛番臣之橫肆救陳橋之降卒謂非忠誠天性不可而一困于麻苔之強一失于睥睨之誤豈不重可嗟歟五代史翟璋未詳何許人也好勇多力時目為大蟲即癡虎之稱也後唐天成初自鄴都馬步軍都指揮使領平州刺史尋改復州防禦使二年三月遷新州威塞軍兩使留後四年五月正授旄節長興元年二月加檢校太保入為右領軍衛上將軍轉左羽林統軍清泰中復領新州高祖建義割新州屬契丹時契丹大軍歸國遣璋于管內配率犒宴之資須及十萬縑山後地貧民不堪命始契丹以軟語撫璋謂必得南歸及委璋平叛奚圍雲

州皆有功故留之不遣璋鬱鬱不得志遇疾卒焉又郭璘邢州人也初事後唐明宗漸升為軍校天福中為奉國指揮使歷數郡刺史開運中移領易州契丹攻其郡璘率勵士眾同其甘苦敵不能克復以州兵擊賊數獲其利朝廷嘉之就加檢校太保契丹主嘗謂左右曰吾不畏一天下乃為此抑挫重威降契丹使通事耿崇美誘其民眾璘不能制既降為契丹當莊宗明宗時攻昭營平二州及已立晉又得鴈門以北幽州節度管內合一十六州乃以幽州為燕京改天顯十一年為會同元年更其國號大遼置百官皆依中國參用中國之人晉高祖每遣使聘問奉表稱臣歲輸絹三萬匹其餘寶玉珍異下至中國飲食諸物使者相屬于道無虛日德光約高祖不稱臣更表為書稱兒皇帝如家人禮

五代史記卷七十二 四夷附錄 四

德光遣中書令韓頌奉冊高祖為英武明義皇帝高祖復遣趙瑩馮道等以太常鹵簿奉冊德光及其母尊號終其世奉之甚謹五代會要晉天福元年十一月高祖結為父子仍約歲輸絹十三萬匹割鴈門已北及幽州所屬縣並隸番界德光又率兵逐高祖于潞州黎幽州節度使趙德鈞并其子樞密使趙延壽而迴三年二月德光遣使子濟勸錫里美樞密使趙延壽而迴三年二月上尊號曰英武明義晉祖繼命宰臣馮道趙瑩劉昫等齋珍幣歲時進貢不絕德光亦遣名王已下來至六年六月節度使安重榮執契丹使伊喇等以輕騎掠幽州之南界高祖累遣中使齋詔開諭以契丹有助立之功不欲負其宿約而重榮奸險肆志竟誅伊喇等馳檄天下言契丹罪惡與襄州節度使安從進連謀不軌高祖命杜重威率兵討之至貝州宗城縣相重榮之衆大敗至七年正月二日收復鎮州斬重榮首漆之送于契丹至其年四月高祖不豫少帝嗣立五月遣使朗布來致弔兼獻衣服鞍馬等至十月又遣使大卿已下二十



六人來聘以高祖山陵有日致祭故也 演繁露契丹  
 主達魯河釣牛魚以其得否占歲好惡近世周茂振使  
 金主賜之魚曰手所親釣者金亦用遼制也王易燕  
 北錄云牛魚鱗長鱗硬頭有脆骨重百斤即南方鱈魚  
 也鱈鱗同然本草既有鱈魚又別有牛魚云生東海頭  
 如牛則牛魚別是一種非鱈也馮道使契丹詩曰曾叨  
 臘月牛頭賜史謂契丹真以牛頭賜之非也契丹主率  
 以臘月打圍因敲冰釣魚則臘月牛頭者正本草所著  
 東海之魚其頭如牛 高祖崩出帝即位德光怒其不先  
 以告而又不奉表不稱臣而稱孫數遣使者責晉晉大  
 臣皆恐而景延廣對契丹使者語獨不遜德光益怒楊  
 光遠反青州招之開運元年春德光傾國南寇分其眾  
 為三西出鴈門攻并州劉知遠擊敗之于秀容東至于  
 河陷博州以應光遠德光與趙延壽南攻陷貝州德光

屯元城兵及黎陽晉出帝親征遣李守貞等東馳馬家  
 渡擊敗契丹而德光與晉相拒于河月餘聞馬家渡兵  
 敗乃引眾擊晉戰于戚城德光臨陣望見晉軍旗幟光  
 明而士馬嚴整有懼色謂其左右曰楊光遠言晉家兵  
 馬半已餓死何其盛也兵既交殺傷相半陣間斷箭遺  
 鏃布厚寸餘日暮德光引去分其兵為二一出滄州一  
 出深州以歸 五代會要至九年正月德光遣趙延壽趙  
 守澶州初青州節度使楊光遠構逆謀乃繕治城隍蓄  
 聚芻粟為跋扈之計屬歲不稔餓殍相繼朝廷以廉帝  
 虛竭軍用不給仍發使郡縣括借民家資財斛斗海內  
 嗷嗷不堪其命光遠遂以重利誘德光入寇又以趙延  
 壽等皆中原人士常有思歸之意計羣兇盜國晉祚不  
 濟則天福在己其月德光自河間率諸部兵入犯甘陵

五代史記第七十二 四夷錄

美

陷之巡檢使吳巒投井而死河北大擾少帝駐蹕瀘州  
 命宋州節度使高行周等將兵以禦之三月德光自領  
 番兵十餘萬來攻戚城官軍拒之而退又以趙延壽行  
 魏博節度使改封魏王以延壽門人高融為節度副使  
 統步奚及燕軍數萬營于南康四月又陷德州博州其  
 年十二月德光又率眾南下攻圍鎮州諸邑皆陷之  
 二年正月德光復傾國入寇圍鎮州分兵攻下鼓城等  
 九縣杜重威守鎮州閉壁不敢出 通鑑考異備史曰彥  
 矣乃通欵耶律氏請為前導因促騎說威引軍沿滹沱  
 水西援常山及至真定東垣渡與威通謀先遣步眾跨  
 水不之救致敗將沮人心以行 契丹南掠邢洺磁至于  
 詭計因促監者高勳請降於虜 契丹南掠邢洺磁至于  
 安陽河千里之內焚剽殆盡契丹見大桑木罵曰吾知  
 紫披襖出自汝身吾豈容汝活邪束薪于木而焚之是  
 時出帝病不能出征遣張從恩安審琦皇甫遇等禦之

遇前渡漳水遇契丹戰于榆林幾為所虜審琦從後救  
 之契丹望見塵起謂救兵至引去而從恩畏怯不敢追  
 亦引兵南走黎陽契丹已北而出帝疾少間乃下詔親  
 征軍于澶州遣杜重威等北伐契丹歸至古北聞晉軍  
 已至即復引而南及重威戰于陽城衛村晉軍飢渴鑿  
 井輒壞絞泥汁而飲德光坐奚車中呼其眾曰晉軍盡  
 在此矣可生擒之然後平定天下會天大風晉軍奮死  
 擊之契丹大敗德光喪車騎一白橐駝而走至幽州其  
 首領大將各笞數百獨趙延壽免焉是時天下旱蝗晉  
 人苦兵乃遣開封府軍將張暉假供奉官聘于契丹奉

五代史記第七十二 四夷錄

美



表稱臣以脩和好德光語不遜然契丹亦自厭兵德光  
母述律嘗謂晉人曰南朝漢兒爭得一向卧耶自古聞  
漢來和蕃不聞蕃去和漢若漢兒實有回心則我亦何  
惜通好晉亦不復遣使然數以書招趙延壽延壽見晉  
衰而天下亂常有意窺中國而德光亦嘗許延壽滅晉  
而立之延壽得晉書偽為好辭報晉言身陷虜思歸約  
晉發兵為應而德光將高牟翰亦詐以瀛州降晉晉君  
臣皆喜五代會要開運二年二月前鋒至邢州鎮州節  
度使杜重威差人問道告急少帝欲親率大軍  
渡河決戰乃命鄆州節度使張從恩等將兵合諸將之  
師屯於邢州時德光之眾已及魏府建牙於元氏從恩  
等引軍而退其月又陷邢州刺史沈斌死之至三月德  
光退杜重威等率兵攻契丹之秦州下之迨及易州為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二 翼附錄

德光精騎所圍諸將等  
决力死戰德光大敗三年七月遣杜重威李守貞張

彥澤等出兵為延壽應兵趨瀛州牟翰空城而去晉軍  
至城下見城門皆啟疑有伏兵不敢入遣梁漢璋追牟  
翰及之漢璋戰死重威等軍屯武彊德光聞晉兵出乃  
入寇鎮州重威西屯中渡與德光夾水而軍德光分兵  
並西山出晉軍後攻破欒城縣縣有騎軍千人皆降于  
虜德光每獲晉人刺其面文曰奉敕不殺縱以南歸重  
威等被圍糧絕遂舉軍降德光喜謂趙延壽曰所得漢  
兒皆與汝因以龍鳳赭袍賜之使衣以撫晉軍亦以赭  
袍賜重威遣傅住兒監張彥澤將騎二千先入京師晉

出帝與太后為降表自陳過咎德光遣解里以手詔賜  
帝曰孫兒但勿憂管取一喫飯處德光將至京師有司  
請以法駕奉迎德光曰吾躬擐甲胄以定中原太常之  
儀不暇顧也止而不用出帝與太后出郊奉迎德光辭  
不見曰豈有兩天子相見于道路耶四年正月丁亥朔  
旦晉文武百官班于都城北望帝拜辭素服紗帽以待  
德光被甲衣貂裘貂帽立馬于高岡百官俯伏待罪德  
光入自封邱門登城樓遣通事宣言論眾曰我亦人也  
可無懼我本無心至此漢兵引我來爾遂入晉宮宮中  
嬪妓迎謁皆不顧夕出宿于赤岡封出帝負義侯遷于

五代史記卷七十三 翼附錄

黃龍府癸巳入居晉宮以契丹守諸門門廡殿庭皆磔  
犬掛皮以為厭勝甲午德光胡服視朝于廣政殿乙未  
被中國冠服百官常參起居如晉儀而翟襄左衽胡馬  
奚車羅列階陛晉人俯首不敢仰視二月丁巳朔金吾  
六軍殿中省仗太常樂舞陳于廷德光冠通天冠服絳  
紗袍執大珪以視朝大赦改晉國為大遼國開運四年  
為會同十年五代會要至三年八月契丹所部瀛州刺  
史偽言納款少帝復命杜重威等率大軍  
迎降至十一月迨及鎮州之東垣渡與番相遇十二月  
六日遣前鋒奪橋為番軍所敗其月十日杜重威等以  
軍降於德光命相州節度使張彥澤率漢騎二千先入  
京城至明年正月一日德光自將大軍至京北百寮素  
服班於野次蒲伏請罪皆命釋之尋降授少帝檢校太  
尉負義侯令挈其族及將相近臣等於契丹黃龍府安



置二月德光降赦文改國號大德光嘗許趙延壽滅晉  
 而立即為帝故契丹擊晉延壽嘗為先鋒虜掠所得悉  
 以奉德光及其母述律德光已滅晉而無立延壽意延  
 壽不敢自言因李崧以求為皇太子德光曰吾于燕王  
 無所愛惜雖我皮肉可為燕王用者吾可割也吾聞皇  
 太子是天子之子燕王豈得為之乃命與之遷秩翰林  
 學士張礪進擬延壽中京留守大丞相錄尚書事都督  
 中外諸軍事德光索筆塗其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  
 事止以為中京留守大丞相而延壽前為樞密使封燕  
 王皆如故

五代會要以燕王趙延壽為大丞相中京留守又以礪為右僕射兼

五代史記卷七十二 四夷錄

无

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故晉相和凝並為宰相礪明宗時翰林學士晉高祖起太原唐廢帝遣礪督趙延壽進軍于團栢谷已而延壽為德光所鎖并礪遷于契丹德光重其文學仍以為翰林學士礪常思歸逃至境上為追者所得德光責之礪曰臣本漢人衣服飲食言語不同今思歸不得生不如死德光顧其通事高唐英曰吾戒爾輩善待此人致其逃去過在爾也因答唐英一百而待礪如故其愛之如此

契丹國志張礪磁州滏陽人也唐魏王繼岌入蜀時為掌書記繼岌死礪詣王府慟哭久之路王時為翰林學士石敬瑭叛潞王以趙德鈞為行營招討礪以翰林學士為行營判官礪隨德鈞入契丹太宗復以為翰林學士礪事太宗甚忠直遇事輒言無所

隱避太宗甚重之後自契丹逃歸中國為追騎所獲太宗責之曰何故捨我去對曰臣華人飲食衣服皆不與此同生不如死願早就戮太宗顧通事高彥英曰我嘗戒汝善遇此人何故使之失所而亡若失之安可再得耶遂答彥英而謝礪是年太宗會同改元參用中國人為公卿百官以礪為翰林承旨兼吏部尚書太宗既入大梁一時番將恣橫肆行殺戮如蕭翰麻答耶律耶五之類縱兵殺掠尤甚礪言于太宗曰今大遼已得天下中國將相宜用中國人為之不宜用北人及左右近習苟政令乖失則人心不服雖得之猶將失之太宗不從後改除為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大兵北歸回居恒州麻答以鐵騎圍其第礪方卧病出見之翰數之曰汝何言于先帝云番人不可為節度使又吾為宣武節度使且國舅也汝在中書乃帖我及解里于先帝云州令我處宮中汝以為不可又語我及解里于先帝云解里好掠人財我掠人子女我必殺汝命鎖之礪抗聲曰此皆國家大體吾實言之欲殺即殺矣以鎖為麻答以大臣不可專殺力救止之翰乃釋之是夕礪憤患而卒

德光將視朝有司給延壽貂蟬冠礪三品冠服延壽

五代史記卷七十二 四夷錄

无

與礪皆不肯服而延壽別為王者冠以自異礪曰吾在上國時晉遣馮道奉冊北朝道賫二貂冠其一宰相韓延徽冠之其一命我冠之今其可降服邪卒冠貂蟬以朝三月丙戌朔德光服靴袍御崇元殿百官入閣德光大悅顧其左右曰漢家儀物其盛如此我得于此殿坐豈非真天子邪其母述律遣人賫書及阿保機明殿書賜德光明殿若中國陵寢下宮之制其國君死葬則于其墓側起屋謂之明殿置官屬職司歲時奉表起居如事生置明殿學士一人掌答書詔每國有大慶弔學士以先君之命為書以賜國君其書常日報兒皇帝云德



光已滅晉遣其部族酋豪及其通事為諸州鎮刺史節度使括借天下錢帛以賞軍胡兵人馬不給糧草日遣數千騎分出四野劫掠人民號為打草穀東西二三千里之間民被其毒遠近怨嗟漢高祖起太原所在州鎮多殺契丹守將歸漢德光大懼又時已熱乃以蕭翰為宣武軍節度使翰契丹之大族其號阿鉢翰之妹亦嫁德光而阿鉢本無姓氏契丹呼翰為國舅及將以為節度使李崧為製姓名曰蕭翰于是始姓蕭德光已留翰守汴乃北歸也契丹國志蕭翰本國人述律太后之兄子契丹后族皆稱蕭氏翰最殘忍工騎射太宗與張敬達交鋒翰等自東北起衝唐兵為二唐兵大敗步兵死者

五代史記卷七十二 附錄

三

萬人太宗南入大梁以天時向暑難久留欲留親信一人為節度使百官請迎太后太宗曰太后族大如古柏根不可移也又欲盡以百官自隨恐搖人心乃詔有職事者從行餘留大梁復以汴州為宣武軍翰為節度使破德官有官人執環燒錢灼之腹爛而死初翰聞北漢高祖而去時唐明宗許王從益與王淑妃在洛陽翰遣高祖恒州從益淑妃于徽陵下宮不得已而出至大梁翰立以帝師諸酋長拜之立百官留燕兵千人為從益宿衛翰乃辭行翰至恒州以兵圍張彊之第麻答以大臣不可晉內諸司伎術宮女諸軍將卒數千人從專殺乃止以晉內諸司伎術宮女諸軍將卒數千人從自黎陽渡河行至湯陰登愁死罔謂其宣徽使高勳曰我在上國以打圍食肉為樂自入中國心常不快若得復吾本土死亦無恨勳退而謂人曰虜將死矣相州梁

暉殺契丹守將閉城距守德光引兵攻破之城男子無少長皆屠之婦女悉驅以北後漢以王繼宏鎮相州得髑髏十數萬枚為大冢葬之德光至臨洛見其井邑荒殘契丹國志耶律郎五郎耶律忠國主族人也太祖五為鎮守節度使郎五性殘虐濶州人苦之賊帥王纘率其徒千餘人襲據南城北渡浮航縱兵大掠圍郎五于牙城郎五聞漢平鄴杜重威嘗懼華人為變未幾郎五剽掠殆盡論曰陰山異氣殺伐鍾焉運數所乘山河改色太宗德光鐵馬中原翰等諸人分麾長驚而谿壑難生靈塗肝腦之血不亦重可悲歟 笑謂晉人曰致中國至此皆燕王為罪首又顧張彊曰汝亦有力焉德光行至樂城得疾卒于殺胡林契丹破其腹去其腸胃實

五代史記卷七十二 附錄

三

之以鹽載而北晉人謂之帝羝焉永康王兀欲立諡德光為嗣聖皇帝號阿保機為太祖德光為太宗五代史凡三子皆雄偉長日人皇王托雲即東丹王也次曰元帥太子即德光也幼曰阿敦少君德光本名耀庫濟後慕中華文字遂改焉唐天成初安巴堅死其母令德光立而德光素為部族所服又其母亦常鍾愛故因而立之明宗時德光遣使摩琳等三十餘人來修好又遣使為父求碑石明宗許之賜與甚厚并賜其母璽璫錦綵元年是歲定州王都作亂求援于契丹德光遣使于州托諾以騎五千援都于中月又遣使于幽州趙德鈞以兵接于晏球逆賊于唐河北大破之幽州趙德鈞以明年王都平擒托諾及餘眾斬之自是契丹大挫數年詐斬之長興二年東丹王托雲在闕下其母繼發使申



報朝廷亦優容之長與末契丹迫雲州明宗命晉高祖  
張敬達等攻圍甚急遣指揮使何福賚表乞師願為臣  
子德光白其母曰兒昨夢太原石郎發使到國今果至  
矣事符天意必須赴之德光乃自率五萬騎由鴈門至  
晉陽即日大破敬達之眾于城下尋冊晉高祖為大晉  
皇帝約為父子之國割幽州管內及新武雲應朔州之  
地以賂之仍每歲許輸帛三十萬時幽州趙德鈞屯兵  
于團柏谷遣使至幕帳求立己為帝以石氏世襲太原  
德光對使指帳前一石曰我已許石郎為父子之盟石  
爛可改矣楊光遠等殺敬達降于契丹德光戲謂光  
遠等曰汝輩大是惡漢兒不用鹽酪食却一萬匹戰馬  
趙延壽自潞州出降于契丹德光鎖之令隨牙帳晉高  
祖入洛奔遣宰相趙瑩致謝于契丹天福三年又遣宰  
臣馮道左僕射劉昫等持節冊德光及其母氏徽號贊  
晉高祖為英武明義皇帝是歲契丹改天顯十一年為  
會同元年以趙延壽為樞密使升幽州為南京以趙思  
溫為南京留守既而德光請晉高祖不稱臣不上表來

五卷卷第七十二 四夷附錄

往緘題止用家人禮但云兒皇帝晉祖厚賚金帛以謝  
之晉祖奉契丹甚至歲時問遺慶甲之禮必令優厚每  
北使至即于別殿致敬德光每有邀請小不如意則來  
譴責晉祖每屈己以奉之終晉祖世畧無釁隙及少帝  
嗣位遣使入契丹德光以少帝不先承稟擅即尊位所  
賚文字畧去臣禮大怒形于責讓朝廷使去即加譴辱  
會契丹迴國使喬榮北歸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景延廣  
謂榮曰先朝是契丹所立嗣君乃中國自冊稱孫可矣  
稱臣未可中國自有十萬口橫磨劍要戰即來榮至本  
國具言其事德光大怒會青州楊光遠叛遣使搆之明  
年冬德光率諸部南下開運元年春陷祁州直抵大河  
少帝幸澶州以禦之其年三月德光敗于陽城棄其車  
帳乘一橐駝奔至幽州因怒其失律自大首領已下各  
杖數百惟趙延壽免焉是時契丹連歲入寇晉氏疲于  
奔命邊民被苦幾無寧日晉祖使桑維翰勸少帝求和于  
契丹以紓國難少帝許之乃遣使奉表稱臣早辭首過  
使迴德光報曰但使桑維翰延廣自來并割鎮定與  
我則可通和也朝廷知其不可乃止時契丹諸部頻年  
出征蕃國君臣稍厭兵革德光母嘗謂蕃漢臣寮曰南  
朝漢兒爭得一向卧耶自古

蕃去和漢待伊漢兒的當迴心我亦不惜通好也三  
年樂壽監軍王繼繼有密奏告曰瀛州可取之狀十月  
少帝遣師于瀛州之北梁漢璋等率兵一萬畧十一月蕃將高牟  
翰敗晉師于瀛州由易定抵鎮州杜威等自瀛州西趨常  
山至中渡橋敵已至矣兩軍隔水而峙焉十二月十  
日杜威率諸軍降于契丹詔杜威等自瀛州中渡降軍  
德光入鎮州大犒軍士十四日自鎮州南行中渡降軍  
所釋甲仗百餘萬計並令于鎮州收貯戰馬數萬匹長驅  
而北命張彥澤領二千騎先趨東京遣重威部轄降兵  
取邢相路前進晉少帝遣子延煦延寶奉降表于契丹  
並傳國寶一紐至牙帳明年春正月朔日德光至汴北  
文武百官迎于路是日入宮至昏復出次于赤岡五日  
偽制降晉少帝為負義侯于黃龍府安置七日德光復  
自赤岡入居于大內分命使臣于京城及往諸道括借  
錢帛偽命以李崧為西廳樞密使以馮道為宰相二月朔  
僕射和凝及北來翰林學士承旨張礪為宰相二月朔  
日德光服漢法服坐崇元殿受蕃漢朝賀偽制大赦天  
下改晉國為大遼國以趙延壽為大丞相兼政事令充  
樞密使兼中京留守降東京為防禦州尋復為宣武軍

五卷卷第七十二 四夷附錄

十五日漢高祖建號于晉陽德光聞之削奪漢祖官爵  
是月晉州潞州並歸河東時盜賊所在羣起攻劫州郡  
斷澶州浮梁契丹大恐沿河諸蕃鎮並以腹心鎮之三  
月朔日德光坐崇元殿行入閣之禮觀漢家儀法之盛  
大悅以其大將蕭翰為汴州節度使十七日德光北還  
發離東京宿于赤岡有大聲如雷起于牙帳之下契丹  
自黎陽濟河次湯陰縣界有一岡土人謂之愁死岡德  
光憩于其上謂宣徽使高勳曰我在上國以打圍食肉  
為樂自及漢地每不快我若得歸本土死亦無恨勳  
退而謂人曰其語偷殆將死矣時賊帥梁暉據相州德  
光親率諸部以攻之四月四日屠其城而去德光聞河  
陽軍亂謂蕃漢臣寮曰我有三日屠其城而去德光聞河  
一失也天下括錢二失也我有三失殺上國兵士打草穀  
十六日次于樂城縣殺虎林之側時德光已得寒熱疾  
數日矣命部人資酒脯禱于得疾之地十八日晡時有  
大星落于穹廬之前若逆火而散德光見之西望而唾  
連呼曰劉知遠滅劉知遠滅是月二十一日卒時年四  
十六主契丹凡二十二年契丹人破其屍去腸胃以  
鹽沃之載而北去漢人目之為帝羆焉五代會要  
三月德光自京率眾北歸至四月十八日殂於樂城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三

廬陵歐陽脩撰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四夷附錄第二

兀欲東丹王突欲子也突欲奔于唐兀欲留不從號永康王契丹好飲人血突欲左右姬妾多刺其臂吮之其小過輒挑目封灼不勝其毒然喜賓客好飲酒工畫頗知書其自契丹歸中國載書數千卷樞密使趙延壽每假其異書醫經皆中國所無者明宗時自滑州朝京師遙領武信軍節度使食其俸賜甲第一區宮女數人契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二 四夷附錄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二

丹兵助晉于太原唐廢帝遣宦者秦繼旻皇城使李彥

紳殺突欲于其第晉高祖追封突欲為燕王契丹國志

突欲太祖長子母曰述律氏太祖攻渤海拔其夫餘城

更名曰東丹國命其長子突欲鎮東丹號人皇王時唐

明宗初年也太祖崩于渤海述律后使少子安端少君

守東丹與長子突欲奉太祖之喪發渤海先是突欲鎮

東丹時乃渤海國亦有宮殿被十二旒冕服皆畫龍像

稱制行令凡渤海左右平章事大內相已下百官皆其

國自除授歲貢契丹國細布五萬疋籠布十萬疋馬一

千匹太祖崩述律后愛中子德光欲立之至西樓命與

突欲俱乘馬立帳前謂諸將曰二子吾皆愛之莫知所

立汝曹擇可立者執其轡將知意爭躍曰願事元

帥太子后曰衆之所欲我安敢違遂立之為天皇王稱

皇帝突欲懼帥數百騎奔唐為邏者所遏后不罪遣

歸東丹唐明宗長興元年突欲自以失職帥部曲四十

人越海自登州奔唐明宗賜姓東丹名慕華以為懷化

節度使瑞慎等州觀察使其部曲及先所俘將楊隱等

皆賜姓名楊隱姓狄名懷惠次年明宗更賜東丹慕華



姓名曰李贊華明宗長興三年以贊華為義成節度使  
嘉朝士為僚屬輔之贊華但優游自奉不務政事明宗  
嘉之雖時有不法亦不問以莊宗後宮夏氏妻之贊華  
好飲人血姬妾多刺臂以吮之婢僕小過或抉目或刀  
割火灼夏氏不忍其殘奏離婚為尼贊華之歸唐乘船  
踰海因于海岸上立木為碑惟書二十漢字詩云小山  
壓大山大山全無力羞見故鄉人從此投外國贊華性  
好讀書不喜射獵初在東丹時令人資金寶私入幽州  
市書載以自隨凡數萬卷置書堂于暨巫閭山上扁曰  
望海堂路王末年石晉內叛求援契丹潞王已危乃遣  
宦者秦繼旻皇城使李彥紳送其喪歸國其後太宗破石  
晉詔贈贊華燕王遣使送其喪歸國其後太宗破石晉  
入中原求得李彥紳秦繼旻殺之以其家族財物賜東  
丹王子兀欲兀欲後即位為世宗葬之暨巫閭山謚讓  
國皇帝五代會要晉天福元年十二月追封故東丹王  
王李贊華為燕王宣和書畫譜李贊華北虜東丹王  
初名突欲保機之長子唐同光中從其父攻渤海扶餘  
城下之改為東丹國以突欲為東丹王避嗣主德光之  
名遂越海抵登州而歸中國唐明宗長興元年十二月  
月也明宗賜與甚厚仍賜姓東丹名慕華以其來自遼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三 四夷附錄 一

東乃以瑞州為懷化軍拜懷化軍節度使瑞慎等州觀  
察使又賜姓李更名贊華始汎海歸中國載書數千卷  
自隨尤好畫多寫貴人酋長至抽戈挾彈牽黃臂蒼服  
用皆綬胡之纓鞍勒率皆瓌奇不作中國衣冠亦安於  
所習者也然議者以謂馬尚豐肥筆乏壯氣其確論歟  
清異錄契丹東丹王突欲買巧石數峰目為空青府  
德光滅晉兀欲從至京師德光殺繼旻彥紳籍其家貲  
悉以賜兀欲德光死欒城兀欲與趙延壽及諸大將等  
俱入鎮州延壽自稱權知軍國事遣人求鎮州管鑰于  
兀欲兀欲不與延壽左右曰契丹大人聚而謀者詢詢  
必有變宜備之今中國之兵猶有萬人可以擊虜不然  
事必不成延壽猶豫不決兀欲妻延壽以為妹五月朔  
旦兀欲召延壽及張礪李崧馮道等置酒酒數行兀欲

謂延壽曰妹自上國來當一見之延壽欣然與兀欲俱  
入食頃兀欲出坐笑謂礪等曰燕王謀反鎖之矣諸君  
可無慮也又曰先帝在汴州與我算子一莖許我知南  
朝軍國事昨聞寢疾無遺命燕王安得自擅邪礪等罷  
去兀欲召延壽廷立而詰之延壽不能對乃遣人監之  
而籍其家貲兀欲宣德光遺制曰永康王大聖皇帝之  
嫡孫人皇王之長子可于中京即皇帝位中京契丹謂  
鎮州也遣使者告哀于諸鎮蕭翰聞德光死棄汴州而  
北至鎮州兀欲已去翰以騎圍張礪宅執礪而責曰汝  
教先帝勿用故人為節度使何也礪對不屈翰鎖之是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三 四夷附錄 二

夕礪卒兀欲為人雋偉亦工畫能飲酒好禮士德光嘗  
賜以絹數千匹兀欲散之一日而盡兀欲已立先遣人  
報其祖母述律述律怒曰我兒平晉取天下有大功業  
其子在我側者當立人皇王背我歸中國其子豈得立  
邪乃率兵逆兀欲將廢之兀欲留其將麻荅守鎮州晉  
諸將相隨德光在鎮州者皆留之而去以翰林學士徐  
台符李澣從行與其祖母述律相距于石橋述律所將  
兵多亡歸兀欲兀欲乃幽述律于祖州祖州阿保機墓  
所也述律為人多智而忍阿保機死悉召從行大將等  
妻謂曰我今為寡婦矣汝等豈宜有夫乃殺其大將百



餘人曰可往從先帝左右有過者多送木葉山殺于阿保機墓隧中曰為我見先帝于地下大將趙思溫本中國人也以材勇為阿保機所寵述律後以事怒之使送木葉山思溫辭不肯行述律曰汝先帝親信安得不往見之思溫對曰親莫如后后何不行述律曰我本欲從先帝于地下以子幼國中多故未能也然可斷吾一臂以送之左右切諫之乃斷其一腕而釋思溫不殺初德光之擊晉也述律嘗非之曰吾國用一漢人為主可乎德光曰不可也述律曰然則汝得中國不能有後必有禍悔無及矣德光死載其尸歸述律不哭而撫其尸曰

五代史記卷七十三 四夷附錄

待我國中人畜如故然後葬汝已而兀欲囚之後死于木葉山兀欲更名阮號天授皇帝改元曰天祿五代會要同

十年五月宣遺制以永康王烏雲襲其尊位永康王者東丹王托雲之長子也烏雲自以猶子不當嗣位且不安奉祖母之命其諸部首領素畏舒魯氏之酷法復以安巴堅死於渤海國被殺者百人今德光沒于漢地慮必獲罪如前同謀以其月二十一日領部族歸國舒魯氏歸於石橋番中地名其眾悉降於烏雲命送舒魯氏於安巴堅明殿以幽之安巴堅陵寢謂之明殿是歲八月乃改會同十年為天祿元年自稱天授皇帝葬德光于木葉山遣人至鎮州召馮道和凝等會葬使者至鎮州鎮州軍亂大將白再榮等逐出麻荅據定州已而悉其眾以北麻荅者德光之從弟也契丹國志麻荅太宗之從弟也會同九年契丹攻黎陽麻荅先驅晉博州刺史周儒以城降未幾周儒引麻荅自馬家口濟河營于東岸

攻鄆州北津又陷德州擒刺史尹居璠太宗南入大梁以麻荅為安國節度使又以為中京留守至恒州崔廷勳見麻荅趨走拜起跪而獻酒麻荅踞而受之麻荅貪婪得忍民間有珍貨美女必奪取之又捕村民誣以為盜披面抉目斷腕焚炙而殺之欲以威眾常以其自隨左右前後懸人肝膽手足飲食起居于其間語笑自若出人或披黃衣用乘輿服御物曰茲事漢人以為不可吾國無忌也又以宰相負不足乃牒馮道判史館李崧判宏文館和凝判集賢館劉煦判中書其借妄如此然契丹威犯法無所容貸故市肆不擾常恐漢人亡去謂門者曰漢有窺門者即斷其首來麻荅遣使督運于洛州防禦使薛懷讓聞漢高祖入大梁殺其使者舉州降高祖遣兵萬人會懷讓攻劉鐸于邢州不克鐸請兵于麻荅遣其將楊安及前義武節度使李殷將千騎攻懷讓于洛州懷讓嬰城自守安等縱兵大掠于邢州之境契丹所畱守不滿一千麻荅令所司給萬四千人食收其食以自入麻荅常疑漢兵且以為無用稍廢省又損其食以飼蕃兵眾心怨忿漢兵謀攻麻荅然畏契丹尚強猶豫未決會楊安等軍出契丹雷恒州者僅八百人何福進等遂決計未幾召馮道李崧會葬太宗

五代史記卷七十三 四夷附錄

漢兵突入府中焚衙門與契丹戰會日暮有村民數千噪于城外欲奪北兵寶貨婦女北兵懼而北通麻荅劉昫崔廷勳皆奔定州與義成節度使耶律忠合漢有白再榮者拘人取財恒州謂之白麻荅虐可知矣麻荅歸世宗殺之通鑑注宋白曰麻荅本名解里德光滅晉阿保機之從子也其父曰撒刺歸梁死於汴

以為邢州節度使兀欲立命守鎮州麻荅尤酷虐多略中國人剝面抉目拔髮斷腕而殺之出入常以鉗鑿挑割之具自隨寢處前後掛人肝脛手足言笑自若鎮定之人不勝其毒麻荅已去馮道等乃南歸漢乾祐元年兀欲率萬騎攻邢州陷內邱契丹入寇常以馬嘶為候其來也馬不甚嘶鳴而矛戟夜有光又月蝕虜眾皆懼以為凶雖破內邱而人馬傷死者大半五代會要漢乾祐三年十一月



鳥雲率騎數萬南寇陷邢州兀欲立五年會諸部酋長  
復謀入寇諸部大人皆不欲兀欲強之燕王述軌與太  
寧王嘔里僧等率兵殺兀欲于大神淀德光子齊王述  
律聞亂走南山契丹擊殺述軌嘔里僧而迎述律以立  
述律立改元應歷號天順皇帝後更名璟述律有疾不  
能近婦人左右給事多以宦者然畋獵好飲酒不恤國  
事每酣飲自夜至旦晝則常睡國人謂之睡王初兀欲  
常遣使聘漢使者至中國而周太祖入立太祖復遣將  
軍朱憲報聘憲還而兀欲死述律立遂不復南寇五代  
周廣順元年正月太祖命左千牛衛將軍朱憲往修和  
好烏雲亦遣使雅古吉報命獻良馬四匹太祖復命尚

表史記卷第七十三 四夷附錄 六

書左丞田敏供奉官蔣光遂銜命往聘至其年四月敏  
等迴烏雲遣使什哩獻碧玉金銀裹鞍轡并馬四十  
匹其月太祖又命左金吾將軍姚漢英右神武將軍  
王頌岳所殺舒嚕德光之子勒所部誅太宰王頌岳  
嚕自立號天順皇帝改名璟稱應歷元年顯德元年春  
太原劉崇將圖南寇舒嚕德光之子勒所部誅太宰  
助之三月世宗親征與崇戰於潞州高平縣之南原崇  
軍大敗著衆棄甲而遁二年三月命許州節度使王彥  
超等築壘於李晏口與番兵數千戰於安平縣之南  
之顯德來聘昇元中宋齊邱選宮嬪雜以珠貝羅綺泛  
海北通契丹欲賴之以復中原而虜使至則原幣遣還  
迨至淮北輒使人刺之復遣使公海齋珠寶以報聘虜  
意晉人殺其使數犯中原至是館虜使於清風驛夜醢  
更衣盜斬其首契丹自此不至蓋中原間之也陸游  
南唐書保大十二年秋七月契丹使其舅來聘夜宴清  
風驛盜斬契丹使去捕之不得或以爲周人也自是  
契丹遂不至又烈祖昇元二年契丹主耶律德光及  
其弟東丹王各遣使以羊馬入以別持羊三萬口馬二

百匹來齎以其價市羅執茶藥烈祖從之於是翰林院  
進西都入貢圖詔中書舍人江文蔚作贊其詞曰皇帝  
駿奔西結軌粵六月契丹使梅里捺盧古東丹使兵器  
少令高徒煥奉書致貢咸集都邑公卿庶尹拜稽首  
稱賀以爲文德所服受命之符也若迺鴻荒以不從  
相俸耀武以信威有所不及任算以御物有所不從  
頌太原之師則用刑矣漢開朔方之地則崇力矣若  
宣猷大麓儼德無私刑于朝庭易曰垂衣裳而天下  
捧日分光殊方異產充庭納費易曰垂衣裳而天下  
斯有司之過也職在翰墨親親隆平敢獻贊曰赫矣聖  
武纂堯之緒要荒之長駿奔親親隆平敢獻贊曰赫矣聖  
遺鏃徒費蹶琛靡來我后移我網恢恢重譯日貢皇  
哉唐哉四年德光遣使獻馬百匹於是烈祖遣通事舍  
人判四方館事歐陽遇借鴻臚少卿使契丹假道於晉  
高祖不可遇及境而復元宗嗣位遣使契丹假道於晉  
契丹好既至而契丹主兀欲被殺弟述律遣元宗書曰  
契丹去秋已達東京海岸適遭國禍今年二月二十六  
等自去秋已達東京海岸適遭國禍今年二月二十六

表史記卷第七十三 四夷附錄 七

日部署一行并諸儀物兵鎧已至燕京茲蒙教念先朝  
踐修舊好既增摧痛又切感銘貴國長直官王朗陳象  
取問道先回用附咨報公乘鎔已遣伴送使陳植同回  
止俟便風即令引道而公乘鎔亦以蠟封帛書其詞曰  
臣鎔自去年六月離罽油七月至鎮東關遣王朗奉表  
契丹置頓十月乃有番官夷離畢部牛車百餘乘及鞍  
稱詔勞問兼述泰寧王燕王九月同行大事兀欲即世  
母妻併命又遼東以水燕王九月同行大事兀欲即世  
年正月方至幽州館于愍忠寺先迎御容入宮言元欲  
識唐皇帝而乃引見如舊儀問書中機事臣即述奕  
世歡好當謀分引之事契丹主喜問復有何事臣云軍  
機別有密書契丹主接置袖間乃云吾與唐皇帝一如  
先朝往來因置酒合樂又論臣曰使人遠泛巨海而至  
不期骨肉間倏起此事道途所聞必亦憂恐手斟一玉  
鍾酒先自啜乃以勸臣令飲醕自旦至日晡始罷自是  
數遣使宣勞三日一賜食謹遣王朗齋設號子歸開奏  
人高號子不知何語也初宋齊邱謀間晉會契丹使燕  
行匿之濠州于契丹頗信以爲霸之殺之霸有子乾從







擬中國久而益盛矣始石晉時關南山後初蒞虜民既  
不樂附又為虜所侵辱日久企思中國聲教常若偷息  
苟生周世宗止平關南功不克就歲月既久漢民宿齒  
盡逝新少者漸便習不怪然居常右虜下漢其間士人  
及有識者亦嘗  
悵然無可奈何

嗚呼自古夷狄服叛雖不繫中國之盛衰而中國之制  
夷狄則必因其強弱予讀周日歷見世宗取瀛漠定三  
關兵不血刃而史官譏其以王者之師馳千里而襲人  
輕萬乘之重于萑葦之間以僥倖一勝夫兵法決機因  
勢有不可失之時世宗南平淮甸北伐契丹乘其勝威  
擊其昏怠世徒見周師之出何速而不知述律有可取  
之機也是時述律以謂周之所取皆漢故地不足顧也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三 四夷附錄

十

然則十四州之故地皆可指麾而取矣不幸世宗遇疾  
功志不就然瀛漠三關遂得復為中國之人而十四州  
之俗至今陷于夷狄彼其為志豈不可惜而其功不亦  
壯哉夫兵之變化屈伸豈區區守常談者所可識也初  
蕭翰聞德光死北歸有同州郃陽縣令胡嶠為翰掌書  
記隨入契丹而翰妻爭妬告翰謀反翰見殺嶠無所依  
居虜中七年當周廣順三年亡歸中國略能道其所見  
云自幽州西北入居庸關明日又西北入石門關關路  
崖狹一夫可以當百此中國控扼契丹之險也又三日  
至可汗州南望五臺山其一峯最高者東臺也又三日

至新武州西北行五十里有雞鳴山云唐太宗北伐聞  
雞鳴于此因以名山明日入永定關此唐故關也又四  
日至歸化州又三日登天嶺嶺東西連亘有路北下四  
顧真然黃雲白草不可窮極契丹謂嶠曰此辭鄉嶺也  
可一南望而為永訣同行者皆慟哭往往絕而復蘇又  
行三四日至黑榆林時七月寒如深冬又明日入斜谷  
谷長五十里高崖峻谷仰不見日而寒尤甚已出谷得  
平地氣稍溫又行二日渡湟水又明日渡黑水又二日  
至湯城淀地氣最溫契丹苦大寒則就溫于此其水泉  
清冷草軟如茸可藉以寢而多異花記其二種一日旱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三 四夷附錄

十一

金大如掌金色燦人一日青囊如中國金燈而色類藍  
可愛又二日至儀坤州渡麝香河自幽州至此無里堠  
其所向不知為南北又二日至赤崖翰與兀欲相及遂  
及述律戰于沙河述律兵敗而北兀欲追至獨樹渡遂  
囚述律于撲馬山又行三日遂至上京所謂西樓也西  
樓有邑屋市肆交易無錢而用布有綾錦諸工作宦者  
翰林伎術教坊角觚秀才僧尼道士等皆中國人而并  
汾幽薊之人尤多自上京東去四十里至真珠寨始食  
菜明日東行地勢漸高西望平地松林鬱然數十里遂  
入平州多草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紇得此種以牛



糞覆棚而種大如中國冬瓜而味甘又東行至裏潭始有柳而水草豐美有息雞草尤美而本大馬食不過十本而飽自裏潭入大山行十餘日而出過一大林長二三里皆蕪蕒枝葉有芒刺如箭羽其地皆無草兀欲時卓帳于此會諸部人葬德光自此西南行日行六十里行七日至大山門兩高山相去一里而長松豐草珍禽野卉有屋室碑石曰陵所也兀欲入祭諸部大人惟執祭器者得入入而門闔明日開門曰拋蓋禮畢問其禮皆秘不肯言嶠所目見囚述律莽德光等事與中國所記差異已而翰得罪被鎖嶠與部曲東之福州福州翰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三 四夷附錄 十三

所治也嶠等東行過一山名十三山云此西南去幽州二千里又東行數日過衛州有居人三十餘家蓋契丹所虜中國衛州人築城而居之嶠至福州而契丹多憐嶠教其逃歸嶠因得其諸國種類遠近云距契丹國東至于海有鐵甸其族野居皮帳而人剛勇其地少草木水鹹濁色如血澄之久而後可飲又東女真善射多牛鹿野狗其人無定居行以牛負物遇雨則張草爲屋常作鹿鳴呼鹿而射之食其生肉能釀糜爲酒醉則縛之而睡醒而後解不然則殺人又東南渤海又東遼國皆與契丹略同其南海曲有魚鹽之利又南奚與契丹略

同而人好殺戮又南至于榆關矣西南至儒州皆故漢地西則突厥回紇西北至嫺厥律其人長大髦頭酋長全其髮盛以紫囊地苦寒水出大魚契丹仰食又多黑白黃貂鼠皮北方諸國皆仰足其人最勇隣國不敢侵又其西轄夏又其北單于突厥皆與嫺厥律略同又北黑車子善作車帳其人知孝義地貧無所產云契丹之先常役回紇後背之走黑車子始學作車帳又北牛蹄突厥人身牛足其地尤寒水曰葫蘆河夏秋水厚二尺春冬冰徹底常燒器銷冰乃得飲東北至鞞劫子其人髦首披布爲衣不鞍而騎大弓長箭尤善射遇人輒殺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三 四夷附錄 十三

而生食其肉契丹等國皆畏之契丹五騎遇一鞞劫子則皆散走其國三面皆室韋一曰室韋二曰黃頭室韋三曰獸室韋其地多銅鐵金銀其人工巧銅鐵諸器皆精好善織毛錦地尤寒馬溺至地成冰堆又北狗國人身狗首長毛不衣手搏猛獸語爲犬嗥其妻皆人能漢語生男爲狗女爲人自相婚嫁穴居食生而妻女人食云嘗有中國人至其國其妻憐之使逃歸與其筋十餘隻教其每走十數里遺一筋狗夫追之見其家物必銜而歸則不能追矣其說如此又曰契丹嘗選百里馬二十匹遣十人齎乾餒北行窮其所見其人自黑車子歷



牛蹄國以北行二年經四十三城居人多以木皮為屋其語言無譯者不知其國地山川部族名號其地氣遇平地則溫和山林則寒冽至三十三城得一人能鐵甸語其言頗可解云地名頡利烏于耶堰云自此以北龍蛇猛獸魑魅羣行不可往矣其人乃還此北荒之極也契丹謂嶠曰夷狄之人豈能勝中國然晉所以敗者主暗而臣不忠因具道諸國事曰子歸悉以語漢人使漢人努力事其主無為夷狄所虜吾國非人境也嶠歸錄以為陷虜記云原注契丹年號諸家所記舛謬非一莫可攷正惟嘗見于中國可據也據耶律德光立晉高祖冊文云惟天顯九年歲次丙申是歲乃晉天福元年推而上之得唐天成年戌子為天顯元年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三 四夷附錄 古

年按契丹附錄德光與唐明宗同年而立立三年改元天顯與此正合矣又據開運四年德光滅晉入汴賜赦稱會同十年推而上之得天福三年為會同元年是天顯盡十年而十一年改為會同矣惟此二者其據甚明餘皆不足攷也附錄所載夷狄年號多畧不書蓋無所用故不必備也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三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四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四夷附錄第三

奚本匈奴之別種當唐之末居陰涼川在營府之西幽州之西南皆數百里有人馬二萬騎分為五部一曰阿耨部二曰曷米部三曰粵質部四曰奴皆部五曰黑訖支部後徙居琵琶川在幽州東北數百里地多黑羊馬趨前蹄堅善走其登山逐獸上下如飛契丹阿保機強盛室韋奚霫皆服屬之奚人常為契丹守界上而苦其苛虐奚王去諸怨叛以別部西徙媯州依北山射獵常採北山麝香仁參賂劉守光以自託其族至數千帳始分為東西奚去諸之族頗知耕種歲借邊民荒地種稼秋熟則來獲窖之山下人莫知其處饗以平底瓦鼎煮糝為粥以寒水解之而飲去諸卒子掃刺立莊宗破劉守光賜掃刺姓李更其名紹威紹威卒子拽刺立同光以後紹威父子數遣使朝貢初紹威娶契丹女舍利逐不魯之姊為妻後逐不魯叛亡入西奚紹威納之晉高祖入立割幽州雁門以北入于契丹是時紹威與逐不魯皆已死耶律德光已立晉北歸拽刺迎謁馬前德光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四 四夷附錄



日非爾罪也負我者掃刺與逐不魯爾乃發其墓粉其骨而颺之後德光滅晉搜刺常以兵從其後不復見于中國自去諸徙媯州自別為西奚而東奚在琵琶川者亦為契丹所并不復能自見云五代會要奚本匈奴別種即東胡之地人物風俗與突厥同族有五姓一曰阿耨部二曰啜米部三曰黑部四曰黑部五曰黑部六曰黑部七曰黑部八曰黑部九曰黑部十曰黑部十一曰黑部十二曰黑部十三曰黑部十四曰黑部十五曰黑部十六曰黑部十七曰黑部十八曰黑部十九曰黑部二十曰黑部二十一曰黑部二十二曰黑部二十三曰黑部二十四曰黑部二十五曰黑部二十六曰黑部二十七曰黑部二十八曰黑部二十九曰黑部三十曰黑部三十一曰黑部三十二曰黑部三十三曰黑部三十四曰黑部三十五曰黑部三十六曰黑部三十七曰黑部三十八曰黑部三十九曰黑部四十曰黑部四十一曰黑部四十二曰黑部四十三曰黑部四十四曰黑部四十五曰黑部四十六曰黑部四十七曰黑部四十八曰黑部四十九曰黑部五十曰黑部五十一曰黑部五十二曰黑部五十三曰黑部五十四曰黑部五十五曰黑部五十六曰黑部五十七曰黑部五十八曰黑部五十九曰黑部六十曰黑部六十一曰黑部六十二曰黑部六十三曰黑部六十四曰黑部六十五曰黑部六十六曰黑部六十七曰黑部六十八曰黑部六十九曰黑部七十曰黑部七十一曰黑部七十二曰黑部七十三曰黑部七十四曰黑部七十五曰黑部七十六曰黑部七十七曰黑部七十八曰黑部七十九曰黑部八十曰黑部八十一曰黑部八十二曰黑部八十三曰黑部八十四曰黑部八十五曰黑部八十六曰黑部八十七曰黑部八十八曰黑部八十九曰黑部九十曰黑部九十一曰黑部九十二曰黑部九十三曰黑部九十四曰黑部九十五曰黑部九十六曰黑部九十七曰黑部九十八曰黑部九十九曰黑部一百

五代史記卷七十四 四夷附錄

守邊土暨契丹居其首領去諸怨之以別部內附徙于媯州依北山而居漸至數千帳故有東西奚之號去諸卒其子掃刺代立後唐莊宗破幽州賜掃刺姓李名紹威後唐同光元年十二月遣使朝貢三年九月以莊宗誕節至遣使表貢方物天成四年掃刺因剪爪傷乃卒其子素姑代立亦時遣使入朝清泰三年七月其首領達刺千遣通介老奏其王素姑謀叛欲附契丹已處置訖權知部落廢帝降詔以撫慰之晉天福元年高祖以契丹有助立之功割雁門以北及幽州之地以賂之由是奚之部族復隸于契丹自後常為契丹之所役屬開運三年十二月契丹犯關其王拽刺以所部兵屯于洛陽及契丹歸隨懷北道通鑑注五姓奚一阿耨部二處和部三粵失部四度稽部五元俟折部各有辱紇主為之酋領

吐渾本號吐谷渾或曰乞伏乾歸之苗裔自後魏以來名見中國居于青海之上當唐至德中為吐蕃所攻部族分散其內附者唐處之河西其大姓慕容拓拔赫連

等族懿宗時首領赫連鐸為陰山府都督與討麗劄以功拜大同軍節度使為晉王所破其部族益微散處蔚州界中莊宗時有首領白承福者依中山北石門為柵莊宗為置寧朔奉化兩府以承福為都督賜其姓名為李紹魯終唐時常遣使朝貢中國晉高祖立割雁門以北入于契丹于是吐渾為契丹役屬而苦其苛暴是時安重榮鎮成德有異志陰遣人招吐渾入塞承福等乃自五臺山入處中國契丹耶律德光大怒遣使者責謂高祖高祖恐懼遣供奉官張澄率兵搜索并鎮忻代等州山谷中吐渾驅出之然晉亦苦契丹思得吐渾為緩急之用陰遣劉知遠鎮太原慰撫之終高祖時承福數遣使者朝貢後出帝與契丹絕盟召承福入朝拜大同軍節度使待之甚厚契丹與晉相距于河承福以其兵從出帝禦虜是歲大熱吐渾多病死乃遣承福歸太原居之嵐石之間劉知遠稍侵辱之承福謀復亡出塞知遠以兵圍其族殺承福及其大姓赫連海龍白可久白鐵匱等其羊馬貲財鉅萬計皆籍沒之其餘眾以其別部王義宗主之吐渾遂微不復見初唐以承福之族為熟吐渾長興中又有生吐渾杜每兒來朝貢每兒不知其國地部族至漢乾祐二年又有吐渾何曼刺來朝不

五代史記卷七十四 四夷附錄

其國地部族至漢乾祐二年又有吐渾何曼刺來朝不



知為生熟渾蓋皆微不足考錄唐會要乾寧元年六月  
 五代會要吐渾本吐谷渾也唐咸通中酋長有赫連鐸  
 者從太原節度使康承訓平徐方有功朝廷授鎮武節  
 度使復從節度使雲中後唐太祖逐之乃歸幽州李匡  
 度使復從節度使雲中後唐太祖逐之乃歸幽州李匡  
 同族散居蔚州界立為酋長其居不常有白承福者自  
 寧朔奉化兩府都督依中山地石門為冊莊宗賜姓李  
 魯其畜牧就善水草丁壯常數千人羊馬生息入市  
 土朝廷常存恤之後唐天成三年二月其都督李紹魯  
 等遣使進馬一百二十四匹明宗嘉之賜紹魯竭忠策  
 與復功臣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保至四年八月其首  
 領念公川來朝貢其年十月別部首領薛冀進狀乞  
 授安重誨力諫乃止長興元年二月以寧朔奉化兩府  
 刺史仍賜名萬通清泰三年二月以寧朔奉化兩府  
 後射府久超授檢校司徒副使赫連海龍檢校尚書左  
 僕射兩府大夫李鐵匱檢校尚書右僕射晉天福元年  
 高祖以契丹有立功之助割雁門以北及幽州之地以  
 賂之由是吐渾部族皆隸于契丹其後苦契丹之虐政

五代史卷第七十四 四夷附錄 四

部族皆怨之復為鎮州節度使安重榮所誘乃背契丹  
 率車帳羊馬取五臺路歸國契丹大怒以朝廷招納叛  
 亡遣使責詰六年正月晉高祖命供奉官張澄各率兵  
 二千搜索并鎮忻代四州山谷中吐渾還其舊地然亦  
 以契丹誅求無厭心不平之命漢高祖出鎮太原潛加  
 撫慰其年五月其大首領白承福及麾里念虎里赫連  
 功德等來朝九月又遣首領白承福及麾里念虎里赫連  
 契丹之好數召其酋長入朝厚加錫宴每大燕會皆命  
 列坐於勳臣之次至開運中捍虜於澶州召承福等率  
 其部眾從行屬歲多暑熱部下多死復遣歸太原移帳  
 於嵐石州界然承福馭下無方多干軍令其子族白可  
 久名在承福之亞因牧馬率本帳北遁契丹授以官爵  
 復遣潛誘承福承福亦思叛去事未果漢祖知之乃以  
 兵環其部族擒承福承福亦思叛去事未果漢祖知之乃以  
 四百餘人伏誅籍其牛馬命  
 別部長王義宗統其餘屬  
 達韞韞之遺種本在奚契丹之東北後為契丹所攻  
 而部族分散或屬契丹或屬渤海其別部散居陰山者

自號達韞當唐末以名見中國有每相溫于越相溫咸  
 通中從朱邪赤心討龐勛其後李國昌克用父子為赫  
 連鐸等所敗嘗亡入達韞後從克用入關破黃巢由是  
 居雲代之間其俗善騎射畜多駝馬其君長部族名字  
 不可究見惟其嘗通于中國者可見云同光中都督折  
 文通數自河西來貢駝馬明宗討王都于定州都誘契  
 丹入寇明宗召達韞入契丹界以張軍勢遣宿州刺史  
 薛敬忠以所獲契丹團牌二百五十及弓箭數百賜雲  
 州生界達韞蓋唐常役屬之長興三年首領頡哥率其  
 族四百餘人來附訖于顯德常來不絕

五代史卷第七十四 四夷附錄 五

党項西羌之遺種其國在禹貢析支之地東至松州西  
 接葉護南界春桑北鄰吐渾有地三千餘里無城邑而  
 有室屋以毛罽覆之其人喜盜竊而多壽往往至百五  
 六十歲其大姓有細封氏費聽氏折氏野利氏拓拔氏  
 為最强唐德宗時党項諸部相率內附居慶州者號東  
 山部落居夏州者號平夏部落部有大姓而無君長不  
 相統一散處邠寧廊延靈武河西東至麟府之間自同  
 光以後大姓之强者各自來朝貢明宗時詔沿邊置場  
 市馬諸夷皆入市中國而回鶻党項馬最多明宗招懷  
 遠人馬來無駑壯皆售而所售常過直往來館給道路



倍費其每至京師明宗為御殿見之勞以酒食既醉連  
袂歌呼道其土風以為樂去又厚以賜資歲耗百萬計  
唐大臣皆患之數以為言乃詔吏就邊場售馬給直止  
其來朝而党項利其所得來不可止五代會要四年十

有蕃部賣馬可擇其良壯者給券具數以聞先是上問  
見管馬數樞密使范延光奏天下常支草粟者近五萬  
匹見今西北諸蕃賣馬者往來加市其郵傳之費市估  
之直日四五千貫以臣計之國力十耗其七馬無所使  
財賦漸銷朝廷甚非所利上善之乃降是勅冊府元  
龜長與四年十月帝問見管馬數范延光奏曰天下常  
支草粟者近五萬匹見今西北諸蕃賣馬者往來加  
市其郵傳之費中估之價日四五千貫以臣計之國力  
十耗其七馬無所使財賦坐銷朝廷將不濟焉奏曰  
金商州每年上供絹不過六百疋臣給馬價每日約支  
五千餘疋臣等思惟無益之甚乞陛下深悟其理帝曰  
卿等商略可否以聞延光等議戒緣邊鎮戍蕃部賣馬

五代史記卷七十四 四裔錄 六

即擇其良壯給券其在靈慶之間者數犯邊為盜自河  
西回鶻朝貢中國道其部落輒邀劫之執其使者賣之  
他族以易牛馬明宗遣靈武康福邠州藥彥稠等出兵  
討之福等擊破阿埋韋悉褒勒強賴埋厮骨尾及其大  
首領連香李八薩王都統悉那埋摩侍御乞埋嵬悉逋  
等族殺數千人獲其牛羊鉅萬計及其所劫外國寶玉  
等悉以賜軍士由是党項之患稍息至周太祖時府州  
党項尼也六泥香王子拓拔山等皆來朝貢廣順三年  
慶州刺史郭彥欽貪其羊馬侵擾諸部獨野雞族強不  
可近乃誣其族犯邊太祖遣使招慰之野雞族苦彥欽

不肯聽命太祖遣邠州折從阮寧州刺史張建武等討  
之建武勇于立功不能通夷情馳軍擊野雞族殺數百  
人而喜玉折思殺牛三族聞建武擊破野雞族各以牛  
酒犒軍軍士利其物反劫掠之三族共誘建武軍至包  
山度險三族共擊之軍投崖谷死傷甚眾太祖怒罪建  
武等選良吏為慶州刺史以招撫之其他諸族散處沿  
邊界上者甚眾然其無國地君長故莫得而紀次云五

五代史記卷七十四 四裔錄 七

連袂歌呼道其土風以為樂去又厚以賜資歲耗百萬  
計唐大臣皆患之數以為言乃詔吏就邊場售馬給直  
止其來朝而党項利其所得來不可止其在靈慶之間  
者數犯邊為盜自河西回鶻朝貢中國道其部落輒邀  
劫之執其使者賣之他族以易牛馬明宗遣靈武康福  
邠州藥彥稠等出兵討之福等擊破阿埋韋悉褒勒強  
賴埋厮骨尾及其大首領連香李八薩王都統悉那埋  
摩侍御乞埋嵬悉逋等族殺數千人獲其牛羊鉅萬計  
及其所劫外國寶玉等悉以賜軍士由是党項之患稍  
息其地諸族散處邊界上甚眾然皆無國邑君長故  
莫得而紀次云五代會要党項羌古析支之地漢西  
羌之別種其地東至松州南接春桑述桑諸羌北連吐  
谷渾處山谷間亘三千餘里種有數姓自為部落一姓  
之中復分為小部落有細封氏費聽氏析利氏野辭氏  
房當氏米禽氏拓拔最為強族皆土著居有棟宇織  
毛罽以覆之其人多壽或至百五六十歲不事生業好  
為盜竊前世或來朝貢自唐寶應貞元之後皆率部族  
內附居慶州號東山部落居夏州號平夏部落會昌初  
命三使以統之在寧延州界者命侍御史崔彥昌主之  
在夏州者命侍御史李霄主之在靈武麟勝州者命侍







皇帝猶念陷蕃人民否其人皆天寶中陷虜者子孫其  
言語稍變而衣服猶不改至五代時吐蕃已微弱回鶻  
党項諸羌夷分侵其地而不有其人民值中國衰亂不  
能撫有惟甘涼瓜沙四州常自通于中國甘州爲回鶻  
牙而涼瓜沙三州將吏猶稱唐官數來請命自梁太祖  
時常以靈武節度使兼領河西節度而觀察甘肅威等  
州然雖有其名而涼州自立守將唐長興四年涼州留  
後孫超遣大將拓拔承謙及僧道士耆老楊通信等至  
京師求旌節明宗問孫超等世家承謙曰吐蕃陷涼州  
張掖人張義朝募兵擊走吐蕃唐因以義朝爲節度使

五代史記卷七十四 四夷附錄

十

發鄆州兵二千五百人戍之唐亡天下亂涼州以東爲  
突厥党項所隔鄆兵遂留不得返今涼州漢人皆其戍  
兵子孫也明宗乃拜孫超節度使清泰元年留後李文  
謙來請命後數年涼州人逐出文謙靈武馮暉遣牙將  
吳繼勳代文謙爲留後是時天福七年明年晉高祖遣  
涇州押牙陳延暉賞詔書安撫涼州涼州人共劫留延  
暉立以爲刺史至漢隱帝時涼州留後折逋嘉施來請  
命漢卽以爲節度使嘉施土豪也周廣順二年嘉施遣  
人市馬京師因來請命帥是時樞密使王峻用事峻故  
人申師厚者少起盜賊爲兗州牙將與峻相友善後峻

貴師厚弊衣蓬首日候峻出拜馬前訴以飢寒峻未有  
以發而嘉施等來請帥峻卽建言涼州深入夷狄中國  
未嘗命吏請募率府率供奉官能往者月餘無應募者  
乃奏起師厚爲左衛將軍已而拜河西節度使師厚至  
涼州奏薦押牙副使崔虎心陽妃谷首領沈念般等及  
中國留人子孫王廷翰溫崇樂劉少英爲將吏又自安  
國鎮至涼州立三州以控扼諸羌用其酋豪爲刺史然  
涼州夷夏雜處師厚小人不能撫有至世宗時師厚留  
其子而逃歸涼州遂絕于中國獨瓜沙二州終五代常  
來沙州梁開平中有節度使張奉自號金山白衣天子

五代史記卷七十四 四夷附錄

十一

至唐莊宗時回鶻來朝沙州留後曹義金亦遣使附回  
鶻以來莊宗拜義金爲歸義軍節度使瓜沙等州觀察  
處置等使晉天福五年義金卒子元德立至七年沙州  
曹元忠瓜州曹元深皆遣使來周世宗時又以元忠爲  
歸義軍節度使元恭爲瓜州團練使其所貢礪砂羚羊  
角波斯錦安西白氍金星礪胡桐律大鵬砂氍毹玉團  
皆因其來者以名見而其卒立世次史皆失其紀而吐  
蕃不見于梁世唐天成三年回鶻王仁喻來朝吐蕃亦  
遣使附以來自此數至中國明宗嘗御端明殿見其使  
者問其牙帳所居曰西去涇州二千里明宗賜以虎皮



人一張皆披以拜委身宛轉落其氈帽髮亂如蓬明宗  
 及左右皆大笑至漢隱帝時猶來朝後遂不復至史亦  
 失其君世云五代史吐蕃本漢西羌之地或云南涼禿  
 其俗隨畜蕃國人號其主為贊普置大論小論以理國事  
 節候以麥熟為歲首唐時屢為邊患初唐分天下為十  
 道河西隴右三州涼州最為大鎮天寶置八監牧  
 馬三十萬又置都護以控制之安祿山之亂肅宗在靈  
 武悉召河西戍卒收復兩京吐蕃乘虛取河西隴右甘  
 肅人百餘萬皆陷于吐蕃開成時朝廷嘗遣使至西域見甘  
 肅道迎呼涕泣曰皇帝猶念陷蕃生靈否其人皆天寶中  
 陷吐蕃者子孫其語言小說而衣服未改至五代時吐  
 蕃已微弱回鶻黨項諸羌夷分侵其地而不有其人  
 值中國衰弱回鶻不能撫有惟瓜沙三州將吏猶稱唐官  
 國甘肅自梁太祖時常以靈武節度使兼領河西節度  
 來請命自梁太祖時常以靈武節度使兼領河西節度

五史記卷七十四 四夷傳 十二

而觀察甘肅威等州然雖有其名而涼州自立守將唐  
 長興四年涼州雷後孫超遣大將拓拔承謙及僧道士  
 耆老楊通信等至京師明宗拜孫超節度使清泰元年  
 雷後牙將吳繼來請命後數年涼州人逐出文謙靈武馮  
 暉高祖遣涇州押牙陳延暉資詔書安撫涼州州人  
 共劫雷延暉立以為刺史至漢隱帝時涼州雷後折  
 嘉施來請命漢即以為節度使嘉施時涼州雷後折  
 申師厚遣人市馬京師為節度使嘉施時涼州雷後折  
 而師厚等衣蓬首日盜賊為兗州將與峻相友善後峻  
 命吏請募帥府率供奉官能往者月餘無應募者乃奏  
 起師厚為左衛將軍已而拜河西節度使師厚至涼州  
 奏薦子孫王延翰溫崇樂劉少英為將吏又自安國鎮  
 至涼州立三州以控扼諸羌少英為將吏又自安國鎮  
 夷夏雜處涼州遂絕于中國獨瓜沙二州終五代常來沙  
 州梁開平中有節度使張奉自號金山白衣天子至唐

莊宗時回鶻來朝沙州雷後曹義金亦遣使附回鶻以  
 來莊宗拜義金為歸義軍節度使瓜沙等州觀察處置  
 忠使曹元深五年義金卒子元德立至七年沙州曹元  
 軍節度使曹元深五年義金卒子元德立至七年沙州曹元  
 斯節度使曹元深五年義金卒子元德立至七年沙州曹元  
 以名見而卒立世次皆失其紀而吐蕃亦遣使附以  
 世唐天成三年回鶻王仁裕來朝明宗賜以虎皮人  
 自此數至中國明宗嘗御端明殿見其使者問其來  
 所居曰西去涇州三千里明宗賜以虎皮人張皆披  
 笑拜委身宛轉落其氈帽髮亂如蓬明宗及左右皆大  
 至漢隱帝時猶來朝後遂不復至史亦失其君世云  
 種落莫知所出或云南涼禿髮利鹿孤之後其子孫以  
 禿髮為國號語謂之吐蕃國人號其王為贊普置大  
 論小論以統理國事無文紀刻木為約其國王與臣下  
 一年一小盟三年一大盟其俗隨畜牧不常其居然亦  
 有城郭不知節號還步城屋皆平頭貴人處於大帳謂  
 之排盧不知節號還步城屋皆平頭貴人處於大帳謂  
 自後吞併諸蕃兵力日盛屢為邊患河西隴右之地悉

五史記卷七十四 四夷傳 十三

為所取至大中初其國亂朝廷復得六關之地至唐室  
 未及為侵據唐分天下為十道河西隴右三州置監  
 州最為大鎮土地沃壤人物繁庶開元天寶中置入監  
 牧馬三十萬雜畜稱是其西復置安西都護府距長安  
 八千里取涼州節度及安祿山犯關肅宗在靈武盡召  
 之兵皆取涼州節度及安祿山犯關肅宗在靈武盡召  
 于吐蕃卒收復兩京吐蕃乘虛遂取涼隴華沙城邑如  
 故華人已見漢旌使夾道泣訴問皇帝還涼州否  
 當時已見漢旌使夾道泣訴問皇帝還涼州否  
 戶猶稱上代是鄆州戍卒每帥守闕則請命於朝廷梁  
 開平二年正月遣使朝貢二月帥守闕則請命於朝廷梁  
 領社論悉仰社論心為左領軍衛將軍同正壘未蘇論  
 乞祿召對野利延孫等入貢并番僧四人持番書二封  
 來朝召對野利延孫等入貢并番僧四人持番書二封  
 一月遣使對野利延孫等入貢并番僧四人持番書二封  
 人莫識其字二年正月入貢并番僧四人持番書二封  
 為歸德將軍其年九月又遣使朝貢以入朝使薛閣薛羅  
 子撥遣為歸德將軍其年九月又遣使朝貢以入朝使薛閣薛羅



月西涼府番官播心等來朝十月首領授里忙布闥三  
等來朝並授歸德司戈長與三年二月又遣使朝貢三  
月以朝貢使左廂首領野利間心為歸德大將軍右廂  
首領重云都督歸化郎將軍中廂首領李讀等並為歸德  
司侯復遣使入朝對兒六突兒雞等並為歸德司侯其年  
遠近對日在涇州西二千里四月十一日遣使來貢召  
對於內殿賜以金帛仍各賜虎皮一張晉天福四年十  
月龍延族大首領順二年九月西節度使申師厚奏吐  
蕃首領折逋支等請加恩命其月節度使申師厚奏吐  
副使折逋支右廂首領加恩命其月節度使申師厚奏吐  
部尚書楊如谷大首領沈念般授懷化大將軍左廂大  
首領羅千悶為懷化大將軍右廂大首領鹿悉迦羅岳  
通如並為歸德大將軍沈念般授懷化大將軍左廂大  
驍如大將軍中廂首領岳西阿九十並為懷化大將軍  
懷化大將軍中廂首領岳西阿九十並為懷化大將軍  
軍又奏自涇州安國鎮至西涼府沿路三處控扼各立  
州名欲補大首領為刺史又管州界部落大首領三十  
餘人名賜空名告身並從之 太平寰宇記沙州周顯

五世皇帝七十四 四夷附錄 十四

德二年其州可汗沙州節度使仍舊隸沙州以歸義軍節  
使進方物其外瓜州團練使仍舊隸沙州以歸義軍節  
度觀察使曹元忠為節度使以知瓜州軍事曹元恭  
為瓜州團練使仍舊隸沙州以歸義軍節度使曹元忠  
東都事畧西蕃蓋出南梁秃髮利鹿孤之後在唐為吐  
蕃安史之亂遂陷河西隴右之地大中三年其國宰相  
論三州五年秦原安樂及石門等七關來歸四年克成維  
扶之地復為所隔然其國亦自衰弱一州來歸四年克成維  
沙之五代之際有孫超者一嘗遣人入貢唐明宗無復統  
河西軍雷始超死州人推其土人折蒲嘉施繼為雷後  
至周太祖始命超師厚為河西節度使顯德中師厚不  
能撫有二年遣使朝貢官其首領後唐天成人莫識其字  
利延孫等入貢并蕃僧四人持番書二封人莫識其字  
其後權知西涼府雷後孫超遣大將拓拔承誨來貢明  
宗召見承誨云涼州東距靈武千里西北至甘州五百  
里舊有鄆人二千五百為戍卒及黃巢之亂遂為阻絕  
今城中漢戶百餘皆戍兵之子孫衣服言語畧如漢人  
又言涼州郭外數十里尚有漢民陷沒者耕作餘皆吐

蕃詔授超涼州刺史河西軍節度使雷後漢乾祐初超  
率州人推其土人折逋嘉施權知雷後遣使來貢即以  
嘉施代超為雷後周廣順二年始以申師厚為河西節  
度師厚初至涼州奏授吐蕃首領折逋支等官從之顯  
德中師厚為其所迫擅還  
朝坐貶涼州亦不復命帥  
回鶻為唐患尤甚其國地君世物俗見于唐著矣唐嘗  
以女妻之故其世以中國為舅其國本在娑陵水上後  
為黠戛斯所侵徙天德振武之間又為石雄張仲武所  
破其餘衆西徙役屬吐蕃是時吐蕃已陷河西隴右乃  
以回鶻散處之當五代之際有居甘州西州者嘗見中  
國而甘州回鶻數至猶呼中國為舅中國答以詔書亦  
呼為甥梁乾化元年遣都督周易言等來而史不見其

五世皇帝七十四 四夷附錄 十五

君長名號梁拜易言等官爵遣左監門衛上將軍楊沼  
押領還蕃至唐莊宗時王仁美遣使者來貢王馬自稱  
權知可汗莊宗遣司農卿鄭續持節冊仁美為英義可  
汗是歲仁美卒其弟狄銀立遣都督安千想等來同光  
四年狄銀卒阿咄欲立天成二年權知國事王仁裕遣  
李阿山等來明宗遣使者冊仁裕為順化可汗晉高祖  
時又冊為奉化可汗阿咄欲不知其為狄銀親疎亦不  
知其立卒而仁裕訖五代常來朝貢史亦失其紀其地  
出玉犂牛綠野馬獨峯駝白貂鼠羚羊角礪砂膃臍臍  
金剛鑽紅鹽屬毘駒駝之草其地宜白麥青麩麥黃麻



慈菲胡妾以橐駝耕而種其可汗常樓居妻號天公主  
其國相號媚祿都督見可汗則去帽披髮而人以為禮  
婦人總髮為髻高五六寸以紅絹囊之既嫁則加氈帽  
又有別族號龍家其俗與回紇小異長興四年回鶻來  
獻白鶻一聯明宗命解縹放之自明宗時常以馬市中  
國其所賣寶玉皆鬻縣官而民犯禁為市者輒罪之周  
太祖時除其禁民得與回鶻私市玉價由此倍賤顯德  
中來獻玉世宗曰玉雖寶而無益却之五代史回鶻其  
後魏時號為鐵勒亦名回紇唐元和四年木國可汗遣  
使上言改為回鶻義取迴旋搏擊如鶻之迅捷也木牙  
在天德西北娑陵水上距京師八千餘里唐天寶中安  
祿山犯關有助國討賊之功累朝尚主自號天驕大為

五代史卷之四十四 四夷傳

十六

唐朝之患會昌初其國為黠戛斯所侵劫掠亂乃移  
帳至天德振武間時為石雄劉沔所襲破之復為幽州  
節度使張仲武所攻餘衆西奔歸于吐蕃吐蕃處之甘  
州由是族帳微弱其後通中國世以中國為舅朝廷  
每賜書詔亦嘗以甥呼之梁乾化元年十一月遣都督  
周易言等入朝進貢太祖御朝元殿引對以易言為右  
監門衛大將軍同正以左監門衛將軍楊紹充押領回鶻  
將軍同正仍以左監門衛將軍楊紹充押領回鶻還蕃  
使通事舍人仇元通為判官厚賜綵帛放令歸國又賜  
其入朝僧盧盧宜李思宜延錢等紫衣後唐同光二年  
四月其本國權宜可汗仁美遣都督李引釋迦副使鐵  
林都監楊福安等共六十六人來貢方物并獻善馬九  
匹莊宗召對于文明殿乃命司農卿鄭績將作少監何  
延嗣持節冊仁美為英義可汗至其年十一月仁美卒  
其弟狄銀嗣立遣都督安千等來朝貢狄銀卒阿咄欲  
遣都督李阿山等一百二十人入貢明宗召對于崇元  
殿賜物有差其年三月命使冊仁裕為順化可汗四年  
又遣都督李阿山等五人來朝授冊仁裕為順化可汗  
遣蕃長興元年十二月遣使翟未思三十餘人進馬八

十四白鶻一團四年七月復遣都督李未等三十人來朝  
進白鶻一團四年七月復遣都督李未等三十人來朝  
其鶻清泰二年七月遣都督陳福海已下七十八人進  
馬三百六十匹五匹二十團入月勒回鶻朝貢使密祿都  
督陳福海可懷化郎將副使達奚相溫可懷化司階監  
使屈密錄阿撥可歸德都督李萬全等朝貢以萬全為歸  
天福三年十月遣使雷福德為順化將軍四年三月又遣都  
督大將軍監使雷福德為順化將軍四年三月又遣都  
就冊里敦來朝兼雷福德為順化將軍四年三月又遣都  
馬百駟使奉化可汗五年正月遣都督石海金等來貢良  
五月遣使李屋為歸德大將軍副使安鐵山監使朱相溫為  
朝使李屋為歸德大將軍副使安鐵山監使朱相溫為  
歸德將軍判官翟毛哥為懷化將軍周廣順元年二月  
遣使并摩尼貢玉團七十有七白氈貂貂皮尾藥物  
等先是晉漢已來回鶻每至京師禁民以私衷市易其  
命除舊法每回鶻來者聽私下交易官中不得禁詔  
由是玉之價法每回鶻來者聽私下交易官中不得禁詔  
獻玉并礪砂等物皆不納所入馬量給價錢時世宗以

五代史卷之四十四 四夷傳

十七

玉雖稱寶無益國用故而却之五代會要回鶻本  
牙在天德西北娑陵水上距長安六千九百里唐天寶  
中安祿山犯關有助國討賊之功累朝尚主自號天驕  
會昌初其國為黠戛斯所侵劫掠亂乃移帳至天德  
振武間又為石雄劉沔所襲破之復為幽州節度使張  
仲武所攻餘衆西奔歸于吐蕃吐蕃處之甘州其後時  
通中國世以中國為舅朝廷每賜書詔亦嘗以甥呼之  
梁乾化元年十一月遣都督周易言等入朝進貢太祖  
御朝元殿引對以易言為右監門衛大將軍同正李屋  
麥之石論思並為左千牛衛將軍同正李屋珠安盟上  
並為右千牛衛將軍同正仍以左監門衛上將軍楊紹  
為左驍衛上將軍充押領回鶻還蕃使通事舍人仇元  
通為判官厚賜綵帛放令歸國又賜其入朝僧盧盧宜  
年思宜延錢等紫衣後唐同光二年四月其本國權宜  
可汗仁美遣都督安千等來朝貢狄銀卒阿咄欲遣都  
等共六十六人來貢明宗召對于崇元殿賜物有差其  
文明殿仍命司農卿鄭績將作少監何延嗣持節冊仁  
美為英義可汗至其年三月命使冊仁裕為順化可汗  
遣都督李阿山等五人來朝授冊仁裕為順化可汗  
遣蕃長興元年十二月遣使翟未思三十餘人進馬八



等一百二十人入貢明宗召對于崇元殿賜物有差其  
年三月命使冊仁裕為順化可汗四年又遣都督掣  
等五月來朝貢授掣等懷化司戈遣令還長與元  
十二月遣使翟來思三十餘人進馬八匹玉一團四  
年七月復遣都督李未等三十人入朝進白鵝一  
宗復召對於廣壽殿厚加錫賚仍命解放其鵝清泰二  
年七月遣都督陳福海已下七十人進馬三百六十  
玉二十團至八月勅迴鵝朝貢使密都陳福海可懷化  
郎將副使達奚相溫可懷化司階監使屈密錄阿撥可  
歸德司戈判官安均可懷化司戈晉天福三年十月遣  
使都督李萬全等朝貢以萬全為歸義大將軍監使雷  
福德為順化將軍四年三月又遣都督拽里敦來朝兼  
貢方物其月命衛尉卿邢德昭持節就冊為奉化可汗  
貢良馬百匹白玉國白王鞍轡等謝其封冊漢乾祐元  
年五月遣使李屋等入朝貢方物並白王藥物等七月  
以入朝使李屋為歸德大將軍副使安鐵山監使朱相  
溫並為歸德將軍判官翟毛歌為懷化將軍周廣順元  
年二月遣使并摩尼貢玉團七十七白麀豹麓牛尾藥  
物等先是晉漢已來迴鵝每至京師禁民勿私相易其  
所有寶貨皆中賣入官私下市易者罪之至是太祖命

五卷卷七十四 四夷附錄 十八

除去舊法每迴鵝來者私下交易官中更不禁詰由是  
玉之價直十損七八顯德六年二月又遣使朝貢獻玉  
并硝砂等物皆不納所入馬量給價錢時  
上以玉雖寶珍無益國用故因而却之  
于闐國地君世物俗見于唐五代亂世中國多故不能  
撫來四夷其常自通于中國者僅以名見其君世始終  
皆不可知而于闐尤遠去京師萬里外其國西南近葱  
嶺與婆羅門為隣國而相去猶三千餘里南接吐蕃西  
北至疎勒二千餘里晉天福三年于闐國王李聖天遣  
使者馬繼榮來貢紅鹽鬱金羗牛尾玉毼等晉遣供奉  
官張匡鄴假鴻臚卿彰武軍節度判官高居誨為判官  
冊聖天為大寶于闐國王是歲冬十二月匡鄴等自靈

州行二歲至于闐至七年冬乃還而居誨頗記其往復  
所見山川諸國而不能道聖天世次也居誨記曰自靈  
州過黃河行三十里始涉沙入党項界曰細腰沙神點  
沙至三公沙宿月支都督帳自此沙行四百餘里至黑  
堡沙沙尤廣遂登沙嶺沙嶺党項牙也其會曰捻崖天  
子渡白停河至涼州自涼州西行五百里至甘州甘州  
回鶻牙也其南山百餘里漢小月支之故地也有別族  
號鹿角山沙陀云朱耶氏之遺族也自甘州西始涉磧  
磧無水載水以行甘州人教晉使者作馬蹄木澁木澁  
四竅馬蹄亦鑿四竅而綴之駝蹄則包以羗皮乃可行

五卷卷七十四 四夷附錄 十九

西北五百里至肅州渡金河西百里出天門關又西百  
里出玉門關經吐蕃界吐蕃男子冠中國帽婦人辨髮  
戴瑟瑟珠云珠之好者一珠易一良馬西至瓜州沙州  
二州多中國人聞晉使者來其刺史曹元深等郊迎問  
使者天子起居瓜州南十里鳴沙山云冬夏殷殷有聲  
如雷云禹貢流沙也又東南十里三危山云三苗之所  
窟也其西渡都鄉河曰陽關沙州西曰仲雲族其牙帳  
居胡盧磧云仲雲者小月支之遺種也其人勇而好戰  
瓜沙之人皆憚之胡盧磧漢明帝時征匈奴屯田于吾  
盧蓋其地也地無水而常寒多雪每天暖雪銷乃得水



匡鄴等西行入仲雲界至大屯城仲雲遣宰相四人都督三十七人候晉使者匡鄴等以詔書慰諭之皆東向拜自仲雲界西始涉醜磧無水掘地得濕沙人置之胸以止渴又西渡陷河伐檉置水中乃渡不然則陷又西至紺州紺州于闐所置也在沙州西南云去京師九千五百里矣又行二日至安軍州遂至于闐聖天衣冠如中國其殿皆東向日金冊殿有樓曰七鳳樓以蒲桃為酒又有紫酒青酒不知其所釀而味尤美其食粳沃以蜜粟沃以酪其衣布帛有園圃花木俗喜鬼神而好佛聖天居處嘗以紫衣僧五十人列侍其年號同慶二十

五代史卷七十四 四夷附錄

二十

九年其國東南曰銀州盧州涓州其南千三百里曰玉州云漢張騫所窮河源出于闐而山多玉者此山也其河源所出至于闐分為三東曰白玉河西曰綠玉河又西曰烏玉河三河皆有玉而色異每歲秋水涸國王撈玉于河然後國人得撈玉自靈州渡黃河至于闐往往見吐蕃族帳而于闐常與吐蕃相攻擊匡鄴等至于闐聖天頗責謂之以邀誓約匡鄴等還聖天又遣都督劉再昇獻玉千斤及玉印降魔杵等漢乾祐元年又遣使者王知鐸來五代史于闐其俗好事鬼神五代會要于闐在京師西九千九百餘里西南帶蔥嶺與婆羅門相接去三千里餘南與吐蕃接西北至疎勒國二千餘里國城之東有白玉河南有綠玉河次西

有鳥玉河其源同出于崑崙山去于闐西一千三百餘里每歲至七八月小水之後取玉於河謂之撈玉官取之後方許私取禁合甚嚴地多蒲萄醜而為酒味極醇美其俗好私妖神唐正觀中其王伏闐信來朝復遣子入宿衛其後亦時來朝貢晉天福三年九月其王李聖天遣使馬繼榮進白玉白氈羆尾紅鹽鬱金礪砂大鵬砂玉裝靴轡等物其年十月冊聖天為大寶于闐國王命供奉官張匡鄴為國信使仍授入朝使馬繼榮為鎮國大將軍扶風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副使黃門將軍張載通試衛尉卿殿承旨通事舍人吳順規試將作少監漢乾祐元年五月復遣使朝貢六月以入朝使王知鐸為檢校司空副使張文華判官秦元寶為檢校左右僕射監使劉行立檢校兵部尚書游官紀聞晉天福中高居誨使劉行立檢校兵部尚書游官紀聞晉玉河在國城外源出崑崙山西流三千餘里至國界牛頭山分為三日白玉河在城東三十里曰綠玉河在城西二十里曰烏玉河在綠玉河西七十里源雖異玉隨地變故色不同每歲五六月水暴漲玉隨流至多寡由水細大水退乃可取方言曰撈玉國主未嘗禁人至河濱

五代史卷七十四 四夷附錄

三十一

高麗本扶餘之別種也其國地君世見于唐比他夷狄有姓氏而其官號略可曉其義當唐之末其王姓高氏同光二年遣使廣評侍郎韓申一副使春部少卿朴嚴來而其國王姓名史失不紀至長興三年權知國事王建遣使者來明宗乃拜建元菟州都督充大義軍使封高麗國王建高麗大族也開運二年建卒子武立乾祐四年武卒子昭立王氏三世終五代常來朝貢其立也必請命中國中國常優答之其地產銅銀周世宗時遣尙書水部員外郎韓彥卿以帛數千匹市銅于高麗以鑄錢六年昭遣使者貢黃銅五萬斤高麗俗知文字喜











子大元議來朝莊宗賜金綵以遺之八月又遣廷學堂  
親衛大元謙試國子監丞三年二月又遣使裴球貢方  
物進細女口五月以入朝使政堂省守和部少卿賜紫  
金魚袋裴球為右贊善大夫天成元年四月遣使大陳  
林等一百十六人來朝貢進男口女口各三人并人參  
隄布白附子等其年七月遣使大照佐等六人朝貢先  
是契丹大首領邪律索巴堅兵力雄盛東北諸番多臣  
屬之以渤海國王土地相接常有併吞之志是歲率諸  
番部攻渤海扶餘城下之改扶餘為東丹府命其子  
突欲雷兵鎮之未幾索巴堅死弟率兵攻扶  
餘城不能克保夜而退四年五月又遣高正詞入朝貢  
方物七月以正詞為太子洗馬長興二年十二月遣使  
成文角來朝三年正月又遣使來朝貢四年七月以先  
入朝使成文角為朝散大夫右神武軍長史奏事右錄  
事試大理評事高保義為朝散郎右驍衛長史並賜金  
紫清泰二年十二月遣使列周道等入朝貢方物三年  
二月以入朝使南海府都督列周道為檢校工部尚書  
政堂省工部卿烏濟顯試光祿卿周顯德元年七月渤  
海國崔烏斯多  
等三十人歸化

五代史記卷七十四 四夷附錄

三六

新羅弁韓之遺種也其國地君世物俗見于唐其大族  
曰金氏朴氏自唐高祖時封金真為樂浪郡王其後世  
常為君長同光元年新羅國王金朴英遣使來朝貢長  
興四年權知國事金溥遣使來朴英溥世次卒立史皆  
失其紀帳松漢紀聞契丹阿保機滅其王大誣謗徒其名  
關市皆不征有自晉以後不復至五代史新羅其國俗  
是月拜日為前驅自晉以後不復至五代史新羅其國俗  
鬻美 五代會要新羅弁韓之苗裔其國在漢樂浪郡  
之地南東俱限大海西接百濟南隣高麗東西千里南  
北二千里有城邑村落其王所居曰金城周七八里南  
兵三千人文武官凡十七等風俗刑法與高麗等同而  
朝服尚白人多金朴兩姓俗重九日相慶賀以是日拜  
日金真唐武德四年封樂浪郡王龍朔三年又以國為

雞林州授其王雞林州都督世以金氏為會長朝貢不  
絕後唐同光元年十一月其王金朴英遣使朝散大  
樂錄事參軍金幼卿來朝貢二年六月又遣使朝散大  
夫倉部侍郎賜紫金岳來朝貢授金岳朝議大夫試衛  
尉卿天成二年二月遣使張芬等來朝其年三月以新  
羅國權知康州事王逢規為懷化大將軍新羅國前登  
州都督府長史張希嚴新羅金州知後官本國金州司  
馬李彥謨並檢校右散騎常侍其月又以入朝使中散  
大夫兵部侍郎兼賜紫金魚袋張芬為檢校工部尚書  
副使兵部郎中朴述洪御史中丞判官倉部員外郎李  
忠式兼御史其年四月新羅國康州遣使林彥來朝貢  
詔對於中興殿賜物有差四年二月青州奏於登州岸  
獲新羅船一隻進其寶貨長興二年四月權知國事金  
溥遣使金融來貢方物清泰二年二月以入朝使執事  
侍郎金融為檢校工部尚書副  
使司賓大卿李儒試將作少監  
黑水靺鞨本號勿吉當後魏時見中國其國東至海南  
界高麗西接突厥北隣室韋蓋肅慎氏之地也其眾分  
為數十部而黑水靺鞨最處其北尤勁悍無文字之記  
其兵角弓楛矢同光二年黑水兀兒遣使者來其後常  
來朝貢自登州泛海出青州明年黑水胡獨鹿亦遣使  
來兀兒胡獨鹿若其兩部會長各以使者來而其部族世  
次立卒史皆失其紀至長興三年胡獨鹿卒子桃李花  
立嘗請命中國後遂不復見云 五代史黑水靺鞨其俗  
實壯而賤老俗無文 皆編髮性凶悍無憂戚  
字兵器有角弓楛矢

五代史記卷七十四 四夷附錄

三七

南詔蠻見于唐其國在漢故永昌郡之東姚州之西僊  
宗幸蜀募能使南詔者得宗室子李龜年及徐虎虎姪  
諱乃以龜年為使虎為副諱為判官使南詔南詔所居







來朝貢進草荳蔻二萬顆珠砂五百兩黃蠟二百斤各賜官誥金帛遺之文獻通考唐置費珍莊爰播即特夷等州其地北距州百五十里東距辰州二千四百里南距交州一千五百里西距昆明九百里無城郭散居村落上多霖雨稻粟皆再熟無徭役將征戰乃屯聚刻木為契其法劫盜者償其主三倍殺人者出牛馬三十頭與其家以贖死疾病無醫藥但擊銅鈔羅以祀神風俗與東謝蠻同唐末王建據西川由是不通中國後唐天成二年祥河刺史宋朝化等一百五十人來朝孟知祥據蜀復不通朝貢

昆明在黔州西南三千里外地產羊馬其人椎髻跣足披氈其首領披虎皮天成二年嘗一至其首領號昆明

大鬼主羅殿王普露靜王九部落各遣使者來使者號若土附牂牁以來五代史昆明部落其俗椎髻跣足會

明部落在黔州西南三千里山路險阻住止高欄亦有羊馬其俗椎髻跣足會長披虎皮下者披氈後唐天成

五代史記卷七十四 四夷附錄

三

二年八月昆明大鬼主羅殿王普露靜王九部落各差使等隨牂牁來朝貢

占城在西南海上其地方千里東至海西至雲南南隣

真臘北抵驩州其人俗與大食同其乘象馬其食稻米

水兕山羊鳥獸之奇犀孔雀自前世未嘗通中國顯德

五年其國王因德漫遣使者蒲訶散來貢猛火油八十

四瓶薔薇水十五瓶其表以貝多葉書之以香木為函

猛火油以灑物得水則出火薔薇水云得自西域以灑

衣雖敝而香不滅五代四夷見中國者遠不過于闐占

城史之所紀其西北頗詳而東南尤略蓋其遠而罕至

且不為中國利害云五代史占城本地鳥之大者有孔雀五代會要占城國在中國西

南其地東西一百里南北三千里東暨海西暨雲南南暨真臘國北暨驩州界東北至兩浙海行一月程其衣服制度大畧與大食國同所乘皆象馬粒食稻米肉食水兕山羊之類獸之奇者有犀牛鳥之珍者有孔雀前世多不與中國通周顯德五年九月其國王因德漫遣其臣蒲訶散等來貢方物中有灑衣薔薇水一十五瓶言出自西域凡水之需衣香而不膩又貢猛火油八十四琉璃瓶引對于殿賜以冠帶衣服等其表文以貝多葉檢以香木函其年十一月入朝使蒲訶散金姿匡羅辭各賜繪帛有差仍命齎金銀器一千兩繪絲一千疋細甲名馬銀鞍勒等就賜其國王游宦紀聞占城國前此未嘗與中國通周顯德五年國王因德漫云云已上見五代史四夷附錄內典云人火得水則滅龍火能變水龍不見地此亦理也

五代史記卷七十四 四夷附錄

三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四



右五代史記注七十四卷吾 師萍鄉宮保承南昌  
彭文勤公未竟之業排比纂輯閱二十年而始成者  
也撰集緣起泉采掇諸書詳于吾 師自述敘例毋  
俟贅言文勤當日雖悉本裴松之注三國志遺意以  
注是書然竊謂松之于元嘉中受詔爲注去陳壽作  
史時未遠六朝以前舊籍頗存故得網羅繁富恣其  
刺取雜引前聞旁及瑣事洵足爲壽之功臣至其疏  
通證明大半參以己意且徵引旣廣間或鄰于嗜奇  
不免後人抨擊固由論古者好爲苛繩抑亦見著書  
之難也吾 師遭逢

五代史記注跋

右文盛世

天府著錄凡昔之散佚遺編皆晦而復顯斯注所撫自  
舊史及會要外尙有二百數十餘種之多以眎松之  
之引書一百四十三種奚啻倍之兼又以書注書弗  
參己說條分件繫旁推交通博而不濫精而不溢旣  
無支蔓猥雜之弊復不似酈道元李善之割裂字句  
義例謹嚴前所未有與裴注絜長較短異同難易蓋  
有間矣 文孫 曩預編校之役茲幸剞劂告竣用敢引  
伸微悒以誌世之讀是書者道光戊子冬十一月受  
業海昌楊文孫謹識



余與歸安吳君胥石定交京師既而別去不相聞者十餘年始見於西湖僧舍余要之至余幕晨夕相與因語盡規其藏而其著述多散佚僅餘族譜稿存曾子道古今體詩二卷閒語余嚮在京師著有五代史記纂誤補嘗集之而燬於火余未之見也閒又屬余為文次其生平諾而未副尋移湖南重與別而胥石死矣胥石名蘭庭乾隆甲午科舉人少承父學又受業其家牧園先生於學無不博尤淹貫諸史鉤鈇剔抉精審詳覈既游京師館大興朱竹君先生家盡讀其藏書會

朝廷開四庫館館臣校勘之役交倚胥石胥石又尋盡讀所校書此五代史記纂誤補之所為也胥石為人恂恂口吃閒發一語雜以恢噱令人自廢其在京師交邵二雲周書昌章實齋皆以問學著稱而胥石與為韻頗比倦游歸里依余幕則年已老耳聾余輒歎其以良史才而窮困以老五代史記纂誤者宋朝請大夫吳縝著論者以為有功歐陽胥石補其闕略大都參諸薛史者居多其版既燬桐鄉馮編脩鸞庭取原本屬其弟蘭史抄撮讐校而付之梓蘭史亦篤於學者烏虜自古枯槁寂寞之士抱殘守缺不憚顛蹙志慮以從事於強簡之餘設無有人愛而傳之為之張其言而表其緒則聲沈音滅後之人且欲讀其書而無從此余於鸞庭尤不能無感也余故略參傳例以踐前諾即以弁其簡端其

它則已詳於胥石自序之文矣嘉慶八年歲次昭陽大淵獻涂月既望同年弟無錫秦瀛序

五代史記纂誤補



宋朝請大夫吾家廷珍氏續著五代史記纂誤其書久佚今

武英殿藏珍版所采集者以晁氏讀書志核之約存原書十之五六則其凶失者為可惜也今年春校

武英殿五代史點定之餘不無管見輒取薛氏舊史參核蓋以管賢緒論并近時人訂正所及錄而次之釐為

四卷因名之為五代史記纂誤補其薛氏書及新舊唐書遼史宋史并短說雜記有及五代時事而語或岐出

者別為攷異之書不在此數薛史湮沒已久元明以來諸名公罕有見其書者故如漢隱帝紀明云初高祖欲

改年號中書門下進擬乾和二字高祖改為乾祐至是

五代史記纂誤補序 卷一

一

與御名相符而後人疑歐史謂帝名同于年號當時雖不知禮味不至此隱帝名當是祐字而傳寫誤祐晉趙

瑩傳云瑩監修國史以唐代故事殘闕署能者居職纂補實錄及修正史二百卷行於時瑩首有力焉今所行

舊唐書首列劉昫銜名蓋由昫所表進而論歐史者遂謂劉昫傳之監修國史即是修唐書皆由不見薛史致

滋臆測今幸值右文之世故書湮而復出使承學之士得藉以彼此推

求披解滯結雖末學陋識敢謂有裨前哲抑千慮一得儻可庶幾

殿本向有攷證係

今上初儒臣所屬附載各卷業布在學官無藉贅錄即

事蹟離合其已具薛史攷證及通鑑攷異者概不復著若夫十國四裔歐書本多不備且有遼史宋史及吾家

志伊氏任臣之十國春秋諸書在茲亦間為標舉不欲繩所本無爾朝請著新唐書糾謬有字書非是一例勘

核精密然點畫小疵或屬刊本偶譌茲既經校正亦略不著其朝請元書間有未審及刊本譌脫數條附之卷

末蓋實事求是亦猶朝請之意不嫌入室操戈也又薛氏書名五代史惟容齋三筆引僧道科目一條稱舊五

代史記餘多不然若歐陽氏書則名五代史記今行本止倫五代史而纂誤標名亦無記字均係近刻之譌云

五代史記纂誤補序 卷一

二

乾隆四十三年十月日吳蘭庭書



友裕傳于景福元年云太祖攻郿友裕以先鋒次斗門郿兵夜擊之友裕敗走下云是時朱宣在濮州是友裕敗走之後朱宣當復取濮州而史略之也

天子復立

謹案立當倫位古金石文位多倫立此不得援以為說也

曾三異校定曰殺崔允者朱友謀

謹案謀當倫諒

四月甲辰天子至自西都

謹案薛史梁紀新舊唐書昭宗紀俱倫閏四月甲辰

此脫閏字

五代史記纂誤補 卷一

曾三異校定曰皆書其在唐所授

謹案投當倫授

武昭武定

謹案舊唐書哀帝紀武昭倫戎昭通鑑同注云戎昭

領金均房此倫武昭誤

又殺宰相柳燦太常卿張延範

謹案燦當倫燦延當倫廷

戊寅封鴻臚卿李崧介國公為二王後

謹案薛史帝紀開平元年三月薛紀于此不係日屬丙申之後則非戊寅

以鴻臚卿李崧唐室宗屬封萊國公為二王後有

司奏萊國公李崧合西三廟於西都云云十二月立

三

二王三恪南郊禮儀使狀案唐朝以後魏元氏子孫韓國公為三恪以周字文子孫為介國公隋朝楊氏子孫為鄴國公為二王後今國家受禪封唐朝子孫李崧為萊國公參詳合以介國公為三恪鄴國公萊國公為二王後五代會要略同此下亦有以介國公為二恪鄴國公萊國公為二王後之文知為介國公者斷非唐朝子孫而萊國之名亦是崧非崧也

癸巳卜郊

謹案監本卜上有改字此脫誤

翰林學士承旨禮部侍郎張策為刑部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

五代史記纂誤補 卷一

謹案張策傳拜翰林學士太祖即位遷工部侍郎奉

旨奉旨本承旨梁避嫌名改此仍薛史策傳之誤而

彼梁紀則固倫奉旨也此下書杜曉入相亦倫承旨

誤同

三年春正月甲戌如西都

謹案世多以梁為都汴州其實不然通鑑於開平二

年云是歲帝將遷都洛陽語蓋本薛史薛史帝紀云

開平三年正月己巳奉遷太廟四室神主赴西京甲

戌發東都己卯入西都是日御文明殿受朝賀是梁

此時實自東都遷于西都而此僅以如西都為文非

也且不特此也薛紀開平元年十月帝以用軍未暇

四



西幸文武百官等久居東京漸及疑訶令就便此句當有

脫字各許歸安其宰臣張文蔚已下竝先於西京祇候

云云又乾化元年二月壬戌詔曰東京舊邦久不巡

幸宜于今月九日幸東都云云似是梁因乎唐本以

洛陽為都特襲位伊始未遽議遷且制置東方利在

便近故于受命之邦竝建東都而郊禋大禮仍就西

都行事厥後均王定亂袁象先遣趙巖賫傳國寶至

東都請王即位於洛陽而王報之曰大梁國家創業

之地何必洛陽語見通鑑可知洛陽自為上都而東都則

止是唐東都之比故晉張昭遠亦云汴州在朱氏稱

制之年有京都之號見薛史晉高祖紀則知此下乾化二年

五代史記纂補

卷一

五

貞明三年俱書如西都其內開封而外洛陽者語皆

不合也然細核歐公書此本無義例如晉已定都汴

州矣而天福八年二月出帝至自鄴都上亦書如東

京是也

夏四月丙午知俊克延鄜坊三州

謹案上云天復二年鄜坊李周彝來降以後不言鄜

坊復附于岐新唐書昭宣帝紀於天祐三年書九月

乙亥匡國軍節度使劉知俊陷坊州十月辛巳楊崇

本會鳳翔涇原鄜延秦隴兵以討朱全忠蓋鄜坊之

地岐汴得失不常史亦不備著也

護國軍節度使楊師厚為西路行營招討使

謹案護國河中軍號師厚傳無鎮河中事此時鎮河

中者為朱友謙而師厚方鎮陝州陝州鎮國軍也此

護國當是鎮國之誤

救流罪以下因求危言正諫

謹案因當倫囚屬上句胡氏士震云

天雄軍節度使楊師厚為北面行營招討使

謹案通鑑乾化元年正月以楊師厚為北面都招討

使將兵屯河陽二月師厚引兵救邢魏畱屯魏州二

年七月師厚于魏州引兵入牙城據位視事本史師

厚傳略同則當師厚初為北面招討使羅周翰尚在

天雄師厚方為鎮國軍節度使并未即屯魏州也此

五代史記纂補

卷一

六

云天雄軍節度使誤

三月乙亥德音云云

謹案三當倫五即上文可據

末帝

武寧軍節度使蔣殷反天平軍節度使牛存節討之

謹案此事薛史統繫九月通鑑先書殷叛繼書九月

命將討之此不具時月直屬之四月丁丑之後非也

三月鎮南軍節度使劉鄩及晉人戰于故元城敗績

謹案唐紀晉主敗劉鄩上繫正月而于此下方紀三

月通鑑則在二月此據薛史梁紀及劉鄩傳與唐紀

異



秋七月晉人取相州張筠奔於京師安國軍節度使闕寶叛附於晉

謹案唐紀晉人取相州邢州在八月又職方攻邢州

梁為保義軍莊宗改曰安國此安國軍當倫保義軍

橫海軍節度使戴思遠奔于京師

謹案文獻通考滄州唐為橫海軍又改義昌軍梁改

順化軍此橫海軍當倫順化軍

四年正月

謹案歐公修唐書于帝紀例不書時若五代帝紀固

年時月日多具也此脫春字後開有不書時者不悉

出

五代史記纂誤補

卷一

七

是歲泰寧軍節度使張守進叛附於晉亳州團練使劉

鄆為兗州安撫制置以討之注云舊史不書其日月

故書於歲末

謹案監本制置下有使字又薛史張守進附晉梁紀

係五年三月五代春秋張萬進即張守進傳倫四年七月劉

鄆傳仍倫五年通鑑攷異竝舉紀傳之互文以明薛

史之難據因定從莊宗實錄倫四年八月此書於四

年之末亦有不敬徵實之意然則非舊史不書而凶

其月日也

注云書曰梁凶見唐莊宗之立速也四月莊宗立稱唐

十月梁始凶見唐不待滅而立

謹案此書梁凶史家之常例也亦快辭也紀前不書唐之建號徐氏已謬云於梁無所利害也此乃又謂見唐不待滅梁而立曲說無當周世宗紀宋興下注

同

唐本紀

莊宗

簡方行至鳳州軍潰

謹案舊唐書懿宗紀咸通十四年三月以盧簡方為

振武節度使至嵐州而卒此鳳字當倫嵐又軍潰上

亦當有卒字此脫誤

宣慰六州三部落使注云六州三部落皆不見其名處

五代史記纂誤補

卷一

八

謹案六州即六胡州魯麗含塞依契也舊唐書李吉甫

甫傳元和九年於經略故城置宥州六胡州通鑑德

宗貞元二年馬燧擊吐蕃河曲六胡州皆降遷于雲

湖之間注云六胡州已為宥州蓋諸部酋長各以舊

州名帶刺史故于時猶有六胡州之名又懿宗咸通

九年沙陀三部落注云沙陀薩葛安慶分為三部則

二部落當即此三部也

明年孟方立死其弟遷立

謹案新舊唐書昭宗紀孟方立之死在龍紀元年上

距僖宗光啓二年以詔書召克用使討朱玫中開已

隔二年此云明年誤又此上天子出居于興元之上



漏書二年已將朱玫立襄王事混在光啓元年之下  
而此稱明年則又誤中之誤李茂貞傳云光啓元年  
朱玫反蓋歐公于此實

以濬為太原四面行營都統韓建為副使

謹案新舊唐書昭宗紀此時為張濬副者京兆尹孫  
揆也據舊紀韓建以華州節度使為北面行營招討  
都虞候供軍等使通鑑倫供  
軍糧料使此云副使非也又韓建

上亦當有華州二字

又遣康君立取潞州

謹案梁太祖紀亦倫康君立攻潞州與此同而李存  
孝傳云存孝取潞州功為多而太祖別以大將康君

五代史記補遺卷一

九

立為潞州留後語復不合

昭宗復以張濬為相

謹案新唐書張濬傳云韋昭度死復用孔緯為相故

濬亦拜兵部尚書將復用舊唐書同則此特昭宗意

欲如是其實張濬未嘗再入相也此復上當有欲字

或將字

秋李嗣昭復取澤潞

謹案薛史光化元年十二月武皇遣李嗣昭下澤州  
二年三月汴人復陷澤州新唐書昭宗紀同此既節

去此二條則此處復字于澤州未協

以李嗣昭為潞州留後後七年

謹案行一後字

西突厥有鐵勒延陀阿史那之類為最大

謹案監本延上有薛字此脫誤

初克用破孟方立于邢州

謹案薛史武皇紀克用攻邢州在龍紀元年本史孟

方立傳亦不的著其年而此紀上卷則更絕不言其

事此處乃以上文已見者然致讀者據前有大順元

年克用擊破孟遷之文疑此當是孟遷而非方立知

不然者下云時存助方五歲莊宗生光啓元年破方

立之年正五歲若破孟遷則在後一年非五歲矣歐

本不誤特此語意為有不合耳嚴氏元照云

五代史記補遺卷一

十

甲子如洛京註云洛京從當時語

謹案通鑑攷異云梁以汴州為東京洛京為西京莊

宗以魏州為東京太原為西京真定為北都及滅梁

廢東京為汴州以永平軍為西京而不云以洛陽為

何京若以為東京則與魏州無以異諸書但謂之洛

京亦未嘗有詔改梁西京為洛京至同光三年詔依

舊以洛京為東都或者以永平為西京時即改梁西

京為東京而史脫其文也今攻五代會要云唐興以

魏州為東京以東都為洛京則是當時固實有其文

史闕不具注云從當時語非也

癸未立劉氏為皇后注云立得其正者曰以某妃某夫



人某氏為皇后其不正者直曰立某氏為皇后嫌與得  
正同爾無褒貶也

謹案李先生汝麟曰立后有正不正之別則既有褒  
貶矣而云無褒貶何也

及其三子於蜀

謹案郭崇韜傳崇韜有子五人其二從死于蜀攷薛  
史崇韜傳伦廷訓廷誨隨父死于蜀此三字當伦二  
字

趙在禮陷鄴都武寧軍節度使李紹榮討之

謹案薛史同光二年六月以前保義軍雷後李紹真  
彥威為徐州節度使以徐州節度使李紹榮即元為

五代史記纂誤補 卷一

十一

宋州節度使四年三月命宋州節度使元行欽率騎

三千赴鄴都招撫詔徵諸道之師進討攷本史霍彥  
威傳莊宗滅梁彥威自陝來朝明年徙鎮武寧明是

行欽徙歸德而彥威代之也今行欽傳既略之而此  
又仍伦武寧節度使誤矣

甲辰成德軍節度使李嗣源討趙在禮

謹案通鑑于是日係甲寅蓋是年正月戊午朔見薛

二月戊子朔通鑑伦已丑朔誤蓋朔若已丑則下至

薛史于己丑推冠以二月不言是朔而于癸丑之  
日明言二十六日是戊子為二月朔日乃與通鑑  
之三月係丁三月丁巳朔見通鑑薛史甲寅則二月  
巳朔正合也此伦甲辰乃仍薛史之誤夫薛史上  
二十七日也

已書甲辰矣其時元行欽尚在澶州討賊之事未遽  
以命嗣源也乃自此再書甲辰以下逐日踵誤訖于

四月朔日歐史仍之故此下如本紀之三月甲子乙  
丑壬申甲戌明宗紀之三月壬子甲寅丁巳壬申其

紀事常差十日俱誤也然薛史莊宗紀于四月伦丁

丑朔而明宗紀伦四月丁亥朔此卻從明宗紀不誤  
龍驤指揮使姚彥溫以前鋒軍叛降于李嗣源入于汴  
州

謹案嗣源下當仍有嗣源二字文義始明

明宗

同光元年徙鎮橫海云云乃以步騎五千涉濟至鄆州

五代史記纂誤補 卷一

十一

襲破之即拜天平軍節度使蕃漢馬步軍副都總管

謹案薛史帝紀天祐十三年授邢州節度使十四年  
進檢校太保十八年十月莊宗以帝為蕃漢副總管

加同平章事二十年代李存審為滄州節度使即橫

四月莊宗即位進檢校太傅兼侍中尋率步騎五千

襲鄆州下之授天平軍節度使此于帝之進位保傅

等俱略不具而以拜蕃漢副都總管係之徙鎮天平

之後則誤也

嗣源行過鉅鹿掠小坊馬二千匹以益軍  
謹案鉅鹿在邢州東北正直魏州之北嗣源自魏南  
行不得道出鉅鹿據薛史伦三月十一日發魏縣至



相州獲官馬二千匹本史康福傳亦云明宗自魏過相州福以小坊馬二千匹歸命則鉅鹿當是相州之誤又別本于紀之二千有倫三千者亦當從二為是雲南山後雨林百蠻都鬼主右武衛大將軍李卑晚謹案雨林楚世家四裔附錄俱倫兩林攷薛史唐紀亦倫兩林此誤

隨州刺史西方鄴取夔忠萬州

謹案西方鄴傳倫夔州刺史薛史紀傳並同此倫隨

州誤葉氏家琬云

三年春正月丁巳契丹陷平州

謹案此本薛史唐紀及契丹傳通鑑此條下注云元

五代史記纂補

卷一

十三

年冬盧文進來奔唐得平州至是復為契丹所陷四裔附錄亦云契丹當莊宗明宗時攻陷營平二州攷薛史劉守光傳守光僭號之日契丹陷平州其年為晉之天祐八年遼史太祖紀天贊二年正月克平州二月以平州盧龍軍置節度使遼之天贊二年乃唐莊宗同光元年即四裔附錄云自唐末幽薊割據戍兵廢散契丹因得出陷平營而于下方紀莊宗之末趙德鈞鎮幽州云云知契丹之陷平州實在明宗之前再攷盧文進傳云文進自平州率眾數萬歸唐薛史文進傳亦云文進自平州率部十餘萬眾來奔行及幽州先遣使上表曰臣十月十日決計殺在

城契丹取十一日離州押七八千車乘十五萬生靈十四日已達幽州又本史張希崇傳云明宗時盧文進自平州入歸契丹因以希崇代文進為平州節度使通鑑所記亦同是文進歸唐未嘗挈平州以來此正如張希崇代鎮平州後亦率其麾下南奔而平州之屬契丹者如故也則明宗時不當復有契丹陷平州之事疑不能明

殺捧聖都軍使李行德大將張儉

謹案安重誨傳倫十將張儉薛史唐紀同纂誤錄此

紀文亦倫十將此誤

甲寅董璋陷遂州武信軍節度使夏魯奇死

五代史記纂補

卷一

十四

謹案夏魯奇傳倫董璋攻遂州城中會盡魯奇自刎死與此同而董璋則云孟知祥攻陷遂州後蜀世家亦云李仁罕克遂州夏魯奇死之語各異又薛史攷證曰攷通鑑正月庚午李仁罕陷遂州夏魯奇自殺薛史云四月甲寅以遂州節度使夏魯奇歿于王事廢朝則遂州之陷自在正月而歐史誤以奏聞之日為城陷之日也愚案歐紀誠誤然後蜀世家于李仁罕克遂州係之二年正月卻又不誤

李士和亭

謹案各本俱倫士和亭通鑑注引此亦同而纂誤所錄此紀及從榮傳文士字俱倫上字疑當以上字為



正

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康意誠殺三司使孫岳

謹案意當倫義

愍帝

天成三年出為宣武軍節度使徙鎮河東

謹案此本薛史閔帝紀攷薛史明宗紀天成三年四

月以皇子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從厚愍帝諱為汴州

節度使即宣武軍四年二月乙卯以樞密趙敬怡權知汴

州軍州事四月壬子以皇子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

徙厚為北京留守然則當趙敬怡權知汴州之後愍

帝旋隨駕還洛陽二月甲子車駕發汴州而仍為河南尹判六

五代史記纂誤補

卷一

十五

軍諸衛事也薛史於明紀脫此一節則下之河南尹

云云語為失據而閔紀如之無怪歐史之亦仍其失

也

兵部尚書李麟為鹵簿使

謹案麟當倫鏐

左僕射權判河南府盧質為橋道頓遞使

謹案盧質傳倫右僕射薛史紀傳竝同此左字誤

回鶻可汗王仁美遣使者來

謹案四裔附錄回鶻唐莊宗時王仁美遣使者來莊

宗冊為英義可汗是歲仁美卒天成二年常倫三年說在四裔

附錄有權知國事王仁裕而仁裕訖五代常來朝貢然

則當愍帝時回鶻之名仁美者其死已久矣而此及

清泰二年晉紀天福三年四年俱有回鶻可汗王仁

美其應順及天福三年者亦見薛史帝紀通鑑天福

四年回鶻可汗仁美注云據會要仁美當倫仁裕不

知此之仍譌者已多也

廢帝

明宗入立拜從珂河中節度使封潞王

謹案薛史明宗紀及末帝紀從珂封王在長興四年

已在鎮鳳翔之後此先書封潞王而下以是時起事

且方紀長興三年非也

西京副留守劉遂雍叛于唐來降

五代史記纂誤補

卷一

十六

謹案潞王雖自為一家其號猶是唐也此專以唐屬

愍帝言之非矣下竝同

慈州刺史宋令詢死之

謹案宋令詢薛史有傳倫磁州刺史此慈字誤

夏五月辛卯宣徽南院使劉延皓為樞密使

謹案是年正月丙申朔二月丙寅朔則五月不得有

辛卯薛史倫四月辛卯得之

夏五月乙卯建雄軍節度使張敬達為太原四面都招

討使義武軍節度使楊光遠為副

謹案此本薛史攷此下有戊申己酉壬子等日則五

月中不得先有乙卯通鑑以此係之六月甲戌范延



光為天雄四面招討使之下者得之

六月癸亥以令昭為右千牛衛將軍權知天雄軍事注云他命官不書以此書以者明令昭猶可以

謹案一本軍下有府字又各史帝紀于命官例多書

以惟歐公不然本史及新唐書並同亦意在簡嚴故省以字非

謂不書以者皆其不可以者也此處張令昭承上逐

其節度使為文若亦不著以字則為不詞注乃謂明

令昭猶可以夫為屯將逐節度使據城以叛而曰猶

可以也則他所命官豈多井不如令昭者乎謬甚

注云年五十一

謹案薛史帝紀及五代會要帝以光啓元年生至此

五代史記纂補卷一

七

年五十二此倫五十一誤

晉本紀

高祖

順瀛漢蔚

謹案漢當倫莫後凡漢州字同

兵部侍郎李崧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樞密使

使

謹案纂誤劉處讓條引此樞密上有兼字

丁未楊光遠為魏州四面行營都部署

謹案纂誤劉處讓條引此魏州倫魏府

安州屯防指揮使王暉殺其節度使周環

謹案李金全傳環倫瓌薛史周瓌有傳晉紀亦倫瓌

此談

升廣晉府為鄴都

謹案薛史唐紀天成四年六月詔鄴都仍舊為魏府

此職方攷既略之明宗紀亦不著其語則莊宗紀同

光三年已云改東京為鄴都而此復云升為鄴都不

可通矣

注云年五十二

謹案薛史帝紀及五代會要帝以唐景福元年生至

此年五十一此倫五十二誤

出帝

五代史記纂補卷一

六

如京師使李仁廓使于契丹

謹案王氏鳴盛曰五代會要諸使有如京使則如京

使官名也此衍師字錢氏大昕曰宋史王旦謂唐設

內諸司使悉擬尚書省如京使如宋倉部也蓋掌倉

庾之官取詩如坻如京之義

順德軍節度使杜重威為都招討使

謹案薛史晉紀天福七年正月癸亥改成德軍為順

國軍丙寅以杜重威為順國軍節度使本史馬全節

傳亦云開運二年徙鎮順國此倫順德誤安重榮傳

職方攷並同

二年春正月契丹陷秦州三月庚戌馬全節克秦州



謹案馬全節傳秦州倫秦州遼史太宗紀同改五代會要唐天成三年升奉化軍爲秦州以清苑縣爲理所晉開運二年九月移治滿城縣周廣順二年廢州其滿城縣割隸易州此秦字竝是秦字之誤杜重威李守貞張彥澤傳竝同

丙寅契丹寇邊己丑李守貞爲行營都部署義成軍節度使皇甫遇爲副

謹案契丹以丙寅寇邊而此以己丑命將相夫二十四日疑太遲改通鑑倫己丑定州言契丹勒兵壓境詔以李守貞爲北面行營云云者似爲得之永靜軍節度使梁漢璋及契丹戰于瀛州敗績

五代史記纂誤補 卷一

九

謹案元豐九域志永靜軍唐景州周爲定遠軍宋改永靜攻薛史於此倫貝州節度使梁漢璋通鑑正倫永清節度使此靜字當是清字之誤

漢本紀

高祖

與晉高祖俱事明宗

謹案明宗上當有唐字

六月丙辰次河陽

謹案薛史倫丙辰車駕至洛此河陽當是洛陽之誤

周本紀

太祖

加貞固司空逢吉司徒

謹案漢紀天福十二年貞固已守司空蘇逢吉傳乾祐二年加拜司空不言又加司徒薛史于此倫加貞固司徒逢吉司空者得之請立秦寧軍節度使贊爲嗣

謹案秦寧係兗州軍號若徐州則武寧軍也此誤

六月辛亥范質及戶部侍郎判三司李穀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謹案王峻傳太祖入立拜峻右僕射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脩國史薛史峻傳同周紀正在廣順元年六月辛亥與范質李穀同日命相此獨不書

五代史記纂誤補 卷一

十

漏也

漢人來討攻自晉州注云云自晉州者見漢兵當誅罪人于京師自晉州而入耳攻城無得失不書此書者許漢來討

謹案薛史帝紀廣順元年二月晉州王晏奏河東步騎萬餘人來攻州城以今月五日五道齊攻然則漢之攻晉州已前此矣前不書而此書者前祇州將拒戰而此則朝廷特遣重臣也注語似密實疎

世宗

本姓柴氏邢州龍岡人也柴氏女適太祖是爲聖穆皇后



謹案周家人傳太祖后柴氏邢州堯山人與太祖同里薛史后妃傳則云后邢州龍岡人龍川別志又云周柴后魏成安人宋史張永德傳柴后父亦稱魏人柴翁語各異

榮為左監門衛將軍

謹案汪本將軍上有大字薛史周紀及本史家人傳皆無之

榮領貴州刺史

謹案職方攷無貴州然唐宋諸地理書嶺南道下俱有之本史安從進傳亦云領貴州刺史知職方攷漏也

五代史記纂要補

卷一

五

皇帝即位注云於書封晉王正其非子矣其餘假稱嗣君之禮不待譏貶而可知

謹案太祖既無子又無族屬之子而世宗則固養為

己子而心以天下屬之者也其行嗣君即位之禮或

亦未可厚非此等議論皆由濶議之異同有以致之

癸巳樞密院直學士工部侍郎景範為中書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

謹案薛史景範傳範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判三司理繁治劇非其所長世宗因其有疾乃罷司計尋以父器罷相顯德三年冬以疾卒于鄉里攷薛史周紀景範罷相在顯德二年八月丁未而景範之卒據淄州

奏到即在是年十二月丁卯池北偶談載鄒平縣景

範墓碑云顯德二祀冬十一月薨于淄川郡之私第

又云爰立之命帝心允孚而盡瘁之勞因成恙疾封

章疊上優詔褒稱以列卿歸第懸車故鄉嗟風樹之

忽驚訴昊天兮何極哀與性盡臥疾而終山書景範

入相而于後不書罷漏也又據碑範罷相後始進父

器薛史謂以父器罷相亦誤

冬十月甲辰殺左羽林大將軍孟漢瓊

謹案薛史倫孟漢卿通鑑同此瓊字誤

八月乙丑課民種禾及韭

謹案禾當是木洪氏朴云

五代史記纂要補

卷一

五

三月辛亥李景來買宴

謹案上云三月壬午朔辛亥乃三月三十日此下紀

夏四月庚申而是年閏又在七月則此三月二字衍

冬十月丁酉括民租

謹案薛史云遣左散騎常侍艾穎等均定河南六十

州稅賦攷五代會要顯德五年賜諸道均田詔略曰

言念地征罕臻藝極須議並行均定所冀永適重輕

今差使臣往彼檢括則此括字之所本也然此乃均

田定賦而以括民租為文似為失之又當時河南一

道不得有六十州據會要云詔賜諸道則當不止河

南一道也薛史于此亦似有誤



嘗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慨然歎曰此致治之本也王者之政自此始乃詔頒其圖法

謹案因學紀開曰攷之會要世宗見元稹在同州時所上均田表因製素爲圖賜諸道崔頌傳云世宗讀元稹均田疏命頌寫爲圖賜近臣遣使均諸道租賦史謂元稹圖誤也

五代史記纂誤補卷第二

歸安 吳 謝庭

梁家人傳

然原其本

謹案汪本句下有末字

梁太祖母曰文惠皇后王氏單州單父人也

謹案職方攷單州唐末以宋州之碭山置輝州已而徙治單父後唐改輝州爲單州此單父若據唐言當

稱宋州據梁言當稱輝州不得依後唐稱單州也下

張皇后傳之單州碭山縣同

然行義未必如先人也

謹案汪本如上得有字

太祖少以婦聘之

謹案北夢瑣言云張氏父曾爲宋州刺史溫在同州

得張于兵間因以婦禮納之攷后旣富家子又爲溫

同縣人則素知溫者也溫少時方傭食佗賊未必能

聘婦者且佗賊後尙不知存歿則后又當以何時歸

溫乎似瑣言之云爲可信也

柳王友裕攷徐州

謹案友裕傳友裕前卽位卒追封柳王此從後稱之

也隴師古張歸霸楊崇本傳竝同

天福元年后以疾卒



謹案通鑑注云張后殂于唐昭宗天祐元年然攷通鑑天復元年二月云全忠聞張夫人疾亟遽自河中東歸似后當以其時卒也汪本正倫天復若天福為石晉年號其誤不辨可知

梁亡莊宗入宮

謹案汪本莊宗上有唐字宮倫汴

友珪時為鄆州雷後末帝時為忠武軍節度使

謹案薛史梁紀乾化三年以前鄆州節度使福王友璋為許州節度使然則友璋在鄆州已正授節度使非僅是雷後也又許州在梁為匡國軍此以唐時忠武之號自梁之許州亦誤

五代史記纂補

卷二

二

妖人母乙董乙聚眾稱天子云云貞明四年友能以陳州兵反

謹案末帝紀陳州妖賊倫亂在貞明六年惠王友能反在龍德元年俱本薛史特係月稍不同此誤

太祖兼鎮護國軍以友裕為雷後遷忠武軍節度使

謹案太祖紀天復元年五月以王兼護國軍節度使

通鑑天復元年十一月以韓建為忠武節度使以前

商州刺史李存權知華州是梁祖之兼護

建之以華州徙忠武僅數月耳趙犖傳犖為忠武節

度使弟昶瑒代立梁祖已降韓建徙瑒為同州雷後

則是瑒去而韓建代之其間不應有友裕又鎮忠武

也薛史宗室傳云太祖兼鎮河中以友裕為雷後尋遷華州節度使通鑑于天復三年二月云以朱友裕為鎮國唐華州軍號節度使天祐元年十月云鎮國節度使朱友裕薨于梨園蓋李存先權知華州而友裕實繼鎮其地傳中無此一節則此忠武當是鎮國之誤是時左降者必有後命

謹案薛史宗室傳友珪開平四年十月為檢校司徒充左右控鶴都指揮使兼管四蕃將軍此上絕不言友珪所居官則此左降二字似為失據拜韓勅忠武軍節度使

謹案職方攷許州唐故曰忠武梁改匡國同州唐故

五代史記纂補

卷二

三

曰匡國梁改忠武梁互更同許軍號在開平二年五月故太祖紀同州節度使劉知俊為潞州行營招討在三月壬午則書匡國軍節度使而六月壬寅為西路行營招討即書忠武軍節度使其書法固韓建傳建鎮許州太祖崩許州軍亂見殺甚密也

蓋此時牛存節方在同州而許州無帥則韓勅自是領許州也通鑑正倫領匡國節度使此忠武軍當倫匡國軍

以末帝為汴州雷後

謹案梁以汴州為東都故末帝紀云以王為東京雷

守開封尹此云汴州雷後非也

唐家人傳

誰能從公



謹案汪本能倫肯

十二月已卯獵斃于白沙

謹案獵當倫臘見薛史莊宗紀

所失大半

謹案纂誤錄此傳文倫所亡大半

後嫁契丹突厥李贊華

謹案李贊華本名突欲今改非突厥也此誤

太祖四弟曰克讓克修克恭克寧皆不知其父母名號

謹案薛史宗室傳克讓為武皇仲弟克修從父弟克

恭為諸弟克寧為季弟攷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國昌

子克恭克儉克用克柔四人則克恭乃太祖之兄且

五代史記纂誤補

卷二

四

同父也克柔亦見義兒傳薛史李嗣昭傳亦云武皇

母弟克柔舊唐書鄭從謹傳國昌有子克章新唐書

沙陀傳武皇又有弟克勤語各不同略具薛史分注

茲為詳之

明年太祖復歸唐克讓還宿衛京師黃巢犯長安克讓

守潼關為賊所敗

謹案此節語俱本薛史薛史明年武皇昭雪克讓復

入宿衛云云通鑑攷異謂國昌以乾符五年不受代

朝廷發兵討之六年克用未嘗昭雪克讓何從得人

宿衛廣明元年國昌父子逃入鞏其冬黃巢召

安克讓何嘗守潼關戰敗而死于佛寺攷薛史武皇

紀于克用之殺段文楚係之乾符三年歐史唐紀從

莊宗功臣列傳及舊唐書懿宗紀係咸通十三年則

唐紀固云明年僖宗即位招輯之拜克用大同軍防

禦使亦得以昭雪言之第唐紀于招輯之後復備著

沙陀侵叛朝廷命將討擊之事其間克讓何緣得入

宿衛也此傳語明與紀不符

克修字崇遠從討龐勛以功拜朔州刺史

謹案薛史宗室傳克修父德成初為天寧軍使從獻

祖討龐勛以功授朔州刺史克修少便弓馬從父征

討所至立功是克修雖從征討而拜朔州刺史者乃

克修之父非克修也此處似誤

五代史記纂誤補

卷二

五

天祐十一年契丹攻破涿州

謹案天祐十一年當梁乾化四年契丹無攻陷涿州

事攷薛史唐宗室傳天祐十九年契丹犯燕趙陷涿

郡嗣弼舉家被俘通鑑以其事係梁龍德元年十二

月當為晉之天祐十八年而此倫十一年則是誤也

入說孟氏數以迫克寧

謹案汪本孟氏下仍有孟氏二字

太祖子八人

謹案通鑑攷異引實錄謂克用遣子存貞詣行在當

卽是存勛之誤而通鑑于中和四年書克用將李存

貞敗黃揆于沙苑乾寧二年書克用遣其將李存貞



為前鋒及敗邠寧軍于梨園則河東固自有李存貞其人者據薛史武皇紀則敗邠寧軍于梨園者又自為李存信餘具薛史分注

同光三年十二月辛亥詔封存美等七人為王

謹案五代會要存美等並同光三年閏十二月封通鑑亦倫閏月辛亥蓋閏十二月二十三日也此脫閏字

存霸歷昭義天平河中三軍節度使

謹案職方攷潞州唐故曰昭義梁曰匡義唐改安義此昭義當倫安義餘倣此

存美素病風居太原與存禮皆不知其所終

五代史記纂補

卷二

六

謹案此俱本薛史閩書云唐莊宗弟薛王存禮值郭從謙之亂匿名避難樂延平山水畱居焉

莊宗五子長曰繼岌其次繼潼繼嵩繼蟾繼曉

謹案劉皇后傳有皇幼子滿喜未知卽是繼曉否

十月己酉繼岌至絳州行上箋請降

謹案莊宗紀倫十一月己酉此十下脫一字

先鋒康延孝叛

謹案纂誤于後蜀世家先鋒康延孝條下云延孝乃後殿非先鋒其誤已在唐家人傳解訖今檢纂誤于此無其文蓋采綴時所闕者也

乃拜從益為彰信軍節度使

謹案職方攷曹州晉開運二年置威信軍漢廢周廣順二年置彰信軍通鑑于此正倫威信節度使此誤明宗四子曰從璟從榮從厚從益

謹案明宗有子從謹見薛史本紀天成三年此不著莊宗憐其言賜名從璟以為己子

謹案薛史宗室傳倫莊宗改其名為繼璟以為己子莊宗子名皆連繼字似倫繼璟為是

長興元年拜河南尹兼判六軍諸衛事

謹案薛史唐紀天成四年四月壬子以皇子河東節度使從榮為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宗室傳略同本史愍帝紀亦云天成三年為宣武軍節度使明年徙

五代史記纂補

卷二

七

鎮河東明是從榮去河東而愍帝代之也此云長興元年誤

見者震懾

謹案汪本震上有皆字

初從榮尙忌宋王從厚賢于己

謹案侍氏朝曰尙疑是常

宏寶騎兵五百自左掖門出方渡河

謹案宋會要唐洛陽闕端門前舊有四橋曰穀水曰黃道在天津橋之北曰重津在南竝為疏導洛水此上云從榮行至天津橋因陳兵橋北而端門已閉則朱宏寶自左掖門出所渡乃洛水也本史他處必沈



河渾河之類甚多然尚係以本名此徑從土俗語倫  
渡河者更誤

出鎮保義徙河中長興四年夏封洋王晉高祖立徙鎮  
威勝宋

謹案廢帝紀帝為鳳翔節度使徙北京留守以李從  
璋為代薛史李從璋傳受命代詔王于岐會洛王舉兵入洛事遂寢攷薛史唐紀

應順元年正月以安彥威為河中節度使二月以前  
河中節度使洋王從璋權知鳳翔軍府事本史廢帝

紀亦見河中安彥威知從璋固早去河中而晉初之  
授威勝不可以言徙鎮矣此處語多未核

從溫初為北京副留守歷安國忠武義武成德武寧五  
五代史記纂誤補 卷二 八

節度使  
謹案薛史唐紀長興二年九月許州節度使即忠武軍李

從溫移鎮河東四年正月以前河東節度使李從溫  
為鄆州節度使十一月以鄆州節度使李從溫為定

州節度使即義武軍從溫傳略同此脫去河東鄆州二鎮  
疎也又案成德係常山軍號薛史李從溫傳固云長

興四年十一月移鎮定州兼北面行營副招討使尋  
又移鎮常山清泰中加同平章事改鎮彭門即武寧軍然

攷薛史唐紀清泰二年二月庚午定州節度使李從  
溫今本倫王從溫當是字誤移鎮兗州晉紀天福二年正月泰寧

軍即兗州節度使李從溫加食邑實封功臣名號三

月兗州李從溫奏節度副使王謙云云三年四月甲  
午泰寧軍節度使李從溫加兼侍中五年三月辛未

以兗州節度使李從溫為徐州節度使七年七月乙  
巳徐州節度使李從溫加兼中書令即無以義武徙

成德之文況應順清泰間鎮成德者為范延光石敬  
瑭皇子重美及董溫琪歷有其人李從溫無由亦鎮

常山也今據薛史本傳下有高祖即位徙溫時在兗  
州云云定知所云移鎮常山者當是移鎮兗州歐史

乃沿其誤也又據薛史帝紀從溫移兗州在清泰二  
年加侍中在天福三年徙徐州在五年而傳先云移

鎮常山繼云清泰中改鎮彭門高祖即位之明年加  
五代史記纂誤補 卷二 九

侍中與紀多參錯不合  
晉高祖立復為忠武軍節度使

謹案薛史晉少帝紀天福八年四月以徐州節度使  
李從溫為許州節度使從溫傳同然則從溫復鎮忠

武已不當高祖時矣此誤  
明宗諸子八人

謹案薛史莊宗紀明宗紀俱有李從璩為明宗諸子  
蓋八人者之一也又明宗紀長興四年九月皇孫重

光重哲並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秦王宋王  
子也此皆不著

晉家人傳



過平州出榆關行砂磧中

謹案通鑑唐紀榆關注云榆當倫渝此渝關在營平之閒古所謂臨渝之險者也漢書音義渝音喻又唐

勝州界有榆關隋之榆林郡界二關有渝榆之異史家傳寫混淆無別又後梁紀渝關注引金人節要曰

平州之東乃渝關又金人行程曰自營州東至渝關沃野千里北限大山其山之南五穀百果良材美木

無所不有出關未數里則地皆瘠鹵則倫榆字誤也四裔附錄同

得地五千餘頃

謹案監本五千倫五十通鑑倫得田五十餘頃而薛

五代史記纂補

卷二

十

史晉少帝紀却倫五千當俱傳寫之誤

子曰重貴重信重義重英重允重睿重果

謹案監本汲古閣本重允俱倫重進若重允則固在

六弟之數矣

天福三年正月贈敬威敬德皆為太傅并贈敬殷以檢

校太子賓客亦贈太傅

謹案薛史宗室傳廣王敬威天福二年冊贈太傅高

祖紀敬德敬殷贈太傅亦在天福二年正月此云三

年字誤

重允鄭王

謹案晉紀天福七年正月皇子故皇城副使贈太保

重裔再贈太傅追封郊王八年五月皇兄贈太傅郊

王重裔贈太師重裔即重允而兩處俱倫郊王此倫

鄭王字誤薛史宗室傳字又倫郊五代會要同郊是

越州縣當時無有以縣名封王者亦誤

三年五月遣宗正卿石光贊云云

謹案上已書三年此複出

漢家人傳

注云隱帝舊史實錄皆無皇后帝立三年崩時年三十

蓋未嘗立后也

謹案楊邠傳帝欲立耿夫人為后邠以為不可薛史

邠以為太速或當在喪三年內也會耿夫人亦卒

五代史記纂補

卷二

十一

自是遂不及立后矣注語贅甚又未悉也

周家人傳

故第二子青哥贈太尉賜名侗

謹案此下載世宗顯德四年四月詔稱故皇弟贈太

保侗可贈太傅追封郊王然則初贈是太保非太尉

且惟是太保故得加贈太傅若已贈太尉則其上惟

有太師豈容反加太傅乎薛史太祖紀世宗紀俱倫

贈太保而宗室傳則云贈太尉此正仍其誤此條纂

誤已及之然引而不發故為詳之

是時王溥汪晏王彥超韓令坤等

謹案汪當倫王

第一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14 版 又 內



宣懿皇后符氏其祖秦王存審

謹案薛史后妃傳倫祖存審追封秦王本史符存審傳不言追封而此直云秦王存審所未安也

世宗辨急多暴怒

謹案辨當倫卞

梁臣傳

龐師古

師古營清口地勢卑或請就高為柵不聽淮人決水浸之請者告曰淮南決河上流水至矣

謹案淮人當倫淮南人蓋淮特水名若淮南人可稱

淮人將河南江南之人亦可稱河人江人矣別本下

五代史記纂誤補

卷二

七

淮南并倫淮人非也史他處如淮人淮兵之類不及

枚舉也皇甫暉傳之周又清口即今之清河淮南人

所決之水則淮水也此從俗倫河亦非是

葛從周

秦宗權掠地穎亳及梁兵戰于焦夷

謹案此事在唐光啟元年新唐書地理志亳州城父

天祐二年更名焦夷此已稱焦夷非也

以蔣暉監其軍

謹案薛史倫都監蔣元暉此當以諱去元字下同然

太祖紀及蔣殷傳俱倫蔣元暉宜刊定從一

霍存

太祖曰瑾來必與時溥俱不若遣兵邀之文多不錄

謹案監本汲古閣本兵俱倫存又據上云梁攻鄆州朱瑾來救而太祖云然似謂朱瑾必與時溥俱救鄆

州也攷梁家人傳友裕圍時溥于徐州朱瑾以兵救

溥友裕敗瑾于石佛山龐師古傳略同薛史霍存傳亦云朱

瑾將兵二萬援彭門存領騎軍馳赴之與徐充之眾

合戰于石佛山下大敗之則是朱瑾救徐州而霍存

敗之非時溥能與朱瑾俱來鄆州此與事實不合又

傳下云瑾果與溥俱出迷離語亦恐有誤

張存敬

太祖表存敬護國軍留後復徙宋州刺史未至卒于河

中

五代史記纂誤補

卷二

七

謹案存敬本為護國留後徙宋州而卒于河中則當

云未行或未赴而不當云未至也

寇彥卿

復拜襄州防禦使

謹案薛史倫相州防禦使攷襄州當時為山南東道

節度使非防禦州也此誤

徒鎮威勝

謹案職方攷鄧州梁置宣化軍唐改威勝此威勝當

倫宣化

康懷英



因取其翟州而還

謹案太平寰宇記坊州郿城縣李茂貞建為翟州梁改禧州宋已廢州故職方攷不著然徐氏于此不注疎矣

劉知俊叛奔于岐以懷英為保義軍節度使西路副招討使

謹案懷英陝帥也職方攷陝州唐故曰保義梁改曰鎮國後唐復曰保義若梁之保義自在邢州王檀傳太祖即位遷保義軍節度使力戰全邢州紀于開平三年先書保義軍節度使王檀為潞州招討使繼書鎮國軍節度使康懷英伐岐可見命將致討各就近

五代史記纂補

卷二

古

鎮此處之保義當依紀倫鎮國固在陝而不在邢也本傳上文表宿州刺史遷保義軍節度使尚存唐時則陝州稱保義軍不誤又案紀于三年十一月書康懷英伐岐薛史倫帝遣陝州康懷英華州寇彥卿率兵攻迫邠寧當是兩鎮各以兵西伐而初無招討使之日本史帝紀四年八月書楊師厚為西路行營招討使以伐岐通鑑倫師厚為招討使而以會感化節度使康懷貞為文疑懷英于四年從感化後乃為副招討耳此從薛史本傳

劉鄩

自黎陽濟河保滑州末帝以為義成軍節度使謹案職方攷滑州唐故曰義成以避梁王父諱改曰

宣義此義成當倫宣義霍彥威和凝傳並同

明年河朔皆入于晉降鄴亳州團練使

謹案劉鄩故元城之敗在梁貞明二年而衛惠沼相邢滄貝諸州即相繼入晉故通鑑于是年九月云于是河北皆入于晉惟黎陽為梁守也此明年二字當屬鄩降亳州團練使言之然語為失次薛史梁紀于貞明二年云是歲河北諸州悉入于晉此省去諸州

二字而單言河朔則于黎陽之尚為梁守者事又不協又薛史鄩傳貞明二年三月鄩戰敗自黎陽濟河至滑州尋授滑州節度使詔屯黎陽二年二月晉悉眾攻黎陽鄩拒之而退及鄩歸關再授開封尹領鎮

五代史記纂補

卷二

十五

南軍節度使九月落平章事授亳州團練使此于鄩之再尹開封領鎮南皆不著

牛存節

同州劉知俊叛奔鳳翔乃遷存節匡國軍節度使

謹案此以存節鎮同州也同州在梁為忠武軍此倫匡國誤

張歸霸

乾化元年拜鎮國節度使以疾卒

謹案薛史張歸厚傳乾化二年拜鎮國軍節度使明年夏以疾卒于位此于二年倫元年并歸厚之卒亦似在元年者恐誤



徐懷玉

拜係大軍節度使友珪立朱友謙附于晉以襲邠州執懷玉殺之

謹案此本薛史本傳據云開平三年制授邠坊節度使乾化二年河中朱友謙遣兵襲邠州懷玉無備為所擄遂害之攷本史高萬興傳牛存節為係大軍節度使已而劉知俊叛乃徙存節守同州以萬金為係大軍節度使貞明四年萬金卒乃以萬興為邠延節度使薛史高萬興傳略同劉知俊之叛在開平三年高萬金即以其時代牛存節鎮邠州至貞明四年而死則於中不應又有徐懷玉在邠州也再攷朱友謙

五代史記纂誤補

卷二

天

傳本史及薛史俱無襲邠州事疑有誤

楊師厚

楊師厚潁州斤溝人也

謹案通鑑注九域志萬壽縣有斤溝鎮萬壽唐汝陰之百尺鎮也此仍薛史之文然溝下當有里字

拜山南東道節度使

謹案薛史楊師厚以齊州刺史加檢校司徒徐州節度使已乃授襄州節度使此不言先授徐州凡史傳于人所歷官其無事可紀者固不妨從略若唐未及五代時節鎮勢有畸重每關理亂之故自立比他史詳之不嫌冗瑣爾又舊唐書哀帝紀天祐三年六月

甲申敕襄州忠義軍額宜停依舊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此在天祐二年當倫忠義軍節度使方與他傳節鎮之例相符

以功遷係義軍節度使

謹案薛史梁紀開平四年二月楊師厚赴鎮于陝師厚傳亦倫四年二月移陝州節度使陝州梁為鎮國軍本史梁紀開平三年十一月書鎮國軍節度使康懷英伐岐而懷英傳誤從唐陝州軍號倫係義此則懷英遷去師厚繼為陝州節度使故與康傳之誤同也

三月不能下

五代史記纂誤補

卷二

七

謹案纂誤錄此文倫三日不能下徐氏于月下固注云一倫日也孔氏廣森曰攷薛史倫逾旬然則月日皆非是愚攷通鑑師厚圍棗強係二月乙亥拔棗強係三月丙戌相去十二日則薛史是也

師厚遂逐其帥

謹案師厚以宣義軍節度使兼北面都招討使軍于魏州而羅周翰自為天雄軍節度使此上云師厚悉領梁之勁兵而于遂羅周翰直云遂逐其帥語殊鶻突

賀瓌

末帝時遷左龍虎統軍宣義軍節度使貞明元年魏兵



亂不錄末帝乃以瓌為招討

謹案薛史梁紀瓌充宣義節度在貞明三年十一月

其遷左龍虎統軍據薛史本傳及袁象先傳定當在

乾化三年梁紀乾化三年四月以左龍虎統軍袁象

先為開封尹云云是象先遷去而賈瓌代

也此貞明元年云云乃提撥舊事為瓌為招討使起

本耳若以此為順時挨敘則非其次矣其實貞明元

年四字可省只于魏兵亂上加一自字便明順矣

貝衛洛磁諸州皆入于晉

謹案職方攷磁州梁改曰惠州唐復曰磁州此磁字

當倫惠字張源德朱漢賓傳並同又案新唐書地理

五代史記纂補

卷二

六

唐時職方攷之徑倫梁改惠州者亦誤

晉軍取楊劉末帝乃以瓌為招討使

謹案本紀貞明三年十二月宣義軍節度使賀瓌為

北面行營招討使已已如西都卜郊晉人取楊劉語

與此異攷薛史本紀於三年十二月丁卯云以賀瓌

充宣義軍節度使而不言為招討使于下云是月晉

人陷楊劉賀瓌傳瓌授招討使在三年十二月晉取

楊劉在四年春通鑑則云十二月丁卯以賀瓌為北

面行營招討使戊辰晉取楊劉語又各異

王檀

貞明元年又徙匡國

謹案薛史本傳云末帝即位移授許州匡國軍節度

使而于下方紀五年即貞明元年則此誤也

王虔裕

中和三年孫儒陷河陽虔裕隨爽奔于梁

謹案舊唐書諸葛爽傳光啟二年爽卒子仲方為孟

帥俄而蔡賊孫儒攻之城陷仲方歸于汴新唐書爽

傳及僖宗紀並同惟舊僖宗紀則云光啟二年十二

月孫儒陷河陽諸葛爽奔歸汴州不言爽子仲方顯

與傳異然俱是光啟二年而此倫中和三年似又誤

也

謝彥章

五代史記纂補

卷二

九

貞明四年晉攻河北

謹案自貞明二年河北諸州已悉入于晉彥章與賀

瓌屯行臺時晉軍方略鄆濮軍于麻家渡而云晉攻

河北非也

唐臣傳

郭崇韜

彥章圖之

謹案圖當倫圖

乃遣崇韜與毛彰將數千人夜行

謹案薛史本傳及唐紀俱倫毛璋此誤

從鄆州入襲汴州八日而滅梁



謹案汴州之州字監本佗用任氏大椿日用字是

李嗣源為成德軍節度使徒崇韜忠武

謹案薛史莊宗紀帝欲以李嗣源為鎮帥移郭崇韜

兼領汴州冊府元龜同光中崇韜再表辭鎮批答曰

卿始納常陽請歸上將又稱梁苑不可兼權其再讓

汴州所宜依允蓋嗣源先鎮宣武崇韜實領成德茲

欲互易其處也此忠武當是宣武之誤

安重誨

徒陷彥溫于死而不能去潞王之患李嚴一出而知祥

貳仁矩未至而董璋叛

謹案此謂楊彥溫孟知祥與李仁矩也歐公取便裁

五代史記纂誤補

卷二

三

對以為此數人事下文方詳之故俱省去其姓然孟

李尚可若彥溫則下又有遺彥溫事而亦不著其姓

此等在古文多有之後世文字似不宜如此

但恨不與國家除去潞王

謹案重誨死後二年而從珂始封此于重誨口稱潞

王蓋仍五代史闕文之誤

周德威

贈德威太師明宗時加贈太尉配享莊宗廟

謹案春明退朝錄五代至國初節度使皆自檢校太

傅遷太尉太尉遷太師然無升秩明文則太尉亞于

太師德威以太師而加太尉乃事之必不然者薛史

惟言天成中詔配享莊宗廟廷而已此疑有誤

符存審

存審二子彥超饒彥卿

謹案上文存審有子彥圖薛史存審子尚有彥能彥

琳此止云三子非也

史建塘

建塘子匡翰尚晉高祖女是為魯國長公主

謹案薛史史匡翰傳其妻魯國長公主高祖之妹也

據薛史晉紀天福七年九月樂平公主史氏進封魯

國大長公主壽安長公主烏氏進封魏國大長公主

鄭國長公主杜氏進封宋國大長公主此皆高祖之

五代史記纂誤補

卷二

三

妹故俱由長公主進大長公主也樂平下亦當有此

倫高祖女恐誤又薛史周書有史懿傳懿為建塘子

匡翰之兄累歷州鎮檢校太師兼侍中封邠國公此

不一及之何也又懿傳云本名犯太祖廟諱故改焉

蓋懿本名匡威薛史晉漢紀俱有史威此史臣自以

宋諱去匡字而或者謂懿本名匡懿遂誤認傳所云

之太祖為宋太祖而謂其謂為宋人所附注者非矣

王建及

斧其竹竿

謹案窄當倫竿又薛史李建及傳云建及本姓王武

皇以典義軍賜姓名此傳全沒其事



元行欽

數日復幸汜水

謹案復上當有將字或謀字說詳伶官傳下

西方鄴

西方鄴定州滿城人也

謹案新舊唐書地理志滿城屬易州元豐九域志同

此仍薛史之文豈當時曾割屬定州而史失之與

父再遇為汴州軍校

謹案薛史州上無汴字孔氏繼涵曰此下文云鄴居

軍中以勇力聞南渡河遊梁不用復歸云云則其父

當是本州軍校而非汴州也

五代史記纂要補

卷二

三

符習

願授臣河內一鎮

謹案薛史河內倫河南通鑑同此內字誤

明宗乃以房知溫代習鎮平盧拜公儼登州刺史公儼

不時承命知溫擒而殺之

謹案本紀天成元年八月平盧軍節度使霍彥威殺

其登州刺史王公儼語同薛史攷薛史明宗紀天成

元年八月以前青州節度使即平盧軍符習為鄆州節度

使以霍彥威代習三年十一月青州節度使霍彥威

卒以王建立為青州節度使長興元年三月鄆州節

度使王晏球移鎮青州是年四月王建立三年八月晏

球卒鄆州節度使房知溫移鎮青州明是彥威卒于

青建立代之建立去後晏球代之而知溫乃承晏球

之後也本史房知溫傳天成元年拜泰寧軍節度使

明年為北面招討使屯于盧臺效節軍亂知溫以騎

軍盡殺亂者是知溫于天成元二年間不得在青州

而殺王公儼者固霍彥威也此云房知溫殆因盧臺

誅亂事相類而誤耳

孔謙

晉與梁相拒河上十餘年

謹案晉與梁相拒河上在收魏博後魏博入晉在梁

貞明元年距梁亡首尾裁九年通鑑所云戰于河上

五代史記纂要補

卷二

三

殆將十年者是也此云十餘年誤官者傳王處直周

知裕等傳並同纂誤說在劉皇后傳

謂崇朝日鄆北都也云云因以憲畱守北都

謹案莊宗紀同光元年四月以魏州為東京鎮州為

北都十一月復北都為鎮州以太原為北都此以北

都稱鄆誤

張延朗

以租庸使為鄆州糧料使

謹案薛史租庸使倫租庸使此誤

李仁矩

光業私以書示樞密承旨李虔微



謹案安重誨傳有樞密承旨李虔徵薛史董璋傳亦  
倫李虔徵此誤

毛璋

莊宗滅梁拜璋華州節度使在鎮多不法議者疑其有  
異志乃徙璋鎮昭義

謹案李承約傳天成中邠州節度使毛璋傳梁平授華

云後遣人代璋璋即時受代薛史毛璋傳梁平授華

州節度使今刻本倫邠州節度使余見薛史元纂修

本刻本倫邠州節度使余見薛史元纂修

同光二年二月云以右監門衛大將軍毛璋為華州

節度使三年九月云大舉伐蜀以華州節度使毛璋

充行營左廂馬步都虞候知之蓋或因小說中明宗

有毛璋後帥滄海之語而改此華州倫邠州也

嗣位錄平蜀功授邠州節度使薛史莊宗紀同光三

年十二月壬戌以華

州節度使與傳不同

動多不法移授昭義節度使是

其所為不法自在邠州而此以其語係華州節度使

之下又不言當明宗時殊非事實

劉延朗

延朗等請帝親征乃行至懷州契丹已立敬瑭為天子

以兵而南帝惶惑不知所之遣審虔將千騎至白司馬

坡踏戰地審虔曰何地不堪戰雖有其地何人肯立于

此不如還也帝遂還

謹案廢帝紀倫九月戊申如河陽閏十一月丁丑至

自河陽若白司馬坡舊唐書薛瑄傳有白司乃在洛

陽之北河陽之南故薛史唐紀于踏戰地之日係之

已卯明是帝還洛陽後事此于帝不知所之下便接  
至白司馬坡而以帝遂還之語終之則似帝此時始  
自懷州還者疎矣

廢帝以昭允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為河  
陽節度使與審虔文遇皆不知其所終

謹案薛史唐紀韓昭允入相在清泰二年四月其罷

在十二月此于帝紀皆不書漏也昭允之罷薛史云

充河中節度使而此云河陽攷薛史清泰二年九月

以宋審虔為河陽節度使三年五月以河陽節度使

宋審虔為河東節度使然則當昭允罷相出鎮不容

亦在河陽而固當在河中矣通鑑明云充又薛史晉

五代史記纂誤補卷二

紀天福元年閏十一月辛巳唐末帝聚其族與親將

宋審虔等自焚而死四年四月丙戌以韓昭允為兵

部尚書致仕周紀廣順元年三月丙子以兵部尚書

致仕韓昭允為尚書右僕射依前致仕顯德元年九

月己亥以右僕射致仕韓昭允為太子太保致仕則

昭允與審虔俱非不知所終者也

康思立

康思立本山陰諸部人也

謹案薛史倫思立本出陰山諸部本史吐渾附錄有

陰山府都督此誤倒

廢帝即位以思立初無降意頗不悅之徙安遠又徙安

遠



國

謹案薛史本傳長興二年移鎮陝州清泰初改授邢

臺即安唐紀清泰元年五月以陝府節度使康思立

為邢州節度使即無自保義州即陝徙安遠之文此或

別有所據

康義誠

親軍之號始于明宗其後又有殿前都指揮使亦親軍也皆不見其更置之始

謹案石林燕語云殿前軍起于周世宗是時太祖為

殿前司都虞候初詔天下選募壯士送京師命太祖

擇其武藝精高者為殿前諸班而置都點檢位都指

五代史記纂補

卷二

三

揮上太祖實由此受禪見于國史歐公五代史乃云

不知所始蓋攷之未詳也

藥彥稠

拜澄州刺史

謹案職方攷無澄州攷唐地志俱有澄州太平寰宇

記澄州于開寶六年併入邕州元豐九域志倫開寶

五年廢澄州知五代時故有澄州也然則職方攷之

闕略者多矣

盧程

掌書記王誠歿于陣

謹案誠當倫誠王誠薛史有傳本史契丹附錄亦有

王誠

少尹任圜莊宗姊婿也

謹案通鑑云光祿卿兼興唐少尹任圜圜之弟帝之

從姊婿也云云攷薛史任圜傳父茂宏有子五人曰

圖回圜團罔風采俱異武皇以宗女妻團歷代憲二

郡刺史則以為李氏婿者團也然余見薛史元纂修

本妻下却有團字當是通鑑所本今本以一團字關

上下二句即于文義不合況團新舊傳俱無為光祿

卿與唐少尹事今薛史盧程傳亦倫任團為興唐少

尹云云正疑傳寫者據團傳有脫字而誤改團為團

也

五代史記纂補

卷二

三

張憲

憲出奔沂州

謹案通鑑沂州今薛史亦倫沂字誤也

何瓚

瓚慮莊宗事不成求留守北京

謹案本紀同光元年四月以太原為西京十一月復

太原為北都瓚本留守太原此時慮莊宗事不成故

求仍留太原此于太原已稱北京非也盧質傳同

晉臣傳

桑維翰

彥澤以驍捍自矜



謹案捍當倫悍

乃以尸賜其家云云

謹案薛史云漢高祖登極詔贈尚書令此于景延廣傳末書其贈官而維翰傳不書非也

吳巒

而巒猶守城不下

謹案何氏焯曰守城疑是城守

以令溫為武勝軍節度使

謹案職方攷鄧州梁置宣化軍唐改曰威勝周始改

武勝此倫武勝誤段凝劉紀皇甫遇劉景巖王周凡

見常思折從阮傳竝同

五代史記纂誤補

卷二

天

漢臣傳

蘇逢吉

鳳翔李永吉初朝京師

謹案薛史晉紀開運三年十月丙戌鳳翔節度使秦

王李從曦薨十一月庚寅以陝州雷後焦繼助為鳳

翔雷後漢紀天福十二年七月庚子以鳳翔節度使

檢校太師同平章事侯益依前鳳翔節度使加兼侍

中又世襲傳李從曦子永吉歷數鎮行軍司馬是從

曦卒後鎮鳳翔者固別有其人而永吉或第是行軍

司馬故逢吉求貨而方許以一州也此云鳳翔李永

吉直似永吉為鳳翔節度者非也餘具纂誤

獄中上書

謹案監本倫獄上中書此誤

逢吉母見業等

謹案母當倫每

史宏肇

澤州霍令奇等

謹案薛史倫翟令奇通鑑同此誤

未有偏賜

謹案薛史倫未能徧有需賜此偏字誤

王章

高祖即位拜三司使檢校太尉隱帝即位加大尉同中

五代史記纂誤補

卷二

无

書門下平章事

謹案薛史國初授三司使檢校太傅隱帝即位加檢

校太尉此上之太尉當是太傅之誤

劉銖

高祖即位拜永興軍節度使

謹案薛史帝紀乾祐元年三月改晉昌軍為永興軍

此從後書之王景崇趙思紹傳竝同若李周傳之以

唐之西京稱永興則甚誤

又請增民租畝出錢三十以為公用

謹案薛史倫每秋苗一畝率錢三千夏苗一畝錢二

千以備公用與此多寡相懸此十字當是千字之誤



周臣傳

王朴

王朴字文伯東平人也

謹案史言唐地每州郡互舉然自乾元改郡稱州則

宜書州而不書郡此東平當倫鄆州它傳如譙郡

敬 耶 耶 臨 沂 王度 常山真定 皇甫 范陽 盧文進 渤海

無 棣 李恩 常山石邑 史圭 之屬其失竝同

鄭仁誨

太祖入立以仁誨為大內都點檢恩州團練使樞密副

使

謹案本紀廣順二年三月內客省使鄭仁誨為樞密

五代史記纂補 卷二

三

副使五月仁誨為大內都點檢語稍異此紀傳俱本

薛史薛亦自異

扈載

扈載字仲熙北燕人也

謹案幽燕之地在春秋時稱北燕若唐之北燕州則

在隋涿郡之懷戎縣武德七年因北齊舊名置貞觀

八年改名媯州是唐初雖有北燕州而此時則已久

名媯州矣東都事略扈載之兄蒙係幽州安次人則

此當倫幽州人也

五代史記纂補卷第三

歸安 吳 蘭庭

死節傳

王彥章

王彥章字子明鄆州壽昌人也

謹按唐書地理志鄆州有壽張縣無壽昌縣此誤

死事傳

張源德

衛州刺史來昭

謹按唐紀來昭作米昭薛史同此誤

王思同

五代史記纂補 卷二

徙鎮雄武是時吐蕃數為寇而秦州無亭障

謹按職方考雄武軍在秦州此秦字誤

張敬達

徙鎮武信晉昌

謹按通鑑後晉紀注云明宗置武信軍于遂州尋為

孟知祥所陷張敬達未嘗往鎮晉始收長安為晉昌

軍歐亦考之未詳也通鑑前書敬達自建雄節度代

敬瑭建雄軍晉州也歐史誤以為晉昌耳又不知武

信緣何而誤今考薛史本傳清泰自彭門移鎮平陽

彭門徐州武寧軍也通鑑清泰二年七月書以武寧

節度使張敬達為北面行營副總管此傳不言鎮武



寧則武信當是武寧之誤若敬達之為建雄節度已見唐紀清泰三年固顯以晉州誤晉昌也旌旗相屬五千餘里

謹按薛史晉高祖紀作旌旗不絕五十里餘本史葬丹附錄亦云車騎連亘數十里此千字誤

翟進宗

翟進宗張萬迪者皆不知其何人也

謹按翟進宗死事者也張萬迪從逆者也此傳死事而混舉二人不分主客非也

王清

開運二年冬從杜重威戰陽城云云是冬重威軍中渡

五代史記纂誤補

卷三

二

橋南

謹案晉紀杜重威戰陽城在二年三月又紀及重威皇甫遇張彥澤等傳重威軍中渡在開運三年此俱誤

史彥超

以功拜威德軍節度使

謹案五代無威德軍薛史作以功授華州節度使則鎮國軍也此誤

一行傳

鄭遨

遨與李振故善振後事梁貴顯欲以祿遨遨不顧後振

得罪南竄遂徒步千里往視之

謹案全氏祖望曰據李振傳在唐時嘗自金吾將軍出為台州刺史非以罪竄然亦未嘗之任而即以共時去投梁今云仕梁後南竄謬也愚案此本薛史鄭雲叟傳然薛自誤

節度使劉遂疑

謹案劉鄩傳子遂疑遂雍事唐皆為刺史即不言遂疑為節度使將此別一劉遂疑邪

李自倫

天福四年

謹案天福上當有晉字

五代史記纂誤補

卷三

三

唐六臣傳

謹案何氏焯曰張耒云六人者為唐大臣挈國而輸之賊北面而事之為史者從而正其罪何所不可但其書謂之五代史記而中有一卷或謂之唐唐非五代也班書有後漢事范史有前漢事耒以為若因及之雖越數代猶為無害但立名標卷事似難行此論頗當惟宋史書周三臣則得闡幽之道又當通其例之變也

唐天祐三年梁王欲以夔叟張廷範為太常卿

文多不錄

謹案新舊唐書裴樞等之貶死俱在天祐二年此誤下云明年三月唐哀帝遜位于梁其云明年則又踵



此而誤也

尚書左丞趙允逢為副

謹案趙允逢傳允逢當唐末為吏部侍郎太常卿與

此不同考薛史允逢傳允逢先為尚書左丞翰林承

旨拜御史中丞改禮部侍郎後除吏部侍郎太常卿

此倫尚書左丞誤也

張文蔚

昭宗遷洛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謹案新舊唐書帝紀宰相表及張昺傳文蔚入相在

天祐二年則已非昭宗時惟薛史本傳倫天祐元年

此蓋仍其誤

五代史記纂補誤

卷三

四

張策

太祖即位遷工部侍郎奉旨開平二年拜刑部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

謹案梁紀策以禮部侍郎為刑部侍郎非以工部拜

刑部也考薛史本傳太祖受禪改工部侍郎加承旨

當倫其年冬轉禮部侍郎明年拜刑部侍郎平章事

此脫去轉禮部一節故與紀不合容齋四筆云舊制

六曹以工禮刑戶兵吏為敘蓋宋制當有所本觀此

可知

薛貽矩

河東聞喜人也

謹案唐人每稱河東聞喜然唐河東道之河東郡即

河中府而聞喜縣自屬絳州若以道冠縣本史又無

其例此其失又不特不係州而係郡也裴迪傳同

義兒傳

李嗣昭

汾州太谷縣民家子也

謹案唐宋地理志太谷縣俱屬并州此疑誤

嗣昭復取汾慈隰

謹案唐紀取汾慈隰者周德威也此云李嗣昭與紀

異蓋沿薛史紀傳之異

天祐三年與周德威攻梁潞州

五代史記纂補誤

卷三

五

謹案唐紀克用謂天祐非唐號不可稱故于是年仍

稱天復六年此仍薛史倫天祐三年非也

十九年從莊宗擊契丹于望都莊宗為契丹圍之數十

里

謹案唐紀梁滅唐克用復稱天祐四年則此十九年

上當加天祐二字又薛史李嗣昭傳里倫重此誤

李存渥尤切齒數詆責之

謹案薛史本傳嗣昭既率莊宗詔諸子扶器歸太原

諸子違詔以父牙兵數千擁器歸潞莊宗令李存渥

馳騎追諭兄弟俱忿欲害存渥存渥遁而獲免此于

上省去此節遂令事理不明而此處李存渥尤切齒



云云覺爲突出矣施氏文淵云

存孝

太祖別以大將康君立爲潞州留後存孝爲汾州刺史存孝負其功不食者數日及走張濬遷邠州刺史

謹案邠州爲靜難軍王行瑜方據有之存孝何由爲之刺史據薛史唐紀及存孝傳存孝自汾州刺史遷邠州節度初無遷邠州之文蓋薛紀存孝爲汾州在

敗張濬之前而傳屬之敗張濬之後此由兼采複出而誤改汾州爲邠州也

大順二年徙邠州留後

謹案薛史唐紀大順二年三月以李存孝爲邠州節

五代史記纂要

卷三

六

度使蓋先爲留後而後正授節鉞也此書留後而不

云節度使纂誤謂存孝傳載所歷之官必有脫漏此亦可見

方二人之交惡也君立每左右存信以傾之

謹案敬齋古今註曰歐公因存信傳已用交惡二字故疊用之以爲但舉二人則知其爲存信與存孝其實二人各自爲傳文勢不當如此

存進

獨漢韶與虔釗軍不降

謹案王思同傳興元張虔釗攻城西督戰甚急士卒苦之反兵攻虔釗楊思權傳亦云上幸反兵逐虔釗

諸鎮之兵皆潰然則獨漢韶與虔釗不降耳此軍字

衍

伶官傳

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

謹案春秋左傳凡勝國曰滅之又用大師焉曰滅此左氏書滅例也又沈子暹滅注國雖存君死曰滅此又一例也說本公羊唐莊宗特身死族滅耳國則尙未滅也此語未核

居數日莊宗復東幸汜水謀扼關以爲拒

謹案此莊宗方謀復幸汜水耳其實未及成行也觀下文自明蓋謀字當在復字之上此乃用倒句法遂

五代史記纂要

卷三

七

令有謂東幸汜水而不云還洛爲失之疎者則亦歐公貽之誤也

宦者傳

漢瓊西迎廢帝于潞廢帝惡而殺之

謹案薛史佺漢瓊單騎至澠池謁見潞王尋戮于路左此潞字當是路字之誤

雜傳

王銘

其先日沒諾干爲鎮州王武俊騎將武俊錄以爲子遂冒姓王氏

謹案此據薛史本傳傳又云沒諾干號王五哥考舊



唐書王廷湊傳曾祖曰五哥之而王武俊傳武俊初號沒諾干薛史或牽混為一而此仍其失也

景福元年乃大舉擊趙下臨城明年晉會王處存攻鎔堅固新市明年春晉攻天長軍鎔出兵救之敗于此日嶺晉軍遂出井陘鎔又求救于匡威云云

謹案唐紀晉取臨城在大順二年其明年會王處存攻鎔戰新市是為景福元年晉兵出井陘在景福二年舊唐書昭宗紀及通鑑竝同即李匡威之因救趙而失幽州亦景福二年事也此于晉之下臨城先誤書景福元年而其下兩書明年遂無弗誤者矣

館于梅子園

五代史紀事補

卷三

八

謹案夢溪筆談鎮陽池苑之盛甲于諸鎮乃王鎔時海子園也鎮人矜大其地謂之潭園蓋不知晉嘗謂之海子矣查氏容詠歸錄曰海子之名見于唐紀王鎔為鎮帥有海子園嘗館李匡威于此北人凡水之積者輒目為海也此梅字誤

開平四年冬遣供奉官杜廷隱云云晉人擊敗景仁于柏鄉梁遂失鎮定鎔德晉甚明年會莊宗于承天軍謹案唐紀天祐八年正月敗梁軍于柏鄉七月會趙王鎔于承天軍梁紀亦書乾化元年正月王景仁及晉人戰于柏鄉蓋乾化元年即開平四年之明年而晉之天祐八年也此誤

天祐十八年冬鎔自西山宿鶴營莊將還府文多不錄

謹案唐紀張文禮殺王鎔在天祐十八年正月梁紀亦在龍德元年春薛史梁唐紀俱作十八年二月而鎔傳作冬十二月此仍其誤

羅紹威

幽州劉仁恭以兵六十萬攻魏屠其城

謹案劉守光傳仁恭父子率兩鎮兵十萬號稱三十萬以擊魏屠貝州舊唐書羅威傳新唐書羅紹威劉仁恭傳竝同此倫六十萬誤而攻魏下又脫貝州二字大誤

徙鎮忠武明年為祕書監駙馬都尉充祿卿

五代史紀事補

卷三

九

謹案薛史羅周敬傳倫授許州節度使許州在梁為匡國軍此倫忠武誤又薛史倫踰三年徵授祕書監而此倫明年考薛史梁紀羅周敬以前匡國軍節度使為守殿中監駙馬都尉在貞明四年七月而其先授匡國則于紀無文此未知孰是

周敬亦娶末帝女曰晉安公主

謹案薛史羅周敬傳倫普安公主考五代會要梁末帝女有壽春公主壽昌公主而無晉安公主此等封號例取美稱要之梁時必不以晉安為公主號也此當倫普安為是

後徙鎮海而卒



謹案鎮海軍此時屬吳越薛史王庭允傳倫改滄州節度使文獻通考滄州唐爲橫海軍又改義昌軍梁收順化軍後唐復爲橫海軍此鎮海當是橫海之誤

劉守光

遣其子守文襲滄州

謹案洲當倫州

昭宗卒以守文爲橫海軍節度使

謹案橫海軍當倫義昌軍呂琦傳同

其兄守文聞父且囚卽率兵討守光

謹案守文討守光而敗于盧臺于玉田在梁開平二年傳于守光之執仁恭上係元年此不書明年而于

五代史記纂補

卷三

十

下守文之戰雜蘇卻書明年則似雜蘇之戰爲在開

平二年而非三年者似欠明晰

于是晉王率天德宋瑤云云

謹案新唐書地理志豐州中受降城有天德軍考薛

史唐明宗紀有天德軍節度使郭承豐漢隱帝周太

祖世宗等紀俱有天德軍節度使郭勳則五代時自

有此一節鎮而頗不著

遣其妻祝氏乞食于田家

謹案監本無其妻二字愚觀本史若此類廢字頗多

亦不悉著

李茂貞

徒令甸服生靈

謹案徒當倫徒

久之加拜茂貞尙書令封岐王

謹案盧氏文昭曰據舊唐書昭宗紀李茂貞于景福

二年已由岐王進封秦王此于乾寧三年昭宗出居

華州之後又云久之封岐王并于梁太祖唐莊宗之

世言茂貞多佞岐王恐皆誤

鳴稍羽扇視朝

謹案稍當倫鞘

注云二十州者岐隴涇原渭武秦成階鳳邠寧慶行鄜

坊丹延梁洋也

五代史記纂補

卷三

十一

謹案職方考州之係于岐者耀邠寧慶行鄜坊丹延

岐隴涇原渭武秦成階鳳乾恰得二十州而不數梁

洋據上云茂貞取興元其初自當合梁洋數之而耀

與乾爲茂貞所自置故注不數惟此注當在上有地

二十州之下在此非也

遣其子從職來朝

謹案薛史唐紀天成元年九月詔鳳翔節度使李職

俾煥成家之美貴崇猶子之親宜于本名上加從字

此從後書之又薛史茂貞傳倫遣子繼職蓋茂貞諸

子俱連繼字而入通于唐則又避莊宗子行之繼字

故單稱職耳若馬陸南唐書俱倫從職以職弟祖景



見薛史本傳之名例之則是誤也

改封秦王

謹案薛史唐紀同光二年二月秦王李茂貞依前封

秦王餘如故通鑑考異引實錄同光元年茂貞已稱秦王蓋景福中茂貞

已由岐而進王秦故大唐秦王重修法門寺塔廟碑

記是天祐十九年立在莊宗滅梁之前一年而已稱

秦王也同光二年特詔仍其舊封耳此云改封秦王

則據薛史茂貞傳薛傳固云莊宗詔進封秦王與紀

異也又馮氏班曰法門寺碑稱天復十九年二十年

至壬午歲忽稱天祐蓋自天祐四年梁改元開平晉

人稱天祐岐人自稱天復至壬午歲晉人已有滅梁

五代史記纂補

卷三

十一

之勢乃更稱天祐十九年則不敢自異于晉也史之

不詳乃如此

廢帝入立復以從職為鳳翔節度使本年四十九

謹案薛史李從職傳晉高祖登極繼封秦王岐王此

字疑少帝嗣位加守太保開運三年冬卒于鎮是從

職迄晉末始卒也此于繼封加官竝略之說略具至

其卒亦即屬之廢帝入立之下尤疏

韓建

行至興元遂牛叢據山南

謹案舊唐書僖宗紀牛叢倫牛蔚新紀倫牛勗說者

項考叢與蔚俱牛僧孺子而勗則田合收腹心以賭

毯得山南西道者也新書叢傳不言鎮興元蔚傳惟  
言為山南西道節度使以吳行魯代還亦不言為韓  
建等所逐也通鑑從新紀倫勗此蓋仍薛史王建傳  
之誤前蜀世家同

建誣諸王謀反以兵圍十六宅諸王皆見殺昭宗無如  
之何為建立德政碑光化元年昭宗還長安封建穎川  
郡王建辭王齊乃封建許國公

謹案虞氏兆滢天香樓偶得云司空圖集有韓建德  
政碑為乾寧元年立五代史韓建傳書于乾寧三年  
殺十六宅諸王下而韓建殺諸王又實在乾寧四年  
此為甚誤且其封王封公俱見于乾寧元年碑文而

五代史記纂補

卷三

十一

歐書于光化元年則又仍舊唐書昭宗紀之誤

太祖使鄴召建乃出降太祖以建從行昭宗東遷建從  
至洛陽昭宗舉酒屬太祖與建文多不錄太祖以故尤德之  
表建平盧軍節度使

謹案薛史天復元年建出降尋表為許州節度使昭

宗東遷以建為佑國軍節度使京兆尹車駕至陝召

太祖與建侍宴云云天祐三年改青州節度使此于

建之鎮許鎮雍俱略不著直似自華出降後失職從

行至洛久之而始得青州者殊為失實又據薛史

建與太祖侍宴當昭宗在陝時而此云建從至洛陽

亦誤



李仁福

當唐僖宗時有拓拔思敬者為夏州偏將後以與破黃巢功賜姓李氏拜夏州節度使文多不錄

謹案後山談叢云拓拔思恭思敬兄弟也而五代史誤倫一人攷舊唐書舊五代史宋史及通鑑其與破黃巢者俱倫拓拔思恭或李思恭而拓拔思敬見于本史前蜀世家為武定節度文苑英華亦載有張元晏授李思敬武定軍節度使制文據此傳思敬卒而思諫立於乾寧二年固不應至天復二年而思敬尚在洋州也纂誤所錄李仁福傳文凡今本之倫思敬者俱倫思恭且意洋州之思敬為其族人知吳氏時

五代史記纂誤補

卷三

古

史本本是思恭而後人以宋諱敬字展轉改寫遂誤混兩人為一人也餘具纂誤及通鑑攷異

韓遜

天成四年洙卒即以洙子澄為朔方軍節度使

謹案康福傳倫韓洙死弟澄立薛史韓洙傳同此云洙子澄誤又薛史唐紀天成三年七月壬子以朔方節度使韓洙卒廢朝而洙傳倫天成四年夏洙卒顯與紀異而歐仍其誤也又薛史唐紀于韓洙卒後八月辛卯云以朔方軍節度使韓瑛為朔方軍節度使四年六月辛亥云以權知朔方軍節度使韓澄為朔方軍節度使後未知此韓瑛者復是何人至康福傳又云靈武兵

馬留後韓滂上表請帥云云當即是韓澄而字誤倫滂也

高萬興

河南人也

謹案南當倫西

以牛存節為保大軍節度使

謹案牛存節傳倫鄜州留後此倫節度使兩傳不合

開運中

謹案開運上當有晉字

是時周密為彰信軍節度使

謹案彰信周曹州軍號此延州也當倫彰武軍

五代史記纂誤補

卷三

圭

廣順三年

謹案廣順上當有周字馮暉賈緯傳竝同

溫韜

茂貞又以美原縣為鼎州建義勝軍以韜為節度使

謹案職方攷耀州李茂貞置義勝軍然則軍府自在

耀州而鼎州其屬州也此處語殊牽混

義勝為靜勝軍

謹案義勝下當有軍字

遂徙忠武

謹案此溫韜以崇州徙許州也許州在梁為匡國軍

此倫忠武誤



盧光稠

開平五年光稠病以符印屬全播全播不受光稠卒全播立其子延昌而事之

謹案開平五年即乾化元年是年五月改元攷通鑑于開平四年書光稠卒即本傳下又紀乾化元年疑五年為四年之誤然據通鑑攷異引此及十國紀年俱云開平五年光稠卒不可解也

雷滿

天祐中滿卒子彥恭自立

謹案新唐書雷滿傳滿以天復元年卒子彥威自立弟彥恭逐之此據薛史然薛亦不言天祐中滿卒也

五代史記纂要補

卷三

七

荆南成汭之死在天復三年此卒滿于天祐中故襲破荆南亦係滿事然趙匡凝傳又云雷彥恭襲取荆南則何也

趙匡凝

叔宗取泌隨二州

謹案泌當倫唐曾三異有說見梁太祖紀

太祖已殺昭宗

謹案殺當倫弑

王師範

同光三年贈師範太尉

謹案同光上當有唐字

李罕之

已而孫儒陷洛陽

謹案監本倫河陽薛史及新舊唐書僖宗紀並同此誤

罕之執晉守將馬漑伊鐔等遣子頎送于梁

謹案薛史頎倫頎攷此下云初罕之留其子頎與莊宗遊後罕之歸梁晉王欲殺頎則此送晉守將于梁者當是顛非頎也又薛史有李頎傳即罕之子所敘即歐史之李頎而語較詳傳凡三百七十餘字其頎字十一見而梁紀唐紀晉紀亦皆有李頎不知此倫頎者為別有據耶抑字誤耶

五代史記纂要補

卷三

七

晉王以罕之守濮州

謹案濮監本倫澤此上已明云晉表罕之澤州刺史矣此誤

孟方立

軍于滏水之西

謹案安金俊所攻者磁州也元和郡縣志磁州理滏陽以在滏水之陽故曰滏陽此滏字當是滏字之誤

王珂

貞明五年代賀瓌為北面行營招討使與晉入相持經年大小百餘戰瓌卒無功末帝遣戴思遠代瓌

謹案梁紀貞明五年八月開封尹王瓌為北面行營



招討使十二月天平軍節度使霍彥威爲北面行營  
招討使龍德元年秋天天平軍節度使戴思遠爲北面  
行營招討使霍彥威傳亦云徙天平兼北面行營招  
討使與晉軍相持河上彥威屢敗降爲陝州留後明  
是王瓚召還代以霍彥威間一年而戴思遠又代之  
也此徑倫以思遠代王瓚蓋從薛史瓚傳與紀及彥  
威傳不符又據通鑑代瓚者亦戴思遠然卽在貞明  
五年是瓚爲招討使未及半年卽薛史亦無相持經  
年語也再攷薛史霍彥威傳語同歐史本與王瓚傳  
參錯歐史兩仍之故多不合

唐兵已過宛胸

五代史記纂誤補

卷三

六

謹案宛當倫冤

馮行襲

行襲爲州校乃陰選勇士伏江南

謹案元和郡縣志均州理武當縣漢水去縣北四十  
里則均州在漢水南也漢水與江水會始有北江之  
目其未合時不得稱江也此從薛史稱江者誤下竝  
同安從進傳之恃江爲險及云移青州在漢江南其  
誤亦同

以功遷匡國軍節度使

謹案此時廢戎昭軍故行襲自均州徙許州也許州  
在梁固爲匡國軍第行襲徙鎮在唐天祐三年其時

匡國軍號尚在同州此從薛史據更號後稱之則疑  
于同州矣通鑑注云行襲自均州徙同州誤又薛史  
行襲傳云天祐元年兼領洋州節度使此亦不具

李彥威

是時昭宗改元天祐遷于東都爲梁所迫而晉人蜀人  
以爲天祐之號非唐所建不復稱之但稱天復王建亦  
傳檄天下舉兵誅梁

謹案顧氏炎武曰前蜀世家云建與唐隔絕而不知  
故仍稱天復其說不同愚謂據鳳翔法門寺碑有天  
復十九年二十年則此蜀字疑當是岐字觀下王建  
別自爲文可見

五代史記纂誤補

卷三

九

蔣殷

殷不受代

謹案監本殷下有懼字

劉知俊

敗邠岐兵于幕谷

謹案梁紀倫漢谷宜刊定從一

丁會

光啓四年東都張全義襲破河陽

謹案光啓四年卽文德元年是年以二月改元而張  
全義襲河陽在四月乙亥見舊唐書昭宗紀不得尚稱光啓  
也



閻賈

貞明三年賀德倫以魏博降晉晉軍攻下洛磁相衛移兵圍邢州賈遂降晉

謹案魏博入晉在貞明元年而洛磁相衛及邢州之降俱在二年此以三年起事非也纂誤有說在張源德傳

十八年晉軍討張文禮于鎮州

謹案上云貞明三年就梁言之也此討張文禮自晉言之則為天祐十八年此不言天祐于義未協

朱友謙

李璠立友謙復以兵攻之璠得逃去

五代史記纂誤補

卷三

平

謹案梁紀倫朱簡即友謙殷璠來降蓋此紀傳俱本薛

史而薛史紀傳自各異也

袁象先

貞明四年為平盧軍節度使徙鎮宣武

謹案薛史本傳云四年授青州節度使即平盧軍加檢校

太傅未幾移鎮宋州其四年上卻無貞明二字蓋上

有乾化三年則此即乾化四年也象先鎮青鎮宋薛

史梁紀俱無之而象先傳云在宋凡十年本史亦云

在宋州十餘年若象先于貞明四年方鎮青州即令

旋移宋州而下至唐同光二年象先卒之年已不足

十年之數此貞明二字當衍

述之遺鎮是歲卒

謹案薛史本傳莊宗初定河南象先率先入覲明年復來朝即命歸鎮其年夏卒薛史唐紀象先卒于同光二年六月此上

云莊宗滅梁象先來朝于下不言明年復朝而第云是歲卒似為卒于同光元年者殊誤

拜雄州刺史州在靈武之西吐蕃界中

謹案職方攻有三雄州而吐蕃界中之雄州不與焉改新唐書地理志雄州在靈州西南百八十里中和元年徙治承天堡為行州薛史晉紀天福七年四月廢雄州為昌化軍

朱漢賓

五代史記纂誤補

卷三

平

漢賓事梁歷磁滑宋亳曹五州刺史安遠軍節度使

謹案薛史倫出為磁州刺史滑宋二州留後安州節

度使蓋滑宋二州俱是大府不可僅言刺史也又職

方攻安州梁置宣威軍唐改曰安遠此安遠當倫宣

威

重誨死漢賓罷為上將軍

謹案薛史本傳天成末為潞州刺史移鎮晉州此略

去鎮晉州一節又漢賓以右衛上將軍出鎮故薛史

于其罷鎮稱復為上將軍此亦當有復字

段凝

為澠池主簿



謹案此段疑唐時所居官也為下當有唐字以為泰寧軍節度使

謹案薛史莊宗以凝為滑州留後有頃正授節旄改兗州節度使此脫去為滑州節度使一節

劉玘

山南節度使王班為亂軍所殺

謹案梁紀作襄州軍亂殺其留後王班攻薛史梁太祖紀云贈故山東道節度使留後王玘當是班字下同太保

玘故河陽將累以軍功為郡守主事于襄陽然則是留後非節度使薛紀之山東道山下脫南字而此南下又脫東道二字

五代史記纂誤補 卷三 主

末帝時為晉州觀察留後凡八年日與晉人交戰

謹案薛史梁紀貞明三年四月以前安州刺史劉玘

權知晉州軍州事六月以權知晉州軍州事前安州

刺史劉玘為建寧軍節度觀察留後梁貞明三年至

唐同光元年僅得七年此云八年則仍薛史本傳之

誤

趙在禮

乃求徙鎮橫海歷鎮泰寧匡國天平忠武武寧歸德晉

昌在禮在宋州人尤苦之已而罷去既而復受詔居職

契丹入汴在禮自宋馳至洛陽遇契丹伊喇舊倫拽等

侵辱之行至鄭州自經而卒

謹案薛史本傳在禮鎮匡國後以長興四年移鎮襄

州清泰三年唐紀在移鎮歸德州即宋晉高祖登極晉

三年在天福徙天平天福六年徙忠武八年徙武寧開運

二年再移泰寧三年授晉昌軍節度使及契丹入汴

自鎮赴闕此于在禮所歷節鎮脫略失次至謂契丹

人汴在禮自宋馳至洛陽則又大誤攻薛史晉紀開

運三年六月以鄭州節度使高行周為宋州節度使

高行周傳契丹入汴召赴京師會草寇攻宋州急遣

歸鎮本史高行周傳亦云行周鎮歸德出帝時代景

延廣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求歸鎮契丹滅晉唐許

王從益入汴遣人召行周然則當契丹入汴其時鎮

五代史記纂誤補 卷三 主

歸德者自為高行周而在禮之鎮歸德自在唐時繼

此而天平而忠武而武寧而又泰寧而晉昌至契丹

入汴時實自長安赴汴通鑑天福十二年正月晉昌

長安入朝故至洛陽而遇侵辱又行至鄭州而自經

也若謂自宋至洛為赴鎮晉昌則已至洛陽亦不應

轉而至鄭州矣此無論在禮鎮歸德不當晉末而自

宋移鎮不必定在晉昌五代史補在禮在宋制移永

徵公即晉昌矣何以又云自宋至洛邪此似多誤

霍彥威

彥威徙鎮平盧

謹案薛史唐紀天成元年五月徐州節度使霍彥威



移鎮鄆州彥威傳天成初除鄆州節度使值青州王公儼拒命改平盧節度蓋彥威實未赴鄆州故此略之王周之以貝州徙河陽同王周徙河陽見薛史晉紀

房知溫

稍遷親隨指揮使

謹案監本隨下有軍字

王晏球

亂者李霸一部爾

謹案部當伦都徐氏薌坡云

以功拜澶州刺史

謹案薛史本傳澶州伦單州攷薛史唐紀云同光元

五代史記纂要補

卷三

五

年十月以守輝州刺史杜晏球即王晏球為檢校司徒依

前輝州刺史輝州唐改單州此澶州當是單州之誤

且又當依梁時伦輝州也通鑑亦伦單州注云是時

復以輝州為單州恐亦非

高行珪以右軍攻其右

謹案薛史高行珪伦高行周據本史高行周傳云明

宗時從平朱守殷克王都此疑伦行周為是

又徙平盧累官至兼中書令是歲卒年六十二

謹案薛史唐紀王晏球于長興元年三月鎮青州三

年七月加兼中書令八月卒此欵次不明直似晏球

即卒于徙平盧之歲者蓋此是歲二字可省也

安重霸

王衍立少年

謹案少年當是年少劉氏長城云

康福

偏將李從賓伦亂

謹案李從賓韓遜傳伦李賓薛史同通鑑伦李匡賓

或本是匡賓史以宋諱省匡字此伦李從賓又似遜

後唐諱而或省從字不可解也

郭延魯

特以善著焉

謹案監本汲古閣本善下有政字著下有聞字

五代史記纂要補

卷三

五

華温琪

濮州刺史朱裕

謹案薛史伦梁將朱友裕為濮州刺史此似脫友字

據本史朱珍傳有朱宣濮州刺史朱裕而本傳于下

乃云後事梁則此是朱裕非友裕也未知孰是

楊彥詢

明年拜威德軍節度使

謹案威德監本伦威德攷宋史地理志威德軍在保

安軍之北威德軍在耀州若五代則此二軍俱無之

據薛史本傳天福二年出為鄆州節度使鄆州于時

為威勝軍此當是威勝之誤



李承約

邠州刺史毛彰有異志明宗拜承約涇州節度副使使往伺彰動靜

謹案薛史本傳亦作涇州節度副使通鑑第言以承約為節度副使不言涇州則是邠州節度副使也承約係承密旨往偵毛彰者似當以邠州為是

相里金

相里金字奉金云云

謹案此傳大略本薛史朱氏彝尊曰相里金墓碑詞與史傳略同惟史稱字奉金而碑云字國寶史稱贈太師而碑云贈太子太師則碑為可信已

五代史記纂誤補

卷三

五

張廷蘊

元行欽為都部署

謹案此語本薛史通鑑倫以武寧節度使李紹榮元即行為部署注云部署之官始見于通鑑本在招討使之下其後有都部署遂為專征主帥之任然則此似本無都字也

馬全節

開運二年徙鎮順國

謹案土已有開運元年此開運字衍

皇甫遇

是時歲除

謹案晉紀榆林店之戰在開運二年正月壬子是月戊戌朔見薛紀則壬子十五日也此追述帝不能出征之由然上已書開運二年而此曰是時歲除直似戰榆林為開運二年歲除事者然非也

安彥威

拜彥威北京留守

謹案薛史晉紀天福二年正月徐州節度使安彥威加倉邑實封八月以權北京留守徐州節度使安彥威為太原尹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此脫去鎮徐州

五代史記纂誤補

卷三

五

一節蓋薛史本傳固不言鎮徐州也又薛傳云彥威入司禁衛遙領鎮州節度使彥威當唐天成長興間似未得遽領成德大鎮且即領鎮州亦不當言遙領也疑亦有誤

盧文進

拜壽州刺史

謹案通鑑注云壽州屬吳盧文進遙領刺史蓋薛史固云遷授壽州刺史也愚攻馬氏南唐書壽州係蔚州似為可據

李金全

天成中為彰武軍節度使



謹案薛史云天成中授涇州節度使此傳下亦云卿在涇州涇州彰義軍也此武字誤

金全遂南奔行至泌川

謹案泌川別本倫泌州汪本倫漢州當時無地名泌川者而泌州又非安州南出所經若漢州則亦無是州也薛史李金全傳倫漢川其字亦誤蓋漢川也唐沔州有漢川縣其字從水旁又杜佑音又宋以太宗嫌名改漢川縣為漢川縣則非漢字可知漢川此時屬鄂州安州南出界首即為漢川故金全至此北望涕泣而去也俗書于漢川再譌倫漢川而此又轉誤為泌耳

五代史記纂要補

卷三

天

不知其所終

謹案陸氏南唐書李金全于保大八年卒贈侍中諡

曰順

楊思權

尹暉者魏州大名人也

謹案此尹暉乃即附見楊思權末非自為一傳也觀所敘降潞王事并在思權傳中而姓名下特著一者字可見目錄亦不列之諸本提行別起者誤

劉審交

改慈州刺史

謹案薛史慈州倫磁州字凡兩見此疑誤

王周

歷遷武勝保義武成德四鎮

謹案自安重榮死晉改成德軍為順國軍鎮州為恆州史多以舊軍州書之不悉出

高行周

晉高祖時為西京留守徙鎮天雄安從進叛以行周為襄州都部署討平之

謹案晉紀安從進反西京留守高行周為南面軍前都部署以討之此處語本薛史本傳與紀不同然薛史晉紀與傳故自不同紀云天福三年十一月以西京留守高行周為鄴都留守六年七月以前鄴都留守

五代史記纂要補

卷三

无

守高行周為西京留守

行周之去鄴都于紀無攷惟五年三月書歸德軍節度使

劉知遠改鄴都留守知其時行周已去鄴都而此稱前鄴都留守也十一月安從進叛以西京留守高行周為南面行營都部署以討之是行周自西京徙天雄後復留守西京而討安從進時則固西京留守也傳略不具

徙鎮歸德出帝時代景延廣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是時李彥韜馮玉用事乃求歸鎮

謹案薛史晉少帝嗣位行周以鄴都留守移鎮睢陽代景延廣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移鄴州節度使尋改歸德以李守貞代掌兵柄許行周歸藩宋史高懷德傳固云行周再鎮宋州也此略去移鄴州一節則

一第... 冊... 頁... 5 五... 頁...



以前後之兩鎮歸德混而為一矣

漢高祖入京師加行周守中書令徙鎮天平封臨清王周太祖入立封齊王

謹案慕容彥超傳杜重威反以天平節度使高行周

討之後重威出降以行周為天雄節度使薛史本傳

漢祖入汴代李守貞為天平節度使鄴平授鄴都

守進齋臨清王乾祐中進封鄴王復授天平節度改

封齊王此多不具且謂行周入周始封齊王語亦不

合又攷薛史行周傳行周以漢初自宋州徙鄴州而

高祖紀則云以鄴都留守杜重威為宋州節度使以

宋州節度使高行周為鄴都留守而其代李守貞為

五代史記纂誤補

卷三

三

天平節度使者則白文珂也蓋紀傳又復互異云

安叔干

拜秦州刺史

謹案此同薛史秦州係節鎮此疑是秦州

以功拜昭武軍節度使

謹案昭武利州軍號利州清泰間已入於蜀薛史倫

振武節度使此昭武當倫振武

皇甫暉

以衛將軍居京師

謹案當時無衛將軍官蓋諸環衛將軍也然名稱殊

混又皇甫暉字書有引倫皇甫暉者其字從目不知

何據潘氏本盛云

唐景思

贈武清軍節度使

謹案職方攷無武清軍楚世家見此軍號彼亦誤自

有說此同薛史俟再攷

常思

廣順三年徙鎮歸德居三年來朝又徙平盧

謹案薛史本傳廣順二年秋周紀在八月思來朝加兼侍

中移鎮宋州三年夏周紀在四月詔赴闕改授平盧軍節

度使此云廣順三年徙歸德已誤差一年至云居三

年則當在世宗之顯德二年而此下乃云太祖領之

五代史記纂誤補

卷三

三

云云顯屬誤甚

孫方諫

孫方諫鄭州清苑人也

謹案新唐書地理志清苑縣屬莫州莫州本鄭州開

元十三年以鄭鄭文相類更名此鄭州當倫莫州并

不得倫鄭州也王延傳同又薛史方諫本名方簡廣

順初以庶諱改此亦不著

劉詞

坐事左遷汝州

謹案薛史倫出為汝州小校此省去小校字直似遷

汝州刺史者然非也



拜泌州刺史晉軍討安從進為襄州行營都虞候以功遷泌州團練使

謹案薛史倫圍鎮陽以功加檢校司徒沁州刺史襄陽平遷本州團練使據纂誤所錄此傳上下俱倫沁字則此泌字俱誤

折從阮

漢高祖入立於府州建永安軍以從阮為節度使明年以其族朝京師徙鎮武勝

謹案薛史漢紀從阮為永安節度在天福十二年四月其入朝在乾祐三年三月徙武勝在四月此明年二字誤又薛史本傳倫乾祐元年加特進檢校太師

五代史記纂誤補

卷三

三

明年春從阮舉族入覲云云又與紀異

歷徙宣義保義靜難三鎮

謹案職方攷滑州唐故曰義成梁改宣義唐滅梁復其故此宣義當倫義成

五代史記纂誤補卷第四

雜傳

朱守殷

召都指揮使馬彥超與計事

謹案一本無都指揮使四字蓋彥超之官上已見也

董璋

長興元年九月知祥攻陷遂州璋攻陷閬州

謹案唐紀長興元年十月乙巳董璋陷閬州薛史本語本後

蜀世家長興二年正月通鑑倫正李仁罕克遂州此

槩屬之長興元年九月者誤

五代史記纂誤補

卷四

一

東川將軍劉澄

謹案薛史倫東川軍將此誤例

范延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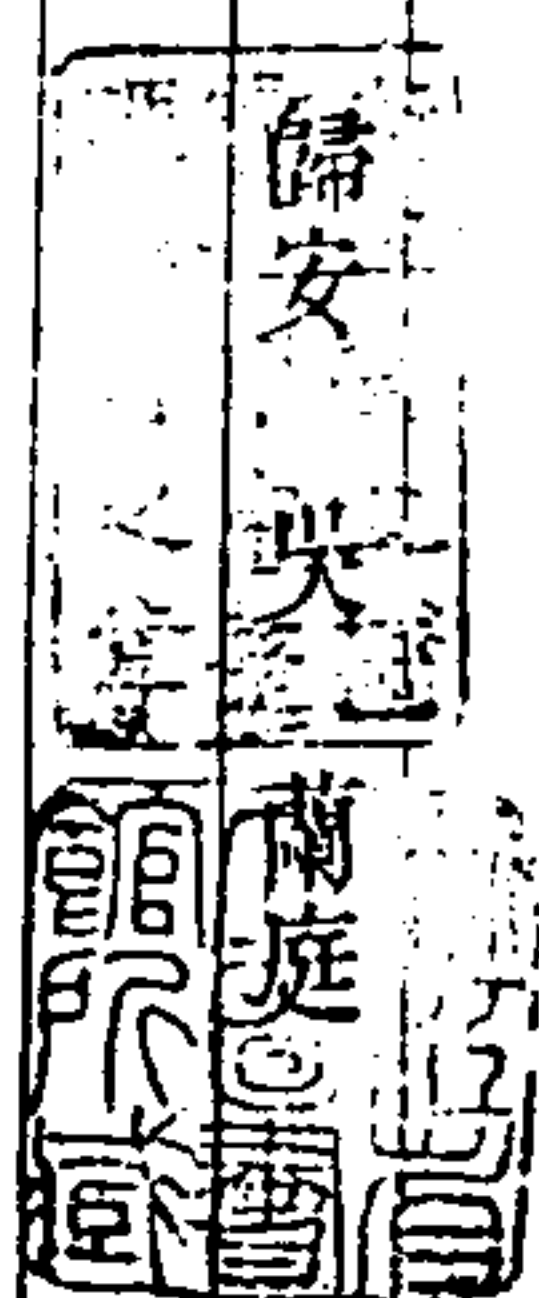
延光復鎮成德而用朱宏昭馮贊為樞密使已而宏昭贊皆及禍以死末帝復召延光為樞密使

謹案唐紀清泰元年五月天雄軍節度使范延光為樞密使朱宏昭傳孟漢瓊至魏召愍帝入立漢瓊權

知後事明年乃徙成德范延光代漢瓊攷薛史唐紀應順元年二月以鎮州范延光權知鄴都雷守事清

泰元年即應順五月以天雄節度范延光為樞密使

此傳脫去自鎮徙魏一節蓋薛史延光傳本與紀不





同而此仍其失也

初祕瓊殺董溫其

謹案上云溫其為契丹所虜瓊乃悉殺溫其家族此乃云殺董溫其恐誤

安從進

清泰中徙鎮山南東道

謹案薛史唐紀清泰元年五月甲寅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順化軍節度使安從進為河陽節度使典軍

如故二年九月己亥以河陽節度使侍衛馬軍都指

揮使安從進為襄州節度使此省去領河陽一節則

前之順化第是遙領楚州順化軍時屬吳而襄州乃是實鎮即

五代史記纂補卷四

亦不當云徙鎮也

故在位七年而反者六起從進最後反

謹案晉紀天福六年十月安從進反薛史晉紀倫十一月丁丑即本

史命高行周十二月安重榮反此云從進最後反誤

東平王建立來朝

謹案東平係鄆州郡名王建立固嘗鎮鄆州今方由

青徙潞則東平疑當倫平盧攷薛史王建立傳天福

三年由臨淄王進封東平王此當以封爵稱之然本

史建立傳不著此封號而此云東平王頗未易了了

也

進至胡陽

謹案胡當倫湖

李守貞

徙領泰寧節度使以兵二萬討之

謹案此討楊光遠也于上固云楊光遠反矣第已間

以擊破契丹及領鎮徙鎮之語而此處不言討楊光

遠直云以兵討之于文義未協

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領天平軍節度使又領歸德降

于契丹契丹拜守貞天平軍節度使

謹案薛史晉紀開運二年四月兗州節度使李守貞

移鎮宋州李守貞傳開運二年四月移鎮宋州三年

移鎮鄆州此當在三年六月薛史晉紀于此云以宋州節度使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其下則有

五代史記纂補卷四

闕文今攷所闕乃是李守貞為鄆州節度使九字無疑契丹授守貞司徒依前

鄆州節度使此以守貞之領鄆州係之領宋州之前

而謂契丹時復改領鄆州者誤

張彥澤

拜彰國軍節度使

謹案彰國唐應州軍號此時已入契丹薛史倫出鎮

安陽此彰國當是彰德之誤

又使求酒于李崧

謹案此本薛史汪本李崧倫李筠上云遣李筠監守

內外不通似倫筠為近

趙思綰



高祖遣王景崇至永興與齊藏珍以兵迎回鶻

謹案通鑑倫左衛大將軍王景崇將軍齊藏珍本只

無齊藏珍傳薛史周書有傳此宜書其官

其判官程讓能謂思紹曰

謹案此本薛史汪本程倫陳蓋誤

慕容彥超

而彥超徙鎮秦寧

謹案薛史漢紀天福十二年十一月以澶州節度使

慕容彥超為鄆州節度使乾祐二年三月鄆州慕容

彥超移鎮兗州是彥超非即以鎮寧徙秦寧也此誤

前陝州司馬閻宏曾懼其鞭朴

五代史記纂補

卷四

四

謹案朴當倫朴

馮道

道相明宗十餘年

謹案明宗在位僅八年纂誤有說見明宗紀

李琪

明宗即位以琪為御史中丞

謹案薛史本傳及明宗紀俱云琪為御史大夫攷薛

史職官志唐天成元年六月以李琪為御史大夫曰

後不復除五代會要同此恐誤

琪皆不能止也

謹案止當倫正陳氏以綱云

盧導

潞于止于正陽門外

謹案正當倫上通鑑注上陽門上陽宮門也此誤

劉昫

長州三年拜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

謹案唐紀劉昫同平章事在長興四年正月庚寅薛

史同此倫三年誤

是時馮道罷相為司空至昫為僕射自以由宰相罷與

道同乃隨道出入

謹案此本薛史職官志攷薛史唐紀清泰元年十月

五代史記纂補

卷四

五

戊寅劉昫罷相守右僕射二年十二月己丑通鑑倫

以前同州節度使馮道為司空以尚書右僕射劉昫

為尚書左僕射本史廢帝紀及馮道傳略同然則馮道未為司空

時昫已先為僕射也與志語不合

劉岳

免園冊者鄉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誦也

謹案四庫全書提要免園冊三卷通攷著錄註曰虞

世南撰今其書久佚閻氏若璩曰案宋藝文志云杜

嗣先撰而晁公武以為虞世南何也全氏祖望曰世

南免園冊子即今北堂書鈔其說不一要皆非田夫

牧子之所誦也餘詳薛史馮道傳分注



雜以常時家人之禮

謹案常當倫當吳氏辨云

馬縞

具五服制度附于令令有五服自縞始也

謹案閻氏若璩曰舊唐禮儀志顯慶二年長孫無忌奏今律疏有舅報甥之服則五服制度附于令不自後唐始五代史記誤又目錄馬縞後有盧損而此無其傳

崔悅

登歌在上

謹案纂錄此文倫登歌在南

五代史記纂錄補

卷四

六

和疑

鄆州須昌人也

謹案太平寰宇記須昌縣後唐改為須城此本舊名書之

疑舉進士及第時第五後知貢舉選范質為第五

謹案容齋四筆和疑以唐長興四年知貢舉取范質為第十三人蓋疑在梁貞明中及此級故以處質云三朝史質本傳亦書之而新史疑傳誤為第五以登科記攷之而非也愚案東都事略及隆平集諸書俱倫疑第十三登第

趙瑩

高祖卽位拜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拜中書令

謹案薛史本傳遷門下侍郎監修國史以唐代故事殘闕署能者居職纂補實錄及修正史二百卷行于時瑩首有力焉晉紀天福元年閏十一月以翰林學士承旨知河東軍府事戶部侍郎知制誥趙瑩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六年二月詔戶部侍郎張昭遠起居郎賈緯祕書少監趙熙吏部郎中鄭受益左司員外郎李為光等同修唐書仍以宰臣趙瑩監修四月宰臣監修國史趙瑩奏奉詔差張昭遠等五人同修唐書內起居郎賈緯丁憂去官

五代史記纂錄補

卷四

七

請以刑部侍郎呂琦侍御史尹拙同與編修又奏史館所闕唐朝實錄請下敕購求竝從之五代會要載有監修國史趙瑩奏請購求史館所闕唐書實錄語甚詳故吳氏新唐書糾謬其進表云唐室未有完史暨五代天福之際有大臣趙瑩之徒綴緝舊聞次序實錄草創卷帙云云是趙瑩實身修唐書者此傳既全沒其事而并不言監修國史今所行舊唐書每卷首列劉昫銜名攷薛史晉少帝紀云開運二年六月監修國史劉昫史官張昭遠等以新修唐書紀志列傳并目錄凡二百三卷上之元盛如梓乃云五代劉昫傳不書修唐史而後人據歐史劉昫傳有監修國



史之語謂後唐以唐為本朝國史即唐書通鑑唐紀注云唐以宰相監修國史至今因之蓋監修國史與修唐書自各為一事而不知者遂謂修唐書始自唐明宗之長興而成于晉出帝之開運則更不攷劉昫之監修國史薛史唐紀及新舊史均傳又俱在唐廢帝清泰中而不當明宗時也此皆由本史趙瑩傳之疎漏誤之也究而言之歐于瑩傳不言修唐書不足為怪即新唐書房元齡魏徵傳亦俱不載修晉書隋書語也茲因耳食之徒併為一談特詳之又薛史瑩傳言唐史二百卷而紀云二百三卷固并目錄數之且劉昫又當有進書表亦當在三卷之內郡齋讀書

五代史記纂補 卷四

八

志直齋書錄解題並云舊唐書二百卷五代會要又倫二百二卷目錄一卷今舊唐書紀志列傳正二百卷別無進書表而目錄則通為一卷蓋緝自殘佚不能復還舊觀耳

出為晉昌軍節度使開封尹

謹案薛史晉紀開運元年四月以晉昌軍節度使趙瑩為華州節度使二年五月以華州節度使趙瑩為開封尹瑩傳略同此脫去鎮華州一節

盧質

盧質字子微

謹案汪本微倫徵收薛史本傳正倫徵此誤

史主

為晉寧樂壽縣令

謹案薛史本傳倫房子寧晉元代樂壽博陸五邑合為寧晉日云云此倫晉寧誤倒若博陸當時無此縣或云當是博陵然當時亦無此縣姑闕

龍敬

敬父盛式

謹案盛式監本倫咸式攷薛史固是咸式而汪本又倫咸式疑本是咸字而以避諱改也

敬乃求為興唐尹

謹案薛史本傳倫求為興唐少尹此當有少字蓋此

五代史記纂補 卷四

九

時龍敬資望未得便為興唐尹也  
又謂李懿曰

謹案薛史龍敬傳倫帝親將李懿通鑑倫前鄭州防禦使李懿周氏震榮曰五代史無李懿傳而此處不舉其官非也

李崧

崧謂掌書呂柔曰魏王皇子天下之望

謹案唐家人傳繼岌同光三年封魏王則當領鎮州時尚未封此稱魏王非也又家人傳繼岌征蜀時有高品官呂知柔未知即此呂柔否

今遠軍五千里



謹案此謂蜀距洛陽之路也語本薛史然本史唐家人傳馬彥珪止言三千里攷舊唐書地理志成都至東都三千二百一十六里元和郡縣志倫二千八百七十里太平寰宇記同再攷後漢書郡國志蜀郡在洛陽西三千一百里據今時路程實三千一百餘里此五千當是三千之誤

晉高祖召為戶部侍郎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丁內艱起復

謹案晉紀戶部倫兵部據通鑑是以兵部判戶部也宜刊定從一又纂誤劉處讓條引此傳文倫丁外艱

薛史亦倫外艱此云內艱恐誤

五代史記纂誤補 卷四 十

李麟

其伯父陽

謹案薛史倫伯父湯攷唐書宗室世系表湯字希仁兄弟四人澹湯淡洎俱連水字而麟則洎子也此誤

王仁裕

以文辭知名

謹案汪本句下有秦隴開三字

司天攷

在乎知天之變者也

謹案薛史歷志天下有人字此同五代會要

明九道以步月

謹案步月汪本倫合宿此同薛史

赤道者天之紘帶也

謹案薛史絃倫弦五代會要同此誤

二月辛酉月及火上合于斗

謹案上當倫土見纂誤所錄

大福二年七月丙寅日有會之五年十一月丁廿日有

會之開運元年三月戊子日有會之顯德三年十二月

癸酉日有會之

謹案以上凡四日會薛史及通鑑皆無其文攷薛史

天文志月會篇有晉天福二年七月丙寅五年十一

月丁丑開運元年三月戊子知此日字皆係月字之

五代史記纂誤補 卷四 十一

誤其顯德三年十二月薛史及會要俱無月會攷是

年十二月己未朔見薛史則癸酉是十五日此日字亦

當是月字又通鑑開平三年二月丁酉朔龍德元年

六月乙卯朔天福三年正月己酉朔司天先奏其日

日會至是日不食內外稱賀祝通鑑先一日會要同顯德二年二月庚子朔五

年五月辛巳朔俱書有日會其龍德元年顯德二年

者亦見遼史太祖及穆宗紀而新舊史皆不載

開運元年九月丙戌月有會之

謹案五代會要丙戌倫乙酉九月庚午朔見薛史則乙

酉正十六日也此恐誤余不通歷算故司天攷所舉

僅此



職方攷

又增置之州五而廢者三

謹案周所廢三州蓋謂景州威州雄州也此下譜所列景州書廢而威州第云改曰環州雄州第云世宗置而不言尋廢又唐于清苑縣置秦州周廢見五代會要譜既不列而唐晉漢周俱不數之何也

充梁有秦寧

謹案秦當倫秦

青平盧晉有襄山南東道晉有  
謹案薛史晉紀天福七年九月降襄州為防禦使額開運元年十一月降青州為防禦使額漢紀天福十

五代史記纂補

卷四

七

二年六月詔青州襄州復為節鎮本史降襄陽為防禦見安從進傳而此俱不著

唐梁有晉有

謹案太平寰宇記唐州梁改為泌州唐同光初復舊名晉又改為泌州漢初復舊名此俱不著蓋所謂嘗改而復舊者不足書也然本史紀傳中頗見有泌州嫌於無徵矣

同匡國周有

謹案薛史周紀顯德五年正月降同州為郡此不著慶岐有

謹案元豐九域志慶州唐定安軍節度使後唐降

事文獻通攷慶州李茂貞建安定軍梁為武靜軍定安安定語各異唐書方鎮表不見慶州軍號而此亦不著

秦漢有成漢有階漢有鳳漢有

謹案前明云劉氏之初秦鳳階成復入於蜀此四字俱當倫蜀字

乾岐李茂貞置

謹案新唐書地理志乾寧二年以奉天縣置乾州方鎮表則云乾寧元年以乾州置威勝軍節度語多不合而威勝之號此亦不著

貝永清周有

五代史記纂補

卷四

七

謹案薛史周紀顯德元年十月詔貝州依舊為防禦州其軍額停此不著

魏晉有順德

謹案薛史晉紀天福七年正月癸亥改鎮州為恒州本史亦見安重榮傳此不著順德有說在晉紀定梁有義成

謹案成當倫武

楚周有

謹案薛史唐紀天咸三年八月升楚州為順化軍光豐九域志楚州後唐順化軍節度周降防禦本史安從進傳亦云徙順化此略不具



福闕武城

謹案唐書方鎮表宋九域志武城俱作威武此誤下  
五代之際外屬之州條及闕世家竝同

益蜀成都

謹案成都自唐末歷五代不復有益州之稱此誤下  
外屬之州條同纂誤有說在李嚴傳

惠南漢

謹案元豐九域志惠州偽漢州名同仁宗廟諱天禧  
五年改惠州此于南漢之頑州徑作惠州似失實也

梁初改京兆府曰大安佑國軍曰永平

謹案劉鄩傳劉知俊走鳳翔太祖乃以長安為永平

五代史記纂補

卷四

古

軍攻劉知俊奔岐在開平三年六月故前此梁紀及

王重師劉捍傳俱書佑國軍而劉鄩康懷英張筠傳

俱稱永平軍也此初字未諦

後唐復曰耀州改曰順義

謹案薛史唐紀同光三年四月以耀州為團練州其

順義軍額宜停此闕不著又改下當有軍字此脫誤

澶州晉天福九年置鎮寧軍

謹案薛史晉紀開運元年八月癸亥升澶州為鎮寧

軍開運元年即天福九年然是年于七月辛未改元

此稱天福九年非也

鎮州故曰成德軍梁初以成晉犯廟諱改曰武順

謹案唐書方鎮表天祐二年夏成德軍號武順軍是  
時唐室尚存不得徑云梁初也

應州故屬大同軍節度

謹案通鑑注曰唐書地理志未有應州歐史不載其

建置之始意晉王克用分雲州置應州也

潞州唐故曰昭義梁末帝時屬梁改曰匡義歲餘唐滅

梁改曰安義晉復曰昭義

謹案唐紀同光元年三月潞州附于梁十月滅梁義

兒傳云居數月莊宗滅梁此云歲餘誤又五代會要

潞州唐同光元年為安義軍長興元年三月復舊名

昭義是昭義之復故名不始于晉也

五代史記纂補

卷四

古

益州梓州曰劍南東西川

謹案川當倫道益州說見前

耀州李茂貞置云云

謹案此節語已全見前耀州本華原縣條此複出

割靈州之方渠寧州之末波烏嶺三鎮為屬

謹案五代會要末倫木烏倫馬此誤又漢書地理志

北地郡馬領縣師古曰以川形似馬領故名元和

縣志云隋開皇十六年於慶州置合水縣在馬領

馬二水口大業元年分置馬領縣復漢縣舊名也其

字倫領不倫嶺他書多有倫嶺者誤

乾州李茂貞置治奉先縣



謹案乾州以乾陵得名在唐京兆之奉天縣非同州之奉先也此誤

割漢州之文安瀛州之大城為屬

謹案續通典大城本漢東平舒縣北齊為平舒縣五季改大城縣輿地廣記大城縣五代時置屬瀛州此不具漢字誤說見前

開封府故統六縣梁開平元年文多不錄

謹案此同薛史郡縣志而薛史梁紀其酸棗等九縣割屬開封府却係開平三年二月五代會要同俟攷梁改為裕州屬順義軍節度

謹案此謂裕州屬耀州節度也據此上譜所列及耀

五代史記纂補

卷四

共

州本華原縣條則順義係後唐耀州軍號而在梁則

耀州初為義勝軍後改靜勝而非順義也此誤

平涼故屬涇

謹案涇州當倫原州

汧川故屬沔州

謹案唐寶歷二年廢沔州所屬漢陽汧川二縣往屬

鄂州南唐割淮南十四州與周又以鄂州之漢陽汧

川二縣地在江北亦并獻之足明汧川亦屬鄂州此

于漢陽云故屬鄂州而汧川乃云故屬沔州不可解

也漢字誤說見李金全傳

吳世家

楊行密

一年取滁和州

謹案歸氏頓曰上有龍紀元年此當為其二年然龍紀無二年據唐書昭宗紀及楊行密傳此當是大順二年而脫大順二字

友寧梁太祖子也

謹案友寧梁祖兄子纂誤有說在王景仁傳

楊渥

敗于劉陽

謹案劉當倫渥

楊隆演

五代史記纂補

卷四

七

全諷陣兵與茂章登城望之

謹案陣當倫陳

八年徐溫領昇州刺史治舟師於金陵

謹案昇州唐初雖有金陵之縣尋即改為白下為江

寧又為上元矣楊溥于武義二年七月始改昇州大

都督府為金陵府此已稱金陵非也下及南唐世家

並同

楊溥

改元曰乾貞

謹案容齋四筆云鄂州南樓唐崖碑其文曰乾正元年案楊溥改元乾貞紀年通譜書為乾正云避仁宗



嫌名而此直以乾正一時所立不應有誤也

南唐世家

李景

張遇賢循州羅縣小吏也初有神降羅縣民家云云

謹案太平寰宇記循州元領六縣唐末分歸善博羅

海豐河源四縣為滇州宋改惠州此羅上並脫博字而仍

係循州非也

遇賢自號中天八國王

謹案何氏焯曰寧獻王天運紹統八伦大疑此誤

始改名璟以避周諱

謹案璟當伦景此誤

五代史記纂誤補

卷四

六

乃開老鵲河以通之

謹案通鑑鵲伦鶴注今楚州城西老鵲河也此誤

及吾世修城隍

謹案隍當伦隍

建隆二年雷太子從嘉監國

謹案建隆上似當有我朝皇朝等字劉鋹周行逢傳

同

李煜

封弟從善韓王從益鄧王

謹案徐鼎臣騎省集有太尉中書令鄧王從善詩又

有鄧王加元帥江寧尹制詞又馬氏南唐書伦鄧王

從益紀傳竝同後主又有送鄧王二十弟從益詩則

是從善鄧王而從益鄧王也陸氏書亦伦鄧王而益

伦益

注云當是保大十五年也

謹案監本汲古閣本十五伦十六此誤

所云當差一年也

謹案監本汲古閣本當伦常此誤

自各差二年爾

謹案二当伦一

前蜀世家

王建

五代史記纂誤補

卷四

九

建攻彭州敬瑄遣眉州刺史山行章將兵五萬屯新繁

建擊敗之敬瑄發兵七萬益行章與建相持濛陽新都

百餘日

謹案通鑑王建攻彭州山行章壁新繁俱在文德元

年十二月王建破行章及行章屯濛陽俱在龍紀元

年正月而本史此下方紀文德元年六月疑有誤

昭宗遣左諫議大夫李珣為兩川宣諭使

謹案邵氏晉涵曰舊唐書僖宗紀光啟四年陳敬瑄

告難于朝詔中使諭之則是僖宗而非昭宗也又是

中使非朝臣本史此下方紀文德元年此當因下昭

宗遣諫議大夫李洵宣諭兩川之交衍而又訛洵為



珣也

縣州刺史常厚執道弼以攻梓州

謹案延綏鎮志曰攷縣州刺史為楊守厚通鑑與唐

書同而五代史名之為常厚豈別有所據歟余又得

蜀檇杙攷之亦無常厚名字乾寧元年守厚卒于縣

州而復恭守亮守信皆斬于獨柳蓋守亮守信厚

皆復恭子也新唐書宦者傳守亮復恭兄子豈十國紀年所載諸書

猶有遺而未備者歟愚攷常厚之名見新唐書成汭

傳通鑑則見于文德元年為秦宗權別將

以郊王為鳳翔節度使

謹案通鑑攷異曰順宗子經封郊王嗣周當是其後

五代史記纂補

卷四

二十

後避武宗諱改郊倫單則此當倫單別本或倫郊更

誤

王衍

蜀都庶士

謹案庶士當倫士庶纂誤引此語見李巖傳

子讀蜀至于龜龍麟鳳騶虞之類世道所謂王者之嘉

瑞

謹案監本蜀下有書字世下無道字此脫誤

不上於天而不見于水中

謹案不見當倫下見俞氏棻元云

龜元物也

謹案丁氏元采曰元物無解即元之本字宋人亦避

不用一本倫互物是也此由轉寫致誤

南漢世家

劉龔

悉以隱官爵授龔龔封南海王

謹案監本下龔字倫龔此誤

道官苑使何詞入詢中國虛實

謹案詢疑當倫詞李氏玉瓚云

劉玠

玠立二年

謹案二年前有卒字

五代史記纂補

卷四

三十

劉晟

湖南王進達

謹案湖當倫湖

封其子繼興衛王旋興桂王

謹案劉銀傳倫桂王璇興通鑑亦倫璇疑此誤

劉銀

是歲秋潘美平賀州十月平韶州又平桂州十一月平

連州銀喜曰韶桂連賀本屬湖南云云

謹案王氏鳴盛曰十月平韶州及韶桂連賀此一韶

字皆當倫昭字

楚世家



馬殷

入湖南次澧陵

謹案通鑑注曰澧當倫醴

馬希範

開封承制

謹案封當倫府程氏晉芳云

馬希廣

乾祐三年希萼自立明年漢隱帝崩

謹案漢紀隱帝崩于乾祐三年十一月此云明年蓋

為下希萼臣于李景昶文然于事理不協

周行逢

五代史記纂誤補

卷四

三

拜行逢武清軍節度使權知潭州軍府事

謹案東都事略世宗授行逢武平軍節度使宋史湖

南世家授行逢朗州大都督武平軍節度使此清

當是平字之誤

閻是家

王審知

王淡唐相溥之子

謹案唐書宰相世系表王溥出太原房不言有子王

溥出琅邪房有子曰倓為河南府文學與此俱不合

王延義傳有昶相王倓疑此淡字是倓字之誤而其

父亦不知是溥與否也

王延義

羣臣侍酒醉而不勝有訴乃私棄酒者輒殺之

謹案馬氏南唐書訴倫詐乃倫及此誤

南平世家

高季興

季興因請夔忠等州為蜀郡

謹案蜀郡薛史倫屬郡此誤

東漢世家

劉承鈞

承鈞立十三年病卒

謹案十國世家年譜承鈞之立在顯德元年甲寅

五代史記纂誤補

卷四

三

東都事略承鈞死于開寶元年是年為戊辰則上

甲寅為十五年即據周世宗實錄語本通鑑及異薛史周世

宗紀僭偽傳遼史穆宗紀等書謂劉昺卒于顯德二

年而承鈞之立已得十四年矣此何以云焉

十國世家年譜

吳越亦常稱帝改元而求其事迹獨得其封落星石為

寶石山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則知其嘗改元矣

謹案客齋四筆云錢武肅三改元有天寶寶大寶止

三名歐陽公但知其一耳家牧園先生大受云攷錢

氏又有廣初一號見玉海

錢氏訖五代嘗外尊中國



謹案樓鑰攻媿集云趙振文為臨安郡從事寄示小碑得于井中蓋錢氏專知回圖酒務曹從暉所立經幢也後書會同十年歲在丁未七月十五日攷錢氏當五代時貢奉中國不絕惟唐明宗時嘗稱寶正年號安重誨死復用中國正朔今乃用契丹年號耶律滅晉時大赦改晉曰為大遼國開運四年為會同十年意必亦頒正朔于諸國故錢氏用之此史氏所未見也然則錢氏固不特外尊中國而已也不以忘漢為警

謹案忘當伦亾程氏埒田云

四裔附錄

五代史記纂補卷四

三

契丹

為人多智勇而善騎射

謹案一本智下有略字

安巴堅舊伦阿人閒入塞

謹案人當伦乘

於鹽溝置良鄉縣云云又於其東置三河縣

謹案後唐置良鄉三河兩縣而職方攷不書蓋在宋

已屬化外州也然唐地志故皆有此兩縣趙德鈞第

築城移治而亦非創置之也

吐蕃

涼州人逐出文謙靈武馮暉遣牙將吳繼勳代文謙為

開後是時晉天福七年明年晉高祖遣涇州押牙陳延輝賫詔書安撫涼州

謹案此襲薛史外國傳文也晉高祖崩於天福七年

六月明年為天福八年然已非高祖矣薛史高祖紀

天福六年七月涇州奏西涼府留後李文謙以今年

二月四日閉宅門自焚七年二月涇州奏差押牙陳

延輝賫敕書往西涼府則傳所云是時天福七年者

誤也

已而拜西河節度使

謹案西河當伦河西

天福七年沙州曹元忠瓜州曹元深皆遣使來

五代史記纂補卷四

三

謹案晉紀伦沙州曹元深瓜州曹元忠紀傳各異此

同薛史外國傳

唐天成三年回鶻王仁喻來朝

謹案此本薛史外國傳彼喻伦裕字取對晉本史此

外亦多伦裕不足論本史唐紀天成三年二月回鶻

使李阿爾珊舊伦李來薛史外國傳亦云權知可汗

仁裕遣都督李阿爾珊等一百二十八人入貢明宗紀

同此不言遣使而直云來朝非也

回鶻

大成二年權知國事王仁裕遣李阿爾珊等來朝

謹案唐紀此在天成三年即上吐蕃下亦云天成二



年此倫二年誤

于闐

始涉醜蹟

謹案醜富倫嫌

五代史記纂誤補 卷四

天

五代史記纂誤補附錄

歸安 吳 蘭庭

梁本紀

末帝

開平二年歲次戊辰四月楊涉罷十一月左僕射楊涉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案此二條通鑑俱有之而薛史本紀俱無據薛紀開  
平三年七月命宰臣楊涉赴西都以孟秋享太廟九  
月辛亥楊涉罷是自開平元年五月以至三年九月  
中間無罷而復相之事歐干涉傳云在位二年似又  
本薛紀為說也

五代史記纂誤補 附錄

十一

但書涉罷而不見其入之年月

案薛史亦但于貞明二年二月丙申書涉罷而于前  
無其入之年月攷薛紀乾化二年二月有四丞相之  
文據其時四丞相為薛貽矩于兢趙光逢杜曉即不  
當復有楊涉蓋薛紀于貞明二年書楊涉罷實誤而  
歐史仍之也

唐本紀

莊宗

廢帝崩時年五十三是歲丙申推其生年亦合是甲辰  
生

按薛史及五代會要俱云廢帝生光啟元年是歲乙



已正與莊宗同歲計乙巳至丙申實年五十二也  
文德元年方立乞兵于王鎔以攻晉乃遣將奚忠信攻  
晉遼州忠信大敗晉兵乘勝攻之

案通鑑奚忠信之敗在文德元年而晉兵攻方立自  
在龍紀元年此為後一年事也則莊宗正是五歲  
明宗

上自左衛大將軍為樞密使

案薛史明宗紀孔循乃是以樞密副使為樞密使與  
此紀傳俱不同

乃是長興二年非四年也

案此紀及劉昫傳俱略本薛史蓋本史凡紀傳不同

五代史記纂補

附錄

二

者大約俱仍薛史餘不悉著

庚寅乃謀入宮辛卯旦且引兵向端門文多不錄

案薛史明宗紀從榮伏誅之日亦在壬辰愍帝紀云

十一月二十日蓋是月癸酉朔則二十日正是壬辰

歐史從榮傳云從榮謀以兵入宮不必即在庚寅則

謀亂之明日不必即是辛卯也通鑑自戊子書帝疾

復倫以下己丑庚寅辛卯排日敘從榮事甚明而伏

誅之日亦是壬辰知歐史紀傳正無不同

廢帝

徐氏注廢帝崩時年五十三推其生年亦是甲辰

案廢帝崩年實 十二今本注倫五十一亦誤也見

前莊宗紀下

晉本紀

高祖

出帝紀止云聖文章武孝皇帝

案五代會要章武下有明德二字

三月丁巳以兵東四月壬申入京師

案此二語乃廢帝紀文非愍紀也

以空名刺

案刺當倫救

從進以高祖方幸鄴

案本史以倫謂

五代史記纂補

附錄

三

先遇郭金海李建崇于湖

案湖下脫陽字

其郭海金金海之類

案薛史晉書有郭金海傳

周本紀

太祖

世宗紀云聖神文武恭肅孝皇帝

案五代會要倫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

世宗

止云顯德元年三月親征甲戌戰于高平而已

案戊當倫午又劉是世家敘高平敗後云世宗乘勝



追擊之旻又大敗是劉旻實有再敗世家第不先言

高原耳

五代州將桑珪殺防禦使鄭處誅

案代州下脫代州二字

唐家人傳

劉皇后

皆在一日

案一當倫二

周家人傳

世宗子

無乃功德大成之誤邪

五代史記纂誤補

附錄

四

案今本正倫功德大成

梁臣傳

楊師厚

劉知俊自梁來乞師

案本史自倫叛

唐臣傳

劉延朗

王宏贊朱宏昭傳

案朱宏昭當在王宏贊之上

自德成鎮魏

案德成當是成德

則敬瑭反後允孫尚為學士

案此句上當有脫句若云以此傳言之也

趙鳳

殺太子太保致仕任園傳云

案任園下當仍有任園二字

周臣傳

王朴

當是治國之君

案今本正倫治國之君

唐六臣傳

楊步

五代史記纂誤補

附錄

五

叔父遺直

案叔字係收字之誤

杜曉

顯無十餘年

案薛史杜曉傳倫沈述自廢者將十餘載此歐史所

本然語自誤

義兒傳

存孝

乃是李匡威倫斥則非也

案宋諱匡字故多減筆倫匡此乃誤斥字耳

又未常為平事章



案事章二字誤倒

存賢

止是別將一兵

案一兵二字有誤

雜傳

羅紹威

謂之二百年則誤也

案薛史倫垂二百年歐省去垂字則誤

李仁福

梁開平二年思恭卒

案恭字當是諫字

五代史記纂補

附錄

有武信軍節度使洋州拓拔思敬

案信字當是定字

朱宣

以破宗權東歸

案本史以倫已

所謂卒以東乃誤也當為以卒以東

案卒字連上單字讀亦可

李振

見振謀之

案謀之二字非本史元文纂誤固多以已意裁改史

文者此所錄七十一字上下俱係元文于中乃別撰

二字以就簡省殊為破例

朱漢賓

梁方東攻兗鄆州朱瑾

案鄆下當仍有鄆字

王建立

建立右僕射

案立下當有為字

張廷蘊

而梁方急攻潞州

案潞當倫澤

自後至有謀自鄆襲汴之事

五代史記纂補

附錄

案此句當有脫誤

馮暉

則當為出帝其隱帝字誤也

案今本正倫出帝

劉詞

從破張從賓楊光遠以功遷奉國第一軍都虞候

案薛史劉詞傳晉初從侯益收汜水關佐楊光遠平

鄴都累遷奉國第一軍云云蓋收汜水關破張從賓

也而其佐楊光遠則討范延光也本史襲薛史于此

處自有脫誤而非前後失其倫次之謂也

以是推攷年月前後無復倫次



案天福七年正月破鎮州而襄州之卒在是年之八月則為劉詞遷團練使之時而初不必計安從進反之在六年十月也本史于此處自無不合

楊光遠

其子承祚為單州刺史淄州刺史

案淄州疑當依本紀倫齊州為是以光遠反時有淄州刺史翟進宗也

李愚

然則馮道相與李愚劉昫同列久矣

案相上當有脫字或云相讀如字

崔悅

五代史記纂誤補 附錄

八

以戶部侍郎為翰林學士承旨

案本史無翰林二字薛史亦無之

王松

乃決計而反

案本史無而字

司天攷

三年春正月壬申金火合于奎云云

案本史此上有天成元年四月庚戌金犯積尸十二

月戊寅月犯金木土二條此漏舉

後蜀世家

孟知祥







五代史記纂誤補續

梁本紀

長沙周壽昌學

太祖

文德元年三月庚子僖宗崩

謹案唐書僖宗本紀三月戊戌朔癸卯皇帝崩于武德殿舊唐書僖宗本紀庚子上暴疾壬寅大漸癸卯夕崩于武德殿據三月為戊戌朔庚子是初三日癸卯是初六日此作庚子則早三日與兩唐書不合新唐書本紀亦歐陽氏所脩何以僅本諸薛史誤作庚子未將兩書互校耶

龍紀元年

謹案薛史於僖宗崩下即書昭宗即位歐史未書何以別龍紀為昭宗改元耶

五代史記纂誤補續

思益堂

昭宗崩

謹案兩唐書薛史昭宗被弒在八月此係於六月下誤也○又案唐書昭宗本紀云明年起居郎蘇楷請更諡恭靈莊閔廟號襄宗至後唐同光初復故號諡云是昭宗為其初廟號梁復改號襄宗而唐書仍其初諡為聖穆景文也七月天子復使來賜王迎鑾紀功碑

王鳴盛曰歐史梁祖紀上書弒昭宗下書天子賜王迎鑾紀功碑中間不及哀帝之立隻字然則天子為何人乎非是壽昌案此歐陽學春秋書法昭宗被弒無人討賊為不正其終故書崩不書葬哀帝即位不能討賊為不正其始故不書即位至其事之始末他傳詳載不致遺漏薛史則於昭宗崩下書遺制以輝王柩為嗣是尋常史例書法也

然歐究無解於書僖宗崩不書昭宗即位矣

開平元年夏四月戊辰大赦

謹案二年三月戊寅封鴻臚卿李崧介國公為二王後徐無黨注云梁晉更戊日武而舊史悉復為戊壽昌案史復武為戊此已書之不始二年也○又案薛史云戊辰即位制云云此云壬戌更名晃甲子即皇帝位通鑑從之五代會要作四月十八日又通鑑考異云梁實錄編遺錄薛史唐餘錄皆不云大赦今從歐陽史

冬十月己未講武于繁臺

謹案五代會要梁開平元年十月駕幸繁臺講武至二年七月改為講武臺原注案地里志本西漢梁孝王所築謂之吹臺其後有繁氏居其側故里人呼為繁臺

五代史記纂誤補續

思益堂

王

二年春正月丁酉渤海遣使者來己亥卜郊于西都弒濟陰

謹案通鑑書春正月癸酉朔薛史亦作正月癸酉考癸酉下至丁酉凡二十五日己亥則正月二十七日也秋濟陰王安能在正月舊唐書哀帝紀作二月二十一日通鑑作二月癸亥癸亥正二月二十一日與曆紀合此丁酉當作癸酉若仍丁酉則使者來下當書二月己亥則癸亥之誤

歐史未將日麻互校致此疎舛也吳蘭廷纂誤補云舊唐書哀帝紀作二月二十二日通鑑作二月癸卯癸卯二月二十二日也壽昌案翰林學士承旨禮部侍郎張策為刑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吳蘭廷纂誤補云案張策傳拜翰林學士太祖即位遣工



部侍郎奉旨奉旨本承旨梁避嫌名改此仍薛史策傳之  
誤而彼梁紀則固作奉旨也此下書杜曉入相亦作承旨  
誤同壽昌案歐史意以奉旨名官不類故仍復承旨之稱  
猶之戊寅為武寅後仍復稱戊寅成納為周納後仍復稱  
成納也此歐史隨筆之疎也

末帝

末帝太祖第三子友貞也

原注云末非諡號從其本語壽昌案五代會要已稱末帝  
在此前也通鑑稱均王則從其舊封也

夏四月丁丑貶于兢為榮州司馬武寧軍節度使蔣殷反天  
平軍節度使牛存節討之

吳蘭廷纂誤補云按此事薛史統係九月通鑑先書殷叛  
五代史記纂要補遺

繼書九月命將討之此不具時月直屬之四月丁丑之後

誤矣壽昌案薛史書九月徐州節度使王殷反以王殷本  
王重盈養子冒王姓至是始下詔削奪殷官爵却還本姓

薛也通鑑則仍作王殷通鑑於乾化四年八月書王殷叛  
附於吳又云九月命淮西北面招討使牛存節及開

封尹劉鄩將兵討之據薛史牛存節傳招討使蓋臨時所  
加此但書天平軍節度使亦疎五代春秋亦循通鑑作九

月而薛史本傳於四年下云其冬將殷據徐州逆命玉堂  
閒話云至仲冬殷乃拒詔則又似非九月也歐史本傳無

年月亦以其月日難據故書此事於四年年終也若夏四  
月丁丑則專指貶于兢言并不下接此事惜本紀例不能

載書以別之故致此誤耳

十一月乙丑改元又是歲更名瑱原注舊史失其月日  
壽昌案薛史云十一月乙丑改乾化五年為貞明元年與  
此同是末帝友貞之更名瑱當在十月前似不宜書在十  
一月乙丑後

貞明五年秋八月乙未朔開封尹王瓚為北面行營招討使

謹案王瓚即蔣殷之從弟也殷在徐州叛時瓚為華州節  
度使懼累上章並言殷本姓蔣末帝乃詔削殷官爵還蔣

姓而瓚故王氏之稱王瓚也通鑑於是年十二月書云帝  
召王瓚還以天平節度戴思遠代為北面招討使屯河上

以拒晉人此未書遂使瓚無歸者又無傳可考也而薛史  
於龍德元年十月突出北面招討使戴思遠亦未先敘召

還王瓚一層尤覺疎謬  
五代史記纂要補遺

六年河中節度使朱友謙襲同州殺其節度使程全暉叛附

于晉  
謹案薛史云河中朱友謙襲同州節度使程全暉遂單  
騎奔京師本史朱友謙傳云友謙遣其子令德襲同州逐

節度使程全暉通鑑亦云遂皆未云殺也此歐隨筆改逐  
字為殺之誤又薛史紀此為六月事通鑑作四月蓋從歐

史

夏閏四月唐人取鄆州  
原注晉末即位已自與梁為敵國至其建號于梁無所利

害故不書唐建號而書唐人者因事而見爾壽昌案薛史  
書夏四月己巳晉王即皇帝位於魏州改天祐十二年為

同光元年此則突書唐人非檢勘幾莫明唐為何人也大



抵歐史專宗春秋重書法非互查各紀傳幾莫考訂其事非細釋徐氏原注幾莫發揮其意也於梁本紀此類尤多然薛史是年書夏四月後書五月中但書閏月壬寅無四字猶講古法歐則竟書閏四月矣

唐本紀

莊宗

至其後世別自號曰沙陀而以朱邪為姓唐德宗時有朱邪盡忠者居于北庭之金滿州

謹案唐書地理志云金滿州都督府永徽五年以處月部落置隸輪臺龍朔二年為府又沙陀州都督府皆隸北庭都獲府五代史補云太祖武皇本朱邪赤心之後沙陀部人也其先生於雕窠中酋長以其異生諸族傳養之遂以

五代史記纂誤補續

五 恩益堂

諸翁為氏言非一父所養也其後言訛以諸翁為朱以翁為耶案赤心即國昌當云赤心之子

盡忠與其子執宜

錢大昕考異曰案唐書沙陀傳盡忠與朱邪執宜謀不云其子且自金山至盡忠凡四世彼傳但稱沙陀不系以朱邪則二人之非父子明矣兩史之互異如此壽昌案唐書云盡忠與朱邪執宜謀曰我也世為唐臣不幸陷汚今若走蕭關自歸不愈於絕種乎薛史云執宜即盡忠之長子也錢氏因唐書稱朱邪執宜不稱其子遂疑二人非父子考下我世為唐臣愈於絕種云云似皆父子相商非同他人語若忽稱其子忽稱其子忽連稱姓古傳中亦有之如左傳石碯諫下云其子厚與州吁游又下云石碯使其宰

猶羊肩蒞殺石厚於陳上書其子則不言姓下書石姓則不言其子此一例也又克用殺段文楚事皆雲州沙陀兵馬使李盡忠為之見莊宗功臣列傳等書通鑑從之惟後唐實錄削去李盡忠名悉以盡忠語為康君立語蓋為莊宗避朱邪盡忠之諱亦可證盡忠為莊宗之曾祖審矣十三年徙國昌雲州刺史大同軍防禦使國昌稱疾拒命國昌子克用尤善騎射能仰中雙鳧為雲州守捉使國昌已拒命克用乃殺大同軍防禦使段文楚據雲州自稱留後

五代史記纂誤補續

木 恩益堂

謹案此書在僖宗即位以前則當懿宗咸通年事薛史則書在僖宗乾符三年考莊宗功臣列傳并舊紀書此事在咸通十三年十二月此歐史所從也通鑑書此事在乾符五年考異采各書最詳并云克用既殺文楚豈肯晏然安處必更侵擾邊陲朝廷亦須發兵征討而自乾符四年以前皆不見其事唐末見聞錄敘日月今從之壽昌據此言則不惟歐史誤即薛史之在三年者亦誤也而實錄又敘在乾符元年舊唐書懿宗紀於咸通十三年十二月書殺段文楚新唐書懿宗紀於十四年正月但書沙陀寇代北而書殺段文楚於乾符五年考此史與新唐書紀皆歐一手所修而自為異同即以歐證歐愈知此之為誤也乾符五年沙陀破遮虜軍又破哥嵐軍

謹案薛史敘此事在乾符六年春而通鑑敘在五年五月蓋從此史也







# 五代史記 纂誤續補

光緒十四年五月  
江夏吳氏雕

每部陸冊  
價洋貳元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一

江夏吳光燿

梁本紀

太祖

因王重榮以降

按舊唐書本紀朱溫降在中和二年八月庚子新唐書本紀通鑑在九月丙戌薛史梁本紀在九月此雖敘中和三年前而未書年月日上止見乾符後人將疑乾符時矣唐亡梁篡固其兆端新唐書本紀詳之此亦未可略

都統王鐸承制拜溫左金吾衛大將軍河中行營招討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一

副使天子賜溫名全忠

按本紀紀本事數行中又未雜敘他人何所懼混而必書其名此兩溫字及下拜全忠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之全忠字皆可去

是歲黃巢出藍田關陷蔡州

按黃字可去姓名既全見上但非有同名者及相去太遠皆可舍姓敘名文之繁簡誠不在此諸經前史亦無此例然此書既以簡勝則亦可簡之類也此類甚眾舉一二以當發凡

為時溥追兵所殺

按通鑑作巢甥林言斬巢兄妻子首將詣時溥遇



沙陀博野軍奪之并斬言首以獻于溥考異引續寶運錄作巢自勿過與甥朱彥之引舊紀傳作林言斬之引新傳作自勿不殊言因斬之則非時溥追兵所殺矣陶穀五代亂離紀曰巢敗後為僧依張全義于洛陽曾繪像題詩人見像識其為巢云又似巢未被殺者理不可信

光啓二年三月進爵王

按王上宜有沛郡字官制如此與上正不嫌複否則

下徙封吳興郡王疑責授矣薛史正作沛郡王

十二月徙封吳興郡王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脫徙字凡字脫行繆異不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一

二

關本書而有資攷證亦附纂

陷陝洛懷孟唐許汝鄭州

按南監本洛誤洛

珍得兵萬人

按南監本萬上有數字作數萬人

天子以王兼淮南節度使

按新唐書本紀作朱全忠為東南面招討使亦文忠

公筆也而所書異舊唐書作制授全忠檢校太尉侍

中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淮南節度觀察等使行

營兵馬都統通鑑作以朱全忠兼淮南節度使蓋淮

南節度使及京南招討使皆一時所授而書各有

略薛史作乃就加帝檢校太尉兼領淮南節度使此仍之又加略耳

因其節度使樂彥貞

按新唐書本紀從舊唐書貞作頑此從薛史無所旁

雖各有所從殊無確據通鑑作頑

唐諸大臣皆以為不可興師

按南監本彭注本無唐字

五月以濬為太原四面行營都統

按唐本紀都統上有兵馬字新唐書本紀作張濬為

河東行營都招討宣慰使出一手而詳略異

河東叛將馮霸殺潞州守將李克恭來降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一

三

按葛從周傳亦作霸殺克恭唐家人傳殺克恭乃是

牙將安居受薛史克恭傳曰潞州有後院軍兵之雄

勁者克恭選其五百人獻于武皇軍使安居受惜其

兵不悅克恭令裨校李元審安建紀綱馮霸部送太

原行次銅鞮縣馮霸劫眾謀叛殺都將劉杲縣令戴

勞謙循山而南比及沁水有眾三千又曰初孟方立

之亂居受以澤潞歸于武皇至是孟遷以邢洛納降

復任為牙將居受懼其圖己乃叛殺克恭以結汴人

通鑑同是居受不悅在先又實殺克恭固是首惡霸

止中道叛且秩卑非能投意居受者通鑑注沁水唐

屬澤州太平寰宇記澤在潞南一百九十里是霸將



走汴非志入潞薛史康君立傳正作潞州小校安民受反乃于梁本紀作昭義都將馮霸殺沙陀所署節度使李克恭來降李存孝傳作潞州小校馮霸殺其帥李克恭以城叛文忠公偶誤仍之否則與公春秋論相矛盾論曰若曰盾不討賊有幸弑之心與自弑同故寧舍穿而罪盾此乃逆詐用情之吏矯激之為爾非孔子忠恕春秋以王道治人之法也且公于新唐書本紀正作昭義軍將安居受殺其節度使李克恭叛附于朱全忠益知此仍薛史誤耳舊唐書本紀作潞州軍亂殺其帥李克恭新唐書沙陀傳作克用追潞兵不肯行共殺守將李克恭送款于汴綱目作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一

四

昭義軍亂殺留後李克恭尙是未定首惡之辭

十一月曹州將郭紹賓殺其刺史郭饒來降

按新唐書本紀作曹州將郭銖殺其刺史郭詞叛附

于全忠兩書異名此蓋仍薛史也通鑑從新唐書作

郭銖郭詞

李克用發兵救之假道于魏既而魏人擊之克用怒大舉攻魏

按唐本紀新舊唐書薛史通鑑皆在乾寧三年此誤

取其泌隨鄧三州

按此仍薛史誤作泌耳新唐書本紀正作唐

注曾三異校定

按校定凡四見南監本脫三異宋集者見周益公序三年正月茂貞殺韓全誨等二十人

按李茂貞傳作斬韓全誨等二十餘人通鑑亦作二十餘人考異徵引諸書究無確斷此書則紀傳互異也

至自為天子執轡且泣且行行十餘里止之

按此是作步行十餘里薛史本紀作帝匹馬前導十餘里薛史多本實錄實錄或諱惡美則未有不書者文忠公當本孫光憲北夢瑣言瑣言曰朱公俛首馬前請罪涕泣攏帝馬行千步奸人作偽何所不可而薛史不載可疑宋史光憲傳譔續通歷紀事頗失實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一

五

太平興國初詔毀之則瑣言亦難盡信然止曰行千

步此作行十餘里或兼取薛史而誤通鑑作全忠單

騎前導十餘里正從薛史

王怒以崔胤殺之

按南監本彭注本以下有為字

行至穀水王教醫官許昭遠告其謀亂悉殺而代之然後以聞由是天子左右皆梁人矣

按新舊唐書本紀薛史本紀通鑑皆在閏四月此誤

昭宗崩十月王朝于京師

按不書所立朝者為誰下天子為誰梁本紀于唐事誠可略而事辭終宜完貫昭宗崩月日李彥威傳始



見亦疏

兵過魏而紹威已殺牙軍

按符道昭馬嗣勳傳固全忠遺嗣勳助殺之此壹似

紹威獨殺者

開平元年春正月壬寅天子使御史大夫薛貽矩來勞軍宰相張文蔚率百官來勸進

按改元在四月戊辰歲首書開平失實矣此書惟開

運四年二月辛未稱天福十二年及顯德元年春正

月丙子朔改元為得一年兩號而誤書者前史多有

之兩漢書周書新唐書全誤三國志魏文帝紀上書

延康元年十一月庚午下書黃初元年十一月癸酉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一

六

高貴鄉公紀上書嘉平六年十月庚寅下書正元元

年冬十月壬辰陳畱王紀上書甘露五年六月甲寅

下書景元元年夏六月丙辰蜀先主傳上書建安二

十六年四月丙午下書章武元年夏四月後主傳上

書章武三年五月下書建興元年夏吳主傳書太元

二年二月改元為神鳳孫休傳上書太平三年十月

己卯下書永安元年冬十月壬午傳末書永安七年

秋七月癸未孫皓傳接書元興元年八月餘誤晉書

武帝紀上書咸熙二年十一月乙未下書泰始元年

冬十二月景寅惠帝紀上書太熙元年四月己酉下

書永熙夏五月辛未懷帝紀上書永嘉七年春正月

下書建興元年夏四月景午海西公紀上書太和六

年十一月己酉簡文帝紀接書咸安元年冬十一月

己酉餘誤南齊書止明帝紀永泰改元在四月而書

歲首一誤梁書武帝紀上書中興二年四月壬戌下

書天監元年夏四月景寅元帝紀上書大寶三年冬

十月庚戌下書承聖元年冬十一月景子敬帝紀上

書承聖四年九月景子下書紹泰元年冬十一月己

巳餘誤陳書武帝紀上書太平二年十月辛未下書

永定元年冬十月乙亥餘誤魏書高宗紀上書正平

二年十月戊申下書興安元年冬十月餘誤北齊書

止武成紀河清改元在四月而書歲首一誤南史宋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一

七

紀無誤齊高帝紀上書昇明三年四月壬辰下書建

元元年夏四月甲午和帝紀上書永元三年二月己

巳下書中興元年春三月乙巳梁武帝紀上書中興

二年四月壬戌下書天監元年夏四月丙寅陳武帝

紀上書太平二年十月辛未下書永定元年冬十月

乙亥餘誤北史魏道武帝紀書天賜六年十月戊辰

元明帝紀接書永興元年冬十月壬午文成帝紀上

書正平二年十月景午下書興安元年冬十月戊申

孝文帝紀上書皇興五年下書延興元年秋八月景

午廢帝朗紀上書普泰元年十月下書中興元年冬

十月壬寅廢帝欽紀上書大統十七年三月下書元



年冬十一月恭帝紀上書廢帝三年正月下書元年  
夏四月孝靜帝紀上書永熙三年八月下書天平元  
年冬十月景寅上書武定八年五月景辰下書天保  
元年夏五月己未齊文宣帝紀上書武定八年五月  
景辰下書天保元年夏五月戊午孝昭帝紀上書乾  
明元年三月甲戌下書皇建元年八月壬午武成帝  
紀上書皇建二年下書大寧元年冬十一月癸丑後  
主紀上書河清四年下書天統元年夏四月景子武  
平七年十二月丁巳改武平七年為隆化元年戊午  
改隆化為德昌元年餘誤止隋紀無誤舊唐書自高  
宗紀永濟後多誤惟宋書隋書無誤又一年三號而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一

九

誤書者如北史魏孝莊帝紀上書武泰元年二月下  
書永安元年夏四月戊戌而改武泰為建議在是月  
辛丑改元為永安尙在九月孝武帝紀上書中興二  
年下書永熙元年夏四月戊子而改中興二年為太  
昌元年在是月壬辰改元為永熙尙在十二月通鑑  
凡年號皆以後來者為定容齋續筆議之尙未知兩  
漢書已然也

甲子皇帝卽位

按前史亦每作此蓋拘春秋公卽位之例未免似復  
辟書法耳宜曰卽皇帝位  
封唐主為濟陰王

按南監本彭注本正文及注主皆作王  
姪友諒衡王友能惠王友誨邵王

按南監本彭注本脫姪字

注我敗曰敗績彼敗曰敗之文理宜然

按春秋內外之戰書敗績者十五先儒多從左氏說  
大崩曰敗績所謂文理未之前聞

注于好殺之世小赦必書見其亦有愛人之意也

按南監本無于字其字亦字也字

戊寅封鴻臚卿李崧萊國公為二王後

按 殿本南監本萊誤介四川仿 殿本汲古閣本  
湖北仿汲古閣本彭注本皆不誤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一

九

丙辰劉知俊及岐人戰于漢谷敗之

按知俊傳薛史紀傳通鑑皆作幕谷通鑑注幕谷卽  
漢谷此書偶未從一耳通鑑又作莫谷天復二年四  
月汴將康懷貞擊鳳翔將李繼昭于莫谷注莫谷卽  
漢谷在奉天城北

四年春正月壬辰朔始用樂

按薛史樂志梁開平初太祖受禪始建宗廟凡四室  
每室有登歌酌獻之舞二年春梁祖將議郊禮有司  
撰進樂名舞名五代會要雅樂開平二年五月太常  
奏南郊太廟等樂舞文獻通考樂考梁太祖開平二  
年始議饗廟郊祀詔張充楊煥等共撰樂曲又曰梁



太祖開平初造六舞本紀三年正月己饗廟郊祀矣何至此時始用樂薛史作帝御朝元殿受百官稱賀始用禮樂也蓋元朔朝賀始用樂梁用樂正不始此注尤誤

次白馬殺左散騎常侍孫騰右諫議大夫張衍兵部郎中張儁

按書此見濫刑本書乃絕未及其事薛史騰傳蓋騰等以扈從賜食後至格殺也

注反自下謀上

按南監本彭注本下有而字

論自後唐以來皆以為偽也至于論次五代獨不偽梁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一

十

按文忠公正統論序所據自後唐以來偽梁者止李昉等所編次前世年號及崇天歷而薛史周本紀顯德元年正月丙子朔制今後不得以梁朝及清泰朝為偽朝偽主是周太祖時已不偽梁矣尹洙五代春秋成此書前亦不偽梁是不獨此書始不偽梁也而議者或譏予大失春秋之旨

按南監本彭注本無而字

末帝

王乃偽為友珪詔書發左右龍驤在東都者皆還洛陽因激怒之曰天子以懷州屯兵叛汝等欲盡坑之按通鑑考異曰莊宗實錄云友珪疑而召之按梁太

祖實錄云丙戌東京言龍驤軍懷詔追赴西京軍情不肯進發實友珪徵之非友貞偽作但激怒言坑之耳

杜曉見殺

按曉見殺已詳唐六臣傳此非以事見可去否則李珽亦為亂兵所殺見李珽傳此何不書通鑑被傷者尤有于兢李振

注時蔣殷自燔死

按南監本無時字

邠州李保衡叛于岐來附

按薛史梁本紀三月二十九日夜魏軍乃作亂是月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一

十一

辛酉朔二十九日正己丑與此書合後載張彥等奏曰臣累拜封章上聞天聽在軍眾無非共切何朝廷皆以為間半月三軍切切而戈矛未息一城生聚皇皇而控告無門從三月二十九日數至半月明明在四月矣乃中間脫書夏四月三字後直書是月邠州留後李保衡以城歸順此書故誤為三月也通鑑保衡叛岐正在夏四月上賀德論叛附于晉亦誤蓋附晉尚在數奏不從所請後也

冬十二月庚子朔賀瓌殺其將謝彥章孟審澄侯溫裕按瓌雖大將彥章等豈其將耶正瓌誣殺之罪尤宜書彥章等官爵



注舊史不書亡其月日故書于歲末

按纂誤補據通鑑考異得舊史月日然考異引萬進傳云貞明四年七月叛今讀 殿本薛史張萬進傳乃作貞明四年冬據城叛命豈采綴偶誤耶

注凡官皆不重書此書者嫌彥章已罷招討使而與唐戰蓋罷使而別將兵以戰也

按文忠公王彥章畫像記曰及梁末年小人趙巖等用事梁之大臣老將多以讒不見信皆怒而有怠心而梁亦盡失河北事勢已去諸將多懷顧望獨公奮然自必不少屈懈志雖不就卒死以忠公既死而梁亦亡矣悲夫又曰予于五代書竊有善善惡惡之志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一

三

至于公傳未嘗不感憤歎息又曰而予尤區區如此者蓋其希慕之至焉耳是知書官正予之何嫌之有注年三十六

按本紀止李克用年五十三四字作正文諸帝年若干皆作注 殿本四川仿 殿本汲古閣本湖北仿汲古閣本末帝年三十六四字乃作正文恐有誤

唐本紀

莊宗

懿宗咸通十年神策大將軍康承訓統十八將討龐勛于徐州以朱邪赤心為太原行營招討沙陀三部落軍使

按新唐書本紀在九年通鑑考異引諸書斷從新紀此作十年從舊紀也乃與自著之書異

承制以為代州刺史鴈門以北行營節度使

按通鑑以忻代等州留後李克用為鴈門節度使在中和二年十二月元年李克用帥達鞞諸部萬人赴之考異曰是歲克用但攻掠太原又陷忻代二州明年十二月始自忻代留後除鴈門節度使蓋此際止赦其罪復為大同防禦使及陷忻代自稱留後朝廷再召之始除鴈門薛史誤也新表中和二年以河東忻代二州隸鴈門節度更大同節度為鴈門節度治代州此其證也此敘元年蓋誤仍薛史新唐書沙陀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一

三

傳擢克用鴈門節度正作二年

四年克用以兵五萬救陳州出天井關假道河陽諸葛爽不許乃自河中渡河四月敗尙讓于太康又敗黃鄴于西華巢且走且戰至中牟臨河未渡而克用追及之賊眾驚潰比至封邱又敗之巢脫身走克用追之一日夜馳二百里至于冤胸不及而還過汴州休軍封禪寺朱全忠饗克用于上源驛夜酒罷克用醉臥伏兵發火起侍者郭景銖滅燭匿克用牀下以水醒面而告以難會天大雨滅火克用得從者薛鐵山賀回鶻等隨電光總尉氏門出還軍中七月至于太原訟其事于京師請加兵于汴遣弟克修將兵萬人屯于河中以待僖宗和



解之

按多複梁本紀及唐家人朱珍史建瑋等傳 殿本

四川仿 殿本二作三

軍容使楊復恭克用所善也

按上既曰與克用善此克用所善也五字可去

韓建為副使

按彭注本無使字

是時潞州將馮霸叛降于梁

按南監本無是字

濬軍三戰三敗

按汲古閣本湖北仿汲古閣本敗作北

五代史記纂談續補卷一

十四

又欲奔匈奴

按薛史外國傳契丹者古匈奴之種也回鶻其先匈奴之種也新唐書突厥傳突厥阿史那氏蓋古匈奴

北部也是此時安得稱匈奴隋書突厥傳大抵與匈奴同俗此書四夷附錄奚本匈奴之別種皆非謂是

時有匈奴號也薛史新唐書沙陀傳作北蕃通鑑作

北虜此書唐太祖家人傳作北邊較當

以李嗣昭為潞州雷後

按 殿本四川仿 / 殿本後下衍後字

子存勳立

按紀首稱莊宗光聖神閔孝皇帝此又稱子存勳立

子存勳立

按紀首稱莊宗光聖神閔孝皇帝此又稱子存勳立

下卷首又稱存勳克用長子也若莊宗存勳是兩人

薛史踵魏晉北齊周諸史之失立武皇紀文忠公正

之是也然莊宗光聖神閔孝皇帝下宜曰姓某諱某

父某其先本號朱邪云云此處去子字宜曰存勳立

下卷首去存勳克用長子也七字宜曰初克用破孟

方立于邠州云云且不複家人傳莊宗長子也五字

因子而敘及其父非因父而遞敘其子書法固別此

書如明宗梁太祖晉高祖出帝周太祖世宗諸紀皆

誤

論當是時西突厥有鐵勒延陀阿史那之類為最大

按南監本彭注本延陀上有薛字

五代史記纂談續補卷一

十五

論至高宗永徽二年處月朱邪孤注從賀魯戰于牢山

為契苾何力所敗

按新舊唐書本紀通鑑皆在三年二字疑傳寫之誤

尤喜音聲歌舞俳優之戲

按紀體嚴簡不宜瑣雜垂戒失德自有伶官傳此語

可去

遣周德威攻晉州敗梁軍于蒙坑

按楊師厚傳晉周德威攻晉州以應知俊師厚敗之

于蒙坑薛史師厚傳頃之晉王與周德威丁會符存

審等以大眾攻晉州甚急太祖遣師厚帥兵援之軍

至絳州晉軍扼蒙坑之險師厚整眾而前晉人乃徹



圍而遁唐本紀八月帝御軍南征先遣周德威李存  
審丁會統大軍出陰地關攻晉州爲地道壞城二十  
餘步城中血戰拒守梁祖遣楊師厚領兵赴援德威  
乃收軍而退德威傳六年岐人攻靈夏遣使來求助  
德威渡河以應之師還授蕃漢馬步總管通鑑晉王  
引兵南下先遣周德威等將兵出陰地關攻晉州刺  
史邊繼威悉力固守晉兵穿地道陷城二十餘步城  
中血戰拒之一夕城復成詔楊師厚將兵救晉州周  
德威以騎阨蒙阮之險師厚擊破之進抵晉州晉兵  
解圍遁去考異曰實錄云殺戮生禽賊將蕭萬通等  
賊由是奔竄而遁莊宗實錄云汴軍至蒙阮周德威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一

七

逆戰敗之斬首二百級師厚退絳州是役也小將蕭  
萬通戰沒師厚進營平陽德威收軍而退二軍各言  
勝捷然既殺蕭萬通師厚何肯退保絳州既敗而退  
豈得復進營平陽德威既戰勝安肯便收軍蓋晉軍  
實敗走莊宗實錄妄言耳今以師厚傳及薛史紀傳  
證之則此作敗梁軍誤矣

八月宋友謙以河中叛于梁來降梁遣康懷英討友謙  
友謙復臣于梁而亦陰附于晉

按懷英友謙傳是梁太祖遇弒友珪立友謙乃附晉  
梁遣懷英等討之晉王敗懷英梁兵乃解去末帝卽  
位友謙復臣于梁而不絕晉也此似因懷英之討遂

復臣梁敘事簡而不明宜略敘友珪弒梁太祖末帝  
立二事

注樞密使唐故以宦者爲之其職甚微至此始參用士  
人而與宰相權任鈞矣故與宰相並書

按新唐書宦者楊復恭傳宦父玄翼咸通中領樞密  
世爲權家馬存亮傳嚴遵美嘗歎曰北司供奉官以  
勝衫給事今執笏過矣樞密使無聽事唯三樞舍藏  
書而已今堂狀帖黃決事此楊復恭奪宰相權之失  
也姦臣蔣玄暉傳昭宗東遷玄暉爲樞密使職官分  
紀唐樞密使與兩軍中尉謂之四貴項氏家說唐于  
政事堂後列五房有樞密房以主曹務則樞密之任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一

七

宰相主之未始他付其後寵任宦人始以樞密歸之  
內侍文獻通考職官考樞密院按樞密之名始于唐  
代宗寵任宦者故置內樞密使使之掌機密文書如  
漢之中書謁者令是也若內中處分則令內樞密使  
宣付中書門下施行則其權任已侔宰相至僖昭間  
楊復恭西門季玄之徒遂至于視事行文書矣是初  
原用士人唐季又已復用士人方宦者爲之固非甚  
微之職與宰相權任鈞久矣注蓋因郭崇韜安重誨  
傳論至崇韜重誨爲之始復唐樞密之名然權侔于  
宰相矣云云而誤然論亦謂梁時已更用士人劉處  
讓傳亦謂梁用敬翔李振何乃並此未察也



注繼傳以被殺書非不予其死蓋繼達殺兄自當著其罪爾與書弑其君者同

按義兒傳繼傳悉取繼韜妓妾珍玩不得無罪何予其死之有

二年春正月河南尹張全義及諸鎮進暖殿物

按湖北仿汲古閣本及誤反

注嫌與得正同爾無褒貶也

按嫌與得正同即貶矣

己丑封回紇王仁美為英義可汗

按新唐書回鶻傳德宗時請易回紇曰回鶻言捷鷲猶鶻然薛史外國傳後魏時號為鐵勒亦名回紇唐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一

末

元和四年本國可汗遣使上言改為回鶻義取回紇搏擊如鶻之迅捷也遼金元三史國語解提要謂唐書謂回紇改稱回鶻取輕健如鶻之意更為附會則新唐書薛史所載似非確義然一代章制名號無論義理是非皆宜錄實後人乃得攷其沿革當時既遣使上言改為回鶻義必有取且此書他處亦開作鶻此作紇誤

注其變逆常理

按湖北仿汲古閣本逆誤道

注許其不死降而殺之又滅其族于殺非罪此為甚而書無異辭者前書行降義自見也

按義已見己酉蜀王衍降注此可去

龍驤指揮使姚彥溫以前鋒軍叛降于李嗣源嗣源入于汴州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李嗣源下脫嗣源字

從駕直指使郭從謙反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駕作馬伶官及霍

彥威傳通鑑同周本紀繼韜誅死其麾下兵悉隸從

馬直亦作從馬直此誤

明宗

父霓

按 殿本汲古閣本湖北仿汲古閣本霓誤電天成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一

末

四年建定晉禪院碑曰雷旬電隴水溢溝穿鑿誠錄李昊為孟知祥答唐明宗奏狀曰臣幸以疾雷之勢破其急電之機册府元龜潞王舉兵次陝州令曰霆電之速軍民可知清泰元年宰臣李愚等奏請以來年正月降聖日為千春節曰仰惟樞電之祥最是寰區之樂果名電不應不避薛史五代會要皆作霓莊宗不得已遣之

按南監本不得已下有而字

殺元行欽及租庸使孔謙

按行欽乃死事謙以罪誅者也即不以死予行欽而謙且書官殊無義例



注自己丑入洛至此二十日矣

按己丑至丙午止十八日

注故書以見其情詐

按殿本四川仿殿本無詐字

注見時朝廷衰弱之甚故書

按殿本四川仿殿本見作是

注明宗于五代為勤儉之君

按南監本彭注本五代下脫為字

庚子辛白司馬坡

按新唐書酷吏侯思止傳嘗按魏元忠讓曰丞承白

司馬不爾受孟青洛陽有白司馬阪將軍有孟青棒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一

三

即殺瑯邪王冲者以音證之坡明阪之誤劉延朗傳

遣審虔將千騎至白司馬坡踏戰地及薛史皆誤通

鑑乾化元年二月庚午帝親帥軍屯白司馬阪以備

之注白司馬阪在洛陽城北

十一月乙亥契丹使梅老來

按九月壬申契丹使梅老來矣以薛史唐本紀通鑑

八月己卯朔十月己卯朔十二月戊寅朔推之止六

十四日安得再來蓋契丹此時尚未得幽州為燕京

所居乃上京據胡嶠陷虜記自幽州至上京尙有三

十餘日程太平寰宇記幽州西南至西京一千六百

八十五里也薛史九月契丹遣使美稜瑪古已下朝

貢十一月契丹遣使靡琳等率其屬來乞通和攷證

美稜瑪古舊作梅老沒骨今改靡琳舊作梅老今改

遼史百官志有美楞原作梅里瑪古抹鶻遼史語解美楞

滿洲語肩也瑪古蒙古語不善之謂是美楞瑪古皆

官名靡琳即美稜譯文偶異者豈官同人異前使未

歸復遣一使耶然遼史百官志美楞屬錫里原作舍利司

錫里司掌皇族之軍政其職有六曰錫里詳袞原作詳穩

曰錫里都監曰錫里將軍曰錫里小將軍曰錫里曰

美楞將軍既有小之別美楞如有二員亦宜以左右

副小別矣史言契丹舊俗事簡職專後雖兼漢制乃

以待漢人其治契丹仍國制也美楞恐未有二員且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一

三

九月既朝貢中間絕無釁端陷平州救王都尙在明

年是年十一月又何乞通和之有通鑑天成二年九

月壬申契丹來請修好遣使報之綱目是年亦止秋

一書契丹與唐修好此從薛史疑有誤

秋七月己未殺齊州防禦使曹廷隱

按薛史唐本紀作壬戌齊州防禦使曹廷隱以奏舉

失實配流永州續敕賜自盡日既不同此書又絕未

及其事南監本廷誤延

冬十二月辛丑殺西平縣令李商

按冊府元龜載敕曰李商不務養民專謀潤己初聞

告不公之事件決彼狀頭又為奪有主之莊田撻其



本戶國家給州縣篆印只為行遣公文而乃將印歷下鄉從人戶取物據茲行事何以當官今王饒所告李商並招實罪宜奪歷任官重責一頓處死蓋以罪誅也此書乃絕未及其事

乙巳天雄軍節度使石敬瑭為御營使

按晉本紀薛史晉本紀通鑑天成二年十月敬瑭嘗為御營使失書

夏四月戊戌安重誨使河中衙內指揮使楊彥溫逐其節度使從珂

按從珂上不書本姓宜書皇子說見後

乙卯吐渾康合畢來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一

主

按南監本渾下有使字

注冊禮廢于亂世至此始一行之故書

按唐明宗家人傳乃示譏太祖家人傳神閔敬皇后

已行之薛史梁本紀五代會要冊命開平元年八月

已赦行臨軒封冊之禮薛史梁本紀開平三年十一

月戊午御文明殿冊太傅張宗奭太保韓建受冊畢

金吾仗引昇輅車儀仗導謁太廟訖赴尚書省非至

此始行也

開五月丁酉殺太子太師致仕安重誨及其妻張氏子

崇質崇緒

按南監本彭注本質作贊

己巳回鶻使安求思來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求作永

孟知祥殺董璋陷東川

按全唐文唐明宗賜孟知祥詔作璋以五月一日入

漢州知祥至三日交戰敗璋璋與男光嗣四日巳時

走入東川前陵州刺史王暉斬璋父子首級來獻軍

門尋收下東川六月十一日權兼東川指揮李昊為

孟知祥答唐明宗奏狀同又曰平定一方之眾止于

四日之間是陷東川在五月此作六月者蓋據奏領

東川之日非陷東川之日也

二月戊午孟知祥使朱泚來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一

主

按十國年譜論十國封爵朝貢外而不書東漢書立

固有說書朱泚來似自濫其例注謂知祥本唐臣而

反至此改過自新絕之則嫌不許其自新錄之則尚

冀其遷善高季興非梁臣耶何未見書且他國同以

朝貢來安知非自新不之錄耶又謂其來也臣禮不

備故如夷狄書之則尤與年譜論五代之君未可以

夷狄之之言相刺謬

論而為人純質寬仁愛人

按下又稱仁而不明孔子不輕以仁許人此書最慎

褒貶乃于此字未留意如唐家人傳克寧為人仁孝

克寧仁而無斷王鎔傳鎔為人仁而不武李茂貞傳



茂貞居岐以寬仁愛物姚顛傳為人仁恕南唐世家以寬仁爲政煜爲人仁孝皆失當吳世家論行密之書稱行密爲人寬仁雅愛引他人語則可耳

論數問宰相馮道等民間疾苦聞道等言穀帛賤民無疾疫則欣然曰吾何以堪之當與公等作好事以報上天

按薛史作蔚州刺史周令武得代歸闕帝問北州事令武奏曰北山甚安諸蕃不相侵擾雁門已北東西數千里斗粟不過十錢帝悅顧謂左右曰須行善事以副天道居數日帝延宰臣于元德殿言及民事馮道奏曰莊宗末年不撫軍民惑于聲樂遂致人怨國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一

酉

亂陛下自膺人望歲時豐稔亦淳化所致也更願居安思危帝然之是須行善事以副天道之語因令武奏願左右而言非與宰臣馮道等言也乃併作一事以求簡失實矣

愍帝

兵部尚書李鏐爲鹵簿使

按 殿本鏐誤麟

閏月丙午冊皇太后

按春秋國君之母皆書夫人某氏故莊公元年夫人孫于齊僖公元年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先儒皆以爲貶注謂書姓氏爲斥非也且此書追尊皆稱某氏廢

帝本紀注非嫡母故詳其爵氏尤誤

廢帝

魏氏有子阿三

按下有莊宗呼其小字曰阿三此阿三字可去薛史唐本紀作小字二十三蓋以正月二十三日生阿三乃省辭呼之

其愍戰亦類我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愍作敢

從珂率戍兵自曲陽益縣馳出常山以追明宗

按新舊唐書地理志太平寰宇記元豐九域志并州有陽曲有益此作曲陽仍薛史誤也汲古閣本湖北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一

壬

仿汲古閣本彭注本及薛史益誤孟

戊子殺康義誠及藥彥稠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稠誤儔

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反

按晉本紀張敬達傳薛史唐晉本紀通鑑皆在五月此獨作三月誤矣

權知天雄軍事

按南監本彭注本軍下有府字

注他命官不書以此書以者明令昭猶可以

按令昭亂首何可以之有廢帝家人傳即不及攷下范延光爲招討使令昭伏誅何亦不審文忠公于此



字原無義例如梁本紀封鴻臚卿李崧萊國公為二王後又書以介國公為三恪鄴國公萊國公為二王後晉本紀封唐宗室子為公及隋鄴公為二王後以周介公備三恪豈亦有不可以之別耶梁本紀且書以唐相張文蔚楊涉為門下侍郎御史大夫薛貽矩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明明示貶矣

論則雖忠而不信

按南監本彭注本雖上無則字

晉本紀

高祖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一

美

天福元年五月徙鎮天平

按殿本四川仿殿本南監本皆提行別書

掌書記桑維翰為翰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知樞密使事

按此是守尚書薛史有守字此脫下尚書戶部侍郎

同知樞密使事亦宜從維翰傳作知樞密院事

己丑曹州指揮使石重立殺其刺史鄭阮

按殿本四川仿殿本南監本阮作玩

注彥饒雖有縱軍之罪被誣以反而見殺故不書誅曰

命殺嫌萬擅殺

按符存審傳彥饒與晉初無釁隙以一日之忿不能

馭其軍殺奉進已非其本意以反見誅非其罪也不

知不能馭其軍即宜誅況又縱之更不必持薛史馬萬傳彥饒潛通鄴下之言相文致文忠公于賀德倫書叛當矣彥饒獨不書誅且為之解非直筆也注謂嫌萬擅殺是向未審傳文為高祖使人殺之誤以萬使人殺之通鑑作時魏孟滑三鎮繼叛綱目作彥饒舉兵反為得

旌表深州民李自倫門閭

按一行傳敕准式旌表門閭雖在正月定式之敕乃在九月此先書之失實矣薛史五代會要又在閏七月未知孰是

乙丑皇帝崩于保昌殿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一

美

按南監本保誤寶

出帝

七年六月乙丑高祖崩

按南監本彭注本七年未提行別書彭注本庚午提

行別書

注不書曰皇太后于帝為祖母也

按通鑑天福七年六月丁卯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

薛史正書太皇太后劉氏崩此宜書太皇太后而書

皇祖母者或文忠公偶疏也何必曲解

甲子契丹使郎五來

按南監本五作伍



冬十一月戊申立馮氏爲皇后

按大惡且不顯書何以示戒來者此不曰立叔母馮氏爲皇后非法然此書雖不輕予人以善亦不直斥人以惡蓋宅心厚也作史者多奇禍文忠公免焉宜以此

二年春正月契丹陷泰州

按殿本四川仿殿本南監本此及下庚戌馬全節克泰州之泰字皆誤秦

辛丑行營馬軍排陣使張彥澤及契丹戰于新興敗之

按彥澤傳排陣使上有都字

壬申張彥澤犯京師殺開封尹桑維翰契丹滅晉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一

天

按薛史本紀作壬申始聞杜威李守貞等以此月十日率諸軍降于契丹是夜相州節度使張彥澤受契

丹命率先鋒二千人自封邱門斬關而入癸酉旦張

彥澤頓兵于明德門外京城大擾又曰十六日壬申張

濬水之降是夜偵知張彥澤已至滑州至五鼓初張

彥澤引蕃騎入京又奉契丹表曰十七日癸酉寅時彥

澤等入京入京既在十六日五鼓初則書犯京師及

滅晉自宜在癸酉此蓋誤會薛史入封邱門爲入京

城故作壬申然是日晉實未滅通鑑正作癸酉未明

彥澤自封邱門斬關而入

論禮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

按此儀禮喪服文也殿本四川仿殿本南監本報誤服

漢本紀

高祖

已而以杜重威代知遠領忠武徒知遠領歸德知遠恥與重威同制杜門不出

按李崧傳薛史漢本紀通鑑作與重威同制加同平章事此誤

四年契丹犯京師

按殿本四川仿殿本南監本皆提行別書

秋閏七月乙丑禁造契丹服器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一

天

按全唐文漢左衛將軍許敬遷請禁斷契丹樣裝服

奏曰臣伏見天下鞍轡器械並取契丹樣裝飾以爲

美好安有中國之人反效戎虜之俗請下明詔毀棄

須依漢境舊儀國運所移萌于嗜好敬遷雖見未及

此其不靡然從夷亦善矣書禁造契丹服器宜兼載

奏請之人薛史不載故此書亦遂失之

天雄軍節度使杜重威反

按重威傳但拜鄴都留守不曰爲節度使薛史傳雖

漏而本紀詳不至令後人有互異之惑

隱帝

乾祐元年二月辛巳封承祐周王



按方曰未及封而高祖崩矣此宜稱遺制薛史通鑑皆于即位始稱遺制亦誤

壬午永興軍將趙思綰叛附于李守貞

按守貞傳薛史守貞思綰傳通鑑思綰附守貞在四月而據永興叛在守貞未據潼關以前今總書叛附于四月失實矣蓋薛史思綰叛聞奏之日在四月此故書叛于四月也

注而帝名承祐年名乾祐舉國臣民共稱而不改避當時莫大之失

按何氏焯曰承天之祐禮運語也隱帝名當是祐字五代雖不知禮何至並此昧之祐字傳寫誤耳今讀

五代史記纂誤實補卷一

辛

薛史初高祖欲改年號中書門下進擬乾和二字高祖改爲乾祐至是與御名相符何氏或未見耶纂誤補誤引何氏語乾祐二年又以年號改商州乾元縣曰乾祐見職方考薛史太平寰宇記五代又有張承祐潘承祐孫承祐見薛史通鑑宋史吳越備史清異錄樂善錄諸書且五代前後名承祐者尙有人是此二字人固習以名也

三年春正月四面行營都部署趙暉克鳳翔

按王景崇傳乃降非克也

周本紀

太祖

姓郭氏

按薛史周本紀或云本常氏之子幼隨母適郭氏故冒其姓焉全唐文周太祖賜昭義節度使常思詔曰朕以君臣之道則外有朝廷之儀骨肉之親則內有少長之敬且朕與卿當夙昔之共事實敦叙于周親安可此時使渝曩分卿執恭爲行憑懇上章雖謙謙之道可嘉而親親之義難替家人之禮朕當必行觀所謂骨肉之親信常氏子矣薛史存疑此書遂削之使後人益無所攷非也

簡見殺子威少孤依潞州人常氏

按簡字子威皆可去威名宜見姓郭氏下常思傳周

五代史記纂誤實補卷一

辛

太祖方少孤無依衣食于思家以思爲叔然思是太原人及爲潞州節度使太祖已貴矣疑有誤

乾祐元年正月高祖疾大漸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乾祐元年提行別書

自柵其城東

按南監本彭注本無自字

調五縣丁萬人築連壘以護三柵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丁誤十

思綰景崇相次降

按漢本紀薛史乾祐二年夏五月乙丑趙思綰降秋

七月甲子克河中通鑑思綰降亦在未克河中以前



止克鳳翔最後王景崇傳曰守貞思緒相次皆敗亦

失次

因言臣幸得率行伍假漢威靈以破賊者

按此及下此特漢廷親近之臣耳皆史家追敘之辭而偶失檢威雖跋扈何遂自外其君徑稱漢

又遣內養鸞脫覘威所嚮

按殿本四川仿殿本南監本彭注本及薛史鸞

龍下從來朝走馬之馬胡刻通鑑又從緡蠻黃鳥之鳥

考諡曰章肅

按唐莊宗本紀亦作考諡曰某而不書名如謂名已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一

三

見前晉猶曰兩名不同梁考名非未見前也殊無義

例

六月乙酉朔幸曲阜祠孔子

按薛史帝幸曲阜縣謁孔子祠既奠將致拜左右曰

仲尼人臣也無致帝拜曰文宣王百代帝王師也得

無敬乎即拜奠于祠前其所奠酒器銀鑪並置于祠

所遂幸孔林拜孔子墓帝謂近臣曰仲尼亞聖之後

今有何人對曰前曲阜令龔文宣公孔仁玉是仲尼

四十三代孫有鄉貢三禮顏涉是顏淵之後即召見

仁玉賜緋口授曲阜令顏涉授主簿便令視事仍敕

兗州修葺孔子祠宇墓側禁樵採五代亂世太祖復

以武人爲君乃能格佞臣之言尊聖如此足風世矣

此書僅存目錄不復詳其事後人將視爲尋常釋奠

耳大失垂法之旨通鑑亦詳之又薛史開平三年十

二月國子監奏創造文宣王廟仍請率在朝及天下

現任官僚俸錢每貫每月尅一十五文充土木之值

允之是歲以所率官僚俸錢修文宣王廟册府元龜

長興元年春正月以文宣王四十三代孫陵廟主仁

玉爲曲阜縣主簿五代會要褒崇先聖後唐長興元

年八月六日尙書比部員外郎知制誥崔悅奏臣伏

見開元五年敕每見貢舉人見訖宜令引就國子監

謁先聖先師學者謂之開講質疑義所司設食其監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一

三

內得舉人亦准此例其日清資官五品以上并朝集

使並往觀禮永爲常式自經多故其禮久廢請再舉

行從之皆尊聖事此書于梁唐本紀絕未及疏矣

注不書于者榮于禮不得爲子不書子則當書其本姓

又不書者周人所共諱

按梁本紀書封子友文博王唐本紀書封子從珂爲

潞王于禮豈得爲子耶唐本紀書安重誨使河中衙

內指揮使楊彥溫逐其節度使從珂既不書子又不

書本姓豈唐人所諱耶梁本紀論曰夫欲著其罪于

後世在乎不沒其實其實嘗爲君矣書其爲君其實

篡也書其篡各傳其實而使後世信之榮亦實嘗爲



子矣不書子自是偶疏注必曲解之是益此書以予盾也

羣臣上尊號曰聖明文武仁德皇帝

按薛史止曰受冊尊號未載此六字五代會要載之纂誤疑紀首諡號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與世宗本紀聖神文武恭肅孝皇帝有顛倒今讀殿本四川仿殿本南監本彭注本汲古閣本湖北仿汲古閣本世宗本紀聖神實作神聖注書是日連上文嫌無崩日

按上既書壬辰自不宜復何嫌之有

世宗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一

書

顯德元年正月丙子郊僅而成禮

按殿本四川仿殿本南監本顯德元年提行別書

壬寅天雄軍節度使符彥卿為河東行營都部署

按彥卿父存審封秦王或是以為符秦之後而通鑑注引鄭樵氏族略曰魯頃公為楚所滅頃公之孫公雅為秦符節令因為氏後漢有符融皇朝有符彥卿望出琅邪非符秦之符也則諸本或從艸者誤矣閏月癸丑向訓克秦州按王環傳作判官趙玘以城降非克也注廷謂不書叛事見南唐世家

按世家冬十月世宗復南征遂圍濠州濠州刺史郭廷謂告于周曰臣不能守一州以抗王師然願請命于唐而後降世宗為之緩攻廷謂遣人請命于景景許其降乃降人臣見危豈宜有此觀望之舉遂不書叛未免啓奸人狡謀也通鑑郭廷謂使者自金陵還知唐不能救命錄事參軍鄒陽李延鄒草降表延鄒責以忠義廷謂以兵臨之延鄒擲筆曰大丈夫終不負國為叛臣作降表廷謂斬之舉濠州降則其罪著矣

注本紀書死者十餘人宋令詢及李遐彥卿昭業皆以事跡不完不能立傳然所貴者死爾本紀著其大節可矣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一

書

按令詢遐薛史有傳張彥卿馬陸南唐書皆有傳馬書彥卿作彥能鄭昭業附見彥卿傳非絕無事跡不能立傳者且死事傳諸人亦未嘗事跡皆完如翟進宗是已此書後贊婁繼英姚顛崔居儉王松等傳皆可附見者乃專立之于令詢等轉略不可謂非失詳略之宜注必曲解之何所見不廣也陸書彥卿傳論曰彥卿守楚州孤壘無援當百倍之師身可碎志不可踰雖劉仁贍殆不能過而史家傳載獨略至其名亦或不同於虜何其重不幸也陸氏于此蓋亦歉之本紀書死而附見列傳者尚有馬彥超薛史朱守殷



傳與彥超同被殺者尚有副使宋敬此書紀傳皆脫

秋七月乙酉水部員外郎韓彥卿市銅于高麗

按四夷附錄水部上有尙書字

恭帝

注周曰遜于位遜順也能順乎天命也

按遜字雖有順一解而堯典汝能庸命與朕位後漢

書獻帝本紀皇帝遜位傳注皆曰讓也徐氏乃解曰

順乎天命以頌揚本朝則唐六臣傳唐哀帝遜位于

梁恐難通解矣

論寒食野祭而焚紙錢

按困學紀聞謂紙錢始唐開元上陵始漢明帝後寒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一

美

食野祭亦始開元又引朱文公謂漢祭河以木爲寓

龍寓馬是紙錢之漸翁氏注引史記封禪書謂寓龍

馬實傲秦不知鸞車象人祭墓見周官夏用明器舍

奠墓左塗車芻靈見檀弓野祭見左傳諸人博引諸

史而失經傳亦好奇忽常矣又五代會要寒食拜掃

與親謁陵別爲一類寒食拜掃止是本書所曰望祭

遙拜諸陵而已視親謁陵又簡率也

論見唐元稹均田圖

按困學紀聞曰攷之會要世宗見元稹在同州時所

上均田奏因製素爲圖賜諸道崔頌傳云世宗讀唐

元稹均田疏命頌寫爲圖賜近臣遣使均諸道租賦

史謂元稹圖誤也稹集有同州奏均田續通歷云唐

同州刺史元稹奏均租賦帝覽文集而善之寫其辭

爲圖以賜今讀五代會要租稅頌均田圖詔未作今

賜元稹所奏均田圖一面至可領也通鑑亦作以元

稹均田圖徧賜諸道元氏長慶集同州奏均田狀前

曰云云等利宜分析如後中分子目六曰當州兩稅

地曰當州京官及州縣官職田公廩田并州使官田

驛田等曰當州供左神策節陽鎮軍田粟二千石曰

當州朝邑等三縣代納夏陽韓城兩縣率錢曰當州

稅麻曰當州所徵斛斗草及地頭等錢畸零分數每

子目視總目低一字子目後提行書曰右某云云如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一

毛

當州兩稅地一條曰右件地並是貞元四年檢責至

今已是三十六年其開人戶逃移田地荒廢又近河

諸縣每年河路吞侵沙苑側近日有沙礫填掩云云

後曰謹具分析在前件狀如前蓋當時狀式必以田

地稅額名目列寫如表以便觀覽集中如彈奏劔南

東川節度使狀可證也故頌均田圖詔曰近覽元稹

長慶集見在同州時所上均田表所謂表者非惟表

奏之謂亦因有圖表耳不然既見稹集何不仍集中

標目曰狀耶詔謂因令製素成圖直書其事者蓋重

其事複製如稹表耳薛史周本紀作乃寫其辭爲圖

宋史儒林崔頌傳作命寫爲圖非有繪事也如稅麻



斛斗草地頭等錢畸零分數豈可以丹青貌之者且文忠公溫公容有誤而詔何以亦曰元稹所奏均田圖易狀曰圖異名同實蓋狀中有表表即圖也深寧偶未致思耳又深寧所引頌傳未知本何書今據宋史則作世宗讀唐元稹均田疏命寫為圖賜近臣遣使均諸道租賦頌使兗州頗增舊額蓋因頌使兗州故先敘其由非命頌寫為圖也

論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其規為志意豈小哉

按文獻通考田賦考宋太祖皇帝建隆二年遣使度民田周末遣使度田不實至是上精擇其人仍加戒飭未幾館陶令坐括田不實杖流海島人始知畏又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一

天

引止齋陳氏曰按孔氏闕里誌云先是歷代以聖人之後不與庸調至周顯德中遣使均田遂抑為編戶則其事雖行任人固尚未當也

論而史家猶譏其輕社稷之重而僥倖一勝于倉卒

按薛史周世宗本紀曰關南平凡得州三縣十七戶二萬八千三百六十是役也王師數萬不亡一矢邊界城邑皆望風而下史臣曰江北燕南取之如拾芥神武雄略乃一代之英主也所曰史家猶譏者或別有據何氏焯曰公之論有出于薛氏舊史之表者故于末復略為辨正其失評也蓋未見薛史而意斷耳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一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二

江夏吳光耀

家人傳敘至于唐晉以後親疎嫡庶亂矣

按梁家人傳欲以養子友文為嫡嗣親疎嫡庶何待唐晉始亂梁本紀固已書友文為子唐廢帝家人傳論亦謂友文為禍本

梁家人傳

文惠皇后王氏

黃巢起太祖與存俱亡為盜從巢攻廣州存戰死居數歲太祖背巢降唐反以破巢

按本紀改下遂字為及字此可去矣明王存傳初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二

一

與太祖俱從黃巢攻廣州存戰死十四字亦宜簡

元貞皇后張氏

后賢明精悍動有禮法

按賢而有禮法者何乃復悍周家人淑妃楊氏傳聞妃有色而賢德如董氏傳聞妃有賢行聘之皆再嫁之婦也曰賢者傳本語耳非史氏與之

昭容李氏

皆不知其所終

按昭儀陳氏既別為傳皆字無著豈初時固合傳及定稟偶未正或後人誤分耶亦以色進亦字可並證也



次妃郭氏

命河南張全義葬其尸

按通鑑詔王瓚收朱友貞尸殯于佛寺漆其首函之藏于太社考異曰薛史末帝紀云詔河南尹張全義收葬之今從實錄今讀薛史瓚傳亦作仍令收梁主尸備樽檮權厝于佛寺漆首函送于郊社與通鑑正同然收尸雖詔瓚全義既尹河南想亦與其事也二說皆可采

晉天福三年詔太社先藏罪人首級許親屬收葬

按薛史五代會要通鑑在二年三字疑傳寫之誤

全昱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二

二

領嶺南西道節度使

按職方考無嶺南西道通鑑作安南

貞明四年友能以陳州兵反犯京師

按本紀薛史通鑑在龍德元年此誤

存

朗王存

按汲古閣本湖北仿汲古閣本此傳未提行別書

存已死

按三字可去

于是追封存朗王

按五代會要封建梁開平四年四月追封皇兄存爲

朗王六月追封皇伯義方爲潁王皇叔義譚爲韶王此書脫伯叔

友文

太祖外孫袁象先與駙馬都尉趙巖等謀與末帝討賊

按孫宜作甥

友孜

康王友孜

按南監本此傳未提行別書

唐太祖家人傳

正室劉氏次妃曹氏

太祖正室劉氏代北人也其次妃曹氏太原人也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二

三

按此從薛史稱正室然與次妃對稱殊非體例薛史

淑妃韓氏莊宗正室與德妃伊氏莊宗次室對稱較

近

神閔敬皇后劉氏

后父劉叟黃鬚善醫卜

按黃鬚下因事見此可去

十二月己卯臘

按殿本四川仿殿本南監本汲古閣本湖北仿

汲古閣本臘誤獵

克讓

殺其可見者曰太祖四弟八子



按義兒李嗣昭傳克用尙有弟克柔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尙有兄克儉亦有弟克柔代州刺史沙陀傳尙有弟克勤克儉又見通鑑考異引懿祖紀年錄代州刺史克柔又見薛史及雲中克用墓旁殘碑克用尙有子落落見此書紀傳及新舊唐書薛史莊宗尙有弟存矩見盧文進傳通鑑乾寧三年敕梁救魏博之役禽克用子落落天復二年梁救晉絳之役禽克用子廷鸞是落落存矩之外尙有廷鸞皆此傳所遺也

克讓  
按南監本彭注本此傳未提行別書處存以千餘人追至渭橋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二

四

按汲古閣本湖北仿汲古閣本渭誤滑

克脩

克脩

按南監本此及克恭克寧傳未提行別書

克脩性儉嗇

按克恭傳克脩爲人簡儉衰貶與此異薛史克脩傳作儉嗇克恭傳作簡正雖因事立詞亦前後之不相顧者此書又從而誤也

太祖子

次日存美存霸存禮存渥存義存確存紀同光三年十二月辛亥詔封存美等七人爲王蓋存霸存渥存紀與

莊宗同母存美存義存確存禮不知其母名氏號位存美封邕王存霸永王存禮薛王存渥申王存義陸王存確通王存紀雅王

按太冗宜去存美等七人爲王七字及蓋字移同光三年十二月辛亥封十字置不知其母名氏號位下又去存美封邕王之封字乃得止五代會要行第如是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作存勛存霸存渥存紀存存美存確存禮薛史存美作莊宗第三弟存霸二存渥四存義五存確六存紀七存禮未言行第通鑑存霸作六相公則次日某某者行第既不確去此十四字尤簡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二

五

彥超欲畱之爲軍眾所殺

按符存審傳憲儒者事莊宗最久不忍背恩欲納之彥超不從存審遂見殺薛史存審傳及明宗入洛皇弟存霸單騎奔河東與呂鄭謀殺彥超與畱守張憲彥超覺之密與憲謀未決部下大譟州兵畢集張憲出奔是夕軍士殺呂鄭存霸于衛城詰旦聞洛城禍變彥超告諭三軍憲傳亦謂彥超誅呂鄭但誤存霸爲存渥此書憲傳亦未曰彥超欲畱之止通鑑彥超曰六相公來當取進止然先已載不納存渥獨厚存霸耶

莊宗子



以繼岌爲西南面行營都統郭崇韜爲都招討使

按本紀魏王繼岌爲西川四面行營都統郭崇韜爲招討使崇韜傳乃以繼岌爲西南面行營都統崇韜爲招討使西川四面與西南面都招討與招討權有重輕書宜從一

十月己酉繼岌至綿州

按薛史本紀十月庚午朔是月中安得有己酉宜從本紀作十一月

自出師至降行凡七十五日

按此傳命將無日推九日戊申將兵六萬自鳳翔入大散關至十一月丙辰入成都王衍降止六十九日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二

六

推本紀九月庚子命將日至十一月丙辰又七十七日本紀作十一月己酉蜀王降以九月庚子推之止七十日以九月戊申推至十一月己酉止六十二日俱不得七十五日通鑑作自出師至克蜀凡七十日是推九月戊申出師日至十一月丁巳大軍入成都日也薛史紀傳皆作自興師七十五日蜀平此書蓋仍其誤也惟推九月庚子命將日至十一月壬子王衍遣使上表請降日得七十三日此五字或三字傳寫誤耶  
蓋其皆幼  
按此書號簡矣而蕪雜字句復不少即此傳此其字

及上其次繼潼其字繼岌母曰劉皇后曰字以繼岌爲使以字以繼岌爲西南面行營都統以字皆參軍事皆字因其兵修閣道以過唐軍下以字唐字繼岌下而取璧而字益不平之之字蜀之貴臣大將自王宗弼以下皆爭以蜀寶貨妓樂奉崇韜父子之字自字皆字蜀字由是從龔等不勝其憤一句遣宦者向延嗣趣繼岌班師繼岌字延嗣至成都成都字從龔等因告延嗣崇韜有異志延嗣字莊宗遣宦官馬彥珪往視崇韜去就往字故師未即還師字劉皇后以彥珪語告莊宗彥珪語字皇后不得請不得請字以待孟知祥之至之至字崇韜期班師有日崇韜字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二

七

則吾屬無類矣則字繼岌不得已而從之而字繼岌登樓以避之以字繼岌遂班師繼岌字先鋒康延孝叛據漢州先鋒字行至渭河行字繼岌不得渡一句任圓從後至從後字明宗已即位一句問圓繼岌何在圓字圓具言繼岌死狀繼岌字下當莊宗遇弒時當字其四人見殺人字其餘皆不知其所終兩其字太祖之後遂絕之字凡六十餘字皆可簡他處未可煩舉偶一及之  
太祖之後遂絕  
按清異錄後唐福慶公主下降孟知祥長興四年明宗晏駕唐室亂莊宗諸兒削髮爲苾芻閒道走蜀時



知祥新稱帝為公主厚待猶子賜予千計則未絕也  
唐明宗家人傳

宣憲皇后魏氏

清泰三年六月丙寅遣工部尚書崔儉奉上皇太后寶冊諡曰宣憲

按本紀石敬瑭反在清泰三年三月此清泰三年四字宜敘在前此書未見工部尚書崔儉止崔居儉歷兵吏部侍郎尚書左丞戶部尚書薛史本紀正作崔居儉而晉本紀作天福四年五月戶部尚書崔儉卒禮志作尚書左丞崔儉或居儉嘗改名抑有脫耶  
淑妃王氏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二

八

少賣梁故將劉鄩為侍兒

按故字贊

哀皇后孔氏

父循橫海軍節度使

按孔循傳歷樞密使東京留守卒贈太尉此宜書其大者

從榮

又升班在宰相上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汲古閣本湖北仿汲古閣本又作文

言事者請為諸王擇師傅以加訓導宰相難其事因請

從榮自擇從榮乃請翰林學士崔悅刑部侍郎任贊為元帥判官

按劉贊傳是時秦王從榮握兵而驕多過失言事者請置師傅以輔導之大臣畏王不敢決其事因請王得自擇秦王即請贊乃拜贊秘書監為秦王傅劉贊傳敘請傳乃是因言事者云云此是敘請判官與言事者請擇師傅無涉師傅尊不得自擇大臣請王自擇舊史故錄以為異判官乃屬察故事得自擇不待大臣請但從榮請朝廷重臣不宜耳此既明明曰言事者請為諸王擇師傅以加訓導奈何以請判官屬之且薛史本紀通鑑劉贊為秦王傅在長興四年四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二

九

月從榮充天下兵馬大元帥在八月以刑部侍郎任贊為兵部侍郎充元帥府判官在十月下從榮出而恚曰任以元帥而不得請屬察非吾所論也是請傳向在未為元帥前請判官時已為元帥與劉贊傳請傳別是一事此實由節刪薛史而誤薛史從榮傳初言事者請為親王置師傅明宗顧問近臣執政以從榮名勢既隆不敢許旨即奏云王官宜委從榮乃奏刑部侍郎劉贊為王傅又奏翰林學士崔悅為元帥府判官明宗曰學士代予詔令不可擬議從榮不悅退謂左右曰既付以元帥之任而阻予請察佐又未諭制旨也復奏刑部侍郎任贊從之蓋請傳請判官



于傳末連類補敘但請判官上止以又字別之不日未幾令後人疑爲一時事亦小疵文忠公以劉贊爲王傳既見贊傳遂刪乃奏刑部侍郎劉贊爲王傳一句故言事者云云與請判官一節連屬矣又請判官是先請崔悅不得轉請任贊從之此傳併崔任爲一請又未日以任贊充元帥府判官則明宗學士代予言不可也之語是並任贊之請亦不從且令後人疑任贊兼翰林學士矣

此事須得待衛兵馬爲助

按南監本彭注本無馬字

從璨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二

十

明宗兄弟皆不見于世家

按南監本未提行別書

唐廢帝家人傳

皇后劉氏

有司請以延皓行軍法廢帝以后故削其官爵而已

按薛史本紀清泰三年六月辛酉天雄軍節度使劉

延皓削奪官爵勒歸私第癸亥以天雄軍守禦右捧

聖第二軍都虞候張令昭爲檢校司空行右千牛將

軍權知天雄軍府事通鑑六月庚申止削延皓官爵

歸私第癸亥唐主以張令昭爲右千牛衛將軍權知

天雄軍府事兩書延皓削官爵日雖不同然皆在以

令昭權知天雄軍府事前此乃敘在後又不似補敘法壹似令昭既平始有此事者

晉家人傳

皇后李氏

次

按屬上旣不成又屬下又贅薛史作臣與太后并妻馮氏及舉家戚屬見于郊野面縛俟罪次所有國寶一面金印三面今遺長子陝府節度使延煦次子曹州節度使延實管押進納並奉表請罪陳謝以聞則知此次字偶失刪耳通鑑作今與太后及妻馮氏舉族于郊野面縛待罪次遣男鎮寧節度使延煦威信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二

十一

節度使延實奉國寶一金印三出迎其次字亦誤會

原文也

遣其將崔廷勳以兵守之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廷作延

去建州數十里外得地五十餘頃帝遣從行者耕而食

之

按文忠公濮議晉問謂舉族餓死蓋甚言之也 殿

本五十之十誤千

後不知其所終

按郡齋讀書志曰晉朝陷蕃記范質撰質石晉末在翰林爲出帝草降表知其事爲詳記少帝初遷于黃



龍府後居于建州凡十八年而卒按契丹丙午歲入  
汴順數至甲子歲為十八年實太祖乾德二年也則  
出帝所終可知矣

安太妃

當焚我為灰南向颺之

按南監本彭注本向作面

皇后馮氏

出帝皇后馮氏

按薛史本紀天福八年九月丁亥追册故魏國夫人  
張氏為皇后帝之元妃也張從訓傳高祖之鎮太原  
也為少帝娶從訓長女為妃五代會要晉少帝皇后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二

士

張氏而馮氏則皇后內職中均無之此書乃脫張皇  
后何也宋史張從恩傳又作晉祖鎮河東為少帝娶  
從恩女從恩蓋從訓弟然無論為從訓從恩女出帝  
有張皇后明矣

我今日作新女婿何似生

按文忠公詩話李白戲杜甫云借問別來太瘦生總  
為從前作詩苦太瘦生唐人語也至今猶以生為語  
助如作麼生何似生之類是也 殿本四川仿 殿  
本南監本生誤皇通鑑作我今日作新婿何如蓋文  
語也

敬威

敬威字奉信

按南監本彭注本此及敬贊敬暉傳未提行別書

重信

楚王重信字守孚

按南監本此及重睿延煦延寶傳未提行別書

延煦延寶

宦者遂專政事

按南監本彭注本無事字

論故著于經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報誤服攷見前

漢家人傳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二

士

皇后李氏

感念深意

按念薛史同而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彭注

本作認全唐文載此話又作仞

注隱帝舊史實錄皆無皇后帝立三年崩時年二十蓋

未嘗立后也

按薛史張彥成傳以隱帝娶其女特見親愛則隱帝

尤有張皇后不止楊邠傳之耿夫人矣

贊

道乃先還

按下有道已去三字此語可去



周太祖家人傳

貴妃張氏

莊宗遣幽州符存審以兵討張文禮

按存審傳為盧龍軍節度使在破趙後其卒官又宣

武軍節度使也此幽州誤稱

德妃董氏

實動予懷

按動疑作慟南監本予作于

侗可贈太傅追封郊王

按南監本郊作剡

周世宗家人傳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二

齒

柴守禮

是時王溥王晏王彥超韓令坤等

按殿本四川仿殿本王晏之王誤汪

貞惠皇后劉氏

不知其世家

按薛史作將家女也

宣懿皇后符氏

宣懿皇后符氏

按汲古閣本湖北仿汲古閣本未提行別書

世宗辨急多暴怒

按宜從左傳作下急

世宗子

熙讓熙誨不知其所終

按隨手雜錄太祖皇帝初入宮見宮嬪抱一小兒問

之曰世宗子也時范質與趙普潘美等侍側太祖顧

問普等普等曰去之潘美與一帥在後不語太祖召

問之美不敢答太祖曰取人之位殺人之子朕不忍

為也美曰臣與陛下北面事世宗勸陛下殺之即負

世宗勸陛下不殺則陛下必致疑太祖曰與爾為姪

世宗子不可為爾子也美遂持歸其後太祖亦不問

美亦不復言後終刺史名惟吉默記作惟正誤潘夙

之祖也美本無兄弟其後惟吉歷仕供三代止云以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二

五

美為父而不言祖余得之于其家人今讀宋史美傳

惟吉美從子夙傳鄭王美從孫也雜錄謂惟吉為夙

祖則夙不應于美為從孫夙傳容有誤雜錄得之于

其家人又與宋史不大謬當可信惟吉雖不知為熙

讓熙誨世宗固有後矣又宋史本紀仁宗錄世宗從

孫柴元亨神宗錄世宗從曾孫貽廓皆為三班奉職

梁臣傳

敘其仕不及于二代者各以其國繫之作梁唐晉漢周

臣傳其餘仕非一代不可以國繫之者作雜傳

按馮行襲氏叔琮李彥威章震孫德昭王敬堯蔣殷

于五代止及事梁何以不入梁臣傳朱守殷董璋雖



叛究屬唐臣何以不入唐臣傳楊師厚先事晉張延  
朗事梁以租庸使爲鄆州糧料使毛璋梁末以滄州  
降晉趙鳳爲梁鄆州節度判官蕭希甫先爲梁青州  
節度巡官桑維翰唐同光中登進士景延廣事梁邵  
王友誨吳巒爲唐大同節度判官楊邠事唐爲糧料  
使王章爲唐魏州孔目官劉銖爲梁邵王牙將王朴  
登漢進士爲校書郎鄭仁誨初事唐將陳紹光皆繫  
以國而仕及二代者梁唐臣傳中仕唐末藩鎮及十  
國者尙多此義例之自相矛盾者

敬翔

工書檄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二

六

按下翔所作皆俚俗語李襲吉傳曰及翔所答書辭  
不工此日工何也通鑑考異載唐末見聞錄翔答晉  
書有曰前年洹水會獲賢郎去歲青山又擒列將信  
不工矣

細大之務必關之

按與動靜輒以問之何異二者必有可去

李振喜謂翔曰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無李字

朱珍

東并克鄆未嘗不在戰中

按本紀珍殺在龍紀元年後八年爲乾寧四年始克

鄆克并宜易攻

太祖乃拜珍淄州刺史

按尙未爲天子安得曰拜宜曰表或拜上有承制字

劉捍傳拜宋州刺史王朴傳世宗爲開封尹拜朴右

拾遺爲推官皆誤

珍得所募兵萬餘以歸

按本紀珍得兵萬人馬數百匹以歸此豈僨馬計耶

謂雖有所發必須明且冀得少緩其事而圖之既夕乃

引珍使者入見

按去此二十七字上下亦自顯貫

龐師古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二

七

柳王友裕攻徐州朱瑾以兵救時溥友裕敗溥于石佛  
山瑾收餘兵去太祖以友裕可追而不追奪其兵以屬  
師古

按繁敘複家人傳作柳王友裕攻徐州以譏奪兵屬

師古較簡

論其後太祖自將出光山攻壽春

按本紀敬翔傳薛史本紀通鑑皆作光州新舊唐書

地理志光州本治光山太極元年徙治定城光山在

定城西南非由襄至壽之道劉捍傳作光山亦誤

論遂與孫楊爭矣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無矣字



論凡三十年間

按本紀高駢死在光啟三年攻壽州不克在天祐二年相去止十九年三字疑二字傳寫之誤

葛從周

從周獲其將王涓一人

按一人字冗

召晉兵以攻全義全義乞兵于梁

按殿本四川仿殿本下全義字脫

從周雖大敗而梁兵擒其子落落送于魏斬之

按從周碑作落落領二千騎缺六馬步二千殺戮殆

盡生擒落落奪馬三千又殺蕃缺二云云是從周固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二

六

未敗也薛史從周傳五月并帥以大軍侵魏道其子

落落率二千騎屯洹水從周以馬步二千人擊之殺

戮殆盡擒落落于陣并帥號泣而去梁本紀六月李

克用帥蕃漢諸軍營于斥邱遣其男落落將鐵林小

兒三三字疑二字千騎薄于洹水從周與戰大敗之

生擒落落以獻羅紹威傳太祖遣葛從周援之戰于

洹水擒克用男落落以獻唐本紀是月武皇與汴軍

戰于洹水之上鐵林指揮使落落被擒落落武皇之

長子也既戰馬踏于坎武皇馳騎以救之其馬亦踏

汴之追兵將及武皇背射一發而斃乃退九月李存

信攻魏之臨清汴將葛從周等引兵來援大敗于宗

城北存信進攻魏州存信傳武皇遣存信營于莘縣

與朱瑄合勢以抗梁人梁祖患之遣使謀羅弘信曰

河東志在吞食河朔迴軍之日貴道堪憂而存信戢

兵無法稍侵魏之芻牧宏信怒翻然結于梁祖乃出

兵三萬以攻存信存信斂眾而退為魏人所薄委棄

輜重退保洛州軍士喪失者十二三武皇怒大出師

攻魏博屠陷諸邑五月存信攻于洹水汴將葛從周

氏叔琮來援魏人存信與鐵林都將落落遇汴人于

洹水南汴人為陷馬坎以待之存信戰敗落落被擒

九月存信敗葛從周于宗城乘勝至魏之北門舊唐

書弘信傳汴將葛從周援之屯于洹水李克用子落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二

十九

落時為鐵林軍使為從周所擒乃退歸新唐書弘信

傳克用踰洹西北挑戰從周大破之禽其子落落乃

引去沙陀傳李存信攻魏葛從周引眾三萬來援戰

洹水上汴人夜坎諸野鬪合克用子落落馬陷而願

克用救之亦願追兵迫射之乃免通鑑六月克用引

兵擊從周汴人多鑿坎于陳前戰方酣克用之子鐵

林指揮使落落馬遇坎而墮汴人生擒之克用自往

救之馬亦墮幾為汴人所獲克用願射汴將一人斃

之乃得免皆與碑合又新唐書姦臣氏叔琮傳又與

李克用戰洹水遷曹州刺史薛史氏叔琮傳尋又捍

禦晉軍于洹水有功遷曹州刺史叔琮既有功從周



何獨大敗此書叔琮傳但曰久之遷曹州刺史不敘戰洹水有功懼與此傳抵牾耶而義兒存信傳固明明日存信屯于莘縣為羅弘信所擊存信敗亡太祖子落落存信既敗從周何至大敗但唐本紀亡落落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二

三

領也張歸霸傳晉人攻魏歸霸從葛從周救魏戰洹水歸霸擒克用子落落以與魏人是落落實歸霸所擒碑乃歸功主帥耳

張存敬

存敬子仁穎仁愿

校 殿本四川仿 殿本穎作穎

寇彥卿

紇千山頭凍死雀

按湖北仿汲古閣本干誤友于之于宜作干戈之干

康懷英

懷英即以城降梁

按朱瑾傳亦作瑾將康懷英等以城降梁是以懷英為叛首而新唐書本紀作其子用貞以兗州叛附于全忠是以其子為叛首當是懷英所挾耳

懷英惶恐以謂潞州期必得乃築夾城圍之

按義兒嗣昭傳梁遣李思安將兵十萬攻潞築夾城以圍之劉知俊傳李思安為夾城攻潞州久不下薛史梁本紀以潞州軍前屯師旅壁壘未收乃別議戎帥于是以亳州刺史李思安充潞州行營都統懷英傳懷英懼太祖之言期于必取乃築壘環城濬壘池塹李嗣昭傳汴將李思安將兵十萬攻潞州乃築夾城深溝高壘內外重複飛走路絕通鑑開平元年六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二

三

月康懷貞至潞州晝夜攻之半月不克乃築壘穿蚰蜒塹而守之內外斷絕七月李思安更築重城內以防奔突外以拒援兵謂之夾寨蓋懷英先築一城思安復築一城故曰夾寨此作懷英築夾城誤

莊宗謂德威曰晉之所以能敵梁而彼所憚者先王也今聞吾王之喪謂我新立未能出兵其意必怠宜出其不意以擊之非徒解圍亦足以定霸也乃與德威等疾馳六日至北黃礮會天大昏霧伏兵三垂岡直趨夾城攻破之

按繁敘復唐本紀

劉鄩



梁太祖西攻鳳翔

按既曰梁臣傳此復稱梁是外之矣牛存節傳乃率其徒十餘人歸梁太祖徐懷玉傳少事梁太祖楊師厚傳梁太祖以為宣武軍押衙王景仁傳梁太祖遣其子友寧攻王師範于青州梁太祖素識景仁賀瓌傳梁太祖攻朱瑾于兗州王檀傳少事梁太祖為小校馬嗣勳傳梁太祖攻濠州謝彥章傳事梁太祖為騎將晉臣三傳三稱晉高祖漢臣蘇逢吉傳漢高祖鎮河東史弘肇傳漢高祖典禁兵楊邠傳事漢高祖為右都押衙王章傳漢高祖典禁兵劉銖傳與漢高祖有舊聶文進傳給事漢高祖帳中後贊傳贊更事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二

三

漢高祖郭允明傳少為漢高祖廝養周臣王朴傳周

世宗鎮澶州鄭仁誨傳三稱周太祖皆誤

末帝以為義成軍節度使

按職方考滑州唐故曰義成以避梁王父諱改曰宣

義唐滅梁復其故此誤

故其逗畱以養賊

按其字可去

鄴妾王氏有美色鄴卒後入明宗宮中是為王淑妃明

宗晚年淑妃用事鄴二子皆被恩寵

按複家人傳

牛存節

存節為人木彊忠謹

按下又曰忠憤彌激不能事仲方而歸梁不得以忠予之

張歸霸

使以弓手五百人伏湟中

按說文湟水出金城臨羌塞外東入河後漢書桓帝本紀段熲擊當煎于湟中注湟水名在今鄯州湟水縣非汴境當作隍說文隍城池也有水曰池無水曰隍列子周穆王篇遽而藏諸隍中注隍無水池也太平寰宇記賀州桂嶺縣蕪城池隍中頗出珠玉寶器卽尉佗拒防之所皆隍中之見于前者薛史正作壕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二

三

內然文選七發黃池紆曲注黃當為湟湟城池也李氏未知何據疑亦隍字傳寫之誤

柳王友裕攻鄆屯濮州太祖從後至友裕徙柵與太祖相失太祖卒與鄆兵遇太祖登高望之鄆兵纒于太祖祖與歸厚以廳子軍值衝之戰已合鄆兵大至歸厚度不能支以數十騎衛太祖先還

按敘此止通鑑簡明景福元年二月戊寅朱全忠出兵擊朱瑄遣其子友裕將兵前行軍于斗門甲申朱全忠至衛南朱瑄將步騎萬人襲斗門朱友裕棄營走瑄據其營全忠不知乙酉引兵趨斗門至者皆為鄆人所殺全忠退軍瓠河丁亥瑄擊全忠大破之全



忠走張歸厚于後力戰全忠僅免此傳敘如一日事且曰徙柵壹似非敗走家人傳兩敘遣友裕壹似兩與友裕失薛史本紀曰帝追襲鄆人至瓠河不及疑梁臣自飾語歸厚傳敘大順元年及景福初分為兩事尤誤

徐懷玉

懷玉堅守敗晉兵于洪洞

校 殿本四川仿 殿本脫兵字

楊師厚

劉知俊叛

校南監本彭注本叛作反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二

五

師厚敗之于蒙坑

校唐本紀作敗梁軍纂誤未知孰是通鑑考異謂莊宗實錄為妄攷見前

宗實錄為妄攷見前

王景仁

而景仁全軍以歸

校南監本彭注本全軍上有得字

賀瓌

得降卒言瓌等兵趨待賓館矣

校南監本彭注本無館字

注凡言有子某者皆仕皇朝有聞

校此自史例何必多此一注且所謂有聞者有令聞

也唐六臣傳循有子楷豈有令聞抑仕宋耶馮道傳道有子吉吉雖入宋史文苑傳固仇薄無操行不得曰有謂循道無恥楷吉肖之君子立辭可婉不可弄文忠公疑不為此公集中金部郎中贈兵部侍郎閻公神道碑銘曰惟閻氏世家于鄆其先日太原王寶以武顯于梁晉之間實佐莊宗戰河上取常山功書史官爵有王士鄆之諸閻皆其後也薛史寶傳作有子八人宏倫宏儒皆位郡守後人有能得公為神道碑銘者可謂有聞矣此書寶傳乃絕未敘其後人注又何說且薛史有子可敘而此書脫者多矣

馬嗣勳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二

五

天祐二年羅紹威將誅牙軍乞兵于梁

校梁本紀劉守光傳舊唐書本紀薛史梁本紀通鑑

誅牙軍在三年二字疑傳寫之誤

王虔裕

中和三年孫儒陷河陽虔裕隨爽奔于梁

校新唐書本紀新舊唐書諸葛爽傳通鑑孫儒陷河

陽爽子仲方奔汴在光啓二年薛史虔裕傳作及爽

歸順乃以虔裕及其眾隸于宣武軍此傳蓋誤薛史

爽歸順之年為孫儒陷河陽之年然爽雖歸順仍據

河陽奔汴乃其子仲方在孫儒陷河陽時李罕之傳

作已而孫儒陷河陽仲方奔于梁舊唐書本紀作光



啓二年十二月蔡賊孫儒陷河陽諸葛爽奔歸汴州亦誤爽是時固已卒矣

謝彥章

蕭然有將帥之威

校南監本彭注本帥作率

唐臣傳

郭崇韜

乃遣崇韜與毛璋將數千人夜行

校殿本璋誤章

從鄆州入襲汴州八日而滅梁

校南監本彭注本下州字作用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二

今一切拒之

校今字複上可去

使天下之人言陛下用法不公

校南監本彭注本無之字

明年征蜀

校本紀同光三年八月殺羅貫九月伐蜀此明年字

誤

乃以繼岌爲西南面行營都統崇韜爲招討使軍政皆

決崇韜唐軍入蜀所過迎降王衍弟宗弼陰送款于崇

韜求爲西川兵馬留後崇韜以節度使許之軍至成都

宗弼遷衍于西宮悉取衍嬪妓珍寶奉崇韜及其子廷

誨又與蜀人列狀見魏王請崇韜留鎮蜀繼岌頗疑崇韜崇韜無以自明因以事斬宗弼及其弟宗渥宗勳沒

其家財蜀人大恐崇韜素嫉宦官嘗謂繼岌曰王有破

蜀功師旋必爲太子侯主上千秋萬歲後當盡去宦官

至于扇馬亦不可騎繼岌監軍李從襲等見崇韜專任

軍事心已不平及聞此言遂皆切齒思有以圖之莊宗

聞破蜀遣宦官向延嗣勞軍崇韜不郊迎延嗣大怒因

與從襲等共搆之

校多複家人傳

安重誨

其父福遷事晉爲將以驍勇知名梁攻朱宣于鄆州晉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二

兵救宣宣敗福遷戰死

校十七史商榷曰篇首云其父福遷爲晉將晉救朱

宣福遷戰死而薛史則云重誨其先本北部豪長父

福遷于河東將兵救兗鄆而沒重誨之父單名福而

遷字則連下文讀新史訛舛令人噴飯滿案其所書

恐多不可信今讀殿本薛史重誨傳正作其先本

北部豪長父福遷爲河東將救兗鄆而沒通鑑注薛

史曰安重誨其先本北部酋豪父福遷爲河東將救

兗鄆而沒殊不如王氏所言薛史輯于國朝宜以

殿本爲據胡氏注又可證也王氏不應弗見胡氏

所引與今本薛史止酋豪與豪長不同



重誨遣人矯詔馳至其家殺圓而後白

按 殿本攷證臣文清按袁樞通鑑紀事云重誨奏

遣使賜任圓死端明殿學士趙鳳哭謂重誨曰任圓

義士安肯為逆公濫刑如此何以贊國此數語任圓

本傳亦不載姑附于此今讀趙鳳傳正載此語曰鳳

獨號呼重誨曰任圓天下義士豈肯謀反而公殺之

何以示天下重誨慙不能對是此書未脫此事也

仁矩未至而董璋叛

按李仁矩傳仁矩至鎮伺璋動靜必以聞璋益疑懼

遂決反重誨又遣荀咸人將兵益戍閬州光業亟言

以為不可重誨不聽咸又未至璋已反與此異此蓋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二

无

論事推心之言

務欲制其姦心

按南監本彭注本無欲字

又與相者交私

按薛史重誨傳作聞相者言其貴不可言此自宜作

相者 殿本相誤謀

希旨者爭求其過

按南監本脫者字

周德威

令軍中曰

按南監本彭注本令上有下字

其一甲之值數十千

按其疑作且

退而告莊宗曰

按南監本彭注本告下有于字

真吾之勝地

按南監本彭注本地下有也字

自郃追至于柏鄉

按南監本彭注本脫于字

自梁與晉爭凡數十戰其大敗未嘗如此

按此與夾寨之戰梁皆以十萬師敗唐本紀敗梁兵

于柏鄉斬首二萬級獲其將校三百人馬三千匹而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二

无

康懷英傳來寨乃亡大將三百人薛史唐本紀夾寨

亦曰斬萬餘級獲其將副招討使符道昭洎大將三

百人芻粟百萬將校猶統小將言第曰大將不計小

將可知矣通鑑夾寨兩敘亡將校士卒以萬計亦不

下二萬級矣薛史唐本紀柏鄉之役擒梁將陳思權

以下二百八十五人周德威傳亦作獲將校二百八

十人是並未有三百人則柏鄉之敗不如夾寨之甚

也

郃夜潛軍出黃澤關以襲太原德威自幽州以千騎入

土門以躡之郃至樂平遇雨不得進而還德威與郃俱

東爭趨臨清臨清有積粟且晉軍餉道也德威先馳據



之

按復劉鄩傳宜會簡之

子光輔官刺史

按薛史周光輔傳光輔有弟數人光貞歷義乾二州刺史入為諸衛將軍光遜繼為蔡州刺史光贊任青州行軍司馬及楊光遠叛滅貶商州司馬會赦徵還尋卒于家此書光輔外止光遜見漢本紀及東漢世家並未曰為德威子光貞光贊皆缺如亦疏矣

符存審

而存審獨以為當救曰願假臣騎兵五千足矣乃遣存審分兵救之卒擊走契丹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二

三

按薛史唐莊宗本紀帝憂形于色召諸將會議時李存審請急救燕薊且曰我若猶豫未行但恐城中生事李嗣源曰願假臣突騎五千以破契丹閻實曰但當蒐選銳兵控制山險強弓勁弩設伏待之帝曰吾有三將無復憂矣夏四月命李嗣源率師赴援次于涑水又遣閻實率師夜過祁溝俘擒而還秋七月辛未帝遣李存審領軍與嗣源會于易州步騎凡七萬于是三將同謀銜枚束甲尋澗谷而行直抵幽州明宗本紀莊宗召諸將議進取之計諸將咸言敵勢不能持久野無所掠食盡自還然後踵而擊之可也帝奏曰德威盡忠于家國孤城被攻危亡在即不宜更

待敵衰願假臣突騎五千為前鋒以援之莊宗曰公

言是也即命帝與李存審閻實率軍赴援帝為前鋒

會軍于易州閻實傳實與李存審從明宗擊契丹于

幽州西北解圍而還通鑑謀于諸將獨李嗣源李存

審閻實勸王救之王喜曰昔太宗得一李靖猶擒頡

利今吾有猛將三人復何憂哉存審實以為虜無輜

重勢不能久俟其野無所掠食盡自還然後踵而擊

之李嗣源曰周德威社稷之臣今幽州朝夕不保恐

變生于中何暇待虜之衰臣請身為前鋒以赴之王

曰公言是也即日命治兵夏四月晉王命嗣源將兵

先進軍于涑水閻實以鎮定之兵繼之晉王以李嗣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二

五

源閻實兵少未足以敵契丹辛未更命李存審將兵

益之此書唐莊宗本紀天祐十四年契丹寇新州遂

寇幽州李嗣源擊走之明宗本紀契丹攻幽州莊宗

遣嗣源與閻實等擊走之是議幽州當救者不獨存

審願假臣騎兵五千足矣乃嗣源語非存審語也嗣

源實先將兵存審最後乃發者此傳專功存審誤矣

晉人謂之夾寨

按王彥章傳亦曰號夾寨唐本紀曰遂軍德勝為夾

寨義兒存進傳曰是時晉軍德勝為南北寨存進碑

日時駕在德勝寨又曰果偽將段凝領兵攻打德勝

寨全唐文後唐莊宗簡收德勝寨等處軍士骸骨較



亦作德勝寨梁人避考嫌名故謂潞州夾城為夾寨  
晉人名城何亦為梁諱王建及傳晉遂軍德勝為南  
北城于河上薛史唐本紀李存審城德勝夾河為柵  
存審傳于德勝口築南北城以據之通鑑李存審于  
德勝南北築兩城而守之又不作夾寨何也  
至輒戰死

按史建瑋符習任園義兒王鎔閻實傳止建瑋李嗣  
昭中流矢卒李存進戰歿實乃戰敗慙憤發疽卒非  
戰死習圖並未死也輒宜易多存進傳亦誤實為戰  
歿且敗習等時張文禮已卒乃其子處理事耳  
而與公鄉里之舊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二

三

按存審陳州宛丘人郭崇韜乃代州雁門人此鄉里  
何解薛史作與公鄉里親舊此蓋仍之

老夫事二主四十年

按存審從李罕之歸晉在光啓三年薛史平梁之明  
年五月卒止三十八年薛史作垂四十年為得

徙鎮昭義

按職方考潞州唐滅梁改曰安義晉復曰昭義五代  
會要太平寰宇記通鑑復舊名昭義在長興元年三  
月考曰晉復昭義誤譜于唐並注安義昭義正得薛  
史存審傳彥超移授昭義節度使在明宗即位之明  
年唐本紀正在天成二年十二月安得便稱昭義此

蓋仍薛史之誤

明日諫等皆集伏兵發誅諫等殺四百餘人  
按本紀天成元年六月丁酉汴州控鶴軍亂指揮使  
張諫殺其權知州事高遜己亥諫伏誅相去三日此  
曰明日似止兩日權知州與權知州事亦小異  
且僕已自謝過

按南監本脫謝字

已而屯駐軍將馬萬等聞亂以兵擒彥饒送之京師  
按薛史馬萬盧順密傳擒彥饒順密為首是日宜著  
其功否亦宜著其罪此止以等字統之而不著順密  
非也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二

三

史建瑋

其父敬思為九府都督

按史匡翰碑積善所宜于有後享富貴者累朝大勳  
不可以中微啓茅土者數世事詳圖諫功備鼎彝大  
王父諱懷清皇任安慶九府都督王父諱敬思皇任  
安慶九府都督是建瑋家世已早貴非始其父也  
尚晉高祖女是為魯國長公主

按薛史匡翰傳其妻魯國長公主即高祖之妹也晉  
本紀天福二年五月庚午制皇第十二妹史氏為永  
壽長公主七年九月癸巳進封魯國大長公主匡翰  
碑尚魯國大長公主車服有容實殷帝之歸妹禮華



字<sup>缺五</sup>之王姬碑雖八年建而薛史匡翰卒在七年三月高祖未崩前所曰歸妹宜指高祖此作高祖女議而接下以禮與部曲語未嘗不名

按此是自名薛史匡翰傳作接下以禮與部曲語未嘗稱名是不稱人之名與接下以禮意近蓋與下語易稱名不稱名所謂禮下也宋書劇恩傳高祖北伐留恩侍衛世子命朝士與之交恩益自謙損與人語常呼位官而自稱為鄙人通鑑唐主<sup>李</sup>景為人謙謹初即位不名大臣宋史英宗本紀即位每命近臣必以官而不以名大臣從容以為言帝曰朕雖宮中命小臣亦未嘗以名也正此類亦有自稱名為謙恭者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二

書

晉書朱伺傳伺有武勇而訥口不知書為郡將督見鄉里士大夫揖稱名而已及為將遂以謙恭稱是也義成軍從事關徹尤嗜酒嘗醉罵匡翰曰近聞張彥澤鬻張式未見史匡翰斬關徹天下談者未有偶爾匡翰不怒引滿自罰而慰勉之人皆服其量

按薛史匡翰傳既自端謹不喜人醉幕客有關徹者狂率酣營一日使酒怒目謂匡翰曰明公昔刺覃懷與徹主客隨至事無不可今領節鉞數不相容且書記趙礪險詖之人也脊肩詔笑贖貨無厭而明公侍之甚厚徹今請死近聞張彥澤鬻張式未聞史匡翰斬關徹恐天下談者未有比類匡翰不怒引滿自罰

而慰勉之其寬厚如此是徹亦值士今乃削所詰責事徒載請死語匡翰之量著徹之節泯矣且所謂引滿自罰而慰勉之者乃是何故

卒年四十

按薛史晉本紀匡翰傳及碑皆曰贈太保薛史傳末作子彥容厯宮苑使濮單宿三州刺史碑作嗣子四人長曰彥容宮苑使棗州刺史次曰彥澄彥琪並西頭供奉官幼<sup>缺五</sup>州別駕薛史又有史懿傳懿乃建瑋子匡翰兄厯使相封邠國公顯德元年卒贈中書令方契丹入中原時懿鎮涇原堅壁拒命仍送款于漢祖此書皆略之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二

書

王建及

莊宗登高臺望見鎮定兵將敗

按南監本無臺字

從戰莘縣故元城

按彭注本縣作野南監本脫城字

建及躬自負葭葦堙塹

按本紀及敬翔傳王自負芻以堙塹從行諸將可知矣楊劉之役宜不獨建及如此

元行欽

元行欽

聞行欽驍勇

按彭注本驍作趨



論及莊宗之崩不能自決而反逃死以求生

按廿二史攷異予謂行欽之不負莊宗明矣其出奔也安知非志出于復讎歐陽之論所謂責人斯無難也錢氏蓋不察本末耳行欽為劉守光囚父害諸兄弟其為人容知義耶攻魏既不能有功及乎危感默默無言泣下而已此其人才又安能復讎然文忠公載其詰明宗語及其斬也又曰市人皆為之流涕何嘗不嘉之但不信其有死志耳

論終于被執而見殺

按彭注本執作繫

安金全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二

然莊宗不以金全為能終其世不錄其功

按薛史有安金全子審琦傳審琦封陳王卒贈尚書令子守忠仕宋為郡守又有審琦兄審暉傳審暉封魯國公卒贈侍中子守鏐仕宋為贊善大夫又有金全姪審通傳審通仕至節度使卒贈太尉又有審通弟審信傳審信仕歷使相卒贈侍中止審信不足稱餘皆有烈績金全生前之功既為莊宗所抑家世顯貴又脫略于此書何其不幸也

袁建豐

不知其世家也

按南監本彭注本無也字

從戰胡柳指揮使孟遷據相州叛建豐還討平之

按薛史建豐傳建豐領相州軍士行營在外委州事于小人失于撫馭指揮使孟守遷據城以叛建豐引兵討平之是建豐不得無罪此乃專敘討平之功

西方鄴

為汴州軍校

按南監本彭注本無汴字

乃將麾下兵五百騎西迎莊宗見于汜水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汲古閣本湖北仿汲古閣

本脫見字

判官譚善達數以諫鄴怒遣人告善達受人金下獄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二

符習

按南監本彭注本鄴上有鄴字

符習

欲以劔自裁

按南監本彭注本裁作到

願授臣河南一鎮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內

主上所尊者十人

按 殿本南監本知誤殺

張延朗

廢帝以為吏部尚書兼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三司

按薛史張延朗辭職表深中時病通鑑李襲吉獻李



克用議亦通治源此書並不節存之乃詳于梁友珪  
偽詔晉降契丹表漢太后答郭威及降封湘陰公誥  
皆例語耳甚失去取之宜

晉高祖有異志

按唐臣傳不宜稱石敬瑭為晉高祖劉延朗傳稱晉  
高祖漢臣蘇逢吉史弘肇王章劉錡聶文進傳稱周  
太祖皆誤

李巖

非吾所知

按南監本彭注本吾作予

衍見嚴以妻母為託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二

三

按妻母宜從薛史作母妻

李仁矩

光業私以書示樞密承旨李虔徵使白重誨

按殿本四川仿殿本南監本彭注本徵作徵

蜀兵懦

按殿本四川仿殿本無兵字

毛璋

在鎮多不法

按南監本彭注本多下有為字

乃徙璋鎮昭義璋初欲拒命其判官邊蔚切諫諭之乃

聽命

按李承約傳天成中邠州節度使毛璋有異志明宗  
拜承約涇州節度副使使往伺璋動靜承約見璋諭  
以禍福後明宗遣人代璋璋即時受代薛史承約傳

同又璋傳明宗嗣位錄平蜀功授邠州節度使璋既

家富于財有蜀之妓樂驕僭自大動多不法招致部

下繕理兵仗朝廷移授昭義節度使璋謀欲不奉詔

判官邊蔚密言規責乃俛仰承命蔚傳明宗時毛璋

之鎮邠靈奏為廉判時璋為麾下所惑有跋扈之意

蔚因乘間極言論以順逆之理璋即時遣其子入貢

通鑑天成元年十月靜難節度使毛璋驕僭不法訓

卒繕兵有跋扈之志詔以潁州團練使李承約為節

度副使以察之壬辰徙璋為昭義節度使璋欲不奉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二

三

詔承約與觀察判官長安邊蔚從容說諭久之乃肯

受代是璋有異志欲拒命在明宗時明宗取天下不

順璋又貴久而驕故易覬覦莊宗時安敢如此此敘

莊宗時誤矣又潞州此時不得稱昭義攷見前

朱弘昭

而秦王從榮禍起有端

按南監本無起字

以弘昭及馮贇代延壽延光

按南監本彭注本以上有乃字

即為客省使宣徽北院使



按南監本彭注本無卽字

劉延朗

徙廢帝為北京留守

按 殿本守誤中

冊曰維應順元年歲次甲午四月庚午朔

按薛史本紀冊書曰維應順元年歲次甲午四月庚

午朔六日乙亥古文稱日多繫月朔今刪去六月乙

亥四字將疑庚子為卽位日不且與本紀刺謬耶薛

史卽位後亦作至是帝受冊冊曰維應順元年歲次

甲午四月庚午朔帝迴視房嵩曰張濠神言甲庚午

不亦異乎蓋上已全載冊書故不令後人迷惑也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二

罕

灸灼滿身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灸誤炙

居五六日敬瑄以反聞

按文忠公為臣難論作後六日而敬瑄反聞薛史本

紀作居六七日敬瑄上章云云通鑑作辛卯以敬瑄

為天平軍節度使戊戌昭義節度使皇甫立奏敬瑄

反除辛卯宣制日至戊戌恰七日是作五六日誤矣

康義誠

論天子自為將

按南監本彭注本為下有之字

論漢有侍衛司獄

按桑維翰傳軍吏前白維翰請赴侍衛司獄是時漢  
未立已有侍衛司獄通鑑顯德三年十一月送晟孫  
于右軍巡院注侍衛親軍分左右軍各有巡院以鞠  
繫囚是軍巡院卽侍衛司獄軍巡獄見毛璋呂琦傳  
更在前矣

論親軍之號始于明宗

按劉捍傳元從親軍都虞候王鐸傳親軍皆懼劉知

俊傳其弟知浣為親軍指揮使霍彥威傳況爾天子

親軍吳世家常以為親軍薛史梁太祖本紀開平三

年六月辛亥敕劉知浣逆黨之中最為頭角龍虎軍

親兵之內實冠爪牙末帝本紀趙時典禁軍泊還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二

罕

洛以謀告侍衛親軍袁象先龍德元年五月丙戌朔

制侍衛親軍及諸道行營將士等第頒賜優賞已從

別敕處分劉捍傳以捍為親軍指揮袁象先傳尋授

左龍武統軍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通鑑天成二年

十月遣御營使石敬瑄將親兵注自梁以來有侍衛

親軍侍衛馬軍侍衛步軍此謂始于明宗非也

藥彥稠

取其所掠男女千餘人

按南監本彭注本無其字掠作虜

注故不列于死事傳

按南監本彭注本無傳字



豆盧革

革以說能知前朝故事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無故字

初說嘗以罪竄之南海

按之字可去

明宗初即位季興數請五州以謂先帝所許朝廷不得已而與之

按薛史韋說傳賜自盡詔曰靜惟肇亂之端更有難容之事且夔忠萬三州地連巴蜀路扼荆蠻藉皇都弭難之功徇逆帥僭求之勢罔予視聽率意割移是朝廷所與止三州非五州通鑑正作高季興表求夔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二

聖

忠萬三州為屬郡詔許之考異引十國紀年明宗實錄亦作表求夔忠萬三州許之上季興請以兵入三峽莊宗許之使季興自取夔忠萬歸峽等州為屬郡通鑑作仍詔季興自取夔忠萬三州為屬亦不作五州也

盧程

不知其世家何人也

按薛史盧程唐朝右族祖懿父蘊歷仕通顯

掌書記王絨歿于陣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湖北仿汲古閣本誠誤誠宜作至誠感神之誠

莊宗已即位

按南監本彭注本位上有帝字

少尹任團莊宗姊婿也

按纂誤補曰攷薛史任團傳團弟團妻武皇宗女今讀薛史團傳正作武皇愛之以宗女妻團

任團

嗣昭戰歿團代將其軍號令嚴肅

按王鎔傳嗣昭中流矢卒以李存進代之薛史常山之役嗣昭為帥卒于軍團代總其事號令如一敵人不知通鑑嗣昭遺命悉以澤潞兵授判官任團使督諸軍攻鎮州號令如一鎮人不知嗣昭之死蓋嗣昭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二

聖

方死朝廷未命代之前團權總其事耳此削去敵人不知語壹似朝廷命團代將者  
居月餘協與馮道皆拜相  
按既曰是秋韋說豆盧革罷相矣則所謂居月餘者不過是年事耳本紀說革貶在天成元年七月道協相在二年正月相去遠矣

趙鳳

因以斧斫之

按南監本斫作砍

臣所聞者繫國家利害

按南監本彭注本無家字



劉贊

諸公不知其意爾

按南監本知作誅

何瓚

知祥以軍禮事瓚常繩以軍法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汲古閣本湖北仿汲古閣

本脫一瓚字

晉臣傳

桑維翰

初李瀚為翰林學士

按李日新之名四夷附錄薛史通鑑宋史遼史本傳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二

罍

皆作薄澣我衣之澣此及五代史補玉壺清話作澣

海之澣容齋五筆郡齋讀書志宋史藝文志于李瀚

蒙求亦作澣既字日新宜名澣濯之澣集韻澣或從

幹作澣澣不日或作澣是澣並不得通作澣或日新

固有二名然此書傳錄互異且令後人疑是兩人矣

而端明殿學士樞密院學士皆廢

按南監本彭注本端明殿下無學士字

景延廣

徙領寧江軍節度使

按薛史作夔州五代會要夔州後唐天成二年七月

升為寧江軍節度方輿勝覽蜀主以施夔忠萬置鎮

江軍治夔州後唐改寧江軍節度與地廣記文獻通

考同職方考止于蜀譜注鎮江而遺寧江疏矣

延廣所進器服鞍馬茶牀椅榻

按椅宜從經典作几說文椅梓也不訓坐具或以可

倚也作倚亦非古義古人可倚者曰倚几張華有倚

几銘否則卧几憑几將呼卧呼憑耶

故契丹凡所書檄未嘗不以延廣為言

按復桑維翰傳

吳巒

裂其帷幄以衣士卒士卒皆愛之

按南監本彭注本土卒下脫士卒字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二

罍

契丹圍三日四面急攻之

按南監本彭注本圍下有城字

注王令溫疑邵珂而質其子矣巒不能察其姦反委以

兵及契丹入貝州又不拒戰遽投井死其死不足貴故

不列于死事

按巒不列死事傳文忠公或偶遺之誤于邵珂不明

矣將不忠耶死事傳孰重梁本紀注才智不足不于

其死沈斌之城無備何以列死事推心置人腹成

大事者往往然烏可執成敗論方城中已亂即獨力

拒戰終為賊得自死彌潔矣夏魯奇之自刎沈斌之

自盡何以異魯奇取以食盡力窮巒力何獨未窮張







苗上每畝麻農具等錢省司元定錢十六及劉銖到任每畝上加四十五每頃配柴五圍炭三秤省條之外嚴刑立使限徵臣竊聞諸道亦有如劉銖配處望令禁止又曰臣在任時奉劉銖文字放絲三萬兩配織絹五千匹管內七縣大抵如是及徵收在賦稅之前督責抑凌借役戶民多造店宅碾磑典庫又曰臣在任時見劉銖擅棄國章便行決配凡罪人或刺面填都或決配沙門島殺銖之貪酷較此加甚也南監本彭注本無深字請字

郭允明

弑帝于民舍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二

梁

按通鑑作為亂兵所弑考異曰劉恕曰允明帝所親信何由弑逆蓋郭威兵殺帝事成之後諱之因允明自殺歸罪耳按弑帝未必是允明但莫知為誰故止云亂兵

周臣傳

王朴

顯德二年詔朴校定大曆

按顯德字已見上此可去

六年又詔朴考正雅樂

按本紀作通禮正樂在五年薛史本紀樂志通鑑顯德五年十一月詔編集大周通禮大周正樂六年正

月王朴詳定雅樂十二律旋相為宮之法竝造律準上之是六年樂已成非始詔考正之時也六字疑傳寫之誤

至言諸國興滅次第

按興字未審

其後宋興平定四方惟并獨後服皆如朴言

按平邊策所謂幽可望風而至者宋恐未如朴言也

尾載

樞密使王朴尤重其才薦于宰相李穀

按本紀顯德三年九月朴始為樞密副使四年八月穀罷朴始為樞密使薛史載傳作載始自解褐至終

穀罷朴始為樞密使薛史載傳作載始自解褐至終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二

吳

纒四年以此傳廣順初舉進士高第推之卒宜在顯德元二年間是時朴並未為樞密副使宋史李穀傳亦作樞密使王朴薦令知制誥蓋追稱耳其辭大抵類俳優

按全唐文陶穀請疏理獄訟瘞埋病亡奏則嫉貪狡請禁伐桑棗奏則重農桑皆未可以人廢者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二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三

三

江夏吳光耀

死節傳

殺吾得全節之士三人焉

按此書不立韓通傳昔賢已議之薛史石君立傳潘張之敗時諸將部校陷賊者十餘人君立被執送于汴梁主素知其驍勇欲用之為將械而下獄久之梁祖遣人誘之君立曰敗軍之將難與議勇如欲將我我雖真誠效命能信我乎人皆有君吾何忍反為仇人哉既而諸將被戮尙惜君立不之害同光元年莊宗至汴前一日梁主始令殺之且初事代州刺史李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三

一

克柔固始終事晉宜不愧裴約矣通薛史無傳此書因不立傳君立薛史有傳而此書但附見其被執亦略不傳其節惜也

王彥章

鄆州壽張人也

按殿本四川仿殿本南監本彭注本張誤昌壽

昌自屬沙州

命甲士六百人

按南監本彭注本無人字

還擊楊劉

按南監本彭注本無擊字

京師祇有保鑾五百騎皆新募之兵不可用乃以屬彥章

按薛史末帝急遣彥章領保鑾騎士數千于東路守捉通鑑梁主命王彥章將保鑾騎士及他兵合萬人屯兗鄆之境謀復鄆州是彥章所領不止保鑾五百騎畫像記京師羸兵不滿數千公得保鑾五百人之鄆州以力寡敗于中都而史云將五千以往者亦皆非也今卽記京師羸兵不滿數千論之是京師亦不止有保鑾五百騎矣文忠公蓋極寫彥章非戰之罪不知彥章敗會不繫領軍多寡既以張漢傑監之卽信如通鑑將萬人能有濟乎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三

二

裴約

爾識機變

按殿本四川仿殿本南監本彭注本變作便

劉仁贍

明年正月世宗復至淮上

按周本紀世宗復南征在顯德四年二月非正月薛史通鑑同此誤

世宗使景所遣使者孫晟等至城下示之

按周本紀顯德三年十一月已殺孫晟此乃殺世宗復至淮上之下是四年矣安得復有孫晟

仁贍立命斬之監軍使周廷構哭于中門救之不得



按通鑑作廷構復使求救于夫人夫人曰妾于崇諫非不愛也然軍法不可私名節不可虧若貸之則劉氏為不忠之門妾與公何面目見將士乎趣命斬之然後成喪南唐近事陸游南唐書仁贍傳同南唐書仁贍傳論曰故壽春父老喜言仁贍死時事言其夫人不食五日而卒今傳記所不載是其夫人亦可傳文忠公或未得其事畫像記既得家傳言二子同父死節王彥章傳亦不附見略矣

是日卒  
按下有仁贍不能受命而卒語此卒字嫌複通鑑考異引此傳作是日制曰無卒字此豈後人誤增耶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三

三

死事傳

張源德

已而劉鄩大敗于故元城南走黎陽晉軍攻破洺州而衛州刺史來昭邗州節度使閻寶皆以城降晉磁州刺史靳昭相州張筠滄州戴思遠皆棄城走

按此破洺州在降衛州前唐本紀在降衛州後一異也此衛州刺史來昭唐本紀及薛史通鑑作米昭一異也此磁州刺史靳昭棄城走唐本紀作克磁州殺之一異也梁本紀故元城之敗在貞明二年三月唐本紀敘三月前一異也梁本紀閻寶附晉在七月唐本紀在八月一異也梁本紀晉人取滄貝在九月唐

本紀敘八月後不書曰九月一異也此及唐本紀作貝人出降梁本紀作克一異也梁本紀張筠奔京師在七月唐本紀在八月一異也唐本紀張筠棄相州在降邗州後寶傳在邗州前一異也此誤貞明元年分六州為三年纂誤已辨之寶傳亦作三年疑傳寫之誤通鑑靳昭作靳紹

源德不從遂見殺

按通鑑張源德聞河北諸州皆為晉有欲降謀于其眾眾以窮而後降恐不免死不從共殺源德嬰城固守城中食盡噉人為糧乃謂晉將曰出降懼死請擐甲執兵而降事定而釋之晉將許之其眾三千出降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三

四

既釋甲圍而殺之盡殪考異曰按源德若以不降而死其眾當即降于晉豈得猶拒守與晉邀約而後出哉明是眾懼死不降耳今從莊宗實錄注余謂若如通鑑去取則張源德非一心守死者不得與于死事傳

夏魯奇

莊宗以百騎覘敵遇邠伏兵圍之數重幾不得脫魯奇力戰手殺百餘人身被二十餘創與莊宗決圍而出按多複唐本紀宜併之

王思同

以為飛騰指揮使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騰誤勝

而秦州無亭障

按 殿本湖北仿汲古閣本秦誤泰

因遣伶奴安十十以五絃謁思同

按薛史思同傳作乃令小伶女十人以五絃技見思

同通鑑作餌以美妓

從珂登城呼外兵而泣曰吾從先帝二十年大小數百

戰甲不解體金瘡滿身士卒固嘗從我矣今先帝新棄

天下而朝廷信用姦人離間骨肉我實何罪而見伐乎

因慟哭

按情事雖真在叛臣持以動眾則常語耳且多複馳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三

五

檄四鄰一段薛史作潞王登陴泣諭于外較簡

從珂媿其言乃殺之

按薛史潞王爲之改容徐謂之曰且憩歇潞王欲用

之而楊思權之徒恥見其面屢啓于劉延朗言思同

不可畱慮失士心又潞王入長安時尹暉盡得思同

家財及諸妓女故尤惡思同與劉延朗亟言之屬王

醉不待報殺思同并其子德勝潞王醒召思同左右

報已誅之矣潞王怒延朗累日嗟惜之通鑑同從珂

猶知重馬裔孫臨喪赴鎮之言斬孟漢瓊康義誠罷

馮道相思同忠義未必不有取也今于思同殺略不

敘思權等致之而專罪從珂其惡從珂則是矣但失

實耳

張敬達

清泰二年契丹數犯邊

按唐本紀清泰元年兩書契丹寇邊二年止一書寇

邊

旌旗相屬五十餘里

按 殿本十誤千

契丹兵圍敬達者自晉安寨南長百餘里闊五十里敬

達軍中望之但見穹廬連屬如岡阜四面互以毛索掛

鈴爲警縱犬往來敬達軍中有夜出者輒爲契丹所得

由是閉壁不敢復出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三

六

按通鑑契丹所將止五萬騎此傳所謂旌旗相屬者

不過五十餘里安能長圍百餘里闊五十里連屬如

岡阜耶所謂鈴犬亦軍警常設耳通鑑朱全忠穿蝟

蟻壕圍鳳翔設犬鋪鈴架以絕內外今乃極寫契丹

軍勢以見敬達之力窮文忠公蓋仍薛史通鑑又從

此二書亦不審之甚也

延壽等皆有二心無救敬達意

按作延壽等無救敬達意較簡王清傳是時重威已

有二志猶豫不肯進亦可作重威猶豫不肯進

孫晟

是時李昇方篡楊氏



按唐本紀朱守殷以天成二年自殺是年丁亥為吳乾貞元年吳及南唐世家昇纂楊氏在天祚三年相去十一年纂上疑脫謀字

容臣還取景表盡獻江北諸州

按鍾謨等何至自斥其主名薛史周本紀正作容臣自往江南取本國表盡獻江北之地又稱曰本國主李景傳世宗且稱曰江南國主

一行傳

敘然僅得者四五人而已

按方朱溫篡唐司空圖以禮部尚書召不起聞哀帝弑不食而卒韓偓以侍郎學士避地閩中不赴梁召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三

七

並不附助王氏孫郃以左拾遺隱奉化山著書但紀甲子以示不臣羅隱說錢鏐舉兵討梁馮涓以諫王建稱帝不從杜門不出尙矣圖著段章寶烈婦傳郃著春秋無賢臣論皆扶植節義之文全唐文悉已收入又薛史尹玉羽傳唐清泰中為光祿少卿退歸秦中以林泉詩酒自樂自號自然先生宰臣張延朗手書而召高臥不從謂人曰庶孽代宗不可仕也史臣亦稱其貞退宋史王延德傳父溫晉末契丹內寇溫率鄉豪捍蔽境內里人德之儒林賈同傳五代時楊光遠反同祖崇率鄉里四百餘家保愚谷山全活者二千人文苑朱昂傳梁祖篡唐父葆光與唐舊臣顏

堯李濤數輩挈家南渡寓潭州每正旦夕至必序立南嶽祠前北望號慟殆二十年後濤北歸葆光樂衡山之勝遂往家焉孝義傳阜城李氏七世同居漢乾祐三年詔改鄉里名及旌其門閭永樂姚氏十三世同居唐末五代兵戈亂離而子孫保守墳墓骨肉不相離凡十九世十世八世同居旌于宋初者尙多宜在五代時已五世同居矣馬令南唐書顏誦一門百口有家法陸游南唐書陳況隱廬山四十年元宗召授江州士曹掾固辭歸卒江夢孫欲小試治民求為縣令逾年棄官去縣人號泣送數十里還家事繼母孝保大中卒毛炳隱廬山歐陽廣上書劾潭州節度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三

八

使邊鎬非將才不省及失湖南元宗思廣言命授以官執政請召試廣言非人主尊賢待士之意不肯就試乃投本縣令亦辭不受而卒吳媛父志野義不仕梁南游吳遂家廬陵茆亭客話唐求居味江山王建召為參謀不就人謂之唐隱居每入市騎一青牛至暮醺酣而歸非其類不與之交或吟或咏有所得則將稿然為丸內于大瓢中二十餘年莫知其數其贈送寄別之詩布于人口暮年因臥病索瓢致于江中日斯文苟不沈沒于水後之人得者方知我苦心耳漂至新渠江口有識者云唐山人詩瓢也探得之已遭漂潤損壞十得其二三凡三十餘篇行于世清河



書畫舫河內荆浩博雅好古善畫山水值五季多故  
隱于太行著山水訣行世韓偓贈吳顛尊師曰飲酒  
經何代休糧度此生跡應常自浼頭亦強爲名道若  
千鈞重身如一羽輕毫釐分象緯袒跣揖公卿狗寶  
號光逸漁陽裸禰衡笑雷冬蟄震巖電夜珠明月滑  
浸簪冷江光逼展清半酣思救世一手擬扶傾擊地  
嗟衰俗看天貯不平自緣懷節義可是計烹亨議論  
通三教年顏稱五更老狂人不厭密行鬼應驚未識  
心先許開襟語倍誠伊余常服義願拜十年兄送人  
棄官入道曰仙李濃陰潤皇枝密葉敷俊才輕折桂  
捷徑取紆朱斷繼三清路揚鞭五達衢側身期破的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三

九

縮手待呼盧社稷俄如綴雄豪詎守株恹恹非壯志  
擺脫是良圖塵土難留久纓綬棄若無冥心歸大道  
回首笑吾徒酒律應難忘詩魔未肯徂他年如拔宅  
爲我指清都贈隱逸曰靜景須教靜者尋清狂何必  
在山陰蠶穿窗紙塵侵硯烏闌庭花露滴琴其笑亂  
離方解印猶勝頭躡未抽管築金總得非名士況是  
無人解築金仙李一首蓋贈唐之宗室三人名氏雖  
不可盡得其憤時而去非才不能用世與甘心枯槁  
之流固又有加矣蜀檮杌苑文通居喪以孝聞羣虎  
爲逐發冢盜徹誠錄蜀孟熙販果實孝養父母掘地  
得黃金李夢旗刺股血點母眼療瞽幸蜀記江原縣

民張元母死負土成墳有白兔馴繞其廬羣烏銜土  
置墳上東軒筆錄縣令鍾離君輟女奩篋嫁前令女  
樂善錄寶禹鈞義風家法一時標準尹玉羽顏誦陳  
況苑文通孟熙李夢旗張元鍾離君寶禹鈞彭氏注  
已引之然頗失斷限如引北夢瑣言楊晟安師建事  
時唐猶未亡悅生隨鈔張藏英事藏英已仕宋皆顯  
有時代可稽且師建乃死事十國中能死事者亦不  
止師建自宜注死事傳又十國春秋所采褚雅王居  
巖陳翔甘佃廖融王元劉昌嗣方昊石延翰宋榮巖  
永林安陳寅之流尚不下十餘人至涉神仙荒渺及  
見五代人題贈者尤眾文忠公石曼卿墓表曰其上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三

十

世爲幽州人幽州入于契丹其祖自成始以其族間  
走南歸天子嘉其來將祿之不可乃家于宋州之宋  
城亦見宋史不附夷狄五代之特節也宜可附此傳  
敘何必自明  
校 殿本四川仿 殿本何上有而字  
敘此古之義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贊  
按黃氏日鈔程福贊以忠被罪至死不言可以爲難  
矣今以爲古之義士則恐其未免陷君子過舉于義  
尙有當審處者  
敘而天理幾乎其滅矣  
按南監本彭注本無矣字



鄭遨

欲攜其妻子與俱隱其妻不從遨乃入少室山為道士其妻數以書勸遨還家輒投之于火後聞其妻子卒一慟而止

按全唐文鄭雲與辭徵聘表曰微臣學圃無成文場不調頃屬兵交四海怨暴三場梁室亂離走蘭成于荒谷江都淪覆遁庾袞于天山而又蔡順少孤虞邱三失倉野之女遠國飄零王祥之男一時彫落喪室家而有鰥在下悲身世而無處求生因投迹元元委心虛靜是妻子在時已隱居而為道士則妻子既卒之後也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三

十一

欲以祿邀

按以字冗雜

後振得罪南竄

按李振南竄事此書無可攷見薛史鄭雲叟傳者此傳所本也又崔貽孫傳及李振貶均州貽孫曲奉之振入朝貽孫累遷丞郎一書再見宜有其事纂誤補據全氏祖望斷為誤全氏蓋未及見新編薛史所謂黎州先生舊本者亦未得止據此書李振傳耳

張薦明

與邀同時有張薦明者

按南監本彭注本無者字

鼓無一焉

按南監本彭注本脫一字

程福贊

以戰功累遷洺州團練使

按薛史天福七年冬杜重威討鎮州與安重榮大戰于宋城以功遷洺州團練使檢校太保七宜作六是未宜作宗福贊戰功立于晉此但敘少為軍卒下晉字因下出帝始見又漏檢校太保疏矣

唐六臣傳

敘吾常謂裴樞純厚不陷浮薄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謂作語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三

十一

敘尚書左丞趙光逢為副

按光逢傳柳璨為相與光逢有舊恩起光逢為吏部侍郎太常卿薛史光逢傳門人柳璨登庸除吏部侍郎太常卿此書及薛史梁本紀開平三年入相皆以太常卿是在唐及梁初皆為太常卿此及通鑑作尚書左丞誤且薛史光逢先已歷尚書左丞御史中丞禮部侍郎挂冠三職皆正四品御史中丞舊唐書職入四品如意元年復舊正五品新唐書百官志作會昌初又升品也既非謫歸又以舊恩起之宜有進階即不然如摭言所謂以左丞徵入亦止指徵入之初言通鑑天祐二年太常卿張廷範車裂後此職未別書除授至梁開平三年書以太常



卿趙光逢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方廷範死太常員  
闕光逢必是時爲之是時璨雖死光逢自有舊望也  
中間裴迪雖常處此職而未禪代前已致仕薛史梁  
本紀開平二年四月甲寅詔以戶部尙書致仕裴迪  
復爲右僕射又曰禪代之歲命爲太常卿屬年已耆  
耄視聽昏塞不任朝謁遂請老許之期月復起師長  
庶官焉太祖以開平元年四月禪代至二年四月正  
期月矣但統言禪代之歲不敢斷其爲太常卿致仕  
在禪代前後此書迪傳迪入唐累遷太常卿太祖卽  
位召拜右僕射既作太祖卽位始召拜則未卽位前  
必已致仕矣文忠公或疑太常卿爲正三品不宜副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三

三

從三品之御史大夫正四品之尙書左丞副之爲近  
亦未思御史大夫舊班在九卿下開元令移在上矣  
以班言固可副通鑑又仍此誤也舊唐書趙隱傳作  
昭宗遷洛起爲吏部侍郎復爲左丞歷太常卿鼎沒  
于梁累官至宰輔封齊國公又可證矣  
敘夫一太常卿與社稷孰爲重使樞等不死尙惜一卿  
其肯以國與人乎雖樞等之力未必能存唐然必不亡  
唐而獨存也  
按通鑑上御延喜樓朱全忠遣牙將寇彥卿奉表稱  
邠岐兵逼畿甸請上遷都洛陽及下樓裴樞已得全  
忠移書促百官東行注裴樞爲首相且朱全忠所薦

也故使之促百官以此觀之謂非朋附全忠可乎范  
祖禹唐鑑亦甚辨文忠公此言之不然

張文蔚

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按新唐書本紀宰相表天祐二年三月戊寅禮部侍  
郎張文蔚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中書侍郎尙在後  
六日甲申此傳求簡失序矣

柳璨殺裴樞等七人

按敘及通鑑作裴樞獨孤損崔遠趙崇王贊王溥陸  
展新唐書本紀同日殺者尙有司空致仕裴贇舊唐  
書本紀贇責授青州司戶尙後樞等殺一日則文忠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三

四

公于新唐書誤矣

梁太祖立

按南監本彭注本立上有始字

楊涉

昭宗時爲吏部尙書哀帝卽位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

按舊唐書職官志新唐書百官志吏部尙書中書侍  
郎雖同爲正三品而吏部尙書班在上何至轉拜中

書侍郎新唐書本紀宰相表通鑑作涉以吏部侍郎  
入相知此作尙書誤

顧謂其子凝式曰



按南監本彭注本無謂字

在位三年俛首無所施為罷為左僕射知貢舉後數年卒

按梁本紀開平元年五月楊涉同平章事二年四月

罷十一月復同平章事三年九月罷正在位三年而

貞明二年二月又書楊涉罷薛史貞明二年二月同

豈楊涉薨之誤耶

張策

父同為唐容管經略使

按據言反初不第一條曰張策同文子也

父同居洛陽敦化里浚井得古鼎銘曰魏黃初元年春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三

十五

二月匠吉千同以為奇策時年十三居同側啓曰漢建

安二十五年曹公薨改元延康是歲十月文帝受禪又

改黃初是黃初元年無二月也銘何謬邪同大驚異之

按五代嘉言懿行見薛史通鑑諸書者尚不無可采

此書既多漏矣乃以八十字敘此何與行誼而詳言

之當是文忠公嗜金石喜其甄鑿故仍薛史耳且魏

黃初元年春二月匠吉千十一字乃志語非銘辭薛

史作嘗浚甘泉井得古鼎耳有篆字又作鼎文何謬

與不作銘較得

蘇循

晉諸將相多不欲晉王即帝位

按不欲晉王即帝位者張承業外無多人安得曰諸將相薛史作時張承業未欲莊宗即尊位諸將賓僚無敢贊成者為近

開平二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按纂誤疑梁本紀開平三年九月辛亥翰林學士承

旨工部侍郎杜曉為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與傳不同未知孰是今讀新唐書百官志兵部吏部

為前行刑部戶部為中行工部禮部為後行曉蓋由

後行轉中行此傳失書轉戶部侍郎耳薛史曉傳正

書之二字疑三字傳寫之誤

論使人聞善不敢稱則人主之耳不聞有善於下矣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三

其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稱下有譽字無則字

論見善不敢薦引

按南監本彭注本無引字

論則為人主者俚俚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

按 殿本俚俚誤悵悵

義兒傳

注李存審后復以符氏大顯故別自為傳

按存進子漢韶明宗時亦復本姓孫氏為洋州節度

使存信子從訓從恩亦復本姓張氏以晉貴戚大顯

見薛史宋史何不別為傳符氏蓋宋貴戚薛史既別

為傳此誤仍之遂自濫其例耳



李嗣昭

光化元年澤州李罕之襲潞州以降梁梁遣丁會應罕之嗣昭與會戰含山執其將一人斬首三千級遂取澤州

按罕之傳罕之降梁及會守潞州皆敘元年與此同會傳皆敘二年又此時不曰會失澤州梁唐本紀罕之降梁在元年晉取澤潞在二年是矣而元年失書嗣昭取澤州止通鑑顯貫光化元年十二月罕之降梁克用遣嗣昭討之先取澤州收罕之家屬送晉陽二年三月梁遣丁會攻澤州下之八月嗣昭取澤潞進攻蒲縣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三

七

按梁唐本紀在天復二年此敘元年失書二年二字

梁朱友靈氏叔琮以兵十萬迎擊之

按叔琮傳太祖遣友靈兵萬人會叔琮禦晉豈叔琮已有兵九萬耶

存信

存信敗亡太祖子落落

按此誤敘亡落落退保洛州時攷見前南監本彭注本敗上有兵字

古人三敗公已二矣

按薛史李存信傳存信此時已三敗一敗于莘縣羅宏信一敗于洹水葛從周亡落落一即安塞劉仁恭

所敗此傳洹水亡落落之敗誤屬之敗莘縣時故止有二敗直作公已二矣非薛史亦作二疑同上句皆作三而傳寫誤也

存孝

明年潞州軍亂殺李克恭以歸唐

按梁唐本紀在大順元年新舊唐書本紀通鑑孟方立死在龍紀元年此曰明年自是龍紀元年之明年大順元年矣乃上止有文德元年失書龍紀元年後十餘行始書大順二年疏也

初梁遣葛從周朱崇節守潞州以待揆

按南監本無州字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三

八

乃附梁通趙自歸於唐因請會兵以伐晉唐命趙王王鎔援之明年趙與幽州有隙懼而與晉和

按唐本紀景福元年存孝叛二年求援於王鎔克用擊鎔鎔懼通和乾寧元年殺存孝此統敘附梁通趙

大順二年失書景福元年存孝車裂亦統敘明年下失書乾寧元年本紀求援於王鎔在叛之二年王鎔傳鎔懼通和在乾寧元年皆互異

太祖怒醜殺君立

按通鑑考異曰唐末見聞錄曰八月三十日相公于左街宅夜飲行劒斫損昭義節度使康君立把送馬步司收禁至九月一日放出尋已身薨薛史賜醜恐



是文飾其事此傳蓋仍薛史也通鑑從唐末見聞錄  
存進

振武人也

按此乃以軍名地非本書之例存進碑作樂安人也  
太祖攻破朔州得之賜以姓名養為子從太祖入關破  
黃巢以為義兒軍使

按碑錫以姓名同之骨肉在景福二年五月是入關  
破巢後始賜姓名養為子薛史亦作景福中為義兒  
軍使賜姓名

從莊宗戰柏鄉遷行營馬步軍都虞候

按碑授右廂行營馬步都虞候在光化二年兼左廂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三

十九

行營馬步都虞候在天復二年是乾化元年戰柏鄉  
之前已遷此職薛史授行營馬軍都虞候亦在從戰  
柏鄉之前但馬軍與碑馬步小異碑為呂夢奇撰末  
曰夢奇舊忝故總管令公幕下十五餘年常在征行  
與公同處營寨則碑較實也

歷慈沁二州刺史

按碑授慈沁二州刺史之前已授石州刺史知汾州  
軍事薛史授慈沁二州刺史之前亦作授石州刺史

授邠疑汾字傳寫之誤州刺史

解衣以賜之

按南監本彭注本無以字

子漢韶

按碑子七人漢韶漢威漢殷漢郁漢筠祿兒歡兒薛  
史亦作四人此止載一人疏矣

存璋

從攻夾城戰柏鄉以功遷汾州刺史

按薛史作天祐十一年從盟朱友謙于猗氏授汾州  
刺史此削從盟友謙一事失實矣

梁遣王檀乘虛襲太原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乘虛上行來字

存賢

莊宗即位拜右武衛上將軍莊宗亦好角觥嘗與王都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三

二十

較而屢勝頗以自矜因顧存賢曰爾能勝我與爾一鎮  
存賢博而勝之同光二年春幽州符存審病甚莊宗置  
酒宮中歎曰吾創業故人零落殆盡其所存者惟存審  
耳今又病篤北方之事誰可代之因顧存賢曰無以易  
卿角觥之勝吾不食言即日以為盧龍軍節度使是歲  
卒於幽州年六十五

按薛史存賢傳同光二年三月幽州李存審疾篤求  
入覲議擇帥代之方內宴莊宗曰吾披榛故人零落  
殆盡所存者存審耳今復衰病北門之事知付何人  
因目存賢曰無易于卿即日授特進檢校太保充幽  
州盧龍節度使又補殺曰存賢少有材力善角觥初



莊宗在藩邸每宴私與王郁角觥鬪勝郁頰不勝莊宗自矜其能謂存賢曰與爾一博如勝賞爾一郡即時角觥存賢勝得蔚州刺史殺權知蔚州刺史在天祐五年是角觥得郡與鎮幽州無與不宜強合矣證以唐本紀王處直傳四夷附錄薛史王都傳通鑑莊宗天祐十九年敗契丹于沙河追奔過定州與都相得權甚莊宗見都始此明年即同光元年與存賢角觥既在與都角觥後是時存賢已年六十餘莊宗雖自矜奈何與老將競技且傳首言存賢少爲軍卒善角觥莊宗豈不知直至此時始與博耶又置酒時感歎躊躇忽及戲語聲情亦甚不合處直傳處直有孽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三

三

子郁當郤之亡於晉也郁亦奔焉晉王以女妻之爲新州防禦使郤奔晉在光化三年遼史郁傳同以此揆之薛史情事皆合莊宗與都未必未角觥但謂在與存賢角觥先則可疑文忠公蓋誤郁爲都遂疑天祐十九年前莊宗無見都事與存賢角觥既在與都後而天祐十九年後存賢又別無外除事故不得不以鎮幽州實之易在藩邸爲卽位一郡爲一鎮皆因而誤者薛史天祐五年權知蔚州刺史爲存賢出守之始此傳削之或疑是時晉無蔚州以薛史宗室李克寧傳通鑑攷之克寧又求領大同節度使以蔚朔應州爲巡屬正天祐五年晉是時有蔚州矣通鑑存

賢鎮幽州亦作賞手搏與此略同不從薛史必有所據然通鑑于諸書異同每有考異以示折中此條乃無知亦未嘗深攷所據者先已誤也

伶官傳

然時諸伶獨新磨尤善俳其語最著而不聞其他過惡按薛史唐明宗本紀長興三年十二月教坊伶官敬新磨受賄爲人告帝令御史臺徵還其錢而後撻之此時尙有過惡況其在莊宗朝耶

魏王繼岌已破蜀劉皇后聽宦者讒言遣繼岌賊殺郭崇韜崇韜素嫉伶人常裁抑之伶人由此皆樂其死皇弟存乂崇韜之婿也進讒於莊宗曰存乂且反爲婦翁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三

三

報仇乃囚而殺之

按此作伶人景進讒之家人傳作宦官誣之一異也此作囚而殺之下又曰存乂見囚從謙置酒軍中憤然流涕稱此二人之冤較家人傳圍其第而族之固有遲速一異也此及唐本紀朱友謙傳作存乂家人傳作存義一異也此作莊宗遣進等出訪民間事事無大小皆以聞家人傳作莊宗遣宦官陰察外議以爲何如一異也大抵存乂之死伶官宦者皆有力既繁複遂小歧耳

于是及其將五六人皆族滅之

按唐本紀殺李繼麟之將史武薛敬容周唐殷楊師



太王景來仁白奉國皆滅其族是七人矣朱友謙傳及薛史亦作史武等七人此誤而皇弟存乂又以從謙為養子

按上既稱皇弟存乂矣此可但稱存乂

莊宗至萬勝不得進而還軍士離散尙有二萬餘人

按家人傳莊宗東幸汴州從駕兵二萬五千及至萬

勝不得進而還軍士離散所失大半薛史唐本紀初

帝東出關從駕兵二萬五千及復至汜水已失萬餘

騎通鑑帝之出關也扈從兵二萬五千及還已失萬

餘人此作尙有二萬餘人誤矣

從謙自營中露刃注矢馳攻興教門與黃甲軍相射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三

三

按薛史唐本紀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自本營率所

部抽戈露刃至興教門大呼與黃甲兩軍引弓射興

教門通鑑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不知陸王存乂已

死欲奉之以作亂帥所部兵自營中露刃大呼與黃

甲兩軍攻興教門是黃甲亦亂軍也此殺攻興教門

單屬從謙而謂與黃甲軍相射壹似黃甲軍為禦從

謙者

宦者傳

殺嗚呼自古宦女之禍深矣明者未形而知懼暗者患

及而猶安焉至于亂亡而不可悔也雖然不可以不戒

作宦者傳

按朱子語錄歐公五代史宦者傳末句云然不可不戒當時必是載張承業等事在此故曰然不可不戒後既不欲載之于此而移之于後則此句當改偶忘削去故也今讀此語非是謂後雖不可悔然先不可不戒耳

張承業

唐僖宗時宦者也

按承業天祐十九年卒年七十七是年辛巳以七十

七推之宜生于武宗會昌五年乙丑歷宣宗懿宗至

僖宗乾符元年甲午已三十矣既幼閣為內常侍張

泰養子豈年三十始為宦者薛史承業傳曰臣自咸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三

三

通已來伏事宮掖是懿宗時已任職矣

自貞簡太后韓德妃伊淑妃及諸公子在晉陽者

按家人傳乃封韓氏為淑妃伊氏為德妃薛史本紀

后妃傳五代會要亦作淑妃韓氏德妃伊氏此蓋仍

薛史存業傳誤也淑妃職在德妃上見會要

肩輿歸太原不食而卒

按薛史唐本紀承業傳通鑑承業天祐十九年十一

月卒此壹似十八年諫莊宗不聽歸便卒者蓋仍五

代史闕文即歸太原不食而死語通鑑考異已謂非

實也

同光元年贈左武衛上將軍



按薛史承業傳時莊宗初行墨制凡除拜之命皆成於盧汝弼之手汝弼既自爲戶部侍郎乃請與承業改官及開國邑承業拒而不受其後但稱本朝舊官而已此與通鑑梁震終身止稱前進士不受高氏辟署皆特節也惜此書脫之

張居翰

昭宗時爲范陽軍監軍

按新唐書方鎮表天寶元年更幽州節度使爲范陽節度使寶應元年范陽節度使復爲幽州節度使及平盧陷又兼盧龍節度使昭宗時安得仍稱范陽軍南監本彭注本監軍上無軍字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三

三

論而史官之職廢于喪亂

按五代會要修國史後唐天成四年十一月史館上新修懿祖太祖紀年錄共二十卷莊宗實錄三十卷應順元年閏正月進新修唐功臣列傳三十卷清泰三年二月上明宗實錄三十卷漢乾祐二年十月上高祖實錄二十卷周廣順元年七月上晉高祖實錄三十卷少帝實錄二十卷顯德四年正月修漢隱帝實錄梁元凶友珪及後梁實錄唐前廢帝後廢帝實錄五年六月上太祖實錄三十卷薛史敬翔傳初貞明中史臣李琪張袞郊殿象馮錫嘉奉詔修撰太祖實錄三十卷敘述非工事多漏略復詔翔補緝其闕

翔乃別纂成三十卷目之曰大梁編遺錄與實錄併行是五代皆有實錄史官之職未遂廢也宋史藝文志及史略止梁末帝實錄未見餘皆有通鑑考異猶多引之文忠公時自宜具在六臣傳論亦曰讀梁實錄矣

論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爲爲之而不可成按患有聖智而人主不能與謀耳謀之而不可爲爲之而不可成安得謂聖智此蓋甚言之

論梁兵圍之三年

按梁本紀天復二年四月王兵圍鳳翔三年正月天子出幸梁軍三字疑二字傳寫之誤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三

三

論當此之時舉唐之精兵皆在蜀使崇韜不死明宗入洛豈無西顧之患其能晏然取唐而代之耶

按此尚非推源之論崇韜不死皇甫暉之亂無隙以起矣明宗安得有鄴都之役

論陷秦王大惡

按秦王大惡豈盡孟漢瓊陷之此下流皆歸之論毋乃不足爲賊子戒薛史史臣曰謂爲大逆則近厚誣其爲從榮解也亦非

論嗚呼

按起五代文章陋矣止故并述其禍敗之所以然者著于篇宜爲一幅宦官之善者別爲兩傳其示戒者



不復列傳以論統之較伶官傳又為變體嗚呼以下  
直接論孟漢瓊事復歸論二張作收篇法明整後人  
誤以此書發論必以嗚呼遂析而二之碎亂不成章  
矣

論其為大害者略可見矣

按南監本彭注本其上有然字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三

毛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三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四

江夏吳光耀

雜傳

王鎔

末坦活子曰昇

按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舊唐書王廷湊傳昇作升朝

景崇官至守太尉封常山郡王

按舊唐書本紀景崇卒官亦作檢校太尉而王廷湊

傳敘檢校太尉在前後以功真拜太尉薛史鎔傳亦

作景崇位至太尉不曰守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作檢

校太傅王元逵傳作景崇嗣節度使凡十四年十三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四

一

遷至檢校太傅中和三年死通鑑亦敘景崇薨于中  
和三年正月與諸書作

二年贈太傅敘檢校太尉在前舊唐書本紀亦作贈

太傅此作官至守太尉疑誤

館于海子園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海誤梅

因延式于上坐

按南監本彭注本無于字

鎔尤驕于富貴

按新唐書鎔傳鎔母何有婦德訓鎔嚴至母亡鎔始

贖貨財姬侍千人儀服僭上此傳瑣敘多矣獨遺其

母德惜也



夜半親軍十餘人踰垣而入

校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十誤千

羅紹威

立其將趙文建為雷後

按舊唐書樂彥禎羅弘信傳新唐書何進滔弘信傳通鑑作趙文珩此書蓋仍薛史又通鑑注引舊唐書本紀魏博軍亂逐其帥樂彥禎彥禎子相州刺史從訓率眾攻魏州牙軍立其小校羅宗弁為雷後出兵拒之謂并趙文珩羅弘信姓名為一人今讀薛史紹威傳宏信本名宗弁則舊唐書本紀原未誤止削立趙文建一事耳新唐書本紀亦不詳立趙文建一事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四

二

直作魏博軍亂殺其節度使樂彥禎其將羅弘信自稱權知雷後紀體簡嚴宜爾也

共立為雷後

按南監本彭注本共有乃字

幽州劉仁恭以兵六十萬攻魏屠其城

按南監本彭注本汲古閣本湖北仿汲古閣本無六字其城作貝州四川仿 殿本亦作貝州止六字尚

沿 殿本之誤

梁太祖許之為遣李思安等攻滄州召兵于魏紹威因悉發魏兵以從獨牙軍在紹威子廷規娶梁女會梁女卒太祖陰遣客將馬嗣勳選良兵實輿中以長直軍千

入雜輿夫人魏詐為助葬太祖以兵繼其後紹威夜以奴兵數百會嗣勳兵擊牙軍并其家屬盡殺之

按多複馬嗣勳傳宜并之又統紘天祐二年李公佐

作亂下不別曰三年壹似誅牙軍為二年事者

是歲太祖復攻滄州宿兵長蘆

按梁本紀劉守光傳舊唐書本紀薛史梁本紀通鑑

在天祐三年此以是歲屬二年下誤矣

自滄至魏五百里

按太平寰宇記魏州北至貝州二百一十里貝州正東微北至德州二百六十里德州正北微東至滄州二百四十里自滄至魏有七百一十里元豐九域志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四

三

北京州唐魏北至本州界一百八十里自界首至貝州

三十里恩州唐貝東南至本州界五十五里自界首

至德州一百二十五里德州東北至本州界一百一

十里自界首至滄州一百二十里亦有六百二十里

即自長蘆計之亦不止五百里新唐書紹威傳作自

鄴至長蘆五百里不絕于道薛史紹威傳作自鄴至

長蘆五百里不絕于路通鑑作自魏至長

蘆五百里不絕于路皆誤

梁兵數十萬皆取足

按是役梁師數不可攷以下文紹威馳書勸守光等薛梁太祖聞之笑曰吾常攻燕不能下今紹威折簡



乃勝用兵十萬揆之不過十萬耳況梁大舉此書及薛史敘之炬赫者莫如圍太原之役及夾城柏鄉然皆止十萬唐書敘梁師有過此數者或聲言耳此作梁兵數十萬蓋甚言紹威罷于供張而不復辨其失實誤從薛史上下數十萬人語也通鑑亦從薛史作數十萬人

昭宗東遷洛陽詔諸鎮繕理京師紹威營太廟成加拜守侍中進封鄴王

按舊唐書羅弘信傳作天祐初授檢校太尉守侍中進封魏王通鑑進天雄軍節度使長沙郡王羅紹威爵鄴王在天祐元年四月新唐書薛史紹威傳敘全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四

四

忠憲帝洛陽命諸鎮治宮闕而紹威營太廟加侍中封鄴王在誅牙軍攻滄州前薛史梁本紀作又邠岐兵士侵逼京畿帝因是上表堅請昭宗幸洛昭宗不得已而從之帝乃率諸道丁匠財力同構洛陽宮不數月而成是太廟之成及進封不得在天祐末矣此乃敘誅牙軍攻滄州後失次豈若紹威越千里而為此

按太平寰宇記魏州西南至西京七百五十里安得越千里元豐九域志北京唐魏州南至本京界六十一里自界首至澶州六十九里澶州西至本州界七十里自界首至衛州一百七十里衛州西至本州界一

百一十里自界首至懷州二百四十里懷州西南至本州界四十里自界首至孟州三十里孟州西南至本州界二十一里自界首至西京四十九里合止八百六十里

諡曰貞壯

按舊唐書羅弘信傳亦作貞壯五代會要作正懿羅周敬碑作貞壯碑為殷鵬撰并書末曰鵬列親表之間受顧念尤最難避狂簡輒勒貞珉則碑宜得實通鑑正作貞莊

子三人

按此仍薛史紹威傳作子三人廷規周翰周敬通鑑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四

五

考異引梁功臣列傳同又引實錄己亥以司門郎中羅廷規充魏博節度副使知府事仍改名周翰而疑改名之誤薛史梁本紀開平元年九月魏博羅紹威二男廷望廷矩年在幼稚皆有材器帝以其藩屏勳臣之胄宜受非次之用皆擢為郎恩命既行之後二子亦就班列紹威乃上章以齒幼未任公事乞免主印宿直從之此二子豈三子中或嘗改名者抑別有其人耶周敬碑作貞莊有子四人長廷規天雄軍節度副大使檢校太傅駙馬都尉少薨贈侍中次周翰義成軍節度使檢校太傅駙馬都尉亦少薨贈侍中次周允前保大軍行軍司馬檢校兵部郎中兼御史



大夫柱國賜紫金魚袋早歷通班繼爲上介綽有器業可奉箕裘公卽貞莊公第三子也則實有子四人矣

徙鎮忠武

按薛史周敬傳作未幾改授許州節度使碑作丙子春二月移鎮許田職方考許州唐故曰忠武梁改曰匡國唐滅梁復曰忠武此在梁稱忠武誤

唐莊宗時爲金吾大將軍

按周敬碑作唐莊宗收復梁園中興唐祚屬當郊祀無失職司遂封開國侯加食邑三百戶至明宗纂紹之初除右金吾衛大將軍充街使秋九月轉左金吾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四

六

衛大將軍充街使是莊宗時封侯加食邑明宗時始爲金吾大將軍薛史周敬傳莊宗卽位歷左右金吾大將軍此傳仍之故誤耳南監本彭注本金吾上有左右字

年三十二

按周敬碑作享年三十有三以碑梁乾化甲戌冬十一月授宣義軍節度使年方十歲丙子公年始十二戊寅秋七月詔尙公主授檢校司空守殿中監駙馬都尉天福二年七月二十七日薨推之乾化四年甲戌方十歲至天福二年丁酉正三十三與薛史梁本紀貞明四年七月戊戌以前匡國軍節度使檢校尙

書左僕射羅周敬爲檢校司空守殿中監駙馬都尉晉本紀天福二年九月庚申故右金吾衛上將軍羅周敬贈太傅正合貞明四年蓋戊寅但晉本紀天福二年七月未書薨而二月書左羽林統軍羅周敬爲右金吾衛上將軍則必薨于是年非薨于元年無疑也此及薛史周敬傳年三十二之二字疑三字傳寫之誤

周敬亦娶末帝女曰普安公主

按薛史周敬傳及碑南監本彭注本汲古閣本湖北仿汲古閣本作普安公主 殿本四川仿 殿本普誤音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四

七

王處直

而處直未有子

按下處直有孽子郁當部之亡于晉也郁亦奔焉不得曰未有子

爲新州防禦使

按南監本彭注本爲上有以字

處直奮起堪其曾而呼曰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堪誤樵下曰左右無兵則

從手之堪字爲協

初有黃蛇見于牌樓

按南監本牌作碑



以其子繼岌娶都女

按南監本彭注本無其字

同光二年莊宗幸鄴都來朝

按唐本紀薛史唐本紀王都傳通鑑皆在三年此二字疑傳寫之誤

已而朱守殷反于汴州都遂亦反

按唐本紀天成二年十月守殷反三年四月都反相去固踰年此壹似與守殷同時反者

都遣指揮使鄭季璘龍泉鎮將杜弘壽以二千人迎契丹

按南監本彭注本璘作麟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四

八

軍士識者曰繼陶也

按南監本彭注本曰下有此字

天成四年二月城破

按唐本紀亦作克定州王晏球傳作都將馬讓能以城降晉本紀天福三年九月己酉赦范延光注初延

光請降高祖不許延光遂堅壁攻之久不克卒悔而赦之故不書降則定州實降而書克書破皆非本書

例矣

而處存有子鄴鄴子廷胤與莊宗連外姻

按舊唐書王處存傳王郃弟鄴克用以女妻之歷嵐石沔三州刺史大同軍防禦使天福中卒則莊宗與

廷胤父鄴已有姻廷胤乃莊宗姊妹子非外姻也薛史王庭允傳庭允唐莊宗之內表也又視若莊宗同等矣

劉守光

匡威為弟匡傳所逐

按南監本弟上有其字

梁遣李思安救魏大敗守文于內黃

按梁本紀葛從周傳皆言梁太祖救魏此壹似太祖未親兵者薛史通鑑詳

破其瀛莫二州

按新唐書地理志莫州本鄭州以鄭鄭文相類更各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四

九

汲古閣本湖北仿汲古閣本彭注本誤鄭 殿本四

川仿 殿本南監本誤漢

仁恭懼復附晉

按南監本彭注本附下有于字

其子守光烝之

按其子二字衍義見前此蓋仍薛史

米斛直錢三萬

按南監本斛作斗薛史亦作斗

燕之士多逃禍于佗境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無多字

守光曰趙王嘗與我盟而背之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無嘗字

守光聞晉王空國深入梁

按南監本無王字

遣其妻祝氏乞食于田家

按南監本彭注本無其妻二字

李茂貞

光啓元年朱玫反僖宗出居興元玫遣王行瑜攻大散關茂貞與保鑾都將李鋌等敗行瑜于大唐峰明年玫遂敗死

按孫德昭傳亦作朱玫亂京師僖宗幸興元而唐本紀作克用反以兵助重榮敗玫于沙苑遂犯京師縱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四

十

兵大掠天子出居于興元克用退兵河中朱玫亦反以兵追天子不及前蜀世家作重榮召晉兵犯京師僖宗幸鳳翔二年三月移幸興元舊唐書本紀作光啓元年十二月乙亥沙陀逼京師田令孜奉僖宗出幸鳳翔二年正月戊子田令孜迫乘輿請幸興元癸巳朱玫引步騎五千至鳳翔令孜聞邠州軍至奉帝入散關令禁軍守靈壁攻至禁軍潰散遂長驅追駕至尊塗驛嗣襄王熈疾為攻所得三月丙申車駕至興元新唐書本紀作光啓元年十二月乙亥克用犯京師丙子如鳳翔二年正月戊子如興元癸巳朱玫叛寇鳳翔三月丙申次興元是出居興元因克用非

因玫反尚在後通鑑十二月癸酉合戰玫昌符大

敗各走還本鎮潰軍所過焚掠克用進逼京城乙亥

夜令攻奉天子自開遠門出幸鳳翔二年正月李克

用還軍河中則玫此時已遁歸本鎮亂京師乃所領

神策潰軍潰軍之罪玫不免天子出幸實避克用宜

歸罪克用明矣薛史唐本紀作武皇引軍渡河與朱

玫決戰玫大敗收軍夜遁入于京師時京城大駭天

子幸鳳翔武皇退軍于河中以逼京城罪謾玫蓋實

錄自文語耳世襲李茂貞傳亦作朱玫之亂唐僖宗

再幸興元此書李孫兩傳所由誤也新唐書叛臣朱

玫傳作田令孜議討王重榮以兵屬玫合鄭延璽夏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四

十一

軍三萬保沙苑重榮上疏乞誅玫令孜既戰攻輒北因縱軍還掠僖宗蒼黃幸鳳翔避其鋒玫反與重榮李克用連和請誅令孜沙苑之敗敗于克用乃于戰絕不敘之豈似獨為重榮所敗者至後始見姓名則事辭已不完備所謂幸鳳翔為避玫者想亦漫然操翰也且出居興元及茂貞等敗行瑜玫死新舊唐書本紀通鑑皆在二年此乃敘出居興元及敗行瑜于元年而以玫死單屬明年誤矣南監本彭注本汲古閣本湖北仿汲古閣本鈺誤鈺明年河中節度使王重盈卒按新舊唐書本紀通鑑杜讓能賜死在景福二年王



重盈卒在乾寧二年中尙閒乾寧元年此明年字誤

韓建

建少賤習農事

校南監本彭注本習下有爲字

乃殺宰相韋昭度李璣等謀廢昭宗會晉舉兵且至建等懼乃還

校此殺宰相在晉舉兵先李茂貞傳謀廢昭宗立吉

王保未果而晉王亦舉兵茂貞懼乃殺宰相韋昭度

李璣留其養子繼鵬以兵二千宿衛而去是殺宰相

在晉舉兵後王珂傳行瑜等怒以兵犯京師殺宰相

李璣等而去珙瑤連兵攻珂河中珂求援于晉晉兵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四

十一

西討三鎮是建等既去晉始舉兵與此及茂貞傳唐

本紀聞克用亦起兵乃皆罷去又異

太祖使鄴召建乃出降

校南監本彭注本建下有建字

建從至洛陽

校南監本彭注本無陽字

惟建時有言

校南監本彭注本時下有時字

李仁福

李仁福不知其世家當唐僖宗時有拓拔思敬者爲夏州偏將後以與破黃巢功賜姓李氏拜夏州節度使

校全唐文韓儀授李成慶夏州節度使制曰以爾成

慶代有殊烈祿山滔天之日文已載于司勳朱泚盜

國之時績復書于盟府洎黃巢犯關先臣進士兄弟

宗族攜率征討首謀大計果成元功又曰爾其思曾

高勣禍之勳續父叔定傾之烈則立宗時已立功矣

舊唐書西戎党項羌傳有羌酋拓拔赤辭者初臣屬

吐谷渾甚爲渾主伏允所暱與之結婚及貞觀初諸

羌歸附而赤辭不至李靖之擊吐谷渾赤辭屯狼道

坡以抗官軍廓州刺史久且洛生遣使諭以禍福赤

辭曰我被渾主親戚之恩腹心相寄生死不貳焉知

其它汝可速去無令汚我刀也洛生知其不悟于是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四

十三

率輕騎襲之擊破赤辭于肅遠山斬首數百級虜雜

畜六千而還太宗又令岷州都督李道彥說諭之赤

辭從子思頭蜜送誠款其黨拓拔細豆又以所部來

降赤辭見其宗黨離始有歸化之意後岷州都督劉

師立復遣人招誘于是與思頭並率眾內屬拜赤辭

爲西戎州都督賜姓李氏自此職貢不絕其後吐蕃

強盛拓拔氏漸爲所偏遂請內徙始移其部落于慶

州置靜邊等州以處之新唐書西域党項傳及太平

寰宇記同又宋史外國夏國傳李彝興夏州人也本

姓拓拔氏唐貞觀初有拓拔赤辭者歸唐太宗賜姓

李置靜邊等州以處之其後析居夏州者號平夏部







昌族父皆未詳考也此傳及薛史通鑑謂彝昌為思諫子尤誤然夏國傳又有可疑者克文于繼捧為弟則思恭其高祖而曰其祖當猶言先祖也思恭既為克文先祖則仁福當為思恭子乃彝昌從父更親矣但克文于繼捧不知果親弟抑族弟耳又克信克文既為繼捧昆弟何乃與繼捧父克睿同連克字或實繼捧父行而史誤之且諸父昆弟同入朝何以獨官其昆弟而遺其諸父諸父並無一人以名見者則史之脫謬彌可見矣彝昌作昌彝亦與諸書微異

是時岐王李茂貞晉王李克用數會兵攻仁福

按唐本紀克用卒在天祐五年即梁開平二年今以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四

去

是時屬三年是時安得有克用此蓋仍薛史世襲李仁福傳而誤傳開平三年四月下紱未幾後唐武皇遣大將周德威會邠鳳之師五萬同攻夏州而莊宗本紀正紱天祐六年通鑑亦紱開平三年但稱晉王

韓遜

而史失其錄

校 殿本四川仿 殿本其作不

是時邠寧楊崇本鄜延李周彝鳳翔李茂貞皆與梁爭戰獨遜與夏州李思諫臣屬于梁未嘗以兵爭

校崇本傳太祖復遣劉知俊康懷英等擊之崇本大敗自此不復東薛史知俊大破邠岐在開平二年符

道昭傳太祖為元帥初開府而李周彝以鄜州降以為左司馬梁本紀周彝降在天復二年則開平三年崇本周彝已未與梁爭戰矣李仁福傳思諫卒在開平二年今以是時屬三年下意蓋統前後言之究易混入三年後事宜易是時為初且崇本周彝皆茂貞臣屬乃紱茂貞上壹似為敵鎮者亦非

澄乃上書請帥于朝

校通鑑作韓澄遣使齎絹表乞朝廷命帥注帥所類

翻薛史亦作請帥 殿本四川仿 殿本汲古閣本

湖北仿汲古閣本帥誤師

楊崇本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四

七

後梁太祖攻岐未下

校南監本彭注本無後字

崇本涕泣憤怒

校南監本憤誤慎

高萬興

河西人也

校 殿本西誤南

唐末河西屬李茂貞茂貞將胡敬璋為延州刺史

按南監本彭注本下茂貞上有李字

梁開平二年

校梁本紀高萬興來降在開平三年薛史葬敬璋正



作天祐六年即開平三年通鑑亦敘開平三年此二字疑傳寫之誤南監本彭注本葬下有敬璋字

同光三年卒于鎮

按萬興卒薛史通鑑皆在同光三年湖北仿汲古閣本三誤元

溫韜

末帝時韜復叛茂貞降梁梁改耀州為崇州鼎州為裕州義勝為靜勝軍

按南監本梁下無梁字南監本彭注本義勝下有軍字

論為書以遺世宗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四

六

按薛史周本紀作晉王省侍不離左右累論晉王云云與此曰為書異

論然實錄不書其葬之厚薄也

按薛史周世宗本紀及五代會要親謁陵止載守陵

將吏清異錄顯德元年周祖創造供薦之物世宗以

外姓繼統凡百務從崇厚誠如所言則葬可知矣晉

書索琳傳盜發漢霸杜二陵多獲珍寶想文帝之言

亦未見從嗣主耳

盧光稠

不從吾令者如此木

按南監本彭注本無吾字

全播攻潮取其虔韶二州

按通鑑考異曰十國紀年全播推光稠為之謀主所向克捷光啓初據虔州光稠自稱刺史天復中陷韶

州使其子延昌守之按新紀光啓元年正月光稠陷

虔州天復二年陷韶州歐陽修以為同時取虔韶二

州誤也今從新紀今讀此書併敘以求簡如此者多

矣

度必敗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彭注本度下有其

字

是時劉巖起南海擊走光睦以兵數萬攻虔州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四

七

按南漢世家是時巖未立不得曰起海南通鑑作劉隱

當盧氏時劉龔已取韶州

按南漢世家巖易名龔在即位後取韶州在前雖史

家追稱而一傳中前後異名絕無義例亦率也 殿

本龔作龔

雷滿

聚諸蠻數千獵于大澤中

按南監本彭注本無于字

泐戰敗溺水死于君山

按南監本彭注本無水字



取器嬉水上

按南監本彭注本取下有其字

三年彥恭奔于楊行密

按吳世家行密卒天祐二年開平三年為天祐六年

此時安得有行密楚世家作奔吳通鑑作奔廣陵為

得又彥恭奔楊氏薛史通鑑皆在開平二年此三字

疑傳寫之誤

馬殷擒其弟彥雄等七人送于梁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七誤十

鍾傳

唐以洪州為鎮南軍拜傳節度使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四

于

按新唐書方鎮表咸通六年升江南西道團練觀察

使為鎮南節度使乾符元年廢鎮南軍節度復置江

南西道觀察使龍紀元年復升江南西道觀察使為

鎮南軍節度使是始置鎮南軍節度使去傳得洪州

尙遠傳為鎮南軍節度使乃復置非始置此壹似為

傳始置者通鑑中和二年五月以湖南觀察使閔勛

權充鎮南節度使助屢求于湖南建節朝廷恐諸道

觀察使效之不許先是王仙芝寇掠江西高安人鍾

傳聚蠻獠依山為堡眾至萬人仙芝陷撫州而不能

守傳入據之詔即以爲刺史至是又逐江西觀察使

高茂卿據洪州朝廷以勛本江西牙將故復置鎮南

軍使助領之若傳不受代令勛因而討之勛知朝廷

意欲鬪兩盜使相斃辭不行則並非為傳復置也新

唐書傳傳但作僖宗擢傳江西團練使俄拜鎮南節

度使不曰為傳置鎮南軍然新唐書本紀傳陷洪州

在中和二年七月通鑑是年五月便曰據洪州未知

孰是

城中夜火起

按南監本火誤光

傳居江西三十餘年

按新唐書本紀乾符四年四月高安制置使鍾傳陷

撫州中和二年七月撫州刺史鍾傳陷洪州天祐三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四

主

年四月鎮南軍節度使鍾傳卒傳據州必自陷撫州

始高安為洪州屬縣其為高安制置使蓋猶州校也

自乾符四年至天祐三年止三十年耳若自據州以

先計之傳固江西人又不止居三十餘年矣

聽鍾即為節度使三年

按南監本彭注本無使字

趙匡凝

會其兵以攻蔡州破之

按南監本彭注本無州字

太祖已弒昭宗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弒誤殺



其後行密死

按梁本紀天祐二年九月匡凝奔淮南行密卽是年十一月卒相去止兩月耳

朱宣

少從其父販鹽爲盜

按南監本彭注本販上有以字

宣乃去事青州節度使王敬武爲軍校敬武以隸其將曹全晟中和二年敬武遣全晟入關與破黃巢還過鄆州鄆州節度使薛宗卒其將崔君預自稱留後全晟殺君預遂據鄆州宣以戰功爲鄆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已而全晟死軍中推宣爲留後唐僖宗卽拜宣天平軍節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四

三

度使

按舊唐書朱瑄傳瑄逃于青州爲王敬武牙卒中和初黃巢據長安詔徵天下兵敬武遣牙將曹全晟率兵三千赴難關西以瑄爲軍候會青州警急敬武召全晟還路由鄆州時鄆帥薛崇爲草賊王仙芝所殺鄆將崔君裕權知州事全晟知其兵寡襲殺君裕據有鄆州自稱留後以瑄有功署爲濮州刺史留將牙軍光啓初魏博韓簡欲兼并曹鄆全晟出兵逆戰爲魏軍所敗全晟死之瑄收合殘卒保州城韓簡攻圍半年不能拔會魏軍亂退去朝廷嘉之授以節鉞新唐書宣傳宣亡命去青州爲王敬武牙軍黃巢之亂

敬武遣將曹存實率兵西入關而宣爲軍候道鄆州

是時節度使薛崇拒王仙芝戰死其將崔君裕攝州事存實揣知兵寡襲殺之據其地遂稱留後以宣功多署濮州刺史留總帳下兵中和初魏博韓簡東窺曹鄆引兵濟河存實迎戰死于陳宣收殘卒嬰城簡圍之六月不能拔引兵去僖宗嘉其守拜宣天平節度使薛史瑄傳瑄坐父罪以笞免因入王敬武軍爲小校唐中和二年諫議大夫張濬徵兵于青州敬武遣將曹全晟率兵赴之以瑄隸焉以戰功累遷列校賊敗出關全晟以本軍還鎮會鄆帥薛崇卒部將崔君預據城叛全晟攻之殺君預自爲留後瑄以功授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四

三

濮州刺史鄆州馬步軍都將光啓初魏博韓允中攻鄆全晟爲其所害瑄據州城自若三軍推爲留後允中敗朝廷以瑄爲天平軍節度使皆此傳所本也而新唐書本紀平盧軍將王敬武逐其節度使安師儒自稱留後及通鑑平盧大將王敬武逐節度使安師儒自爲留後皆在中和二年九月新唐書敬武傳中和中發盜齊棣開遣敬武擊定已還卽逐師儒自爲留後時王鐸方督諸道行營軍復京師因承制授敬武平盧節度使薛史王師範傳唐廣明元年無隸人洪霸卽合羣盜于齊棣開節度使安師儒遣敬武討平之及巢賊犯長安諸藩擅易主帥敬武乃逐師儒



自為留後王鐸承制授以節鉞此書師範傳唐廣明元年無隸人洪霸即為盜齊棣開平盧節度使安師儒遣敬武率兵擊破之敬武反兵逐師儒自稱留後都統王鐸承制拜敬武節度使通鑑以王鐸兼中書令充諸道行營都都統在中和二年五月辛亥考異引諸書以證之敬武為節度使既由鐸則宜從新唐書本紀通鑑在二年此敘二年前一誤也舊唐書本紀青州軍亂逐節度使安師儒立其行營將王敬武為留後在中和元年十月于諸書無據亦必誤也舊唐書本紀乾符四年三月諭河南方鎮曰宋威自青州與副使曹全最進軍攻討所在破賊新唐書逆臣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四

四

黃巢傳帝使平盧節度使宋威與其副曹全最數擊賊敗之是全最嘗為威將威為青州節度使敬武後亦為青州節度使故遂誤為敬武將舊唐書本紀廣明元年三月賊悉眾欲襄陽江西招討使曹全最與襄陽節度使劉巨容謀拒之新唐書巢傳敘江西招討使曹全最與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壁荆門更在廣明前本紀廣明元年七月辛酉天平軍節度使曹全最為東面副都統通鑑乾符六年十一月黃巢北趨襄陽劉巨容與江西招討使淄州刺史曹全最合兵屯荆門以拒之廣明元年七月辛酉以淄州刺史曹全最為天平節度使兼東面副都統是中和

前已自為招討節度等使及東面副都統安得復為敬武將此作敬武將一誤也又崔君裕非繼薛崇據鄆朱宣非繼曹全最據鄆舊唐書所載本末缺略紀傳互訛亦特甚不足據據新唐書本紀較完貫且同出文忠公手乾符四年三月宛句賊黃巢陷鄆沂二州天平軍節度使薛崇死之五年天平軍節度使張勳卒衙將崔君裕自知州事六年淄州刺史曹全最克鄆州殺崔君裕中和二年十月韓簡寇鄆州天平軍節度使曹全最死之部將崔用自稱留後三年天平軍將曹存實克鄆州四年濮州刺史朱宣逐天平軍節度使曹存實自稱留後是崇死在先勳死在後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四

五

君裕乃繼楊據鄆非繼崇舊唐書本紀乾符四年三月宛州賊黃巢聚萬人攻鄆州陷之逐節度使薛崇通鑑乾符四年二月黃巢陷鄆州殺節度使薛崇六年三月天平軍節度使張勳牙將崔君裕自知州事淄州刺史曹全最討誅之皆合此作崇死君裕使據鄆且事在中和前此敘中和二年一誤也據新唐書本紀是崔氏兩據鄆曹氏兩克之宜乃繼存實據鄆非繼全最何進滔傳韓簡東攻鄆鄆將曹存實出戰敗死其將朱宣率眾以守久不下通鑑中和元年十月天平節度使南面招討使曹全最與賊戰死軍中立其兄子存實為留後二年十月韓簡復引兵擊



鄆州節度使曹存實逆戰敗死天平都將下邑朱瑄收餘眾嬰城拒守簡攻之不下詔以瑄權知天平留後考異引實錄曹存實繼其叔父全最爲天平節度使未周歲而遇害皆合此作全最死宜便爲留後一誤也凡四事多緣新舊唐書薛史宣傳而誤所證諸書年月及薛崇曹存實或逐或殺不同無可攷但取事次不顛倒耳又崔君裕此及薛史作崔君預薛崇曹全最此作薛宗曹全晟與諸書亦異

北敵強晉

按南監本彭注本北上有而字

朱瑾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四

三

瑾宜從父弟也

按南監本此傳未提行別書

瑾兄弟往來相救凡十餘年

按梁本紀光啓三年十月始攻鄆乾寧四年正月克

鄆遂攻兗瑾奔淮南止十年有一月耳

而與葛從周等戰城下瑾兵屢敗

按南監本彭注本無與葛從周等戰城下瑾兵屢敗

十二字

其後梁遣龐師古葛從周等攻淮南行密用瑾大破梁兵于清口斬師古

按梁本紀吳世家瑾奔吳及敗梁兵皆在乾寧四年

此曰其後壹似相去甚遠者

妾婦自訴

按南監本彭注本歸自作自歸

瑾攜其首持示隆演曰

按殿本四川仿殿本南監本彭注本持作馳

而以一身死之

按南監本彭注本無以字

王師範

唐廣明元年無棣人洪霸郎爲盜齊棣聞平盧節度使安師儒遣敬武率兵擊破之

按舊唐書本紀乾符四年三月以草賊大寇河南山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四

三

南詔曰近者龐助拒命王郢挺災結願至多猖狂頗甚尋則身膏原野家受誅夷亦有方從叛亂能自徊翔移吉凶于反掌之間變禍福于立談之際則諸葛愛今爲刺史朱實見存將軍弘霸郎受職于禁營宋再雄策名于淮海莫不身名光顯家族輝榮是乾符時霸郎已平安得廣明元年猶須擊破也此蓋緣薛史而誤

同光三年贈師範太尉

按新唐書王敬武傳師範以青州父母所籍每縣令至具威儀入謁令固辭師範遣吏挾坐拜廷中乃出或諫不可答曰吾恭先世且示子孫不忘本也此書



馬全節傳載全節衣白襪謁其縣令州里以為榮此獨遺之疏矣通鑑亦載

李罕之

少學讀書不成

按學字疑衍

事皆任經

按殿本攷證曰任經閣本作經任今讀汲古閣本

正作任經

已而孫儒陷河陽

按殿本四川仿殿本河誤洛

使李存孝以兵三萬助罕之攻言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四

无

按薛史罕之傳克用遣其將李存孝率師三萬助之

新唐書罕之傳遣李存孝薛阿檀安休休率師三萬

攻言作三萬與此同而義兒存孝傳遣存孝與薛阿

檀安休休等以兵七千助罕之還擊河陽薛史唐本

紀遣李存孝薛阿檀史儼兒安全俊安休休將七千

騎送罕之至河陽通鑑李克用以其將康君立為南

面招討使督李存孝薛阿檀史儼安全俊安休休五

將騎七千助李罕之攻河陽又作七千

罕之悉攻殺之

按殿本四川仿殿本無悉字

志勤且死

按薛志勤已卒李罕之始入潞州今日且死是瀕死未死之辭薛史罕之傳作以狀聞于克用曰聞志勤之喪新帥未至慮為他盜所窺不俟命已屯于潞矣新唐書罕之傳作報克用曰志勤死懼他盜至不俟命輒屯于潞為得

天福中卒

按天福上宜有晉字

孟方立

唐廣明中潞州節度使高潯攻諸葛爽于河陽遣方立將兵出天井關為先鋒潯為其將劉廣所逐廣為亂軍所殺方立聞亂引兵自天井入據潞州唐因為昭義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四

无

軍節度使

按舊唐書本紀中和元年八月昭義節度使高潯與

賊將李詳戰于石橋為賊所敗退歸河中九月澤潞

高潯牙將劉廣擅還據潞州是月潯天井關戍將孟

方立率戍卒攻劉廣殺之方立遂自稱留後新唐書

本紀中和元年八月昭義軍節度使高潯及黃巢戰

于石橋敗績牙將成麟殺潯入于潞州九月己巳昭

義軍戍將孟方立殺成麟自稱留後方立傳中和元

年昭義節度使高郢擊黃巢戰石橋不勝保華州為

裨將成鄰所殺還據潞州眾怒方立率兵攻鄰斬之

自稱留後薛史方立傳中和二年為澤州天井關戍



將時黃巢犯關輔州郡易帥有同博奕先是沈詢高  
湜相繼爲昭義節度怠于軍政及有歸秦劉廣之亂  
方立見潞帥交代之際乘其無備率戍兵徑入潞州  
自稱留後通鑑中和元年八月高潁與黃巢將李詳  
戰于石橋潁敗奔河中九月上書八月己丑又書辛  
酉八月既有己丑必九  
月始有辛酉原脫九  
月二字今推補之昭義十將成麟殺高潁引兵還  
據潞州天井關戍將孟方立起兵攻麟殺之是中和  
中事此作廣明中誤矣又通鑑考異引諸書謂劉廣  
亂在前舊紀誤以高湜事爲高潁事斷從新紀傳作  
成麟殺潁方立斬麟則此作廣逐潁亂軍殺廣亦誤  
矣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四

三

文德元年方立乞兵于王鎔以攻晉鎔許之方立乃遣  
其將奚忠信攻晉遼州而鎔以佗故不能出兵兵既失  
約忠信大敗而晉兵乘勝攻之

按通鑑光啓二年十月李克脩攻邢州不克而還考  
異曰太祖紀年錄邢人出戰又敗之孟方立求救于  
鎮州王鎔出兵三萬赴援我軍乃退舊鎔傳是時天  
子蒙塵九有羹沸河東李克用虎視山東方謀吞據  
鎔以重賂結納以脩和好晉軍討孟方立于邢州鎔  
常奉以芻糧據此則鎔助克用攻邢州也未知孰是  
今皆不取今讀新唐書鎔傳于是克用方擊孟方立  
于邢州鎔歸芻糧與舊唐書鎔傳同而方立傳光啓

二年克修擊邢州取故鎮進攻武安方立將呂臻馬  
爽戰焦岡爲克修所破斬首萬級執臻等拔武安臨  
洛邯鄲沙河克用以安金俊爲邢州刺史招撫之方  
立句兵于王鎔鎔以兵三萬赴之克修還後二年方  
立督部將奚忠信兵三萬攻遼州以金啖赫連鐸與  
連和會契丹攻鐸師失期忠信三分其兵鼓而行克  
用伏兵于險忠信前軍沒既戰大敗執忠信餘眾走  
脫歸者纔十二薛史唐本紀光啓二年十月進攻邢  
州邢人出戰又敗之孟方立求援于鎮州鎮人出兵  
三萬以援方立克修班師文德元年十月邢州孟方  
立遣大將奚忠信將兵三萬寇遼州武皇大破之斬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四

三

首萬級生擒奚忠信通鑑亦作文德元年十月孟方  
立遣其將奚忠信將兵三萬襲遼州李克修邀擊大  
破之擒忠信送晉陽是文德元年忠信大敗乃鐸師  
失期非鎔也乞鎔兵自在光啓二年且鎔已出兵未  
失約此蓋誤兩事爲一事通鑑光啓元年盧龍節度  
使李可舉成德節度使王鎔惡李克用之彊而義武  
節度使王處存與克用親善爲姪郭娶克用女又河  
北諸鎮惟義武尙屬朝廷可舉等恐其窺伺山東終  
爲己患乃相與謀曰易定燕趙之餘也約共滅處存  
而分其地又說雲中節度使赫連鐸使攻克用之背  
可舉遣其將李全忠將兵六萬攻易州鎔遣將將兵



攻無極處存告急于克用克用遣其將康君立等將兵救之李克用自將救無極敗成德兵成德兵退保新城克用復進擊大破之拔新城成德兵走追至九門斬首萬餘級固去年事也則銘于克用非有深恩舊好陽助而陰圖之亦常事當時和怨亦無定奉克用芻糧或在援方立前後不得謂有奉克用芻糧事遂無援方立事太祖紀年錄成明宗朝其事猶及親見且自言退師非炫捷也必可信新唐書薛史又可證溫公疑而不取蓋未深攷耳

軍于滏水之西  
按 殿本南監本滏誤淦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四

三

梁太祖遣王虔裕將騎兵三百助遷守遷執虔裕降晉  
按新唐書方立傳執王虔裕三百人獻之薛史唐本紀執汴將王虔裕三百人以獻通鑑考異引太祖紀年錄執朱溫之將王虔裕等三百人以獻與此同而虔裕傳遺虔裕以精兵百人疾馳夜破晉圍入邢州薛史虔裕傳太祖先遣虔裕選勇士百餘人徑往赴之又似未有三百人者

王珂

其仲父重榮以河中兵破黃巢有功于唐拜河中節度使

按南監本彭注本功上有大字

以其兄重簡子珂為後

按此似作重榮傳語非作珂傳語宜曰王珂河中人也父重簡仲父重榮以河中兵破黃巢有功于唐拜河中節度使無子以珂為後較簡捷

重榮卒弟重盈立

按薛史珂傳推重榮弟重盈為蒲帥與此同而舊唐書本紀推重榮兄重盈為兵馬雷後王重榮傳重榮以父蔭補軍校與兄重盈俱號驍雄名善軍中新唐書本紀其兄重盈自稱雷後重榮傳重榮以父任為列校與兄重盈皆以毅武冠軍通鑑注引舊書帝紀亦作推重榮兄重盈為兵馬雷後司空表聖文集太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四

三

尉琅邪王公河中生祠碑曰況元昆頃鎮河潼遠推表則仲弟鎮臨此地惠愛斯人季弟植性謙冲宣勞宿衛此傳及舊唐書重榮傳薛史珂傳皆以重簡為重榮兄新唐書重榮傳又以重簡為重盈兄則元昆宜指重簡仲弟宜指重榮且所謂鎮臨此地者正指重榮鎮河中新舊唐書為近此從薛史以重盈為重榮弟誤矣碑蓋景福元年為重盈作時重榮已卒五代史闕文謂重榮請圖瑛碑非也  
偏將李璠因瑛戰敗殺瑛自稱雷後是時梁已下鎮定將移兵西而昭宗為劉季述所廢京師大亂崔胤陰召梁兵以西

按梁本紀瑛殺在光化二年下鎮定在三年相去逾



年矣薛史梁本紀劉季述幽昭宗帝時方在河朔聞之遽還于汴通鑑朱全忠在定州行營聞亂丁未南還蓋汴在定南此作移兵西誤矣如謂季述亂將西移京師則崔胤陰召梁兵以西語尙在後也季述未亂以前又別無事至京師梁本紀作推其牙將李璠為留後朱友謙傳作梁太祖表璠代璠與此作璠自稱留後書法微異

珂夜登城論守陴者守陴者皆不應

按南監本論守陴者下更無守陴者三字但一格中作比蓋省文也彭注本並此亦脫之

瓚事梁為諸衛大將軍泰寧鎮國軍節度使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四

三

按薛史王瓚傳梁祖即位歷諸衛大將軍克華兩鎮節度使開封尹職方考華州唐故曰鎮國梁改曰感化後唐復曰鎮國此稱鎮國誤然人臣各為主耳

按南監本彭注本主上有其字

趙攀

攀語諸將吏曰

按南監本彭注本無諸字

後生弩工皆不識其器

按既為弩工安得不識巨弩薛史趙珣傳作府庫舊有巨弩數百枝機牙皆缺工人咸謂不可用為近

雙次子巖

按既曰以其子巖尙太祖女矣此雙次子三字可去更易上其字為次字

馮行襲

均州人也

按馮行襲碑作系出長樂家遷武當新唐書本紀作武當賊劉巨容傳作均州武當人薛史行襲傳作武當人通鑑作都將武當馮行襲均州雖治武當屬縣不止武當也此但作均州人不知為何縣略矣

唐末山南盜孫喜以眾千人襲均州刺史呂燧燧不能禦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四

三

按行襲碑作有孫喜者聚徒數千人新唐書劉巨容傳作中和初鄉豪孫喜聚眾數千人謀攻城薛史行襲傳作有賊首孫喜者聚徒數千人欲入武當通鑑作均州賊帥孫喜聚眾數千人謀攻州城與此作千人異呂燧新唐書本紀作李燧與自著之書亦異也通鑑考異引新紀作呂燧今本新唐書豈傳寫誤耶

山南節度使劉巨容表行襲均州刺史

按通鑑作山南東道節度使上其功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行襲傳曰洋州節度使葛佐奏辟為行軍司馬請將兵鎮谷口通秦蜀道由是益知名新傳曰行襲乘勝逐呂燧據均州劉巨容因表為刺史武定節



度使楊守忠表為行軍司馬使領兵搃谷口以遁秦蜀新紀光啓元年四月武當賊馮行襲陷均州逐刺史呂燧在劉巨容奔成都後行襲傳云巨容以功上誤也今從薛史今讀薛史行襲傳賊眾在江北者悉奔潰山南節度使劉巨容以功上言尋授均州刺史州西有長山當襄漢蜀路羣賊屯據以邀劫貢奉行襲又破之洋州節度使葛佐云云是薛史亦誤為巨容上其功溫公既據新唐書本紀證巨容傳之誤何以又誤薛史為是豈攷薛史時未觀全傳耶通鑑注按若以薛史為據當言洋州節度使上其功胡氏亦未觀薛史行襲傳耳此傳從薛史及新唐書巨容傳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四

美

誤也

昭宗乃以金州為戎昭軍拜行襲節度使

按新唐書劉巨容傳鳳翔李茂貞養子繼臻據金州行襲攻拔之昭宗即授金州防禦使時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將襲京師道金商行襲逆戰破之就擢戎昭軍節度使敘此在天祐二年前薛史行襲傳李茂貞遣養子繼臻竊據金州行襲攻下之因授金州防禦使時興元楊守亮將襲京師道出金商行襲逆擊大破之詔升金州為節鎮以戎昭軍為額即以行襲為節度使敘此在昭宗幸鳳翔前皆以戎昭軍置自昭宗朝與此同而舊唐書本紀天祐二年十月金

州馮行襲奏當道昭信軍額內一字與元帥全忠諱字同乃賜號戎昭軍新唐書方鎮表天祐二年置昭信軍節度號戎昭軍節度增領均房二州通鑑天祐二年十月改昭信軍為戎昭軍是始置戎昭軍時昭宗崩已逾年矣此明誤以功遷匡國軍節度使

按行襲碑有曰遂鎮華陽是嘗為山南西道節度使矣此書及薛史無可攷

氏叔琮

太祖遣友寧兵萬人會叔琮禦晉

按新唐書姦臣柳璨傳作會朱友寧以兵三萬來援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四

美

薛史氏叔琮傳作時太祖遣朱友寧將兵數萬赴應悉委叔琮節制義兒李嗣昭傳及通鑑是役皆作汴軍十萬則友寧疑不止將萬人也

李彥威

昭宗遷洛拜右龍武統軍

按舊唐書職官志新唐書百官志皆作左右龍武軍統軍各一人氏叔琮傳既曰昭宗遷洛拜右龍武統軍矣李彥威安得同時復拜此職舊唐書本紀作朱全忠令左龍武統軍朱友恭右龍武統軍氏叔琮樞密使蔣玄暉弒昭宗于椒殿新唐書本紀作全忠以左右龍武統軍朱友恭氏叔琮樞密使蔣玄暉兵犯



宮門姦臣柳璨傳及薛史友恭叔琮傳通鑑皆以友恭為左龍武統軍叔琮為右龍武統軍此右字必傳寫之誤

劉季述廢昭宗立皇太子裕為天子

按南監本彭注本劉上有初字

是時昭宗改元天祐遷于東都

按遷都在先改元在後此失次

陰遣敬翔至洛告彥威與氏叔琮等使行弒逆

按李振傳作遣振至京師與朱友恭氏叔琮謀之舊

唐書本紀作全忠令判官李振自河中至洛陽與友

恭等圖之新唐書姦臣柳璨傳作全忠恨帝無傳禪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四

美

意乃謀弒以絕人望因令其屬李振諭玄暉通鑑作

乃遣判官李振至洛陽與玄暉及左龍武統軍朱友

恭右龍武統軍氏叔琮等圖之翔為謀主至洛陽必

屬振蓋振屢至京師尤易掩飾觀聽此作敬翔誤

八月壬辰

按新唐書本紀薛史梁本紀通鑑皆作壬寅舊唐書

本紀作八月壬辰朔壬寅夜蓋是月朔日為壬辰弒

逆乃十一日壬寅也此辰字誤

趨椒蘭殿

按新舊唐書本紀通鑑皆作椒殿玉海載歷代殿名

唐無椒殿椒蘭殿通鑑注椒殿皇后殿也史炤曰椒

殿亦猶椒房之稱釋此語則當時非有此殿名第借言皇后所居耳詞章家語乖史家紀實之體

莊宗時得唐故內人景姪言當彥威等弒昭宗時諸王

宗屬數百人皆遇害而同為一坑瘞于龍興寺北請合

為一冢而改葬之詔以故濮王為首葬以一品禮云

按既同為一坑矣但請改葬耳何必復請合為一冢

五代會要諸王後雜錄後唐同光四年正月郡內人

王景姪奏唐昭宗諸王及皇子弟宗屬千餘人當朱

梁弒逆之時同時遇害為三坑瘞于內西古龍興寺

北請合為一冢改葬敕宜令太常禮院以故濮王一

王為首一品禮葬仍委河南府監護其事則知此作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四

美

同為一坑誤也又千餘人與數百人異

李振

其祖抱真唐潞州節度使

按李周傳作唐昭義軍節度使抱真之後也與此稱

州異既曰節度使則稱軍為宜

振為唐金吾衛將軍

按南監本彭注本無衛字

裴迪

都統王鐸鎮滑州奏迪汴宋鄆等州供軍院使鐸為租

庸使辟租庸招約使

按舊唐書王播傳初鐸出軍兼鄭滑節度使以便供



饋新唐書鐸傳乃以檢校司徒中書令為義成節度使諸道行營都統判延資戶部租庸等使是鎮滑州及為租庸使乃出一敕此壹似為兩時者

造健卒苗公立持書至汴陰伺虛實

按南監本彭注本伺作詢

迪入唐累遷太常卿太祖即位召拜右僕射按薛史梁本紀作詔以戶部尚書致仕裴迪復為右僕射此脫致仕一事召字無著矣

孔循

明宗自魏兵反而南莊宗東出汜水循持兩端遣迎明宗于北門迎莊宗于西門供帳牲餼其禮如一而戒其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四

聖

人曰先至者入之

按復西方鄴傳

孫德昭

其父惟最材略

按殿本四川仿殿本南監本此最字及下皆誤

最

德昭乃與孫承誨董從實應肩

按新舊唐書本紀通鑑孫承誨董從實作周承誨董

彥弼與此異此蓋仍薛史

御丹鳳樓反正

按舊唐書本紀作昭宗反正登長樂門樓受朝賀新

唐書宦者劉季述傳作御長樂門羣臣稱賀承誨馳入左軍執季述彥範至樓前通鑑作崔胤迎上御長樂門樓帥百官稱賀與此作丹鳳樓異此蓋仍薛史

王敬堯

敬堯逐代之

按殿本逐作遂

蔣殷

是時哀帝方卜郊殷與樞密使蔣玄暉等有隙因譖之太祖言玄暉等教天子卜郊祈天且待諸侯助祭者以謀興復太祖大怒哀帝為改卜郊是時太祖將有篡弑之謀何太后嘗泣涕叩頭為玄暉等言梁王禪位後願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四

聖

全唐家子母殷乃誣玄暉常私侍太后太祖斬玄暉及張廷範柳璨等遣殷弑太后于積善宮

按多複孔循傳此作殷與玄暉有隙循傳作循與玄

暉有隙此作殷譏之不日與人循傳作循與殷譏之

此先以郊天譏循傳先以私侍太后譏此弑太后在

斬玄暉廷範璨後循傳在殺璨及玄暉廷範前此作

遣殷弑太后不日與人循傳作遣循與殷會而簡之

則語異解矣梁本紀作先殺玄暉次太下次璨廷範

殷不受代

按南監本彭注本殷下有懼字

劉知俊



是時延州高萬興叛楊崇本降梁

按梁本紀延州高萬興叛于岐來降萬興傳唐末河西屬李茂貞此作叛崇本何也

丁會

尤能悽愴其聲以自喜

按南監本彭注本愴作慘

梁軍攻時溥于徐州遣會別攻宿州

按梁本紀及葛從周傳克宿州在前攻徐州在後

莊宗立以會為都招討使

按南監本脫立字

閻寶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四

聖

瑾走淮南寶降于梁

按康懷英傳梁兵攻瑾瑾出略食豐沛間雷懷英守

城懷英即以城降梁瑾遂奔于吳薛史朱瑾傳瑾與

李承嗣方出兵求芻粟于豐沛間瑾之二子及大將

康懷英判官辛綰小校閻寶以城降師古瑾無歸即

與承嗣將麾下士將保沂州刺史尹處賓拒關不納

乃保海州為師古所迫遂擁州民渡淮依楊行密是

寶等先降梁瑾始走淮南此失次

康延孝

其謀盡出于郭公

按南監本彭注本盡作畫

張全義

爽死事其子仲方仲方為孫儒所逐全義與李罕之分據河陽洛陽以附于梁二人相得甚歡然罕之性貪暴日以寇鈔為事全義勤儉御軍有法督民耕殖以故罕人之乏食而全義常有餘罕之仰給全義全義不能給二人因有隙罕之出兵攻晉絳全義襲取河陽罕之奔晉晉遣兵助罕之圍全義甚急全義乞兵于梁梁遣牛存節丁會等以兵萬人自九鼎渡河擊敗罕之于沈水晉軍解去

按繁敘復罕之及會傳

及梁太祖劫唐昭宗東遷繕理宮闕府廨倉庫皆全義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四

聖

之力也

按羅紹威傳昭宗東遷洛陽詔諸鎮繕理京師紹威

營太廟成加拜守侍中進封鄴王薛史梁本紀帝乃

率諸道工匠財力同構洛陽宮不數月而成通鑑全

忠發河南北諸鎮工匠數萬令張全義治東都宮室

江浙湖嶺諸鎮附全忠者皆輸貨財以助之是雖全

義主其事諸鎮亦與有力焉宜曰全義力為多曰皆

全義之力則非也

朱友謙

璠得逃去

按梁本紀作其將朱簡殺璠來降舊唐書本紀作陝



州衙將朱簡殺李璠自稱留後降汴全忠表簡為帥  
守新唐書本紀作保義軍將朱簡殺其節度使李璠  
叛附于朱全忠薛史梁本紀作陝州都將朱簡殺留  
後李璠自稱留後送款于帝通鑑作陝州都將朱簡  
殺李璠自稱留後附朱全忠是璠未得逃去矣蓋薛  
史友謙傳作璠冒刃獲免逃歸于汴此誤仍之耳  
乃徙友謙義成軍節度使

按 殿本使誤史

友謙妻張氏率其宗族二百餘口見魯奇曰

按下作乃別其婢僕百人以其族百口就刑則此餘  
字無著通鑑亦作友謙妻張氏帥家人二百餘口見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四

四

魯奇曰朱氏宗族當死願無濫及平人乃別其婢僕  
百人以其族百口就刑蓋仍此不及細檢耳薛史友  
謙傳作率其家屬二百餘口通鑑作帥家人二百餘  
口較此作宗族為審

袁象先

父敬初梁太府卿駙馬都尉尚太祖妹是為萬安大長  
公主象先以梁甥為宣武軍內外馬步軍都指揮使歷  
宿洛陳三州刺史

按此傳以象先滅梁之歲卒年六十一是歲為同光  
元年癸未宜生于唐懿宗咸通四年癸未梁本紀乾  
化二年皇帝崩注年六十一是歲壬申宜生于唐宣

宗大中六年壬申五代會要正作唐大中六年十月  
二十一日生于單州碭山縣長象先僅十一歲耳薛  
史象先卒同光二年太祖亦僅長十二歲且既以大  
中六年十月二十一日生是歲不能更有妹象先母  
即以明年生豈十一歲便適人適人便是歲生子即  
女子生子早者亦自有之徐應秋談薈載南村輟耕  
錄至正丁丑謠言拘刷童男女以故婚嫁不問長幼  
平江蘇達卿有女年十二贅里人蒲仲明之子為偕  
明年生一子真珠船近者隰監張娼之女十二歲而  
得男然尚小說家南史后妃傳張貴妃名麗華兵家  
女也父兄以織席為業後主為太子以選入宮時龔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四

四

貴嬪為良娣貴妃年十歲為之給使後主見而悅之  
因得幸遂有娠生太子深象先母未必亦有此奇事  
此曰梁甥梁家人傳曰太祖外甥袁象先則又非異  
母生矣妹疑姊傳寫之誤薛史及通鑑注作妹亦誤  
友珪立末帝留守東都以大事謀于趙巖巖曰此事如  
反掌耳但得招討楊令公一言諭禁軍則事可成末帝  
即遣人之魏州以謀告楊師厚遣裨將王舜賢至洛陽  
與象先謀象先許諾是時龍驤軍將劉重遇戍于懷州  
以其軍作亂友珪遣霍彥威擊敗于鄆陵其餘兵奔散  
捕之甚急末帝即召龍驤軍在東京者告之曰上以重  
遇故欲盡召龍驤軍至洛而誅之乃偽為友珪詔書示



之龍驤軍恐懼不知所爲因告之曰友珪弑父與君天下之賊也爾能趨洛陽擒之以其首祭先帝則所謂轉禍而爲福也軍士踴躍曰王言是也未帝即馳奏言龍驤軍反象先聞之即引禁軍千人入宮攻友珪友珪死

按繁敘復梁本紀家人傳及楊師厚趙雙傳

朱漢賓

由是復得爲昭義軍節度使

按薛史漢賓傳天成末爲潞州節度使此稱昭義誤

攷見前

段凝

其父事梁太祖以事坐徒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四

吳

按殿本四川仿殿本南監本徒作徙

使監兵于河上李振亟請罷之太祖曰凝未有罪振曰待其有罪則社稷亡矣然終不罷也

按通鑑考異曰歐陽史以爲太祖時事按晉人取魏

博然後與梁以河爲境故常以大兵守之太祖時未也就使當時會屯軍河上亦未繫社稷之安危也況

太祖時振言聽計從均王時始疏斥此必均王時事也既不知其在何時故因凝任招討使而見之今

讀薛史凝傳敘其後遷鄭州刺史監大軍于河上在梁祖後梁末帝前此蓋仍之而誤耳

遷武勝軍節度使

按薛史凝傳同光三年四月移授鄧州節度使職方考鄧州故屬山南東道節度梁破趙匡凝分鄧州置宣化軍唐改曰威勝周改曰武勝此稱武勝誤

劉玘

王班爲亂軍所殺亂軍推玘爲留後玘僞許之明日贊士于庭伏甲幕中酒半擒爲亂者殺之會梁遣陳暉兵亦至襄州平

按梁本紀作行營招討使左衛上將軍陳暉克襄州執其首惡李洪以徐氏注易得曰取難得曰克論之則此傳所言平襄州甚易與書克者不合通鑑考異曰姚顛明宗實錄薛史玘傳皆云翌日受賀衙庭享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四

吳

士伏甲幕下中筵盡斬其亂將以聞以功爲復州刺史按梁祖實錄八月丁酉賜玘王延順物以其違逆將之難來歸編遺錄斬李洪等敕云始扶劉玘既奔竄以歸朝若使玘翌日便斬亂將襄州何由至九月始收復蓋玘脫身歸朝及梁亡入唐安云斬亂將自誇大史官不能考察從而書之耳則此傳誤矣未至拜武勝軍節度使

按薛史玘傳作明宗即位遷鄧州節度使此稱武勝誤同段凝傳

周知裕

父母有疾置之他室



按南監本彭注本室作屋

應順中卒

按薛史知裕傳作清泰初卒于官唐本紀應順元年

四月末帝即位改元清泰六月丁酉左神武統軍周

知裕卒贈太傅此作應順中誤矣

趙在禮

拽刺等兵共侵辱之

按南監本彭注本無等兵兩字又刺通鑑注盧達翻

諸本或誤刺史之刺

行至鄭州聞晉大臣多為契丹所鎖

按汲古閣本湖北仿汲古閣本鄭誤鄭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四

吳

霍彥威

彥威固守踰年

按梁本紀貞明元年三月邠州李保衡叛于岐來附

薛史梁本紀貞明元年三月邠州留後李保衡以城

歸順即以保衡為華州節度使以河陽留後霍彥威

為邠州節度使通鑑貞明元年夏四月李繼徽假子

保衡殺李彥魯自稱靜難留後舉邠寧二州來附詔

以保衡為感化節度使以河陽留後霍彥威為靜難

節度使是彥威鎮邠州在是歲夏知俊奔蜀通鑑及

綱目在是歲十一月安得曰踰年通鑑作劉知俊攻

霍彥威于邠州半歲不克為近此蓋仍薛史彥威傳

彥威固守踰年竟不能下而誤也又此書及薛史梁

本紀誤保衡叛岐為三月事攷見前

房知溫

稍遷親隨指揮使

按南監本親隨下有軍字

送賜姓李氏名曰紹英

按南監本彭注本無送字

魏州自羅紹威誅衙軍楊師厚為節度使復置銀槍效

節軍當梁末帝時師厚幾為梁患師厚卒以賀德倫代

之末帝患魏軍疆難制與趙巖等謀分相魏為兩鎮魏

軍由此作亂劫德倫叛梁而降晉梁遂失河北莊宗自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四

吳

得魏兵與梁戰河上數有功許其軍以滅梁而厚賞及

梁亡魏軍雖數賜與而驕縱無厭常懷怨望皇甫暉之

亂劫趙在禮入魏皆此軍也

按繁敘復楊師厚趙肇趙在禮傳又他傳衙作牙

明年明宗遣烏震代知溫成

按宜易明年字為及字蓋上已敘明年為北面招討

使屯于盧臺明宗遣烏震往代知溫還鎮也

天福元年卒于官

按天福上宜有晉字

王晏球

自曲陽至定州橫尸棄甲六十餘里



按元豐九域志曲陽在定州西六十里太平寰宇記作曲陽在定州西北二十里二字疑六字傳寫誤也是歲卒年六十二

按薛史晏球傳作長興三年卒于鎮時年六十唐本紀長興三年八月辛亥青州節度使王晏球卒廢朝二日此以是歲屬天成三年之明年下是卒天成四年矣誤又年六十二與六十亦異也

安重霸

梁末蜀取李茂貞秦成階三州

按茂貞劉知俊傳及前蜀世家皆作秦鳳階成四州

王建立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四

辛

建立與安重誨素不協

按南監本彭注本協作叶

乃自詣京師闕至後樓見明宗涕泣言己無罪為重誨所擯

按南監本擯作擠彭注本作損

而守恩方詣館謁坐于客次以俟見

按南監本彭注本無而字

康福

重誨亦言福必負朝廷

按韓遜傳天成四年福始為朔方西河節度使唐本紀長興元年十二月重誨討董璋後遂不復見明宗

既曰居靈三年則福還朝宜在長興二年此時重誨不在京師且方憂讒安得言人薛史福傳作安重誨奏曰累據使臣所言康福大有寶貨必負朝廷此仍之故誤也

福世本夷狄而夷狄貴沙陀故常自言沙陀種也福嘗有疾臥閣中寮佐入問疾見其錦衾相顧竊戲曰錦衾爛兮福聞之怒曰我沙陀種也安得謂我為奚聞者笑之

按薛史福傳作在天水日嘗有疾幕客謁問福擁衾而坐客有退者謂同列曰錦衾爛兮福聞之遽召言者怒視曰吾雖生于塞下乃唐人也何得以為爛奚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四

至

因此出之由是諸客不敢措辭復有末客姓駱其先與後唐懿祖來自金山府因公譙福謂從事輩曰駱評事官則卑門族甚高真沙陀也聞者竊笑焉此蓋併兩事為一事且福雖鄙俚何至自稱曰沙陀種薛史情辭為近

郭延魯

天福中拜單州刺史

按天福上宜有晉字上父饒以驍勇事晉下宜有王字較分曉

而延魯父子特以善政著聞焉

按殿本四川仿殿本無政字聞字



華溫琪

後歲餘聞濮州刺史朱裕募士為兵乃往依之

按此朱裕是鄆州朱宣將見朱珍傳中者薛史作經歲餘會梁將朱友裕為濮州刺史召募勇士溫琪往依之誤矣

天福元年卒

按天福上宜有晉字

張筠

留錢守京兆

按家人傳作西都畱守張錢斷浮橋本一地也而畱守宜曰西都尹宜曰京兆後人乃可攷其時制上陽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四

垂

徙筠為西京畱守忽都忽京亦率稱

初筠代康懷英為永平軍節度使而懷英死

按懷英傳作徙鎮永平卒于鎮是懷英已死筠始往代此壹似筠往代懷英適死者薛史筠傳作會雍州康懷英以病告詔筠往代之比至懷英已卒此書節刪之遂互異也

有偏將侯莫陳威者嘗與溫韜發唐諸陵分得寶貨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貨作貨

李周

是時梁遣葛從周攻下邢洛

按薛史周傳周卒晉出帝時晉本紀開運二年幸澶

州如以是年卒宜生于唐懿宗咸通十三年壬辰始得七十四歲至光啓三年年十六明年為文德元年孟方立傳文德後始敘梁太祖遣王虔裕助遷守前方東事克鄆未遑爭山東與上是時正合梁本紀及從周傳取邢洛磁三州在光化元年去光啓三年已十二年安得又曰是時也

劉處讓

兵未渡河而萬進為梁兵所敗

按南監本彭注本梁下無兵字

高祖時以宰相桑維翰李崧兼樞密使處讓與諸宦者心不平之光遠之討延光也以晉重兵在己掌握舉動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四

垂

多驕恣其所求請高祖頗裁抑之處讓為光遠言此非上意皆維翰崧等嫉公耳光遠大怒及兵罷光遠見高祖訴以維翰等沮己高祖不得已罷維翰等以處讓為樞密使處讓在職凡所陳述多不稱旨處讓丁母憂高祖遂不復拜樞密使以其印付中書而廢其職

按光遠傳光遠自魏來朝屢指維翰擅權難制高祖不得已罷出維翰于相州亦徙光遠西京畱守兼鎮河陽奪其兵職而通鑑考異曰寶貞固少帝實錄及薛史劉處讓傳云楊光遠入朝遂于高祖前面言執政之失乃罷維翰等樞密使以處讓為之楊光遠傳云范延光降光遠面奏維翰擅權高祖以光遠方行



功于國乃出維翰領安陽光遠爲西京留守今按晉高祖實錄天福三年十月壬辰維翰崧罷樞密使庚子光遠始入朝對于便殿十一月戊申光遠爲西京留守天福四年閏七月壬申維翰出爲相州節度使蓋處讓光遠傳之誤晉少帝實錄及薛史桑維翰傳敘光遠鎮洛陽後疏維翰出相州是也今讀薛史晉本紀天福三年十月壬辰以樞密使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桑維翰兼兵部尚書皆罷樞密使庚子楊光遠朝覲到闕對于便殿錫賚甚厚十一月戊中以魏博節度使楊光遠爲守太尉洛京留守兼河陽節度使判六軍諸衛事四年四月甲申樞密副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四

書

使張從恩改宣徽使初廢樞密院故也先是桑維翰免樞密之務以劉處讓代之奏議多不稱旨及處讓丁母憂遂以密院印付中書故密院廢焉閏七月壬申以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桑維翰爲檢校司空兼侍中相州彰德軍節度使與通鑑及考異引高祖實錄正合薛史本紀蓋仍實錄此及光遠傳則仍薛史處讓光遠傳之誤此作光遠面奏罷樞密使光遠傳作面奏出相州誤之中又互異也此書及薛史光遠傳敘維翰出相州在光遠留守西京前亦誤又纂誤曰處讓傳云兵罷光遠訴高祖高祖罷維翰以處讓爲樞密使而高祖紀云三年九月赦范延

光是月劉處讓爲樞密使四年閏四月桑維翰方罷卽與處讓傳所述不同此其一也處讓傳云維翰李崧兼樞密使處讓爲光遠言皆維翰崧等嫉公耳及兵罷光遠訴維翰等高祖不得已罷維翰等今以紀傳校之自罷兵之後止有維翰一人罷卽不知所謂罷維翰等復指何人此其二也樞密使之廢處讓傳則在維翰罷之後本紀則在維翰罷之前二說未知就是此其三也蓋本紀三年十月脫書維翰崧罷樞密使纂誤遂以四年閏月書維翰罷爲罷樞密使不知爲出鎮相州也然三年九月旣書宣徽南院使劉處讓爲樞密使四年正月又書澶州防禦使張從恩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四

書

爲樞密副使樞密使及副使五代故事各一員旣易人矣維翰崧罷可度而知維翰傳又明明曰天福四年出爲相州節度使則四年閏月書維翰罷止可疑罷相出鎮不可復疑罷樞密使纂誤亦未思耳蓋維翰雖出鎮未落平章事薛史維翰傳作在相州奏免籍沒劫盜家詔曰聞宰相之善言成國家之美事固未罷相之明證也此書止罷相罷樞密使書罷則所謂罷者旣非罷樞密使又非罷相失書法矣處讓爲樞密使作九月與實錄薛史通鑑不同亦必誤也維翰等罷樞密使及維翰出相州非由光遠面奏考異旣辨之而通鑑所謂密表者其說亦虛通鑑天福三



年十月敕維翰等罷樞密使曰光遠奏請多踰分帝常依違維翰獨以法裁折之光遠對處讓有不平語處讓曰是皆執政之意光遠由是怨執政范延光降光遠密表論執政過失帝知其故而不得已加維翰兵部尚書崧工部尚書皆罷其樞密使四年七月敕維翰出鎮相州曰西京畱守楊光遠疏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桑維翰遷除不公及營邸肆于兩都與民爭利帝不得已閏月壬申出維翰為彰德節度使而維翰等罷樞密使之考異止得鎮洛陽後疏維翰出相州一據密表罷樞密使固無據也面奏罷樞密使之誤既有證矣所謂密表者宜有以實之得所據而不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四

五

引有是理乎溫公亦不得其由意為此說耳五代會要樞密使薛史職官志作先是晉祖以宰臣桑維翰兼樞密使懇求免職祇在中書遂以宣徽使劉處讓代之蓋處讓欲攘樞密使外以朝事洩光遠內必曲致所以憤怠執政之術使自解職且光遠先雖怨維翰尚不如入朝以後維翰請速散其眾之甚故薛史維翰傳曰尋移光遠鎮洛陽光遠由是怏怏上疏論維翰由是云者始之之辭非既疏而又疏也況維翰有佐命之勳方為高祖倚任一疏而罷其樞密使可以謝光遠矣又一疏遂出鎮高祖誠姑息外將究不得比于庸闇之君宜于維翰不數數聽人相迫也又

懇求云者必不止一求止一求未實見其懇也于其自求尚不肯一求輒許之光遠再疏再罷徒焉不敢少忤此不近情之事也必罷樞密使為自求故光遠始一疏遂不得已而為之出鎮較近是矣如謂見密表遂懇求解職則維翰非畏光遠者然是說也亦推測得之未敢自斷而密表之說既無據終可疑也纂誤兩引本紀閏月壬申桑維翰罷作閏四月蓋是年未書五六月夏四月後即秋七月後即閏月相去止一行非疾視則傳寫之誤薛史作皆罷樞密使而上止見維翰銜名未見崧有闕文也

張希崇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四

五

明日虜將謁希崇希崇飲之以酒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汲古閣本湖北仿汲古閣

本脫下希字

自回鶻瓜沙皆遣使入貢

按梁唐本紀及四夷附錄乾化同光閒回鶻沙州已

遣使者來非自希崇鎮靈州始有此事也止瓜州應

順元年始書使者來

希崇事母至孝朝夕母食必侍立左右徹饌乃敢退

按薛史希崇傳授汝州防禦使希崇既之任遣人迎

母赴郡母及境希崇親肩板輿行三十里觀者無不

稱歎此書劉鄩傳載劉遂清為淄州刺史為母執轡



行數十里張策傳載策與婢肩輿其母東歸行積雪中此傳止載侍食而遺親肩輿與他傳棄取何異也

好讀書頗知星歷

校好讀書三字複上少好學通左氏春秋之好學字雖其時其事所指不同要不如併敘為簡

張廷蘊

李繼韜叛于潞州

校殿本攷證曰李閣本作而誤今讀汲古閣本不誤

開運中以疾卒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四

五

校開運上宜有晉字

故終不秉旄節

校廷蘊晉開運中卒是明宗後猶歷四君皆不得節度使自是數奇非盡明宗護前也

馬全節

開運元年為行營都虞候契丹與晉大軍相遇澶魏之間全節別攻白團城破之虜七百人克泰州虜二千人降其守將晉廷謙四月契丹敗于戚城引兵分道而北全節敗之于定豐執其將安暉七月徙廣晉尹留守鄴都十月杜重威為招討使以全節為副大敗契丹于衛村

按晉本紀開運元年三月及契丹戰于戚城契丹去

注戰而兩各傷失收兵徐去晉不能追故以自去為文此作四月一異也又作契丹敗楊光遠傳亦作契

丹敗一異也八月杜威為都招討使此作十月一異

也又作招討使一異也二年正月契丹陷泰州三月

馬全節克泰州此作元年一異也是月杜威及契丹

戰于陽城敗之追奔至于衛村又敗之皇甫遇傳及

四夷附錄同此作元年一異也

皇甫遇

事唐為武勝軍節度使

按薛史遇傳作應順清泰中屢歷團練防禦使尋遷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四

五

鄧州節度使鄧州此時宜稱威勝

是時青州楊光遠據城反

按光遠傳及四夷附錄契丹入寇蓋光遠既反而招之此壹似契丹入寇光遠適反者

是時歲除

按此自是開運元年之歲除以是時屬二年下非也

契丹遣遇與張彥澤先入京師

按此傳凡稱契丹七虜十三殊無義例

論雖不幸不免而見害

按南監本彭注本免作克

安彥威



彥威與安太妃同宗出帝事以為舅彥威未嘗以為言及卒太妃臨哭人始知其同宗也

按出帝既事以為舅人猶不知其國戚耶薛史彥威傳彥威與太妃同宗少帝事以為舅彥威未嘗以為言及卒太妃臨哭人始知其為國戚此蓋仍之故誤耳

李瓊

同光二年契丹犯塞明宗出涿州遇契丹與戰不勝

按唐本紀乃作嗣源敗之于涿州

劉景巖

居未幾又徙武勝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四

李

按薛史晉本紀景巖為鄧州節度使在開運三年正月為太子太師致仕即在是年七月固同年事也此乃敘徙鄧州三年前壹似非三年事者

繳懼景巖害之

按南監本彭注本害上有邀字

開運三年景巖罷武勝以太子太師致仕

按此時鄧州宜稱威勝上亦誤

契丹犯京師以周密鎮延州

按薛史晉本紀開運三年八月辛未以右龍武統軍周密為延州節度使密傳開運中入拜右龍武統軍三年秋出鎮延州高允權傳晉開運末以周密為延

帥通鑑考異曰周太祖實錄又曰契丹犯關以周密為延帥按晉少帝實錄開運三年八月辛未以右龍武統軍周密為彰武節度使非契丹所授則此亦誤矣

盧文進

從數騎馳至營中

按南監本彭注本馳作自

李金全

其先出于吐渾

按南監本彭注本吐下有谷字

仁沼從後引弓射善射者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四

李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善上脫射字

不知其所終

按薛史金全傳作後卒于江南陸游南唐書金全傳作保大八年八月卒于金陵年六十多內寵子男女凡三十二人元宗命少府監王仲連持節冊贈中書令諡曰順全唐文載有陳致雍太尉李金全諡議

楊思權

從珂登城呼外兵告以己非反者其語甚哀外兵聞者皆悲之而虔釗督戰甚急軍士反兵逐虔釗思權因呼其眾曰潞王真吾主也即擁軍士入城降暉聞思權已降亦麾其軍使解甲由是諸鎮之兵皆潰



按繁敘復王思同傳

臣以赤心奉殿下殿下事成

按殿本四川仿殿本南監本下殿下作俟後

乃出一紙于懷中曰願志臣姓名以為驗從珂即書曰

可邠寧節度使

按薛史思權傳作乃懷中出紙一幅謂末帝曰願殿

下親書臣姓名以志之末帝命筆書可邠寧節度使

既請親書姓名而所書乃止官事情殊不合通鑑作

潞王即書思權可邠寧節度使為近

天福八年卒于京師

按天福上宜有晉字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四

奎

王弘贄

弓箭庫使沙守榮奔弘進前謂高祖曰

按湖北仿汲古閣本進誤贄奔弘進自是一人通鑑

注奔姓也又此傳及通鑑作弘贄薛史唐晉本紀作

宏贄者避宋太祖父諱弘殷耳

劉審交

幽州文安人也

按新舊唐書地理志幽州有安次縣文安縣別屬莫

州此仍薛史誤也

州人聚哭柩前上疏乞畱葬近郊使民得歲時祠祭詔

特贈太尉起祠立碑

按薛史審交傳作郡人聚哭柩前所列狀乞畱葬本

州界立碑起祠以時致祭本州以聞此壹似州人自

上疏者又起祠立碑若非州人所請者

王周

契丹以周為武勝軍節度使

按薛史周傳作授鄧州節度使鄧州此時宜稱威勝

上稱武勝亦誤

高行周

匡威為其弟匡儔所篡

按殿本攷證曰匡儔閣本作光儔今讀汲古閣本

乃不誤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四

奎

守光將元行欽牧馬山後聞守光且見圍即率所牧馬

赴援而麾下兵叛于道推行欽為幽州畱後行欽曰吾

所憚者行珪也乃遣人之懷戎得行珪子繫之兵過武

州招行珪曰守光可取而代也當從我行不然且殺公

子行珪謝曰與君俱劉公將而忍叛之吾當為劉氏也

尚何顧吾子邪行欽即以兵圍行珪月餘行珪城中食

盡召其州人告曰吾非不為父老守也今劉公救兵不

至奈何可殺吾以降晉父老皆泣願以死守是時行周

適從行珪在武州即夜縋行周馳入晉見莊宗莊宗因

遣明宗救武州比至行欽已解去行珪乃降晉

按行珪為劉氏將晉乃仇也從仇乞救先已降晉明



矣豈待行欽解去後耶通鑑考異曰莊宗實錄薛史紀及元行欽傳明宗實錄皆云行欽聞行珪降晉帥兵攻之惟周太祖實錄高行周傳云行欽稱畱後行珪城守不從然恐行周卒時去燕亡已久行周名位尊顯門生故吏虛美其兄弟故與諸說特異今從眾書今讀薛史行珪傳正作時明宗將兵助德威平燕俄聞行珪至率騎以禦之明宗諭以逆順之理行珪乃降守光將元行欽在山北聞行珪有變即率部下軍眾以攻行珪行珪遣弟行周告急于周德威德威命明宗李嗣本安全全將兵援之明宗破行欽于廣邊軍行欽亦降則此作行欽先叛劉氏誤矣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四

查

白再榮

不知其世家何人也

按薛史再榮傳作本蕃部人也

安叔干

周太祖兵入京師軍士大掠叔干家貨已盡而軍士意其有所藏者筆掠不已傷重歸于洛陽卒

按薛史叔干傳作廣順二年冬卒周本紀廣順二年十二月癸巳太子太師致仕安叔干卒是叔干卒去周太祖兵入京師已再踰年矣此壹似周兵始入便卒者

馮暉

是時出帝昏亂

按纂誤所見本出誤隱今本乃不誤

暉至靈武撫綏邊部凡十餘年

按薛史晉本紀以河陽節度使兼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馮暉為靈州節度使在開運三年即暉復鎮靈武時也至周廣順三年卒安得有十餘年僅八年耳廣順三年卒

按廣順上宜有周字

皇甫暉

皇甫暉

按皇甫名宜作說文大目出也之暉古鈍切不作易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四

查

其暉吉也之暉諸本多誤止王銍默記知不足齋本不誤

類篇南唐大將軍皇甫暉異名存真賴有此耳明嘉靖間重刻蘇軾書豐樂亭記亦誤暉然兩暉字皆有泐痕惜不得初刻校之

王進

論當此之時為國長者不過十餘年短者三四年至一二年

按此所謂為國者以一君計則五代無享位十餘年之君以一代計則祚短莫如漢亦不止一二年蓋行文之偶未致審者論則其在下者可知矣



按南監本彭注本脫者字

常思

領武勝軍節度使

按薛史思傳作漢國初建授檢校太保遙領鄧州鄧州此時宜稱威勝

後思與周太祖俱遭漢以取富貴

按南監本彭注本無俱字

廣順三年徙鎮歸德居三年來朝又徙平盧思因啓曰臣居宋宋民負臣絲息十萬兩願以券上進太祖領之即焚其券詔宋州悉蠲除之

按廣順盡三年又三年爲顯德三年太祖去年已崩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四

李

矣安得是時尚有太祖薛史思傳作廣順二年秋思來朝加兼侍中移鎮宋州三年夏詔赴闕改授平盧軍節度使思將赴鎮奏太祖云臣在宋州出鎮得絲十餘萬兩謹以上進請行徵督太祖領之尋詔本州折券以諭其民周本紀廣順二年八月庚子潞州節度使常思移鎮宋州三年四月戊辰宋州節度使常思移鎮青州五月丁亥新授青州節度使常思進在宋州日出放得絲四萬一千四百兩請徵入官詔宋州給還人戶契券其絲不徵此廣順三年之三字宜作二字居三年之三字宜作一字想傳寫誤耳此作絲息十萬兩蓋從薛史思傳也通鑑作舉絲四萬餘

兩在民間又從薛史周本紀

孫方諫

鄭州清苑人也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鄭誤鄭

從還京至洛得疾

按南監本彭注本無京字

王峻

鄭仁誨李重進向訓等皆太祖故時裨將太祖初卽位謙抑未欲進用而峻心忌之

按周本紀仁誨爲樞密副使在廣順二年三月克竟州在五月樞密副使不得謂非進用也薛史峻傳作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四

李

太祖登極之初務存謙抑潛龍將佐未甚進用其後鄭仁誨李重進向訓等稍遷要職峻心忌之此蓋節刪失當耳通鑑正作帝卽位稍稍進用峻心嫉之

王殷

廣順三年秋九月永壽節殷求入爲壽

按五代會要周太祖唐天祐元年七月二十八日生於邢州堯山之舊宅薛史周本紀廣順元年六月甲午百寮上表請以七月二十八日皇帝降聖日爲永壽節從之通鑑廣順三年秋七月王殷三表請入朝帝疑其不誠遣使止之此九字疑七字傳寫之誤

王環



晉開運之亂秦鳳階成入于蜀

按後蜀世家廣政十一年雄武軍節度使何建以秦成階三州附于蜀昶因遣孫漢韶攻下鳳州是年戊申即漢乾祐元年是四州入蜀在漢也

獨環堅守百餘日然後克之

按周本紀顯德二年閏九月克秦州十月取成州階州十一月克鳳州是三州降後固未有百餘日如合始攻時計之今雖不可攷而通鑑顯德二年六月壬寅西師與蜀李廷珪等戰于威武城東不利注威武城前蜀所築也在鳳州東北則又不止百餘日已而景將許文縝邊錡等皆被擒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四

突

按上敘周世宗即位明年遣王景向訓攻秦鳳州此明年固為顯德二年又曰明年世宗再征淮此明年宜為三年文縝等被擒即敘是年下又曰明年又幸淮南此明年宜為四年南唐世家文縝等被擒在保大十五年即顯德四年通鑑文縝等被擒亦在顯德四年此傳誤矣又二年命李穀伐唐非親征也三年正月南征為親征淮南之始安得曰明年再征淮又四年春冬兩南征不曰為春為冬環卒果何時薛史環傳作四年冬世宗南征環隨駕至泗州遇疾而卒較密

折從阮

徙鎮武勝

按鄧州此時宜稱威勝薛史從阮傳作投從阮武勝節度使已誤也

朱守殷

汴人開門納延光

按范延光傳汴兵望見天子乘輿乃開門薛史延光傳翌日守陴者望見乘輿乃相率開門通鑑乘城者望見乘輿相帥開門降此作為延光開門非也

董璋

以璋為行營右廂馬步軍都虞候

按康延孝傳作左廂馬步軍都指揮使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四

充

詔兩川貢助南郊物五十萬使李仁矩齋安重誨書往諭璋璋不肯出祇出十萬而已

按後蜀世家遣李仁矩責知祥助禮錢一百萬緡知祥覺唐謀欲困已辭不肯出久之請獻五十萬而已責貢之數既曰詔兩川何乃與世家異薛史璋傳明宗將議郊天遣客省使李仁矩責詔示諭兩川又遣安重誨馳書于璋以徵貢奉約以五十萬為數既而璋訴以地狹民貧許貢十萬而已通鑑令西川獻錢一百萬緡東川五十萬緡皆辭以軍用不足西川獻五十萬緡東川獻十萬緡是責貢五十萬專屬璋此曰詔兩川誤矣



獲其逃者覆以鐵籠火炙之

按 殿本南監本炙作灸

璋攻陷閬州執李仁矩姚洪皆殺之

按仁矩傳乃出戰被擒非城陷始執也

敬瑭不納重誨遂得罪死

按安重誨傳行至三泉被召朱弘昭傳又陰遣人馳

告敬瑭使拒重誨會敬瑭以糧餉不繼遽燒營返軍

重誨亦以被讒召是不納者弘昭之謀敬瑭未及有

此事此三傳敘重誨自往督軍在敬瑭未還前與後

蜀世家不同纂誤已及之纂誤及薛史攷證引重誨

弘昭傳以召還絕句非是還字宜屬下他處亦有宜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四

七

作召還者行文自異也

范延光

字子環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環作環

乃以騎兵五百自暮疾馳至半夜行二百里

按通鑑延光暮發未明行二百里猶以通夜言之薛

史延光傳延光自西時至夜央馳三百餘里尤誤通

鑑注九域志滎陽縣在鄭州西六十里東至大梁一

百四十里今讀元豐九域志鄭州東至本州界二十

五里自界首至東京一百一十五里滎陽在鄭州西

六十里太平寰宇記鄭州東至東京一百四十里滎

陽在鄭州西六十里正二百里胡氏所計亦誤也

有平山人祕瓊者為成德軍節度使董溫琪衙內指揮

使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其作其凡四字

宗正丞石昂上書極諫

按 殿本攷證曰丞閣本訛承今讀汲古閣本乃不

訛

歲餘使宣徽使劉處讓載酒夜過延光

按晉本紀天福三年九月赦范延光是月宣徽南院

使劉處讓為樞密使四年四月廢樞密使五年八月

西京畱守楊光遠殺太子太師范延光處讓傳處讓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四

七

丁母憂即廢樞密使居喪期年起復亦未為宣徽使

薛史處讓傳作起復不得要職尤可證處讓為宣徽

使時去延光死尚早此蓋處讓起復後事樞密使雖

廢而職較宣徽使為重即稱前官亦宜從其重者歲

餘字亦誤

與繼英

晉高祖時為左監門衛上將軍

按晉本紀作右監門衛大將軍

安重榮

小字鐵胡

按下既因事見此四字可去



重榮起于軍卒暴至富貴

按傳首載重榮祖父皆已歷刺史安得曰暴至富貴薛史重榮傳作重榮起于軍伍暴獲富貴此蓋仍之禮記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諡孔氏疏曰暴貴本為士庶今起為諸侯非一等之位故曰暴貴也如此則當時君臣無一人非暴貴者釋古義可耳安得行于紀實之文薛史康福傳福無軍功屬明宗龍躍有際會之幸擢自小校暴為貴人福在莊宗時已為承天軍都監馬坊使非小校也謂暴為貴人亦失宜而見唐廢帝晉高祖皆自藩侯得國按藩侯非時制詞章家借用語耳乖紀實之體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四

三

安從進

願為空名宣勅十數通授鄭王

按勅宜作敕諸本多誤郭宗昌金石史漢韓明府叔節修孔廟禮器碑一條曰韓明府名勅字叔節歐陽永叔謂書傳無以勅命名者秦制天子之命稱勅漢用秦法當時臣下豈敢以勅自名者是以勅為勅也詳廣川書跋第意有未明余更著之韓明府自名勅從力來聲音賚勞也亦作徠徠來答勤曰勞撫至曰勅示有節也故字叔節以勅為勅譌也勅從支束聲誠也支小擊也又有束縛之義故為勅命之勅又支傍加束音策馬箠也束讀若刺又勅從支束聲音其

木別生也支持也與支異四字易淆故詳著之今攷誤勅為勅其來已久不自文忠公始然說文玉篇廣韻偏旁音義顯然不同偶失檢耳

高祖御樓受俘

按晉本紀天福七年六月乙丑高祖崩八月戊午高行周克襄州此誤

楊光遠

徙鎮中山

按宜曰徙鎮定州

以為魏府都招討使

按晉本紀天福二年六月楊光遠為魏州四面行營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四

三

都部署七月為魏州行營都招討使此作魏府非制也

儒果引契丹自馬家渡濟河方築壘守貞等急擊之

按李守貞傳麻答以奇兵入鄆州渡馬家口柵于河東與此同作契丹已渡河皇甫遇傳遇等至馬家渡契丹方將渡河助光遠遇等擊敗之又若契丹未渡河者馬家渡馬家口亦稱名之未一者四夷附錄作馬家渡

使爾家世為天子

按南監本彭注本世下有世字

光遠初名檀



按傳首曰光遠初名阿檀矣此又曰初名檀何也薛史光遠傳楊光遠字阿檀及長止名檀冊府元龜楊光遠小字阿檀及長止名檀此傳省其文遂不可解薛史字上疑脫小字

杜重威

其妻石氏晉高祖之女弟高祖即帝位封石氏為公主按舊唐書職官志皇之姑封大長公主皇姊妹封長公主皇女封公主新唐書百官志同既為高祖女弟宜封長公主薛史晉本紀天福二年五月庚午制封皇第十三妹杜氏為樂平長公主此誤從侯益攻破張從賓于汜水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四

書

按通鑑范延光反杜重威已以護聖都指揮使將兵屯衛州及從賓反乃詔奉國都指揮使侯益帥禁兵五千會重威討之薛史周本紀廣順元年四月己亥改侍衛馬步軍軍額馬軍舊稱護聖今改為龍捷步軍舊稱奉國今改為虎捷五代會要同重威職不下益又先在外安得曰從益薛史晉本紀書命將益在前此書晉本紀從之此傳故誤為從益然薛史晉本紀破汜水關之前固已書以護聖左右廂都指揮使杜重威為昭義節度使兼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充西面行營副部署以奉國都指揮使侯益為河陽節度使是重威職且在益上故敘克汜水關曰杜重威等

奏收下汜水關通鑑同是以重威統益不以益統重威也時大將為楊光遠不以光遠統重威等者或光遠未親此軍故此書晉本紀從之書曰杜重威克汜水關止宋史益傳作以益為西面行營副部署率禁兵數千人次虎牢然敘敗從賓也又曰晉祖大喜拜河陽三城節度充鄴都行營都虞候既以副都部署出師有功矣何以降授都虞候則副都部署之失實可知也薛史重威傳作晉高祖遣與侯益率眾破之從賓傳作高祖命杜重威侯益分兵討之為得重威從高祖攻降延光

按晉本紀及薛史通鑑范延光反高祖未嘗親軍此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四

書

誤

開運元年加重威北面行營招討使

按晉本紀作都招討使

明年引兵攻秦州破滿城遂城

按彭注本秦作秦

更望復子乎

按南監本復作復

三年秋契丹高牟翰詐以瀛州降復以重威為北面行營招討使

營招討使

按張彥澤傳作開運三年秋杜重威為都招討使四夷附錄作三年秋七月晉本紀乃在冬十月與傳錄



異其作都招討使則與彥澤傳同也

偏將宋彥筠王清渡水力戰而重威按軍不動彥筠遂敗清戰死

按清傳作彥筠亦退走是非力戰而敗也

契丹遣騎兵夜並西山擊樂城斷重威軍後

按王清傳敘此在清未戰死前

乃獨不免率乎

按獨疑作猶

明年契丹北歸

按上既曰契丹據京師矣漢本紀開運四年契丹犯

京師三月壬寅契丹遯四夷附錄四年正月丁亥朔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四

美

巨德光入自封丘門漢高祖起太原乃北歸薛史通

鑑同蓋契丹據京師及北歸皆一年春事也此明年

字誤

李守貞

守貞領義成軍節度使為侍衛親軍都虞候

按晉本紀天福七年八月義成軍節度使李守貞進

錢粟助作山陵薛史是年三月守貞已為滑州節度

使此乃敘出帝即位後壹似非高祖時已為者

守貞與重威等攻下秦州破滿城殺二千餘人

按汲古閣本湖北仿汲古閣本彭注本秦作秦

咸少無賴好捕博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補作蒲

乃與諸將分為三柵柵其城三面而闕其南發五縣丁夫築長城以連三柵

按周本紀威至河中自柵其城東思柵其南文珂柵

其西調五縣丁二萬人築連壘以護三柵柵其南與

闕其南異連壘與長城異

及城破守貞與妻子自焚

按周家人傳逾年攻破其城崇訓知不免手自殺其

家人次以及后后走匿以帷幔自蔽崇訓惶遽求后

不得遂自殺是其子非盡焚死也

張彥澤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四

老

重威守貞攻瀛州不克

按四夷附錄牟翰空城而去晉軍至城下見城門皆

啓疑有伏兵不敢入遣梁漢璋追牟翰及之漢璋戰

死是瀛州未嘗攻也

帝姑烏氏公主私賂守門者得入與帝訣

按宜稱大長公主薛史晉本紀天福七年九月癸巳

壽安長公主烏氏進封魏國大長公主此稱公主誤

王景崇

景崇客周璨謂景崇曰

按南監本此璨字誤燦下不誤

趙思綰



高祖遣使者召思綰等是時侯益來朝思綰以兵從益東歸思綰謂其下常彥卿曰趙公已入人手吾屬至并死矣奈何彥卿曰事至而變勿預言也益行至永興永興副使安友規出迎益飲于郊亭思綰前曰兵館城東然將士家屬皆居城中願縱兵入城挈其家屬益信之以爲然思綰與部下入城有州校坐于城門思綰殿之奪其佩劍斬之并斬門者十餘人遂閉門劫庫兵以叛按王景崇傳侯益歸朝乃是亡去思綰安得以兵從逃死且不暇豈能制思綰不入城必待益信之以爲然耶宋史侯益傳亦作益率數十騎奔入朝薛史漢本紀時供奉官時知化王益自鳳翔部署前永興節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四

夫

度使趙贊部下牙兵趙思綰等三百餘人赴闕三月二十四日行次永興思綰等作亂突入府城據城以叛思綰傳朝廷聞之遣供奉官王益部署思綰等赴闕思綰既發行至途中謂其黨常彥卿曰小太尉已入他手吾輩至則併死矣小太尉蓋謂趙贊也彥卿曰臨機制變子勿復言王益至永興副使安友規巡檢使喬守溫出迎于郊外離亭置酒思綰前曰部下軍士已在城東安下緣家屬在城欲各將家今夜便宿城東守溫等然之思綰等辭去與部下並無兵仗纔入西門有州校坐門側思綰遽奪其佩劍即斬之其眾持白梃殺守門軍士十餘人分眾守捉諸門思

綰劫庫兵以投之遂據其城通鑑侯益盛毀王景崇于朝言其恣橫景崇聞益尹開封知事已變內不自安且怨朝廷會詔遣供奉官王益如鳳翔徵趙匡贊牙兵詣闕趙思綰等甚懼景崇因以言激之思綰途中謂其黨常彥卿曰小太尉已落其手吾屬至京師并死矣奈何彥卿曰臨機制變子勿復言癸酉至長安永興節度副使安友規巡檢喬守溫出迎王益置酒于客亭思綰前白曰壕寨使已定舍館于城東今將士家屬皆在城中欲各入城挈家詣城東宿友規等然之時思綰等皆無鎧仗既入西門有州校坐門側思綰遽奪其劍斬之其徒因大譟持白梃殺守門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四

夫

者十餘人分遣其黨守諸門思綰入府開庫取鎧仗給之友規等皆逃去思綰遂據城文忠公蓋誤王益爲侯益因意說是時侯益來朝思綰以兵從益東歸亦太失檢矣

高祖遣郭從義王峻討之

按漢本紀高祖崩在乾祐元年正月思綰叛附李守貞峻帥師屯關西在四月此高祖字誤

慕容彥超

周兵至益夜叛降于周

按漢本紀開封尹侯益叛降于威在彥超敗績後又遣翰林學士魚崇諒往慰諭之



按南監本魚誤魯

彥超又遣人南結李昇昇出兵攻沐陽

按此時昇已卒宜作環

明年五月太祖親征

按周本紀廣順元年十二月慕容彥超反二年春正

月甲子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曹英為兗州行營都部

署夏五月庚申東征上既敍太祖乃遣侍衛步軍指

揮使曹英客省使向訓討之此明年字誤指揮使與

都指揮使亦異也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四

十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四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五

江夏吳光耀

雜傳

敍豈非高節之士惡時之亂薄其世而不肯出歟抑君

天下者不足顧而莫能致之歟

按猶是一行傳敍意

馮道

事劉守光為參軍守光敗去事宦者張承業承業監河

東軍以為巡官

按宦者傳昭宗崩乃出承業復為監軍唐本紀守光

敗在天祐十一年是守光未敗前承業早為監軍此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五

一

壹似未為監軍時已事承業者

所得俸祿與僕厮同器飲食

按二語甚不貫薛史道傳作丁父憂持服于景城遇

歲儉所得俸餘悉賑于鄉里又曰一日道因上謁既

退明宗顧謂侍臣曰馮道性純儉頃在德勝寨居一

茅菴與從人同器食臥則芻糞一束其心晏如也此

蓋節刪失當耳

此時佛出教不得惟皇帝救得

按南監本時作世

太祖謂漢大臣必行推戴及見道道殊無意太祖素拜

道因不得已拜之道受之如平時太祖意少沮知漢未



可代遂陽立湘陰公贊爲漢嗣遣道迎贊于徐州贊未至太祖將兵北至澶州擁兵而返遂代漢

按此及對契丹俳語極寫當世稱譽之非自宜暢敘然此已見漢家人傳究嫌複也會而簡之則善矣爲師長

按殿本四川仿殿本南監本師誤司道前事九君未嘗諫諍

按薛史道傳莊宗與梁軍夾河對壘一日郭崇韜以諸校伴食數多主者不辦請少罷減莊宗怒曰孤爲效命者設食都不自由其河北三鎮令三軍別擇一人爲帥孤請歸太原以避賢路遽命道對面草詞將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五

二

示其眾道執筆久之莊宗正色促焉道徐立對曰道所掌筆硯敢不供職今大王屢集大功方平南寇崇韜所諫未至過當阻拒之則不可向來之言誼動羣議敵人若知謂大王君臣之不和矣幸熟而思之則天下幸甚也俄而崇韜入謝因道爲之解焉人始重其膽量及此傳所載對明宗語固未嘗無諫諍通鑑燕主守光集將吏謀攻易定幽州參軍景城馮道以爲未可守光怒繫獄或救之得免注馮道自此歷事唐晉漢周位極人臣不聞諫爭豈懲諫守光之禍邪並其諫世宗事亦昧之道固不服如道之狡于矯行卽能廷爭又豈足貴耶

其擊旻也鄙道不以從行以爲太祖山陵使

按廿二史攷異按道爲首相依故事爲山陵使且據本紀山陵使之命在二月丁卯而世宗親征乃于三月乙酉啓行則非因道之進諫而有是命也歐陽公惡道而甚其辭耳儒者好以成敗論人若以當日時勢論之則新造之邦人情未固加以大喪未葬千里出師一有敗衄國亦隨之親征固危事也此與宋澶淵之役時勢迥殊道言雖不驗究爲老成練事之言不可以人廢之錢氏所論如此殊不然首相爲山陵使誠故事而道之可鄙與世宗之鄙道則無可解說也五代雖極亂好惡之公尙未盡泯范延光惡朱弘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五

三

昭敬翔惡蘇循父子罪溫韜明宗惡王都廢帝斬孟漢瓊康義誠罷道相桑維翰惡賈緯趙鳳薄何澤李愚亦惡道世宗乃不知鄙道卽無山陵事亦必不以從行薛史道傳正作世宗怒曰馮道何相少也乃罷及世宗親征不令扈從留道奉太祖山陵通鑑亦作馮道以失節被弃文忠公何必甚其辭據本紀山陵之命在啓行前遂謂是命非由于進諫則尤非也豈有親征不先謀議者道進諫自在啓行前安得謂三月啓行二月先無進諫事耶通鑑顯德元年二月北漢主與契丹趣潞州世宗欲自將兵禦之馮道固爭帝不悅三月癸未帝命馮道奉梓宮赴山陵乙酉



帝發大梁與此傳正合則周本紀二月丁卯山陵使之命誤矣或疑太祖以正月壬辰崩三月癸未始有此命以時事例之未免太遲然唐明宗長興四年十一月戊戌崩十二月丁巳有山陵使之命相去止二十日晉高祖天福七年六月乙丑崩丙子有山陵使之命相去止十二日至漢高祖乾祐元年正月丁丑崩三月壬戌有山陵使之命相去四十六日較唐晉已過倍矣此正月壬辰至三月癸未相去雖五十二日較漢止遲八日耳世宗以異姓繼統固不宜太急遽天子七月而葬且于禮為未踰也謂新造之邦人情未固當日孰為舊邦謂大喪未葬千里出師為不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五

四

宜周武晉襄何乃為此謂親征為危事而論以宋澶淵之役則蓋以近事論之唐莊宗于夾城新喪自將而興于鄴都未能自將而反明宗于朱守殷汴兵望見天子乘輿乃開門廢帝于石敬瑭北征不果而敗漢隱帝于郭威自出臨兵而敗其實莊宗失政廢帝心憚敬瑭即親征亦必敗隱帝童昏即不親征亦必敗英武如世宗乃足危哉道所爭正坐不知時勢耳漢高祖言朝廷大事勿問書生書生豈盡不可問漢高帝謂為天下安用腐儒則信然也薛史道傳晉祖會以用兵事問道曰陛下歷試諸艱創成大業神武睿略為天下所知討伐不庭須從獨斷臣本自書

生為陛下在中書守歷代成規不敢有一毫之失也臣在明宗朝會以戎事問臣臣亦以斯言答之尚不失本色錢氏取此爭為老成練事天下必有能辨者道為人如東軒筆錄青箱雜記能改齋漫錄所言王荆公稱之或有然荆公且言此書文辭多不合義理見史略富鄭公蘇黃門亦謂為大人誠不可解矣

李琪

丁內艱

按南監本艱誤難

貧無以葬乞食而後葬珽饑臥廬中聞者哀憐之

按薛史珽傳俄丁內艱先是父旅殯在遠家貧無以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五

五

襄事與弟琪當臘雪以單縷扶杖街哀告人由是兩克遷耐而珽日不過食一溢恆羸臥喪廬中不能興大為時賢所歎蓋乞助葬非乞食日不過食一溢者哀戚之至而減食非不得食而飢也此述薛史殊失實

則武陵武安必為公之後患

按此謂朗州雷滿潭州馬殷耳楚世家乾寧四年拜殷武安軍節度使滿傳昭宗以禮朗為武貞軍拜滿節度使楚世家梁太祖即位後殷請升朗州為永順軍此稱武陵者朗州治武陵滿又武陵人也然潭州既稱軍號後人將疑武陵亦軍號矣雖本語如此正



可改歸一類亦有宜傳本語者非此類也楚世家亦稱馬希萼爲武陵蓋希萼方鎮朗州而通鑑正稱武平軍節度使馬希萼漢乾祐三年僕射州之役但曰馬希萼悉調朗州丁壯爲鄉兵造號靜江軍不曰有武陵軍號然尙軍稱非如此之易混時制也薛史珽傳作則武陵武安皆我之讎也此仍之耳職方考朗州止唐注武平脫武貞永順疏矣而梁之舊臣多嫉忌之

按梁疑作唐

琪上書數千言其說漫然無足取

按薛史琪傳及五代會要皆載此疏辭氣誠不高而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五

六

輕徭薄賦貴粟重農之意正非不善也文獻通考田賦考謂敘述歷代勸農寬征生聚之事辭簡而義備固亦不相薄矣

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謂之閣

按玉海唐大明宮引六典大明宮在禁苑之東南西接宮城之東北隅南面五門正南曰丹鳳門東曰望仙門次曰延政門西曰建福門次曰興安門丹鳳門內正殿曰含元殿于夾殿兩閣左曰翔鸞閣右曰栖鳳閣其北曰宣政門門外東廊曰齊德門西廊曰興禮門內曰宣政殿殿前東廊曰日華門門東門下省省東廊北街南直含耀門出昭訓門宣政殿前西廊

日月華門門西中書省省西廊北街南直昭慶門出光範門宣政之左曰東上閣右曰西上閣次西曰延英門其內之左曰延英殿右曰含象殿宣政北曰紫宸門其內曰紫宸殿注卽內朝正殿也殿之南面紫宸門左曰崇明門右曰光順門殿之東曰左銀臺門西曰右銀臺門次北曰九仙門殿之北面曰元武門左曰銀漢門右曰青霄門其內又有麟德凝霜承歡長安仙居拾翠碧羽金鸞蓬萊含涼珠境三清含冰水香紫蘭等殿元武明義大角等樓鬱儀結隣承雲修文等閣也引五行志含元路寢大朝會之所御也唐紫宸殿引會要開元十六年五月六日唐昌公主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五

七

出降有司進儀注紫宸殿行五禮右補闕施敬本拾遺張烜右拾遺李銳等連名上疏曰紫宸殿者漢之前殿周之路寢陛下所以負黼辰正黃屋饗萬國朝諸侯人臣至敬之所猶元極可見不可得而升也上納其言移于光順門外設次行禮引兩京記大明宮有紫宸殿在宣政殿北卽內衙正殿唐宣政殿引兩京記大明宮含元殿後有宣政殿卽正衙殿也是含元乃前殿宣政不得謂前殿紫宸亦不得謂便殿又衙猶言朝不獨宣政謂也新唐書儀衛志唐制天子居曰衙行曰駕蓋文忠公語五代會要入閣儀司天進時刻牌閣門進班齊牌皇帝自內着袍衫穿靴乘



輦至常朝殿門駐輦受樞密使以下起居訖引駕至正朝殿皇帝坐定捲簾殿上添香鳴控鶴官拜次雞叫官次閣門勘契次閣門承旨喚仗次閣門使引金吾將軍南班拜訖分引至位對揖次細仗相次入次執文武班簿至位對揖次宰臣南班拜訖分引至位對揖次金吾將軍奏平安次文武百官入通事舍人揖殿鞞靴入沙墀兩拜立定次引宰臣及兩省官金吾將軍合班立定閣門使鳴拜搢笏舞蹈三拜奏聖躬萬福儒林公議前代謂之入閣儀者蓋隻日御紫宸上閣之時先于宣政殿前立麾金吾仗候勘契畢喚仗即自東西閣門入故謂之入閣與下正合說文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五

八

閣門旁戶也楓窗小牘述汴京故宮有曰正南門內正殿曰大慶東西門曰左右太和正衙殿曰文德兩掖門曰東西上閣東西門曰左右嘉福大慶殿北有紫宸殿視朝之前殿也儒林公議今之文德殿即唐之宣政殿蓋宋建隆三年命有司畫洛陽宮殿按圖修之小牘則載所記憶也又閣門上有樓屋湛淵靜語載使燕日錄述汴宮有曰左朵殿峻廊接東上閣門右朵殿峻廊接西上閣門並樓屋下有門通往來證以六典愈知閣乃掖門非殿也紫宸之非便殿亦愈明矣文忠公問劉原父侍讀入閣儀帖曰入閣之禮起自何年注閣是何殿亦誤閣為殿之證

重誨前驕過御史臺門殿直馬延誤衝之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誤衝作議論

既貴乃刻牙版為金字曰前鄉貢進士李琪

按廿二史攷異此稱前鄉貢進士而不稱前進士則是舉而未第者也唐人之重鄉舉如此今讀薛史琪傳作舉進士第琪集序作聯中科第是非未第也

鄭珏

而安重誨以圓新進不欲獨相之

按任圓傳莊宗朝已拜工部尚書兼真定尹北京副留守知留守事不得曰新進薛史珏傳作明宗即位任圓自蜀至安重誨不欲圓獨拜宰相共議朝望一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五

九

人共之為近

趙鳳極言于安重誨重誨驚懼入見明宗切諫

按此十八字複鳳傳可去改下乃詔罷其行之乃字為及字得矣

李愚

愚以書說韓建使圖興復其言甚壯

按薛史愚傳載此書讀之足以感發忠義在五代文章中正不多得文忠公壯其言而不載甚可惜也又羅隱集有上招討宋將軍書亦有雄直氣更不及采矣

潞王反兵犯京師愍帝夜出奔明日愚與馮道至端門



聞帝已出而朱弘昭馮贇皆已死愚欲至中書候太后進止道曰潞王已處處張榜招安今即至矣何暇俟太后旨邪乃相與出迎

按唐愍帝本紀應順元年三月丁卯京城巡檢使安從進殺馮贇朱弘昭自殺從進傳其二首于從珂戊辰如衛州廢帝本紀清泰元年三月己巳次陝州愍帝出居于衛州夏四月壬申入京師馮道率百官迎王于蔣橋王弘贇傳潞王從珂反于鳳翔擁兵東至陝愍帝懼夜以百餘騎出奔與廢帝本紀同而愍帝本紀作戊辰是先己巳一日矣一異也此傳所謂明日從愍帝本紀宜是己巳從廢帝本紀宜是庚午去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五

十

壬申入京師日宜有三四日盧導傳語未及終有報曰潞王至矣京城巡檢使安從進催百官班迎百官紛然而去潞王止于正陽門外與此傳出迎時正同是未有三四日一異也弘昭傳弘昭呼曰窮至此邪乃自投于井以死安從進聞之亦殺贇于家愍帝本紀殺贇在弘昭自殺前一異也從進傳殺樞密使馮贇送款于從珂愍帝本紀作送二首一異也皆敘事之不堪互證者

胸性褊急而愚素剛介動輒違戾胸與馮道姻家愚數以此誚胸兩人遂相誼詬乃俱罷

按既詳胸傳此可簡

愍帝即位有意于治數召學士問以時事而以愚為迂未嘗有所問

按薛史愚傳閔帝嗣位志修德政易月之制纔除便延訪學士讀貞觀政要太宗實錄有意于理愚私謂同列曰吾君延訪少及吾輩位高責重事亦堪憂奈宗社何皆惕息而不敢言通鑑帝自終易月之制即召學士讀貞觀政要太宗實錄有致治之志然不知其要寬柔少斷李愚私謂同列曰吾君延訪鮮及吾輩位高責重事亦堪憂眾惕息不敢應注李愚時為相言帝不謀政于宰相而專與樞密宣徽等議事也曰少及吾輩鮮及吾輩非絕無所問也此作未嘗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五

十一

有所問則絕無所問矣胡氏注亦忽鮮字解且當時宰相皆然不獨略愚也

盧導

道曰勸進其可已乎

按薛史導傳馮道曰凡事要務實勸進其可已乎勸進何如事乃以為務實道之不知禮義廉恥為何物一語形容盡矣此傳削之殊失語妙通鑑止作道曰事當務實可稱簡要

劉胸

胸性察而嫉

按胸能剔弊惠民大善也曰察而嫉是貶辭矣薛史



昫傳罷相之日羣吏相賀昫歸無一人從之者蓋愴其太察也文忠公奈何從其誤薛史史臣曰劉昫有真相之才克全嘉譽推許又過矣

以昫為右僕射

按晉本紀及馬縞傳作左僕射蓋後轉階也此傳失載遂互異

自隋唐以來三公無職事不特置

按薛史職官志作時議者曰自隋唐以來三公無職事自非親王不恆置于宰相為加官無單置者蓋順宗子福王綰撫王紘憲宗子榮王愐等皆嘗特冊拜司空見新舊唐書此書削自非親王語遂失實矣又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五

三

王思禮傳上元元年加司空自武德以來三公不居宰輔唯思禮而已蓋方為河東節度副大使是不必宰相亦加三公也馬裔孫傳司空自唐以來無特拜者亦誤

盧文紀

其祖簡求為唐太原節度使

按李襲吉傳作簡求為河東節度使河東乃軍號較稱太原為得又新唐書簡求傳簡求以太子少師致仕卒贈尚書左僕射卒後稱官固宜從其大者夜焚香祝天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祝誤呪

累遷太子太保致仕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太保作少保彭注本作太師

卒年七十六贈司徒

按薛史文紀傳文紀平生積財巨萬及卒為其子龜齡所費不數年間以至蕩盡由是多藏者以為誠焉此書削之而義兒李嗣昭傳曰楊氏平生積產嗣昭父子三人賴之勸戒之義未盡得也

馬裔孫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裔作胤晉本紀及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五

三

劉延朗傳通鑑正作胤

棣州商河人也

按薛史裔孫傳及新舊唐書地理志作滴河太平寰宇記棣州滴河縣滴河在縣北一十五里漢成帝鴻嘉四年河水泛溢為害河隄都尉許商鑿北河通海故以商為名後人于旁加水是作商自本義加水乃時字也宋史地理志作商河與此同

臣子之道也

按南監本彭注本道作忠

廢帝幸河陽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幸作至



姚顛

姚顛字伯真

按殿本四川仿殿本南監本伯作百

廢帝欲擇宰相選當時清望官知名于世者得盧文紀

及顛乃拜顛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按詳文紀傳此但作廢帝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較簡

劉岳

論而岳等皆當時儒者卒無所發明

按此論亦無所發明其意傳已言之

馬縞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五

十四

卒年八十

按薛史縞傳長興四年為戶部侍郎縞時年已八十

及為國子祭酒八十餘矣形氣不衰則卒年不止八

十矣

崔居儉

祖蠡父蕘皆為唐名臣

按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蠡有子潁孫億不見所謂蕘

者蠡亦不具官既曰名臣抑何略也

明宗崩居儉以故事為禮儀使居儉以祖諱蠡辭不受

宰相馮道即徙居儉為祕書監

按復劉昫傳

崔稅

八年高祖詔太常復文武二舞詳定正冬朝會禮及樂

章自唐末之亂禮樂制度亡失已久稅與御史中丞竇

貞固刑部侍郎呂琦禮部侍郎張允等草定之其年冬

至高祖會朝崇元殿廷設宮縣二舞在北登歌在上

按薛史晉本紀天福五年八月己亥詳定院以先奉

詔詳定冬至朝會禮節樂章二舞行列等事上之事

具樂志十一月丙子冬至帝御崇元殿受朝賀始用

二舞樂志晉天福五年始議重興二舞詔曰正冬二

節朝會舊儀廢于離亂之時興自和平之代將期備

物全繫用心須議擇人同為定制其正冬朝會禮節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五

十五

樂章二舞行列等事宜差太常卿崔稅御史中丞竇

貞固刑部侍郎呂琦禮部侍郎張允與太常寺官一

一詳定禮從新意道在舊章庶知治世之和漸見移

風之善其年秋稅等具述制度上奏五代會要論樂

上晉天福五年七月詳定院奏先奉敕正冬二節朝

會舊儀禮節樂章二舞行列等事宜差太常卿崔稅

御史中丞竇貞固刑部侍郎呂琦禮部侍郎張允與

太常寺官一一詳定今檢討典經具述制度是明五

年事與晉本紀合此作八年誤矣且晉本紀天福七

年貞固已為門下侍郎至八年又無罪故乃轉降御

史中丞耶纂誤但曰紀傳必有誤而未曰誰是故及



之

開運二年太常少卿陶穀奏廢二舞

按五代會要廟樂後雜錄晉開運三疑二字傳年八

月中書舍人陶穀奏臣前任太常少卿伏見本寺見

管教坊二舞本戶州縣居一本民若不盡免差徭無

緣投名鼓舞況正殿會朝已久停廢其見管人數等

每有淪亡皆擬填補既不會教習但虛免差徭伏乞

且議停廢教樂工宜令教習舞郎權且停廢是太常

少卿乃前官也薛史晉本紀開運二年六月以太常

少卿陶穀為中書舍人八月甲子朔中書舍人陶穀

奏請權廢太常寺二舞郎從之宋史穀傳俄拜中書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五

六

舍人嘗請教習樂工停二舞郎及禁民伐桑東為薪

並從其請此誤

明年契丹滅晉耶律德光入京師

按晉本紀書契丹滅晉在開運三年末而德光入京

師則諸書皆作四年此屬之二年之明年微混

李懌

學士竇夢徵張礪等所作不工

按薛史夢徵傳居嘗感梁末帝舊恩因為祭故君文

云嗚呼四海九州天迴眷命一女二夫人之不幸當

革故以鼎新苦金銷而火盛必然之理夫何足競云

秉筆者皆許之視馮道喪君亡國未嘗以屑意者亦

可諷也此書乃削之礪薛史遼史皆有傳多可采者  
此書止四夷附錄略敘之又失佳處非善善從長之  
意也

復遷刑部尙書

按南監本彭注本復作後

和凝

出帝即位加右僕射歲餘罷平章事遷左僕射

按晉本紀開運二年八月丙寅和凝罷薛史晉本紀

天福七年八月甲子和凝加右僕射開運二年八月

丙寅宰臣和凝罷相守右僕射三年十一月庚寅以

右僕射和凝為左僕射通鑑開運二年八月丙寅右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五

七

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和凝罷守本官是加右

僕射至罷平章事相去四年不得曰歲餘遷左僕射

又踰年矣薛史凝傳作開運初罷相守本官亦誤開

運盡三年二年八月不得曰初

趙瑩

華州華陰人也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華陰下有縣字

馮玉

晉出帝納玉姊為后

按薛史玉傳作后即玉之妹也通鑑作后兄玉時為

禮部郎中鹽鐵判官此姊字疑妹字傳寫之誤



盧質

天成四年八月戊申明宗御文明殿遣質奉冊立廟于曹州

按唐本紀天成四年五月乙酉追諡少帝曰昭宣光烈孝皇帝與此異薛史唐本紀天成四年五月乙酉中書奏太常寺定少帝諡昭宣光烈孝皇帝廟號景宗伏以少帝今不入廟難以言宗只云昭宣光烈孝皇帝從之八月戊申帝服袞冕御文明殿追冊昭宣光烈孝皇帝五月乙酉乃定諡日非行冊日此書本紀誤

且立廟稱宗而不入太廟皆非是共以此非質大臣亦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五

六

知其不可乃奏去廟號

按奏去廟號在未行冊前五代會要廟制度後唐天成四年五月中書門下奏先據太常寺定少帝諡昭宣光烈孝皇帝廟號景宗生名為帝享乃承祧既號景宗合入宗廟如不入廟難以言宗于理而論祧一遠廟安少帝神主于太廟既昭穆序而宗祧正今或安居別廟即請不言景宗但云昭宣光烈孝皇帝證以薛史唐本紀此失次矣

三司使王政請率民財以佐用乃使質與政等共議配率而貧富不均怨訟並起囚繫滿獄六七日聞所得不滿十萬廢帝患之乃命質等借民屋課五月

按唐本紀丙子率河南民財以賞軍丁丑借民房課

五月以賞軍是止兩日薛史唐本紀丙子詔河南府率京城居民之財以助賞軍士乃下詔預借居民五箇月房課不問士庶一概施行下書己卯是亦未有六七日通鑑作數日僅得數萬緡上書乙亥下書己卯相去止五日此作六七日明誤

呂琦

守文敗死其吏民立其子延祚而事之以竟為謀主按劉守光傳守文將吏孫鶴呂竟等立守文子延祚以拒守光將吏立之則有然此時豈知有民耶而為趙德鈞王晏球所敗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五

九

按定州之役晏球為招討使功又在首不宜敘德鈞

下

玉子文度幼孤琦教以學如己子後舉進士及第云按宋史呂端傳玉子文度為耀帥文度孫紹宗十餘歲端視如己子表薦賜出身則文度不以進士終呂氏又世能報德矣文度宋史亦有傳附北漢世家

薛融

即詔罷其役

按南監本彭注本無即字

何澤

數私于鳳求為給諫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于誤干

乃以太僕少卿致仕居于河陽澤時年已七十尙希仕進卽遣婢宜子詣甌上章言事請立秦王爲皇太子

按唐本紀趙鳳龍在長興二年家人傳澤上書請立從榮爲皇太子在四年相去已三年澤致仕更在鳳未罷前此壹似一時事

王權

王權字秀山

按此從薛史權傳作字秀山而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權字失載有昆弟定保字嗣聖植字秀山是自歧也父堯官至右司郎中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五

三

按舊唐書王播傳新唐書播傳宰相世系表薛史權傳皆作右司員外郎舊唐書職官志新唐書百官志尙書左右諸司郎中五品員外郎六品也此誤

史圭

卒于常山

按薛史圭傳天福中疾生胸臆之間常如火灼圭知不濟求歸鄉里詔許之及涉河竟爲藥氣所蒸卒于路歸葬石邑此壹似旣歸始卒者

龍敏

晉所恃者契丹也

按通鑑此議在天福元年九月唐晉本紀契丹立晉

在十一月此時敏口中安得稱晉下晉失契丹之晉字亦誤

與勇將郎萬金

按勇將二字乃史氏夾敘之辭不宜作敏語薛史敏傳作僕願得與郎萬金二人通鑑作使僕與郎萬金將之爲近

李崧

崧謂掌書呂柔曰

按彭注本書作事

初漢高祖在晉掌親軍爲侍衛都指揮使與杜重威同制加平章事漢高祖恥之怒不肯謝晉高祖遣和凝論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五

三

之乃謝

按復漢本紀

卒以重威將大兵其後敗于中渡晉遂以亡

按死事王清傳是冬重威軍中渡橋南虜軍其北以相拒而以精騎並西山出晉軍後南擊樂城斷晉餉道清謂重威曰晉軍危矣今去鎮州五里而守死于此營孤食盡將若之何請以步兵二千爲先鋒奪橋開路公率諸軍繼進以入鎮州可以守也重威許之遣與宋彥筠俱前清與虜戰敗之奪其橋是時重威已有二志猶豫不肯進皇甫遇傳三年冬以重威爲都招討使遇爲馬軍右廂都指揮使屯于中渡重威



已陰送款契丹伏兵幕中悉召諸將列坐告以降虜  
遇與諸將愕然不能對重威出降表遇等俛首以次  
自書其名即麾兵解甲出降重威傳契丹寇鎮定重  
威西趨中渡橋與虜夾滹沱河而軍偏將宋彥筠王  
清渡水力戰而重威按軍不動彥筠遂敗清戰死轉  
運使李穀教重威以三腳木爲橋募敢死士過河擊  
賊諸將皆以爲然獨重威不許契丹遣騎兵夜並西  
山擊樂城斷重威軍後是時重威已有異志而糧道  
隔絕乃陰遣人詣契丹請降是中渡之役重威不戰  
而降曰敗于中渡猶疑或戰也

初漢高祖入京師以崧第賜蘇逢吉崧家遭亂多埋金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五

三

寶逢吉悉有之而崧弟嶼嶼與逢吉子弟同舍酒酣出  
怨言以爲奪我第崧又以宅券獻逢吉逢吉尤不喜

校復逢吉傳

李鏐

其伯父陽事唐咸通閒爲給事中

按薛史鏐傳作父洎韶州刺史伯父湯咸通中爲給  
事中新唐書宗室世系表湯昆弟有澹深洎名皆從  
水旁此陽字疑傳寫之誤宗室世系表鏐有弟銘子  
若愚姪承翰此書皆不及載也

唐家故事宗室皆爲宰相今天祚中興宜按舊典

按宗室皆爲宰相唐家安得有此故事鏐卽於誕何

至以此欺人薛史鏐傳作唐祚中興宜敦敘宗室才  
高者令居相位僕雖不才會事莊宗霸府見今上于  
藩邸時家代重侯累相靖安李氏不在諸族之下論  
才較藝何讓眾人久賓僕于朝行諸君安乎曰宜敦  
敘宗室才高者令居相位曰家代重侯累相爲近  
後楊溥謀者見鏐言事鏐謂安重誨曰楊溥欲歸國久  
矣若朝廷遣使諭之可以召也重誨信之以玉帶與謀  
者使爲信久而無效由是貶鏐兗州行軍司馬  
校復重誨傳楊溥徐知誥又小異  
裸然皮一

校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彭注本然作然周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五

三

官春官中車駟車萑蔽然榘髮飾鄭注然果然也賈  
疏果然獸名太平御覽獸部果然引山海經蜀地志  
南中八郡志吳錄地理志南方草木狀南州異物志  
魏鍾毓賦皆作果然是魏晉前無從犬者玉篇從犬  
始見字書也

賈緯

唐自武宗已後無實錄

按文忠公崇文總目敘釋實錄類曰實錄起于唐世  
自高祖至于武宗其後兵盜相交史不暇錄新唐書  
藝文志武宗實錄三十卷韋保衡監修五代會要前  
代史晉天福六年四月監修國史趙瑩奏曰況咸通



中宰臣韋保衡與蔣伸皇甫煥撰武宗宣宗兩朝實錄又光化初宰臣裴贄撰僖宗懿宗兩朝實錄皆遇國朝多事或僞變輿播越雖聞撰述未見流傳其韋保衡裴贄合有子孫見居職任或門生故吏曾託纂修聞此撰論諒多欣愜請下三京諸道及中外臣寮凡有將此數朝實錄詣闕請納請察其文武才能不拘資地除一官如卷帙不足據數進納亦請不次獎酬以勸來者又起居郎賈緯奏曰武宗至濟陰廢帝凡六代唯有武宗錄一卷餘皆缺略文獻通考經籍考唐武宗實錄一卷引晁氏曰唐韋保衡撰武宗以後實錄皆亡今止有會昌元年正月二月陳氏曰按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五

五

唐志惟有武宗實錄三十卷其後皆未嘗修纂更五代武錄亦不存邯鄲書目惟有一卷而已是自武宗已後非盡無實錄第散佚耳宋祁景文集賈令君墓誌銘正作唐自武宗後史錄亡散君掇拾殘餘爲唐年補錄數十萬言敘成敗事甚悉書顯于時宋史宋敏求傳補唐武宗以下六世實錄百四十八卷敏求與公同在唐書局者集中有舉敏求同知太常禮院劄子曰宋敏求文學賅贍多識故事家藏古今書史禮樂制度記傳尤多又有與宋龍圖借書書史亦稱敏求家藏書三萬卷皆略誦習趙隣幾亦有會昌以來日歷二十六卷淳化中命取上見隣幾及錢熙傳

其書又在敏求前可見當時尙有記載可采公惜未及博覽耳薛史緯傳作以唐代諸帝實錄自武宗以下闕而不紀此傳誤仍之恒齋書錄解題僅據新唐書藝文志作武宗實錄後皆未嘗修纂亦未詳攷通考據晁氏陳氏敏求所補止五錄無武宗一朝宋史藝文志與傳同又卷數各微異今據郡齋讀書志宣懿僖昭各三十卷哀八卷益以宋史藝文志武二十卷正百四十八卷而多風波之患

按六字可去

張允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五

五

是時晉高祖方好臣下有言

按上既曰晉高祖卽位矣此晉字可簡

王松

王松父微爲唐僖宗宰相

按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松字夢禎此傳脫之此傳松有子仁寶表又脫之出一手而詳略異也

裴峰

宰相馬裔孫桑維翰皆皞禮部所放進士也

按皞下疑脫字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裔作

胤彭注本作允

我見桑公于中書庶寮也



按此傳歸入晉以工部尚書起卒亦在高祖時也晉本紀及桑維翰傳維翰高祖時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帝時始拜侍中中書令薛史晉本紀天福元年閏十一月丙寅制以翰林學士權知樞密事禮部侍郎知制誥桑維翰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院大學士依前知樞密院事二年三月戊寅以兵部尚書致仕裴皞爲工部尚書三年十月丙戌以工部尚書裴皞爲尚書右僕射致仕五年四月壬寅右僕射致仕裴皞卒贈太子太保八年二月己卯朔以晉昌軍節度使桑維翰爲侍中監修國史開運元年六月丁未以侍中桑維翰爲中書令充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五

美

樞密使是維翰以中書侍郎爲相時皞亦爲工部尚書不得曰庶寮及拜中書令時皞早卒矣且唐制尚書屬尚書令于尚書令乃庶寮中書令自中書省長官也薛史皞傳作我見桑公于中書庶寮也今見我于私第門生也此仍之故誤耳

裴羽

羽周太祖時爲左散騎常侍

按羽字冗

王延

鄭州長豐人也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鄭誤鄭宜作莫

攷見前

馬重績

天福三年重績上言

按下仁錡等言明年庚子正月朔用重績歷考之皆合無舛乃下詔班行之號調元歷以此推之三年宜作四年蓋四年己亥五年庚子晉本紀天福四年三月丙辰頒調元歷薛史晉本紀天福四年八月丙辰司天監馬重績等進所撰新歷降詔褒之詔翰林學士承旨和凝制序命之曰調元歷五代會要歷晉天福四年八月司天監馬重績奏所撰新歷玉海律歷晉調元歷晉天福四年八月司天監馬重績奏調元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五

七

歷通鑑錄目天福四年晉用馬重績調元小歷是皆作四年矣止諸書作八月與此書晉本紀作三月不同薛史重績傳作天福三年重績上言此傳仍之故誤耳玉海雖作四年而引此傳原文則亦仍其誤作三年

詔下司天監趙仁琦張文皓等考覆得失

按南監本及薛史五代會要玉海琦作錡

重績又言漏刻之法以中星考晝夜爲一百刻八刻六十分刻之二十爲一時時以四刻十分爲正此自古所用也今失其傳以午正爲時始下侵未四刻十分而爲午由是晝夜昏曉皆失其正請依古改正從之



按此全仍薛史重績傳困學紀聞曰五代史馬重績傳漏刻之法以中星考晝夜為一百刻六十分刻之二十為一時時以四刻十分為正此自古所用也今攷五代會要晉天福三年司天臺奏漏刻經云晝夜一百刻分為十二時每時有八刻三分之一六十分為一刻一時有八刻二十分四刻十分為正前十分四刻為正後二十分中心為時正上古以來皆依此法歐陽公作史于六十分之上闕八刻二字不若會要之明白今讀此書正有八刻二字王氏所見非善本然即有八刻二字亦不甚明白宜易八刻六十分刻之二十為一時語為刻六十分八刻有二十分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五

无

一時又四刻十分乃正前二十分之中乃時正中心之前不得曰正不宜節刪原文所謂以午正為時始下侵未四刻十分而為午語亦宜易為以午正後十分五刻為時始下侵未四刻十分而終午較顯會要漏刻有曰近取到水秤較驗方知見行漏刻差誤假令以午時為例從午時五刻下行作午時一刻侵至未時四刻始滿八刻方終午時此則午未兩時中各取半合為一時也自日出後至日入以來時刻皆如此例相侵伏乞改正從初時打一刻至四刻後進正牌八刻終為一時後時卻從初起時辰自正晷漏無差從之蓋四刻五刻中間之二十分有十分屬前

十分屬後故非二十刻之中心皆不得曰正原文所引漏刻經可推也今混曰午正壹似統中間之二十分為時始又上侵十分矣原文所謂從午時五刻下行作午時一刻侵至未時四刻第言五刻四刻而不及餘分亦未晰也後之歷家有大刻小刻初初初二初三初四正一正二正三正四曰大刻置初初于初一之上置正初于正一之上各得大刻六分之一曰小刻位號又不同然未失晝夜百刻之舊明史天文志兩儀敘西洋之說有曰至於分周天為三百六十六度命曰為九十六刻使每時得八刻無奇零以之布算製器甚便也則更異矣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五

无

趙延義

延義兼通三式頗善相人

按薛史延父傳延父世為星官兼通三式尤長于袁許之鑿清泰中嘗與樞密置學士呂琦並宿于內庭琦因從容密問國家運祚延父曰來年厄會之期俟過別論琦訊之不已延父曰保邦在刑政保祚在福德在刑政則術士不敢言奈際會諸公罕有卓絕福德者下官實有恤緯之僭保邦在刑政保祚在福德蓋名言也今削去此段僅曰兼通三式頗善相人亦術家故智耳何足異也通鑑唐主昇問道士王栖霞何道可致太平對曰王者治心治身乃治國家今陛



下尙未能去飢嗔飽喜何論太平宋后自簾中稱歎  
以爲至言凡唐主所賜予栖霞皆不受栖霞嘗爲人  
奏章唐主欲爲之築壇辭曰國用方乏何暇及此俟  
焚章不化乃當奏請耳亦足以諷惑左道者此書皆  
不及采後蜀世家司天少監胡韞語乃逢君之惡者  
而詳敘之失去取之當矣

太祖召延義問漢祚短促者天數耶

按通鑑考異引實錄作與國子博士司天監洛陽王  
處訥言劉氏祚短事又曰按周祖時方迎湘陰公立  
之豈得遽言劉氏祚短乎今不取今讀宋史方伎王  
處訥傳亦作周祖嘗與處訥同事漢祖雅相厚善及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五

三

自鄴舉兵入汴遽命訪求處訥得之甚喜因問以劉  
氏祚短事而薛史延父傳並未載問劉氏祚短事此  
明誤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五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六

江夏吳光耀

司天職方考總敘嗚呼五代禮樂文章吾無取焉其後  
世有必欲知之者不可以遺也作司天職方考

按此書號法春秋春秋書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秋  
冬大雩夏五月丁丑蒸秋八月乙亥嘗肆大青日有  
食之數用牲于社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吉禘于莊  
公禘于大廟用致夫人不郊猶三望閏月不告月猶  
朝于廟壬午猶釋萬入去籥初稅畝作巳甲九月辛  
丑用郊作三軍舍中軍用田賦孔子豈盡取之史于  
一制制度非惟善者宜存之所以示戒兼著沿革也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六

一

觀薛史五代會要册府元龜文獻通考所載此書遺  
者實多微第于史體不合亦甚失法春秋之旨也

司天考

敘五代之初因唐之故用崇立歷

按薛史歷志洎梁氏之應運也乘唐室陵遲之後黃  
巢離亂之餘眾職未修三辰孰驗故當時歲歷猶用  
宣明崇立二法參而成之玉海總歷代歷名五代梁  
用宣明崇立二法是又參用唐長慶宣明歷矣

敘初唐建中時術者曹士蔣始變古法以顯慶五年爲  
上元雨水爲歲首號符天歷然世謂之小歷祇行于民  
間而重續乃用以爲法遂施于朝廷賜號調元歷然行



之五年輒差不可用而復用崇玄歷周廣順中國子博士王處訥私撰明玄歷于家民間又有萬分歷而蜀有永昌歷正象歷南唐有齊政歷五代之際歷家之可考見者止于此而調元歷法既非古明玄又止藏其家萬分止行于民間其法皆不足紀

按新唐書藝文志曹士蔿七曜符天歷一卷建中時人及舊唐書藝文志皆別無萬分歷郡齋讀書後志合元萬分歷一卷右唐曹氏撰未知其名歷元起唐高宗顯慶五年庚申蓋民間所行小歷也本天竺歷為法李獻臣云玉海歷法唐符天歷文獻通考經籍考歷算皆據晁氏說載合元萬分歷困學紀聞歷數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六

二

有曰唐曹士蔿七曜符天歷一云合元萬分歷是萬分即符天此誤為二矣又其法本天竺非士蔿能創之更不及攷也

顯德欽天歷

積七千二百六十九萬八千四百五十三算外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三作二

欽天步日纏術

氣策一十五 一千五百七十三 三十七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下行七作五

象策七 一千七百五十五 七

按四川仿 殿本下行七下有十字

欽天步月離術

交率一十九萬五千九百二十七 九十七 五十六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上行二作三

望策一十四 五千五百 十 一十四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第二行百下有一

十兩字 殿本四川仿 殿本第三行作一十四下

行空南監本第三行空下行作一十四

交朔二 二千二百九十二 三十 四十四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第三行十下有二

字

朔望望定日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六

三

定朔與後朔干同者大

按汲古閣本湖北仿汲古閣本彭注本干誤于

黃道正交月度

統法通朔交定日

按南監本統上有經字

九道宿次

各置所入限度以限率乘之為泛差

按南監本所下入上空一字

日食泛用分

九百五十六以下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下作上



日月初末加時定分

得虧初復未定分

按湖北仿汲古閣本末誤未

欽天步五星術

歲星

歷率二百六十一萬九千九百六十六 七十八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上行一作二

順疾 九十 一十六五 一十一三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第三行注五作三

後畱 二十六三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第二行注後三作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六

四

二

熒惑

周率七百七十九 六千六百三十二 一十一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彭注本第二行三

作二

順遲 六十一 一十九九 一十八二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第二行一作二

順疾 七十三 五十一 四十八三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第三行有注作一

字

夕伏 七十三 五十三六 五十五八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彭注本第三行注  
後六作八

鎮星

周策三百七十八 五百七十六 九十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上行三作二

太白

次疾 七十三 八十三七 七十七三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下行注三作一南監本作

二

晨伏 四十二 五十三四 五十一七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下行注二作一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六

五

辰星

歷率一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 四十四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彭注本上行一作

二

夕見 一十七 三十四一 二十九四 五十五十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下行注五作三

順遲 一十六 一十一三 一十一四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第二行有注作四

十三

順遲 一十六 一十一三 一十一四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第二行有注作四



十三第三行注三作二

氣候圖

清明三月節 桐始華 田鼠化為鴽 虹始見

校湖北仿汲古閣本駕誤駕

爻象

小滿震六五 公小畜 辟乾 侯大有內

校湖北仿汲古閣本乾誤卿

寒露兌九二 侯歸妹外 大夫无妄 卿明夷

校湖北仿汲古閣本卿誤侯

論而在者三篇

校南監本三誤二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六

六

敘蓋聖人不絕天于人亦不以天參人絕天于人則天道廢以天參人則人事惑故常存而不究也

校胡氏讀史管見夫天人無二道心迹不可判此孔

孟之學也于司天考而見歐陽氏之分天于人于論

為人後而見歐陽氏之別心于迹使其概乎有聞則

其論不至若是慎而使天下之為父子者不定也

敘至于三辰五星逆順變見有司之所占者故以其官

誌之以備司天之所考

校王者無曠官官無曠事事誠無益于國家者宜廢之又何足誌乎曰王者君天下子生民布德行政以順人心是之謂奉天是矣曰三辰五星常動而不息

不能無盈縮差忒之變而占之有中不中不可以為常者有司之事也夫有司非王者設耶有司之事非王者之事耶今強二之非通論矣薛史五行志唐長興三年太原地震左補闕李詳上疏曰臣聞天地之道以簡易示人鬼神之情以禍福為務王者祥瑞至而不喜災異見而輒驚罔不寅畏上穹思達天譴又曰伏惟陛下中興唐祚起自晉陽地數震于帝鄉理合思于天誠況聖明御宇于今六年歲稔時康人安物阜臣慮天意恐陛下忘創業艱難之時有功德矜滿之意伏望特委親信兼選勳賢且往北京慰安密令訪問黎民之疾苦嚴山川之祭祀然後鑒前朝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六

七

得喪之本探歷代聖哲之規崇不諱之風罷不急之務此有裨政教之文所謂王者祥瑞至而不喜災異見而輒驚罔不寅畏上穹思答天譴尤為通允此書削之惜也

開平二年

校康懷英傳去歲兵興太陰虧食以梁本紀開平二年五月夾城之敗攷之去歲即元年元年既有可書者今始二年何也或謂太陰不書則考中書月有食之屢矣薛史天文志正有月食一門五代會要亦載月蝕周盡顯德六年薛史周本紀顯德六年十二月乙未大霖晝昏凡四日而止是六年十二月尚有可



書者此攷乃盡三年文忠公于考本非欲爲故始末亦不甚留意也

四年十二月庚午月有食之

校湖北仿汲古閣本月作日

天福元年三月壬子熒惑犯積尸

按天福元年即清泰三年清泰三年盡十一月是天

福元年無三月後蜀世家作明德三年三月蜀明德

三年即唐清泰三年此宜屬清泰三年或有書于十

一月以後者必俟廢帝崩始屬天福爲近

四百四十三日

按南監本彭注本此六字作注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六

八

職方考

敘鎮之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

按舊唐書地理志劍南西川節度使注治成都府管

彭蜀漢眉嘉資簡維茂黎雅松扶文龍戎翼功嵩桃

柘恭當悉奉壘靜等州安南都護節度使注治安南

府管交武峽川粵芝愛日福祿州長峰陸廉雷籠環

崖儋振瓊萬安等州河陽三城節度使注治孟州領

孟懷二州陝州節度使注治陝州管陝虢二州山南

東道節度使注元和中淮蔡用兵析鄧唐二州別立

一節度新唐書方鎮表開元七年升劍南支度營田

處置兵馬經略使爲節度使兼昆明軍使領益彭蜀

漢眉縣梓遂邛劍榮陵嘉普資嵩黎戎維茂簡龍雅

濬合二十五州治益州至德元載升五府經略討擊

使爲嶺南節度使領廣韶循潮康瀧端新封春勤羅

潘高思雷崖瓊震儋萬安藤二十二州治廣州建中

四年置京畿渭南節度觀察使領金商二州光化元

年以華州置鎮國軍節度領華同二州天祐元年以

京畿置佑國軍節度使領金商二州三年置義勝軍

節度使領耀鼎二州貞元三年置橫海軍節度使領

滄景二州治滄州元和四年置保信軍節度使領德

隸二州治德州長慶元年置深冀節度治深州幽州

節度罷領瀛莫二州置瀛莫都團練觀察使治瀛州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六

九

尋升爲節度使大和元年升晉慈觀察使爲保義軍

節度三年罷橫海節度更置齊德節度使治德州光

啓二年升興鳳二州防禦使爲威義軍節度使貞元

十五年置安黃節度觀察使治安州是大者不止連

十餘州小者亦不得兼三四雖置廢不常當時固自

有此制也

敘而朱氏所有七十八州以爲梁

按譜梁有州七十九

敘合一百二十三州以爲唐

按譜唐有州一百二十六

敘合一百六州以爲漢



按譜漢有州一百有十

敘世宗取秦鳳階成瀛莫及淮南十四州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莫誤漢

雍

按湖北仿汲古閣本彭注本漢脫注永興誤注周

莫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莫誤漢

潞

按梁脫書有又脫注匡義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

監本唐單注安義晉注昭義誤攷見前

朗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六

十

按汲古閣本湖北仿汲古閣本彭注本武平誤注唐

府州晉置永安軍漢罷之周復

按折從阮傳漢高祖入立于府州建永安軍以從阮

為節度使薛史漢本紀天福十二年四月癸亥升府

州為節鎮加永安軍額以鎮武節度使府州團練使

折從阮為永安軍節度使行府州刺史檢校太尉乾

祐三年四月癸未府州永安軍額宜停命降為團練

州及從阮傳五代會要太平寰宇記輿地廣記文獻

通考皆同是漢置漢罷之此作晉置誤譜亦誤注

并州後唐建北都

按唐本紀復太原為北都何瓚傳于莊宗未滅梁以

前求畱守北京新唐書地理志置北都于太原明因

大師塔記亦文忠公筆也曰至唐基并以興世為北

京是并州為北都蓋因唐舊非後唐始建也後蜀世

家莊宗建號以太原為北京語亦混

潞州唐故曰昭義梁末帝時屬梁改曰匡義歲餘唐滅

梁改曰安義晉復曰昭義

按梁本紀龍德三年三月李繼韜叛晉梁始得潞州

十月梁亡安得曰歲餘又晉復昭義誤攷見前

益州梓州曰劍南東西川

按譜梓下注劍南東川益下注成都下曰劍南西川

又方輿覽勝梓州前蜀為武德軍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六

十一

雄州南漢劉龔割韶州之保昌置治保昌

按廿二史攷異校唐韶州屬縣有湏昌無保昌未審

何時更名今攷輿地廣記五代時南漢立雄州保昌

縣本湏昌唐屬韶州南漢立雄州是保昌乃南漢更

名也

美原故屬同州李茂貞置鼎州而治之梁改為裕州屬

順義軍節度後不見其廢時唐同光三年割隸耀州

按譜脫鼎裕二州論謂嘗置而復廢嘗改制而復舊

者皆不足書沿革所關乃不書之後人何從稽訪此

未免以武斷之言文其疏略且見他書者尚不論即

此書所見而譜脫者如周本紀榮領貴州刺史之貴



州癸酉如瓜州之瓜州皆是也貴州又見安從進傳大名府大名唐故曰貴鄉後唐改曰廣晉漢改曰大名按前載魏州大名府後唐曰興唐晉曰廣晉漢周復曰大名與此互異幾不可解五代會要大名府後唐同光元年四月升魏州為東京都督府曰興唐府元城縣為興唐縣貴鄉縣為廣晉縣至三年三月改為鄴都興唐為次府晉天福二年九月改興唐府為廣晉府興唐縣為廣晉縣以新舊唐書地理志證之蓋魏郡原治貴鄉元城二縣後唐改元城為興唐貴鄉為廣晉此書所載不完故自歧也

滄州長蘆乾符周廢入清池無棣周置保順軍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六

十三

按南監本清池下空一字始書無棣

鄧州臨湍漢改曰臨瀨菊潭向城周廢

按南監本臨瀨下空一字始書菊潭

論自唐有方鎮而史官不錄于地理之書以謂方鎮兵戎之事非職方所掌故也

按舊唐書地理志首志方鎮並詳兵馬額數此言不錄誤矣

吳世家

楊行密

鍾傳新得江西

按梁本紀行密走宣州在龍紀元年新唐書本紀通

鑑傳陷洪州在中和二年行密陷宣州在龍紀元年相去已八年安得曰新得此又敘入宣州在龍紀元年前誤矣薛史僭偽楊行密傳敘據宣州在大順元年尤誤

二年取滁和

按龍紀盡一年明年正月改元大順是龍紀安得有

二年新唐書紀傳通鑑九國志田頵傳皆在大順二

年此必節刪時偶漏大順年號上取蘇常潤州正大

順元年事也

天復二年

按湖北仿汲古閣本復誤福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六

十三

渥

茂章奔于錢塘

按新唐書本紀天祐三年正月壬戌淮南將王茂章

以宣歙二州叛附于錢鏐此乃敘三年前

四年三月渥視事

按上梁太祖代唐改元開平渥仍稱天祐梁以天祐

四年四月代唐改元開平所謂仍稱天祐者已是四

年四月事此復稱四年正月雖追敘之辭而上所謂

仍稱天祐者壹似非四年四月事改四年曰是年較

顯貫

隆演



六月撫州危全諷叛攻洪州

按鍾傳傳開平三年全諷等起兵江西謀復鍾氏故

地全諷為楊隆演將周本所敗江西遂入于吳開平

三年即天祐六年此月字疑年字傳寫之誤

瑾已殺知訓攜其首馳府中示隆演曰今日為吳除患

矣隆演曰此事非吾敢知遽起入內瑾忿然以首擊柱

提劍而出府門已闔踰垣折其足遂自刎死

按繁敘復朱瑾傳

改天祐十六年為武義元年

按湖北仿汲古閣本六誤八

溥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六

十四

弟廬江公濠次當立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彭注本濠作濠

冬十月溥遣江夏王璘奉冊禪位于齊王

按南唐世家尚作傳位于昇此更宜稱名矣曰齊王

似予之殊失史法

徐溫

八年溫遷行軍司馬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使同平章

事

按隆演傳在九年

溫域昇州建大都督府十四年徙治之以其子知訓輔

隆演于廣陵而大事溫遙決之

按隆演傳天祐十二年封徐溫齊國公兩浙都招討

使始鎮潤州畱其子知訓為行軍副使秉政而大事

溫遙決之是鎮潤州時已畱知訓輔政已遙決大事

矣

順義十年溫又請溥即皇帝位溥未許而溫病卒

按溥傳順義七年溫勸溥即皇帝位十月溫卒十一

月溥即位改元乾貞此十字疑七字傳寫之誤

南唐世家

李昇

父榮遇唐末之亂不知其所終

按陸游南唐書烈祖本紀作帝以光啓四年十二月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六

十五

二日生于彭城六歲而孤是昇六歲時榮死江南野

史榮蓋說海賊夏韶圖楊行密師敗被擒而誅也

楊溥僭號拜昇太尉中書令

按吳世家乾貞元年以徐知誥為太尉兼侍中太和

元年以徐知誥為中書令此壹似一時拜者

畱其子景通為司徒同平章事以王令謀宋齊丘為左

右僕射同平章事

按吳世家敘此較簡宜去上同平章事四字仍改以

字為及字

四年封昇東海郡王

按吳世家作東海王



及昇將謀篡國先廢濠為歷陽公使吏以兵守之

按吳世家在太和六年此乃在四年

五年昇封齊王

按吳世家在天祚元年

二年四月遷楊溥于潤州丹陽宮以王與為浙西節度使馬思讓為丹陽宮使以嚴兵守之

按下十一月楊溥卒于丹陽宮是作昇元二年溥遷

丹陽遂卒吳世家作天祚三年十二月溥卒于丹陽

天祚三年十月改元昇元相左乃歲餘五國故事作

及將遇弒方誦佛書于樓上使者前趨溥以香鑪擲

之俄而見害則非令終矣十國紀年亦作被弒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六

未

徐氏諸王請昇復姓

按殿本四川仿殿本南監本彭注本王作子

改其國號曰唐

按南監本無其字

承裕與晉將馬全節安審暉戰安陸南三戰皆敗承裕與裨將段處恭皆死都監杜光鄰及其兵五百人被執送于京師

按全節傳審暉追至雲夢執承裕及其兵二千人全

節斬千五百人以其餘兵並承裕獻于京師承裕謂

全節曰吾掠城中所得百萬計將軍皆取之矣吾見

天子必誅此而後就刑全節懼因殺承裕執而見殺

與戰死執二千人與五百人皆異也

六年吳越國火焚其宮室府庫甲兵皆盡

按吳越世家作天福六年杭州大火燒其宮室迫盡

元瓘避之火輒隨發元瓘大懼因病狂是歲卒薛史

世襲錢元瓘傳作天福六年夏有疾秋府署災焚之

一空乃移于他所其骸皆隨而發焉元瓘因驚悸發

狂以是歲八月二十四日薨晉本紀元瓘薨正在是

歲通鑑作天福六年七月吳越府署火宮室府庫幾

盡吳越王元瓘驚懼發狂疾八月辛亥元瓘卒此作

昇元六年乃天福七年誤矣

景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六

七

徐溫死昇專政以為兵部尚書參知政事

按吳世家溫以順義七年十月死十一月改元乾貞

乾貞三年十一月改元太和通鑑徐知誥以其長子

大將軍景通為兵部尚書參政事在長興元年乃太

和二年溫死之第四年也此壹似溫死便爾者通鑑

書知誥自是始專吳政在天成四年十一月徐知詢

入朝後蓋知詢在金陵時猶與爭權也

昇立封齊王

按昇傳封子景為吳王陸游南唐書元宗本紀昇元初烈祖受禪封吳王徒齊王馬令南唐書同此書說書徙封遂自歧也



尊母宋氏為皇太后

按殿本宋誤朱攷證曰一本作宋四川仿殿本改作宋而攷證仍舊

遇賢循州羅縣小吏也

按新舊唐書地理志循州有博羅縣此脫博字通鑑正作博羅

改元永樂

按改宜曰僭

二年二月閩人連重遇朱文進弑其君王延義

按閩世家及通鑑作三月此二字疑傳寫之誤湖北仿汲古閣本重遇誤重進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六

六

聞守貞已敗乃還

按李金全傳金全獨以謂遠不相及不可行乃止是並未嘗行也此則為既行而還之辭

是時漢隱帝少中國衰弱淮北羣盜多送款于景

按汲古閣本湖北仿汲古閣本弱作江

景以希萼為洪州節度使希崇舒州節度使

按楚世家景封希萼楚王居洪州此不曰封王但曰為節度使且希崇領舒州節度使居揚州此與希萼為洪州節度使同一書法壹似希崇非領節度使者

又楚世家居洪州與居揚州同一書法則居揚州者為領節度使居洪州者何以別其實為節度使皆率

也

也

乃重斂其民以給軍楚人皆怨而叛其將劉言攻邊鎬

按楚世家劉言王進遠傳李景遣邊鎬入楚遷馬氏

于金陵因并召言言不從遣進遠與行軍司馬何景

真等攻鎬于長沙與此因重斂而攻異雖兩事皆有

亦宜併敘使事情完貫免彼此互歧也周行逢傳直

作進遠攻邊鎬則攻鎬之役言並未嘗自行矣

又刻木為獸號捷馬牌

按西溪叢語南唐世家號捷馬牌按南唐史亦作捷

字舉世以為捷非也說文捷字從建音紀偃切馬行

不利也考工記云終日馳騁左不捷是也今讀南唐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六

七

書汲古劉彥貞傳正作捷此書各本皆誤捷而說文

手部實無此字止木部捷距門也金部捷鉞也一日

車華皆得止義然當時俗字已多從手者自是本用

之字不能概以說文正也但姚令威所引說文馬行

不利也之解未知何本至引考工記終日馳騁左不

捷以證此字則非也蓋駟人之文其字自從木注杜

子春云捷讀為蹇左面不便馬苦蹇駟調善則馬不

蹇也書捷或作券玄謂券今倦字也駟和則久馳騁

載在左者不罷倦尊者在左與此文義迥殊宋史周

三臣李重進傳捷馬牌之捷亦誤捷

道景舊將按巡城中



校 殿本四川仿 殿本按作撫

十五年景達遣朱元等屯紫金山築甬道以餉壽州

校死節傳敘此于顯德三年乃保大十四年

乃開老鶴河以通之

校 殿本南監本鶴作鵠

九月太子冀卒

校馬令陸游南唐書通鑑在顯德六年九月上止有

五年脫書六年

可及吾世修城隍

校 殿本隍作隍

煜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六

干

建隆二年景遷南都立煜為太子畱監國

校景傳周世宗時已立從嘉為太子矣

及周師之征淮也命穀為將以取淮南而熙載不能有所為也

所為也

校穀得君且相矣熙載在南唐尚不免于貶兩人有幸有不幸未可以此為優劣通鑑注亦從文忠公此

議並誤謂熙載相南唐也

論太祖皇帝之出師南征也煜遣其臣徐鉉朝于京師

校廿二史攷異校五代之臣卒于宋初者歐史皆不

立傳諸傳亦無及宋初事者唯南唐後蜀南漢東漢

吳越諸世家皆敘入宋以後事蓋欲其首尾完備故

不拘限斷之例然于宋祖答徐鉉之語初無關於李

氏之興廢自當于宋史見之且父子一家既當同其

憂樂虧子以益父于心豈安此特一時強詞何足服

李煜君臣之心不若臥榻鼾睡之言簡而當也錢氏

此論不但未得古人意並一書體裁未了然正文止

其後事具國史句後蜀南漢楚吳越閩南平東漢世

家皆止此句可證也予世家江南至豈為其辭者之

過歟皆文忠公歸善本朝論及之者此書發論必以

嗚呼此論未有淺人傳寫誤為正文遂連屬之錢氏

何乃不審且父子不可兩家之言心固不可知辭義

自正大謂不若臥榻鼾睡之言為簡當則范蠡之應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六

主

吳使曰余雖覲然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又安知是

譏譏者乎不尤了事耶其如失立言之體何

論予讀周世宗征淮詔恠其區區擗撫前事務較曲直

以為辭何其小也

校廿二史攷異校景定建康志載宋太祖詔諭敕榜

文亦皆擗撫細故以為兵端蓋詞臣代言之體自當

爾爾歐公豈未見此敕耶錢氏蓋不知立言有大體

豈以宋太祖有此敕遂不為後人論正耶歸善諱惡

况又臣子之道如文忠公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曰以周世宗之雄三至淮上不能舉李氏豈實云然

蓋欲歸美本朝能舉江南耳且擗撫細故以為兵端



皆詞臣之不知大體者為之非立言之體當爾也

注當是保大十六年也

校 殿本六誤五攷證曰五一本作六四川仿 殿

本改作六而攷證仍舊

注所以常差一年也

校 殿本常誤當

前蜀世家

王建

黃巢陷長安僖宗在蜀忠武軍將鹿晏弘以兵八千屬  
楊復光討賊巢敗走復光以其兵為八都都將千人建  
與晏弘皆為一都頭復光死晏弘率八都西迎僖宗于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六

三

蜀所過剽略行至興元逐節度使牛勣自稱留後僖宗  
即以晏弘為節度使晏弘以建等八都頭皆領屬州刺  
史已而晏弘擁眾東歸陷陳許建與晉暉韓建張造李  
師泰等各率一都西奔于蜀

按素敘復韓建傳宜併之

復恭出建為壁州刺史

校 殿本南監本壁作壁

文德元年六月以宰相韋昭度為西川節度使

按新唐書本紀作韋昭度罷為劍南西川節度副大

使兼兩川招撫制置使

建遷敬瑄于雅州使人殺之復以令牧為監軍既而亦

殺之

按新唐書本紀王建殺陳敬瑄及劍南西川監軍田  
令孜在景福二年四月乙亥通鑑同此乃敘大順二  
年前蓋欲求簡實失次也殺令孜尙有既字以別之  
東川顧彥朗卒其弟彥暉立

按新唐書本紀大順元年五月癸丑劍南東川節度  
使顧彥朗卒其弟彥暉自稱留後二年八月庚子王  
建陷成都執劍南西川節度使陳敬瑄自稱留後與  
此作彥朗卒在大順二年建既入成都後異辭史僭  
偽王建傳建雄猜多機略意常難測既有蜀土復欲  
窺伺東川又以彥朗婚姻之舊未果行會彥朗卒弟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六

三

彥暉代為梓帥交情稍怠通鑑大順二年八月癸卯  
建入城自稱西川留後九月東川節度使顧彥朗薨  
軍中推其弟彥暉知留後又與此同未知孰是  
以郊王為鳳翔節度使

按南監本郊作刻

人士都欲依建以避難

校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彭注本都作多

武成元年正月祀天南郊大赦改元

按宜曰八年正月祀天南郊大赦改元武成祀天南

郊大赦尤宜書改元武成後

建得銅牌子于什邡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加作仿

建因以謂老將大臣多許昌故人

按建許州舞陽人非許昌人許昌雖屬許州不能統

許州諸縣通鑑正作蜀主以諸將多許州故人

衍

天雄軍秦州也

按已注職方考此語可去

衍妾劉氏鬢髮如雲而有色

按南監本彭注本鬢作鬢

衍已降宗弼以蜀珍寶奉魏王及郭崇韜求為西川節

度使魏王曰此我家物也何用獻為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六

酉

按唐家人傳蜀之貴臣大將自宗弼以下皆爭以蜀

寶貨妓樂奉崇韜父子而魏王所得匹馬束帛唾壺

塵柄而已崇韜傳王衍弟宗弼陰送款于崇韜求為

西川兵馬留後崇韜以節度使許之軍至成都宗弼

遷衍于西宮悉取衍嬪妓珍寶奉崇韜及其子廷誨

又與蜀人列狀見魏王請崇韜留鎮蜀是未嘗以珍

寶奉魏王且非求為節度使與此異

論騶虞吾不知其何物也詩曰吁嗟乎騶虞賈誼以為

騶者文王之囿虞虞官也當誼之時其說如此然則以

之為獸者其出于近世之說乎

按山海經海內北經林氏國有珍獸大若虎五采畢

具尾長於身名曰騶吾乘之日行千里注六韜云紂

囚文王閔天之徒詣林氏國求此獸獻之紂大悅

乃釋之周書曰史林尊耳尊耳若虎尾參于身食虎

豹大傳謂之怪獸吾宜作虞也尙書大傳殷傳散宜

生之於陵氏取怪獸大不辟虎狼閒尾倍其身名曰

虞注虞蓋騶虞也詩毛傳騶虞義獸也淮南子道應

訓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雞斯之

乘司馬相如封禪文然後圍騶虞之珍羣張平子東

京賦園林氏之騶虞說文虞騶虞也白虎黑文尾長

于身仁獸也食自死之肉周禮鍾師王奏騶虞鄭司

農云騶虞聖獸平子及許鄭皆漢人毛公淮南皆賈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六

壬

同時相如去賈未遠伏于賈更早生山海經六韜雖

不免于偽實出秦漢間非近世說書曰我則鳴鳥不

聞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皆視為盛

世之端也但天道難知龜龍麟鳳騶虞之類苟非其

時不得為瑞何問出古說近說文忠公欲伸非端之

說必一切闕之又未暇致詳人將謂我誣矣六韜封

禪文淮南子東京賦野客叢書已嘗引之證公詩本

義及此書之誤

後蜀世家

孟知祥

孟知祥字保胤



按彭注本盾作允  
為晉所虜

按王虔裕傳遷執虔裕降于晉孟方立傳遷執虔裕  
降晉是自降非為晉所虜也

知祥得其將李肇侯弘實及其兵數千以歸

按彭注本弘作宏

益置義勝定遠驍銳義靈飛棹等軍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棹作掉

命李仁罕趙廷獻張業等分將之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廷誤延下廷字不誤

今諸方鎮已罷監軍公何得來此目客將王彥銖執嚴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六

美

下斬之明宗不能詰

按李嚴傳天下藩鎮皆無監軍安得爾獨來此乃孺

子熒惑朝廷爾即擒斬之明宗不能詰也既復又曰

公曰爾輕重異辭

是時瓚行至縣谷懼不敢進知祥乃奏瓚為行軍司馬

按何瓚傳聞瓚代之亟奏留季良遂改瓚行軍司馬

瓚恥于自辭不得已而往明宗賜予甚厚是未行已

改行軍司馬矣與此異

每費一石不能致一斗

按安重誨傳作每費一石而致一斗

知祥遣趙廷隱率兵三萬自將擊之

按全唐文明宗賜孟知祥詔作令趙廷隱先次部領  
兵士三萬人出次新都卿自統領衛隊二萬人騎繼  
進蓋據知祥奏也此節刪失實

昶

由是故將舊臣殆盡

按南監本殆作迨

漢將趙思綰據永興王景崇據鳳翔反皆送款于昶昶  
遣張虔釗出大散關何建出隴右李廷珪出子午谷以  
應思綰昶相毋昭裔切諫以為不可然昶志欲窺關中  
甚銳乃遣安思謙益兵以東

按景崇傳鳳翔侯益永興趙贊皆嘗受命契丹高祖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六

毛

立益等內顧自疑乃陰召蜀人為助又曰趙贊已東

入朝而蜀兵方寇南山景崇擊破蜀兵追至大散關

而還思綰傳景崇至永興贊雖入朝而其所召蜀兵

已據子午谷景崇用思綰兵擊走之是虔釗等非應

思綰者思謙乃應綰耳通鑑敘此顯貫

不能為吾東向發一箭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發作放

注知祥興滅年數甚明諸書皆同蓋自同光二年乙酉

入蜀至皇朝乾德三年乙丑國滅凡四十一年惟舊五

代史云同光三年丙戌至乾德三年乙丑四十年者謬

也



按此書始受命之年薛史始莅蜀之年故年數不同不得謂薛史謬也同光三年誤二年四年誤三年疑出傳寫彭注本三年之三字不誤

南漢世家

劉隱

唐乾符五年黃巢攻破廣州去略湖湘間

按新舊唐書本紀通鑑巢陷廣州在乾符六年此作五年誤

王定保倪曙劉濬李衡周傑楊洞潛趙光胤之徒

按彭注本胤作允

衡德裕之孫唐右補闕以奉使往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六

无

按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德裕孫殷衡右補闕通鑑亦作殷衡與此單作衡異

隱亦容之

按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容作容

龔

光胤自以唐甲族恥事偽國常怏怏思歸龔乃習爲光胤手書遣使閒道至洛陽召其二子損益并其家屬皆至光胤驚喜爲盡心焉

按舊唐書趙隱傳子光逢光裔光胤新唐書隱傳同季述廢立之後光逢歸洛光裔旅遊江表以避患嶺南劉隱深禮之奏爲副使因家嶺外光胤大順二年進士登

第天祐初累官至駕部郎中入梁歷顯位中興用爲

宰輔通鑑以劉隱爲清海靜海節度使以膳部郎中

趙光裔右補闕李殷衡充官告使隱皆留之光裔光

逢之弟殷衡德裕之孫也此作光胤誤矣且新唐書

宰相世系表光裔子損益非光胤子也光胤自是光

胤名在五薛史有傳附光逢作光允光逢之弟也注

原作光裔係誤蓋宋避太祖諱匡胤胤字以允裔代

故有此誤耳

四年春置選部貢舉放進士明經十餘人如唐故事歲以爲常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六

无

按文獻通考選舉考載五代登科記總目凡四十七舉五十二年閒殆無虛歲止梁停者三晉停者一此

書止此及後蜀世家特著之而本紀轉略

玠

召右僕射王翺與語

按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此傳及晟傳翔作

翻

自稱中天八國王

按復南唐世家

洪熙洪杲洪昌陰遣陳道庠養勇士劉思潮譚令禮林少彊少良何昌延等習爲角觝以獻玠玠宴長春宮以



閱之玠醉起道庠與思潮等隨至寢門拉殺之

按通鑑作漢殤帝驕奢不親政事高祖在殯作樂酣飲夜與倡婦微行俛男女而觀之左右忤意輒死無敢諫者惟越王弘昌及內常侍番禹吳懷恩屢諫不聽又曰晉王弘熙欲圖之乃盛飾聲伎娛悅其意以成其惡漢主好手搏弘熙令指揮使陳道庠引力士劉思潮譚令禮林少強林少良何昌廷等五人習手搏于晉府又曰弘熙使道庠思潮等掖漢主因拉殺之盡殺其左右明旦百官諸王莫敢入宮越王弘昌帥諸弟臨于寢殿又曰循王弘杲請斬劉思潮等以謝中外漢主不從思潮等聞之譖弘杲謀反漢主令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六

手

思潮等同之弘杲方宴客思潮與譚令禮帥衛兵突入斬弘杲于是漢主謀盡誅諸弟以越王弘昌賢而得眾尤忌之目錄作殤帝驕奢淫虐猜忌諸弟宏昌諫不從宏熙獻聲伎以成其惡令陳道庠劉思潮等習手搏拉殤帝殺之又曰循王宏杲請斬思潮等思潮等反譖宏杲殺之九國志道庠傳作及晟將為亂謀于道庠玠好角觝道庠因引多力者劉思潮等數人習角觝于晉王府中玠聞而悅焉翌日大置酒長春宮召角觝與晉王觀之至夕玠大醉既罷晟遣道庠等掖之因拉殺玠是逆謀自出洪熙而洪昌能諫玠又能赴難洪杲能請斬思潮等宜不與也且觀晟

傳所謂洪杲屢請討賊及祝佛語又曰洪昌最賢此豈謀逆者此書于世家甚草草故前後傳亦不覺自悖薛史僭偽劉晟傳作晟因與其弟偽越王昌等同謀弑玠蓋誤仍之耳

晟

伸罵曰憨獠

按 殿本南監本憨誤憨

潘崇徹敗達于蠟石

按九國志王逵傳逵朗州武陵人或名進逵此稱逵而上稱進逵乃不言實有二名後人且疑逵上脫進字矣諸本同知非傳寫之誤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六

手

璩興桂王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璩誤旋銀傳一璇字不誤

顯德三年世宗平江北

按周本紀克淮南十有四州以江為界在顯德五年三月通鑑南漢中宗殂在顯德五年八月薛史僭偽劉晟傳周顯德五年秋八月晟以疾卒偽諡曰文武光聖明孝皇帝廟號中宗陵曰昭陵是歲晟以六月望夜宴于封泉宮是夕月有食之測在牛女之度晟自覽占書既而投之於地曰自古豈有長存者乎因縱長夜之飲至是而卒是世宗平江北即乾和十六



年晟卒年事也此誤顯德五年為三年直敘平江北  
在十六年前誤矣

銀

盧瓊仙龔澄樞等爭附之

按上瓊仙始見乃不稱姓此始稱上澄樞已稱姓此  
不必復稱矣轉稱之殊率

托為內太師

按韶州雲門山大覺禪寺大慈雲匡聖宏明大師碑  
大寶七年歲次甲子托及龔澄樞承旨建書衙作列  
聖宮使甘泉宮使秀華宮使翫華宮使開府儀同三  
司行內侍監上柱國臣李托不曰內太師為內太師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六

五

必在後也此敘五年欲便敘事恐失實耳

八年交州吳昌文卒

按晟傳作權死子昌岌立昌岌卒弟昌濬立中間又  
未言易名易人此忽作昌文何也通鑑及目錄長編  
宋史文獻通考作昌文東都事略作昌濬未知何據  
此書則前後傳互異也

十月平昭州

按 殿本南監本此昭字及昭桂連賀之昭字皆作  
詔

楚世家

馬殷

唐中和三年蔡州秦宗權遣孫儒劉建峯將兵萬人屬  
其弟宗衡略地淮南

按新舊唐書本紀薛史梁本紀僭偽楊行密傳通鑑  
皆在光啓三年新唐書行密傳亦敘光啓二年後此  
作中和三年誤

劉存及陳知新戰死彥暉取岳州梁太祖即位

按吳世家岳州復入于楚在梁太祖代唐後通鑑拔  
岳州在開平元年六月考異以薛史梁紀十國紀年  
吳史楚史考之皆在元年六月謂編遺錄作四月誤  
吳任臣十國春秋從通鑑而九國志作天祐三年尤  
誤矣又吳世家存知新作被執歸而見殺非戰死也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六

五

希聲

葬殷上漢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漢作潢

希範

思觀矚目視希範曰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瞋作瞋

希廣

乾祐二年希萼自立明年漢隱帝崩

按十國年譜希萼立在乾祐三年南唐世家在保大  
八年即乾祐三年漢本紀隱帝乾祐三年崩是希萼  
立隱帝崩乃同年事此誤



希隱希濬希矩希朗皆為節度行軍司馬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矩作知

劉言

周廣順三年言奉表京師以邀封爵又言長沙殘破不可居請移治所于武陵周太祖皆從之

按全唐文劉言收復湖湘狀敘扶風一族楚水萬家並押送東吳固無留者在去年敘前節度使馬光惠耽荒稍甚僭侈非常三軍商量乃行廢黜在今春希廣傳盡遷馬氏之族于金陵在廣順元年是言奉表京師乃二年也通鑑正在二年此三字疑傳寫之誤  
周行逢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六

書

行逢入武陵

按十國年譜行逢立在顯德三年通鑑武清節度使知潭州事周行逢見顯德元年入武陵實在三年此直屬元年絕無分別後人且疑行逢入武陵在元年矣此類甚眾

注殷自唐乾寧二年入湖南至周廣順元年凡五十七年

按殷傳十國年譜及注殷乾寧三年丙辰自立于湖南至廣順元年辛亥止五十六年此既誤三年為二年遂誤為五十七年文獻通考亦誤為五十七年  
吳越世家

錢鏐

寶病死

按新唐書本紀作鏐殺周寶寶傳作鏐具橐鞬迎寶舍樟亭未幾殺之本紀自出文忠公手而朱子攷公集異同修唐書一條曰李本此段不同者三一則首曰公于修唐書最後至局專修紀志而已列傳則宋尚書所修也朝廷以一書出于兩手體不能一遂詔修看詳列傳令刪修為一體則傳亦公所定也何乃自異通鑑從吳越備史作寶卒于杭州宋史呂夏卿傳夏卿又通譜學創為世系諸表于新唐書最有功而四朝國史及宋史文忠公傳又吳正憲公充所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六

書

撰行狀韓魏公琦所撰墓誌銘蘇文定公轍所撰神道碑畫漫錄載魏公對仁宗語皆作公撰唐書紀志表必夏卿創始而受成于公也則表亦公修  
改元順天

按宜曰僭元

昌所用諸將徐珣湯白袁邠等

按南監本曰作白

真與其裨將刺羽有隙

按南監本彭注本刺作刺

今何面復見之乎

按南監本彭注本面下有目字



因瞑目大呼投水死

校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彭注本瞑作曠  
成及代鏐與縮戰

按吳世家乾寧二年次蘇州擒其刺史成及矣天復  
二年安得吳越復有及蓋脫敍遺歸此書之節刪失  
當每如此

江西危全諷等為楊渥所敗

按鍾傳傳吳世家在開平三年此敍元年又其時為  
隆演此作渥皆誤

楊渥將周本陳章圍蘇州

按吳世家十國年譜渥天祐五年五月被殺隆演立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六

美

即開平二年此三年稱渥誤

郭崇韜尤為不可

按彭注本尤下有以字

明宗初即位安重誨用事鏐致書重誨書辭嫂重誨大  
怒是時供奉官烏昭遇韓攻使吳越既還攻誣昭遇稱  
臣舞蹈重誨乃奏削鏐王爵元帥尚父以太師致仕元  
瓘等遣人以絹表閒道自陳安重誨死明宗乃復鏐官  
爵

按復重誨傳

叙

歲除畫工獻鏐燹擊鬼圖

校 殿本四川仿 殿本鍾作鐘

自鏐世常重斂其民以事奢僭下至雞魚卵殼必家至  
而日取每管一人以責其負則諸案吏各持其簿列于  
廷凡一簿所負唱其多少量為管數已則以次唱而管  
之少者猶積數十多者至管百餘人尤不堪其苦

按楊氏慎曰歐陽公少年夏日暱妓為錢惟演所持  
乃于史書著其暴虐以報復之胡致堂司馬公已辨  
之而小說數家皆著其事嗚呼挾私仇于史筆亦何  
益耶今讀文忠公年譜天聖八年公充西京畱守推  
官九年三月至西京錢文僖公惟演為畱守與宋史  
正合集中送徐無黨之澠池詩有曰我昔初官便伊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六

美

洛當時意氣尤驕矜主人樂士喜文學幕府最盛多  
交朋上隨州錢相公啓有曰徒以無庸之迹會希一  
盼之榮當懷檄以云初屬擁旄之方始又曰而況西  
河幕府最盛于文章南國蘭臺莫非乎英俊豈伊末  
迹首玷初筵至于憐嵇懶之無能容禰狂而不辱告  
休漳浦許淹臥以彌旬偶造習家或忘歸而終日但  
覺從軍之樂豈知為吏之勞苾德已深遊藩未幾歸  
田錄錄思公二事一性儉約一好讀書詩話稱美錢  
詩內制集序首敍錢語以自概于役志于思公在洛  
時故吏尚拳拳也發等述事迹曰先公在河南以文  
學負當世之名前後畱守皆明公好賢莫不傾身禮



接四朝國史本傳曰調西京推官畱守錢惟演器其材不撓以吏事修以故益得盡力于學名臣言行錄謝希深歐陽永叔官洛陽時同遊嵩山暮抵龍門香山雪作畱守錢文僖公遣吏以廚傳歌妓至且勞之曰山行良勞少畱龍門賞雪府事簡無遽歸也錢遇諸公之厚類此清波雜志歐陽公爲西京畱守推官事錢思公一日羣游嵩山取潁陽路歸暮抵龍門雪作登石樓望都城次忽煙靄中有車馬渡伊水者既至乃思公遣廚傳歌妓且致俾從容勝賞毋遽歸之意蓋言行錄所本也安得有暱妓被持之仇止澠水燕談錄天聖末歐陽文忠公文章三冠多士國學補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六

美

試國學解禮部奏登甲科爲西京畱守推官府尹錢思公通判謝希深皆當世偉人待公優異公與尹師魯梅聖俞楊子德張太素張堯夫王幾道爲七友以文章道義相切劘率常賦詩飲酒閒以談戲相得尤樂洛中山水園亭塔廟佳處莫不遊覽思公恐其廢職事欲因微戒之一日府會語及寇萊公思公曰諸君知萊公所以取禍否由晚節奢縱宴飲過度耳文忠遽曰宴飲小過不足以招禍萊公之責由老不知退爾坐客爲之聳然思公年已七十而宋史王曙傳初錢惟演畱守西京歐陽修尹洙爲官屬修等頗游宴曙後至嘗厲色戒修等曰諸君縱酒過度獨不知

寇萊公晚年之禍邪修起對曰以修聞之萊公正坐老而不知止爾曙默然終不怒及爲樞密使首薦修等置之館閣清波雜志及言行錄皆作王文康公事王聖塗作思公事誤矣且歸田錄亦謂萊公晚有南遷之禍宜以其奢爲戒其對文康公語蓋少年盛氣也晚且鑒之卽在思公有此事亦不得有仇又野客叢書歐公詞曰池外輕雷池上雨雨聲滴碎荷聲云云末曰水晶雙枕旁有墮釵橫此詞甚膾炙人口舊說謂歐公爲郡幕日因郡宴與一官妓在苜郡守得知令妓求歐詞以逸過公遂賦此詞此直作戲更不得言仇全集及當時名公碩學傳述具在觀其于錢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六

美

明逸蔣之奇及爲范文正公神道碑賢呂夷簡擢用文正公實非挾私仇者止濮議激許臺諫有非盛德之言故范鎮出知陳州或疑公譖之以疑此書則不可通鑑考異曰十國紀年錄功臣諸子領節制皆署而後請命居室服御窮極侈靡末年荒恣尤甚錢氏據兩浙逾八十年外厚貢獻內事奢僭地狹民厭賦斂苛暴雜魚卵菜纖悉收取斗升之逋罪至鞭背每管一人則諸案吏各持其簿列于庭先唱一簿以所負多少爲數管已次吏復唱而管之盡諸簿乃止少者猶管數十多者至五百餘訖于國除人苦其政吳越備史稱鑿節儉衣衾用紬布常膳惟菘菜器寢帳



壞文穆夫人欲易以青繒繆不許嘗歲除夜會子孫  
鼓琴未數曲止之曰聞者以我爲長夜之飲遂罷錢  
易家話稱繆公宴不貳羹載衣必三澣然後易劉恕  
以爲錢元瓘子信撰吳越備史備史遺事忠懿王勳  
業志戊申英政錄弘侗子易撰家話俶子惟演撰錢  
氏慶系圖譜家王故事秦國主貢奉錄故吳越五王  
行事失實尤多虛美隱惡甚于它國按錢繆起于貧  
賤知民疾苦必不至窮極侈靡其奢汰暴斂之事蓋  
其子孫所爲也今從家話此作多者至百餘紀年  
作多者至五百餘是紀年所載尤悉宋史文苑劉恕  
傳作恕篤好史學自太史公所記下至周顯德末紀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六

罕

傳之外至私記雜說無所不覽上下數千載開鉅微  
之事如指諸掌司馬光編次資治通鑑英宗命自擇  
館閣英才共修之光對曰館閣文學之士誠多至于  
專精史學臣得而知者唯劉恕耳卽召爲局僚遇史  
事紛錯難治者輒以諉恕恕于魏晉以後事考證差  
謬最爲精詳又與王安石有舊及行新法遂面刺其  
過而與之絕蓋君子而多學者公卽有仇恕又何仇  
紀年之出在此書前其所載別有所據非采此書有  
可攷而得者史言著五代十國紀年以擬十六國春  
秋又采太古以來至周威烈王時事史記左氏傳所  
不載者爲通鑑外紀是外紀成在紀年後史略資治

通鑑外紀皇朝劉恕撰初司馬公受詔修歷代君臣  
事跡辟恕于史局公退居洛陽恕歸江東仍隸局中  
嘗謂司馬遷史記始于黃帝其包犧神農閔而不錄  
公爲歷代書而不及周威烈王之前以包犧至末命  
三晉爲諸侯可爲前紀本朝一祖四宗一百八年可  
爲後紀將俟書成有請于公及恕病廢又在遠方不  
可得國書絕意於後紀乃更前紀曰外紀如國語稱  
春秋外傳之義也是外紀未病廢前已爲之史言光  
判西京御史臺恕請詣光留數月而歸道得風攣疾  
右手足廢判西京御史臺在熙寧四年紀年之成宜  
在四年前此書五年詔取進卽以同年子之故得先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六

罕

見此書恕亦非冒昧取材者然此書未詔取進之前  
恕亦未見又有可攷而得者集中至和元年與徐無  
黨書曰五代史昨見曾子固議今卻從頭改換未有  
了期嘉祐五年免進五代史狀曰昨自還朝便蒙差  
在唐書局因之無暇更及私書是致全然未成次第  
欲候得外任差遣庶因公事之暇漸次整緝成書精  
加考定方敢投進及治平四年出知亳州遂歷青蔡  
歸潁不復還朝恕熙寧三年溫公出知永興軍亦歸  
江東矣恕謂其後人所載不可信溫公謂繆起貧賤  
必不苛侈夫始貧賤而終苛侈者多矣況繆壯無賴  
更不可以常理測者夢溪筆談載兩浙田稅畝三斗



夢梁錄載免本州杭州歲納及苗稅有曰昔武肅錢王  
統二浙地狹民稠賦斂苛暴人不堪生後山叢談載  
吳越成丁賦身錢民有至老死而不冠者咸濱臨安  
志載宋初諸詔有曰錢俶日無名指克又曰錢俶日  
民多流亡夢溪筆談沈括撰夢梁錄吳自牧撰皆錢  
塘人所記尤得實薛史世襲錢鏐傳亦作鏐季年荒  
恣又宋史范梈傳作俶在國日徭賦繁苛凡薪粒蔬  
果箕帚之屬悉收算溫公棄紀年而從家話隱惡揚  
善君子之用心也但乖史家紀實之體胡氏曰司馬  
氏記弘佐復稅之事而五代史不載歐陽公記錢氏  
重斂之虐而通鑑不取其虛實有證矣蓋吳越仁暴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六

星

兩所不取文獻通考田賦考亦取其說然據以立論  
者止此書及通鑑升庵乃執以為吳越辨且謂公挾  
仇微第失于詳攷亦甚非所以測賢者所謂小說數  
家著其事者莫甚于宋人之錢氏私志明人之吳越  
世家疑辨私志于公多詆毀自稱報東門之役疑辨  
並改元之有石刻可據者亦謂本中國紀元而史失  
之尤難盡信大抵吳越善迹亦有之其後人所述不  
皆虛偽此書亦自有所本斷非挾仇諸書況可證也  
閻世家

王審知

乃選壯士數十人伏篁竹間

按南監本篁誤篁

王侯唐相溥之子

按殿本南監本侯誤淡

鏘

改元為龍啓國號閩

按十國年譜及通鑑在長興四年此直屬三年下壹  
似在三年者實閩建國之始較他處統敘尤疏也

繼鵬

既立更名相改元通文

按十國年譜及通鑑繼鵬立在清泰二年改元通文  
在天福元年此宜曰明年改元通文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六

星

布衣芒履而已

按南監本彭注本履作屬

延義

泉州刺史余廷英嘗矯職命掠取良家子

按南監本彭注本廷作延

廷英進買寘錢十萬贖曰皇后土貢何在廷英又獻皇  
后錢十萬

按南監本彭注本十作千

重遇等遣壯士拉于馬上而殺之

按南監本彭注本無等字

延政



泉州軍將雷從效詐其州人曰富沙王兵取福州矣吾屬世爲王氏臣安能交臂而事賊乎州人共殺紹顛迎王繼勳爲刺史漳州聞之亦殺贊迎王繼成爲刺史皆王氏之諸子也文纘懼以汀州降于延政延政已得三州重遇亦殺文進傳首建州以自歸福州裨將林仁翰又殺重遇謀迎延政都福州是時南唐李景聞亂發兵攻之延政遣其從子繼昌守福州而南唐兵方急攻延政福州將李仁達謂其徒曰唐兵攻建州富沙王不能自保其能有此土也乃擒繼昌殺之欲自立懼眾不附以雪峯寺僧卓儼明示眾曰此非常人也被以袞冕率諸將吏北面而臣之已而又殺儼明乃自立送款于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六

雷

李景景以仁達爲威武軍節度使更其名曰弘義而景兵攻破建州遷延政之族于金陵封鄱陽王是歲景保大四年也雷從效聞延政降唐執王繼勳送于金陵按繁敘複南唐世家又互異此作從效詐州人共殺紹顛迎繼勳保大四年間延政降唐始執繼勳送金陵南唐世家作從效殺紹顛送款于唐將查文徽在保大四年前一異也此作重遇殺文進仁翰殺重遇在南唐發兵前南唐世家在發兵後一異也此作封延政鄱陽王南唐世家但曰爲饒州節度使一異也此作仁達爲武威節度使在未破建州前南唐世家在既破後一異也宜會正之又職方考福州曰武威

此作威武誤矣

注南唐保大四年也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此及下保大大字皆誤太南平世家

高季興

梁太祖初鎮宣武讓以入貲得幸養爲子易其姓名曰朱友謙

按複孔循董璋傳

明年拜宋州刺史從破青州

按梁本紀天復二年圍鳳翔三年正月約出天子以爲解甲九月師範以青州降是明年字宜著上茂貞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六

梁

後與梁和上而刪後字

當唐之末襄州趙匡凝襲破雷彥恭于荆南以其弟匡明爲雷後梁兵攻破襄州匡凝奔于吳匡明奔于蜀

按複梁本紀及匡凝傳

季興遂以荆歸峽三州臣于吳吳册季興秦王

按吳世家高季興來附在乾貞二年即天成三年此乃敘天成三年前

從誨

敏以印太五經遺從誨

按後蜀母昭裔請刻板印九經唐明宗時馮道李愚請令田敏校正九經刻板印賣見薛史五代會要通



鑑揮塵錄蓋千古經籍鏤板之始此書止此一見略不敘其源委疏矣猗覺寮雜記及石林燕語引柳玘訓序所載墨板乃始唐末然監中刻書實始五代也

繼沖

繼沖出逆于郊

按南監本逆作迎

東漢世家

劉旻

乃遣其貴臣述軋高勳以自愛黃驢九龍十二稻玉帶報聘

按鐵圍山叢談敘紫雲樓金帶曰且往時諸帶方鈔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六

吳

不大此帶乃獨大至十二稻老學菴筆記王荆公所

賜玉帶闊十四稻號玉抱肚猗覺寮雜記帶闊狹以

道言當用稻字五代史劉旻以十二稻玉帶遺漢高

祖是稻以闊狹言亦當時物制也宜略作解語較曰

清泰廢帝年號也為有當朱新仲謂劉旻遺漢高祖

記憶偶誤耳

潞州李筠遣穆令鈞以步騎三千拒元徽于太平驛

按南監本彭注本三作二

顯德元年三月親征甲午戰于高平

按周本紀三月癸巳及劉旻戰于高原敗之追及于

高平又敗之此不先敘戰高原直敘戰高平下曰追

擊者更是何地劉詞傳亦單敘高平日世宗戰高平樊愛能等軍敗南走愛能等敗蓋在高原接戰之始高平乃既勝追擊之地也本紀作癸巳是先甲午一日以下日暮推之實是同日事通鑑正作癸巳考異曰世宗實錄甲午賊陳于高平南之高原按下又有甲午此必癸巳誤也今從十國紀年則此作甲午誤矣

承鈞

明年世宗北伐契丹下三關

按十國年譜天會元年之明年即周顯德五年周本紀下三關在六年此明年字誤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六

吳

方類鳥喙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汲古閣本湖北仿

汲古閣本鳥作鳥

周太祖討李守貞于河中

按南監本彭注本無于字

太祖嘗因界上謀者謂承鈞曰

按南監本彭注本太祖下有皇帝字

繼元

繼元為人忍

按南監本未提行別書彭注本繼恩傳適盡行末

當繼元時有鎬錯錡錫銑于繼元為諸父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無銑字

太祖以詔書招繼元出降

按南監本彭注本太祖下有皇帝字

初太祖命引汾水浸其城

按南監本彭注本太祖下有皇帝字

太宗御城北高臺受降

按南監本彭注本太宗下有皇帝字

注至皇朝太平興國四年滅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彭注本年下有國

字

注凡二十八年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六

果

按周廣順元年辛亥至宋太平興國四年己卯宜有

二十九年此八字誤

十國世家年譜

殺然予聞于故老謂吳越亦常稱帝改元而求其事迹

不可得頗疑吳越後自諱之及旁采問楚南漢諸國之

書與吳越往來者多矣皆無稱帝之事獨得其封落星

石為寶石山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則知其嘗改元矣

按通鑑考異引唐末汎聞錄稱鏐僭大號闔王事迹

稱吳越世宗文穆王薨王氏啓運圖稱吳越武肅王

崩子世皇嗣世皇崩子成宗嗣又曰至今兩浙民間

猶謂鏐為錢太祖則死有廟號可攷矣輿地紀勝

台州碑記吳越錢氏用契丹會同年號注臨海慶恩

院及定光院皆書曰石晉會同元年建臨海明智院

及明恩院皆書曰石晉會同中建而通鑑石晉無會

同年號又婺州圖經義烏真如院亦云吳越錢氏會

同十年建而吳越止有寶大天寶保正三號亦無所

謂會同象之謹按東都事略載遼主德光以天福三

年改元會同至開運四年南牧歷年圖載天福三年

歲在戊戌而會同十年歲在丁未是歲正德光南牧

之時去天福三年整整十載意者錢氏奉德光之正

朔則丁未之歲乃契丹會同十年然婺州真如院會

同十年建尙未契丹入汴之時恐吳越奉其正朔若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六

果

赤城志所書會同元年則正是石晉天福三年晉高

祖尙都汴為中國主不應錢氏乃越石晉而奉契丹

正朔也此之婺州真如院所書年月無據當攷又福

州碑記載烏石宣威感應王廟碑銘用契丹年號注

略同玉海歷代年號有廣初注吳越錢鏐是吳越更

有會同廣初年號不止如容齊四筆曰吳越三改元

天寶寶大保正矣廟號改元既得其實宜亦稱帝但

其後欲欺人以世忠于中國而深諱之文忠公未敢

斷慎傳疑也吳越有會同年號四筆亦及之然不如

王氏徵引之詳稱寶正寶大今尙可見者通鑑考異

引紀年通譜闕王事迹王氏啓運圖皆載寶正全唐



文錢鏐開舜井得重華石記首稱吳越國王寶正三年八月十九日又新建風山靈德王廟記末稱時寶正六年重光單闕歲為相之月二十有三日記天下都元帥吳越國王錢鏐又投龍文末稱寶正三年歲在戊子三月丁未朔二十六日壬申投又謝鶚朱府君墓誌銘日以寶大元年夏四月得疾弗興即吳越朱行先碑也今尙存此皆可見者驂鸞錄袁州孚忠廟有楊氏稱吳時加封司徒竹冊尙存文稱寶大元年余向居鄉得吳江邨寺石幢所記亦以寶大紀年蓋錢氏有浙時或曾用楊氏正朔此二證為甚確也范氏蓋不知吳越自有寶大年號楊氏並無寶大年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六 辛

號故誤吳越曾用楊氏年號通鑑契丹改元會同國號大遼在天福二年是歲丁酉輿地紀勝引通鑑在三年戊戌誤矣其實契丹改元會同四夷附錄及薛史外國傳在天顯十一年五代會要開運三年之明年稱會同十年即天福三年通鑑綱目契丹國志在天福二年遼史在天顯十二年之次年諸書各異也南監本常作嘗

敘辛亥長興二年乃鏐之末世也

按彭注本湖北仿汲古閣本二誤三

吳武義元年注是歲吳王稱制改元

按南監本吳王上行以字

閩天成元年注是歲鏐立

按南監本鏐誤璘

吳越寶正六年注錢氏惟見一號六年其餘皆闕不見

按湖北仿汲古閣本誤注楚

閩永隆元年注是歲延義立

按 殿本義誤義

閩永隆五年天德注是歲延政以建州稱殷改元

按 殿本延誤廷南監本改元上行故字

吳越乾祐元年注是歲俶立

按吳越世家俶以開運四年立即天福十二年歲除夕為胡進思所廢迎俶立之是俶以天福十二年除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六 辛

夕立通鑑正敘俶立于天福十二年十二月庚戌晦此注乾祐元年誤

論敢不愼也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慎作懼

注審知五代舊史本傳

按南監本審知上及下鏐本名延鈞上皆未空一字注然而頗為傳寫差誤爾

按南監本彭注本傳作轉

四夷附錄

契丹

其一曰但利皆部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利皆作皆利

劉仁恭據有幽州

按唐本紀乾寧元年以仁恭為幽州留後四年叛晉劉守光傳仁恭為幽州留後晉實請命于唐此時安得日據有蓋阿保機立九年始有雲中之會是為天復五年推九年前宜為乾寧三年曰每歲又前數年矣

每歲秋霜落則燒其野草

按 殿本草誤花

阿保機亦不知其何部人也

按遼史作德呼部轄塔哩錫林鄉耶律穆魯人南監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六

垂

本彭注本無其字

為人多智勇略而善騎射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無略字

阿保機乘閒入塞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乘誤人

漢城在炭山東南灤河上

按南監本灤作樂

而終梁之世契丹使者四至

按梁本紀開平元年四月契丹阿保機使袍笏梅老來一至也五月契丹遣使者來二至也二年二月契丹遣使者來三至也三年閏八月契丹遣使者來四

至也乾化元年四月契丹阿保機遣使者來五至也

固不至四至

執其振武節度使李嗣本

按義兒嗣本傳作嗣本戰歿

其風俗與奚靺鞨頗同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鞞作羯

遣其子郁說契丹使入塞以牽晉兵

按下又曰郁已去處直為其子都所廢壹似郁素在定者王處直傳處直有孽子郁當部之亡于晉也郁亦奔焉晉王以女妻之為新州防禦使處直見莊宗必討文禮益自疑乃陰與郁交通使北招契丹入塞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六

垂

以牽晉且許召郁為嗣都聞之不悅而定人皆言契丹不可召恐自貽患處直不聽郁自奔晉嘗恐處直不容因此大喜以為乘其隙可取之證以通鑑遼史郁傳此失辭矣

見其宿處環結在地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結誤結

雖去而不亂

按此語可去薛史外國契丹傳每經安巴堅野宿之所布結在地方而環之雖去無一莖亂者則末句不可去以語氣未斷也今既改簡矣何復存此冗句昨聞中國亂



按南監本彭注本亂上有禍字  
莊宗客將王緘譜之

按盧程傳掌書記王緘薛史誠傳入晉為推官歷掌  
書記授檢校司空魏博節度副使契丹國志韓延徽  
傳掌書記王緘嫉之皆不曰緘為客將遼史延徽傳  
已而與他將王緘有隙與此皆誤也

德光遣禿餒煎刺等以騎五千救都

按王處直王晏球傳作萬騎

赫逸與數騎返走

按王晏球傳作惕隱與數十騎走遼史太祖本紀二  
年始置特哩衣原作惕隱典族屬以皇弟薩喇原作撒刺為之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六

書

後屢書以其為特哩衣百官志大特哩衣司太祖置  
掌皇族之政教敍又曰特哩衣治宗族是惕隱官名  
赫逸人名今傳錄一書官名一書人名壹似各為一  
人者薛史單作特哩衣通鑑單作惕隱皆疏也數十  
騎與數騎亦異

而晏球攻破定州擒禿餒煎刺皆送京師明宗斬禿餒  
等六百餘人而赦赫逸

按通鑑亦作禿餒至大梁斬于市而呂琦傳契丹遣  
禿餒煎刺等助都而為趙德鈞王晏球所敗禿餒見  
殺煎刺等皆送京師遼史太宗本紀作王都奏唐兵  
破定州塔拉原作鐵刺死之納爾琿原作里衮察喇原作查刺等

數十人被執塔拉即委餒此又若未送京師已殺者  
與琦傳同未知孰是

選其壯健者五十餘人為契丹直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十作千

德光乃西徙橫帳居捺剌泊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捺作捺

以石敬瑭鎮守河東總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禦之

按南監本彭注本無守字

是歲九月契丹出雁門車騎連亙數十里將至太原遣  
人謂敬瑭曰吾為爾今日破敵可乎敬瑭報曰皇帝赴  
難要在成功不在速大兵遠來而唐軍甚盛願少待之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六

書

使者未至而兵已交

按繁敘複死事張敬達傳

已而楊光遠殺張敬達降晉

按南監本彭注本無張字彭注本建誤瑯

臨訣執手噓噓

按南監本彭注本噓噓作噓噓

莊明之世德鈞鎮幽州十餘年

按上文莊宗之末趙德鈞鎮幽州薛史德鈞傳從平  
梁遷滄州節度使同光三年移鎮幽州莊明之世僅  
十一年以同光三年鎮幽州至長興四年止九年薛  
史亦作十餘年蓋兼廢帝時言之此誤



西出雁門攻并州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州作代

德光與延壽南攻陷貝州

按南監本彭注本延壽上有趙字

其首領大將各管數百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數作一

亦以赭袍賜重威

按復杜重威傳

孫兒但勿憂管取一與飯處

按復晉家人傳

豈有兩天子相見于道路耶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六

柔

按復張彥澤傳

德光被甲衣貂裘帽立馬于高岡

按南監本彭注本帽上有貂字

二月丁巳朔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汲古閣本湖北仿汲古閣

本已誤丑文獻通考亦誤丑通考蓋據此書知宋本

原誤丑南監本不誤者必後人追改彭注本又仍南

監本也

今思歸而不得

按南監本彭注本無而字

東西二二千里之間民被其毒

按契丹國志作方廣千里剽掠殆盡通鑑作自東西  
兩畿及鄭滑曹濮數百里開財畜殆盡

其來也馬不嘶鳴

按南監本彭注本嘶鳴上有甚字

左右給事多以宦者

按南監本事下多上空一字

太祖復遣將軍朱憲報聘

按周本紀廣順元年二月丁未契丹使鼻骨支來丁

已尚書左丞田敏使于契丹未見所謂朱憲者五代

會要契丹周廣順元年正月太祖命左千牛衛將軍

朱憲往修和好兀欲亦遣使鼻骨支報命獻良馬四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六

柔

疋太祖復命尚書左丞田敏供奉官蔣光遂銜命往

聘此書節刪失當故紀錄異也

遂不復南寇

按周本紀廣順二年契丹寇邊及救東漢皆南寇也

顯德六年夏世宗北征

按周本紀在三月非夏也

論予讀周日歷見世宗取瀛漠定三關兵不血刃而史

官譏其以王者之師馳千里而襲人輕萬乘之重于荏

葦之間以僥倖一勝夫兵法決機因勢有不可失之時

世宗南平淮甸北伐契丹乘其勝威擊其昏殆世徒見

周師之出何速而不知述律有可取之機也



校猶是周本紀論意

論往往絕而復甦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彭注本甦作蘇

論草軟如茸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軟誤軟

論醉則縛之而睡

按 殿本縛作縛

注得唐天成三年戊子為天顯元年云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彭注本云作按屬

下句

奚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六

堯

有人馬二萬騎

按人乃以騎言耶五代會要奚作人馬約二萬

吐渾

其大姓有慕容拓拔赫連等族

按南監本彭注本脫有字

至漢乾祐二年又有吐渾何夏刺來朝貢

按南監本彭注本無吐字貢字

達韃

後為契丹所攻

按南監本契丹上有奚字

別部散居陰山者自號達韃

按南監本彭注本別上有其字

同光中都督折文通數自河西來貢駝馬

按唐本紀同光中未一見天成三年始書來

党項

而所售常過直

按南監本售作讎

明宗遣靈武康福邠州藥彥稠等出兵討之福等擊破

阿埋韋悉衰勒疆賴埋厮骨尾及其大首領連香李八

薩王都統悉那埋摩侍御乞埋鬼悉通等族殺數千人

獲其牛羊鉅萬計及其所劫外國寶玉等悉以賜軍士

由是党項之患稍息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六

堯

按複彥稠傳宜併之南監本侍誤待千誤十

突厥

同光三年渾解樓來天成二年首領張慕晉來長興二  
年首領杜阿熟來天福六年遣使者韓同海等來凡四

至

按唐本紀張慕晉來在天成三年此二字疑傳寫之

誤又同光三年十月壬午一書來不止四至也

吐蕃

皇帝猶念陷蕃人民否

按湖北仿汲古閣本猶誤尤

惟甘涼瓜沙四州常自通于中國



按本紀終五代未書甘州使者來

唐因以義朝為節度使

按汲古閣本湖北仿汲古閣本脫義字

皆其成人子孫也

按南監本彭注本人作兵

至七年沙州曹元忠瓜州曹元深皆遣使來

按晉本紀作沙州曹元深瓜州曹元忠薛史外國傳

太平寰宇記作沙州曹元忠瓜州曹元恭恭與深異

與下元恭為瓜州團練使又同薛史周本紀作沙州

留後曹元忠宋史外國傳作沙州曹元忠與此同與

本紀異薛史晉本紀天福八年正月庚寅沙州留後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六

李

曹元深加檢校太傅充沙州歸義軍節度使開運三

年三月庚申以瓜州刺史曹元忠為沙州留後以諸

書證之大約元深先鎮沙州元忠在後晉本紀較近

然易官易人易名史不備載卒不得確據也

眊褐

按南監本彭注本湖北仿汲古閣本眊誤眊

而吐蕃不見于梁世

按梁本紀乾化元年十一月乙未書回鶻吐蕃遣使

者來矣五代會要吐蕃梁開平二年正月遣使朝貢

此蓋仍薛史外國吐蕃傳之誤

回鶻

遣左監門衛上將軍楊沼押領還蕃

按五代會要沼作治

至唐莊宗時王仁美遣使者來貢玉馬自稱權知可汗

莊宗遣司農卿鄭續持節冊仁美為英義可汗是歲仁

美卒其弟狄銀立遣都督安千想等來

按唐本紀止同光二年六月己丑封回鶻王仁義為

英義可汗未書來四年正月丙戌回鶻阿咄欲遣使

者來而附錄又漏書 殿本四川仿 殿本續作續

天成二年權知國事王仁裕遣李阿山等來朝

按南監本彭注本無朝字

于闐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六

李

伐種置水中乃渡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水誤水

國王撈玉于河然後國人得撈玉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撈誤撈

漢乾祐元年又遣使者王知鐸來

按漢本紀天福十二年六月于闐遣使者來明年正

月始改元乾祐疑有脫誤

高麗

本扶餘人之別種也

按南監本彭注本無人字

同光元年遣使廣評侍郎韓申一副使春部少卿朴嚴



來

校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殿作嚴

而其國王姓名史失不紀至長興三年權知國事王建遣使者來

校唐本紀天成四年已見王建矣

終五代常來朝貢

校梁漢本紀未一書來

渤海

至中宗時置忽汗州以祚榮為都督

校南監本忽作忽

開平元年國王大誼誤遣使者來訖顯德常來朝貢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六

奎

校晉漢周本紀未一書來

新羅

同光元年新羅國王金朴英遣使者來朝貢長興四年權知國事金溥遣使來

校唐本紀書來五一同光元年一二年一天成二年

二月一三月一長興三年四年失書南監本彭注本

無者字

黑水

至長興三年胡獨鹿卒子桃李花立嘗請命中國

校唐本紀長興三年未書來元年及天成四年皆書

來附錄又漏

南詔蠻

至明宗時嵩州山後雨林百蠻都鬼主右武衛大將軍季卑晚遣大鬼主傅能何華來朝貢

校唐本紀嵩州作雲南宋史黎州諸蠻傳由黎州南行七日而至其地又一程至嵩州又二程至建昌城

又十七程至雲南是嵩州雲南非一地也書宜從一

又以大渡河南山前邛州六姓都鬼主懷安郡王勿定

標莎為定遠將軍

校 殿本南監本印誤印

牂牁蠻

牂牁蠻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六

奎

校南監本此牂字及昆明附錄牂字皆作柯

在辰州西千五百里

校五代會要牂牁蠻其地北去充州一百五十里東

至辰州二千四百里南至交州一千五百里西至昆

明九百里宋史蠻夷西南諸夷傳其地北距充州百

五十里東距辰州二千四百里南距交州一千五百

里而距昆明九百里此作在辰州西千五百里誤矣

新唐書地理志諸蠻州有充州武德三年以牂牁

別部置會要充誤充太平寰宇記文獻通考亦誤

昆明

附牂牁以來



按此語贅宜改上各遣使者來為各遣使附牂牁來而去此語

占城

其地方千里

按五代會要占城國其地東西一百里南北三千里太平寰宇記占城國其地東西七百里南北三千里宋史外國占城傳其地東西七百里南北三千里獻通考四裔考占城其城東西七百里南北三千里此作方千里疑誤會要東西一百里之一字必七字傳寫誤也

南鄰真臘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六

南

核 殿本四川仿 殿本臘作蠟

顯德五年其國王因德漫遣使者莆訶散來

按周本紀顯德五年九月占城國王釋利因德漫使莆訶散來六年六月戊子占城使莆訶散來既曰遠不過于閩占城何九月中一人能再來本紀及薛史本紀漫作縵此及五代會要宋史外國占城傳宦游紀聞作漫則譯異而偶未從一者

猛火油以溼物得水則出火薔薇水云得自西域以灑衣雖敝而香不滅

按猛火油薔薇水今皆習見物耳安能得水出火衣敝猶香五代會要占城國作方物中有灑衣薔薇水

一十五瓶言出自西域凡水之霑衣香而不黧太平寰宇記占城國作方物中有灑衣薔薇水一十五琉璃瓶言出自西域凡鮮華之衣以此水灑之則不黧而復郁烈其香連歲不歇又進猛火油八十四琉璃瓶是油得水而愈熾彼國凡水戰則用之通鑑作吳主遣使遺契丹主以猛火油曰攻城以此油然火焚樓櫓敵以水沃之火愈熾文獻通考四裔考占城作又有薔薇水洒衣經歲香不歇猛火油得水愈熾宋史外國占城傳作又有薔薇水灑衣經歲香不歇猛火油得水愈熾遼史后妃太祖清欽皇后舒嚕氏傳作吳主李昇獻猛火油以水沃之愈熾較得實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六

奎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六



光緒丙戌春華峯校讐歐陽書佐以宋吳氏續纂誤  
 國朝吳氏蘭庭纂誤補是書意續二吳凡已及者棄之  
 或得贖文異義者兼錄之錢氏大昕廿二史攷異王氏  
 鳴盛十七史商榷行世久棄錄視二吳書得千餘事如  
 葛從周傳辨洹水之戰從周並未敗史建瑯傳辨史匡  
 翰乃尚晉祖妹非尚女唐六臣傳辨趙光逢為押金寶  
 副使時非為尚書左丞李存賢傳辨鎮幽州非賞角觥  
 朱宣傳辨王敬武為青州節度使不宜敘中和二年前  
 辨曹全最非敬武將辨崔君裕非繼薛崇據鄆朱宣非  
 繼曹全最據鄆孟方立傳辨文德元年奚忠信大敗乃  
 赫連鐸援師失期非王鎔失期王珂傳辨重盈為重榮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跋

十

兄袁象先傳辨象先父乃尚梁祖姊非尚妹杜重威傳  
 辨汜水之戰重威于侯益不得曰從趙思綰傳辨誤王  
 益為侯益李琪傳辨宣政非前殿紫宸非便殿閣非殿  
 賈緯傳辨唐自武宗以後非無實錄司天考辨誤符天  
 萬分歷為二前蜀世家辨騶虞為獸非近世說南漢世  
 家辨洪杲洪昌不得從洪熙作逆吳越世家辨新唐書  
 皆歐陽公手定不宜與是書互歧四夷附錄辨猛火油  
 薔薇水不能得水出火衣做猶香所以糾事情之失真  
 也梁本紀辨殺李克恭不得以馮霸為罪首辨歲首書  
 開平失實唐本紀辨書子行勗立與紀首稱莊宗不合  
 辨書孟知祥使朱滉來失義例晉本紀辨符彥饒不書

伏誅非直筆辨不書叔母為皇后非史法周本紀辨郭  
 廷謂宜書叛吳巒傳辨巒宜入死事所以正書法之未  
 當也家人傳莊宗諸子傳摘蕪雜字句至六十餘字及  
 他處所摘複文所以削繁也梁本紀辨朱溫降唐有年  
 月日而失書周本紀辨郭威本常氏子辨宋令詢等可  
 立傳而略之家人傳辨李克用不祇四弟八子辨克用  
 子未絕於明宗之亂辨晉出帝卒年可攷辨出帝不祇  
 馮皇后辨周世宗有子一行傳辨不祇四五人李仁福  
 傳辨李氏賜姓已在唐太宗朝辨仁福乃思諫親屬十  
 國世家年譜辨吳越改元之多所以補略也梁本紀辨  
 誤我敗為敗績辨書王彥章官乃予之唐本紀辨樞密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跋

十一

使用士人不始莊宗朝辨李繼儔亦有罪不得予以死  
 辨冊禮不始明宗朝辨誤解以字家人傳辨漢隱帝非  
 無后所以質發明之陋也唐本紀辨明宗父名寬不名  
 天大雷電以風之電周本紀辨符彥卿不作符堅之符  
 宦者傳辨起五代文章陋矣止故并述其禍敗之所以  
 然者著于篇為一幅皇甫暉傳辨皇甫宜名說文大目  
 出也之暉南唐世家辨捷馬牌宜作捷所以訂雕寫之  
 訛也且是書雖續二吳而劉處讓傳辨纂誤誤疑三事  
 一行傳辨纂誤補誤據全氏祖望斷李振無南竄事漢  
 本紀辨誤據何氏焯承祐作承祐他如周本紀辨王氏  
 應麟誤解均田圖安重誨傳辨王氏鳴盛誤據薛史誤



歐陽書馮道傳辨錢氏大昕謂歐陽公惡道而甚其辭  
南唐世家辨錢氏二條吳越世家辨楊氏慎謂歐陽公  
千史筆挾私仇其執心光明無門戶之見又如此徵引  
博矣析理復精直越前作至所論斷期明文義而止無  
復攻擊尤足愧文人相輕之心獨讀歐陽書之一助耶  
光緒丁亥夏六月江夏洪德埏謹跋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跋

三







遼史拾遺補序

浙光人郭焯  
錢唐汪氏棨

遼史拾遺補 序

遼史文筆簡嚴而事多疏略錢塘厲徵君鶚特為拾遺二十四卷博采旁搜粲然大備矣第當是時舊五代史尚沈晦於永樂大典中未經寓目而契丹國志宋元通鑑所載弃置孔多不免語焉弗詳之憾余因更為之補以三書為綱而以散見他書者附益之得四百餘條分為五卷非敢云苴歐揭之罅漏亦聊步樊榭之後塵云爾乾隆五十九年秋八月震澤楊復吉書

遼史拾遺補 序

振綺堂校刊

五五三



例言

舊五代史厲氏未見固無論已至他書所載若道宗圖韓忠彥之像敕邊吏之無開邊覺皇后生產儀高麗王語宋醫之辭胥皆佚漏殊不可解今備錄於左於厲氏似不無小補云  
厲氏於本紀則摘錄原文分段補注志傳國語解舊有者標其名目補綴事實新增者另立名目下繫補字今悉遵其例惟於厲氏所增者下注拾遺補字厲氏未備余所增者下注續補字  
地理志屬國表國語解厲氏所引用後人著述與遼史不相附麗者間亦闕入余此編則必擇其有涉於遼始為采錄  
引用諸書於初見則標著書人姓氏再見三見則不更列以識別亦舊例也

遼史拾遺補

例言

一 振綺堂校刊

遼史拾遺補卷一

震澤楊復吉列歐輯

本紀第一太祖上

明年七月○唐河東節度使李克用遣通事德乞盟冬十月太祖以騎兵七萬會克用于雲州宴酣克用借兵以報劉仁恭木瓜澗之役太祖許之易袍馬約為兄弟

薛居正舊五代史曰天祐四年大寇雲中後唐武皇遣使連和因與之面會于雲中東城大具享禮延入帳中約為兄弟謂之曰唐室為賊所篡吾欲今冬大

遼史拾遺補

卷一

一 振綺堂校刊

舉弟可以精騎二萬同收汴洛阿保機許之賜與甚厚畱馬三千匹以答貺左右咸勸武皇可乘間虜之武皇曰逆賊未殄不可失信于部落自亡之道也乃盡禮遣之

復吉案雲中之會遼史在天祐二年乙丑舊五代

史在天祐四年丁卯史文互異未知孰是

十一月遣偏師討奚霫諸部及東北女直之未附者悉破降之

趙志忠北廷雜記曰太祖一舉并吞奚國仍立奚人依舊為奚王命契丹監督兵甲



元年春正月庚寅命有司設壇于如迂王集會燬燔柴告天即皇帝位○北宰相蕭轄刺南宰相耶律歐里思率羣臣上尊號曰天皇帝

舊五代史曰天祐末阿保機乃自稱皇帝署中國官號其俗舊隨畜牧素無邑屋得燕人所教乃爲城郭宮室之制于漠北距幽州三千里名其邑曰西樓邑屋門皆東向如車帳之法城南別作一城以實漢人名曰漢城城中有佛寺三僧尼千人國人號阿保機爲天皇帝○葉隆禮契丹國志曰契丹國在庫莫奚東唐所謂黑水靺鞨者今其地也有七十二部落不

遼史拾遺補

卷一

二 振綺堂校刊

相統制好爲寇盜父母死而悲哭者以爲不壯但以其尸置于山樹上經三年後乃收其骨而焚之因酌酒而祝曰冬月時向陽食夏月時向陰食我若射獵時使我多得豬鹿其無禮頑嚚於諸夷最甚其風俗與奚靺鞨同至阿保機稍并服諸小國而多用漢人漢人教之以隸書之半增損之作文字數千以代刻木之約又制婚嫁置官號稱皇帝

六年○二月戊午親征劉守光三月至自幽州

舊五代史曰劉守光末年苛慘軍士亡叛皆入契丹洎周德威攻圍幽州燕之軍民多爲所寇掠既盡得

燕中人士教之文法由是漸盛

神冊○二年○三月辛亥攻幽州○秋八月李存勗遣李嗣源等救幽州曷魯魯等以兵少而還

舊五代史曰十四年契丹乘勝攻幽州是時或言契丹三十萬或言五十萬幽薊之北所在北騎皆滿莊宗遣明宗與李存審閻寶將兵救幽州遂解其圍○歐陽修新五代史曰德威走幽州契丹圍之所得漢人以長繩連頭繫之於木漢人夜多自解逃去本紀第二太祖下

六年○十二月○庚申皇太子率王郁略地定州○乙

遼史拾遺補

卷一

三 振綺堂校刊

亥存勗至定州王都迎謁馬前存勗引兵望都遇我軍禿餒五千騎圍之存勗力戰數四不解李嗣昭領三百騎來救我軍少卻存勗乃得出大戰我軍不利引歸舊五代史曰十八年十二月莊宗在鎮州行營聞前鋒報契丹渡沙河軍中咸恐議者請權釋鎮州之圍以避之莊宗曰霸王舉事自有天道契丹其如我何國初突厥入寇至於渭北高祖欲棄長安遷都樊鄧太宗曰獫狁孔熾未聞遷移都邑霍去病漢廷將帥猶且志滅匈奴況帝王應運而欲移都避寇哉文皇雄武不數年俘二突厥爲衛士今吾以數萬之衆安



集山東王德明廝養小人阿保機生長邊地豈有退避之理吾何面視蒼生哉爾曹但駕馬同行看吾破之莊宗親御鐵騎五千至新城北遇契丹前鋒萬騎莊宗精甲自桑林突出光明照日諸部愕然緩退莊宗分二廣以乘之北騎散退時沙河微冰其馬多陷阿保機退保望都

天贊○四年○五月○冬十月

司馬光資治通鑑曰同光二年五月幽州言契丹將入寇甲寅以橫海節度使李紹斌充東北面行營招討使將大軍度河而北契丹屯幽州東南城門之外

遼史拾遺補

卷一

四 振綺堂校刊

虜騎充斥饋運多為所掠○八月契丹攻渤海無功而還丁巳幽州言契丹入寇○冬十月易定言契丹入寇

天顯元年○六月○唐遣姚坤以國哀來告

舊五代史曰阿保機問姚坤漢收得西川信否坤曰去年九月出兵十一月十六日收下東西川得兵馬二十萬金帛無算皇帝初即位未辦送來續當遣使至矣阿保機忻然曰聞西有劔閣兵馬從何過得坤曰川路雖險然先朝收復河南有精兵四十萬良馬十萬騎但通人行處便能去得視劔閣如平地耳阿

保機善漢語謂坤曰吾解漢語歷口不敢言懼部人效我令兵士怯弱故也

本紀第三太宗上

五年○十一月戊寅東丹奏人皇王浮海適唐

舊五代史曰東丹王突欲在闕下其母繼發使申報朝廷亦優容之

六年春正月

資治通鑑曰長興三年正月契丹陷平州

唐得平州至是復為契丹所陷

七年○十一月

遼史拾遺補

卷一

五 振綺堂校刊

舊五代史曰張敬達遷雲州節度使時以契丹率族帳自黑榆林至云借漢界水草敬達每聚兵塞下以遏其衝契丹竟不敢南牧邊人賴之

十一年○秋七月○丙申唐河東節度使石敬瑭為其主所討遣趙瑩因西南路招討盧不姑求救上白太后曰李從珂弒君自立神人共怒宜行天討○八月○庚午自將以援敬瑭○九月○丁酉入鴈門○己亥次太原

舊五代史曰清泰三年晉高祖為張敬達等攻圍甚急遣指揮使何福齋表乞師願為臣子德光白其母



曰兒昨夢太原石郎發使到國今果至矣事符天意  
必須赴之德光乃自率五萬騎由鴈門至晉陽  
癸卯圍晉安

資治通鑑曰九月契丹主移帳於柳林遊騎過石會  
關不見唐兵

閏月甲子○所降軍士及馬五千匹以賜晉帝

資治通鑑曰時晉安寨馬猶近五千鎧仗五萬契丹  
悉取以歸其國以唐之將卒授帝語之曰勉事而主  
壬申○晉帝辭歸上與宴飲酒酣執手約爲父子○命  
迪離畢將五千騎送入洛臨別謂之曰朕畱此候亂定

乃還耳  
遼史拾遺補 卷一  
六 振綺堂校刊

資治通鑑曰帝將發上黨契丹主舉酒屬帝曰我若  
南向河南之人必大驚駭汝宜自引漢兵南下人必  
不甚懼有急則下山救汝若洛陽既定吾卽北反矣  
又曰劉知遠趙瑩桑維翰皆創業功臣無大過勿棄  
也

本紀第四太宗下

會同元年○秋七月○丁卯○遣梅里了古使南唐

陸游南唐書曰烈祖昇元二年契丹主耶律德光及  
其弟東丹王各遣使以羊馬入貢別持羊三萬口馬

三百匹來鬻以其價市羅紉茶藥烈祖從之於是翰  
林院進二丹入貢圖詔中書舍人江文蔚作贊

戊辰遣中臺省右相耶律述蘭迭烈哥使晉臨海軍節  
度使趙思溫副之冊晉帝爲英武明義皇帝

新五代史曰冬十月契丹遣中書令韓頰來奉冊曰

英武明義皇帝何焯讀書記曰梁唐皆郊見後受尊號石晉則以契丹爲天矣○路

振九國志曰晉天福中契丹使至朝廷以近侍李泳  
爲監伴使有判官幽冀人謂泳曰吳越王常不睡乎  
詰其故答曰嘗聞五臺山王子大師曰浙中不睡龍  
今已歸矣

遼史拾遺補 卷一  
七 振綺堂校刊  
三年春正月

秦再思洛中紀異曰王昶旣爲朝命所責乃遣使越  
海聘於契丹卽將藉沒之物爲贄晉祖方卑辭以奉  
戎主戎主降僞詔曰閩國禮物竝付喬榮放其使人  
還本國晉主不敢拒之旣而昶又遣使於契丹求馬  
由滄濟淮甸路南去自茲往復不一時人無不憤惋  
八月○壬寅遣使南唐

南唐書曰昇元四年德光遣使獻馬百匹於是烈祖  
遣通事舍人副四方館事歐陽遇借鴻臚少卿使契  
丹假道於晉高祖不可遇及境而復○資治通鑑曰



唐自烈祖以來常遣使泛海與契丹相結欲與之共制中國更相餽遺約為兄弟然契丹利其貨徒以虛語往來實不為唐用也

五年○夏四月

資治通鑑曰夏四月契丹以晉招納吐谷渾遣使來讓

七年春正月○己卯趙延壽圍貝州其軍校邵珂開南門納遼兵太守吳巒投井死

舊五代史曰巒權知貝州軍州事天福九年正月契丹大至其一日大譟環其城明日陳攻具於四墉三

遼史拾遺補

卷一

八 振綺堂校刊

日契丹主躬率步奚及渤海奚等四面進攻巒衆投薪於夾城中繼以炬火敵之梯衝焚蕪殆盡

二月

資治通鑑曰開運元年二月馬全節攻契丹泰州拔之

三月○壬午留趙延昭守貝州徙所俘戶於內地夏四月癸丑還次南京

契丹國志曰時遼帝帳中有小校亡來曰遼帝已傳木書收軍北去景延廣疑為詐閉壁不敢追○資治

通鑑曰夏四月契丹遣兵救青州齊州防禦使薛可

言邀擊敗之丁亥鄴都留守張從恩上言趙延照雖據貝州麾下兵皆久客思歸宜速進軍攻之詔以從恩為貝州行營都部署督諸將擊之辛卯從恩奏趙延照縱火大掠棄城而遁屯於瀛莫阻水自固

八年春正月

資治通鑑曰開運二年春正月皇甫遇等還契丹亦引去軍退其衆自相驚曰晉軍悉至矣時契丹主在邯鄲聞之即時北遁不再宿至鼓城是夕張從恩引兵先發諸軍繼之畱步兵五百守安陽橋夜四鼓知相州事符彥倫召入乘城為備至曙望之契丹數萬

遼史拾遺補

卷一

九 振綺堂校刊

騎已陳於安陽水北彥倫命城上揚旌鼓譟約束契丹不測日加辰趙延壽與契丹惕隱帥衆踰水環相州而南詔右神武統軍張彥澤將兵趣相州延壽至湯陰聞之甲寅引還馬全節等擁大軍在黎陽不敢追延壽悉陳甲騎於相州城下若將攻城狀符彥倫曰此虜將走耳出甲卒五百陳於城北以待之契丹果引去

秋七月乙卯○晉遣孟守中奉表請和仍以前事答之契丹國志曰六月晉遣使如遼○舊五代史曰是時契丹連歲入寇晉氏疲於奔命邊民被苦幾無寧日



晉相桑維翰勸少帝求和於契丹以紓國難少帝許之乃遣使奉表稱臣卑辭首過使回德光報曰但使桑維翰景延廣自來竝割定鎮與我則可通和也朝廷知其不可乃止○契丹國志曰帝入大梁謂李崧等曰向使晉使再來則南北不戰矣

九年○八月○自將南伐

資治通鑑曰開運三年八月李守貞言與契丹千餘騎遇於長城北轉鬪四十里斬其酋帥解里擁餘衆入水溺死者甚衆

九月○十一月○丙申○南院大王迪輦將軍高模翰

遼史拾遺補

卷一

十 振綺堂校刊

分兵由瀛州間道以進杜重威遣其將節度使梁漢璋率衆來拒與戰大敗之殺梁漢璋

資治通鑑曰九月契丹三萬寇河東壬辰劉知遠敗之於陽武谷斬首七千級丙辰契丹使瀛洲刺史劉延祚遣樂壽監軍王巒書請舉城內附且云城中契丹不滿千人乞朝廷發輕兵襲之已爲內應又今秋多雨自瓦橋以北積水無際契丹主已歸牙帳雖聞關南有變地遠阻水不能救也巒與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杜威屢奏瀛莫可取深州刺史慕容遷獻瀛莫圖馮玉李崧信以爲然欲發大兵迎趙延壽及延

祚冬十月以杜威爲北面行營都指揮使以守貞爲兵馬都監十一月丁酉以李守貞權知幽州行府事己亥杜威等至瀛州城門洞啟寂若無人威等不敢進聞契丹將高模翰先已引兵潛出威遣梁漢璋將二千騎追之遇契丹於南陽務敗死威等聞之引兵而南時東城等數縣請降威等焚其廬舍掠其婦女而還

杜重威張彥澤引兵據中渡橋

賈緯賈氏備史曰彥澤狼子其心密已變矣乃通款

耶律氏諂爲前導因促騎說威引軍沿滹沱水西援

遼史拾遺補

卷一

十一 振綺堂校刊

常山及至眞定東垣渡與威通謀先遣步衆跨水不之救致敗將沮人心以行詭計因從監者高勳請降於虜

趙延壽以步卒前擊高彥溫以騎兵乘之追奔逐北僵尸數萬

舊五代史曰契丹尋於所戰之地築一京觀及漢高祖卽位使人平之

十二月

舊五代史曰十二月十二日德光入鎮州大犒將士十四日自鎮州南行中渡降軍所釋甲仗百萬計竝



令於鎮州收貯戰馬數萬匹長驅而北

壬午次赤岡重貴舉族出封丘門橐索牽羊以待上不  
忍臨視命改館封禪寺

契丹國志曰晉主迎於封丘門外帝辭不見館於封  
禪寺遣其將崔延勳以兵守之 帝至明德門下馬  
拜而後入晉宮中嬪妃迎謁皆不顧日暮復出屯於  
赤岡

大同元年春正月

資治通鑑曰天福十二年春正月乙未契丹主分遣  
使者以詔書賜晉之藩鎮晉之藩鎮爭上表稱臣被

遼史拾遺補 卷一

三 振綺堂校刊

召者無不奔馳而至 契丹主廣受四方貢獻大縱  
酒作樂每謂晉臣曰中國事我皆知之吾國事汝曹  
不知也 昭義節度使張從恩以地迫懷洛欲入朝  
於契丹判官高防諫曰公晉室懿親不可輕變臣節  
從恩不從左驍衛大將軍王守恩與從恩姻家時在  
上黨從恩以副使趙行遷知雷後牒守恩權巡檢使  
與高防佐之 荆南節度使高從誨遣使入貢於契  
丹契丹遣使以馬賜之

癸卯○送負義侯及其母李氏 缺 妃 缺 氏妻馮氏弟重  
睿子延煦延寶等於黃龍府安置

舊五代史曰嘗一日帝與太后不能得食乃殺畜而  
啖之 至幽州傾城士庶迎看於路見帝慘沮無不  
嗟歎駐雷旬餘州將承契丹命犒帝於府署趙延壽  
母以食饌來獻

二月

資治通鑑曰二月契丹以劉愿為保義節度副使陝  
人苦其暴虐奉國都頭王晏與指揮使趙暉都頭侯  
章謀已巳晏與壯士數人夜踰牙城入府出庫兵以  
給衆庚午旦斬愿首懸諸府門又殺契丹監軍奉暉  
為雷後辛巳高防與王守恩謀遣指揮使李萬超白

遼史拾遺補 卷一

三 振綺堂校刊

晝帥衆大譟入府斬趙行遷推守恩權知昭義雷後  
守恩殺契丹使者舉衆來降 丹州都指揮使高彥  
珣殺契丹所署刺史自領州事三月壬辰以丹州來  
降 統軍劉遂凝因王淑妃求節鉞契丹主以唐郇  
公從益為許王威信節度使遂凝為安遠節度使

三月丙戌朔

新五代史曰三月丙戌朔德光服鞞袍御崇元殿百  
官入閣德光大悅顧其左右曰漢家儀物其盛如此  
我得於此殿坐豈非真天子耶

以蕭翰為宣武軍節度使



舊五代史曰明年春二月朔降東京爲防禦州尋復爲宣武軍

壬寅晉諸司僚吏嬪御宦寺方技百工圖籍歷象石經銅人明堂刻漏太常樂譜諸宮縣鹵簿法物及鎧仗悉送上京

錢大昕金史考異曰劉彥宗傳云遼太宗入汴載路車法服石經以歸按漢魏之石經在洛陽唐之石經在京兆汴都無石經也汴都石經宋嘉祐所刻在遼入汴以後彥宗所云殊未足信或云石經當是石鼓之譌

遼史拾遺補

卷一

古

振綺堂校刊

磁州帥梁暉以相州降漢己酉命高唐英討之夏四月丙辰朔發自汴州以馮道李崧和凝李瀚徐台符張礪等從行次赤岡夜有聲如雷起於御幄大星復隕於旗鼓前乙丑濟黎陽渡

王仁裕玉堂閒話曰三月十七日契丹主自汴而北是日路次赤岡日過晡忽廬帳中有聲殷殷然若雷起於地下契丹主懼召術者占之術者給云此土地神所作乃命祭禱焉○資治通鑑曰三月辛亥契丹主將攻相州梁暉請降契丹主赦之許以爲防禦使暉疑其詐復乘城拒守夏四月己未未明契丹主命

蕃漢諸軍急攻相州食時克之悉殺城中男子驅其婦女而北胡人擲嬰孩於空中舉刃接之以爲樂或告磁州刺史李穀謀舉州應漢契丹主執而詰之穀不服契丹主引手於車中若取所獲文書者穀知其詐請曰必有其驗乞顯示之凡六詰穀辭氣不屈乃釋之○脫脫等宋史李穀傳曰潛遣河朔酋豪梁暉入據安陽契丹主患之卽謀北旋會有告契丹以城中虛實者契丹還攻安陽陷其城○資治通鑑曰冀州人殺契丹刺史何行通推牢城指揮使張廷翰知州事

遼史拾遺補

卷一

五

振綺堂校刊

丁丑崩於樂城

舊五代史曰四月十六日次於樂城縣殺虎林之側時德光已得寒熱疾數日矣命部人齋酒脯禱於得疾之地十八日晡時有大星落於穹廬之前若迸火而散德光見之西望而唾連呼曰劉知遠滅劉知遠滅是月二十一日卒

本紀第五世宗

世宗孝和莊憲皇帝諱阮小字兀欲資治通鑑曰兀欲眇一目爲人雄健好施○新五代史曰突欲奔於唐兀欲畱不從號永康王



大同元年四月丁丑太宗崩於樂城戊寅梓宮次鎮陽  
卽皇帝位於柩前甲申次定州命天德朔古解里等護  
梓宮先赴上京太后聞帝卽位遣太弟李胡率兵拒之  
資治通鑑曰兀欲集蕃漢之臣於府署宣契丹主遺  
制卽皇帝位於是始舉哀成服既而易吉服見羣臣  
不復行喪歌吹之聲不絕於內 兀欲慕中華風俗  
多用晉臣而荒於酒色輕慢諸酋長由是國人不附  
諸部數叛興兵誅討故數年之間不暇南寇○契丹  
國志曰太后聞帝立怒曰我兒南征東討有大功業  
其子在我側者當立汝父棄我走投外國乃大逆人

遼史拾遺補 卷一

六 振綺堂校刊

也豈得立逆人之子爲帝乎發兵拒之○舊五代史  
曰車駕至絳州刺史李從朗以郡降初契丹遣偏校  
成霸卿曹可璠等守其郡及車駕至從朗等遂降○  
資治通鑑曰麻荅被逐楊安亦遁李殷以其衆來降  
天祿○二年契丹國志作天祿元年  
資治通鑑曰初契丹主北歸至定州以義武節度副  
使耶律忠爲節度使徒故節度使孫方簡爲大同節  
度使方簡怨恚且懼入朝爲契丹所畱遷延不受命  
帥其黨三千人保狼山故寨控守要害契丹攻之不  
克未幾遣使請降帝復其舊官以扞契丹耶律忠聞

鄴都旣平常懼華人爲變詔以成德畱後劉在明爲  
幽州道馬步都部署使出兵經略定州未行忠與麻  
荅等焚掠定州悉驅其人棄城北去孫方簡自狼山  
帥其衆數百還據定州又奏以弟行友爲易州刺史  
方遇爲泰州刺史每契丹入寇兄弟奔命契丹頗畏  
之於是晉末州縣陷契丹者皆復爲漢有矣○舊五  
代史曰三月二十七日契丹棄定州墮城壁焚室廬  
盡驅人民入蕃惟餘空城瓦礫而已 永康王至遼  
陽帝與太后竝詣帳中帝御白衣紗帽永康王止之  
以常服謁見帝伏地雨泣自陳過咎永康王使左右

遼史拾遺補 卷一

七 振綺堂校刊

扶帝上殿慰勞久之因命設樂行酒從容而罷永康  
王帳下從官及教坊內人望見故主不勝悲咽內人  
皆以衣帛藥餌獻遺於帝及永康王發離遼陽取內  
官十五人東西班十五人及皇子延煦竝令隨帳上  
陁○契丹國志曰六月朔日食 陁北地尤高涼北  
人常以五月上陁避暑八月下陁至八月帝下陁太  
后自馳至霸州謁帝求於漢兒城側賜地種收以爲  
生許之帝以太后自從行十餘日遣與延煦俱還遼  
陽○張庚通鑑釋地糾繆曰通鑑註陁北冷陁山之  
北也按冷陁山在今兀良哈境○舊五代史曰滄州



上言七月後幽州界投來人口凡五千一百四十七  
北土饑故也○毛奇齡西河詩話曰塞北有吐兒山  
在黑山東北遼主避暑之地

三年○夏六月

契丹國志曰夏四月太白晝見○六月朔日食

秋九月辛丑朔召羣臣議南伐冬十月遣諸將率兵攻

下貝州高老鎮徇地鄴都南宮堂陽殺深州刺史史萬

山

資治通鑑曰乾祐二年十月契丹寇河北所過殺掠

節度使刺史各嬰城自守遊騎至貝州及鄴都之北

遼史拾遺補

卷一

六

振綺堂校刊

境帝憂之己丑遣樞密使郭威督諸將禦之十一月

契丹聞漢兵渡河乃引去○舊五代史曰先是契丹

入邊萬山城守郭威遣索萬進率騎七百屯深州一

日契丹數千騎迫州東門萬山父子率兵百餘人襲

之契丹僞退十餘里而伏兵發萬山血戰急請救於

萬進萬進勒兵不出萬山死之契丹亦解去

四年○冬十月自將南伐攻下安平內丘東鹿等城大

獲而還

舊五代史曰鎮州邢州馳奏契丹寇洺州陷內丘縣

時契丹永康王兀欲率部族兩道入邊內丘城小而

固契丹攻之五日不下敵人傷者甚衆時有官軍五  
百在城防戍攻急官軍降於敵屠其城而去○契丹  
國志曰十一月朔日食

五年春正月○漢郭威殺其主自立國號周遣朱憲來  
告卽遣使致良馬

王溥五代會要曰周廣順元年正月太祖命左千牛

衛將軍朱憲往修和好永康王亦遣使報命獻良馬

四匹太祖復遣尚書左丞田敏供奉官蔣光遂銜命

往聘其年四月田敏等回永康王遣使獻碧玉金鑲

銀裏鞍轡并馬四十四匹

遼史拾遺補

卷一

五

振綺堂校刊

六月辛卯朔劉崇爲周所攻遣使稱姪乞援且求封冊

卽遣燕王燝樞密使高勳冊爲大漢神武皇帝

資治通鑑曰初契丹主北歸橫海節度使潘聿撚棄

鎮隨之契丹主以聿撚爲西南路招討使及北漢主

立契丹主使聿撚遣劉承鈞書○四月契丹主遣使

如北漢告以周使田敏來約歲輸錢十萬緡北漢使

鄭珙以厚賂謝契丹

本紀第六穆宗一

應歷○三年

資治通鑑曰廣順三年正月契丹寇鎮州本道兵擊



走之

九月

資治通鑑曰九月契丹寇樂壽齊州戍兵右保寧都頭劉漢章殺都監杜延熙謀應契丹不克并其黨伏誅

四年

資治通鑑曰顯德元年三月楊衮將其衆北屯代州北漢主遣王得中送衮因求救於契丹契丹遣得中還報許發兵救晉陽

九年○夏四月丙戌周來侵○是月周拔益津瓦橋淤

遼史拾遺補

卷一

三 振綺堂校刊

口三關五月乙巳朔陷瀛莫二州

資治通鑑曰契丹主遣使者日馳七百里詣晉陽命

北漢主發兵撓周邊聞上南歸乃罷兵孫行友奏拔

易州擒契丹刺史李在欽獻之斬於軍市以瓦橋關

爲雄州益津關爲霸州

十年○夏五月

王偁東都事略曰顯德七年與河東連兵寇鎮定恭帝命太祖北征俄聞太祖卽位驚曰中國有英主矣於是遁去○契丹國志曰夏五月朔日食

十三年○八月○十二月

薛應旂宋元通鑑曰乾德元年八月王全斌攻取北漢樂平契丹救之不及○吳任臣十國春秋曰漢天會七年十二月遼主遣書來責帝遣繼文謝曰父爲子隱願赦之自是遼使不來而使往輒見畱羣臣悉以使北爲懼

本紀第八景宗一

改元保寧

契丹國志曰遼大赦境內刑賞政事用兵追討皆皇后決之帝臥牀榻間拱手而已

三年○夏四月

遼史拾遺補

卷一

三 振綺堂校刊

契丹國志曰夏四月朔日食

四年○冬十月

契丹國志曰冬十月朔日食

五年○九月

契丹國志曰秋九月朔日食

七年契丹國志作乾亨元年○二月

契丹國志曰春二月朔日食○宋史曰開寶八年八月壬戌契丹遣左衛大將軍耶律霸德等致御衣玉帶名馬 十二月甲子契丹遣使耶律烏正來賀正

旦



八年契丹國志作○二月

宋史曰開寶九年二月辛亥契丹遣使耶律延寧以御衣玉帶名馬散馬白鶻來賀長春節

本紀第九景宗二

九年契丹國志作○十一月

宋史曰太平興國二年十一月甲午遣李瀆等賀契

丹正旦

十年契丹國志作○五月

宋史曰太平興國三年五月癸巳遣李從吉等使契

丹 冬十月癸丑朔契丹遣使來賀乾明節○錢大

遼史拾遺補 卷一

三 振綺堂校刊

昕遼史考異宋奉使諸臣年表曰十一月供奉官閣

門祇候吳元載太常寺太祝母賓古賀契丹正旦○

宋史曰十二月戊寅契丹遣使來賀正旦

乾亨元年契丹國志○六月○宋主來侵丁卯北院大

王奚底統軍使蕭討古乙室王撒合擊之戰於沙河失

利已巳宋主圍南京丁丑詔諭耶律沙及奚底討古等

軍中事宜秋七月癸未沙等及宋兵戰於高粱河少卻

休哥斜軫橫擊大敗之宋主僅以身免至涿州竊乘驢

車遁去

契丹國志曰六月涿州判官劉德厚以城降宋○宋

史曰太平興國四年六月壬申契丹鐵林廂主李札

盧存以所部來降 癸酉幽州神武廳直并鄉兵四

百人來降乙亥范陽民以牛酒犒師 秋七月庚辰

契丹建雄軍節度使知順州劉廷素來降壬午知薊

州劉守恩來降○王鞏聞見近錄曰前此柴世宗晝

御河為界虜未嘗敢犯邊自爾日尋干戈至真宗皇

帝澶淵之幸方息御河蓋世宗運漕河也○王得臣

塵史曰富鄭公嘗為余言永熙討河東劉氏既下并

州欲領師乘勝收復薊門始咨於眾參知政事趙昌

言對曰自此取幽州猶熱鐵翻餅耳殿前都指揮使

遼史拾遺補 卷一

三 振綺堂校刊

呼延贊爭曰書生之言不足盡信此餅難翻永熙竟

趨幽燕卷甲而還卒如贊言鄭公再三歎謂余曰武

臣中蓋亦有人矣

九月○十一月

宋史曰九月丙午鎮州都鈐轄劉廷翰及契丹戰於

遂城西大敗之斬首萬三百級獲三將馬萬匹 十

一月辛卯忻州言與契丹戰破之關南言破契丹斬

首萬餘級

二年契丹國志○三月

宋元通鑑曰太平興國五年三月契丹兵十萬寇鴈



門楊業領麾下數百騎自西陘出至鴈門北口南向擊之契丹兵大敗殺其節度使駙馬侍中蕭咄李獲都指揮李重誨

十一月

契丹國志曰冬十一月帝發兵萬餘眾進攻關南宋河陽節度使崔彥進將兵禦之遼師失利○東都事略曰明年寇雄州太宗復北征師次大名遂遁去

三年契丹國志作八年○五月

契丹國志曰遼大赦○宋史曰太平興國六年春正月辛亥易州破契丹數千眾 五月平塞軍與契丹

遼史拾遺補 卷一

五 振綺堂校刊

戰破之○契丹國志曰秋九月朔日食○宋史曰九月丙辰易州言破契丹

四年契丹國志作九年○三月

契丹國志曰春三月朔日食

五月

宋史曰太平興國七年五月辛丑崔彥進敗契丹於唐興 辛亥三交行營言潘美敗契丹之師於鴈門破其壘三十六 己未府州破契丹於新澤皆獲其將校以下百人

本紀第十聖宗一

十二月

契丹國志曰冬十二月朔日食○宋史曰閏月戊子朔豐州與契丹戰破之獲其天德軍節度使蕭太

統和元年○三月

宋史曰太平興國八年三月庚申豐州破契丹兵降三千餘帳

三年

契丹國志曰冬十二月朔日食

本紀第十二聖宗三

六年○十一月

遼史拾遺補 卷一

五 振綺堂校刊

宋史曰端拱元年十一月己丑郭守文破契丹於唐河

七年○秋七月○癸巳遣兵南征

釋文瑩玉壺清話曰淳化中著作郎孫崇諫陷北歸太宗召見面詰虜廷事崇諫備奏尹繼倫唐河之役上始盡知歎曰奏邊者忌其功不狀其實以昧朕非卿安知遽加防禦使

本紀第十三聖宗四

十一年○八月

契丹國志曰秋八月朔日食



十三年○十二月

宋元通鑑曰至道元年冬十二月契丹韓德威謀知折御卿有疾遂率眾犯邊以報子河汭之役御卿力疾禦之德威聞其至不敢進

本紀第十四聖宗五

十七年○九月

宋史曰咸平二年九月鎮定都部署言敗契丹兵於廉良路殺獲甚眾

冬十月

宋元通鑑曰咸平二年冬十月契丹掠祁趙邢洛州

遼史拾遺補

卷一

振綺堂校刊

遂自德棣濟河掠淄齊○契丹國志曰冬十二月攻

宋為冀州張旻敗於城南○東都事略曰咸平二年

大寇鎮定真宗親征次大名知府事折御昌等引兵

入五合川破拔黃太尉砦○宋史曰冬十二月契丹

攻威虜軍本軍擊敗之殺其酋帥○王闢之澠水燕

談曰王樵字肩望淄川人咸平中契丹內寇舉族北

俘潛入敵中訪其親累年乃歸持諸喪刻木為親葬

免山東

十八年春正月還次南京

宋元通鑑曰咸平三年春正月己卯朔契丹知帝親

征乃縱掠而去丁亥范廷召等追取契丹於莫州斬

首萬餘級盡獲所掠餘寇遁出境庚子帝至自大名

二十年○秋七月

宋史曰咸平五年秋七月壬戌契丹大林砦使王昭敏等來降

二十二年○十一月○丁丑宋遣崇儀副使曹利用請

和即遣飛龍使韓杞持書報聘○十二月○癸未宋復

遣曹利用來以無還地之意遣監門衛大將軍姚東之

持書往報

宋元通鑑曰景德元年十一月己未契丹逼冀州知

遼史拾遺補

卷一

振綺堂校刊

州王瑱擊走之○東都事略曰契丹假王繼忠為書

抵莫州請和真宗謂宰相畢士安等曰和戎之利自

古有之然夷狄變詐未可信也士安等曰比來降虜

皆言國中恐復有幽燕之舉又銳氣屢挫而退歸無

名其請和固不為疑於是遣右班殿直曹利用持書

答之然虜益進攻圍瀛州利用至大名知府事王欽

若畱不遣真宗北征繼忠又奏契丹兵不敢劫掠以

待王人而王人不至乃詔欽若遣利用○陳師道後

山談叢曰始講和遼使韓杞匿其善飲曰兩國初好

數杯之後一言有失所誤非細後使姚東之既去而



顧手額再三是以知虜之情也姚衷之曰守之事力契丹之士馬皆盛然北軍用於阻隘不能敵南平原馳突南軍亦不能支也○孔平仲孔氏談苑曰程戡侍郎自言為御史時接伴北人帳張觀中丞教之曰待之以禮答之以簡戡佩服其言或云不然北人見語簡便生疑心極惱人不若曠然以誠接之己丑詔諸軍解嚴是月班師

東都事略曰真宗謂輔臣曰初欲令楊延朗邀其歸路而以精兵踵其後腹背擊之可無噍類矣然兵連禍結何時已哉故徇其請以休息天下之民若彼自

遼史拾遺補 卷一

无 振綺堂校刊

渝盟以順代逆覆亡之殆未晚也明年令雄霸州安肅軍置榷場以通其貿易自此交遣使賀生日及正旦歲以為常仍遺以銀絹三十萬

二十四年

遼史考異宋奉使諸臣年表曰三月兵部員外郎直史館任中正西上閣門使獎州刺史李繼昌賀國母生辰○契丹國志曰宋景德中太常博士王曙戶部員外郎李維往賀國主生辰還言國主見漢使強襲衣冠事竟即幅巾雜番騎射獵矣○澠水燕談曰景德中朝廷始與契丹通好詔遣使將以北朝呼之王

沂公以為太重請但稱契丹本號可也真宗激賞再三朝論韙之○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懷古詩註曰昔宋事遼為兄仍請隨代以序昭穆至末年遼為翁宋為孫

二十五年春正月建中京

東都事略曰又明年置中京於七金山下其地本奚王牙帳也○遼史考異宋奉使諸臣年表曰三月戶部副使水部員外郎崔端侍禁閣門祇候張利用賀國母生辰

九月

遼史拾遺補 卷一

无 振綺堂校刊

遼史考異宋奉使諸臣年表曰九月戶部副使祠部郎中宋搏供奉官閣門祇候馮若拙賀國母正旦著作郎直史館陳知微供奉官閣門祇候王承僕賀國主正旦戶部判官殿中丞滕涉侍禁閣門祇候劉煦賀國主生辰

二十六年

遼史考異宋奉使諸臣年表曰三月都官員外郎喬希顏供奉官閣門祇候景元賀國母生辰○九月御史馬亮西京作坊使魏昭易賀國母正旦都官員外郎孫爽侍禁閣門祇候薛貽廓賀國主正旦



十二月

宋史曰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壬子契丹使上將軍蕭智可等來賀○晁公武郡齋讀書後志曰乘輅錄一卷皇朝路振子發撰振大中祥符初使契丹撰此書以獻事見其傳○吳處厚青箱雜記曰陝州魏處士野贈寇萊公詩云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播傳漠北章聖朝北使至問那个是無地起樓臺相公時寇居散地因召還○葉澣綱鑑會編曰從東封還改準戶部尚書知天雄軍契丹使嘗過大名謂準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準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

遼史拾遺補 卷一

三 振綺堂校刊

鎖鑰非準不可耳

二十七年

遼史考異宋奉使諸臣年表曰二月太常博士直史館王隨供奉官閣門祇候王承瑾賀國母生辰○宋史曰大中祥符二年九月命工部侍郎馮起為契丹國信使

本紀第十五聖宗六

二十八年○冬十月

遼史考異宋奉使諸臣年表曰十月右司諫直史館李迪內園副使崔可道賀國主生辰監察御史乞伏

矩供奉官閣門祇候翟繼思賀正旦

二十九年○三月己卯大丞相晉國王耶律隆運薨契丹國志曰丞相耶律隆運本漢人姓韓名德讓太后有辟陽之幸賜姓耶律改名隆運尋拜大丞相封晉王景宗崩太后臨朝隆運私侍之是時太后年方三十諸子尚幼外無親援雄傑角立帝登大寶皆隆運力也帝念其功父事之隆運薨帝為制服其終始眷遇如此○遼史考異宋奉使諸臣年表曰九月工部郎中龍圖閣待制張知白崇儀副使薛惟正賀國主生辰

遼史拾遺補 卷一

三 振綺堂校刊

開泰元年○冬十月

遼史考異宋奉使諸臣年表曰十月主客郎中知制誥王曾宮苑使榮州刺史高繼勳賀國主生辰屯田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李士龍內殿崇班閣門祇候李餘懿賀正旦

三年○六月

契丹國志曰夏六月朔日食○遼史考異宋奉使諸臣年表曰九月殿中侍御史周寶西京作坊副使段守倫賀國主生辰屯田員外郎趙世長內殿崇班閣門祇候張舜臣賀正旦



四年

遼史考異宋奉使諸臣年表曰九月左司諫知制誥劉筠供奉官閣門祇候宋德文賀國主生辰戶部副使吏部員外郎李及侍禁閣門祇候李居中賀正旦本紀第十六聖宗七

太平〇二年

遼史考異宋奉使諸臣年表曰八月屯田員外郎王融西頭供奉官閣門祇候劉懷德賀正旦

四年〇秋七月

遼史考異宋奉使諸臣年表曰七月刑部郎中直史

遼史拾遺補

卷一

三 振綺堂校刊

館章得象供奉官閣門祇候馮克忠賀國后生辰

本紀第十七聖宗八

五年〇冬十月

契丹國志曰冬十月朔日食

十二月

宋元通鑑曰天聖三年契丹大閱聲言獵幽州張知白曰契丹修好未遠今以上初政試觀朝廷耳未幾

契丹果罷去

六年〇九月

遼史考異宋奉使諸臣年表曰九月右諫議大夫權

三司使范雍東染院使侯繼隆賀國主生辰

七年春正月壬寅朔宋遣張保維孫繼業孔道輔馬崇至來賀

曾鞏隆平集曰孔道輔使契丹虜主酌以大卮曰方天寒飲此可以致和氣道輔曰不和固無害及還言者以為開虜爭端他日上問之對曰契丹新為黑水所破勢甚蹙平時漢使至多以言相侮若不答恐益愠中國上然之〇契丹國志曰春三月朔日食

夏四月

契丹國志曰夏四月有星大如斗聲如雷自北流於

遼史拾遺補

卷一

三 振綺堂校刊

西南光燭天下尾長數丈久之散為蒼白雲

八年〇三月

契丹國志曰春三月契丹饑流民之宋境上宋仁宗曰皆吾赤子也詔給以唐鄧州閒田仍令所過州縣

給食 秋八月朔日食

九年〇秋七月〇八月

遼史攷異宋奉使諸臣年表曰七月刑部郎中狄棐作坊使陳宗憲賀國后生辰〇八月職方員外郎判三司理欠司張羣如京副使石元孫賀國主正旦戶部判官度支員外郎蘇耆內殿承制閣門祇候王德



賀國后生辰

十年○秋七月

遼史攷異宋奉使諸臣年表曰七月鹽鐵判官兵部員外郎直史館張宗象香藥庫使李渭賀國后生辰

遼史拾遺補

卷一

三

振綺堂校刊

遼史拾遺補卷一

遼史拾遺補卷二

震澤楊復吉列歐輯

本紀第十八興宗一

重熙○四年

澠水燕談曰景祐中蔡君謨作四賢一不肖詩布在都下人爭傳寫契丹使適至買以歸張於幽州館

五年

遼史攷異宋奉使諸臣年表曰八月工部郎中判戶部句院李宗詠供奉官閣門祇候岸準賀國主正旦

九年

遼史拾遺補

卷二

一

振綺堂校刊

宋史曰康定元年夏四月乙未契丹國母復遣使來賀乾元節

本紀第十九興宗二

十一年春正月○庚戌遣南院宣徽使蕭特末翰林學士劉六符使宋取晉陽及瓦橋以南十縣地

宋元通鑑曰慶歷二年春三月契丹來求關南地時契丹主漸長國內無事戶口蕃息慨然有南侵意會

元昊反欲乘釁取瓦橋關以南十縣地聚兵幽薊聲言南下

六月



宋元通鑑曰六月契丹兵壓境詔王德用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德用時教士卒習戰契丹遣人來覘或請捕之德用曰吾軍整而和使覘者得實以歸是屈人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於郊下令具糗糧聽吾鼓視吾旗所向覘者歸告虜中謂漢兵將大至和議益決

八月

遼史攷異宋奉使諸臣年表曰八月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程戡西上閤門副使張得一賀國母生辰太常丞直集賢院張方平東頭供奉官閤門祇

遼史拾遺補 卷二

二 振綺堂校刊

候劉舜臣賀國主生辰兵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判三司開拆司楊偉禮賓副使王仁旭賀國母正旦鹽鐵判官兵部員外郎方偕禮賓副使王易賀國主正旦九月壬寅遣北院樞密副使耶律仁先漢人行宮副部署劉六符使宋約和是時富弼為上言大意謂遼與宋和坐獲歲幣則利在國家臣下無與與宋交兵則利在臣下害在國家上感其言和好始定

宋元通鑑曰富弼至契丹見契丹主曰兩朝人主父子繼好垂四十年一旦求割地何也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將以何為羣臣

請舉兵而南吾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為身謀爾契丹主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末帝昏亂土宇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然虜獲金幣充初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大半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

遼史拾遺補 卷二

三 振綺堂校刊

絕歲幣盡歸人主羣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鴈門者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微卿言吾不知其詳雖然吾祖宗故地當見還也弼曰晉以盧龍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地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既退劉六符曰吾主恥受金幣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嘗言為祖宗守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租賦爾朕不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為詞爾澶淵之盟天地鬼



神實臨之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我天地鬼神其可欺乎六符謂其介曰南朝皇帝存心如此大善當共奏使兩主意通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謂曰得地則歡好可久弼反覆陳其不可狀且言北朝既以得地為榮南朝必以失地為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

復吉按富弼奉使與遼主問答語拾遺所載僅十之一今備錄於此

朱翌猗覺寮雜記曰富鄭公使遼爭獻納二字甚切後之議者以為二字不必苦爭孔子適季孫季孫之

遼史拾遺補 卷二

四 振綺堂校刊

宰曰君使人假馬將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與於臣謂之賜臣取於君謂之假與於君謂之獻季孫悟遂命其宰自今往君有取之一切不得復言假也鄭公力不肯言獻以此也夫然非博學通古今其可出疆○孔氏談苑曰姚跋回曰自來奉使北朝禮遇之厚無如王拱辰預釣魚放鵲之會皇帝親御琵琶以侑酒是時先父館伴相得甚歡拱辰謂先父曰南朝峭漢惟吾異日先父為上道此語上曰拱辰答問似此語言極多其才器不在人下然識量不足難於遠到吾見奉使之入惟富弼不可量也因

問南朝人才有幾弼曰臣斗筭之器不足道本朝人才勝如臣者車載斗量安可數計察斯人大未可量○宋史曰慶歷二年冬十月丙辰知制誥梁適報使契丹

十二年○八月

遼史攷異宋奉使諸臣年表曰八月起居舍人知制誥孫抃洛苑副使馮行己賀國母生辰鹽鐵副使工部郎中張盥之西頭供奉官閣門祗候丁億賀國主生辰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魚周詢閣門通事舍人李惟賢賀國母正旦工部郎中李鉞東頭供奉官閣門祗候趙牧賀國主正旦

遼史拾遺補 卷二

五 振綺堂校刊

正旦使溫之除轉運以右正言集賢校理余

十三年○夏四月

契丹國志曰夏四月朔日食 帝以弟鄭王宗元加兵馬大元帥封晉國王樂郡王宗德進封幽王中山王宗正進封魯王豫章王宗熙進封齊王節度使宗哲進封長沙王

六月○駐蹕永安山以將伐夏遣延昌宮使耶律高家奴告宋

東都事略曰契丹來告舉兵討元昊時冊命元昊為



夏國主使將行而止之以俟契丹使富弼曰若契丹使未至而行則事自我出既至則恩歸契丹矣從之是歲契丹受禮雲中且發兵會元昊伐呆兒族於河東為近仁宗問弼曰契丹得無與元昊襲我乎弼曰契丹自幽薊不復山河東入寇者以河北平易富饒而河東險瘠且虞我出鎮定搆燕薊之虛也今兵出無名契丹大國決不為此就使妄動當出我不意不應先言受禮雲中也元昊本與契丹約相左右以困中國今契丹背約結好於我獨獲重幣元昊有怨言故契丹築威塞州以備之呆兒屢殺威塞人契丹疑遼史拾遺補卷二 六 振綺堂校刊

元昊使之故為是役安能合而寇我哉或請調發為備弼曰契丹雖不來猶欲以虛聲困我若調發正墮其計臣請任之契丹若入寇臣為誤國仁宗乃止契丹卒不動

八月 遼史攷異宋奉使諸臣年表曰八月右王言祕閣校理孫甫如京使夏防賀國母生辰太常少卿直史館劉夔崇儀使楊宗讓賀國主生辰鹽鐵判官祠部員外郎祕閣校理張瓌內園副使焦從約賀國母正旦開封府推官監察御史劉湜東頭供奉官閣門祗候

李士勳賀國主正旦 九月○壬申會大軍於九十九泉以皇太弟重元北院樞密使韓國王蕭惠將先鋒兵西征 宋元通鑑曰冬十月契丹主宗真親將騎兵十萬出金肅城遣弟重元將騎兵七千出南路樞密使蕭惠將騎兵六萬出北路三路濟河長驅入夏境四百里不見敵據德勝寺南壁以待惠與元昊戰於賀蘭山北敗之

冬十月○癸丑督數路兵掩襲殺數千人駙馬都尉蕭胡觀為夏人所執 遼史拾遺補卷二 七 振綺堂校刊

宋元通鑑曰元昊縱典急攻惠營敗之乘勝攻南壁契丹主大敗從數騎走得免元昊入樞密使蕭孝友若執駙馬蕭胡觀以去 十四年

遼史攷異宋奉使諸臣年表曰八月右正言知制誥楊察東上閣門使新州刺史王克忠賀國母生辰戶部判官祠部郎中張堯佐西上閣門副使張希一賀國主生辰度支判官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率昭邁供備庫副使閣門通事舍人李璋賀國母正旦 冬十月

一書二八廿升 黃卷四庫全書 8 反文內



宋史曰慶歷五年冬十月乙卯契丹遣使來獻九  
車及所獲夏國羊馬

十五年○八月

遼史攷異宋奉使諸臣年表曰八月刑部員外郎知  
制誥王琪六宅使嘉州刺史錢晦賀國母生辰右司  
諫知制誥錢明逸內園副使閣門通事舍人楊宗說  
賀國主生辰戶部判官侍御史王平左班殿直閣門  
祇候王道恭賀國母正旦金部郎中判三司句院許  
宗壽內殿承制夏元吉賀國主正旦○契丹國志曰  
東京留守耶律忽北叛入高麗命將軍蕭迪誅之

遼史拾遺補

卷二

八 振綺堂校刊

本紀第二十興宗三

十六年

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曰右釋迦佛舍利塔記  
興中故城之址有浮圖三焉土人名其地曰三座塔  
其南塔之前嘗有掘上得地宮一崇八尺廣六尺五  
寸八面相等周遭嵌碑文其一片云維大契丹國興  
中府重熙十五年丙戌歲十一月丁丑朔十六日壬  
辰起手鑄次年四月乙巳朔八日壬子午時葬釋迦  
佛舍利記凡五十字字大徑二寸餘末載辦塔主僧  
則覺花島海雲寺業律沙門志全也塔徒於天慶二

年以釋慧材所撰記攷之塔蓋十三簷藏釋迦佛舍  
利一千三百餘顆定光佛舍利六百餘顆此惟云釋  
迦文不備也遼自太宗建國號大遼以後聖宗統和

元年復國號曰大契丹道宗咸雍二年復稱大遼遼  
史俱沒而不書國號之更易事莫大於是尚不盡書  
其餘之闕漏可勝言哉讀此碑益慨然於文獻之無  
徵也○遼史攷異宋奉使諸臣年表曰八月刑部員  
外郎知諫院吳鼎臣內殿承制閣門祇候夏佺賀國  
母生辰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判度支句  
院韓綜供備庫副使柳涉賀國主生辰戶部判官刑

遼史拾遺補

卷二

九 振綺堂校刊

部郎中崔嶧內殿崇班閣門祇候侍其演賀國母正  
旦鹽鐵判官司勳員外郎劉立之內殿崇班李中佑  
賀國主正旦

十七年○八月

遼史攷異宋奉使諸臣年表曰八月祠部員外郎集  
賢校理同修起居注胡宿如京使兼閣門通事舍人  
李珣賀國母生辰度支判官太常博士集賢校理何  
中立內殿承制閣門祇候鄭餘懿賀國主生辰工部  
郎中判度支句院李仲偃左侍禁閣門祇候孫世京  
賀國母正旦司勳郎中判理欠憑由司李永德左侍



禁閣門祇候康遵度賀國主正旦

十八年○八月

遼史攷異宋奉使諸臣年表曰八月右正言知制誥李絢供備副使曹偕賀國母生辰度支副使戶部員外郎梅摯內殿承制閣門祇候李永寶賀國主生辰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何郊內殿崇班閣門祇候柴貽範賀國母正旦著作佐郎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呂溱閣門通事舍人侯宗亮賀國主正旦

十九年○八月

遼史攷異宋奉使諸臣年表曰八月工部郎中天章

遼史拾遺補

卷二

十一 振綺堂校刊

閣待制李東之西京左藏庫使李綬賀國母生辰戶部員外郎兼御史知雜事李兌供備庫副使李賡賀國主生辰鹽鐵判官司封員外郎崇文院檢討孫瑜閣門通事舍人王道恭賀國母正旦司勳員外郎判三司開拆司寇平內殿崇班閣門祇候鄭餘慶賀國主正旦

二十年

遼史攷異宋奉使諸臣年表曰八月翰林學士刑部郎中知制誥兼侍講史館修撰曾公亮西京左藏庫使郭廷珍賀國母生辰工部郎中知制誥史館修撰

兼侍講王洙閣門通事舍人李惟賢賀國主生辰戶部判官屯田郎中燕度內殿崇班閣門祇候張克己賀國母正旦太常博士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王珪東頭供奉官閣門祇候曹偓賀國主正旦

二十一年○夏四月

周輝清波別志曰韓公綜為館伴契丹使北人欲為書稱北朝而去契丹號韓謂曰自古未有建國而無號其議遂塞

八月

遼史攷異宋奉使諸臣年表曰八月戶部副使兵部

遼史拾遺補

卷二

十二 振綺堂校刊

郎中傅永文思副使潘承嗣賀國母生辰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張擇行西染院副使兼閣門通事舍人夏偁賀國主生辰權鹽鐵判官都官員外郎蔣黃內殿承制閣門祇候李中謹賀國母正旦太常博士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判鹽鐵句院韓絳東頭供奉官閣門祇候王易賀國主正旦

冬十月

契丹國志曰冬十月朔日食

二十二年

遼史攷異宋奉使諸臣年表曰八月度支副使工部



郎中周沆左藏庫副使錢昉賀國母生辰起居舍人知諫院韓贄供備庫副使彭再昇賀國主生辰戶部判官刑部員外郎張去惑內殿崇班夏僖賀國母正旦右正言直集賢院賈黯左侍禁閤門祇候王咸宣賀國主正旦○祝穆方輿勝覽曰昌元縣南二十里老鴉山有李戡李戣兄弟善碁會虜索碁戰於國朝詔求天下善弈者蜀帥以戡應詔虜望風知畏不敢措手

復吉案此係宋仁宗皇祐間事故錄於此

二十三年

遼史拾遺補

卷二

三 振綺堂校刊

遼史攷異宋奉使諸臣年表曰八月起居舍人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吳奎禮賓副使郭遠賀國母生辰鹽鐵判官主客郎中宋選供備庫副使王士全賀國主生辰開封府判官殿中侍御史俞希孟閤門通事舍人夏仲賀國母正旦司封員外郎直龍圖閣兼天章閣侍講盧士宗西頭供奉官閤門祇候李惟賓賀國主正旦

二十四年○八月○己丑帝崩於行宮年四十

契丹國志曰興宗時南北無事歲受南宋餽遺百四  
五十年內府之儲珍異固山積也○孫升孫公談圃

曰趙志忠自契丹歸朝官至正郎嘗求差遣不報在都堂厲聲曰天下只有閻羅大王至公若教不公似志忠底已死二三十个志忠歸中國時上書及得契丹文字甚多蓋志忠嘗爲契丹史官也○郡齋讀書後志曰虜廷雜記十卷契丹降人趙志忠撰記虜廷雜事始於阿保謹迄於耶律宗真李清臣云志忠仕虜爲中書舍人得罪宗真來歸上此書及契丹地圖言虜中事甚詳○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曰陰山雜錄十六卷不著名氏莆田鄭氏書目云趙志忠撰歐公歸田錄云志忠本華人自幼陷虜爲人明敏在虜

遼史拾遺補

卷二

三 振綺堂校刊

中舉進士至顯官歸國能述虜中君臣世次山川風物甚詳今觀此書可槩見矣

復吉案趙志忠歸宋不知興宗何年姑附於此

本紀第二十一道宗一

改元清寧○十二月○丙申宋遣歐陽修等來賀卽位遼史攷異宋奉使諸臣年表曰八月遼興宗殂遣翰林學士吏部郎中知制誥史館修撰歐陽修四方館使果州團練使向傳範爲賀登位使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呂公弼西上閤門使英州刺史郭諮爲祭奠使鹽鐵副使工部郎中李參內苑使兼閤門通事



舍人夏佺為弔慰使右正言知制誥劉敞文思副使  
竇舜卿賀國母生辰戶部副使工部郎中張揆西染  
院副使閣門通事舍人王道恭賀國主生辰起居舍  
人直祕閣知諫院范鎮內殿承制閣門祇候王光祖  
賀國母正旦權度支判官刑部員外郎李復圭染院  
副使兼閣門通事舍人柴貽範賀國主正旦

二年○八月

遼史攷異宋奉使諸臣年表曰八月刑部員外郎知  
制誥石揚休文思使康州刺史沈惟恭賀國母生辰  
刑部員外郎直史館同修起居注唐詢東頭供奉官

遼史拾遺補 卷二

西 振綺堂校刊

閣門祇候王錯賀國主生辰祠部員外郎判度支句  
院集賢校理刁約供備副使劉孝孫賀國母正旦右  
司諫馬遵內殿崇班閣門祇候陳永圖賀國主正旦

三年○八月

遼史攷異宋奉使諸臣年表曰八月鹽鐵副使刑部  
員外郎郭申錫西京左藏庫副使王世延賀國母生  
辰右司諫呂景初西京左藏庫副使張利一賀國主  
生辰度支判官祠部郎中直祕閣王疇西染院使李  
城賀國母正旦殿中侍御史吳中復東頭供奉官閣  
門祇候宋孟孫賀國主正旦

四年春正月○癸酉宋遣使奉宋主繪像來

東都事略曰契丹主見御容驚肅再拜退而謂左右  
曰我若生在中國不過與之執鞭持蓋為一都虞候  
耳○契丹國志曰帝以御容於慶州崇奉每夕宮人  
理衣衾朔日月半上食食氣盡登臺而燎之曰燒飯  
惟祀天與祖宗則然○龔鼎臣東原錄曰張昇果卿  
嘉祐二年夏回虜聘求聖上儀容事昇見戎主言前  
來皇帝曾將過御容在南朝蓋以代相見耳今已稱  
姪須我主復圖儀容去則南朝必送聖範來蓋前來  
是弟兄即弟先送今是伯姪姪宜先來即伯後答如

遼史拾遺補 卷二

五 振綺堂校刊

此先後順也迄從其議

五月

宋史曰嘉祐三年五月甲午契丹遣使致其祖母遺  
留物○遼史攷異宋奉使諸臣年表曰八月權鹽鐵  
副使工部郎中王鼎閣門通事舍人王咸有賀國母  
生辰開封府判官度支郎中李及之內殿崇班閣門  
祇候王希甫賀國主生辰度支判官刑部郎中朱壽  
隆禮賓使王知和賀國母正旦太常博士直集賢院  
判戶部句院祖無擇內殿承制閣門祇候王懷玉賀  
國主正旦



五年

遼史攷異宋奉使諸臣年表曰八月戶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唐介六宅使梅州刺史桑宗望賀國母生辰侍御史丁詡左藏庫副使劉建勳賀國母生辰開封府判官工部郎中張中庸左藏庫副使馮文顯賀國母正旦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判理欠憑由司沈邁供備副使高繼芳賀國母正旦

六年

遼史攷異宋奉使諸臣年表曰八月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兼侍讀錢象先西染院副使閣門通事舍人

遼史拾遺補

卷二

去 振綺堂校刊

夏偉賀國母生辰侍御史陳經東頭供奉官閣門祇候郭靄賀國母生辰鹽鐵判官刑部郎中閻詢西京左藏庫副使劉禧賀國母正旦戶部判官兵部郎中祕閣校理王繹西頭供奉官閣門祇候趙元中賀國母正旦

七年

遼史攷異宋奉使諸臣年表曰閏八月戶部郎中知制誥張瓌如京使朱克明賀國母生辰度支判官刑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宋敏求西染院副使閣門通事舍人張山甫賀國母生辰司封郎中楊佐供備庫副

使李宗賀國母正旦鹽鐵判官度支員外郎集賢校

理王益柔內殿崇班閣門祇候王淵賀國母正旦○

直齋書錄解題曰燕北雜錄五卷西征塞地圖附思

卿武珪記嘉祐六年宮苑使知雄州趙案此處原

於朝珪自契丹逃歸事見國史傳本闕一字

本紀第二十二道宗二

九年○三月辛未宋主禎殂以姪曙為子嗣位

宋史曰嘉祐八年仁宗崩 夏四月癸酉遣王道恭

告哀於契丹 乙亥遣韓贄等告即位於契丹 六

月辛卯契丹遣蕭福延等來祭弔○契丹國志曰宋

遼史拾遺補

卷二

去 振綺堂校刊

仁宗崩契丹遣使祭大行於皇儀殿遂見宋嗣帝英

宗於東廂嗣帝痛哭久之

秋七月○己未族逆黨家

契丹國志曰宗元作亂其先遣來南宋使者數人皆

宗元之黨也過白溝悉以檻車載至誅之獨蕭福延

以兄福美有功獲免

十一月

宋史曰十一月辛亥契丹遣蕭素等來賀即位

十年○十二月

宋史曰治平元年八月乙卯遣兵部員外郎呂誨等



四人充賀契丹太后生辰正旦使刑部郎中章岷等  
四人充賀契丹主生辰正旦使 十二月丙辰契丹  
遣耶律烈等來賀壽聖節蕭禧等來賀明年正旦  
咸雍元年○八月

宋史曰治平二年六月甲寅詔遣官與契丹定疆界  
八月壬子以工部郎中蔡抗等充賀契丹生辰使  
侍御史趙鼎等充賀契丹正旦使

二年春正月○冬十二月

宋史曰治平三年春正月丙辰朔契丹遣使耶律仲  
達等來賀正旦戊午契丹遣使蕭惟輔等來賀壽聖

遼史拾遺補 卷二 九 振綺堂校刊

節 八月庚午遣傅卞等賀遼主生辰張師顏等賀  
正旦 十二月癸卯遼遣蕭靖等來賀正旦壽聖節  
三年○六月○九月○十二月

宋史曰治平四年六月己酉遼遣蕭餘慶等來弔祭  
九月辛卯遣孫思恭等報謝於遼且賀生辰正旦  
甲午遼遣耶律好謀等來賀即位 十二月己巳遼  
遣蕭傑等來賀正旦○遼史攷異宋奉使諸臣年表  
曰按宋史蘇案傳使契丹還道聞英宗晏駕契丹置  
宴仍用樂撤之楊佐傳英宗升遐奉遺留物再往使  
卒於道此二人亦治平四年事也

四年○十二月

宋史曰熙寧元年八月丁卯遣張宗益等賀遼主生  
辰正旦○十二月甲子遼遣耶律公質等來賀正旦

○周輝清波雜志曰呂正獻公以翰林學士館伴北  
使使頗桀黠語屢及朝廷政事公摘契丹隱密詢之  
曰北朝嘗試進士出聖心獨悟賦賦無出處何也使  
人愕然語塞

復吉案此不知何年事因呂公著為翰林學士在  
神宗初年故補錄於此

五年○九月○十二月

遼史拾遺補 卷二 九 振綺堂校刊

宋史曰熙寧二年四月壬寅遼遣耶律昌來賀同天  
節○九月丁丑遣孫固等賀遼主生辰正旦○十二  
月戊子遼遣蕭惟禧等來賀正旦

六年○夏四月○八月○十二月

宋史曰熙寧三年夏四月丙寅遼遣耶律寬來賀同  
天節○八月戊寅遣張景憲等賀遼主生辰正旦○  
十二月壬午遼遣蕭遵道等來賀正旦

七年○夏四月○八月○十二月

宋史曰熙寧四年夏四月辛酉遼遣蕭廣等來賀同  
天節○八月癸酉遣楚建中等賀遼主生辰正旦○



十二月丙子遼遣耶律紀等來賀正旦

本紀第二十三道宗三

八年○夏四月○八月○十二月

宋史曰熙寧五年夏四月乙卯遼遣耶律適等來賀

同天節○八月癸巳遣崔台符等賀遼主生辰正旦

○十二月己亥遼遣蕭瑜等來賀正旦

九年○夏四月○八月○十二月

宋史曰熙寧六年夏四月丁丑遼遣耶律寧等來賀

同天節○八月壬申朔遣賈昌衡等賀遼主生辰正

旦○十二月丙申遼遣耶律洞等來賀正旦

遼史拾遺補

卷二

三 振綺堂校刊

十年○夏四月○十二月

宋史曰熙寧七年夏四月癸酉遼遣耶律永寧等來

賀同天節○八月丁丑遣張芻等賀遼主生辰正旦

○十二月己丑遼遣耶律寧等來賀正旦

太康元年○夏四月○八月○十二月

宋史曰熙寧八年夏四月丁卯遼遣耶律景熙等來

賀同天節○八月丙申遣謝景溫等賀遼主生辰正

旦○十二月癸丑遼遣耶律世通等來賀正旦

二年○八月○九月○十二月

宋史曰熙寧九年夏四月辛卯遼遣耶律庶幾等來

賀同天節 丙午遣王苑臣等弔慰於遼 八月己

丑遣程師孟等賀遼主生辰正旦 九月己卯遼遣

使回謝 十二月丁未遼遣耶律運等來賀正旦

三年○夏四月

宋史曰熙寧十年夏四月乙酉遼遣蕭儀等來賀同

天節

八月

厲鴉宋詩紀事曰蘇頌使北時贈同事閣使復吉案

桃麟為西上閣門使詩云山路盡陂陀行人涉險多風頭沙磧

暗日上雪霜和草淺鷹飛地冰流馬飲河平生畫圖

遼史拾遺補

卷二

三 振綺堂校刊

見不料此經過

十二月

宋史曰十二月辛丑遼遣耶律孝淳等來賀正旦

四年○夏四月○八月○十二月

宋史曰元豐元年夏四月己酉遼遣耶律永寧等來

賀同天節 八月甲寅遣黃履等賀遼主生辰正旦

十二月丙寅遼遣耶律隆等來賀正旦

本紀第二十四道宗四

五年○夏四月○八月○十二月

宋史曰元豐二年夏四月甲辰遼遣蕭晟等來賀同



天節 八月壬寅遣李清臣等賀遼主生辰正旦

十二月庚申遣蕭寧等來賀正旦

六年○夏四月○十二月

宋史曰元豐三年夏四月己亥遣耶律永芳等來

賀同天節 八月癸丑遣王存等賀遼主生辰正旦

十二月甲辰遣蕭偉等來賀正旦

七年○十二月

宋史曰元豐四年夏四月癸亥遣耶律祐等來賀

同天節 十二月戊寅遣蕭福全等來賀正旦

八年○夏四月

遼史拾遺補

卷二

三 振綺堂校刊

宋史曰元豐五年夏四月丁巳遣耶律永端等來

賀同天節○龐元英文昌雜錄曰余奉使至雄州五

月二十一日次白溝驛是日晚雨雹其大如拳屋瓦

多碎彼人曰歲常如此尤有甚於此者目所未覩也

○宋史曰八月辛未遣韓忠彥等賀遼主生辰正旦

○張溟雲谷雜記曰韓魏公之子忠彥聘遼國主知

其為公子問嘗使南朝者形貌肖韓相公否皆曰然

遂圖忠彥之像

十二月

宋史曰十二月壬申遣耶律儀等來賀正旦

九年○夏四月○八月

宋史曰元豐六年夏四月辛亥遣蕭固等來賀同

天節○八月乙酉遣蔡京等賀遼主生辰正旦○邵

經邦宏簡錄曰蔡卞使遼人聞其名卞適有寒疾

命載以白駝車車為契丹主所乘乃異禮也

十年○夏四月○冬十二月

宋史曰元豐七年夏四月乙亥遣蕭浹等來賀同

天節 八月辛巳遣陳睦等賀遼主生辰正旦○十

二月辛卯遣耶律襄等來賀正旦

大安元年○八月

遼史拾遺補

卷二

三 振綺堂校刊

遼史攷異宋奉使諸臣年表曰八月刑部侍郎楊汲

皇城使高州刺史王澤朝請大夫戶部郎中韓宗道

崇儀使嘉州刺史帶御器械劉承緒賀國主生辰光

祿呂嘉問左藏庫使劉永淵朝請郎衛尉少卿陳侗

西京左藏庫使高遵治賀正旦

十二月

宋史曰元豐八年十二月乙酉遣蕭睦等來賀正

旦

二年○八月

遼史攷異宋奉使諸臣年表曰八月給事中胡宗愈



客省副使李琮中書舍人蘇軾西京左藏庫副使兼  
閣門通事舍人高士敦賀國主生辰朝奉郎直龍圖  
閣太僕少卿高遵惠左藏庫使李嗣徽朝散大夫司  
勳郎中晁端彥供備庫使楊安立賀正且軾辭不行  
本紀第二十五道宗五

三年

遼史攷異宋奉使諸臣年表曰八月戶部侍郎張頡  
皇城使楊永節中書舍人曾肇皇城使向綽賀國主  
生辰太僕少卿王欽臣西作坊使劉用賓工部郎中  
盛陶西頭供奉官閣門祇候趙希魯賀正且

遼史拾遺補 卷二

振綺堂校刊

四年○八月

遼史攷異宋奉使諸臣年表曰八月龍圖閣直學士  
工部侍郎蔡延慶皇城使海州防禦使劉永壽給事  
中顧臨文思副使段綽賀國主生辰司農少卿向宗  
旦西京左藏庫使高遵禮戶部郎中王同老內殿崇  
班閣門祇候賈祐賀正且

五年

遼史攷異宋奉使諸臣年表曰八月刑部侍郎趙君  
錫閣門通事舍人高遵固翰林學士蘇轍閣門通事  
舍人朱伯材賀國主生辰少府監韓正彥閣門祇候

賈裕太府少卿陳紘閣門祇候曹喚賀正且

六年

遼史攷異宋奉使諸臣年表曰八月中書舍人鄭雍  
引進副使王舜封太僕卿林旦莊宅使張佑賀國主  
生辰吏部郎中蘇注西頭供奉官閣門祇候陸孝立  
戶部郎中劉昱西京左藏庫副使畢可濟賀正且

七年○八月

遼史攷異宋奉使諸臣年表曰八月刑部侍郎彭汝  
礪西上閣門副使宋球鴻臚卿高遵惠左藏庫使曹  
詒賀國主生辰吏部郎中趙偁西京左藏庫使王鑒  
遼史拾遺補 卷二

振綺堂校刊

八年

清波別志曰元祐七年樞密院言遼使耶律迪病且  
殆自通好後未有故事今用章頰王咸宜奉使卒於  
契丹北人津送體例比類預立畫一送館伴所密掌  
之如迪死即施行迪竟死於滑州賻贈外加賜黃金  
百兩就差知通利軍守臣假中大夫充監護使遣內  
侍馳驛治喪事初太常寺言典故無例輟朝詔用節  
度使喪格輟一日爾後雖有增損大抵不踰此制○  
遼史攷異宋奉使諸臣年表曰八月權刑部侍郎王



覲皇城使忠州刺史張藻刑部侍郎豐稷六宅使郝  
惟幾賀國主生辰太常少卿宇文昌齡供備庫使曹  
讀殿中侍御史吳立禮內殿承制閣門祇候向緯賀  
正旦

九年

遼史攷異宋奉使諸臣年表曰按呂陶傳以中書舍  
人奉使契丹在哲宗親政之前當是此年事又蘇東  
坡有送王敏仲北使詩施元之注敏仲名古以太常  
少卿奉使契丹亦當在此年

本紀第二十六道宗六

遼史拾遺補

卷二

振綺堂校刊

壽隆元年

遼史攷異曰按洪遵泉志載壽昌元寶錢引李季興  
東北諸蕃樞要云契丹主天祐年號壽昌又引北遼  
通書曰天祚卽位壽昌七年改元乾統予家藏易州  
興國寺碑安德州靈巖寺碑興中府玉石觀音像唱  
和詩碑皆壽昌中刻東都事略文獻通考皆宋人書  
也亦稱壽昌無有云壽隆者可證壽隆乃壽昌之譌  
也遼人謹於避諱如光祿改爲崇祿避太宗諱也女  
眞改爲女直避興宗諱也天祚名延禧故追改重熙  
年號爲重和於嫌名猶必回避如此道宗乃聖宗之

孫而以壽隆紀年此理所必無者

二年○二月

宋元通鑑曰紹聖三年二月生女眞節度使頗刺淑  
死弟盈哥嗣以兄劾者子撒改爲國相時紇石烈部  
阿疎有異志盈哥召之阿疎與部人毛睹祿阻兵爲  
難盈哥自往伐之至阿疎城阿疎聞之往訴於遼遼  
遣使止盈哥勿攻盈哥畱劾者守阿疎城而還

三年○八月

遼史攷異宋奉使諸臣年表曰八月禮部侍郎范鏗  
左藏庫使兼閣門通事舍人向緯賀遼生辰太常少

遼史拾遺補

卷二

振綺堂校刊

卿林邵供備庫使兼閣門通事舍人張宗高賀遼正  
旦 案中書舍人朱服右司員外郎時彥奉使本傳  
不載其年當在紹聖中也毗陵志余中於紹聖中使  
遼不知何年又長編載元符二年蹇序辰奏取勘客  
省帳茶酒有王曉例是曉亦從前奉使者也

四年

遼史攷異宋奉使諸臣年表曰八月朝請郎權禮部  
尚書蹇序辰皇城使泰州團練使李嗣徽賀遼生辰  
朝散郎度支郎中王詔西京左藏庫副使曹暉賀遼  
正旦



五年

潛研堂金石跋尾曰右玉石觀音像詩碑首唱者崇祿大夫檢校太師行鴻臚卿英辨大師賜紫沙門智化和之者兵部尚書兼門下侍郎平章事鄭若愚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平章事韓資讓兵部尚書興中尹趙庭陸諸行宮都部署尚書左僕射梁援特進禮部尚書參知政事趙長敬觀書殿學士翰林學士行尚書禮部侍郎知制誥馬元俊中大夫昭文館直學士知御史中丞開國侯劉瓌度支使金紫崇祿大夫行尚書禮部郎史仲愛乾文閣待制史館修撰曲正

遼史拾遺補

卷二

天

振綺堂校刊

○凡二十二人書石并篆額者門人講華嚴經苾芻性煦也立碑年月則壽昌五年九月也遼史韓延徽傳資讓壽隆初拜中書侍郎平章事道宗紀壽隆三年四月南府宰相趙廷睦出知興中府事九月以梁援為漢人行宮都部署碑載三人結銜皆與史合碑有平章事鄭若愚參知政事趙長敬而遼史無之惟本紀壽隆元年見參知政事趙孝嚴六年見宰相鄭顯官同姓同而名則互異不可解也

冬十月○丁卯宋遣郭知章曹平來聘

契丹國志曰春三月宋詔郭知章報聘初蕭德崇堅

遼史拾遺補

卷二

天

振綺堂校刊

乞於國書內增休退兵馬還復土疆等語往復議論宋帝不從德崇畱京師凡三十七日乃歸

六年○八月

宋史曰元符三年八月丙午遣董敦逸賀遼主生辰

呂仲甫賀正旦

十二月

宋元通鑑曰元符二年十二月女真攻阿疎城取之

○宋史曰十二月戊午遼人來賀正旦

七年春正月○甲戌上崩於行宮○遣詔燕國王延禧

嗣位



契丹國志曰遼帝大漸戒孫延禧曰南朝通好歲久  
汝性剛切勿生事又戒大臣曰嗣君若妄動卿等當  
力諫之 帝聰達明睿端嚴若神觀書通其大略神  
領心解嘗有人講論語至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帝曰吾聞北極之下爲中國此豈其地耶○潘永因  
宋稗類鈔曰章惇之貶遼主方食聞之放箸而起稱  
善者再謂南朝錯用此人又問何爲只若是行遣及  
聞溫公之相救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無生事  
開邊釁○澠水燕談曰韓魏公元勳舊德夷夏具瞻  
熙寧畱守北都遼使每過境必先戒其下曰韓丞

遼史拾遺補卷二

三 振綺堂校刊

相在此無得過有呼索遼使與京尹書故事紙尾止  
押字是時悉書名其爲遼人尊畏如此○孫宗鑑東  
臯雜錄曰李章奉使北庭遼館伴發一語云東坡作  
文多用佛書中語李答云曾記赤壁詞曰檣櫓灰飛  
煙滅所謂灰飛煙滅四字乃圓覺經語云火出木燼  
灰飛煙滅北使默無語

復吉案此數事不知係何年姑附於此

遼史拾遺補卷二終

遼史拾遺補卷三

震澤楊復吉列歐輯

本紀第二十七天祚皇帝一

改元乾統

契丹國志曰夏四月朔日食陰雲不見○宋史曰建  
中靖國元年遼人來獻遺畱物○洪邁夷堅志曰孫  
儁家藏寶劍絕異夜置庭下暗處則星象皆燦列其  
上襄陽前軍統制趙巖者亦自北來爲子弟景裴言  
頃遼主天祚在位日有星隕於燕徹禁廷旣入土猶  
熒熒然召太史訊其占對曰其下必有異立遣掘視

遼史拾遺補卷三

一 振綺堂校刊

之深入七八尺得鐵鑛一塊其重百餘斤命付入作  
司鑄爲十劍欲試其利鈍喚獄中一死囚出被以厚  
甲三重曰我今赦汝囚喜而拜謝卽舉劍斫其腰并  
三甲皆斷其堅利若是嘗以一與駙馬都尉孫君蓋  
得此云

復吉案此事不知係天祚何年姑附於此

三年春正月○女直酋蕭海里首遣使來獻

宋元通鑑曰遼將蕭海里叛遼亡入女真阿典部遣  
其族人幹達刺至女真約同舉兵節度使盈哥執之  
會遼主命盈哥討海里盈哥募兵得千餘人兄子阿



骨打曰有此甲兵何事不可圖也遂次混同水蓋先是女真甲兵未嘗滿千幽至是遼兵追海里者數千人而不能克盈哥謂遼退爾軍我當獨取海里遂使阿骨打與戰執而殺之因大破其黨函海里首獻於遼遼主大喜賜予加等盈哥自是知遼兵之易與益自肆矣

冬十月

宋元通鑑曰崇寧二年冬十月遼生女真節度使盈哥卒兄子烏雅束嗣

復吉案盈哥又名楊割盈哥之卒遼史在乾統元年

遼史拾遺補

卷三

二 振綺堂校刊

年辛巳宋元通鑑在崇寧二年癸未首尾凡差二年

五年○冬十一月

宋元通鑑曰崇寧四年十一月林摠使遼蔡京使其激怒以啟釁摠遂恣情不遜遼人大怒空客館絕煙火三日乃遣還議者以爲怒鄰生事猶除禮部尚書遼人以失禮來言始出知潁州大觀三年自揚州徙大名道過闕爲帝言頃使遼見其國中攜貳若兼而有之勢無不可蓋欲報其辱也帝由是始有北伐之意

六年春正月

契丹國志曰春正月彗出西方其長竟天

辛丑遣知北院樞密使蕭得里底知南院樞密使事牛溫舒使宋諷歸所侵夏地

契丹國志曰三月遼復遣泛使同平章事蕭保先牛

溫舒詣宋爲夏請元符講和以後所侵西界地徽宗

曰先帝已畫封疆今不復議若自崇寧以來侵地可與之

天慶元年

宋元通鑑曰政和元年秋九月童貫既得志於西羌

遼史拾遺補

卷三

三 振綺堂校刊

遂謂遼亦可圖因請使遼以覘之或言以宦官爲上介國無人乎帝曰遼聞貫破羌故欲見之因使覘其國策之善者也遂行○東都事略曰燕人馬植者行汚而內亂燕人不齒乃夜見童貫侍者自陳有滅燕之策貫召見大奇之因擁以歸易姓名曰李良嗣薦之於朝浸加顯擢是時遼人與女真交兵已四五年良嗣獻策曰女真恨遼人切齒其主天祚淫荒失道本朝若遣使自登萊州涉海結好於女真不一月可到與之相約夾攻遼國則其國可圖也議者以爲自祖宗以來雖有此海道然以其地接諸蕃禁商旅舟



船不許通行幾二百年矣恐夷人窺伺中國也貫不聽乃遣登州都巡檢馬政與良嗣往使女真約夾攻遼國馬政本熙河人其子擴應武舉有口辨令隨父使女真相約滅遼國之後中分其地會大臣有力爭者遂已○宋元通鑑曰馬植本遼大族仕至光祿卿二年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曰右釋迦定光二佛的身舍利塔記在重熙鐵塔記之旁天慶二年釋慧材撰文作駢體亦琅琅可誦敘重熙十五年鑄鐵塔事以重熙為重和初疑其誤後讀老學庵筆記有云政和末議

遼史拾遺補

卷三

四 振綺堂校刊

改元王黼擬用重和既下詔矣范致虛閒白上曰此契丹號也故未幾復改宣和然契丹年名實曰重熙後避天祚嫌名追謂重熙曰重和耳不必避可也乃知改熙為和實以避諱之故碑文刻於當時果無誤也然此事遼史亦未及之世謂稗官小說無益於史豈其然哉

三年○三月

契丹國志曰春三月朔日食

十二月

宋元通鑑曰政和三年十二月遼女真節度使烏雅

東死阿骨打自稱都勃極烈遼使阿息保往謂之曰何故不告喪阿骨打曰有喪不能弔而乃以為罪乎四年春正月○初女直起兵以紇石烈部人阿疎不從遣其部撤改討之阿疎弟狄故保來告詔諭使勿討不聽阿疎來奔至是女直遣使來索不發○秋七月女直復遣使取阿疎不發乃遣侍御阿息保問境上多建城堡之故女直以慢語答曰若還阿疎朝貢如故不然城未能已遂發渾河北諸軍益東北路統軍司阿骨打乃與弟粘罕胡舍等謀以銀術割移烈婁室閣母等為帥集女直諸部兵擒遼障鷹官及攻寧江州東北路統軍

遼史拾遺補

卷三

五 振綺堂校刊

司以聞時上在慶州射鹿聞之略不介意遣海州刺史高仙壽統渤海軍應援蕭撻不也遇女直戰於寧江東敗績

宋元通鑑曰阿疎奔遼烏雅束屢以為請遼主不遣阿疎遂以為辭稍稍拒市鷹使者及阿骨打襲位相繼遣蒲家奴習古乃等索阿疎遼主終不許習古乃歸具言遼主驕肆廢弛之狀阿骨打乃召其所屬使備衝要建城堡修戎器遼主使侍御阿息保往詰之阿骨打曰我小國也事大國不敢廢禮大國德澤不施而逋逃是主以此字小能無望乎若還阿疎朝貢



如故不然城未已也阿息保還遼主遂發渾河北諸軍益東北路統軍司阿骨打聞之謂其下曰遼知我將舉兵集諸路軍備我必先發制之無爲人制乃與撒改子粘沒喝等謀遂集所屬諸部以銀朮可婁宿闍母等爲將而使婆盧火徵移嬾路迪古乃兵政和四年九月阿骨打率兵進次寧晦城諸部兵皆會於來流水得二千五百人遂命諸將傳捷而誓至遼界遇渤海軍耶律謝十墜馬阿骨打射殺之阿骨打之子幹本與數騎陷遼圍中阿骨打救之免胄戰或自刎射之阿骨打顧見射者一矢而斃謂其下曰盡

遼史拾遺補

卷三

六

振綺堂校刊

敵而止衆從之勇氣百倍遼軍大奔蹂踐死者十七八撒改在別部聞之使粘沒喝及谷神來賀勸其稱帝阿骨打曰一戰而勝遂稱大號何示人淺也進軍寧江州填塹攻城寧江人自東門出阿骨打邀擊盡殪之遼統軍司以聞時遼主射鹿於慶州略不介意唯遣海州刺史高仙壽應援而已十月朔寧江州陷遼防禦使藥太師奴被獲阿骨打陰縱之使招諭遼人遂引兵還○契丹國志曰秋九月天祚出秋山赴顯州冬山射鹿聞寧江州陷中輟不行○吳垌五總志曰遼人致守邊兵獨在北曰強軍蓋以禦女真也

末主好田獵求海東青於女真且抽強軍爲從衛後求愈急強兵日削遂爲女真窺伺悲夫

十月壬寅以守司空蕭嗣先爲東北路都統靜江軍節度使蕭撻不也爲副發契丹奚軍三千人中京禁兵及土豪二千人別選諸路武勇二千餘人以處候崔公義爲都押官控鶴指揮邢穎爲副引軍屯出河店兩軍對壘女直軍潛渡混同江掩擊遼衆蕭嗣先軍潰崔公義邢穎耶律佛留蕭葛十等死之其獲免者十有七人○十一月壬辰都統蕭敵里等營於幹鄰灤東又爲女直所襲士卒死者甚衆

遼史拾遺補

卷三

七

振綺堂校刊

宋元通鑑曰十一月遼主聞寧江州陷乃以司空蕭嗣先爲都統蕭撻不也副之發契丹奚軍三千及中京禁兵等七千屯出河店阿骨打帥衆來禦未至混同江會夜方就枕若有扶其首者三阿骨打寤而起曰神明警我也卽鳴鼓舉燧而行黎明至混同江遼兵方壞凌道阿骨打選壯士十人擊走之因帥衆繼進遂登岸與遼兵遇會大風起塵埃蔽天阿骨打乘風奮擊遼兵潰將士多死其獲免者十有七人阿骨打進襲遼蕭敵里於幹鄰灤東殺獲甚衆遼人嘗言女真兵滿萬則不可敵至是始滿萬云



本紀第二十八天祚皇帝二

五年春正月○都統耶律幹里朵等與女直兵戰於達魯古城敗績

宋元通鑑曰政和五年春正月金主白將攻遼黃龍府進薄益州州人走保黃龍金取其餘民而去遼遣都統幹里朵左副統蕭乙薛右副統耶律張家奴都監蕭謝佛雷將騎兵二十萬步卒七萬戍邊且屯田以爲持久計金主聞之率衆趨達魯古城登高望遼兵若連雲灌木狀顧謂左右曰遼兵心貳而情怯雖多不足畏遂趨高阜爲陣謀良虎以右翼先馳遼左

遼史拾遺補

卷三

八 振綺堂校刊

軍左軍卻婁宿銀朮可衝遼中堅陷陣力戰粘沒喝以中軍助之遼兵遂敗金兵乘勢追躡至其營會日已暮圍之黎明遼軍潰圍出金人逐北至阿婁岡遼步卒盡殫耕具數千皆爲金人所獲是役也遼人本欲屯田且戰且守故并其耕具皆失之

秋七月

契丹國志曰秋七月朔日食

九月丁卯朔女直軍陷黃龍府

宋元通鑑曰九月金主次混同江無舟以渡金主使一人導前乘赭白馬徑涉曰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

隨之以濟水及馬腹既濟使人測其渡處深無涯涘於是遂克黃龍府

乙巳耶律章奴反奔上京謀迎立魏國王淳○十二月○戊申親戰於護步答岡敗績盡亡其輜重

契丹國志曰初章奴之叛也蕭奉先以燕王素得漢人心疑章奴潛與南路漢軍同謀遽以聞天祚卽以同知宣徽北院事韓汝誨詣漢軍行營傳宣曰將士離家暴露日久風霜之凍誠可憐憫今女真遠遁不可深入竝令放還諸軍皆歡呼分散越三日復遣使督進發軍中洵洵遲疑不行及聞大軍已敗亦自燒

遼史拾遺補

卷三

九 振綺堂校刊

營逃去天祚隨行衛兵僅三五百人而已遂降詔募蕃漢人護駕到廣平甸有官者轉一官白身人三班奉職及至廣平再降指揮若護駕至起離日依上推賞

六年春正月丙寅朔東京夜有惡少年十餘人乘酒執刃踰垣入留守府問留守蕭保先所在今軍變請爲備蕭保先出刺殺之戶部使大公鼎聞亂卽攝留守事與副留守高清明集奚漢兵千人盡捕其衆斬之撫定其民東京故渤海地太祖力戰二十餘年乃得之而蕭保先嚴酷北海苦之故有是變其裨將渤海高永昌僭號



稱隆基元年

契丹國志曰春正月朔夜渤海人高永昌率凶徒十數人乘酒恃勇持刃踰垣入府衙登廳問留守所在給云外軍變請為備保先纔出則殺之是夜有戶部使大公鼎本渤海人登進士第頗剛明聞亂作權行留守事與副留守官高濤臣集諸營蕃漢兵千餘人次日搜索元作亂渤海人得數十人竝斬首即撫安民倉卒之際有濫被其害者小人喜亂得以藉口不可禁戢一夜燒寨起亂初三日軍馬抵首山門大公鼎等登門說諭使歸不從初五日夜城中舉火內應

遼史拾遺補

卷三

十一 振綺堂校刊

開門騎兵突入陣於通衢大公鼎高濤臣等督軍迎敵不勝領麾下殘兵百餘人奪西門出奔行闕高永昌據東京稱大渤海皇帝改元應順據遼東五十餘州分遣軍馬肆其殺掠所在州郡奚人戶往往挈家渡遼以避獨瀋州未下○先是天祚募渤海武勇馬軍高永昌等二千人屯白草谷備禦女真會東京畱守太師蕭保先為政酷虐渤海素悍有犯法者不恕因以激變

復吉案大公鼎定變後五日始失東京遼史一字不載脫漏殊甚拾遺止採取東四通鑑數言仍未

明晰故錄葉志全文於此

五月○女直軍攻下瀋州復陷東京擒高永昌  
宋元通鑑曰政和六年夏四月金人攻高永昌殺之遂取遼東京州縣初永昌使人求援於金且曰願并力以取遼金主使胡沙補謂永昌曰同力取遼固可東京近地汝據之以僭大號則不可若能歸款當授王爵永昌不從金主乃遣幹魯帥諸軍攻永昌時遼張琳等討永昌久不克幹魯與戰敗之遂取瀋州永昌大懼率眾拒金遇於活水金師既濟永昌之軍不戰而卻逐北至遼陽城下明日永昌盡帥其眾與金戰又大敗遂以五千騎奔長松遼陽人撻不也執永昌以獻金主殺之於是遼之東京州縣及南路繫遼女真皆降於金

遼史拾遺補

卷三

十一 振綺堂校刊

契丹國志曰燕王自被命東征恥其行未出境而兵亂勉率諸軍自黎樹口渡遼水欲下瀋州駐兵城下射書令降不應選精銳梯城復矢石如雨不能上或報女真援至退保遼河是行雖無所得亦無所失既而燕王被召赴闕畱北宰相蕭德恭上京路都統耶律余覲副之太常袞耶律諦里姑濠懿州路都統延



慶宮使蕭和尚奴副之都元帥府監軍耶律佛頂顯  
州路都統四軍太師蕭幹副之竝以屯田為備是歲  
罷耶律大悲奴再詔蕭奉先代之蕭查刺授西京雷  
守事其後罷吳庸馬人望柴誼以李處溫左企弓代  
之至於國亡○蔡條鐵圍山叢談曰太上在政和初  
元時遣童貫以節度使副尚書鄭允中使遼人則已  
有覬國之意矣北伐蓋自是而始俄其國亂有董龍  
兒者乘亂舉兵擊斬牛欄寨之裨將且函其首來於  
是天意盛欲興師時政和已六年矣

七年

遼史拾遺補 卷三

三 振綺堂校刊

遼史攷異宋奉使諸臣年表曰政和七年春司封員  
外郎陶悅知霸州李邈賀遼正旦見北盟會編繫年  
要錄蓋六年所遣也

九年

契丹國志曰四月朔日食 遼國屢年困於用兵應  
有諸州富民子弟自願進軍馬人獻錢三千貫特補  
進士出身諸番部富人進軍獻馬納粟出身官各有  
差又因燕王言遼東失業飢民困踏道路死者十之  
八九有旨令中京燕雲平三路諸色人收養候次年  
等第推恩官爵之濫至此而極

十年

契丹國志曰冬十月朔日食 遼自金人侵犯以來  
天下郡縣所失幾半生靈塗炭宗廟丘墟天祚尚以  
四時遊畋為樂工作之費未嘗少輟遂失內外人心  
嘗有倦處萬幾之意○遼史攷異宋奉使諸臣年表  
曰宣和二年遣國子司業權邦彥使遼其冬以右司  
員外郎假太常少卿周武仲賀遼正旦見楊龜  
山集案  
徽宗朝使遼者有工部侍郎王漢之右司員外郎張  
叔夜右司員外郎陳過庭據會稽志過庭  
使遼在政和中衛尉少卿  
假給事中韓肖胄賀生太尉少卿盧法原監察御史

遼史拾遺補 卷三

三 振綺堂校刊

假太常少卿李彌大皆見宋史本傳又施元之注蘇  
詩云范坦徽宗時再使遼時邊議萌芽故非時遣使  
以觀釁坦言不宜始禍力辭行帝怒責團練副使又  
案書錄解題有李罕使遼見聞錄二卷罕官膳部郎  
中其奉使年代未詳

本紀第二十九天祚皇帝三

保大〇二年

契丹國志曰夏四月宋下詔復燕雲故地仍以三策  
付童貫如燕人悅而取之因復舊疆上也燕王納款  
稱藩次也燕人未服按兵巡邊下也貫遣張寶趙忠



齋書往諭燕王使舉國內附致書略曰吳越錢俶西蜀孟昶等歸朝以來世世子孫不失富貴況遼之與宋歡好百年誠能舉國內附則恩數有加苟懷執迷後時失機恐有彭寵之禍起於帳中淳得書斬其二使又令趙翊本董龐兒遣使臣說諭易州上豪史成使起兵獻城爲史成執送燕京斬之五月馬擴過白溝有漢兒劉宗吉者私出見擴許開涿州城以獻擴以二旗付之燕王遣大石林牙領一千五百餘騎屯涿州新城林牙詰以兩國盟好何爲興師旣是信使安得結劉宗吉獻城馬擴曰女真兵已至山後本朝

遼史拾遺補卷三

丙 振綺堂校刊

乃是遣兵救燕劉宗吉見投安得不納林牙曰本欲畱宣贊緣自來通和不欲太甚欲和則和欲戰則戰大暑熱甚母令諸軍徒苦語畢上馬馳去○東都事略曰童貫募馬擴齋軍書入燕遼將大石林牙者謂王介儒曰過河語童貫欲和卽還作善鄰不欲和請以軍相見母令諸軍徒苦也○宋元通鑑曰宣和四年五月貫命都統制种師道護諸將進兵師道諫曰今日之舉譬如盜入鄰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母乃不可乎不聽分兵爲兩道師道總東路兵趨白溝辛興宗總西路兵趨范村癸未耶律淳遣耶律

大石蕭幹禦之師道次白溝遼人謀而前擊敗師道前軍統制楊可世於蘭溝甸士卒多傷師道先令人持一巨槌自防賴以不大敗退保雄州遼人追擊至城下辛興宗亦敗於范村遼使來言曰女真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甚惡也今射一時之利弃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鄰基它日之禍謂爲得計可乎救災卹鄰古今通義惟大國圖之貫不能對師道請許之和貫不納○東都事略曰貫聚兵於雄州以五月中旬命种師道與知雄州和詵兵五萬屯於白溝淳遣蕭幹引精兵二萬及常勝軍迎敵幹引軍擣師道右軍右

遼史拾遺補卷三

五 振綺堂校刊

軍潰又犯左軍左軍驚擾師道遣楊可世率驍銳五千人過橋北擊遼之中軍遼軍乃回而楊可世身被重創師道軍已沮遂引軍夜遁黎明蕭幹以騎兵五千尾擊之師道與詵度河而走淳以書責貫輒敗祖宗信誓於盛夏之日舉無名之師已爲吾擊退今欲如何○遼以敗盟責我追我軍至古城南而還貫以遼人尚強未易圖乃以探報不實歸罪於詵奏黜之遣劉幹卽驛與王介儒議再修好徽宗聞之詔班師命諸將分屯貫自瓦橋關還○鐵圍山叢談曰宣和歲壬寅北伐事興夏五月出師是日白虹貫日童貫



行而牙旗折伯氏繼之兵引去纔次夕所謂宣撫使  
招旗二為執旗者而逃去皆不獲又二帥既在雄  
州地大震已天關地軸出見於廳事上龜大如錢蛇  
猶朱漆相逐而行二帥再拜納諸大銀奩而置城北  
樓真武祠中翌日視之天關地軸俱亡矣識者咸知  
其不祥○曾敏行獨醒雜志曰宣和四年朝廷信童  
蔡之言欲招納北人因命涇原經略招討使种公師  
道為河東河北陝西路宣撫司都統制王稟楊可世  
副之有旨令便道徑赴本司師道既至高陽見宣撫  
使童貫問出師之日因極論其不可曰前議某皆不

遼史拾遺補 卷三

去 振綺堂校刊

敢與聞今此招納事恐不可以輕舉苟失便利誰執  
其咎貫曰都統不用多言貫來時面奉聖訓不得擅  
殺北人王師過界彼當箠食壺漿來迎又安用戰今  
特藉公威名以壓眾望耳遂作黃旗大書聖語立於  
軍中以誓眾督師道行甚亟師道不得已遂調軍過  
界河師道未濟已有北人來迎敵我師既不敢與之  
交兵惟整陣避之而已楊可世與麾下皆重傷士卒  
死者甚眾復還界河之南北人隔河來問違背誓書  
師出何名師道遣其屬康隨具以河北宣司所申北  
人陳乞事答之眾譁然曰安得此事遂薄我軍箭發

如雨師道於是遣康隨詣宣司告以北人之語且問  
進退之策宣司不知所為乃命移兵暫回北人追襲  
直至城下屬大風雨士卒驚走自相蹂踐兵甲填滿  
山谷知真定府沈積中以其事聞於朝上怒甚遂罷  
師道兵柄責授右衛將軍致仕 燕山招納之舉多  
出於蔡攸攸父子晚年爭權相忌至以茶湯相見不  
交它語王師敗於白溝河元長嘗以詩寄攸曰老嫻  
身心不自由封書寄與淚橫流百年信誓當深念三  
伏征塗盍少休目送旌旗如昨夢心存關塞起新愁  
緇衣堂下清風滿早早歸來醉一甌觀此詩則知是

遼史拾遺補 卷三

去 振綺堂校刊

舉非惟人知其非雖其父亦知之矣○清波別志曰  
待制敷文閣陳公公輔國佐靖康建炎兩為諫官嘗  
記高揀之言曰揀嘗事蔡京靖康間副浙東總管一  
日來謁言童貫事甚詳初童貫欲謀取燕山度大臣  
無可議惟蔡京於朝廷事不問可否毅然敢為時京  
方閒居錢唐上皇怒貫未有所處會鄭允中使大遼  
貫副之因奏金復古案疑人知臣出入禁闥親近天  
子必求珍異物上皇於宮中親擇數件與之貫以獻  
金復古案疑主果大喜因置酒密室獨召貫與二夫  
人同席會飲貫因記當時語言撰密室錄歸奏其間



具載金復吉案疑是遼字主盛道蔡京德望謂南朝不用京

不能致太平上皇見之默然明日允中對問曰卿知

密室錄否允中奏臣不曾與宴實不知上皇曰金復吉

案疑是遼字主稱蔡京不容口允中唯唯而已不數日詔

京復相既視事貫以所謀白京京見天下已空匱邊

境無備不敢許先是貫在北境約趙良嗣歸國以副

使印給憑令邊臣不得阻障良嗣既至貫引居清職

聽其謀畫一面遣使約大金泊金人使來詔貫延使

者及良嗣會京私第盡卻左右人從惟令揀守門揀

但遠聞金國使者言杖鼓須是兩頭打既而使者去

遼史拾遺補 卷三

九 振綺堂校刊

京猶豫未決貫恨京毀於上前京皇恐遣揀往見曰

太師與相公相知至深近聞司空上前不相主張凡

事若有未副意但請見論不必致疑貫起立謂揀曰

童貫小內臣蒙太師提挈今官職至此豈敢相忘煩

覆知太師不可信人言語遂成嫌間也揀退貫復呼

之曰更煩賢問太師在杭州靜坐今日至此誰之力

童貫所以報太師亦盡矣揀歸具道貫語京雖知貫

已發怒然此事實未敢從但憂懼而已一日兩府俱

朝京不入上皇忽曰有事欲相商北方果如何鄭允

中對以時未可爲又顧余深深對臣與蔡京所見一

同亦曾奏知恐此事不可輕動遂問白時中遂巡未

對而王黼輒先奏曰中國故地久陷戎羌今日天相

陛下成此大功若不乘時恐有後悔因敷奏數十言

歷歷可聽上皇笑曰衆人皆謂不可卿獨可之難以

施行姑俟他日然意已屬黼矣更數日禁中曲宴宰

執酒酣有旨令泛舟上皇遽以片紙遺貫諭京等議

此事若可卽書名京等皆錯愕令貫具奏容子細面

陳難便書名王安中曰某生長北方聞燕人思歸之

情切矣今若舉事指揮可定某亦願書名其餘皆默

然黼拜相仍賜玉帶於是罷羣臣獨與貫黼安中等

遼史拾遺補 卷三

九 振綺堂校刊

議決意行之且當日之事實實造謀非黼與安中亦

無緣便爲蓋貫倡之黼成之安中贊助之所以致中

國之禍也天報甚明故貫黼首被誅戮然安中尚全

腰領議者怪焉余觀安中居燕山餘二年父事郭藥

師脫身得歸備知反狀已形曾無一語猶推譽藥師

功勞燕民安靖諛說上皇希求再用罪惡之大無與

爲比其所以未誅蓋亦有待焉爾嗚呼京與允中等

六七大臣皆深知不可苟能并力死爭事猶可救區

區固惜榮寵坐視成敗豈不眞負國家哉以上皆陳

語輝家所得靖康建炎紀事之書差多獨未得此說



一時傳聞未免疑信貫輔鄭允中出使私室特禮允中不預燕昵之際貫得毋以我機事告之雖貫素蓄異志而無忌憚豈有顯然歸奏朝廷不以為疑且行其言者乎陳書於末云棟之言自謂不妄予攷其始終大槩似或可信云棟為是說意似右京然政和間首建平燕之議招納燕人李良嗣良嗣乃上北夷錄平夷書其誰主之黼晚乃推行京意朋姦誤國如此時有謠語打破筒潑了菜便是人間好世界可見人心也

金已取西京沙漠以南部族皆降

遼史拾遺補

卷三

三 振綺堂校刊

宋元通鑑曰金人攻西京大同府遼耿守忠救之粘沒喝謀良虎幹本等繼至粘沒喝率麾下自其中衝擊使餘兵去馬從旁射之守忠大敗其眾殲焉西京西路州縣部族皆降金

六月○淳死眾乃議立其妻蕭氏為皇太后主軍國事契丹國志曰蕭幹等先集遼騎三千陣於毬場會百官議立燕王妻蕭氏為皇太后權主軍國事從其議者書名押字無敢有一異者蕭氏遂即位於柩前處溫父子懼禍南通童貫欲挾蕭太后納土於宋北通於金欲為內應外以援立大功自陳蕭太后罵曰誤秦

晉國王者皆汝父子悉數其過數十賜死鬱其子夷而磔之

契丹國志曰李處溫以其子夷舊與宋趙良嗣善童貫使良嗣以書約為內應募謀者投之并通書馬柔吉等令結義士開門迎降拘執鹵會以踐往者歸朝之言處溫亦令夷潛以帛書相贈答后僭位時獨處溫後至稱賀有弟處能懼禍及已落髮為僧蕭后送海島龍雲寺或告云處溫父子潛通童貫欲挾后歸宋朝后引問之處溫曰臣父子於宣宗有定策功宜數世宥不當以讒獲罪后曰向使燕王如周公終享

遼史拾遺補

卷三

三 振綺堂校刊

親賢重名於後世豈不勝大寧王述軋楚國王涅里耶皆遼親王謀反誅者誤燕王者皆汝父子并數他罪數十條處溫無以對

夏國援兵至亦為金所敗

脫脫金史交聘表曰六月夏遣李良輔率兵三萬救遼幹魯婁室敗之於野谷

八月戊戌親遇金軍戰於石碓驛敗績

宋元通鑑曰八月金斜也使幹離不言於金主曰今雲中新定諸路遼兵尚數萬新降之民其心未固諸將望幸軍中金主從之既而聞遼主在天漁濼乃自



將精兵萬人襲之蒲家奴幹离不率兵四千爲前鋒  
晝夜兼行追及遼主於石輦驛軍士至者才千人遼  
兵二萬五千方治營壘遂戰短兵接遼兵圍之數重  
副統軍蕭特烈諭軍士以君臣之義士皆殊死戰遼  
主謂幹离不兵少必敗遂與妃嬪登高阜觀戰耶律  
余覲指遼主麾蓋以示諸將幹离不等遂以騎兵馳  
赴之遼主望見大驚卽遁去遼兵遂潰幹离不等還  
金主曰遼主去不遠盍亟追之幹离不追至烏里質  
驛遼主棄輜重而遁

九月

遼史拾遺補

卷三

三 振綺堂校刊

東都事略曰常勝軍首領郭藥師以涿州來降易州  
聞涿州降亦降蕭幹見蕭后俯伏待罪蕭后曰卿與  
諸將早爲措置收復涿易多方招誘善之善也

冬十月

宋元通鑑曰冬十月童貫遣劉延慶郭藥師將兵十  
萬出雄州以藥師爲鄉導渡白溝延慶軍無紀律藥  
師諫曰今大軍拔隊行而不設備若敵人置伏邀擊  
首尾不相應則望塵決潰矣不聽至良鄉蕭幹率衆  
來拒延慶與戰而敗遂閉壘不出藥師曰幹兵不過  
萬人今悉力拒我燕山必虛願得奇兵五千倍道襲

之城可得也因請延慶子光世簡師爲後繼延慶許  
之遣大將高世宣楊可世與藥師帥兵六千夜半渡  
盧溝倍道而進質明常勝軍帥甄五臣領五千騎奪  
迎春門以入藥師等繼至遣人諭蕭后后密報蕭幹  
幹舉精甲三千還燕巷戰光世淪約不至藥師失援  
而敗與可世奔馬絕城而出死傷過半世死焉延  
慶營於盧溝南幹分兵斷餉道擒護糧將王淵得漢  
軍二人蔽其目畱帳中夜半僞相語曰吾師三倍漢  
軍敵之有餘當分左右翼以精兵衝其中左右翼爲  
應舉火爲期殲之無遺旣言乃陰逸一人歸報延慶

遼史拾遺補

卷三

三 振綺堂校刊

聞而信之明且見火起以爲敵至卽燒營遁士卒蹂  
踐死者百餘里幹因縱兵追至涿水而去自熙豐以  
來所儲軍實殆盡退保雄州燕人知宋之無能爲作  
賦及歌詩以誚之

十一月

周春遼詩話曰宣和四年十一月金主見趙良嗣許  
割燕京薊景檀順涿易六州二十四縣每歲要以所  
賂契丹銀絹良嗣歸有喜色作詩云朔風吹雪下雞  
山燭暗穹廬夜色寒聞道燕然好消息曉來驛騎報  
平安副使馬擴和詩云未見燕銘勒故山耳聞殊議



骨毛寒願君共事烹身語易取皇家萬世安擴見良嗣妄生邊釁預知金人必將敗盟故和詩隱寓諷之意○獨醒雜志曰國家初與金人結好遣馬政自登州泛海而往歸朝廷復選其子擴為使宣和末金人敗盟舉兵入寇擴尚以使事留金後得脫歸○宋元通鑑曰十二月壬辰金主遣騎兵送趙良嗣還月獻遼俘

乙丑○德妃出古北口趨天德軍

契丹國志曰蕭后議所往耶律大石林牙欲歸天祚有宣宗駙馬蕭敦迭曰今日固合歸天祚然而有何

遼史拾遺補 卷三

振綺堂校刊

面目相見林牙命左右牽出斬之傳令軍中有敢異議者斬

三年○夏四月○戊戌金兵圍鞏重於青冢硬寨太保特母哥竊梁王雅里以遁秦王許王諸妃公主從臣皆陷沒

宋元通鑑曰宣和五年夏四月幹魯使幹魯不銀朮可婁宿等以兵三千分道襲遼主將至青冢遇泥濘不能進幹魯不以繩繫大石使為鄉導直趨遼主營幹魯等大軍繼至時遼主往應州其子秦王定許王寧及諸妃女并從臣俱被執盡失輜重萬餘乘○金

史完顏元宜傳曰元宜本姓耶律氏父慎思天輔七年宗望追遼主至天德慎思來降且言夏人以兵迎遼主將渡河去宗望移書夏人諭以禍福夏人乃止冬十月○梁王雅里及耶律朮烈繼之十一月突烈為眾所殺

宋元通鑑曰冬十月遼雅里死蕭特烈等復立耶律朮烈為帝朮烈興宗孫也 十一月遼朮烈及蕭特烈為亂兵所殺

四年○夏五月金人既克燕驅燕之大家東徙以燕空城及涿易檀順景薊州與宋以塞盟

遼史拾遺補 卷三

振綺堂校刊

東都事略曰阿骨打遣寧述割度刺撒盧母齋誓草來差盧益趙良嗣馬擴報聘兀室曰計議已定近有燕京職官趙溫訊李處能王碩儒韓昉等來南須先以見還可議交燕月日良嗣諭宣撫司以趙溫訊等與之乃得其誓書以檀順涿易燕薊六州來歸燕之金帛子女職官人皆席卷而東朝廷捐金帛數百萬計所得者空城而已○周密浩然齋雅談曰韓子蒼挽中山韓帥云金絮盟猶在灰釘事已新後村以為語妙而意婉蓋宣靖之禍自滅遼取燕始上句指韓下句指童蔡也



秋七月

契丹國志曰秋七月金人陷應蔚等州

土遂率諸軍出夾山下漁陽嶺取天德東勝寧邊雲內等州南下武州遇金人戰於奄遏下水復潰直趨山陰

契丹國志曰天祚南下武州遇金人兀室戰於奄葛

下水兀室率山西漢兒鄉兵為前驅以女真千餘騎

伏山間出室韋乞割石兵後乞割石兵顧之皆潰天

祚奔竄入夾山金人以力不能入恨其不出謂出必

得之天祚亦畏粘罕兵在雲中故不敢出至是聞粘

罕歸國以兀室代戍雲中乃率達勒諸軍五萬并攜

遼史拾遺補

卷三

三

振綺堂校刊

其后妃二子秦王趙王及宗屬南來大石林牙諫之

不從遂越漁陽嶺而粘罕已回雲中遂復奔山金司

○湛然居士集懷古詩註曰金兵逼京師天祚西狩

遺傳國璽於雲中之桑乾河竟不獲

八月

宋元通鑑曰宣和六年八月時遼主延禧在夾山帝

欲誘致之始遣一番僧齋御筆絹書通意及延禧許

歸遂易書為詔許待以皇弟之禮位燕越二王上築

第千間女樂三百人延禧大喜遂以童貫代譚稹名

為交割山後土地其實已約延禧來降自往迎之也

本紀第三十天祚皇帝四

五年春正月○遂趨党項以小斛祿為西南面招討使總知軍事仍賜其子及諸校爵賞有差二月至應州新城東六十里為金人完顏婁室等所獲

洪皓松漠紀聞曰初大觀中本朝遣林攄使遼遼人

命習儀攄惡其瑣屑以蕃狗詆伴使天祚曰大宋兄

弟之邦臣吾臣也今辱吾左右與辱吾同欲致之死

在廷恐兆孽皆泣諫止杖半百而釋之時天祚窮將

來歸以是故恐不加禮乃走小勃律○宋元通鑑曰

宣和七年春正月遼主延禧畏中國不可仗謀奔西

遼史拾遺補

卷三

三

振綺堂校刊

夏○宇文懋昭大金國志曰天祚自天慶親征敗績

之後退保長春州又退保廣平甸又退保中京繼走

燕山既而西走雲中至於夾山以保四部族衙武元

及粘罕兀室以契丹叛臣余覩為鄉導自中京由平

地松林地方徑赴雲中路以追之後於山金司獲天

祚於是媯州儒州歸化奉聖弘州雲中寧州德州東

勝天德雲內皆為金人之有○契丹國志曰初女真

入攻時災異屢見曾有人狂歌於市曰遼國且亡急

使人追之則人首獸身連道且亡二字迸入山中不

見變異如此興亡之數豈偶然哉○朱舟曲洧舊聞



曰宣和間大金得天祚遣使來告上喜宴其使既罷召張虛白入語其事虛白曰天祚在海上築宮室以待陛下久矣左右皆驚上亦不怒徐曰張胡汝又醉也○江萬里宣政雜錄曰宣和初收復燕山以歸朝遼民來居京師其俗有臻蓬蓬歌每扣鼓和臻蓬蓬之音為節而舞人無不喜聞其聲而效之者其歌曰臻蓬蓬外頭花花裏頭空但看明年正二月滿城不見主人翁本遊識故京師不禁然次年徽宗南幸次年二聖北狩又有伎者以數丈長竿繫椅於杪伎者坐椅上少頃下投於小棘院中無偏頗之失未投時

遼史拾遺補 卷三

天 振綺堂校刊

念詩曰百尺竿頭望九州前人田土後人收後人收得休歡喜更有收人在後頭此亦遼讖然兆禍可怪○錢士升南宋書曰契丹之亡其將小鞠鞞西奔招合雜羌十餘萬破豐州攻麟府諸城郭楊宗閔領本道兵馬屢摧敗之俘其父母妻子靖康元年十月太原陷鞠鞞驅幽薊叛卒與夏人奚人圍建寧語宗閔子震曰汝父奪我居掩我骨肉我忍死到今急舉城降當全汝軀命越旬城不守震與子居中執中力戰歿闔門俱喪○郡齋讀書志曰北遼遺事二卷不題撰人蓋遼人也記女真滅遼事序云遼國自阿保機

創業於其初德光恢廓於其後吞并諸蕃割據漠界南北開疆五千里東西四千里戎器之備戰馬之前古未有子孫繼統二百三十餘年迨至天祚失御女真稱兵十三年間舉國土崩古人謂得之難失之易非虛言也○元好問金漆水郡侯耶律公墓誌銘曰嗚呼世無史氏久矣遼人主盟將二百年如南衙不主兵北司不理民縣長官專用文吏其間可記之事多矣泰和中詔修遼史書成尋有南遷之變簡冊散失世不復見今人語遼事至不知起滅凡幾至下者不論也通鑑長編所附見及亡遼錄北顧備問等

遼史拾遺補 卷三

天 振綺堂校刊

書多敵國誹謗之辭可盡信耶

復吉案此文遺山集不載今從蘇天爵元文類錄出

耶律大石者世號為西遼

劉祁北使記曰大契丹大石者在回紇中昔大石林麻遼族也太祖愛其俊辯賜之妻而陰蓄異志因從西征挈其孥亡入山後鳩集羣紮徑西北逐水草居行數載抵陰山雪石不得前乃屏車以駝負輜重入回鶻攘其地而國焉日益強僭號德宗立三十餘年其子襲號仁宗死其女弟甘氏攝政姦殺其夫國亂



誅仁宗者次子立以用非其人政荒爲回紇所滅今其國人無幾衣服悉回紇也○李志常長春真人西游記曰又四程西北渡河乃平野其秀山川皆秀麗水草且豐美東西有故城基陞若新街衢巷陌可辨制作類中州歲月無碑刻可攷或云契丹所建旣而地中得古瓦上有契丹字蓋遼亡士馬不降者西行所建城邑也又言西南至尋思干城萬里外回紇國最佳處契丹都焉歷七帝○盛如梓庶齋老學叢談曰湛然居士國初時扈從西征有西游錄述其事曰出陰山有阿里馬城西有大河曰亦列其西有城曰

遼史拾遺補

卷三

手

振綺堂校刊

虎思窩魯朵卽西遼之都附庸城數十○訛打刺西千餘里有大城曰尋思干尋思干者西人云肥也湛然居士集有河中府詩十首尋思干城西遼稱河中府○劉郁西使記曰二月二十四日過亦堵兩山間土平民夥溝洫映帶多故壘壞垣問之蓋契丹故居也計其地去和林萬五千里而遙三月八日過尋思干城大而民繁○劉壘隱居通義曰沙子在契丹後彌數千里往者女真旣滅契丹其臣大石林牙攜其子三晝夜踰沙子立之數十年粘罕不能近○王圻續文獻通攷曰敵烈遼太宗與穆景之世歲來貢後

遼主爲金所逼歸於其部耶律大石乃有其地○金史粘割韓奴傳曰初太祖入居庸關遼林牙大石自古北口亡去以其衆來襲奉聖州壁於龍門東二十五里婁室往取之獲大石并降其衆宗望襲遼主於青冢以大石爲鄉導詔曰遼趙王習泥烈林牙大石北王喝里質節度使訛里刺孛堇赤狗兒招討迺六詳穩六斤同知海里及諸官民竝釋其罪復詔幹魯曰林牙大石雖非降附其爲鄉導有勞可明諭之時天輔六年也旣而亡去不知所往天會二年遼詳穩撻不野來降言大石稱王於北方署置南北面官僚

遼史拾遺補

卷三

手

振綺堂校刊

有戰馬萬匹畜產甚衆詔曰追襲遼主必酌事宜而行攻討大石須俟報下三年都統完顏希尹言聞夏人與耶律大石約曰大金旣獲遼主諸軍皆將歸矣宜合兵以取山西諸部詔答曰夏人或與大石合謀爲釁不可不察其嚴備之七年秦州路都統婆盧火奏大石已得北部二營恐後難制且近羣牧宜列屯戍詔答曰以二營之故發兵諸部必擾當謹斥候而已八年遣耶律余睹石家奴拔离速追討大石徵兵諸部諸部不從石家奴至兀納水而還余睹報元帥府曰聞大石在和州之域恐與夏人合當遣使索之



夏國報曰小國與和州壤地不相接且不知大石所往也皇統四年回紇遣使入貢言大石與其國相鄰大石已死詔遣韓奴與其使俱往因觀其國風俗加武義將軍奉使大石韓奴去後不復聞問大定中回紇移習覽三人至西南招討司貿易自言本國回紇鄒括番部所居城名骨斯訛魯朵復吉案西域聞見錄伊犁之北有青可斯察漢疑即骨斯訛魯朵俗無兵器以田為業所獲十分之一輸官者老相傳先時契丹至不能拒因臣之契丹所居屯營乘馬行自旦至日中始周市近歲契丹使其女婿阿本斯領兵五萬北攻葉不輦等部族不克而

遼史拾遺補 卷三

三 振綺堂校刊

還至今相攻未已詔曰此人非隸朝廷番部不須發遣可於咸平府舊有回紇人中安置毋令失所是歲粘拔恩君長撒里雅寅特斯率康里部長孛古及戶三萬餘求內附乞納前大石所降牌印受朝廷牌印詔西南招討司遣人慰問且觀其意禿里余睹通事阿魯帶至其國見撒里雅具言願歸朝廷乞降牌印無他意也因曰往年大國嘗遣粘割韓奴自和州往使大石既入其境大石方適野與韓奴相遇問韓奴何人敢不下馬韓奴曰我上國使也奉天子之命來招汝降汝當下馬聽詔大石曰汝單使來欲事口舌

邪使人捧下使韓奴跪韓奴罵曰反賊天子不忍於爾加兵遣招汝爾縱不能面縛請罪闕下亦當盡敬天子之使乃敢反加辱乎大石怒乃殺之此時大石林牙已死子孫相繼西方諸部仍以大石呼之

復吉案金皇統四年當西遼仁宗夷列紹興三年所稱大石者乃夷列也

仁宗次子直魯古即位改元天禧在位三十四年時秋出獵乃蠻王屈出律以伏兵八千擒之而據其位元文類歐陽玄高昌僕氏家傳曰此理伽年十六襲國相答刺罕時西契丹方強威制高昌命太師僧少

遼史拾遺補 卷三

三 振綺堂校刊

監來圍其國恣睢用權奢淫自奉王患之謀於此理伽曰計將安出此理伽對曰能殺少監挈吾眾歸大蒙古國彼且震駭矣遂率眾圍少監少監避兵於樓升樓斬之○長春真人西游記曰晚至南山下即大石林牙大石學士林牙小名其國王遼後也自金師破遼大石林牙領眾數千走西北移徙十餘年方至此地其風土氣候與金以北不同平地頗多以農桑為務釀蒲萄為酒果實與中國同惟經夏秋無雨皆疏河灌溉百穀用成東北西南左山右川延袤萬里傳國幾百年乃滿失國依大石士馬復振盜據其土繼而算端



西削其地天兵至乃滿盡滅算端亦亡○無名氏元朝秘史曰鼠兒年太祖起兵征乃蠻牛兒年屈出魯脫脫阿相合於額兒的失不都兒麻太祖追及之殺脫脫阿屈出魯奔合賴乞塔部又命者別追屈出魯至撒里崑而止○宋濂王禕元史曷思麥里傳曰曷思麥里初為西遼闊兒罕近侍後為谷則幹兒朵所屬可散八思哈長官太祖西征曷思麥里率可散等城酋長迎降大將哲伯別以聞帝命曷思麥里從哲伯為先鋒攻乃蠻克之斬其主曲出律哲伯令曷思麥里持曲出律首往徇其地若可失哈兒押兒牽

遼史拾遺補 卷三

孟 振綺堂校刊

幹端諸城皆望風降附○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曰尋思干本回回故地亦作邪米思干長春西游記曰邪米思干大城大石有國時名為河中府是也太祖紀十五年夏五月克尋思干城又曰十六年春帝攻卜哈兒薛迷思干等城似乎重出攷西游記言乃滿即乃失國依大石士馬復振盜據其土繼而算端西削其地天兵至乃滿尋滅算端亦亡然則十五年所克者乃蠻主屈出律篡西遼而據其地者也既克之後復背蒙古而附算端故次年再攻之算端即算灘回回部長之號亦作遜丹元遺山大丞相劉氏先瑩

碑車駕征契丹餘族是為西遼歷古續兒國訛夷朵等城戰合只破之遂征遜丹之斜迷思即邪米於普花見拒印度噴木連破其軍二十萬與元紀略同蓋屈出律雖篡奪猶襲遼衣冠不改國號故有西遼之稱其云古續兒國始以西遼主世襲菊兒汗之號續菊音相近而訛夷朵即遼史之幹耳朵乎屈出律篡國未久人懷反側故取之甚易回回則世守其地部落衆多非旦夕可以成功

復吉安案此三則與遼史無涉因拾遺有屈出律出奔元史不詳所終語故錄補於此云

遼史拾遺補 卷三

孟 振綺堂校刊

西遼紀年攷附十駕齋養新錄曰西遼世次紀年唯見於遼史天祚紀末它書皆無之今當以遼史為正紀曰大石以甲辰歲自立改元延慶即宋宣和六年在位二十年而殂則宋紹興十三年癸亥也其妻稱制號感天太后當是紹興十四年甲子稱制七年而卒則宋紹興二十年庚午也大石子夷列嗣位在紹興二十一年辛未立十三年而殂則宋隆興元年癸未也其妹稱制號承天太后當在宋隆興二年甲申稱制十四年而被殺則宋淳熙四年丁酉也夷列子直魯古嗣位在



宋淳熙五年戊戌立三十四年而為乃蠻所滅則宋嘉定四年辛未也遼史稱大石建號萬里之外雖寡母弱子更繼迭承幾九十年以大石在位二十年合之二后三主年數恰八十八年然則延慶當有十年并康國十年乃合在位二十年之數惟遼史於延慶三年建都之後即云改延慶為康國元年又云康國十年歿似大石在位止十二年明人續綱目續通鑑者大率因此致誤曾不一檢點後文何也商氏續綱目薛氏王氏續通鑑所載歲月俱未足信 遼史紀西遼之亡云直魯古在位三十四年時秋出獵乃蠻

遼史拾遺補 卷三

振綺堂校刊

王屈出律以伏兵八千擒之而據其位襲遼衣冠尊直魯古為太上皇朝夕問起居以待直魯古死遼絕初不言其年何干支也諸家編年書皆系以辛酉當宋嘉泰元年不知何據予謂欲知直魯古之亡當先究乃蠻之世系乃蠻與蒙古接壤數相攻擊其事迹略見於元史初不與西遼為鄰也屈出律者太陽罕之子太陽罕以甲子歲為元太祖所殺丙寅元兵復征乃蠻擒太陽罕之兄卜魯欲罕而屈出律出奔也兒的石河上戊辰冬元再征屈出律屈出律奔契丹契丹即西遼戊辰在辛酉後八年其時西遼尚無恙

則謂亡於辛酉者不可信一矣元史太祖四年己巳畏吾兒國來歸而巴而朮阿而忒的斤傳亦云臣於契丹歲己巳聞太祖興朔方遂殺契丹所置監國等官則己巳歲西遼尚存謂亡於辛酉者不可信二矣西遼與蒙古未交兵故元史不載直魯古之滅然遼史所述三主兩后在位年數分明自甲辰至於國亡計八十八年其干支當為辛未非辛酉也辛未為元太祖之六年正在屈出律奔契丹之後若辛酉歲則屈出律之父尚在何由奪西遼而有之謂西遼亡於辛酉不可信三矣長春真人西游記記西遼事頗詳

遼史拾遺補 卷三

振綺堂校刊

云自金師破遼大石林牙領眾數千走西北徙徙十餘年方至此地傳國幾百年乃滿失國依大石謂大石之後即直魯古也士馬復振盜據其土既而算端西削其地天兵至乃滿尋滅算端亦亡其云乃滿即乃蠻也其云失國依大石即屈出律奔契丹事其云士馬復振盜據其土即謂直魯古被擒屈出律襲遼衣冠而據其位也長春西游親到西遼舊都距西遼之亡僅十餘歲所言必得其實乃蠻失國在元太祖戊辰歲而直魯古之被擒又在其後則謂亡於辛酉不可信四矣聖武親征記屈出律以數人奔契丹王菊兒汗菊兒



汗即直魯古也遼史大石以甲辰歲二月五日即位號葛兒汗子孫蓋世襲其號元史曷思麥里傳初為西遼闕兒汗近侍曰闕曰菊與葛音皆相近曷思麥里亦直魯古舊臣元太祖西征率屬迎降從大將哲伯為先鋒攻乃蠻克之斬其主曲山律即屈出律蓋為直魯古報讎其事當在太祖庚辰歲與戊辰屈出律奔契丹相去十有三年或據此文疑屈出律為元兵所斬無奔契丹事者非也知菊兒汗即直魯古則直魯古之失國必在元太祖之世謂亡於辛酉不可信五矣諸家編年所以誤者由於不信大石在位有二十

遼史拾遺補

卷三

三

振綺堂校刊

年而遼史本有自相矛盾之處既云以甲辰歲即位改元延慶矣又云延慶三年班師東歸馬行二十日得善地建都城號虎思斡耳朵改延慶為康國元年又云康國十年歿似大石祇有十二年與在位二十年之文不合既滅大石之年則直魯古之滅不得不移前數年矣今按西游記云大石領眾走西北徙徙十餘年方至此地是大石建都之前稱尊號者已十餘年矣因建都而改元又十年而歿豈非在位二十年乎且大石之西奔在保大三年癸卯七月大石既自立為王必不承保大之號次年甲辰二月改元延

慶固其宜也史云明年二月甲午以青牛白馬祭天地祖宗整旅而西蓋即改元之日既而兵行萬里乃至尋思干城與忽兒珊大戰敗之駐軍尋思干凡九十日回回國王來降又西至起兒漫文武百官冊立為帝距甲辰改元之時蓋已久矣改元在前稱帝在後遼史以改元稱帝為一事固非其實諸家書移於乙巳亦出臆撰且自乙巳至辛酉不過七十七年與遼史更繼迭承幾九十年之語不相刺謬乎愚謂大石官為林牙頗通今古其改元也假興復之名以號召諸部必不遽稱帝也延慶改元當在甲辰之春其

遼史拾遺補

卷三

三

振綺堂校刊

時猶未至西域若稱帝則當於延慶三年蓋用漢昭烈晉元帝故事俟天祚凶問至而後百官勸進耳若建都改元康國則必在延慶十一年西游記所謂移徙十餘年方至此地者如如是則大石即位二十年本無可疑大石之年定而直魯古之亡必在辛未而不在辛酉亦決然可信遼史雖有乖舛而可信者猶大半諸家云云則臆決附和之談置之勿論可矣○湛然居士集懷古詩註曰大石林牙遼之宗臣挈眾而亡不滿二十年克西域數十國幅員數萬里傳數主凡百餘年頗尚文教西域至今思之廟號德宗



遼史拾遺補卷四

震澤楊復吉列歐輯

志第二營衛志中

四時各有行在之所謂之捺鉢

文昌雜錄曰北人謂住坐處曰捺鉢四時皆然如春捺鉢之類是也不曉其義近者彼國中書舍人王師儒來修祭奠余充接伴使因以問師儒答曰是契丹家語猶言行在也

志第四兵衛志上

兵制

遼史拾遺補卷四

一 振綺堂校刊

方勺泊宅編曰富韓公云契丹正強盛奚霫渤海党項高麗女真新羅黑水靺鞨回鶻元昊凡十國皆服役之貢奉不絕惟與中原為敵國兵馬略集便有百萬多作大舟安四輪陸行以載輜重遇塘水黃河則脫輪以度人馬亦欲自滄洲東泛海而來為牽制犄角之勢○李治敬齋古今鞋曰武珪燕北雜記云契丹行軍不擇日用艾和馬糞於白羊琵琶骨上灸破便出軍不破即不出李子云灸琵琶骨不獨契丹凡蠻貊皆為之番禹記載嶺表占卜甚多有骨卜田螺卜雞卵卜牛卜鼠米卜箸卜篋卜乃知四夷尚鬼遇

遼史拾遺補卷三終

遼史拾遺補

卷三

罕

振綺堂校刊



物皆得以爲卜也今北方灸琵琶骨者與珪記特異所灸之法蓋有可入不可入者疾病飲食一動一止悉有條理珪則專謂灸破便出軍不破卽不出蓋當時所見適然自以爲說耳

志第七地理志一

上京臨潢府○潢河○天雄寺續補

元好問續夷堅志曰上京臨潢府在中都北三千里夏至晝六十刻夜三十六刻○齊召南水道提綱曰大遼水卽潢水古稱饒樂水濫眞水托紇臣水吐護眞水皆卽此河今蒙古稱曰西喇木倫猶漢言黃河

遼史拾遺補

卷四

二 振綺堂校刊

也○契丹國志曰渤海旣平乃製契丹文字三千餘言因於所居大部落置寺名曰天雄寺今寺內有契丹太祖遺像

周廣順中胡嶠記

胡嶠陷北記曰自幽州西北入居庸關明日又西北入石門關關路崖狹一夫可以當百此中國控扼契丹之險也又三日至可汗州南望五臺山其一峯最高者東臺也又三日至新武州西北行五十里有雞鳴山云唐太宗北伐聞雞鳴於此因以名山明日入永定關此唐故關也又四日至歸化州又三日登天

嶺嶺東西連互有路北下四顧冥然黃雲白草不可窮極契丹謂嶠曰此辭鄉嶺也可一南望而爲永訣同行者皆慟哭往往絕而復蘇又行三四日至黑榆林時七月寒如深冬又明日入斜谷谷長五十里高岸峻谷仰不見日而寒尤甚已出谷得平地氣稍溫又行二日渡涅水又明日渡黑水

祖州天成軍上節度

契丹國志富鄭公行程錄曰自中京正北八十里至臨都館又四十里至官窰館又七十里至松山館又七十里至崇信館又九十里至廣寧館又五十里至

遼史拾遺補

卷四

三 振綺堂校刊

姚家塞館又五十里至咸寧館又三十里度潢水石橋旁有饒州蓋唐朝嘗於契丹置饒樂州也今渤海人居之又五十里至保和館度黑河七十里至宣化館又五十里長泰館西二十里許有佛寺民社云卽祖州亦有祖山山中有阿保機廟又四十里至上京臨潢府自過崇信館卽契丹舊境蓋其南皆奚地也又西門曰金德內有臨潢館子城東門曰順陽入門北行至景福門又至承天門內有昭德宣政二殿皆東向其甍廬亦皆東向臨潢西北二百餘里號涼淀在漫頭山南避暑之處多豐草掘丈餘卽堅冰云



復吉案拾遺於祖州下采取行程錄未全今備錄於此

慶州玄寧軍上節度○跳兔拾遺補

王寂拙軒集曰慶州北山之麓遼山陵在焉俗謂之三殿二十年前常為盜發所得不貲是所謂厚葬以致寇者歎而成詩珠襦適足賈身禍金盃傳聞落世間慙愧漢文遺治命瓦棺深葬霸陵山○王士點禁扁曰金殿慶州聖宗神御殿同天四殿並在慶州○劉仲達鴻書曰今契丹及交河北境有跳兔爪足似鼠長尾端有毛亦曰紅毛兔

遼史拾遺補卷四 四 振綺堂校刊

福州○衛州續補

陷北記曰又東行數日過衛州有居人三千餘家蓋契丹所虜中國衛州人築城而居之

志第八地理志二

東京遼陽府○王樂德附

元好問遺山集王黃華墓碑曰王樂德居渤海遼太祖平渤海封其子為東丹王都遼陽樂德之曾孫繼遠仕為翰林學士因遷家遼陽繼遠孫使咸飭避大延琳之難遷漁陽成飭孫六宅使恩州刺史叔寧遷白霄六宅生永壽居韓州遼天慶中遷蓋州之

熊岳縣

志第九地理志三

興中府○三塔續補

水道提綱曰興中城俗曰古爾板蘇巴漢城遼金時三塔猶存○紀昀姑妄聽之曰三座塔蒙古名古爾板蘇巴爾漢唐之營州柳城縣遼之興中府也今為喀喇沁右翼地營丘縣

趙一清水經注釋曰營丘城在營州南慕容廆以宥州流人置營丘郡契丹重熙初析霸城置營丘縣蓋遼史拾遺補卷四 五 振綺堂校刊

因故郡為名也

安德州化平軍下刺史○靈巖寺續補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曰右安德州勅建靈巖寺碑朝請大夫守殿中少監知安德州軍州事耶律劭撰文沙門恆劬正書碑陰記則恆劬撰文而劭篆書今在興中故城東南七十里柏山之顛字畫完好小篆尤工不減夢瑛黨懷英也

川州長寧軍中節度○佛頂尊勝陀羅尼石幢續補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曰興中故城東北六十七里有古城址周不及三里遼白川州地也城中有遼石幢



記首云奉爲神贊天輔皇帝齊天彰德皇后萬歲親王公主千秋文武百僚恆居祿位風調雨順海晏河清一切有情同霑利口按聖宗加上尊號凡六曰昭聖者乾亨四年也曰天輔者統和元年也曰至德廣孝昭聖天輔者五年及二十四年也曰宏文宣武尊道至德崇仁廣孝聰睿昭聖神贊天輔者開泰元年也曰睿文英武遵道至德崇仁廣孝功成治定昭聖神贊天輔者太平元年也此云神贊天輔皇帝則石幢之立當在開泰以後矣遼史仁德皇后傳統和十九年冊爲齊天皇后本紀亦同自後別無加上尊號

遼史拾遺補 卷四

六 振綺堂校刊

之事史文闕略當據此以補之但不知在何年耳其云親王者大丞相晉國王耶律隆運也記文爲長寧軍節度掌書記儒林郎試大理評事武騎尉王桂撰後有長寧軍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金紫崇祿大夫檢校太傅使持節白川州諸軍事白川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丁巳下俱闕疑書石人名也遼史地理志川州明王安端置會同三年詔爲白川州安端子察割以大逆誅沒入省曰川州不云省於何年金史則云大祿五年去白字今此幢立於聖宗時猶稱白川州可見金史攷之未審也左方列銜可辨識

者有銀青崇祿大夫兼監察御史武騎尉商稅勅務都監王元泰銀青崇祿大夫兼監察御史武騎尉同監勅務張翼三司押衙勅務判官兼知商稅事翟可行銀青崇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崔辰儒林郎試大理評事守白川州咸康縣令武騎尉王口銀青崇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殿中侍御史驍騎尉江濤觀察判官儒林郎試大理司直雲騎尉賜緋魚袋田能成管內觀察處置等使金紫崇祿大夫檢校太傅使持節白川州諸軍事白川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鉅鹿縣開國子食邑五百

遼史拾遺補 卷四

七 振綺堂校刊

戶耿延口諸人於史無所表見惟聖宗紀有昭德軍節度使耿延毅其爲一人與否惜石文斷裂無從知之矣遼史志百官於南面尤略此所載結銜有散官有檢校官有憲官有試秩有勳有爵有賜有食邑皆史所未詳至商稅勅務都監同監勅務及勅務判官之設百官食貨兩志俱遺之所宜特書以補正史之闕漏也

志第十地理志四

南京析津府 ○ 梳妝樓 拾遺補 高粱河 拾遺補 燕角樓 續補 尉使君寺 續補 慈悲巷 續補 報國寺 續補 竹林寺



續補 蕭太后運糧河 續補 湯泉 續補 螞蟻墳 續補 義井  
續補 永平館 續補

楊士奇郊遊記曰降而觀於浮圖之址問僧此寺所創始不能言也僧指其南廢丘隆然而峙曰此遼之蕭太后妝臺也○西河詩話曰遼后梳妝臺址在太液池東小山上一名瓊花島即今白塔寺址是也○孫承澤春明夢餘錄曰高粱河水經出白并州黃河之別源東逕昌平境沙澗又東南經高粱店流入都城海子宋太宗伐遼與遼將耶律沙等戰於高粱河即此○朱彝尊曰下舊聞曰燕角樓在府西南十五里遼建今其地猶名燕角

遼史拾遺補 卷四

八 振綺堂校刊

欽定曰下舊聞攷按遼燕角樓今無攷惟土地廟之西其地猶有燕角兒之名閣讀如橐更攷明張爵五城坊巷術術集於白紙坊亦載有燕角兒正在廣寧門右安門內西南角是明一統志所載正指其地況遼時城址其半在今外城之西則今燕角之地適當其東遼時樓址或即在是○尉使君寺北魏元象元年幽州刺史尉長命造  
欽定曰下舊聞攷按元一統志遼保寧中建殿九間窮極偉麗○慈悲庵北院內有遼壽昌五年慈智大德

師佛頂尊勝大慈陀羅尼幢并記 慈仁寺亦呼報國寺蓋先有報國寺在寺之西北隅今僧院中尚有遼乾統三年尊勝陀羅尼石幢

欽定曰下舊聞攷按今報國寺西北隅有寺無額土人呼為小報國寺遼幢無攷 竹林寺遼道宗八年楚國大長公主捨私第為寺賜額竹林寺僧曰一塔無影 眞常觀南五六里為蕭太后運糧河今泯滅不可攷問矣 湯泉在百望山西北六十里有陘曰十八盤山有湯泉云是遼后浴處○劉侗帝京景物略曰海子西北隅清明日蟻億萬集壘而成丘中一丘

遼史拾遺補 卷四

九 振綺堂校刊

高丈旁三四丘高各數尺竟日而散去今土人每清明節往羣觀之曰螞蟻墳傳是遼將伐金全軍沒此骨不歸矣魂無主者故化為沙蟲感於節序其有焉○吳長元宸垣識略曰大覺寺遼築義井精舍於開陽門之郭傍有古井清涼滑甘因以名焉 永平館一名碣石館遼時朝士宴集之所  
○宛平縣○香山寺 拾遺補 平遼碑 續補  
曰下舊聞曰香山寺遼中丞阿里吉所捨殿前二碑載捨宅始末碑石光潤如玉白質紫章寺僧曰為鷹爪石○春明夢餘錄曰平遼碑立燕都豐宜門外史



臣韓昉撰文宇文虛中書舊有詩云十丈豐碑勢倚空風雲猶憶下遼東百年功業秦皇帝一代文章太史公石斷雲鱗秋雨後苔封菴背夕陽中行人立馬空惆悵禾黍離離滿故宮韓昉燕京人

○昌平縣○燕窩石續補

汪啟淑水曹清暇錄曰燕窩石在昌平州形類盆其一刻燕窩二字畿輔古蹟志云遼時遺物也至今尚存

○新城縣

許亢宗奉使行程錄曰離雄州三十里至白溝巨馬

遼史拾遺補

卷四

十一 振綺堂校刊

河過河三十里到新城縣契丹阿保機入寇唐莊宗以鐵騎五千敗之於新城卽此地舊爲契丹邊而自與宋朝結好百餘年樓壁僅存○沈括夢溪筆談曰瓦橋北與遼人爲鄰素無關河爲阻何承矩守瓦橋始議因陂澤之地瀦水爲塞欲自相視日會僚佐汎船置酒賞蓼花作蓼花吟數十篇令客屬和畫圖傳至京師人莫喻其意自此始壅諸淀○蔣一葵長安客話曰霸在宋世蓋與遼分界處州北一里有界河相傳楊延朗建草橋於此關因以名

易州高陽軍上刺史○興國寺續補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曰右易州興國寺太子誕聖邑碑沙門方俛撰文范陽逸士張雲書太子誕聖邑者千人邑之名以四月八日誦經禮佛而名之也遼史禮志二月八日爲悉達太子生辰京府及諸州雕木爲像儀仗百戲導從循城爲樂葉隆禮契丹國志本作四月八日此碑亦以四月八日爲誕聖之辰則禮志所稱誤矣然金史海陵記有禁二月八日迎佛之文知當時固有以二月爲佛生辰者非後人轉寫之誤也碑未列銜者都維那右監門大將軍知易州軍州事兼沿邊巡檢安撫屯田勸農等使耶律遷朝散

遼史拾遺補

卷四

十一 振綺堂校刊

大夫尚書左司郎中通判軍州事賜紫金魚袋武騎尉楊舉直朝散大夫尚書比部郎中知易縣事飛騎尉借紫劉琚妻李氏儒林郎試大理司直守司戶參軍借緋靳佑臣承務郎試太子校書郎守司候參軍雲騎尉李師仲承務郎試太子校書郎守易縣主簿兼知縣尉宋公綯將仕郎守國子直講官學黃溫仁儒林郎守太子校書郎雲騎尉知律劉詠軍事判官文林郎試太子校書郎魯去華都孔目官文林郎試太子校書郎武騎尉周師安左都押衙李照右都押衙王文信知客石恩副知張存知衙韓安安撫押司



官楊師言印官韓仁詮前行曹拱溫後行劉世宣州  
司呈押田潔書表馮詮印官何閏前行孫世卿前行  
石惠司候司典曹福本典王恩皆州之官吏也遼史  
百官志南面方州官州有刺史縣有令而碑所載知  
軍州事通判軍州事知縣事之名史皆失書蓋遼之  
官制多雜采唐宋之名志以為大略采用唐制者猶  
未甚核故予特標而出之俾後之言官制者有所攷  
焉

平州遼興軍上節度○染莊社 續補

宋琬永平府志染莊社記曰契丹時遼興軍風炎者

遼史拾遺補 卷四

三 振綺堂校刊

行貨路收一卵於篋歸置錦囊繫臍下月餘出蛇如  
簪飼之以肉每出便飼漸長盈丈圍將尺許炎雖傾  
篋居之而力不能任矣乃縱於野任其自食嘗命以  
名曰雅撫首似不能忍別雅知人戀戀然但不能言  
而去數歲益大始食野禽繼而噬人有司制之無策  
聞於契丹榜募能捕者炎知其必雅乃應募而抵放  
處呼其名而至敘故舊而數其罪蛇遂俛首伏誅其  
血流及近村土石悉染紅而莊以名莊老以炎能施  
恩除害而祀之雅能知恩服罪而配焉是歲里人修  
祠落成紀其歲月金至寧元年仲秋辛卯興平路猛

安蒲察孟里記○周春曰余輯遼詩話徧閱十六州  
志乘無足采者即遼時事迹寥寥惟永平府志所載  
染莊社記最為奇異堪入齊諧之志幾同海棗之談  
因作絕句詠之曰國士酬知己由來未足誇報恩拚  
一死不見染莊蛇按遼興軍平州即今永平府之地  
風炎姓名甚奇雖大昊苗裔而堪入夏氏奇姓通也  
風疑即風古風字炎疑即光字之譌

○安喜縣○灤州永安軍中刺史

高十奇松亭行記曰遷安縣本漢之令支縣遼於令  
支故城置安喜縣金大定間始易今名○王應麟困

遼史拾遺補 卷四

三 振綺堂校刊

學紀聞曰唐無灤州武經總要易定帥王都驅其民  
入契丹因以烏灤河為名以居之

志第十一地理志五

○弘州順聖縣○魏延恕 附

姚燧牧庵集金甄官署令魏府君墓碣曰魏氏由唐  
相知古子林剌朔州子孫居桑乾桑乾為今弘州之  
順聖遼有延恕者生中奉大夫守成中奉生通奉大  
夫餘慶

豐州天德軍節度使○九十九泉

錢良擇出塞紀略曰和碩克山對面為諸勒克山山



巔有九十九泉匯爲長河直達歸化城按魏書天賜二年登武要北源觀九十九泉武要定襄郡屬縣在大同西北宋白云九十九泉在幽州西北千餘里遼志亦載鹽灤九十九泉意卽是此處也

奉聖州武定軍上節度○上花園下花園拾遺補○火神淀續補

遼詩話曰明崑山葉盛記上花園云雞鳴山西三十里爲上花園又三十里爲鎮城上花園相望有下花園竝遼蕭太后種花之所遺址尚存涿人頓銳正德辛未進士官詩嶺雲沈日暝煙斜見說窮邊亦有花應是終長史

遼史拾遺補卷四古振綺堂校刊

漢宮青冢怨不甘玉貌委泥沙○夏之璜出塞日記曰道經下花園爲遼后蕭氏遊幸之地○宋白續通典曰火神淀在新州西

應州彰國軍上節度唐武德中置金城縣後改應州○木塔續補

田緯匈奴須知曰應州東至幽州八百五十里金城縣東北至朔州九百里○宋犖筠廊偶筆曰應州木塔甚奇馮訥生主政雲驤有登塔詩一帙序略曰塔建自遼疊木爲之七級八面高見數十里

朔州順義軍下節度○造經樓續補

夏之璜塞外橐中集曰新高山城對岸山有寺踞其巔一塔凌虛巖巒特異其寺云是遼后所建猶有遺迹存焉作造經樓詩山巔一塔俯溪流殿閣遙疑小十洲是否當年蕭后建紅酥猶膩造經樓

志第十五百官志一  
遼國官制

契丹國志曰賤他姓貴耶律蕭氏二姓其官有契丹樞密院及行宮都總管司謂之北面以其在牙帳之北以主蕃事又有漢人樞密院中書省行營都總管司謂之南面以其在牙帳之南以主漢事其惕隱宗

遼史拾遺補卷四古振綺堂校刊

正寺也夷離畢參知政事也林可翰林學士也夷離中刺史也內外官多做中國者其下佐史則有敝史木古思奴古都奴古徒奴古分領兵馬則有統軍侍衛控鶴司南王北王奚王府五帳分提失哥東西都省太師兵又有國舅鈐轄遙輦常袞諸司南北皮室二十部族節度頻必里九克漢人渤海女真五節度五治太師一百六百九百家奚 鑄金魚符調發兵馬其捉馬及傳命有銀牌二百軍所舍有遠探關子馬以夜聽人馬之聲每其主立聚所得人戶馬牛金帛及其下所獻生口或犯罪沒入者別爲行營領之



建州縣置官屬

志第十六百官志二

北面邊防官

契丹國志曰沙漠府控制沙漠之北置西路都招討府與隗部族衛臚胸河統軍司倒撻嶺衙鎮撫達靺蒙骨迪烈諸軍

志第二十禮志四

賓儀

契丹國志曰高昌國龜茲國于闐國大食國小食國甘州沙州涼州已上諸國三年一次遣使約四百餘

遼史拾遺補

卷四

去 振綺堂校刊

人至契丹貢獻玉珠犀乳香琥珀珊瑚瑪瑙器寶鐵兵器斜合黑皮褐黑絲門得絲怕里呵褐里絲已上皆細毛織成以二丈為匹契丹回賜至少亦不下四十萬貫○泊宅編曰歲賜大遼銀三十萬兩絹三十萬匹正旦衣著四千匹銀器二千兩生辰衣著五千匹銀器五千兩 神宗嘗曰遼曾貢袞冕一襲其繪星辰在背疑有所傳

志第二十二禮志六

歲時雜儀

契丹國志曰歲十月五京進紙造小衣甲并槍刀器

械各一萬副十五日一時堆垛國主與押番臣僚望木葉山奠酒拜用番字書狀一紙同焚燒奏木葉山神云寄庫

復吉案葉志此條與遼史不同存以備攷  
皇后生產儀 續補

王易燕北錄曰皇后生產如過八月先啟建無量壽道場逐日行香禮拜一月與戎主各帳寢預先造團白氈帳四十九座又內一座最大徑圍七十二尺皇后欲覺產時於道場內先燒香望日番拜八拜便入最大者帳內其四十八座小帳於大帳周圍卓放每

遼史拾遺補

卷四

七 振綺堂校刊

帳各用有角羊一口以一人紐羊角俟皇后欲產時諸小帳內諸人等一時用刀紐羊角其聲俱發內外人語不辨番云此羊代皇后忍痛之聲也仍以契丹翰林院使抹卻眼扼皇后曾穩婆是燕京高夫人其皇后用甘草苗代稗草臥之若生男時方產了戎主著紅衣服於前帳內動番樂與近上契丹臣僚飲酒皇后即服酥調杏油半盞如生女時戎主著皂衣動漢樂與近上漢兒臣僚飲酒皇后即服黑豆湯調鹽三錢其羊差人收放不得宰殺直至自斃皇后至第九日即歸戎主帳



志第二十五儀衛志二

常服

洪皓續松漠紀聞曰北方苦寒故多衣皮雖得一鼠亦褫皮藏之婦人以羔皮帽為飾至直十數千敵三大羊之價不貴貂鼠以其見日及火則剝落無色也

志第二十六儀衛志三

傳國寶 拾遺補

陳頹負喧野錄云頹嘗聞諸老先生議論謂自昔陋

儒謂秦璽所在為正統故契丹自謂得傳國璽欲以

歸太祖皇帝太祖不受曰吾無秦璽不害為國且亡

遼史拾遺補卷四 大振綺堂校刊

國之餘何足貴乎契丹畏服

符契○銀牌

燕北錄曰銀牌有三道上戎主下及契丹臣庶每年

取初降雪時帶用

經籍志 拾遺補

經部小學類

李德明番書十二卷

史部正史類

蕭韓家奴五代史譯解 重熙十五年奉詔譯

編年類

蕭韓家奴通歷譯

起居注類

耶律良興宗起居注 重熙中修

雜史類

馬得臣唐三紀行事 聖宗時錄唐高祖太宗玄宗三紀行事可法者以進

蕭韓家奴貞觀政要譯

子部醫家類

耶律庶成方脈書譯

集部別集類

耶律庶成集

遼史拾遺補卷四

大振綺堂校刊

耶律谷欲集

王棠集

耶律氏常哥集

策論類

蕭韓家奴策對一卷

碑類

蕭韓家奴太宗功德碑

出金門詔補三史藝文志

表第一世表

契丹先世



契丹國志曰後有一主號曰迺呵此主特一觸體在穹廬中覆之以氈人不得見國有大事則殺白馬灰牛以祭始變人形出視事已即入穹廬復為觸體因國人竊視之失其所在復有一主號曰嗚呵戴野豬頭披野豬皮居穹廬中有事則出退復隱入穹廬如故後因其妻竊其豬皮遂失其夫莫知所如次復有一主號曰晝里昏呵惟養羊二十口日食十九畱其一焉次日復有二十口日如之是三主者皆有能治國之名餘無足稱焉異矣哉氈中枯骨化形治事戴豬服豕罔測所終當其隱入穹廬之時不知其孰為

遼史拾遺補

卷四

主 振綺堂校刊

之主也孰為之副貳也荒唐怪誕譌以傳譌遂為口實其詳亦不可得而詰也

迭刺部耶律阿保機建鼓旗自為一部不肯受代自號為王盡有契丹國

楊鉅翰林學士院舊規曰答契丹書頭云敕契丹王阿保機尾云想宜知悉時候卿比平安好舊使黃麻紙平使印自為朝宣令使五色箋紙并使印及次寶鈿函封 自僭稱神號奏事多繫軍幾所賜中書內改例從權院中無樣○北廷雜記曰凡立王則眾部酋長皆集會議某有德行功業者立之或災害不生

羣牧孳盛人民安堵則王更不替代苟不然其諸酋會眾部別選一名為王故王以番法亦甘心退焉不為眾所害 有韓知古韓穎康枚王奏事王郁皆中國人共勸太祖不受代

表第二皇子表

景宗四子隆慶字燕隱小字普賢奴第二

東都事略曰初燕燕死隆緒闇弱而隆慶桀黠國人多附之又繕甲兵遣親信以私書交結貴臣隆緒常召之辭以避暑不至其親信錄其書抵雄州且言隆緒不能敦睦親族國人皆思歸漢真宗敕邊吏不報

遼史拾遺補

卷四

主 振綺堂校刊

表第八屬國表

渤海

契丹國志曰先是渤海國王大諱諤本與奚契丹為唇齒國太祖初興并吞八部繼而用師并吞奚國大諱諤深憚之陰與新羅諸國結援太祖知之集議未決後因遊獵彌旬不止有黃龍在其氈屋上連發二矢墮之龍墜其前後太子德光於其地建州黃龍府即其地也太祖曰吾欲伐渤海國眾計未決而龍見吾前吾能殺之是滅渤海之勝兆也遂平其國虜其王○宋元通鑑曰太平興國六年秋七月遣使如渤



海渤海本高麗之別種契丹嘗取其扶餘城爲東丹府帝將大舉伐契丹遣使賜其王詔書令發兵以應約滅遼之日幽薊土宇復歸中朝朔漠之外悉與渤海竟無至者○松漠紀聞曰古肅慎城四面約五里餘遺堞尚在在渤海國都三十里亦以石累城腳天祚之亂其聚族立姓大者於舊國爲王金人討之軍未至其貴族高氏棄家來降言其虛實城後陷契丹所遷民益繁至五千餘戶勝兵可三萬金人慮其難制頻年轉戍山東每徙不過數百家至辛酉歲盡驅以行其人大怨富室安居踰二百年往往爲園池

遼史拾遺補

卷四

三

振綺堂校刊

植牡丹多至二三百本有數十幹叢生者皆燕地所無纔以十數千或五千賤買而去其居故地者令歸契丹舊爲東京置留守有蘇扶等州蘇與中國登州青州相直每大風順隱隱聞雞犬聲

吐渾

續通典曰吐谷渾謂之退渾蓋語急而然聖歷中吐蕃陷安樂州其衆東徙散在朔方○五代會要曰吐谷渾其畜牧就善水草丁壯常數千人羊馬生息入市中土朝廷嘗存恤之晉天福六年大首領白承福及麾下來朝九月又遣首領白可久來朝少主嗣位

絕契丹之好數召其酋長入朝厚加錫賜每大讌會皆命列坐於勳臣之次至開運捍虜於澶州召承福等帥其部衆從行屬歲多暑熱部下多死復遣歸太原移帳於嵐石州然承福馭下無法多干軍令其族白可久在承福之亞因牧馬帥本帳北遁契丹授以官爵復遣潛誘承福承福亦思叛去事未果漢祖知之乃以兵環其部族擒承福與其族白鐵匱赫連海龍等五家凡四百餘人伏誅籍其牛馬命別部長王義宗統其餘屬

女直國

遼史拾遺補

卷四

三

振綺堂校刊

宋元通鑑曰太祖建隆二年女真以馬入貢詔蠲登州沙門島居民租賦令專治舟船渡其所貢馬三年四年復遣貢馬乾德二年開寶二年三年俱貢馬太宗太平興國六年女真遣使來貢帝欲伐契丹乃以詔賜定安國王令張犄角之勢定安本馬韓之種也其王烏玄明亦怨契丹侵侮不已欲依中國以摠宿憤得詔大喜因女真遣使朝貢道出定安附表來上帝優詔答之付女真使者令齎以賜焉淳化二年首領野里雞等上言契丹怒其朝貢中國置三柵於海岸每柵置兵三千絕其貢獻之路乞發兵共平三柵



太宗但降詔撫諭而不為發兵大中祥符三年契丹征高麗道由女真女真復與高麗合兵拒之天禧三年復遣使至自天聖後沒屬契丹不復入貢至烏古迺能役屬諸部會遼主國蒲葺部節度使拔乙門叛遼遼將致討烏古迺恐遼兵深入得其山川險易或將圖之乃告遼曰彼可計取也若用兵必將走險非歲月可平也遼從之烏古迺因襲而擒之以獻遼主召視燕賜加等授生女直部節度使始有官屬綱紀漸立然不肯受印繫遼籍其部內舊無鐵鄰國有以甲冑往鬻者必厚價售之得鐵既多因以修弓矢備

遼史拾遺補 卷四

振綺堂校刊

器械兵勢稍振前後願附者衆熙寧七年五國沒撓部謝野勃堇復叛遼烏古迺伐之謝野敗走烏古迺將見遼邊將自陳敗謝野之功行次來流水疾作而死子劾里鉢嗣哲宗元祐七年劾里鉢卒母弟頗刺淑襲為節度使頗刺淑機敏善辨尤能知遼人國政民情每白事於遼聽者皆信服不疑○猶覺察雜記曰予在史館讀眞宗實錄雄州言契丹移遼陽城言征高麗且涉女真之境女真衆雖少契丹必不能勝仍畫圖以獻契丹以西樓為上京遼陽為東京在中京正東稍南復吉案在字上常有東京二字又云契丹習俗既葬必

守墳或云國主欲守其母墳聲言征高麗駐遼陽城也上謂王且等曰契丹征高麗萬一高麗窮蹙或歸於我或來乞師何以處之且曰當顧其大者契丹方固盟好高麗貢奉累歲不至上曰然可論登州侍其旭如高麗有使來乞師即語以累年貢奉不入不敢達於朝廷如有歸投者第存撫之亦不須以聞宣和間女真遣使海上結約夾攻大遼遂起燕山之役是時未聞有一人以此事告於上者○汪若海麟書曰射鹿以聲自註曰女真善射能為鹿鳴呼羣鹿而射之

遼史拾遺補 卷四

振綺堂校刊

韃靼 拾遺補

江休復嘉祐雜志曰遼使云韃靼界上獵圍中獲一野人披鹿皮走及奔鹿

遼境四至 拾遺補

契丹國志曰正西與西夏黃河為界西南至麟州府州界又次南近西定州北平山為界又南至霸州城北界河又次南至遂城北鮑河為界又南近東至滄州北海又南至安肅軍白澗河為界又南近東至登州北海又南至雄州北拒馬河為界又南至海○陷北記曰距契丹國東至於海有鐵甸其族野居皮帳



而人剛勇其地少草木水鹹濁色如血澄之久而後可飲 又北牛蹠突厥人身牛足其地尤寒水曰瓠瓠河夏秋冰厚二尺春冬冰徹底常燒器銷冰乃得飲東北至襪劫子其人髦首披布爲衣不鞍而騎大弓長箭尤善射遇人輒殺而生食其肉契丹等國皆畏之契丹五騎遇一襪劫子則皆散走 又北狗國人身狗首長毛不衣手搏猛獸語爲犬嗥其妻皆人能漢語生男爲狗生女爲人自相婚嫁穴居食生而妻女人食云嘗有中國人至其國其妻憐之使逃歸與箸十餘隻教其每走十餘里遺一箸狗夫追之見

遼史拾遺補

卷四

三

振綺堂校刊

其家物必銜而歸則不能追矣其說如此 契丹嘗選百里馬二十四遣十人齎乾麩北行窮其所見其人自黑車子歷牛蹠國以北行一年經四十三城居人多以木皮爲屋其語言無譯者不知國地山川部族名號其地氣遇平地則溫和山林則寒冽至三十城得一人能鐵甸語其言頗可解云地名頡利烏于耶堰云自此以北龍蛇猛獸魑魅羣行不可往矣其人乃還此北荒之極也契丹謂嶠曰契丹之人豈能勝中國然晉之所以敗者主暗而臣不忠因具道諸國事曰子歸悉以語漢人使漢人努力事其主無

爲夷狄所虜吾國非人境也

遼史拾遺補

卷四

三

振綺堂校刊

遼史拾遺補卷四終



遼史拾遺補卷五

震澤楊復古列歐輯

列傳第一后妃

太祖淳欽皇后述律氏

契丹國志曰太祖崩於扶餘城述律后召諸酋長妻謂曰我今寡居汝何不效我乃集其夫至問曰汝思先帝乎曰受先帝恩豈得不思后曰果思之宜往見之遂殺之 后有母有姑皆踞榻受其拜曰吾惟拜天不拜人也 太宗與晉帝構怨帝用兵連年中國疲敝契丹人畜亦多死國人厭苦之太后謂太宗曰

遼史拾遺補卷五

一 振綺堂校刊

使漢人爲遼主可乎曰不可太后曰然則汝何故欲爲漢主曰石氏負恩不可容太后曰汝今雖得漢地不能居也萬一蹉跌悔何所及又曰漢兒何得一眠自古但聞漢和番不聞番和漢漢兒果能回意我亦何惜與和

太宗靖安皇后蕭氏

契丹國志曰太宗皇后蕭氏涿州人遼興軍節度使蕭延思之女也 太宗崩於欒城后時在國後崩與帝合葬暨穆宗卽位立陵寢廟建碑頌德

世宗妃甄氏

契丹國志曰世宗后甄氏漢地人世宗從太宗南入大梁得之宮中時后年四十一歲世宗幸之生六子長曰明記後卽位爲景宗次日平王荆王吳王寧王河間王

景宗睿智皇后蕭氏

契丹國志曰后次女曰長壽奴適后姪東京留守悖野次曰延壽奴適悖野母弟肯頭延壽奴出獵爲鹿所觸死后卽縊殺肯頭以殉葬 后次姊適趙王王死趙妃因會飲毒后爲婢所發后酖殺之后天性忤忍陰毒嗜殺神機智略善馭左右大臣多得其死力

遼史拾遺補卷五

二 振綺堂校刊

統和年間舉國南征后親跨馬行陣與幼帝提兵初趨威虜軍順安軍東趨保州又與幼帝及統軍順國王撻覽合勢以次定州餘衆直抵深祁以東又從陽城淀緣胡盧河踰關南抵瀛州城下兵勢甚盛后與幼帝親鼓衆急擊矢集城上如雨復自瀛州抵貝冀天雄南宋惶遽駕親幸澶淵后爲謀主至遣王繼忠通好及所得歲幣亦后之謀也國中所謂幽州漢兵謂之神武控鶴羽林驍武等皆后自統之其將有南北皮室當直舍利等是時聖宗年少宋使臣曹利用張皓之議和皆后與幼帝引至帳前問勞館設左飛



龍使韓杞至宋朝先授幼帝書再升殿跪奏曰太后令臣上問皇帝起居此可以知太后專其政人不畏其幼帝也

聖宗仁德皇后蕭氏

契丹國志曰齊天后有子皆不育元妃生子長卽今帝也次日達姐李又生楚國公主燕國公主承天太后以楚國公主嫁其弟蕭姑從撒爲築城以居之曰睦州號長慶軍徙戶一萬實之曰從嫁戶

聖宗欽哀皇后蕭氏

契丹國志曰后殘忍陰毒居喪未及一年先朝所行

遼史拾遺補

卷五

三 振綺堂校刊

法度變更殆盡不俟聖宗服闋加尊號曰法天皇太后駙馬蕭懇特一子正梯自景宗朝承天太后襁育之逮至成人聖宗恩視比之皇子尚韓國公主後平渤海勳業隆重封蘭陵王后兄弟媚而殺之連坐如木拙里太師觀音太師彌勒太師等十餘人一皆功臣駢首誅夷內外歎憤犯賊等人累朝切齒雖赦宥竝不敘用山陵未畢后已洗滌用之一一擢諸清途毛克和等四十人后家奴隸咸無勞績皆授防團節度使至于出入宮掖詆慢朝臣賣官鬻爵殘毒蕃漢自是幽燕無行之徒願沒身爲奴者衆矣淫虐肆行

刑政弛紊弟兄聚議各弄大權朝臣朋黨每事必知太后臨朝凡四年興宗方幽而廢之契丹已困矣太后之廢也諸舅滿朝權勢灼奕帝懼內難乃與殿前都點檢耶律喜孫護衛太保耶律劉三等謀廢后召硬塞拽刺護衛等凡五百餘人帝立馬於行宮東之二里小山上喜孫等直入太后宮驅后登黃布車幽於慶州諸舅以次分兵捕獲或死或徙餘黨竝誅其不便軍民三十餘事竝立改之

興宗仁懿皇后蕭氏

契丹國志曰帝酷好沙門縱情無檢后每伺帝有所

遼史拾遺補

卷五

四 振綺堂校刊

失隨卽匡諫多所弘益

道宗宣懿皇后蕭氏

契丹國志曰后生有神光之異後入宮爲芳儀進位昭儀道宗登位后正位中宮性情恬淡寡欲魯王宗元之亂道宗與同射獵內外震恐未知音耗后勒兵鎮帖中外甚有聲稱後崩葬祖州 王士禎居易錄曰契丹國志后妃傳道宗蕭皇后本傳云云焚椒錄所紀耶律乙辛張孝傑輩讒構賜死之事絕無一字及之又錄稱后爲南院樞密使惠之少女而志曰贈同平章事顯烈之女志言勒兵似姍武略者而錄言



幼能誦詩笏及經子錄中所載射虎應制諸詩及回  
心院詞皆極工而無一語及武事且本紀道宗在位  
四十七年改元者三清寧咸雍壽昌初無太康之號  
而錄載乙辛密奏太康元年十月據宮婢單登及教  
坊朱頂鶴陳首云云已上皆抵牾不合不可解也按  
遼史宣懿皇后傳雖略而與焚椒錄所紀同蓋契丹  
志之疏耳 姚士麟書焚椒錄後曰鼎作此錄在謫  
居鎮州時時乙辛已囚萊州孝傑亦死故敢實錄其  
事但天祚時鼎尚在如懿德皇后第二女趙國公主  
以匡救天祚竟誅乙辛孝傑剖棺戮屍以家屬分賜

遼史拾遺補

卷五

五 振綺堂校刊

羣臣事竝不補錄一快觀者亦一不了公案

天祚文妃蕭氏

契丹國志曰文妃幼選入宮聰慧閒雅詳重寡言自  
少時工文墨善歌詩時作歌以諷諫云云其譏切不  
避權貴如此 趙令時候鯖錄曰契丹天祚文妃喜  
文墨嘗作詠史詩以諷諫云云被誅後其子晉王誦  
經受誅母子俱賢也

天祚元妃蕭氏

東都事略曰延禧兵出漁陽嶺僅復豐應等州又為  
女真所敗其元妃諸王皆被虜再奔夾山 大金國

志曰太子之妻余輦公主乃天祚之女也粘罕之妻  
蕭氏亦遼主天祚元妃各因間可入勸之南侵  
列傳第二宗室

義宗倍

契丹國志曰突欲鎮東丹時乃渤海國亦有宮殿被  
十二旒冕服皆畫龍象稱制行令凡渤海左右平章  
事大內相已下百官皆其國自除授 德光既立突  
欲愠帥數百騎欲奔唐為邏者所遏述律后不罪遣  
歸東丹 明宗長興三年以贊華為義成節度使選  
朝士為僚屬輔之贊華但優游自奉不預政事明宗

遼史拾遺補

卷五

六 振綺堂校刊

嘉之 胡應麟詩數曰東丹王尤好畫世傳其千角  
鹿圖李伯時臨之董北苑有跋宣和畫譜列其目焉  
夏文彥圖繪寶鑑補遺曰義宗名倍小字圖欲太  
祖長子善畫本國人物 李廌畫品曰古今畫蕃馬  
者胡環得其肉東丹得其骨 米芾畫史曰東丹王  
胡環番馬見七八本雖好非齋室清玩

章肅皇帝李胡

契丹國志曰少豪俠有智畧善彈工射太祖奇之曰  
吾家鐵兒也征渤海時山阪高峻士馬憚勞苦徑於  
東谷緣崖而進屢戰有功後渤海平封為自在太子



燕王洪道 續補

契丹國志曰燕王洪道番名叱地好道宗同母弟也頗有武略庫莫奚侵擾詔洪道討之洪道伏兵林中佯敗而走奚掠輜重洪道與伏兵合擊之盡殪後渤海高顏樂反又命洪道討之終於燕京畱守封燕王復吉按燕王洪道遼史王子表無其人疑卽宋王和魯幹

梁王信寧 續補

契丹國志曰梁王信寧番名解里北大王烏幹之子始以祇候郎君授林牙雲中奉聖州蔚州節度使同

遼史拾遺補

卷五

七 振綺堂校刊

平章事與帝同謀逐太后出宮拜南大王北大王惕隱南宰相封梁王加尚父致仕

列傳第三

蕭延思 續補

契丹國志曰蕭延思涿州人太宗皇后父也少習武藝有材力能左右射自太祖時從平諸番常單騎數深入敵陣屢戰有功太宗南援石晉時掃古撒按延思疑古撒已死矣太宗每歎曰斯人尚在中原不足平也終北面都部署遼興軍節度使

列傳第五

盧文進 續補

契丹國志曰文進引契丹軍攻新州刺史安金全不能守棄城去周德威援之進攻新州契丹衆數萬德威不勝大敗奔歸文進與契丹攻幽州且二百日城中危困晉王親將兵救之方始解去契丹以文進爲幽州節度使又以爲盧龍節度使 舊五代史曰明宗卽位之明年盧文進自平州率所部十餘萬衆來奔行及幽州先遣使上表曰頃以新州團練使李存矩提衡郡邑掌握恩威虐黎庶則毒甚於豺狼聚賦斂則貪盈於溝壑人不堪命士各離心臣卽拋父母

遼史拾遺補

卷五

八 振綺堂校刊

之邦入朔漠之地幾年雁塞徒向日以傾心一望家山每銷魂而斷目李子卿之河畔空有怨辭石季倫之洛中莫陳歸引近聞皇帝陛下皇天眷命清明在躬握紀乘乾鼎新革故始知大幸有路朝宗便貯歸心祇伺良會臣十月十日決計殺在城契丹取十一日離州押七八千車乘領十五萬生靈十四日已達幽州云泊至洛陽授滑州節度使檢校太尉歲餘移鎮鄧州累加同平章事入爲上將軍長興中復出鎮潞州清泰中改安州節度使及晉高祖卽位與契丹敦好文進以嘗背契丹居不自安天福元年十二月



率其部衆渡淮奔於金陵後卒於江南 南唐書曰  
文進少嘗事契丹娶其公主爲其平州刺史 馬令  
南唐書曰高越燕人清警有才思文價藹於北土盧  
文進有女美而慧善屬文時稱女學士越聞而慕之  
往謁文進文進以妻之 玉壺清話曰文進八十二  
無病卒卒之日星殞於寢大如杯文進噓赤光文餘  
與星相接

列傳第六

耶律麻荅

遼史作耶律拔里得

續通典曰麻荅本名解里阿保機之從子也其父曰

遼史拾遺補 卷五

九 振綺堂校刊

撒刺歸梁死於汴 資治通鑑曰杜重威自以附契  
丹負中國內常疑懼遣其子弘璉質於麻荅以求援  
趙延壽有幽州親兵二千在恆州指揮使張璉將之  
重威請以守魏麻荅遣其將楊袞將契丹千五百人  
及幽州兵赴之楊袞至邢州聞麻荅被逐即日北還  
麻荅至其國契丹主責以失守麻荅不服曰因朝  
廷徵漢官致亂耳契丹主鳩殺之

趙延壽

舊五代史曰梁開平初趙德鈞爲偏將獲延壽并其  
母种氏遂養之爲子 契丹國志曰德鈞既卒太宗

釋延壽而用之其後會同改元參用番漢以延壽爲  
樞密使尋兼政事令 舊五代史曰契丹入寇自恆  
州回以羸兵驅牛羊過邢州城下晉刺史沈斌出州  
兵以擊之契丹以精騎剗其門邀之州兵陷趙延壽  
知其無備與蕃兵急攻之仍呼謂斌曰沈使君吾故  
人也擇禍莫若輕早以城降無自辱也斌曰侍中父  
子誤計陷於契丹忍以氈幕之衆殘害父母之邦不  
自羞慙反有德色沈斌寧爲國家死必不效汝所爲  
也翼日城陷斌自剄而死 天福末契丹與少帝絕  
好委延壽以圖南之事許以中原帝之延壽乃盜誘

遼史拾遺補 卷五

十 振綺堂校刊

蕃軍蠶食河朔諸軍既降於中渡契丹主命延壽就  
塞安撫之 延壽在汴州復娶明宗小女爲繼室先  
是延州節度使周密爲其子廣娶焉已納財畢親迎  
有日矣至是延壽奪取之契丹主自汴回至邢州命  
升延壽坐在契丹左右相之上契丹主死延壽爲承  
康王兀欲所鎖籍其家財分給諸部尋以延壽入國  
竟卒於契丹 契丹國志曰太宗嘗指延壽謂晉人  
曰此汝主也延壽信之由是爲契丹盡力 太宗初  
許延壽代晉後負約恨之謂人曰吾不入龍沙矣  
資治通鑑曰契丹主卒趙延壽恨其負約即日先引



兵入恆州永康王兀欲及南北二王各以所部兵相繼而入延壽欲拒之恐失大援乃納之時契丹諸將已密議奉兀欲爲主兀欲登鼓角樓受叔兄拜而延壽不之知自稱受契丹皇帝遺詔權知南朝軍國事仍下教布告諸道所以供給兀欲與諸將同兀欲銜之王午延壽下令以來月朔日於待賢館上事受文武官賀其儀宰相樞密使拜於階上節度使以下拜於階下李崧以虜意不同事理難測固請延壽未行此禮乃止間一日兀欲至待賢館受蕃漢官謁賀笑謂張礪等曰燕王果於此禮上吾以鐵騎圍之諸公

遼史拾遺補

卷五

二

振綺堂校刊

亦不免矣 或傳趙延壽已死郭威言於帝曰趙匡贊契丹所署今猶在河中宜遣使弔祭因起復移鎮彼旣家國無歸必感恩承命從之丙申徙匡贊爲晉昌節度使後二年延壽始卒於契丹 李昉等太平廣記引趙延壽傳曰延壽幼習武略卽戎之暇時復以篇什爲意嘗在北庭賦詩曰占得高原肥草地夜深生火堦林梢南人聞者傳之

張礪

舊五代史曰張礪字夢臣祖慶父寶世爲農礪幼嗜學有文藻 唐魏王班師礪從副招討使任團東歸

至利州會康延孝叛回據漢州園奉魏王命回軍西討延孝時礪獻謀於園請伏精兵於後先以羸師誘之園深以爲然延孝本驍將也任園乃儒生也延孝聞園至又覩其羸師殊不介意及戰酣園發精兵以擊之延孝果敗遂擒之以歸是歲四月五日至鳳翔內官向延嗣奉莊宗命令誅延孝監軍之烈襲已聞洛中有變故畱延孝且害任園之功故也園未決礪謂園曰此賊構亂遂致凱旋差晚且明公血戰擒賊安得違詔養禍是破檻放虎自貽其咎也公若不決余自殺此賊園不得已遂誅延孝天成初明宗知其

遼史拾遺補

卷五

三

振綺堂校刊

名召爲翰林學士再丁父母憂服闋皆復入爲學士歷禮部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充職未幾父之妾卒初妾在世礪以久侍先人頗亦敬奉諸幼子亦以祖母呼之及卒礪疑其事詢於同寮未有以對卽託故歸於滏陽閒居三年不行其服論情制宜識者韙之礪平生抱義憐才急於獎拔聞人之善必攘袂以稱之見人之貧亦倒篋以濟之故死之日中朝士大夫亦皆歎惜焉 新五代史曰德光將視朝有司給礪三品冠服礪不肯服曰吾在上國時晉遣馮道奉冊北朝道賚二貂冠其一宰相韓延徽冠之其一命我



冠之今其可降服邪卒冠貂蟬以朝

劉晞 續補

舊五代史曰劉晞者涿州人也父濟累為本部諸  
邑令長晞少以儒學稱於鄉里嘗為唐將周德威從  
事後陷於契丹契丹以漢職縻之天福中契丹命晞  
為燕京留守嘗於契丹三知貢舉歷官至同平章事  
兼侍中隨契丹入汴授洛京留守會河陽軍亂晞走  
許州又奔東京蕭翰遣兵援晞至洛下契丹主死晞  
自洛復至東京隨蕭翰北歸遂留鎮州漢初與麻答  
同奔定州後卒於北蕃

遼史拾遺補

卷五

三

振綺堂校刊

劉珂 續補

契丹國志曰劉珂平章事晞之次子也尚世宗妹燕  
國公主少善射以材能稱性謹重未嘗有過為太宗  
所知忿石晉負恩連年南牧戰定州時深入帝馬陷  
泥濘中珂下馬奉帝出身被數十創流血滿體太宗  
壯之遷林牙行宮都部署西北路兵馬招討使從入  
大梁授同知京府事尋授漢人樞密使封吳王

崔廷勳 高唐英耿崇美劉鐸附

舊五代史曰崔廷勳不知何許人也 通鑑注引宋白云廷勳本河內人  
形貌魁偉美鬢額幼陷北庭歷仕至雲州節度使

官至侍中契丹入汴遷少帝於封禪寺遣廷勳以兵

防守尋授河陽節度使甚得民情契丹北行武行德  
率軍趨河陽廷勳為行德所逐乃與奚王拽刺保懷  
州尋以兵反攻行德出戰為廷勳所敗及契丹  
主死遂歸鎮州漢初與麻答同奔定州後沒於北蕃  
開運四年二月契丹主以通事耿崇美為潞州節  
度使高唐英為相州節度使同崔廷勳扼要害之地  
三月梁暉偵知相州頗積兵仗且無守備與其徒踰  
垣而入殺契丹數十人奪器甲數萬計遂據其城契  
丹主先遣高唐英率兵討之未幾契丹主至城下是

遼史拾遺補

卷五

四

振綺堂校刊

月四日攻拔之遂屠其城翼日契丹主北去命高唐  
英鎮之唐英闕城中遺民得男女七百人而已 資  
治通鑑曰天福十二年夏四月契丹昭義節度使耿  
崇美屯澤州將攻潞州乙丑詔史弘肇將步騎萬人  
救之五月史弘肇攻澤州刺史翟令奇固守不下弘  
肇遣部將李萬超說令奇令奇乃降崔廷勳耿崇美  
奚王拽刺合兵逼河陽張遇帥眾數千救之戰於南  
阪敗死武行德出戰亦敗閉城自守拽刺欲攻之廷  
勳曰今北軍已去得此城何用且殺一夫猶可惜况  
一城乎聞弘肇已得澤州乃釋河陽退保懷州弘肇



將至廷勳等擁衆北遁過衛州大掠而去契丹在河  
南者相繼北去弘肇引兵與武行德合 契丹主德  
光命奉國都指揮使南宮王繼弘都虞候樊暉以所  
部兵戍相州彰德節度使高唐英善待之戍兵無鎧  
仗唐英以鎧仗給之倚信如親戚唐英聞帝南下舉  
鎮請降使者未反繼弘暉殺唐英繼弘自稱留後遣  
使告云唐英反覆詔以繼弘爲彰德留後庚辰以暉  
爲磁州刺史 舊五代史曰漢薛懷讓奏收復邢州  
殺僞命節度副使知州事劉鐸時鎮州逐麻荅楊衮  
收兵退鐸上表請命懷讓乘其無備遣人給鐸曰奉

遼史拾遺補

卷五

五

振綺堂校刊

詔襲契丹請置頓於郡鐸開門迎之卽爲懷讓所害  
時人冤之鐸初受契丹命爲邢州都指揮使及永康  
王以高奉明爲節度麻荅署爲邢州副使兼都指揮  
使帝至東京奉明歸鎮州令鐸知邢州事至是遇害

列傳第八

蕭思溫

契丹國志作蕭守興

契丹國志曰守興以后父爲侍中共掌國政是時景  
宗嬰疾北漢見僭叛悉平南宋侵逼屢遣蠟丸求援  
而守興柱石非才兵勢少弱石嶺關南之敗喪萬餘  
人後任遇彌堅年旣昏耄事多徇私吏有言韻微譌

者挾摘示明朝廷以此患之畏后不敢言

李內貞

續補

欽定日下舊聞考曰按乾隆三十九年窯廠取土掘得  
李內貞誌石以古墓復封識存其舊誌曰遼故銀青  
榮祿大夫檢校司空行太子左衛率府率御史上柱  
國隴西李公諱內貞字吉美媯內人保寧十年六月  
一日薨於盧龍私第享年八十其年八月八日葬於  
京東燕下鄉海王村

列傳第十一

王繼忠

遼史拾遺補

卷五

六

振綺堂校刊

玉壺清話曰眞宗爲開封尹呼通衢中鐵盤市卜一  
瞽者令張者夏守贊楊崇勳左右數輩揣聽聲音因  
以爲娛或中或否獨相王繼忠瞽者駭之曰此人可  
訝半生食漢祿半生食胡祿眞宗笑而遣去繼忠後  
爲觀察使高陽總管咸平六年契丹寇望都與虜酣  
戰至乙夜戎騎合圍數十重徐戰徐行旋徬西山而  
遁至白城陷虜上聞之甚嗟悼皆謂卽沒景德初戎  
人乞和繼忠與撰奏章而勸諷誘掖大力焉朝廷  
方知其存後每歲遣使眞宗手封御帶藥茗以賜焉  
繼忠服漢章南望天關稱未死臣哭拜不起問聖體



起居不避虜嫌以其姿儀雄美虜以女妻之偽封吳王改姓耶律卒於虜人謂陷蕃王氏云 宋元通鑑曰繼忠見契丹主於炭山蕭太后知繼忠才賢授戶部使繼忠固言南北通好之利契丹主然

列傳第十二

耶律隆運

契丹國志曰隆運自為相以來結懽宋朝歲時修睦無少間隙帖服中外靡有邪謀 帝以隆運動大恩數優渥秦齊二王每日一問起居至隆運所居帳二里外已去蓋下車徒步而進暨其回也列揖於帳外

遼史拾遺補

卷五

七

振綺堂校刊

隆運坐而受之帝或至其帳亦五十餘步下車隆運出迎盡禮帝亦先為之揖及入內同家人禮飲膳服食盡一時水陸珍品諸國爭為奇怪入貢動駭耳目隆運疾帝與太后禱告山川召蕃漢名醫診視朝夕不離左右

耶律題子

圖繪寶鑑補遺曰耶律題子字勝隱官至西南招討都監嘗從北院樞密使侵宋宋將有面傷而仆者題子繪其狀以示宋咸嗟神妙

耶律褒履

圖繪寶鑑補遺曰耶律褒履字德鄰官至太子太師工於畫

列傳第十五

高勳

張齊賢洛陽摺紳舊聞記曰高勳陷北契丹用為幽州節度使母在京洛陽福善里太祖常厚賜慰安之高後欲歸不知其終 舊五代史曰湯陰縣界有一岡土人謂之愁死岡德光憩於其上謂宣徽使高勳云云勳退而謂人曰其語偷殆將死

王晝

續補

遼史拾遺補

卷五

六

振綺堂校刊

拙軒集先君行狀曰六世祖晝宋虜國公旦之從弟也為人勇果善騎射咸平初以靈夏之役累功遷供備庫使景德中命率所領戍雄州以禦契丹是時鳴鏑滿郊每戰輒勝一日輕兵追北陰靈迷所向誤墮溇津為遼人邏得之羈縻於景州南部落子孫家焉

列傳第十六

劉六符

契丹國志曰劉六符年十五究通經史兼綜百家之言長而喜功名慷慨有大志歷事聖宗朝為著作郎中允又為詹事國子祭酒 孔平仲談苑曰張安道



言嘗使契丹方燕戎主在廷下打毬安道見其纏紉諸物鮮明有異知其為戎主也不敢顯言但再三咨其藝之精耳接伴劉六符意覺安道知之色甚怍云

後山談叢曰契丹劉六符貴川事建議割地及館客怒謂富鄭公曰公為主言諸臣利於用兵不為國計六符豈欲問兩國耶公曰君寧出此顧餘人為之耳如宋不過弼數輩不欲戰爾其以戰說者何限六符既喜且懼然終以此得罪也 顧炎武日知錄曰遼史劉六符傳似本其家誌狀與其祖景同為一傳而有重文

遼史拾遺補

卷五

五 振綺堂校刊

列傳第十七

蕭孝穆

契丹國志曰孝穆討渤海大酋宿石貞柵於金闕山上險峻不可攻孝穆為宣揚恩意開其自新凡所招降七萬餘戶而還以功授東遼王聖宗疾亟急召赴闕聖宗崩以輔立功封晉王

列傳第十九

馬保忠 拾遺補

契丹國志曰興宗得賞濫行除授無法樞密使馬保忠本漢人嘗從容進諫曰罰當罪賞當功有國之令

典也積薪之言汲黯歎之斜封之濫至唐而極國家起自朔北奄有幽燕量才授官人始稱職今臣下養承平無勳可陟宜且序進之帝喞然怒

耶律防 續補

宋元通鑑曰仁宗以文彥博富弼同平章事會契丹使者耶律防至王德用與射於玉津園防曰天子以公典樞密而用富公為相皆得人矣

楊益戒 續補

宋史沈括傳曰使至契丹庭契丹相楊益戒來就議括得地訟之籍數十預使吏士誦之益戒有所問則

遼史拾遺補 卷五

五 振綺堂校刊

顧吏舉以答

列傳第三十二

虞仲文 續補

續夷堅志曰虞令公仲文字質夫四歲賦雪花詩曰瓊英與玉蘂片片落前池問著花來處東風也不知仕為遼相歸朝授平章政事濮國公云 夏文彥圖繪寶鑑曰虞仲文善畫人馬墨竹學文湖州

復吉案虞仲文金史有傳因其仕金日淺故補錄

於此

列傳第三十三文學上



李澣

宋史李澣傳曰周廣順二年澣因定州孫方諫密表言契丹衰微之勢周祖嘉焉遣謀者田重霸齎詔慰撫仍命澣通信澣復表述契丹主幼弱多寵好擊鞠大臣離貳若出師討伐因與通好乃其時也屬中原多事不能用其言澣在契丹嘗逃歸為其所獲防護彌謹應歷十二年六月卒 蘇易簡續翰林志曰澣以詞藻特麗俊秀不羣後以石晉不造陷於北廷亦神鋒太峻之過也 王明清揮塵後錄曰五代李澣與澣俱負才望澣仕石晉為內相耶律德光犯京師

遼史拾遺補

卷五

王振綺堂校刊

俘之以歸後仕契丹通顯有小集十卷

劉涇

續補

宋庠楊文公譚苑曰契丹通事舍人劉涇奉使路中有野韭可食味絕佳作詩云野韭寒猶長沙泉晚更清

復吉案遼史聖宗紀開泰二年戶部侍郎劉涇加

工部尚書百官志劉涇為禮部尚書

王鼎

王鼎焚椒錄敘曰鼎於咸太之際方侍禁近會有懿德皇后之變一時南北而官悉以異說赴權互為證

足遂使懿德蒙被淫醜不可滴浣嗟嗟大墨蔽天白

日不照其能尸說以相白乎鼎婦乳媪之女蒙哥為

耶律乙辛寵婢知其奸構最詳而蕭司徒復為鼎道

其始末更有加於姬者因相與執手歎其冤誣至為

涕淫淫下也觀變以來忽復數載頃以待罪可敦城

去鄉數千里視日如歲觸景興懷舊感來集乃直書

其事用竣後之良史若夫少海翻波變為險陸則有

司徒公之實錄在大安五年春三月前觀書殿學士

臣王鼎謹序

虎斯

遼史拾遺補

卷五

王振綺堂校刊

殷仲春焚椒錄國語解曰虎斯有力也

忒里塞

焚椒錄國語解曰忒里塞皇后也

列傳第三十四文學下

馬賢良

續補

遼詩話曰宣和四年十月郭藥師等以常勝軍入燕

城時有燕人馬賢良者獻詩曰破敵將軍曉入燕滿

城和氣接堯天汕然鑿鑿三千士雨洗兵戈二百年

按賢良顛末不詳僅見此詩

列傳第四十二逆臣上



重元契丹國志作宗元

契丹國志曰宗元性極殘忍每出一囚犯死罪者命衆集射斬而撻之流血滿前飲啖自若意志不臣每伺時毀洪基嗣立奉長樂之命以爲皇叔後因遊獵伺間弒帝左右遮救得免

列傳第四十三逆臣中

蕭翰父阿巴附

舊五代史曰蕭翰者契丹諸部之長也父曰阿巴劉仁恭鎮幽州阿巴曾引衆寇平州仁恭遣驍將劉鴈郎與其子守光率五百騎先守其州阿巴不知爲郡

遼史拾遺補

卷五

三 振綺堂校刊

人所給因赴牛酒之會爲守光所擒契丹請贖之仁恭許其請尋歸阿巴妹爲阿保機妻則契丹主德光之母也翰有妹亦嫁於德光故國人謂翰爲國舅契丹入東京以翰爲宣武軍節度使契丹比無姓氏翰將有節度之命乃以蕭爲姓翰爲名自是翰之一族皆姓蕭契丹主北去蕭翰以鎮河南時漢高祖已建號於太原翰懼將北歸慮京師無主則衆皆爲亂乃遣蕃騎至洛京迎唐明宗幼子許王從益知南朝軍國事從益至翰率蕃將拜於殿上翌日翰乃輦其寶貨鞍轡而北漢人以許王既立不復爲亂果中其狡

計翰行至鎮州遇張礪翰以舊事致忿就第數其失而鎖之翰歸至本國爲永康王兀欲所鎖尋卒於本土 契丹國志曰翰最殘忍工騎射時太宗與張敬達交鋒翰等自東北起衝唐兵爲二唐兵大敗步兵死者萬人

二國外紀第四十五

高麗

續通典曰晉天福中有西域僧襍囉來朝善火卜俄辭高祖請遊高麗王建甚禮之時契丹併渤海之地有年矣建從容謂襍囉曰渤海本吾親戚之國其王

遼史拾遺補

卷五

三 振綺堂校刊

爲契丹所虜吾欲爲朝廷攻而取之且欲平其舊怨師回爲言於天子當定期兩襲之襍囉還具奏高祖不報出帝與契丹交兵襍囉復奏之帝遣郭仁遇飛詔諭建深攻其地以牽脅之會建已卒武知國事與其父之大臣不叶自相魚肉內難稍平兵威未振且夷人怯懦襍囉之言皆建虛誕耳 宋元通鑑曰太宗太平興國五年六月高麗遣使來貢雍熙二年九月遣使如高麗時議伐契丹以高麗與之接壤數爲所侵命韓國華齋詔諭令發兵西會高麗遷延未卽奉詔國華屢檄督催之得報發兵乃還 眞宗大中



祥符七年十月高麗來貢自高麗王誦立遣使入朝  
為契丹所阻不通中國者累年至是詢復遣其工部  
侍郎尹證古入貢詔登州置館於海次以待之 徐  
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曰天禧中契丹復破高麗殺  
戮其民幾盡王詢至棄國而逃於蛤窟契丹留城中  
八月會西北山萬松皆作人聲始駭懼引去 文昌  
雜錄曰熙寧二年朝廷始命兩浙福建等路轉運使  
招接高麗入貢時舟人傳旋至彼國述朝廷之意王  
徽喜甚次年二月十五日然燈如中華上元旋適在  
彼見徽賦感天朝招接擬侍中華然燈夜述懷詩云

遼史拾遺補 卷五

振綺堂校刊

宿罪應深近契丹歷年徒貢事多般忽蒙舜日龍綸  
召便侍堯天佛會觀燈焰似蓮裝闕陷月華似水洩  
雲寒夷身幸入華胥境甚惜今宵漏滴殘福建路轉  
運使張徽上其事云  
復吉案拾遺采石林詩話所載與此不同故補錄  
以備參考

嘉祐雜志曰高麗新羅合為一國其主王輝用契丹  
正朔 宋元通鑑曰徽宗崇寧二年九月高麗與女  
真通好女真雖舊屬高麗不通者久矣會高麗醫  
者至女真還言於高麗王曰女真居黑水者部族日

強兵益精悍王乃通使於女真自是來往不阻三年  
三月高麗侵女真女真敗之高麗既與女真通好會  
烏雅束遣石適歡以兵狗曷懶甸之地下其七城高  
麗恐不利於已使人請議事石適歡使孟魯往而曷  
懶甸亦使二詳穩如高麗高麗執二詳穩而拒孟魯  
不納於是五水之民皆附高麗執女真團練使十四  
人進攻女真石適歡連破之追入闡登水逐其殘眾  
踰境高麗王懼遣還所俘請和由是使好復通 張  
端義貴耳集曰宣和元年高麗遣使一旦忽上奏以  
其主病求醫帝擇二良醫住歲餘方歸二醫奏曰王

遼史拾遺補 卷五

振綺堂校刊

館醫甚勤謂曰高麗小國世受國恩不敢忘聞天子  
用兵遼實兄弟國苟存之猶足為中國捍邊女真乃  
虎狼不可交也願二醫告諸天子早為之備 宣和  
奉使高麗圖經曰巨鐘在普濟寺形大而聲不揚上  
有螭紐中有雙飛仙刻銘曰甲戌年鑄用白銅一萬  
五千斤麗人曰昔者置之重樓聲聞契丹單于惡之  
今移於此

西夏

東都事略曰宣和中夏人知中國有事北邊遂與遼  
國書約夾攻中國天祚不聽金人既滅遼夏人乃與



粘罕約犯塞 宋元通鑑曰宣和五年五月金遣使

如夏時幹離不趨天德軍聞夏迎護遼主遼主已渡

河乃遣書於夏使執遼主且許割地六年正月夏遣

把里公亮奉誓表請以事遼之禮稱藩於金且受割

賜之地粘罕承制割下寨以北陰山以南乙室邪

利部吐祿濼西之地與之自是兩國信使不絕 元

朝祕史曰狗兒年宋理宗寶慶二年丙戌太祖征唐兀即西太

祖至靈州城唐兀主不兒罕宋史奉金佛器幣男女

馱馬來降太祖殺不兒罕盡滅其族 錢大昕三史

藝文志曰幹道冲周易卜筮斷字宗聖西幹道冲論

遼史拾遺補卷五 振綺堂校刊

語小義二十卷

國語解第四十六

耶律氏 蕭氏

周春遼姓譜曰二姓之起也記載前後不同當日羣

臣分修總裁者不能詳定以歸於一遂爾矛盾若此

合以折中可見也 迭烈部長雅里一作涅里分三

耶律為七一曰遙葦二曰大賀三曰世里二者之名

尚已蓋本當時部族之號至阿保機始以為姓後又

總稱耶律也 太祖紀迭烈部霞濶益石烈耶律彌

里人歐史附錄以所居橫帳地為姓曰世里譯者謂

之耶律北俗多即部族為地名亦即以為姓譯者不

得其詳誤分為二 契丹世系本不足信大約由鮮

卑而宇文由宇文而契丹隋唐之際大賀氏遙葦為

大賀之更號世里即遙葦之別支三者同原非蕭氏

比也 太祖慕漢高以后族比蕭相國故命為蕭氏

然宣簡以上已有之始其後之追稱歟乙室部之先

日撒本與兄益古分營而領曰乙室曰拔里已所謂

二審密是也太祖后述律氏回鶻人糯思之後糯思

一名胡母里西夏近回鶻元既改蕭氏二族從之實

非同系定著為二 太祖命小漢為宣武節度使使

遼史拾遺補卷五 振綺堂校刊

李崧製姓名曰蕭翰以賜之此宋人之臆度也小漢

呼宋人取其音以 其先從隋蕭后入突厥及后還隋

遼為述律氏遼亡為石抹氏此元人之附會也 契

丹字書為移刺漢字書為耶律契丹字書為石抹漢

字書為蕭國語解云無考就金人移刺為劉石抹為

蕭觀之知本契丹語而金人沿之也太祖慕漢命耶

律族姓劉氏后族姓蕭氏則耶律特契丹語改為劉

字述律本回鶻姓改為蕭氏後人附會為一耳迭烈

一作移刺正所謂因部族為姓也葉志曰以所居之

地名世里著姓世里者上京東百里地名也今名世



星沒里以漢語譯之謂之耶律氏與歐史同

夷離畢

姜宸英湛園札記曰遼史國語解引宋刁約詩押宴  
夷離畢亦是執政重臣余讀金史禮儀志凡行省來  
宴回宴之押宴官皆從行省定差就借以文武高爵  
長官之職以為轉銜之光想此即遼遺制雖在朝廷  
亦借銜也

射鬼箭

汪師韓韓門綴學曰遼有射鬼箭之刑按他書亦稱  
攢矢叢矢而鬼箭之名乃遼所獨也

遼史拾遺補

卷五

无 振綺堂校刊

葉格戲

高士奇天祿識餘曰唐同昌公主會韋氏族於廣化  
里韋氏諸家好為葉子戲南唐李後主妃周氏編金  
葉子格此戲自唐咸通以來有之即今之紙牌其首  
選加朱采豈古六赤編金之遺意耶遼史稱為葉格  
見第三卷

魚宴

周麟之海陵外集曰牛魚出混同江其大如牛或云  
可與牛同價故名 方以智通雅曰牛魚北方之鮪  
類也契丹主達魯河釣牛魚以其得否為歲占

梢拙犀

續松漠紀聞曰契丹重骨咄犀犀不大萬株犀無一  
不會作帶紋如象牙帶黃色止是作刀把已為無價

天祚以此作兔鶻

中國謂之腰條皮插垂頭者

鷹背狗

拾遺補 雕窠生獵犬又見拾遺游幸表咸  
雍三年獵於赤山條下

熊太古冀越集記曰胎生卵生分羽毛二族余經上  
都過雕窠站站吏指站後山上一穴云往年雕窠其  
中生三卵一為雕一為犬一為蛇心竊疑之後於脫  
脫丞相家見一犬坐客咸指此犬為雕窠所生則知  
向者所聞不為異也

遼史拾遺補

卷五

手 振綺堂校刊

旱金花

拾遺補

查慎行人海記曰旱金蓮花瓣如池蓮較小色如真  
金暴乾可致遠扈從出古北口塞外山多有之開花  
在五六月間入秋莖株俱萎矣

貌狸

拾遺補

澠水燕談錄曰自公相以下不可得而嘗常以羊乳  
飼之頃年北使嘗攜至烹以進御今朝臣奉使其國  
者皆得食之然中國人亦不嗜其味也 復吉按此條  
厲氏所引未

劉績雪錄曰北方黃鼠穴處各有配人掘其穴者



見其中作小土窖若牀榻之狀則牝牡所居之處也  
秋時蓄黍菽及草木之實以御冬各爲小窖別而貯  
之天氣晴和時出坐穴口見人則拱兩腋如揖狀即  
竄入穴韓孟聯句所謂禮鼠拱而立者是也惟畏地  
猴形極小人馴養之縱入其穴則銜黃鼠喙曳而出  
味極肥美北朝恒爲玉食之獻置官守其處人不得  
擅取也

紀昀姑妄聽之曰遼重毗離亦曰毗令邦即宣化黃

鼠明人尚重之今不重矣

匹裂小約詩已見拾遺補國語解狸條下

遼史拾遺補 卷五

三 振綺堂校刊

阮葵生茶餘客話曰匹裂卽今之沓杯俗名套杯外  
大內小古人不過五六古今詩話刁約使契丹詩云  
餞行三匹裂

鎮庫萬年不毀陽岩鎮造墨已見拾遺補國語解

陸友墨史曰契丹二品陸子履奉使契丹日得墨銘

曰陽岩鎮造者其國精品也滕子濟亦有墨一大笏

爲龍鳳之文而曰鎮庫萬年不毀

通事續補

胡三省通鑑注曰契丹通事以主中國人以知華  
俗通華言者爲之宋自云契丹主腹心能華言者日

曰通事謂其洞達庶務

奚車續補

通鑑注曰沈括言奚人業伐山種陸種斲車契丹之  
車皆資於奚按輜車之制如中國後廣前殺而無股  
材儉易敗不能任重而利於行山長轂廣輪輪之牙  
其厚不能四寸而軫之材不能五寸其乘車駕之以

■ 曉上施旒惟富者加璲憶文繡之飾

鐵鷄軍續補

通鑑注曰契丹謂精騎爲鐵鷄謂其身披鐵甲而馳

突輕疾如鷄之搏鳥雀也

遼史拾遺補 卷五

三 振綺堂校刊

乳粥續補

朱彧可談曰先公至遼日供乳粥一椀甚珍但沃以  
生油不可入口論之使去油不聽因給令以他器貯  
油使自酌用之乃許自後遂得淡粥又先公使遼遂  
人相見其俗先點湯後點茶至飲亦先水飲然後品

味疊進但欲與中國相反本無義理

蘸箸續補

談苑曰北中大寒七箸必於湯中蘸之方得入口不  
爾與肉相沾不肯脫石鑑奉使不曾蘸箸以取榛子  
沾唇如烙皮脫血流淋漓衣服上



吹葉成曲 續補

張舜民使遼錄曰胡人吹葉成曲以蕃歌相和音韻

甚和

飲宿 續補

武珪燕北雜記曰契丹飲宿不逐水草

膠弓 續補

燕北雜記曰燕北膠弓堅勁不易折

啞揖 續補

文惟簡北庭事實曰漢兒士大夫見上位者年及久

闊交見則進退周旋三出頭五折腰相揖而不作聲

遼史拾遺補 卷五

振綺堂校刊

名曰啞揖不如是者為山野之人不知禮法眾咸嗤

笑契丹之人又手胸前亦皆不作聲是謂相揖

紫濛 續補

宋稗類鈔曰宋人送使臣使契丹詩以青瑣對紫濛

多不知其出處按晉書慕容氏自云有熊氏之裔邑

於紫濛之野蓋以慕容比遼是時南北方結好故雖

送別紀行之語略不涉譏刺之言此用紫濛字亦隱

而妙方虛谷以為契丹館名妄猜之言耳

渾脫 續補

葉子奇草木子曰北人殺小牛自脊上開一孔逐旋

取去內頭骨肉外皮皆完揉軟用以盛乳酪酒湏謂

之渾脫

哨鹿 續補

人海記曰哨鹿之說遼史已有之但未詳其法今特

志之每歲於白露後三日獵者衣鹿皮戴鹿頭天未

明潛伏草中吹木筒作聲牡鹿聞之以為求其偶也

遂踴躍至至則利鏃加焉無得脫者

燒飯 續補

契丹國志曰既死則設大穹廬鑄金為象朔望節辰

忌日輒致祭築臺高丈餘以盆焚食謂之燒飯

遼史拾遺補 卷五

振綺堂校刊

堂後官 續補

李心傳朝野雜記曰堂後官謂三省諸房都錄事也

補職一年改宣教郎 劉祁歸潛志曰省吏前朝止

用胥吏號堂後官

金牌銀牌郎君 續補

洪邁容齋三筆曰金國每遣使出外貴者佩金牌次

者佩銀牌俗呼為金牌銀牌郎君北人以為契丹時

如此

海東青 續補

姜夔白石道人集契丹歌 原註都下聞蕭總管曰平



沙軟草天鵝肥契丹千騎曉打圍皂旗低昂圍漸急  
驚作羊角凌空飛海東健鶻健如許韝上風生看一  
舉萬里追奔未可知劃見紛紛落毛羽 陳元龍格  
致鏡原曰北山產海青鳥小而捷能擒天鵝然羣燕  
撲之則墜亦謂之海東青爪白者尤異五國城東出  
頭鵝 續補

草木子曰海東青能得頭鵝者元朝官裏賞鈔五十  
錠 楊瑞山居新語曰頭鵝即天鵝也

爪拉 續補

通雅曰中人帽曰爪拉徐文長曰遼主名查拉或服

遼史拾遺補

卷五

素 振綺堂校刊

是帽轉爲爪拉近有高麗王帽京師呼爲爪拉

白貂 續補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曰五代史附錄契丹耶律德光

脫白貂裘以衣晉高祖白貂俗呼銀鼠

操刺 續補

十七史商榷曰五代史漢高祖紀耶律德光指知遠

曰此都軍甚操刺今人以雄猛爲插刺操刺當即此

意

黃羊 續補

遼詩話曰少陵詩黃羊飢不羶注云大觀四年郭隨

使遼舉此詩以問遼使時立愛立愛云黃羊野物可  
獵取食之不羶

契丹膠 續補

王士禎香祖筆記曰東坡作墨以高麗煖契丹膠爲  
之

琥珀杯 續補

無名氏名山祕錄曰遼蕭后有琥珀杯二枚形如半  
桃核合之無縫容酒半升許每朝會則酌酒以賜有

功大臣當時惟耶律斜軫得賜數次國人以爲榮

毒矢斃鹿 續補

遼史拾遺補

卷五

素 振綺堂校刊

談苑曰吳長文使遼遼人打圍無所獲忽得一鹿請

南使觀之須臾剝剔了已昏夜矣數兵煮其骨食之

皆嘔血吳左丞雷雙賢於銀器中云此最補煖且欲

薦之翌日銀器內皆黑色乃毒矢所斃爾不敢洩埋

之而去

遼史拾遺補卷五